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一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一二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原缺卷十）（二）
〔明〕吴道邇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崇禎〕清江縣志八卷
〔明〕秦鏞纂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五三

〔崇禎〕碭山縣誌二卷
〔明〕劉芳纂修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 三八二

海昌外志八卷
〔清〕談遷纂修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 四六七

〔順治〕西鎮志不分卷
〔清〕蘇銑纂修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 六四〇

〔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

（原缺卷十）（二）

〔明〕吴道邇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提要

記

襄陽府 襄陽縣

太祖高皇帝勅賜淮瀆記

淮瀆本在唐縣桐栢山偶值隔阻遂望祭于峴山之顛因立石焉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毎獲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適者

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托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况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絜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恭以俟遂以正月十五日授幣祝而遣焉臣弘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二十八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源深流長和氣潛通

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潤滋庶類以利益生民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明神祚我

一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太本堂作讀臣𢎞

弘謹記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即墮淚碑）

李興杓 晉

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公矣
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
風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誠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
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群神遊
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
耀芳風遐流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郡公
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

監于時當晉之盛寔楊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
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命秉文經武以集大
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
帝嘉厥庸雖以大國公乃遜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
仍復　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穆王度外綏遐域
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于勾陳握皇樞於紫極于
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大機
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未肅以江寇未夷乃召公都
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
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

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無
虞費民不疲勞農功田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
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
公雖身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食下士貳於雍公方將殄
戎吳　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避身以優游乎初
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
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賜侍
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　常也及其柩上親臨過
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勳大而屢辭封爵故復
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雖嘉讓終始亡未之許及其薨

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
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美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
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刑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
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
略與衆殊慮勳業不遂然蕩滅之計　悉如祜策固能
夷曠世之寇拯黎氏之患勳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
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
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
千戶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應等僉以公德高而
志平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　群生涉其風者贊

夫及庶憸夫立志雖爽惠之操舍乎百世揚以崇德
未殞奇謀潸然涕 功道綿靡所貫心乃共碣石刊勒
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
公應期協矩聰哲神膂乃文乃武 虞 潤其度恢其
共明孝忠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祭爲而不有志涉靑
大如何不弔中年 殞 末 是表是旌已上缺字石碑剝落無考
按峴山葉盛水東日記有曰此碑吾邑大夫襄陽鄭
逵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中秋九月昭勇大將軍
襄陽萬戶楊克忠重建廬陵羅琛鑴考之許文忠公
有壬嘗云太傅之功業見于史其未就文辭郭奕以

爲今之顏子其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世先王
之法以敦風俗蓋有儒者之風使及孔門殆庶幾乎
此其立德立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
過未爲盡之墮淚碑由梁及今至於四刻若今所舊
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緜僑宮楊伊志
卿也今觀是碑多泐字其字畫結搆雖彷彿當時亦
恐有遺漏失真之敝其郎緜僑之所爲抑亦萬戶別
爲之皆不可知已漫記之云

羊公碑陰之記　　歐陽玄 元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者本襄陽鎮帥楊君延臣伯郡
侯呂君象甫屬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謂墮
淚碑今不復可見楊君之宗人志卿稔聞王君君實家
多先代碑帖暇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實適有是本欣
然以授志卿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溫號曉古人
書法尤精臨摹志卿以屬之乃購得山貞珉又得善工
刻之崇真宮車載至潞上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
之峴首京師大夫士相傳以爲盛舉按羊公故碑湮滅
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鑴者三證以吾宗文忠公生
于襄鄧間蹤迹最密其自夷陵令遷乾德正景祐過峴
山讀蕭成書 所選獨孤冊碑受之收入集中不應遺

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
乃晏肅所作肅有創物之智爲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
見耳此本學書之古疑爲梁刻昔羊公遊峴謂從事中
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
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
後魂魄有知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
與此山俱傳由晉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
盛好古君子萃於輦轂於是與午遺文南城餘烈俱傳
不朽豈無數存乎其間抑使公魂魄一日過峴倏見故
碑寧不追憶湛言而德諸君之懷賢尚信夫秉彝好德

雖百世猶一日也

按摭舊志羊公碑陰凡五篇歐陽玄于寸誠張起岩蘇天爵與無名氏夫碑陰之記不過記當時得此碑文由于楊伊摹刻京師車載至潞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以樹峴首耳一而足矣何必五且其文惟歐爲精核有據故入之蘇天爵雖亦閩人但謂此碑當收于文忠公集古録中據玄所記則集古録實未收此故不入外俞焯記峴山亭乃謂郝侯升購文刻石于京師遂葺石由汴達襄而没楊君之績非實録矣况又及游女無思犯禮之説甚爲無謂故并去之

峴山亭記　歐陽脩　宋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擅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人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又　張絅　明

峴山巘崿名埒嵩華四方博雅以不及登臨爲恨比或登焉猶想見其侯狀貌大非若所意矣然山故有亭歷千

餘櫻廢興圮葺後先相踵尤多出於名勝何乳岂非羊公之休風令聞有足感心而山則弗與耶侍御章山沈公宏才直節被　上簡命来按三楚道出亭下披蓁訪古則撓不可躋因覽慨然諗於衆曰羊公故遊可弗葺乎公之遊其諸異乎人之遊歟史云公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嗚呼公豈樂于此耶古者天子非時非事不敢慢遊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况其下者乎晉人懲黨錮之禍祖尚浮虚末流昏酣卒致覆國啓源作俑王夷甫當執其咎公獨早見斥爲敗倫傷化尚肯允蹈以助瀾乎試與諸君陟斯巘焉下俯漢水

禹功湮湮彼何人乎而肯酒是絶左盼隆中蜀相草廬鞠躬盡瘁生氣如在其前萬象錯綳若獎弛雲長不戒遂貽蟬雀之恨抑硯陵雲陰蔽虧倏若斸首新函而晉櫬爭北者休目警心吾儕尚爾矧當雲雨之會任推轂之寄伊邇英風身摧敗衂者乎意其登是山也觀大視後經畧運馬鑒今懲往師保存焉輸心綢繆衆思集焉韜精匿武敵情玩焉機祥以絫備禦周焉是遊也執也所以成務也何觴詠之恣乎是故擁兵瘞歳而主不之疑交歡邊壘而讒莫之作輕裘才備而奸莫之乘書勸恪者矣冏能盡信傾吳建威岂烈而混一之雄圖肇焉故曰異乎人之遊也後世徒慕其迹至於頹縱慆滛人我交厲則禹文之志殄矣僉拜教曰善乎敢不服膺叔子有靈尚當擊節自慶有知我於千載之下爰命韓守廷偉于亭之中新以續鑱不後不廢浹旬而畢敬勒公言以詔来者

峴首亭記　　陳塏　明

石南子持節鎮襄陽之三年爲亭於峴山之首而名之曰峴首亭亭之址有亭而小石南子病其弗稱也移故亭於右而新今亭規其制爲六稜列以闌翦可燕坐垣以瓴甋毋蔽觀循步欄楯則楚山之高可仰而觀也漢

水之廣可俯而帶也嘉靖辛丑七月之朔塏有役於襄陽石南子携塏而登則亭朝霞在牖凉風吹衣仰古昔之多賢思流景之易邁載瞻楣間則江山勝跡我輩登臨石南子取孟公之詩揭之矣蓋深有所感也既乃下山麓拜羊侯祠而酌於右所之傳峴堂石南子舉酒屬塏曰子可無言以記吾事塏惟襄陽爲歷代所必爭形勝之區也峴山自晉而下標其槩寰宇人皆仰之名勝之跡也然形勝不自守名勝不自傳而人其主之楚之盟齊也以屈完晉之禦吳也以叔子而方城漢水不與焉峴山之傳固矣即其易者飲酒於池而池以酒名流

碑於潭而潭以碑顯以其繫民也若山季倫無德而醉
酒杜元凱無功而沉碑則泯滅久矣若是㫁曰在人不
在地非耶吾子之政吾聞之矣惠流於善良威行於頑
梗吏之振厲者有所恃而殘墨者不敢為故鄖襄之間
雖山菁野井安如也予其方城漢水之矣即當大拜去
子於此而子已在民之心峴首之亭非子之甘棠也邪
他日過此而見其翼然者必指曰此江公亭也莫不有
畏壘之心焉則吾子之亭當與叔子之祠並傳也石南
子曰吾非此之冀吾當夫時事之感觸吾以寫吾憂焉
景物之酬應吾以洩吾思焉賓客之相從吾以紓吾情

焉取其適而已矣吾之居此吾尚不以為吾之為之也
吾之去此又焉計民之以為吾為之乎塏曰若是則子
之見加於羊祜一等矣記以徵之

文選樓記　陳祺　宋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
教條既定畊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怗以嬉公於是搜訪
古先哲人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
高齋故址於譙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
劉孝威庾肩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
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
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為齋歲久撓腐摧於蓬藋公命撤
而新之齋庬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覽無礙其西為
楚山蟺蜒扶輿[illegible]環翠屏旁出數峯蒼然秀色遠與天
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前則廡
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陳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
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烟霞杳靄之中近而里閭棟
觀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環
璀璨鑿鑿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埜而得大觀
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吐吞煙雲
朝夕之變化閱千載如一日者固有焉此昭明所以飾

為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聞[illegible]嘉公為之激昂慷慨尚
友昔人揖其風於既頹也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上眷知
入為監察御史疏十事譏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
川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為有用不數月而三
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哉
昔李善嘗文選之學積其註為六十卷李德裕家閣不
置文選謂其書為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公
志言於觖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為斯世之用公嘗得其
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遺蹤公而不泯矣齋
之下曰樂善堂者嘗闢之以藏前後守將之像公以是

為不可缺乃繪近之可記憶者傳見於其齋公名駿前
字子餘昔社人云

襄陽北樓記　符載　唐

天時有聰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痒交構鬱懣不發非登
高遠眺望則無以疏達其氣導沖和之性焉謁謁襄陽
山水之鄉征南與峴亭之賞賢王造北樓之勝緬邈千
載遐標一致靜躁其有得不根抵於是乎狀勢勝則同
制作乃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
危榭以環碩之才樹室褋之地左右翳薈顧視生熟人
莫覩登其無光輝我公懷之思有所致會異日官府無

事攜鄒生枚叟之客高步縱覩于城之墉次于北隅大
獲偉地公竟符畧裏意據陴不大玄機一發樓在吾月由
是振陳成新夜甲爲高經營鼓智財力什一笑忭之下
峩峩橫空裏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殫貨
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谷易在此之甚也夏五
月辛丑公欲丞逞遐矚亦既樂只爲食肴酒聚賓而登
之異其勢隱軫崇墉上乘百雉旁壓萬井飛陛虹指長
檻雲截陵昭回而水晞關鸞熊之紛糾楚山無際漢水
遂去郢門商洛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里閈如蟠
更篁騷盤躁灼不解及其然也即窈窕靜深端和清
輕颸四來衝門動扃坐賓相領如在顥氣況乎春之發
舒秋之沉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
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
聲輝位大者物舉縉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羊公峴亭
不沒矣若概各土斬異材龔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
浩蕩之觀窮靡曼之樂實曰凉德貫謗不暇亦文者何
述焉野人鯫劣備詳公明向之實敬揚休休爲來者大
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唐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閈東西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荊揚淮楚之不侔也由
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
區作爲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
許步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邐迤蒼蒼
松檜盡爲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群數簇秀霞鋪雪灑熾
灩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礫蔭翳殊滋絕品甲冠他園
每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承來
從之開軒設簟耳目祛聽煮茶摘菓動至酬樂出門焉
人寰安居誠山林適自中得萬家何遠故公用是上才
卓閑氣發奮敏智襄暢舒飛音賓今手操則賦之酒心寓

希夷之際人詞竹簿我有浩氣忠伸通塞類如也即西
園之地實張公普道之場也是何樓心拔俗之遐曠也
如此載匡廬道客日游踐覆故郵書衆美於素壁之上
使異日造辟餘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
推厯者以為金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南平樓記　　虞集 元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
既而剷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
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公之

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為
之記落成之月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
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志
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
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
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
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
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盪悲歌慨慷殆不足以當其山
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領領千里北出
方城渡汚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阜彷徨乎陳
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
祿而往來者歷相及而趾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掏蹈
飼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華禾麻菽麥衣被
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役於奔命
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桑柘鱗
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熙熙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
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嗚夫天下之治平久
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
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作
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

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
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
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曰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
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
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
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
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
樂土以奉國家威德於無窮則自二將軍始也峴山之
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illegible]慨豈啻於一時使過名[illegible]

後世而自許於茲者則可以一概也矣

鎮南樓記　魯鐸 明

嘉靖三年湖廣副察使南充王公朝鳴撫襄及三載公既作鎮南樓城襄守海鹽徐子正相厥志乃以公命命宜城訓導夏人時平持書幣至以記請予曰樓之知名海內者亦多矣厥有大繫不容無作者不知有幾今樓於襄而以鎮南名將所謂有大繫者歟予嘗閱地圖又於襄嘗取道上京師諦觀焉襄寔中土阻山林帶江漢言地爲形勝言郡爲雄究許關洛晉衛鄭陳齊宋之交漢沔巴蜀吳越之際舟車惟其所適貨賄遷化潦絲羽革

菽麥布縷沾被原野湖海無遡逐是誠水陸之會南北所控扼也地饒財殷士文而悅道俗重義而有勇而天下無事聲教由以四漸緩急則恃以固有北故晉守以羊祜杜預卒以取吳南宋播迫嶺海寔在元人窺襄六年之役我　國家特命中丞撫治又專任副察使莅之有以也表遐威容占望之典尚不可缺則斯樓豈容無作乎樓舊址相傳梁作文選樓於此唐因以建山南東道樓宋循之入　國朝改鐘鼓樓經燬不復舊規址今葺治根以巨石門闕增崇舊爲樓貫三層巍乎北傑聳其地上揭月令貯鐘鼓漏刻仍譙之制據今名所以爲固

當不止是也或以爲樓填東北之虛儷西南山以護風氣此雖古人陟覩景相之遺意亦鎮之一義耳而寔尤有大焉者王公撫襄之政嚴從恕出威行姦懾恩流而善勸深山窮陬附隸而野心者悉以友民而守以徐公良平之理人熙氣祥歲用豐穰故斯樓之作襄里居人士從史寔勤撫按諸公咨謀惟協落之日耆稚和會觀厥成以爲要事亦若知公之志者夫樓以臨觀爲功繼自今登是樓者憑虛徙倚而四望焉霏霧朝收穹宇夕霽遥樹畔天山川疎朗四境之內暨向所謂南北交際者近出履舄遠系攘紛列而前陳臆兒得無有感乎俯

閭閻則思加之富教閱封守則慎固於無虞人心求之峴碑天威不咫尺違顏吏茲土者能無事乎望隆中慕武侯見鹿門思德公民胞物與舉在門中士之弘毅謀出處者能無是乎若其警昏晚肆息順晨以興事則齊民邦本之職也乎尊爵是者於是乎受益而收功則斯樓非過情之名矣於乎其無以人而負斯樓也夫用繼作者之志求以爲告

仲宣樓記　王世貞 明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

備楚乘逯斷以屬之襄陽其詞甚辯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鄀

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境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証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夫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徵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客吾賞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疑斷於戈戰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慨之極自謂比身

莊舃而心鍾期若有羨於求群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荊杜之不木敗迨其亡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掾而內艷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須臾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詔絡繹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　天子纍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陛之下而無所慮其私　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惟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覈抑予故不辭而書之不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

而家靡所不衍衍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重脩老龍堤記　　襄定王　明

仁人君子用心而數患悖蒙其澤者匪一人亦匪一禩蓋千萬其人千萬其禩也襄陽城逼漢江雨積水溢則灌潰故昔人由萬山抵城東築堤捍水居民免其患堤之功也歲久爲波浪衝激浸以傾頹不決者猶一縷以繫萬鈞危乎可懼也我諺有之曰水打老龍堤襄陽城是養魚池其語雖俚其事則實也成化壬寅秋撫治鄖陽等處王都憲克深拊巡至茲憑斯患惟細而功亦弗

小乃謀諸藩臬偒少參張訢以爲任遂諏日醉江命爲
成徒先鑿石爲象鼻以殺水勢復斮于山而奋于郊列
木以固其外築土以實其內衛以柳而護以茭官不費
帑民不告勞數月而事集厥猷茂哉少參張堤甚有益
於襄人患潦所被誠可謂高且遠矣鎮守韋太監王總
兵喜其成爲襄人請記書以識之傳其事於弗諼也工
始於是歲閏八月壬午成於癸卯庚子云成化十九年
立

延生橋記　　襄定王 明

襄陽城未詳剏始由西北抵東南皆近江昔人懼漲雨

江溢則城浸自萬山東築堤衛十餘里捍水患猶懼堤
決于城西南一里跨渠作橋以利所如唐神龍間民由
此登山避水因名救生圮於橫流若干稔前守是者率
靡究心近撫治鄖陽等處大理吳少卿文博意欲脩復
以難共　聖天子勅王都憲克深代之巡歷過襄諏利
所興者群父老以是橋白克深大爲民懼乃屬馬憲副
啓東相其成啓東即召徒役定規畫且既庀材多寡
分工緩急徹毀而易新作二券券長十九尺高如之廣
二十六尺傍翼石欄檻東豎揭表予專名延生橋親書
以揭于上舊曰救音大士堂亦如舊規始于成化壬寅閏
八月壬午明年七月庚子告成襄寧盟重垂悠永居
民免于墊溺仁何溥哉啓東請文予嘉其事有功于襄
人故記俾勒于石以示後之觀者

重脩襄陽城堤記　　趙永 明

襄陽之地遠跨荊蜀外接江漢水陸襟喉之會湖南首
郡也城之北界以漢水障以巨堤以備衝漲之患正德
丙子大水潰堤城亦就圮憲副聶君率所屬大庾上工
擇日告事民歡然從之方水之退也沙積堤上因而成
洲君植柳萬株以固堤岸復築二堤于城西民賴以安
歲再閱厥功告成郡之士大夫若侍御曹先生暨鄉進

士韓應元蕭威感君德托予內兄鄉進士王承吉徵文
以紀其績予謂藩臬之設凡以爲民也居以城郭衛以
土田教以學校斯三者固守令之職而藩臬統之上而
國家之治忽關焉其事可謂重且大矣夫一郡之轄四
方相距綿亘千餘里其地可謂廣矣生齒之繁動以數
萬計其人可謂多矣分田以制賦定則以立役其法可
謂詳矣斯數者皆藩臬之事也藩臬得其人則賦有定
法役有定等教有定則罰有定律民之沐恩向化者皆
靡然以安欣欣然以和天下之治亦於斯乎考見矣化從
以威而不以愛以法而不以情兼以剝削其民川無其

財以厚其家則上下失其道民無所依雖高城深池不能強而使之守矣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正以是歟昔唐邑守并州齊王謂爲金城李勣守并州唐太宗稱爲長城蓋其德足以服近威足以制遠隆名重望隱然爲一方之鎮蓋有不賴城而安不因險而固者也善域民者果專恃乎城邪聶君舉庚戌進士兩尹大邑卓有政聲既而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廣東動持憲體吏民悅服因親老告病歸以例致仕劉瑾敗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理金齒政績有碑丁外艱復除湖廣荊襄撫民副使君在官清慎有幹局創立條教用繩不法民

畏威不敢縱且聽訟惟允犴獄無冤民凡取贖悉貯于官用爲公費若夫成城之役民不勞而事就緒者亦其一端也以故廉介之操遠及旁郡千里赴愬片言而定巡按御史張汝楨廉知其能薦于　朝斯足以徵君之賢矣夫君自任事以來敭歷中外餘二十年賢聲美政流播遐邇監司部使交章推薦其亦可謂難矣使假以廟堂大任而縱其才力之所能功業之建足以爲　國家之重彼唐邑李勣者亦何人哉姑書以爲記君諱賢字永之川之長壽人也

漢江浮橋記　　曹璘　明

凡天下事計其有大利於民而小害者要必處之也斷執之也堅而爲之也有力則事易集而人不撓否則載鬼張弧行邁而謀矣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此之謂夫襄陽有漢水出今漢中嶓冢山掠方城東南入江溽暑暴漲水齧城趾恒爲執事憂舟人乘之射過客利無厭予曩在都聞四方之士有必道襄者咸憾其舟人之橫索與黃河等物極必反予知他人之有更也先是都憲宜興沈公鑑而益都陳公信爲是病欲設浮橋董之者顧難其人乃謀及憲副毛公少參華公暨太守扶風胡公守正僉以二守內江周君濟之可遂檄以屬君

以丁未進士擢斯職而於所不乏材乃出公帑集礪鍛召工師商確料具楩楠杞梓豫章爲艇爲杙爲檻者於是乎畢至造舟七十有奇霜降水涸則比之而加板焉圜鐵爲環置舟首尾鐵麻爲綍關乎其中自南迄北長一里許各維於砥柱名曰濟漢馬蹄車轂踵接乎其上者雜九地之人颺布掛席橋焉往來朝去而暮來者蓋不知其幾也萬山峙照予嘗歸自古樊徐步乎其間翹首而望則見江水西來峴山東聳樓堞紛羅萬家烟火櫛枇如麻管絃溢市碾吁長笙鷗汀鳧渚於是襄陽風景爲天下冠矣君以四年予之白乃爲衆任怨不廢晝晦日不

勞民傷財不怵於利害不狃於簡畧安固不揺而卒以
成功非斷且堅而勇於敢爲者烏能保其不朝興而夕
輟也嗟夫水土既平覩河洛者思禹乘輿已遂過溱洧
者懐僑夫禹之功天下後世之功也以僑也較之特蹄
涔鮒轍耳彼煦嫗以爲仁濡沫以爲德猶尚如是况乎
漢水湯湯一瀉千里非葦可杭非冰可渡長橋卧波蜿
蜒偃蹇齎者無朝涉之憂居者享坐收之利而田農野
叟流通務負者不褰裳而可濟矣且省當幾千緡何但
溱洧乘輿而已行旅険陂其恵而不知伊誰之功邪人
顯蒙其愛而莫知所以爲報於是致仕教授譚君鎮太

學高君寧暨義官張進趙梓董挐輿論屬予記諸石立
漢皋樓下直通衢旁俾傾國之人知恩之所自過者頌
焉是役也始事於丁巳之春明年秋告成屢壊爛於濤
浪之舂撞而君不爲躓屢斫於惡少之斧斤而君不爲
衰物詳洲騰而君不爲沮夫以成功之不易如此後之
君子月脩歲葺無怠無玩則庶幾其可久也苟一隙焉
而不可復雖揮千金役萬夫竜西山之木驅東海之石
任非其人誰與爲理嗚呼其尚念前功之艱哉

脩功永頼記　李大魁

襄陽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險實在焉然數罹漲患

城西起萬山築長堤曰老龍曰□坊其捍齧齧勢東長門
堤舊甲然亦未有水踰之者是二堤者固所以衛并乎
城者也嘉靖辛亥秋七月既望漢江暴漲潰堤而入水
四攻郡城一時圮者七所人浮怖色三日而水退識者
曰茲城也茲堤也吾襄人所賴以生者也而損壊若是
蓋二百年未有之災也曷其有疾乎執何也時撫而財
乏民窮而力单知舉事之難也乃我分巡憲副洛南陳
公分守少条少郭雷公奔救自武昌過者不入歷諸災
所一公識見遠大一躬行問其地方受災之由防禦永
固之術權宜賑恤之事費出經約之聚罔弗有成筭矣

且語之鄉士夫曰襄人其勿憂乎拯溺救焚守土責也
其敢不力乃同郡守芹谷呂公顯暨諸僚屬執事廣詢
而博訪熟思而審處勞乎民不病乎民用乎財不竭乎
財有綱有紀可久可大規畫已具乃申之撫治都御史
龍岡張公巡撫都御史竹墟府公巡按監察御史梅林
胡公詢謀僉同分工并舉不數月間金城屹立排雲漢
而倚江樊矣長堤延袤亘虹亮而卧較龍矣士歌于泮
農懽于野商賈誦於市四方之人過而謳諸道路基吾
襄人以千萬年磐石之安貽我襄人於子孫曾玄保障
□遠日遠逝矣而殷聲靡替旌飾泯矣而羨思如昨

公之功碩非吾南人之所永賴者乎且二公之爲是役也非獨勞人而逸已者日必省勤稽惰勸懲代用減從時聞不夙則暮人心奮而役力同職此之故也先是水後數月户無舉火之所洛南公捐俸羨粥四民以活餓殍開倉廩而賑恤之家有升斗之給謹聲滿衢市人忘其水此皆公仁厚之心發之爲仁政然也功成二公謙虚未遑惓惓以民不聊生爲憂未嘗有纖毫德色露于面鄉人自士夫以及庶民戴公之功乃共屬言于吏部敬方李子以頌之予惟功之大者言之大予其能言哉姑借之古人唐肅宗乾元之三年襄陽大水賴地官范

陽公城之廬舍贈漢隄詩百餘言有曰緊公之功赫焉如畫捍此巨災峭若京阜又曰覩童相慶至以完富貽于襄人頗保厥壽請賦以頌公噫此猶三代以下之臣也二公非三代以上之臣周宣中興築齊特命樊侯仲山甫重臣董之尹吉甫贈蒸民詩六十四言有曰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不可以頌二公乎於是同舉而頌之守巡之行署以旌吾南人德上之心其他有詞賦歌詩序記贊跋騷人墨客田野道路渢渢之篇重叠在聽者綴諸別簡

翊襄亭記

梁建辰　明

嘉靖三十年秋七月襄陽呂公期年而政成郡陽與襄接境素嵩政頌治而未能焉遂問政于襄呂公偕僚友款於翊襄亭之上斯時也石方聾而未聳也木方集而未構也登高覽勝方城如闔漢江如練烟火莽莽沃野千里誠自古霸王之地也賓主盡東南之美僚采結寅恭之誠笙歌雜踏爾汝忘形以雲霞爲帷幙以松竹爲垣牖以星月爲燈燭山餚海鳥藪花徑草和其聲豔其色以侈一時之盛其樂何如越月而再登斯亭也階可得而升也庭可得而復也問諸襄人曰昔日陰雨晦冥洪水爲災大堤尖防橫波直衝浸淫決旬城不沒者三

板室廬漂爲萍梗禾黍盡爲淤泥惟我呂公登城而祝於昊下城而禱於祇勞心焦思若魚鱉其身既而天其悔禍海若推仁頃刻之間雲消雨霽瀉天之勢向東而下襄城爲之不沒室家爲之有慶上不巢下不穴呂公之功大矣愚謂宋蘇文忠公嘗爲徐守而黃河歲爲徐患蘇公乃作黃樓於城西以障之蓋五行之色黃爲土土能尅水黃河遂不爲患至今賴之今呂公作翊襄亭於城西蓋取輔翼之義斯亭一成而漢水永不爲襄患蓋君子神明栽成輔相左右斯民大率類此孰謂萬世

之下豈無神禹復興乎樂以天下樂而不荒憂以天下
憂於無窮微呂公吾誰與歸斯言也襄人固不能忘矣
尚有俟於脩實録者之至公明也歟

重脩通濟橋記　李大魁 明

去襄陽城南三里許有橋曰通濟立木架板爲之嘉靖
辛亥圮于大水蕩然深塹泥潦踰膝艱涉者五六年矣
襄府承奉正李公潭慨然感焉謂即厚費爲橋以濟人
亦貴之正者也於是以脩橋事啓　王王性仁厚見義
勇爲特　賜溫旨獎異而勸勉之且出帑金若干佐其
用潭捐金六百餘勸日傭功財力并裕盡易以堅石深

地丈許甃三大券起二丈而平長八丈闊三丈皆以
灰聯其合縫而注之糯酒融結之跨虹浮霽勢欲飛動
可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千百年計不爲一方之利而
爲千萬里利徒從者無與歷之苦乘載者無沮洳之患
可以夙可以夜可以往可以來橋之用大矣謂之曰通
濟也趾式徵予記予惟先王之政橋梁爲首務觀其成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也鄭大夫僑不知王
政大體而特其小惠以濟人孟子譏其失之豈論人必
之過歟抑吾見茲橋關係甚重有司以疲於簿書期會
之役而不獲餘力以分辦于道路急惟重義之臣不施

之寺觀金碧以宴會嬉游之所而致力于有益之事者
豈輩流所能望耶襄陽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東瞰吳越
西帶秦蜀南遮貴廣北接宛許孰能外此而他之此固
以要會言也其大者承天爲　皇上湯沐邑二
聖陵寢寓焉　朝廷歲時遣命之使致隆孝典不啻繹
次而北擲而西南廖乎小大文武之臣并於　神京者
又若霧翳而雲集須此橋焉濟之設使通濟未成之先
淤塗爲梗行者可以少綴而君命可遂巡哉君子曰是
橋也忠孝之道舉矣　襄王展親于鄢郢而由橋以述
其行非廣孝之道乎臣工述職于廷陛而由橋以乘其

期非廣忠之道乎忠君孝親而諸侯之度謹矣人臣祇
使其君爲忠孝之君而手足腹心之誼得矣是舉也李
潭其得之多乎特有感義而輸財力者是皆有功於橋
者鑱其姓氏石後以示勸

燕思堂記　王瀚 明

燕思堂者襄郡大夫燕居退食之所也燕思者自公退
食夙夜在公不留逸欲期效忠勤上報乎　聖君下安
乎生民爾襄陽跨荊豫兩州舟車絡繹之境南有楚峴
百池西有隆中大堤東有鹿門北有樊鄧郡大夫公務
之餘非不可以登高舒嘯臨遠長吟也切思於乎居閒

暇之時正常情肆忽之際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前君
王不去於身書冊不離乎左右可以燕居而不思乎語
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經曰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此燕思之名所由立也然則郡大夫燕居之頃思
之如何賢才未舉則思舉之政事未理則思理之教化
未敷思所以敷之風俗未厚思所以厚之燕而思之出
而行之則郡治以之而輯民生以之而安庶不忝於
龍恩不流於素餐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
郡大夫之志也瀚因記郡通守劉惟仁推理孫仁壽知
事宋穆文學掾李仲訓皆以瀚言爲然錢塘俞友仁爲
之書

卧軒記　吳華 明

軒以卧名志安也人情莫不欲安也已欲安而安人者
其惟君子乎孔子曰君子脩己以敬君子脩己以安百
姓今茲高枕肆志則忘敬矣百姓將誰懷乎早作夜思
猶恐弗治以勞吾民而安於卧乎先是餘姚陳公雍以
工部侍郎出管從事於襄將予而進曰子前以御史按
吾浙吾以知子守襄陽也當卧治既而湖廣僉事李公
偉自中州至亦曰太守當卧治二公游襄陽將吾軒適
成因隱几寸中静言思之二公盖以古人相期待於吾

漢武帝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以病辭帝曰君薄淮
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噫予何人斯敢自附於汲黯之儔予嘗按汲
黯之治東海也治官理民好清静其治務在無爲之道
意也夫以武帝之多事而黯獨能濟之以無爲可謂難
矣今時則易然也仰惟　新天子在上親賢遠姦去奢
崇儉務在與民更始以休天下而襄之吏民方将各安
其業以樂太平吾茲守養魚之初心舉種樹之故事能
弗擾之足矣又何難哉客有鄙予言者揚言曰明府亦
於己取之而已矣試思之果能獨卧不愧衾乎則君子

以安百姓可馴致也今俛首久之曰不能客復正色而
前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之不可
也吾又安得不以卧名軒乎

清軍廳記　葉泰 明

襄陽清軍舊無廳事事者惟借其廨夫廨非府也亦政
之欵焉者也江都高子遷病焉迺相度於府門之南得
地一區引可若干丈筮之史曰厥土燥剛厥位迎陽峴
山對昂漢水廳湯政利戎行肆斬石於崖者鳩木伐木
於林者慮千陶甓於渚者憑爲構堂三楹隨地宜而東
嚮堂前爲儀門三磬折而北又爲大門一而北嚮堂後

室如堂而稍隘合檐爲桷如室而稍卑而南嚮周繚以垣第垂序疏牖臺除門徑未備甃堊未施而高下以度支且外即去越今十載圮以而傾覆以而隊壹以而損衍以而蕩風雨湮焉蔓莽宿焉燕雀家焉塵礫聚焉偞御處焉而事事亦病也泰過因之堤書以有文也廉級以有威也嚮位以有等也室務從堂增屋如工以有制也且欞檻以有明也室北增亭講學以有息也廳南增舍次吏以有統也後增琴室匝植竹卉觀化以有得也資不於民工不於官役不於徒成之日人皆曰攸芋可觀也寧也亦可章也無何泰亦以繕部郎中去而隸舍猶未備焉夫高子之未備者泰備之泰之未備者深有望於繼之者也而政亦有然也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謂有繼也故記此以告

按察分司題名記　　王佩　明

荊襄江漢之交要害地方也江自岷入瞿塘逾荊達於漢陽漢自嶓冢歷沔導襄而南放於江夏郊焉屬縣營嶂嵷蜒聯嶺陂塘湖蕩汪汪千頃金木綿穀椒茗蕨葛蓮菱魚蝦紙皮香屑皆可以資生而療饑四方之民者流焉流故聚聚故爭成化初劉李再兵爲寇　帝憂之遣都御史項公忠原公傑大理寺少卿吳公道宏相繼勦遂而撫安之乃議荊襄及河之南鄧陝西之漢中商洛各設參政副使或參議凡二員分駐撫治又以三省不可以控制也乃議荊襄之半升鄖陽爲府設都御史一員駐鄖提督撫治　帝曰俞勑從事焉襄陽則湖廣按察副使之所駐者也正德辛巳十二月一日爲嘉靖龍飛之冬余自侍御史叨拜是職面辭　手勑勑曰特命爾提督所在有司巡視撫治曰爾受委任必須廉能公勤正已率下務稱任使如或因循苟且不能禁革奸弊以致豪猾恣肆小民失所必罪不宥嗚呼斯責可謂重也已可謂嚴也已欽奉之餘寢食弗寧越季冬二十有四日即上任事事自揣駑鈍鞭策弗前乃錄先進之名於屏而日師之焉春秋二矣意若未下於軍民而不聞以爲屯威若未施於疆禦而不聞以爲慝禮若未降於鄉大夫而不聞以爲簡秋毫皆師師力也余何能哉余何能哉曰屏之不若石之之爲愈乃礱石於東次第其名而題之以樹於堂之右偏矣自成化以至嘉靖凡四改元自壬辰以至癸未凡五十二甲子白余公洵以至於余凡十有五名氏而今而後得以指其名而議之曰某時某也廉能公勤稱也陟也顯也某時某也匪廉匪能匪公匪勤曠也調也甚焉黜也其或有不得其常

焉者人乎時也亦天也目矚之下師法以之歷世磨鈍其不在茲石也乎抑嘗觀諸襄矣開誠布公萬古此孔明萬古此隆中濡仁結信萬古此羊枯萬古此峴首山川草木並名不朽談之則膾筆之則縣師之則益也若夫耆舊如習郁呼鷹如劉表雖名與池水臺石相爲悠久也奚補嗚呼茲石其亦幸而遇夫稱焉者也其亦不幸而遇夫曠焉者也嗚呼我後人其以人爲鑑主善爲師而俾茲石之皆幸也非石之幸荊襄之幸也

襄州遷學記

宋 鄒浩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

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爲鎭重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絕荊楚鍾其氣以生者也世有特立不群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宮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湫隘卑濕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嘆焉今直秘閣知荊州府呂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于鄧委舊宇父弗居議請以爲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志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凡一百十有四日[illegible]有八楹煒然一新矣繇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爲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者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序書故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源適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

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罔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衮以部使者感閩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常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既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盡夫脩身之道以達乎閨門鄉黨之間繇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動業者出焉繇此就所必有鹿門之節義者出焉並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是乎無愧

先聖廟學樂器記　陳獻章 明

庚戌之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玉臺山中問語及其太守郭侯之爲人予問治郡何如曰侯之政及於民者載之口碑矣復作而言曰民知其小不知其大大者口碑不載將載之石焉使非屬筆于先生則石亦有時而朽也明日君還行臺乃以其狀來按狀襄陽先聖廟自建國以來有祭無樂成化二十三年侯以才御史來守是邦告廟之日大閔神庫即議製之顧以時詘舉贏未暇也居三年民之病者駸駸乎起矣乃延神樂觀樂舞生呂應辰于岳州問所以製樂器者其材孰難生曰

八音之中其惟石乎古取之於泗濱今爲官所封餘無難者焉侯審厥象使人于隆中山求得之生爲揆其音曰可矣遂闢燕思堂于郡堂後爲之每一器成侯數四較之期于至精而後已越四月訖工總其器爲數一十八析之二百三十五蓋大成樂之式也庫有祭器二百四十五事歲久將就敝侯悉取而新之亦罔不殫厥心焉烏虖侯於爲邦先務大者得之矣按周禮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之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非其師弗祖也非其祖弗祭也後世學政既弛教者不必其人雖欲祭之孰從而祖之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之故到于今祖之然其大合樂也達於大郡止焉襄陽爲楚大郡以其狀考之春秋祭于廟者二百四十而未嘗有樂也侯于瓜髮既剪之餘注心于簿書期會之所不及而其民信之是可書也已或曰古樂之亡久矣宋明道先生欲著樂書不果西山律呂未見於用今之樂猶古之樂歟曰此非守臣之所能與矣始也予讓記之曹察院命之再二年爲不已於我方伯山東劉先生予重違其意也而與之今之論人也過嚴矣侯名紳字廷章袁之宜春人相是役者同知劉君紳通判崔君

舉推官桑君春也

重脩增祭器樂器記　王從善 明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禮家之名言也自吾心以達之其間紆徐曲折近且切焉宏且博焉不可須臾離者不知其幾千百天地之道自然之數也由天地以畀於吾心亦自然之數也由吾心以散於萬事亦自然之數也道寓於器道無形而器有象道者器之質器者道之位精粗上下相須而成功禮樂之妙斯其至矣然飾躬以立其體飾制以數其用於祭爲備而況吾夫子道德首宇宙教化垂萬世聖帝明王尊崇隆師

表爲祭之大者乎襄陽自古稱雄郡廟有祭而無樂弘治初太守宜春郭侯創置之白沙陳公甫先生實記之歷歲既久與祭器滋敝不可用爲享汶上路侯來爲守甫下車即以恤民隱興士風爲務謂恤民在於薄賦斂興化在於辯義利公論翕然歸之已則瞻拜廟庭咨嗟嘆息頗崇德報功可弗虔於祀乃悉取二器而新之黜其朽敗補其缺乏象儀制物咸中程式加虔置焉予嘗論於禮樂之道非文不著非實不行失其原則汩然無味而易黷故籩豆鐘鼓周旋綴兆其文也忠信誠慤不僭不殺其實也以吾心求合於天地無少差繆其原也

考其文當飾之以至於盡考其實當積之以至於厚考其原當使其融暢光輝以至於莫可模擬莫可限量祭之義其果備矣概自心學失傳斯道廢焉不講也久矣慕富貴者懷貪得之情志功名者談縱橫之術不敬不樂吾心之禮樂廢不莊不和吾身之禮樂廢文且不爲之用又安能了其機於冥冥之間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侯少年登甲科一意古人之學內外華實截有定分而坦然以居昔從嶺南湛甘泉餘姚王陽明二先生遊甘泉在白沙之門號稱高第而陽明雅容透徹嘗其獨得者則侯蹈道之功不爲無助而是舉又言游爲教之一驗也侯名迎字賓陽州北村在位而急於所先能用其勇蓋如此郡邑文學倫有良栗君巍率其僚與弟子員再拜訓求門美矣盛哉願紀其成刊諸石以示永久良師儒觸目感心之餘相激相勸鼓舞以興以孟暉侯之治亦可嘉尚也已祭器爲類二十有一折之爲二千一百五事樂器爲類一十有八折之爲二百事詳列於碑陰傳曰立君子以脩禮樂惟大夫嗣爲之俾勿壞斯侯之志焉

科甲題名記

明　曹璘

事有關於風化治道而爲之爲之而有益於人足以警世雖爲之可也無若嵬陵符然科目者風化之所由以

出而治道之所由以成者也襄陽爲名郡方城漢水形勝甲於天下人物屢生而兩學科目無題名則風化何所勸激而於治道乎奚補焉前監察御史湖廣按察憲副長壽聶公承之甫下車以爲是乃風化治道之本源豈可使一方豪傑湮沒而無聞乎首以屬璘編次而紀之於是攷登科錄及郡志博詢吏老起自洪武甲子至正德丙子而止凡得進士一十九人鄉舉七十七人嗚呼百餘年來而僅如是才果難乎哉今將刻諸石俾生後進之於前輩曾玄云仍之於其祖雖未及覿容儀識

顧面而風韻猶存音響尚在撫而觀之有所法式而懲戒者寧不惕然發振思所以磨礪而滌濯之乎居鄉則不逆不傲不呰窳出而仕諸其途也大則輔君德小則澤民物必如文山之祖且其間必如子敬之不失舊物而後可爾如是則我憲伯之爲是舉蓋將以立風化治道之基而爲吾襄悅生後進曾玄雲仍之程師君德也垂聲光於不朽灑恩惠於無窮其加人數等矣各虛左方以俟未艾益則傳諸他石敢告將來賞登諸君子云

又　　張居正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既舉乃惟章表人物以

興士勵俗取　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一百餘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　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渠護雖絕材奇駒亦必頫首蹈就羈靮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蹶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餘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聞闇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觀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強弱夫謂國有人者非有轂擊朔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非虛也

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得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焉不必雄軸要之脊足本不必敵乘要之中壘大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務剽剝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　闕下若魚鮮雜遝要合彙集文學斌斌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碩相懸也異日者　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

廣羅英儁令窮鄉陬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與平治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辨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尚實爾雅大者以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敷教治民皆有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二百餘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汚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允柔抱道畏壘大穰縣駒善驅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

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捄之以就實而况寓焉者乎漓者醲之以還醇而况醉焉者乎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後有與者考德論世求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已耳非大夫意也大夫者名道昆字伯玉徽之歙縣人與余同舉進士

稷按府學舊有皮日休文廟碑記考其文則實程浩所記扶風縣文宣王廟碑之節文也於襄陽無預夫襄陽何假扶風之碑皮公不掠程浩之美則此碑磨之可也茲不敢附入程浩全文具唐文粹中

新置學田記　萬振孫 明

國家建學育材庠校之俊者廩餼之制隆備矣迨於今文教熙洽士之俊者不盡廩餼迺有司學田議與焉夫國有四民農力穡工利器用商通貨賄率能日求什一之利以自給非貧之患也迺士也禮閑義與德樵道槃一介必謹萬鍾不顧斤斤然絕度之中自非席祿之家簞瓢水飲終其身貧之床焉烏敢埒于農末以自點㦸為耶嗟乎此士之自立宜然顧上之人安可然責之也上智大賢自具大植故能貧富不淆其志次焉者執性不固彼移于貧困而濫焉者豈鮮少也是在上之

人陰養之耳世之仕者習常故靡實素所至郡學廟謁講讀外他不恤間或執無恒產有恒心之論以飾拒人迺學田槩之不講何惑乎畏義守道者寡黷貨媒利者多豈直士之咎哉吾有司亦與有責焉矣襄郡古稱冠蓋冑士之譽毫代出然邇來亦稍稀歇矣不佞承乏茲土私心念焉間碎七校之士而衡之頡拔卓犖者固衆而荒于業者亦居半求其故蓋多貧不謀生豈其有移而奪之者歟不佞管極意捐助顧勢不能人人遍且非經久計也襄土多閑曠淤沃往往奸貪漁獵迺士曾不得少授以自贍是何于奸貪厚而于吾士頗顧薄耶長

堤在府城東地可千餘畝故備蓄洩今無塞久矣居民芻牧其間頃清之得地七百畝迺分給兩庠有差餘以給民之貧者仍募民代耕歲入可四十二金又屬貴出無紀也乃遴其貧實不能存實不能婚葬者公捐之不飾行者不得與焉復移檄諸屬邑諸屬邑亦先從得田多者至三百畝少者亦逾百畝周給出納一視府規田成恐繼今者目為廢田也或掠以市恩久將乾沒于豪猾則始意違矣因鐫石于學宮以告來者或曰是田蓋肖事者子也于古義何居余曰茲舉也非以沽釣也養賢以為民自古記之矣是故善政者不法故泥古者不

逵權事有便　國家利士民變通而首事焉奚不可也
昔孟子陳井田於小人君子之間詳矣然圭田餘夫田
備焉夫上而卿下而農祿產之外尤計晝周至迺士獨
缺焉無所益於常給之外必不然矣吾以爲成周養士
不獨庠序常制而法外之惠種種可推第莫從考耳故
曰周之士貴以養之者多也　國家比隆周治制度大
抵倣周夫上有德意而不能推布廣衍如吾君何下有
仁賢而不能加惠曲成如吾士何彼藉口昔談而忝越
多髦者吾甚惑之嗚呼語不云乎田堯者水旧湯者旱
今之田士各備矣顧不能保吾田之必有秋也士誠心

爲田樂爲耕則可窮可達可貴可賤可生可死旱則爲
霖雨而潦則爲秋陽庶乎有恒產亦有恒心將無忝於
士且于余置田之指爲不悖若曰士先治生上之人爲
此以恤之迺逐逐不治其心則豈吾儒賢智自期待之
意亦豈置田者所望于多士之初哉田阡陌多寡及佃
人籍名茲不具載刻列碑陰云

重脩襄陽縣儒學記　儲良材　明

墉峴隍漢控扼荆楚犇乎南北之會者襄陽也邃淑鍾
萃賢才彙出曩若龐以隱德張以勳業楊以才副馬以
識習柳以文學杜孟以詩律照耀往牒弗能殫述蓋關
發山川之奇抑亦多賢興起之助歟襄陽邑學歲久傾
圮嘉靖癸未湖廣按察副使王公佩撫治荆襄諸郡朔
臨廟學喟然嘆曰養士本乎鄉校學道法乎聖人是故
祀聖於廟設廟於學建學於郡邑咸爲養士計也矧襄
自昔爲多賢之壤詎可俾廟學傾圮如此哉於是詢謀
而議脩下檄而召工涓吉而倡事乃命指揮湯震與磨
孔厚董厥役肇工於八月十三日庚戌六越月而告成
廟學宏麗視舊有加焉學諭張燧等奉郡牧海鹽徐侯
咸之命爰同邑宰古歙方君紀達走請於良材曰公之
德澤及吾學校者深矣願爲文以紀之予家世柳州去

京師幾萬里迺寓襄陽備聞善政詎敢以不文辭憶昔
髫齔時侍先大夫宦於四方先大夫嘗訓予曰遊必親
直諒之友居必擇文獻之邦小子識之無何先大夫拜
襄王傅遂卜居於襄實以襄爲才賢窟宅云耳夫學校
者才賢所自出經理而興之固良憲臣之職也公撫治
是方革新廟學茲蓋百度之宜首者莫先乎此他若成
橋梁以利涉立保甲以弭盜裁冗費以活疲民退苞苴
以紓滯困積穀粟以備歲荒不踰年而風行江漢之表
有本者之居政如此大公名佩字朋照蜀之南充人戊
辰進士歷官南北臺有冰蘖聲剌名御史云

文　　蔣希孟　明

聖人道在天地間猶元氣運行無私雖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況服其服誦讀其詩書者而不知崇重可乎襄陽古名邑附郡治郭山川鍾秀生異常故士以文章德業顯名者疊出其間至比龍鳳雛五常八俊而人文益盛矣舊有廟學重脩於嘉靖癸未寖久圮壞隆慶四年庚午郡二守于野范公若懸事建議脩葺無幾遷任竟未底績識者惜之越二年歲在壬申上遡其脩葺歲月迄今五十年天運旋復氣數當昇時則兵巡後山楊公本府似山黄公裕菴高公受菴馮公皆以海宇人望來蒞茲

土適在留神全襄蒙福於學校尤注意焉而見湖尹公適膺　簡命司牧是邑甫下車謁廟慨然興歎即捐俸脩作誠與群公之意不啻符合因以本學訓導俟槐李公有幹濟才迺託董其事李公承命躬簿書勤省試劑量伸縮厥有成法先脩文廟兩廡聖賢神主龕座煥然改新廟門櫺星門明倫堂兩齋奕然改觀敬一亭舊在東齋內今易建於西齋宅前隨處加飾丹碧輝煌又於堂下立騰蛟起鳳二門於泮池欄以青石皆昔未有而今創者也以至今舍宇甬道墻垣之類次第更立其制度悉如舊又自興賢坊凡抵學門路道悉為展平凡所

右畫豈直為千載計且民不知工所由興士不知其所由出士不知工所由以速成乃絕亦倖矣哉是役也經始於隆慶六年春於萬曆元年春落成闔庠士彥李國瑞等以二公振學育才大有關於風化不可無一言以垂諸永久請余以記余叨掌邑教習覩其事遂為之記曰大朝廷圖治在於用賢賢才造就本於學校學校之教其言六經其行仁義用之於家則彝倫敘而家罔弗齊行之於國則名分正而國罔弗治施於天下則民安其所物遂其生而天下罔弗平是道也實吾夫子宗主儒先表章萬世永賴者大有功於天下後世宜為天下後世所

崇重若廟宇傾圮教化廢弛匪徒曰責在有司而余司教者其責亦將焉逭耶今而後諸生覩廟貌之尊嚴起敬共之心即庠序之輪奐思仁義之道所言所行心欲與聖賢儷美斯有光於此舉矣若假學校以圖聲譽志文藝以要青紫言不本乎六經行不根乎仁義即使達焉於世何補人將從而訾之矣其負朝廷重道養賢與二公繼脩之意不亦胥有歉哉諸生其勗之尹公名廷俊字位甫雲南之蒙自人李公名尚銘字心卿蜀西之羅江人

勅賜大承恩寺碑記　　裴憲王　明

予封國西南三舍許有寺曰廣德世傳始剏于隋初名寶嚴至唐廣德間重脩因以爲額元季頹圮我　朝承樂中有僧覺成力任興復崇梵宇棲法像增樓閣儲釋典方丈禪堂靡或不具輪奐之美視昔有加而實爲封國名勝之刹恒慕其地幽境秀峯巒環拱欲遊觀而求之未果正統甲子始獲一造以償所懷其寺南有山曰五朶狀如芙蓉削出心甚愛之歲丁丑天順紀元我睿皇大弘敦睦特勑會朝克布衷懇爰乞茲山以營壽藏制允所請迺　勑工部主事劉春以董之時三司奉檄府衛趨命百工交作罔敢或遑閱三年庚辰厥工告

集殿宇廡垣墉橋道靚深堅緻靡有遺缺　恩至渥也夫昔之剏此寺也而寺爲山之主今之營此藏也而山爲寺之賓不有紀述曷示無窮故復請改其山爲永安改其寺爲大承恩寺名實兼美今古同輝庶爲子孫者監觀于斯同一感戴于億萬年也昔周公以王室至親心在繼述志存篤棐勲勞之大宜厚其賜瞻增仰賴太祖太宗開剏于前　昭考章兄紹承于後公曰勲勞素無毫末雖嘗上章慰安　太后護保　國本洎期復鑾輿不過少效微忠而已迺祗承　聖眷寵錫屢加以及壽藏率厚　聖懷比隆成周敦睦之意弗忘　於皇上賓我　皇上嗣統復　勑太監陳喜等監　賜鐘碑以成　先志俾是刹所需益備以周瞻增思惟　大恩無以報稱故勒茲文以寓紀述之萬一也謹記顛末如上復系之以歌曰緊五朶兮龍從勢峻極兮穹隆儼笑磐兮獻秀寔磅礴兮攸鍾恒緬想兮馳思特躬覽兮幽蹤燧陰陽兮對待宜預卜兮玄宫粵　睿皇兮放勲敷敦睦兮同宗頒金符兮取覲祈仰覲兮重瞳爰詳陳兮厥繇荷俯納兮愚衷　勑司空兮董役閱三載兮成功聳巍巍兮臺殿繚屹屹兮垣墉煥華彩兮崗巒誠曠世兮奇逢惟茲山兮文分蓋廣德兮是同有別院兮猶存

亦釋氏兮茂崇聿請易兮題額志　恩意兮優隆建皇上兮至仁念先志兮克恭既錫予兮貞珉猶存叱兮華鐘雖勉綴兮茲文曷能具兮形容聊垂頌兮有永曁少盡兮微忠庶亘今兮亘古與天地兮無窮

勑賜樂善寺碑記　　襄王 明

弘治甲子　襄懷王葬藏玉于城西之豐樂山去城七十里許既葬之明年妃并虞無以永久爲香火之奉於是啓今　襄王暨妃上　請乞寺護持　皇上俞允賜額名樂善蓋取諸漢東平王蒼爲善最樂之義也聽本府自備脩建肖中命內曲脩飭福魏通學比事一升體

上心夙夜惟勤惟慎鳩工庀財伐木鑿石夷岡阜壍洿
卑左增右闢後輊前軒爲大殿七楹肖其所謂佛者於
中大士天王金剛伽藍楹各十四其他師殿禪堂齋所
方丈退居又爲間者二十五山門洞屋倉庫廚筦不與
焉慮常住無以供也乃買民人閫宣文宣陳稣龔安田
爲石者幾百陸地爲頃者十二別令內典寶米滿倉門
正李福專督課程工半井甃令　王與妃閔其乏似續
者又爲之出家帑以收成功可謂慈仁敦睦矣而總其
後則又命承奉董玉馬子嘗載稽郡志有所謂樂善堂
者晉安王鎮襄州日所建今去梁晉數十百年于茲

而名偶相同若執左契然此非一事之作爲亦有定數
耶告落有期乃託於左史儲君德溫丐文以紀或訶之
予曰昔韓子撰曹成王皋碑詞句妙絕今古而文暢墨
名儲行一篇兩途判然不害其爲昌黎公也予安敢望
企於韓然謬以文名又吾左相有言烏容以辭主院者
廣勝其新置田畝數目及工役仍詳悉書于碑陰云

重脩城隍廟記　　劉定之 明

襄陽今雖但爲府不若古常爲藩閫實宇內形勝處圖
志所載峴山拱揖于前漢水縈帶于後左則鹿門谷隱
之所峙列右則隆中檀溪之環滙舉目可瞻睹此雄傑
秀異非他郡僻陋無所關繫者比　聖朝所以重其地
不輕視而建　王國于此也府城隍廟在治與襄陽衛
治之西北襄陽縣治之東南其所祀神不得其氏名而
但相仍舉其號謂威靈公公之所居號爲殿蓋神之尊
者神所以尊由其地然也殿作於前太守元侯亮廢久
傾欹今襄陽縣令李君人儀自監察御史改秩而來知
爲政當無闕於事神以與治人相表裏于幽冥乃爲兩
得之於是因人財力有餘重脩城隍廟更舊殿爲後宮
以居公之夫人及其衆媵之執巾櫛奉稷黍者宮前作
正殿以居公及近臣文者吏戶禮兵刑工諸曹若受公

命而出武者稱戈比干立矛若入而爲公衛殿兩廡則
公之遠臣分地以治者州邑城隍分事以治者二十四
司司之前爲門立公所乘馬又其前爲外門左右二神
曰鵬與狐塑繪間錯丹碧粲煥其事雖幽冥不可徵然
相傳舊廟嘗有之李君謂稽諸禮祭有舉之莫敢廢故
悉如其舊所以彰公威靈之盛而聳斯人敬公之心於
無已他如拜亭連于殿齋居庫翼于門聲光香馥之奉
資于器皆敬公之所宜有者無不畢有屋之材木計以
幾千擇其堅良垣之磚石計以幾萬欲其高厚階闥罘罳
遠災患期永久也始于天順辛巳冬落成于壬午秋李

君以書託其友翰林編脩江君東之徵記於予夫城隍
者設險守邦之用況襄陽爲形勝地最著籍所載英雄角
立之際如司馬晉羊叔子杜元凱於此以窺吳而平
得之元世祖使阿朮伯顏拔南宋根本於此而乘勢破
竹以屋其社當是時也城平積骸隍釀戰血豈不危哉
今而 聖朝太平將百年矣吾 皇隆堯舜之仁賢王
懋肅平之德將帥守令各脩其職以安兵民城百雉而
隍千尋也以豫備於萬億載之遠而登高臨深以資游
觀賦詠之適而已何其幸也威靈公享祭祀於寘寘之
表以與有生民物同幸其能陟降 上帝之廷以迓續

禧祉補助雍熙諒必然焉李君於文廟學宮祀典諸司
公署驛橋多所脩者而城隍尤其邦人所常禱至而
喜其盛則必相與道君之善政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不
其然乎

重脩城隍廟記

潘民模 明

城隍之建昉於唐漸侈於宋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
寓大釐祀典做古酌今遂爲定制蓋高城深池民命攸
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幽冥相表裏自古及今未之易
也載在令典凡司郡邑者必有事於廟而後視事其若
時阜民彰善癉惡固維人之責而道澤獻歲顯微闡幽
亦罔不於神攸賴襄陽城隍廟迺元舊基天順間邑令
李君翊爲重脩迄今百餘年矣日就傾圮莫之或舉萬
曆癸酉郡太守萬公來涖茲土偕郡丞高君郡倅孔君
張君郡理馮君以時展謁見廟貌圮壞制且庳隘將圖
顯大之會乙亥歲大旱自四月至五月不雨野無尺潤
群元輟耕郡守公廑身焦思減飲食屏輿蓋率乃僚鰓
朝夕徒步虔禱于神不逾旬靈貺遂通甘液霑足有秋
乃獲曾儉人僞爲公移陰肆傾害者求之無狀郡守公
祝于神不五日事遂覺郡守公乃諗于衆曰神之聰明
正直隨感而應如此其有裨於民何切也廟貌攸作詎

容緩乎遂捐貲積財諏日鳩工以郡倅張君董其事率
耆民王鎧等拓地定制大爲恢廓 王府軍民翕然協
應咸助其成不祈而鳩貨不命而獻力遂更立外門五
間以壯出入立鐘鼓樓二座以司晨夜前後殿俱益舊
而更新之司若祠俱補缺而再造之殿之東建官廳後
益以寢室俾明禋之有居殿之西設施藥局又環以迴
房俾工祝之得所經始於癸酉六月告成於丙子十月
工不速而成民不煩而裕視昔之廟貌蓋煥然改觀矣
迺徵文於余記其成余曰茲固今日之職業也然亦爲
襄民庇豈特一時已哉蓋有感斯應幽明之理郡守公

執法不逾守己不汚其正直之德感乎於神而為民之
誠又有以感通之故神靈之昭著廟貌之改觀相為應
焉後之守茲土者繹緒作之繇則必思潛乎之本所以
合德於神以裕民生者將未艾也民之仰茲廟者感戚
靈之著則必嚴不軌之心所以昭假於下以保神庥者
將無已也而神之歆馨顧德鑒上下之感通則必益加
默佑之功矣其所以順陰陽嚴糾察以贊成治化者又
寧有窮哉然則茲舉也蓋將與國咸休而我 太祖制
祀之旨且對揚於不替矣故曰為襄民之庇非特一時
已也郡守公名振孫直隸合肥人高君名持新鄭人孔

君名弘申曲阜人張君名拱極三水人馮君名福謙繼
至者郭君名有金慎蒲州人其諸有勞於茲役者咸列
碑陰云

習池館記　　尹煥　宋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連檣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惟城
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幾然傍漢數里居民
鮮少士大夫息肩解槖率不免下榻草舍自嘉定寶慶
後屯田既成官吏絡繹阡陌凡宵征而旦趍衙與朝發
而暮至大堤者或假爨桑門之居騶走弗謹垄井啼綠
縮屋而炊褻瀆可厭也於是議者請建候館於南關外

制閫閒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往度地越峴凝眺適
旁川令護言發地得碑將獻諸郡就眎之則刑守習池
詩也因訊池何許曰蕩於兵矣而故蹟猶在白馬寺
之荒圃至則崇山縣抱一水湞涓自岩竇注於漢循流
而上坡麓支衍水迴漩渟滀洋演淪曲奇石嶔磈激發
琮珮青林媚篠陰映光景窈乎靚沉乎清蓋殊境也而
泥垣棘籬荒蕪埋沒煥刖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
鹿門橫陳通川平轍驛道於館宜先是制府斥堠亭舖
在其東可五六十步俯岸嵌空濺濤舂齒雨其則憂墊
因議併徙堠舖於新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于公乃

捐緡市地築堂二十八楹扁曰習池為寢舍二十有八
楹扁曰懷晉凌地引泉壓以飛梁外繚以垣直闢門臨衢
扁曰習池館皆語實也椽不斲壁不麗節費也既成公
謂煥盍為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
山公游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嗟山川與物
時出世故與廢人也士習有勤惰而與廢係焉世故有
變遷而顯晦關焉方晉不競士行士雅輩運甓擊楫董
華扶持季年何時碩放情高逸酣酒不屑事事上下
由夫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訓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生
乃且愆頹長慮食徐內而傷郤酒晨興夜寢孜孜如羽

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走無敢出言夙駕莫敢與從事
獨皆之歎大厭氾行露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叙情詒
以詒之上之人念下之仁也繼今而往感仰池上之
淪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尚可遐想公方為國倚重亦
閑未遂然一丘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苕溪之上託斯
池以寄興焉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重脩習家池亭記　王從善　明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奈漢以前不知其名云何後漢習
氏居其地有名郁者鑿池其旁依范蠡養魚法中築釣
臺風物幽勝人往遊焉意其若乎泉之在靈壁之園此

但其源也遠及有晉習宗獨強盛而鑿齒者隱居讀書
刻意古典雖其迹廻於叛逆之間而著為漢晉春秋亦
足以裁正當世識者或有取焉山季倫鎮襄陽暇日輒
之池上飲酒為樂必昏酣而後去更為高陽池漢酈食
其自號高陽酒徒季倫之意其將以是𢿌晉之風流大
抵如此國之不競有由然也唐杜易簡復居其上其孫
甫有詩云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又云非
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而池之名遂聞於世至於今且
千餘年矣高人逸士達官貴人過其地往往慨嘆其湮
微獨以從善之無能得託迹其間耕田種藥奉親以自

怡幽遐足以去凡心魚蝦足以慰饑腸汲泉漱齒臨溪
濯足天光雲影相與徘徊則又灑然而忘世以自附於
古人無求者之列是誠可樂焉正德丁丑大憲長聶公
為憲副時撫民於襄每以脩明法度興起廢墜為念築
大堤甃礪城民用免於水患脩郡志立科甲題名碑士
用有所勵此其政之大者建峴山亭於羊侯祠中取歐
脩求叔文而刻之又捐其餘財檄縣令楊君来莅池事
周圍築臺如壇形而缺其中園以闌方各二丈弱下流
築長渠可三丈渠尾作橋以通遊人皆以石為之建亭
於其上使遊者有所栖焉且聞公之別號曰鳳山主人

而環池之山自昔皆以鳳名是用額其亭曰鳳泉以識
其顯晦有時待人而興非偶然也公以廉靜寡欲之操
剛明正大之學不間於遠近夫之日人人思之而公復
以不得畢志於襄為恨從善心力漸衰去道日遠而勤
動猶未已公恒獎進之通於言說形於體貌則公之懷
抱又非尋常作吏者而縣令君忠義愛民尤端譜好乃
承其議而勇為之上命下順有倡有和遂以臻茲皆不
可不書數世之後復有好古者出覽其殘蹤敗壁取是
而讀之於以考見諸公之事業與其慨於荒煙野草之
無窮也富貴皆為朽壞而遺令譽於無窮者乃在於此

蓋有不勝其一字一涕者矣憲長公名賢字承之蜀之
長壽人縣令君名銓字仲衡南昌之豐城人皆以名進
士吏於是云鳳林居士郡人王從善謹書

習杜祠堂記　孫繼魯 明

余校士襄陽望隆中慕諸葛孔明為人惟陳壽以父子
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詞裕祭高帝以下昭
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偽孔明焉耳矣
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
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
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詠若曰窺吳曰幸三峽曰

崩年曰永安宮曰曌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
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
明視習先後一轍即漢氏君正統不待綱目後明也翊
王風而扶世教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齒以
史名晉為能裁正桓溫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
齒之博雅志氣自少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畧
同夫齒能裁正桓溫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篡魏
誚溫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刺安
刺安則誅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
之則君父之道著見矣雄如魏既成尚誅死如溫之窺

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逭乎則二公之
史之詩誠深遠矣右副憲副江公有見乎此雅尚二公
即峴首習池祀之報功風教也祠成公參浙藩政以襄
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
如彼若夫習杜世家齒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
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公名匯
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習池聚樂記　劉一儒 明

襄陽據荊郢宛洛為南北奥區山水之勝甲於他所如
太和峴首鹿門習池皆世所傳奇崛靈秀幽邃雅麗之

觀也四方懷古好遊之士罔不眷然慕之太和距郡中
二百里許鹿門亦在僻處峴山則羊侯祠屋之外莫可
縱遊使而可遊者惟習池為最勝云自一儒家名 京
國往來於茲數矣往來須樂太和已得遍探玄竅習池
近在軌轍顧未一親歆望焉頃者被命而南偕二人於
里舍計過襄將訪劉質卿侍御為習池之遊他日趨白
下更訪趙良弼邦伯尋龍山仲宣樓登焉固一快事也
比入襄北十里質卿使者迓於道曰趙邦伯自此入郢
比今將返轍矣迺聞之曰嘻有是哉習池之遊且將與
良弼共之又何意龍山仲宣樓也詰旦造質卿約夙具

以遲良弼是夜良弼至自郎小明月約赴池二公先往愚少後出郭不半里則江水漲湧橫沒故道遂怏怏不得去又明日乃從驛亭小逕緣真武廟峯後歷卧佛清泉谷隱諸寺上下山澗觸石攀蘿約十五里始達池上二公倒屐鼓掌且笑且呀曰極目巨浸子何至是相與慰勞者久之飲罷率臨池所是日也晴曜中天薰風拂鑑池水清澈遠映江光中有細鱗色皆金碧歷歷可數投以糁粒悉鼓鬣爭食若解人意因嘆曰昔人狎鷗鳥殆斯類哉頃之東步登暉亭望長江之洶湃覽諸峯之翠聳憶山君龐孟諸賢而誦少陵之奇句撫景興懷忻

然以喜者不覺惘然以戚焉既而席地命酌擊缶長唫禽鳥和鳴林木蔽芾羽士前蔬山僧煮茗怡怡陶陶然殆不知纓冕之在吾身天地之爲寥廓也俄回良父過質卿別墅時且暝烟籠岫牧笛橫牛犂者饁者持竿者負薪者譁然競歸歸集舍傍共飯麥粥予三人各索數簞食之倏已長星在戶矣踏燒燭談碁夜分始就榻榻一以處良弼質卿與愚就案以寢山中清寂曉氣蕭然如秋愚方肉袒熟寐不覺也質卿覺急擁衾爲余覆良弼驚寤曰即此不可令後世傳哉因共喜躍起而櫛沐良弼匆匆有行色矣乃復携其陂塘延坐午餉于江木

安流三老以風便告良弼行且決把袂嘆曰江山勝跡我輩登臨孟何也質之今日與世同懷質卿曰山公一醉此中遂成千古奇事吾人今日豈減當年愚曰竹林河朔蘭亭豫章斯亦達者大觀名流雅致也寧獨山孟然哉雖然縱而無檢者情蕩忘而有託者志悲矧隱見殊途諠寂異趣嗟哉此義蓋難言之矣邦伯公爲郡荊州也恫瘝民瘼冠冕循良逸興清標猶且脫然埃壒之外侍御公風猷彪炳名起柱下乃乞身田里就養其尊人余椎鶩無能自効殊媿二公幸今獲遂覲省追隨几杖亦有庶幾焉者茲所謂齊隱見一諠寂者非耶視昔

諸公一時感遇聚散其情其志要不可例語矣於是質卿歌有客曰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良弼歌蟋蟀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愚復爲之歌白駒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遂相與洗盞三酌三行而別時隆慶戊辰五月念二日也夷陵小魯劉一儒書

龐德公祠記

鄭傑 明

嘉靖四年乙酉夏六月東萊王公以才御史觀風楚地由郢入襄顧瞻鹿門山漢水茫茫雲煙蒼蒼茲非龐德公舊隱處乎望習氏池亭則紆入而觀焉曰茲山山簡之流風乎淵鈷平侯祠則下車而瞻仰焉謁隋次仰曰

茲非叔子之遐軌乎既而曰此間伏龍鳳雛非諸葛孔
明龐士元乎草廬則在隆中矣予往躅之孤高開素襟
而洗慰寧無尊賢尚友之情乎居亟旬公事暇訪傑廬
次論及古襄人物甚悉御史曰諸葛尚矣惟祀典當崇
爾傑曰孔明叔子祠宇故葺士元新搆獨龐公落莫沉
湮焉世路紛岐仕隱異轍深有感焉御史曰吾事也即
謀諸撫民副使南充王公珮分守叅議東陽盧公煦二
公雅尚隱德共賛成之明日檄下郡中翕然復謂知府
海鹽徐君咸曰龐公高尚古今罕儔襄陽昔多耆舊龐
門幽赦豈無同明相照同氣相求於異世之下可與共

享一堂者乎知府曰唐之孟浩然皮日休亦並特高潔
同隱鹿門者不特文章詩思與前賢爭勝負於毫釐而
已與配享甚稱御史曰可矣題其額為三高祠屬同知
鄭如阜指揮湯相往董其事度地計材飾堂三楹以嚴
祀事左右房廡稱之墻垣門柷周不畢具工始于七月
甲子成于八月甲午蓋曠世之舉樂於趨蹌而御史之
休風嘉志宜有不容緩者亟當礱石紀事昭示無窮介
知府徐咸命文於傑通判周儒推官吳檄知縣方紀達
偕至再獲辭按誌德公辭辟劉表携妻子為山林長往
之計遺安數語在勿忘三操風情悚從今令人仰慕其

高浩然與世同情優游鹿門者四十餘年非所謂聞風
興起者乎日休與浩然同隱舉進士即不樂仕進寄情
詩酒間亦高世之英也千載馨香三高並祀真足以表
隱逸崇恬退而風世教矣太史公曰巖穴之人砥身礪
行非遇青雲之士何以顯於後世戟觀矣三高今其有
所遇乎傑生也晚別號鹿門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此物志也一入仕途塵埃頏洞方將買田卜築讀書其
下期不貽此山羞足矣是用為記

見龐亭記

彭緒　明

侍御西泉公謝疾而歸築居于襄山大鐵塵嚚地隅圖

畫天開與龐公鹿門對峯夾水舉目可擊乃復剗巉披
與結亭于右岡而以見龐名之嗚呼此所謂曠百世而
相感者固其心之所取也昔人有取於屋三間者名其
亭曰招屈有取于白樂天者名其堂曰醉白是亦有感
而然歟夫漢室弗競獸亂遺安偉德鳴人清風蘢物卅
龍展床下之拜冰鑑納兄事之儀其人品孤高奮乎百
世之上者如此身逢　聖世秩列蘭臺鳳鳴朝陽鶚搏
嶺表學行媲美于古人薦剡交騰乎者彥其風物道絕
出乎百世之下者如此龐公之隱即西泉翁之所守西
泉之仕即龐公遂之所施所謂易地則皆然也思其人

有感于心名諸亭欲接于目夫豈偶然而已且龐公往矣遺址丘墟登亭見山則雲屏洗雨疊嶂含輝夕陽掛峯翠烟籠樹而龐公居處其間見山所以見龐也登亭見水則鴨頭潑綠虎尾迴環漁榜橫江風帆如織而龐公盤桓其上見水所以見龐也暨夫花晨脩禊蘭友盈亭景色四圍晴虹一抹聯擊缽之句舉金谷之杯賞心怡志斂踪跡于林墟追古辭今避紛華于市舍則以我之興味不有以見龐公之興味哉蓋公之迥然塞兌庶幾龐公之高蹈翛然出塵庶幾龐公之清潔美玉藏匱奇寶橫道庶幾龐公之囊括若非素有所感而以形影

爲之則蹟似而心違矣嗚呼公之有取于龐豈偶然歟公名璘字廷輝大鐵有泉因號西泉西泉之將大鐵之陽松楸在焉鬱鬱葱葱佳氣瞰亭時得一奠椒桂群器領庭訓鼎足盍成而材辨不減龐公之鳳雛者則公於君於親於子孫舉無憾焉未知龐之韜晦果能脫然者耶予辱公交誼有年邇來承重慶箭山先隴與公居咫尺容與下溪雲山月之間文盟從恿交情彌篤日者杖屨款扉出東沼予曰吾以見龐名亭企慕其不入城府之心蹟者其爲我記之將勒橫石用北盤盂此固公之逸志如前所言然霖雨天下於公屬望第恐未驗之物已也予之知公亦猶公之知龐于是乎記

稷按舊志有俞國貞鹿門書屋記爲任師古作但其文疑德公爲栲栳戲戲即起未知真能洩所蘊以濟世與否而獨取孔明以爲師古志不在是夫師古既以鹿門題書屋又謂其志不德公可乎且德公人品正孟子所謂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故孔明拜於床下今取孔明而畧德公是知有呂周而不知有夷齊也故刪去之

隆中書院記　　吳綬　明

處有以定天下之規出有以畜天下之勢不求有名不

得已而名立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作百世之下使人仰之若景星慶雲者其惟漢丞相武侯諸葛孔明一人而已侯以王佐之才輔帝室之胄於權奸得志之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盡心盡力不少休廢信大義於天下而弗克濟其君以光復舊物豈其智有所不足歟蓋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戲惜哉始侯之居隆中不過一韋布耳抱膝長吟於草廬之中雖日以管樂爲比而時人莫之許也及乎司馬子徽稱之徐庶言之先主枉駕而顧焉至於再至於三待其誠至然後說數心腹腎腸建立大策斷以三分鼎峙先見之規計謀定

命丞勗辰告有非機權譎詐假公營私以逞奸權者可
同日語至于國勢既定身都將相開誠心布公道約官
從制民畏寧謐脩王者之政續大漢之統孰有如侯者
抑先主既崩遺詔之旨非直託孤寄命而侯竭股肱之
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猶亮後主出師二表忠貫日
星不負陛下卒如其言其視攘竊神器不敢正名以大
惡遺子孫者果何如哉故侯之功出乎百世之上侯之
名昭乎百世之下至於今讀當年之志者莫不斂衽起
敬舒氣解顏於侯而攘袂奮襟怒髮衝冠於操也忠義
之在人心如此侯之廟食於西川者代有常典而隆中

故居委在草莽比予以流冗不遑視師荊南道出襄陽
城西二十里間見有所謂躬耕田者有所謂六角井者
有所謂梁甫巖抱膝石者溪山環拱極其佳勝乃知武
侯之隆中也聞舊有書院荒基廢址琉璃殘甓猶有存
者第無以考其廢置歲月而傍隙地則為細流所據造
其境慕其人又豈能無憮然于懷者乎因即其基而礲
之加結構焉像設于中侑坐以雲長翼德二公用名其
堂曰三顧原所自而著其蹟也堂之後薈蔚為亭而揭
以古柏因所有而昭其節也復鑱山石繚以周垣庶幾
妥靈揭虔為邦人具瞻高山景行以作其忠義後之君

子嗣而葺之俾永永無替則予之志也故槩論之而識
其歲月于左云

峴山書院記　胡價 明

萬曆癸酉余襄陽郡守缺當補今太守廖洲高公時為
秋官大夫前太宰楊襄毅公以其名上　上報可搢紳
咸稱得人焉太守按部清提雅飭泊然鮮嗜諸所綸措
率遵古循良懿矩與民便利未期月政赫赫者矣暇日
進諸生考德業質經史覽闔郡之英輒訢然嘆曰美哉
多士其江漢上游之精萃歟顧三年一賓隽計偕者何
二三寥落也乃若取捷南宮則又間一見之豈士之媮

耶抑聚業靡恒師帥者或未加之意也歷觀諸名勝地
率建置書院群俊髦而陶育之茲豈過為是彌文哉良
以業不專弗精志不鼓弗奮功不激弗成所以振學校
之弛而助師儒之不逮也矣造士良規前哲微範也矧
襄陽形勝甲於天下故時稱多賢焉詎可視其落莫而
莫之舉耶乃諗諸二守高君別駕孔君張君司理馮君
即郡庠之西昭明書院廢址而闢新之建大門一座二
門三間大堂三間燕室三間左右齋舍共三十六間規
制恢廓棟宇嚴整仍購諸經籍藏於中功既竣扁其堂
曰時雨蓋郡方大旱太守徒步齋祈不浹旬而甘澤沛

適與堂成會即將兩化之意也二門曰萃英大門則易
昭明曰峴山謂昭明特文藝之選耳於正道正學無當
也峴山云者倣岳麓白鹿諸勝紀之耳適歲當大比士
太守糾七州邑生儒肄習其中諸生至即齋舍爲寓諸
凡膏楮薪稟之類咸太守給之太守每間日一至校其
文而評第焉某也才優某也學騁某也弗入彀精鑒賞
拔出於牝牡驪黃之外以故士爭相淬礪乃秋舉於鄉
者視往昔加倍焉郡人侈其盛咸歸功於太守及諸郡
長謂不佞宜有以記之嘗蹟有肇新法有可繼機有奇
遘意有淵存方城書院湮廢數十年幾泯泯無聞矣專

城者役志於案牘忽風教爲細務士之弗競也固宜太
守殫心振作諸郡長協力贊成一毫不煩於民則肇新
之蹟宜紀院成宴會有禁私占有禁過客旅舍有禁則
可繼之法宜紀士之中有司之選者皆書院所拔之彥
若矢發於彀無或左焉此奇遘之機宜紀乃若太守命
名之意可得而紀之乎夫名意之表也意名之實也峴
山名名者豈直以其勝稱雄哉峴山當郡治之南峭拔
突屹如端人正士拱翼而立於前其絕峴山之祠而瞻
禮則羊侯叔子陟峴山之巔而西顧則隆中忠武侯俯
峴山之麓而東指則鹿門龐德公由峴山之阿而切慰
則嚳齒日休孟浩然舊游存焉夫上下數千百年其間
名碩高蹈之士豈數君子已耶數君子則環峴山而表
著者雖其潛見崇卑殊致然皆與峴山同名不朽者諸
士升書院之堂正襟南望凝然思惕然感論相業則澹
靜爲根基論惠政則德信爲積累論節操則隱潔其巘
娙論風致則歌咏其煙景以斯養晦是謂抱德而處以
斯展庸是謂復道而出動名行誼當與峴山並峙書院
並增之而高矣斯則太守意也如云攻文詞取青紫而
已焉則淺之乎其播矣太守名振孫直隸合肥人二守
名持新鄭人別駕名弘申曲阜人名拱極三水人司理

名福謙繼至者郭君名有金俱蒲州人

清忠祠堂記　吳華 明

鄉先生之一出一處亦各有道存焉則其可宗也均矣
乃人心欲合於一堂而宗祀之要亦禮教之所當先者
襄陽自古多賢之地隱則有龐德公仕則有諸葛武侯
二先生之出處大節其襄人百世之師矣乎頃華來守
是邦訪求賢哲舉人王從善輩畢曰某吾鄉先生也某
吾鄉先生也第東望鹿門則空山愴懷西走隆中又令
王之禁地歲時帛酒之敬吾人將安施乎事若有待也
於是始構堂於雙廟之東從善遂請以忠清名其堂表

彰彰二先生之大節也夫世亂而能不辱其身以啚仕進曰清國危而能不私其身以圖恢復曰忠惟清惟忠道斯立矣故以兩者之間君子所自立之地也苟一得之則均不失爲有道二先生其庶幾乎仰惟我侯布衣時嘗拜公床下主客相忘於樽俎之前漢事必籌之熟矣進退宜相可否然而我公卒老於田未嘗一入城府富貴利達之來若將浼已矣侯獨奮起草廬毅然以身許國成敗利鈍之難逆覩者不以動其心故隱居獨善必不屑於劉表之就見弘濟時艱亦何負於昭烈三顧之勤耶於忽三操聞者洗耳出師二表讀之流涕噫二先

生之風真能廉貪立懦以淑我後人其有功於名教也大矣彼隱爲高仕爲通者惡足以語此哉故曰二先生之出處大節其襄人百世之師矣乎士志於道而不知所向是自棄於二先生之門也已

鳳棲書院記

曹璘 明

公諱統字士元本郡德公從子也少而樸鈍未有識者德公清苦絶俗栖身壠畝公日刮月磨漸其教誨了特諸葛孔明司馬德操咸爲名流德公稱孔明爲伏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以先生長者始親近公桑間偶語遂盡達夜忘年愛之目爲南士冠冕由是名

益盛未幾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毋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公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信斯言也可謂篤論君子矣蓋世道日移愈變愈下競功爭能無所顧忌害森於矛利甘於飴利害交流惟便之趨小人其怡君子其危同波合污朋成計得棟撓榦弱折易覆餗其以是哉其以是哉昭烈領荊州時以公守耒陽令不治坐免吳魯肅寓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當展其驥足耳昭烈始器之以

爲治中從事雖其大小疎密形迹自昭而授非其任責有所歸矣昭烈入蜀公亦行策取劉璋開陳三計遂向成都所過輒克昭烈高會燕笑絲竹騰沸公愀然不樂以爲非仁者之兵論其本末足蓋前愆獲禽詭遇豈素志耶王伯不明世無統紀戀竹帛者矜尺寸懷智術者珍毫末驤首高步馳騁悖義反覩内思盡矣其傷將冀其一振天衢而旋斬以委於衫服戰不勝而殲皆是也又何病於公公卒時年纔三十六耳然少齡厄於危難周旋遠近與俗長化邈哉風流謀臣策士歛手其下故昭烈言則流涕孔明親爲之拜豈其悼皇路之險巇屢

蕃籬之缺踈尋其儀刑自忘寢食者也嗚呼漢祚既傾
三國鼎峙彼吳魏者叛君背父實漢之賊英雄帝胄崛
起緒虎角變於一隅能光騰於中原斯固當繼絕命
贅疣決潰矣公與孔明感親待之誠抱挾大義遠離巖
穴戮力乃心獎許王室秉志存道日以遐邇哲人告凶
彎張飛禍矣遂使孔明彷徨憔悴參贊左右御之其賢
聲響之間奄奄不應歲月幾何明君良臣盡焉咸逝終
其斗險不夷劍門綿亙峽波無流林之謀後主有衛壁
之漸降心俯首乙命陪貳逡巡與櫬號曰譙冲豈不痛
哉蓋竭力者人成功者天自古然也公故居相傳在城
東今雲封寺其遺址也提督撫治鄖襄等處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餘姚陳公下車于襄首以祠公爲務乃理而
復之名曰鳳樓書院按察使長壽聶公右參議博平張
公克承其議公乃檄同知蘇澤指揮王來因舊爲新堂
廡咸飾左設公位侑以德操不忘所自也門庖垣屏一
特具備籍其田若干畝以爲祭需復灑掃者二人揭虔
妥靈徽音其光偉哉垂成知府路公賓陽適至曰表賢
闡幽此盛德事乃驩欣從史偕通判李廷詔推官李萬
仁及知縣楊銓平相成之都撫公之爲是舉也一政而
二教與表賢哲於湮微關世端於橫流蓋其學有本源

故其支餘如此璘在公御後進觀於史冊履其遺跡慷
慨以自悲久矣幸際其成故樂道之以諗乎後之人公
名璿字希冉甲辰進士威惠政教未易縷數此其一端
也所常事業未可涯云

孟亭記　唐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
遇景入詠不拘奇快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
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
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
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
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
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
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
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
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
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菖歜七
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
軍筆先生於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每有觀之志四年
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

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觀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
曰馬有賛者之名為趨所去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邢命
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
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
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
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
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稷按舊志此篇係節文至爭勝丟鬣句止今據文粹
全文補足之

劉言史碑記　　皮日休　唐

歌詩之風蕩來久也太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
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
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
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
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也
自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為
字千鍊成句雖不能追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
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
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
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

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
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
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驩甚命先生
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
一言以讚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
以為稱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
先生詔授棗強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
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
少與先生游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
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為漢南相府賓冠隴

西公日與之為飲宴具獻酬之儀歌詩大播于當時為
隴西公從事或曰以其下走之才誠不足汚辱重地劉
棗強至重必以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
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
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哉然反為之惜其壽耳後不得
已問先生所欲為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
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宴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
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之於掾曹詘矣奚不疏整其秩
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
哀之慟曰果然止掾曹然吾愛客埜之有加等頃去襄

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郵文稱於襄陽襄陽邑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湮滅而無聞與荊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嘗刊焉日休幸存既撫實録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袁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為劉袁強碑

重建唐尹氏孝德碑記　無名氏

予嘗謂堪輿所囿人厚孕靈毓和凡生之膝下知愛厥親壯而濾恫渠渠善事無違焉者孰非克孝之子哉其

有操行純確遐終弗渝為庸衆所不能如顏羡之饋萊衣之舞氷鱗之躍金金之賜泊泣杖挽車扇枕刻木懷橘分椹竹萌栢悰之倫率以孝德脊繼顯著而鄉邦稱之朝堂旌之國史筆之工書者繪之播之咏歌以弗忘勒之堅珉以弗湮者襄陽唐尹氏怦亦其一也怦字守均其先天水人六葉祖懷順為宋宣威將軍新野太守爰來居襄以蕃怦性淳至恪於敬養母卒號戚踰禮貞觀年中特家旌表時年十二結廬墓側志將終焉厥父嗣宗嘗處于外迺嚴肖堂宇奉以歸殫力農畝杜勒茹辛昕惜怡愉就養彌篤及疾怦巾裳不解舐癰弗卹既殁廬墓以棲畚土成墳蓬首單衣鹽酪弗𠄘擗踊號慟哀毀柴立天降禎異紫芝之產塋州將楊弘奏乞表其門朝廷嘉之詔曰怦事親盡禮誠敬著於鄉閭居喪盡哀厚孝通於幽顯賜帛粟有差其子恭先字冬鈞孫仁恕字雨金胥有孝行均沐旌異令典四聞南上薦紳推為稱首時銀青光祿大夫漢陽郡開國公張東之為讚雄文深刻炫映楚峴在今郡治東孝義坊之左繼烈於火刻文漫漶巋然獨存者三分碑之二其下有井如坊之名衆汲以飲歲遐事殊𡨋民潜侵環井地隘土崩而湮汲者病之時監郡鎣充等憫其殘碣歸其侵疆浚而甃

之甘冽如初屬余記余曰百行首孝聖如舜武克諧而底豫為孝之大制禮而善繼述為孝之達賢如曾閔恂恂養志人無間言下逮挽車刻木諸子則皆孝之傑焉者也予嘗閱上下古今數千年間克以孝德名世者可指數焉厥惟艱哉今怦祖父子孫淳孝一門光啓四世碑復井完澤流名著何慶之深而孝之多猗歟盛哉亘古所未見也

遊隆中記　明　徐學謨

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為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三十里在今伏

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即所謂八里岡岡勢蜿
蜒如帶高僅數丈即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
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蓋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
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口西向缺齧行者
跛跛而入其中森然草木蒙翳即白日如晦稍陟其椒
天光始徹遊目連嶁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闔遐邃
眇非若八里岡之陀羡迫囂而處古之隱者入山唯恐
不深疑宛人之不能擴隆中而有之不待長公之言始
信然予按史孔明故琅琊人其在襄陽亦飄然一僑居

客耳貧家門巷不過編蓬築土為之非有瑰麗絕特之
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久存於
世者矧經亂離兵燹之餘其鞠為蒿萊瓦礫莫可蹤跡
久矣今復去之千載即伏龍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綿亘
數十里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
八角脊井一為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寇其地而竈之
竟以乏嗣人以為卧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
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褫典午氏之魄以稍攄
炎祚而乃區區恢情於生前遂廬之幻業必不然矣余
從道士覓脊井井制頗宏敞非貧家所宜有也客曰然

則南陽之川龍岡果非耶乃出師表又何以云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予曰漢時宛襄並屬南陽郡後世始析而
二之賢者之迹所至增重其死而神遊宜無不之也宛
襄皆故南陽則今之各祠而伏臘之也詎可曰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我遊之日為隆慶三年己巳秋七月
既望既為文祝告之納諸壁間去同遊者侍御劉君存
義襄陽人

山水間記　徐學謨 刑部侍郎

漢江自嶓冢西來歷數千里如遊龍夭矯奔騰噴震環
方城而東走連山巑之迤運至於鹿門嵌谺合沓乍起

忽伏若以跡股走迴其奔數互相撐齧以為勝今天下
名山水多矣然其勝當病於難兼即洞庭武當亦各以
所長自雄若齒角之相忌造化有不容盡洩之於人者
獨襄陽襟山帶江遊目俛仰會為一境何其鬱然偉麗
哉故昔之賢者若龐德公躬耕隴上介然自絕於劉荊
州之聘而杜氏以京兆貴遊頗徙而樂之至長子孫而
不去則襄之山水有以維繫之矣乃今復有侍御君侍
御君者姓劉氏故襄産也嘗起家　世宗朝為名諫察
出按東省事竣業當大用君忽念親老即拂衣歸歸數
年使者碎書絡繹於道君竟不顧雖君之純孝使然然

聚石以祭而忘饑者不自有在我君嘗操千斛舟下上
江峴翹而觀揭而濯酒酣而歌鳥鳥凡江風山月畢裒
而歛之納諸闖然之一葉君方陶然偃仰其中于于焉
廻睨曩時富貴寵榮曾泡之塵幻之景宜乎不足以奪君
之所適也然嘗與君思之襄之山川闓自開闢其間過
而閱者如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千
載其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說哉語云
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讜言正
論已不愧拾遺之忠鯁而中歲息陰再際熙洽非暮竊
亂離之會而遺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愈堅然則侍御

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進退於龐杜二君子
之間其不爲逆旅人之湮滅無聞也無疑聞以語劉君
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容易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
乎余既爲書山水間三字于舟中而併作是記

重脩郡大夫汪公遺愛祠　劉存義 明大理寺丞

今守令以循良著稱而遷去者所部百姓咸得述遺愛
于上官爲之請制命立碑記功得廟貌俎豆所以昭往
勸來和輯民心以存好惡之公古之道也新安汪公伯
王文章高視一世昔爲郡大夫陟福建憲使去之日百
姓驚愕嗚咽如失慈母投狀當路願留公寬惠政而不

可得云日老者把香尊携幼弱填塞道路攀緣泣送諸
侯王士大夫奉壺觴各出郊關外車馬擁騶從之遮公
不得行蓋前此未之有也公既去民無如何則又走告
士大夫立祠勒碑以紀遺愛茲且八年矣諸父老懼祠
日久就敝重加脩葺今年正月告厥成事鴻臚雙臺尚
君以余知公治狀甚悉俾代之言以昭來永余惟襄郡
寔荊南孔道程互水路比來法紀就弛豪右縱恣士風
亦隳民之罷莫棘焉公才具高朗義槩確毅懷慈父之
念勵霜雪之操衆謂棼錯公也裕如衆所四阻公也筏
有抗義引方以爭大體據古證今用協物情雖事變卒

然臨之若素有成畫不動聲色而事罔弗濟處位優重
而性甘疏薄無殊寒素日廉民所患苦而蠲除之諸所
省冗浮之費歲百億計禱水旱輒應如響已未江漢水
溢窮民洶洶待斃公畀錢以身就諸餓夫賑給全活無
算築堤以備水患迄今賴之然首嚴信義戢貪猾諸屬
莫不悚懼侍吏或嘗以舊術必痛懲之比良者則體所
疾苦寒饑罔不悉故所治內肅肅雍雍入境即可以觀
政焉往御史按蜀地必發諸奸蠹以示儆代理者失察
時蔓及小過悉足償其家公惡得刺奸數輩自治之盡
法御史罔不從且悅每聽訟從容勸勵務在明人倫敦

善弱決之片言則人人自稱得意世俗殆吏治畢舉薦
書間而忽急務公則雅重治本淶圖振文教增飾學舍
召生儒講執其中遇士大夫無問科目監司悉有禮而
賢賢貴貴之意自能示于言意之外即耆舊士人亦恒
得請論文事抒與壺觴其考校生儒雖以時制經義而
必範之以德乃老弱蹇滯士及孝節民貧不能立喪不
能葬者節縮奉金極力周助於乎隆古之道卒不易復
今仕宦人率論富貴其有志功名者人已豪傑仰之矣
然舉措率視上官意旨其于民之無良孰肯自治之以
速戾即禮賢士人或止緣諸顯著以為内交要譽之地

又孰肯施及蹇滯衰憊之人而況于孤寡之子之無告
者耶是可覘公之所志不在功名間而澤先窮民必及
枯骨而後已今去郡八年而民思之如一日固其所式
皆歐陽文忠公文章相業有名當時嘗爲滁州牧游醉
翁亭頹然瞑目視彼官吏民物混如同胞少則延攬文
人才士如三蘇父子以及聖俞諸俊傑日孜孜若不暇
給故其在滁之日人已知其必為宰相公視未叔豈能
多讓即今越在草莽譽望咸歸矣　聖明思治物色岩
穴行且起公東山定武功脩文德以輔　中興之盛治
施愈先而化愈弘俾世知公之完才匪近世文人之所
能踰則余炙德而竊慕之求託亦有光已併為敘述傳
後世以慰諸父老之意且俾有所繹思而為之銘曰猗
歟烝我江漢之生久矣　明興二百年来歷歷有司公
在位楊休錫社乃今新安汪公去郡已八載胡為乎民
之懷之抑至于如此嘗覩兩漢循良傳或興文教或濬
河防或勸恤孤寡或勝殘袪良苟一善之可書皆足以
垂百世而有餘光新安公禪心並作功崇附覺治將集
古人之大成而篤信好學者歟燁燁聲譽昭今終有始無
其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〇終

記

宜城縣

宜城驛記　韓愈　唐

此驛置在古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

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圓方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甎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別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耿教云

長渠記　曾鞏　宋

荆及康狠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兵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謂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皆為沃壤今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飲者無所取縣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堙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堤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止其侵爭而民

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自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所謂溉田三千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者足食甘飲其餘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既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今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

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得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堤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侯之約束相與守之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陽始以書告之是知大旱而長渠

之田無害也是知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知夫作之者所以始也故記

重脩武安靈溪二堰記　　何文淵 元

堰以武安靈溪名尚矣考其地皆故中廬縣界始秦將武安君白起攻楚斷鄢水灌城拔之鄢後改曰夷水晉避桓溫父彝嫌名改曰蠻水迄今稱焉堰因其故堨則長渠之源也溉田三千頃唐大曆四年己酉節度使梁崇義嘗脩之仍建祠宇宋至和二年乙未宜城令孫永理渠之壞塞俾復其舊爲民約束時其蓄洩南豐曾鞏

知襄州遂定著令具爲之記紹熙改元庚戌都統率公淳祐十二年辛亥荊湖制置李曾伯兩命屯田官葺而完之靈溪之爲堰首受清涼河下通于木渠即古之木里溝也灌田六千頃渠始開于楚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宋治平二年乙巳宜城令朱紘淳熙十一年總領蔡戡等凡兩濬治具載貞珉二渠之爲利廣矣宋季后粧畬田在是我朝至元十年癸酉既平襄漢又六年戊寅舊屯田官劉漢英洎其屬丁思明劉興黃漢臣等建議圖而上之東抵漢江北亦如之南際安陸荊門界則南漳白羅消溪也有命作恒業於大護國仁王寺以爲

隆福宮焚脩之資官以提領歲課所入之租大德三年己亥改營田提舉司逮六年壬申中政院同僉李英奉古出內府金募民脩渠斬伐竹木蒸埋土石隄防障橫潰完前缺淪壅闕心計手授畧無寧暇是以不數月而告成若神明有以陰相之者所謂鍤雲渠雨之謠亦無愧德于鄭國也特爲使之工則有大都民匠總管乞台含山縣尹井居仁任簿書之責則有院椽高奎賛佐其役則有襄陽總管王良嗣提控案牘鄭譙監營田也里都目蕭興祖奔走供億則有提領王從龍張明義秦文彬等至大庚戌夏六月大水堰復決官爲葺理慮其役

訓前提領丁思明也延祐改元甲寅文淵来守襄漢越
四年丁巳春二月挑渠趙琦偕都目王翬步黃伯榮蕭
恭来曰兩堰之脩厥績甚茂乃吾元之勝事苟不紀之
以至落莫無聞我輩實任其責子司文衡者敢不屬筆
至再至三而愈篤謹按志書襄之西南諸堰獨武安靈
溪爲大蹟其始所作戰國之世距今一千七百五十餘
年其間起廢更新以利國便民之舉而所可知者纔數
人爾其不可知而同草木湮腐者夥矣何則漢召信臣
杜詩相繼爲南陽開通溝瀆以廣灌溉脩治陂池以拓
土田民遂有父母之稱厥後征南將軍杜預鎮襄陽脩

召之故蹟引渔淯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亦號杜母且
召之故蹟在南陽者預猶爲之矧兹二渠適屬襄七反
無其功耶嗚呼史籍無傳則亦已矣後之莅是職者不
隧李侯之功而躋父母之稱于召杜者豈無其人哉既
以所聞而第之識其歲月云

城池記

衡陽王　明

宜城襄之屬邑也荆襄自古所必爭而宜城南北界二
郡間東距漢沔西連陝蜀亦要衝也有圖籍有祭藏有
縣解學宮之類不能不籍城以爲禦侮之具前此固嘗
有之卑焉狹焉土壘且頹焉而寡磚石之堅其于禦侮

特虛具耳正德辛未歲河内朱侯崇學由鄉進士来尹
兹邑環視邑中事之大可憂者無踰此有志脩舉以始
仕不暇爲未幾流賊劉六等猖獗河南境勢將逼邑侯
益憂脩舉之志益力以兵荒不能爲越二年政通人和
事頗就緒特可爲矣猶慮背上之禁不敢易爲者無何
都御史洪公下檄許州邑脩理城池適與侯意會事關
非細而他州邑皆有難色侯獨奮然自任肆力謀度狹
者拓之卑者高之頹者補之覆四門以樓甃土築以磚
堅磚隙以灰移北門于正北以便民也闢西隅于正西
以廣規也城下有池其深如潭城上有雉其列如戟卓

乎足以雄一邑而禦外侮也財出于官間取有罪者之
鍰以助其費力出于民間罰有罪者之力以助其工民
不告勞而財不告傷類皆綜理之密有如此者經始于
正德壬申歲夏落成於甲戌歲秋成之日百姓賀于里
當道旌于庭往過来續者稱頌于道邑鄉進士郭君綬
董重其功烈之偉有俾於父母之邦經數百里来丐予
記以鳴其盛予曰城郭之堅有形之險也信愛之孚無
形之險也侯于有形之險治矣于無形之險亦嘗加意
否乎綬曰學校興焉農桑勸焉盜賊弭焉此侯分内事
無俟誦述然侯素嚴也民愈戴之素簡也民愈遵之非

信陵之學而能若是耶且侯迎親官邸晨夕視脈仲救
水之撥爲躬率計耳取古鄉賢勒名于石立于學宮爲
勵此計耳邑舊無誌而今纂脩之爲勸懲計耳如此之
類殊多悉數侯豈事鞭箠務近功而徒恃在外者耶予
曰噫是加意于無形之險者是其民必皆親上死長可
以障百雉而濟那事者固宜記庶後之人知侯之尹茲
邑不徒恃有形之險也侯字鴻儒號固齋斯舉也寔總
其事而賛謀者則典史任學義督工則義官張聰董暨
學縣里胥百姓亦無不體侯之心而各輸其力焉是爲
記

拓城記　郭鋐 明

鄖之舊城東南北三面俱臨漢水每泛溢輒爲所傷城
西百步許有澗焉求避者涉此雖少奠而猶阻于潦或
奔涉不及亦用艱咎先之君吾鄖者虞其沼也欲築城
于岡以衛民便築謀而未果舉而未就者屢屢焉郡公
下車之明年爲嘉靖辛亥秋七月大水至以居人市以
行舟其歷歿漂流不減于唐乾元之二年元至大之三
年也惟籍是岡以生者無慮數千人公緣水後乃相邑
瞿然曰鄖之籍是也舊矣必其中窮支及後之人乃因
就簡陋故置城于其旁耶不然胡地之外太凡適而因

苟且于一時也盖拯民于溺而奠吾鄖于不湮者惟斯
得之時分巡陳公分守雷公以省傷至縣父老周阜丘
世用等擁而告曰築城西岡乃可避水二公即上其事
于撫治鄖陽都御史沈公僉可其議公乃慨然任之親
董其役以西城舊址募民欲得地者以資版築之費而
築于岡闢之門以大觀焉建之樓以明遠焉闢之道以
利由焉其舊臨水而致壞者厚之基以禦衝焉崇之防
以捍溢焉横之橋以便涉焉未幾事用攸集民弗告勞
鄖之士民王應奎王麒譚若勍丘浩譚若海周書等相
告于春臺子曰遷殷者商書播其烈築緜者漢史揚其

休我公拓斯城也足其先所欲爲之心而成其人所未
成之務休顯弘碩湛恩汪濊願記諸石以志不忘余曰
俞哉乃偕而覘之則規模弘廓氣象包羅不驚遠不凌
危環山泗水非惟遠害於一方風物大有關焉夫造物
之設吾鄖久矣使徙爲巉巖峭壙于郊邑之中以爲國
險則必鞏山石溝澗鑿岐絶險阻夜極人力可以有爲
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哉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
天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嗚呼詎不美矣雖然與弘而
任動衆而輯必有以也若無我公之德則休休焉其政則
闓闓然藏鋒鍔存渾厚以人治人不離其人以事處事

不多其章積累之仁崇高之治其域民固國又有出於是城之外者茲皆成民之素而集事之基也嗟乎草茇識召伯之留峴山憶羊侯之澤維城屹屹吾鄂之所天固公之草茇峴山存焉其餘忘于江漢之思也孰是可記矣茲役也經始于嘉靖辛亥八月落成于是年十二月廣七十丈衮加六倍高二尋奇厚亦稱是公名廷璽字邦信雲池別號也中丁酉鄉試西蜀宜賓人今陞延安府同知偕動者司教陳君德舉東浙臨海人與有勞費者悉附名于石陰

重脩縣治記 無名氏 明

我國家稽古建官以爲民極而治之必有堂以殿涖也有廡有臺有角以陳等也有門以辯閾也有譙樓以節漏也有案牘以服米也有宇廨以毖止也有司者於斯而弗舉焉則無以布德惠而解紛權務非善於理者宜城廳事頹敗爲甚嘉靖庚子將侯涖馬雜支以木而梁圯不任越厥臺角六房俱汙隘時獻陵工劇旱潦頻至侯不忍改作爲民病乃爲之恤刑省費務圖簡要凡所以煥休而甦息之者寔無所不用其誠焉明年歲癸事康侯遂懇之當道須材鑱石聚陶冶計徒庸築基高二丈許上建正廳三間幕廳庫室則東西附焉下甃以磚

四隅以石而月臺甬路亦一時隆起又搆六房者十間各設几案於其中而儀門譙樓之敝者補之伏者起之吏廨之燬者飾之甍棟翬飛瞰其上則亭亭熒熒有千人自廢之狀環其側則神明不顯而顯若在觀誠有欲進趦趄欲言囁嚅者焉未幾侯以內艱去厥民李萬榮者暨乃有衆咸造曰都知吾父母之心與吾父母之政乎吾父母之於吾民也誠以御之恕以體之仁以畜之不亟亟於聲耤之著而惟自盡夫剸劇之心不烈烈於五害之利而惟深察夫四惡之實不逐逐於權勢之比而惟真體夫恭儉之道茲役也其費出之經制而鈞金

以助其所不逮其力藉之夫役而緩限以需其所自至剏其損萬餘斤鐵而新聚城五門均數十里地而易置夫之鋪龍亭有制澄清撫肅坊有建鑾河黃龍港諸渡舟有備凡此皆彈己力而無損於人閭閈之下若罔聞知實吾民身庇而心感焉者盍識之余曰豈惟是哉寬而栗剛而敬正而無私簡而無傲廉而不劌侯舉而措之天下當如建此治矣夫塞淵之心楚丘之所以頌也逼僭之制兩觀之所以識也說使之而人懷不得已而不爲僣敝芾之茇爾民能已於河洛之思哉因志之以待夫後之人庶知夫有所本也已公諱相字調元號梅

尊蜀之廣元人贊其成者傳則有賜李君彝尉則古渝
萬君相經始則壬寅之正月而竣工則癸之十有一月
云

宋玉墓祠記　　路迎 明

鄢郢之墟衢道之交有封若堂岿然獨存曰此楚大夫
宋玉之藏也嗚呼逖矣巧盡於言習致則貫道繫於神
人亡則威而死於所藏耶是故通川過日既陶改歲在
城郭則夷之在窮谷則遺之其有存焉幸也防山之麓
仲尼誌其末明渦水之尾西伯改其故廢存而信者亦
幸也若明天地之數凡智于支亙仰窮之間則樗里景

純亦能為之故曾陰叔居先滄海而後崇由渭南化臺
左長樂而右武庫殆不可常語也者乃有名公高士歷玉
理香青鳥成其丘隴白馬啓其石泓懷古思賢者有識有
記亂離兵火弗雍弗發是能蔽陰陽以融治集不朽之
良圖者其大夫之謂歟夫高唐神女諷襄王之佚蕩不
忘君也九辯招魂哀屈原之放逐不背本也無失為故
行莫差於蒲騷能為友也近則唐勒相其後容遠則少
陵述其儒雅因雲濕潤芬馨寫亂梁風載響音徽曰遠
益絕節高唱而肆義放芳□□者觀陽春之臺因文而建
稽巫山之祀以賦而成覽秘偶宜循或嚴之指沂宗遠
亦或張之然則名與藏而俱存雖千百世無惑矣而混
淆丘野伍佁上留樵採弗禁耕牧同施吾惑焉是故屋
而垣之禮也又俱流於簡者弗將而垂於是者難繼微
以昆着𧶽以助洪其大夫之靈山川之所拱衛典守者
之攸司也僕又何知焉

漢黄憲墓碑記　　徐栻 明

余嘗讀兩漢世家列傳至汝南處士黄叔度未嘗不悚
然感慨令人有遺思焉蓋自古之循華握要者雖能炳
耀當時未必蜚騰後世乃若幽貞之士苟有遺踪托跡
見之猶能使人興起異代名節之重於勢位也如此若

叔度者史稱廣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涉深莫臻其分
清濁未議其方使及門于孔氏其殆庶幾乎顏氏所謂
幽貞者非其人耶嘉靖丙寅余督學於楚歷襄校士道
出宜城忽有遺塋入望乃駐節詢之知為叔度墓也夫
沉沉千古懷仰高風叔度胡為乎在此哉遂臨風展拜
不覺鄙吝頓融顧望徘徊欲去復止始而悵然若顏子
復出耶願識其人中而惕然若師表在前耶壯為鞭御
終而恍然若汪洋玄度耶游泳未由惟見幽介凹溢巃
氣生春莫奐匝浮出容未老復為之嘆曰噫吾叔度其
尚未泯耶當時與處士同時者若鄧騭竊柄羅鉗釵異

一門僉稱其樹立者若李膺范滂獨持風采非不赫奕
一時矣其死也則皆跡蹤沉湮無可稱述然則諸君安
在哉獨處士猶在何也嘗聞太守王龔禮進多方竟不
屈而去將安之耶既而天子使友人舉孝廉亦不拒之
暫至京師而返又安返耶及陳蕃入爲三公臨朝歎曰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斯時也處士又安在耶若
然即漢朝君臣已求之莫得矣胡爲乎在宜城哉繼爲
思之鄉大炫勢願歸故鄉真士韜光甘身異域閔子曰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吾忘者叔度之終於宜城
毋乃隱文於豹谷歛穎於錐囊所謂汶上者歟易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言待之當預去之宜早也處士兩得
之若徒以爲訪友王逸而至此似亦悞矣嗚呼使處士
當時虎裾狼門餘波潘尾登龍攬轡透露鋒鋩則功名
富貴或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腐朽焉安
得流光今日埋真茲地哉是延光諸君皆死處士獨生
也意者毋過春和氣煦得無需天精飲露醴華衮幽葩
韶英嬰鳥倏然不復知宇宙何有至今不猶有餘樂哉
彼權假晨鳴榮濡朝露者他日幽魂過此寧不猿啼狐
泣潛然追悔弗及耶然則處士雖未爲漢臣其所以發
奸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於垂亡至曹瞞葢終猶不

敢顯言叛漢者一日必非其狐鳥之篤有以默裨之也其
視當時立朝者功之大小遠近何如哉乃今名節之重
於勢位其辭然哉或謂谷龐萍踪泉游月吟莫不爲處
士傷之余獨以爲不然夫大丈夫參天兩地者身也求
無忝於此身者道也宅身之道曰忠與孝苟可全歸父
母之完膚歟則恢恢寰宇孰非龍眠又安知慎陽宜城
之異域苟可培植國家之元氣歟則凛凛清風孰非鳴
鳳又安見山林廊廟之殊途叔度所謂乾坤之孝子宇
宙之忠臣非耶宅身以此榮亦多矣信乎百世之下使
人興起而未泯也因邑博黃卷之請爲之檄縣立一祠

以禁樵牧張令鳳起遂任而營搆之亦可謂知所先務
者矣抑處士自能使人曠世相感歟是誠有裨風教者
遂書之

南漳縣

新脩卞和祠記　宋玉

古之名山勝境與夫忠臣義士奮激之地布於天下者
蓋無算然其所以湮没於兵火之亂陵谷之變祇灼灼焉不
滅於時者其亦有幾或銘表其祠墓或欽識其鍾鼎一
樹木之異一水石之秀皆因昔賢而著名後之人因嘗
景仰愛慕與之[illegible]不可廢也而今之仕者不規規旨

抱則憤憤莫竊視其拙毀隳滅不得一動心於其間於
敝敢好古之志為何如哉自西南九百里有郡曰襄陽
郡之西南一百里有邑曰南漳邑之西北三百里有山
曰荊山有石室圖籍傳載卞和得玉之地因而宅焉舊
有二廟一處於山一處於邑之西南二十里後因道路
之艱徙立於此今鞠為墟矣扶風馬君來為其邑令下
車之始首訪其祠慨然曰是豈好古敬賢之心哉凡國
家者在令典宜不可廢遂命葺其在山者而復其邑之
西者以合于圖籍之所載焉不遠千里來求文于余余
嘗竊嘆和之得玉兩獻而刖其足徒抱之而泣不少抑

其志終為時之所賞得非自見之明自信之篤而刑禍
不可以屈之耶精誠之至雖庸昧者亦可以動之耶後
之人抱道以求伸於世志少抑而不行已翻然悔其初
而内自疚矣曷嘗有若和之三獻玉而兩刖其足邪苟
寧若和之自見之明自信之篤則刑禍豈可以屈之而
精誠豈不能感於上耶天下之事豈有不可治而古人
之道豈有不可行耶

璆按此文舊志以為楚宋玉所作故係之周然其文
有郡曰襄陽邑曰南漳之語而襄陽郡自魏始南漳
邑自隋始立文氣不類[illegible]和扶風馬君[illegible]
則此文當是隋唐之後另有宋玉所為而决非楚之
宋玉也故附著之以見考古者不可苟畧云

御書閣記

李詞伯 宋

恭惟古者盛時黨有庠鄉有校絃歌之聲盍洋洋乎盈
耳也周衰學校廢弛青衿挑撻於城闕詩人譏之漢唐
號善政而及於化者文翁興學於蜀私遺學者詣京齎
蜀物以遺博士昌黎興學於潮自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郡未設學况一邑乎皇朝藝祖開基五星聚奎識者以
為文明之會慶曆間詔郡縣皆立學適漢棘唐諸如三
代之風然詔書時下郡國而雲漢之章猶未昭回於萬

里也聖主纂承丕緒作新斯文訓告丁寧黜浮崇雅專
自首善之地孫郡若縣而彝言徧天下矣郡縣或左支
右吾靡遑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岙受弗尊
未足以奉揚休命也南漳古稱壯縣後燕中廬而治之
承平密邇畿甸南渡以來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
禧邉烽俶擾稽古禮文之事多闕焉制始太學侍郎陳
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來令茲邑下車未幾飾光聖
先師十哲之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脩明倫堂闢進
德復禮二齋請役入官田以贍生員今又從公校之堂
新宸奎之閣輪奐翬飛過者肅敬夏五月經始冬十二月

告成貲錢一百一十萬米三十斛繼自今肄業於學之
士當知文約於禮識先於藝術道德一出于正
則斯閣之建所以相淑者甚厚豈徒為一學觀美而已
哉

學田籍記　于忠信 宋

縣學舊無田自王綱使撥田而始有入自薛令君買田
而始養士百人楊令君增田而士之養也始廣自學職與
楊令君同心剔蠹盡取苛斂求羸之事而去之而民始
樂於耕學田然兵餘學幾無籍不存文案散落田數日
差歼疆界益用曖昧吏以欺不食其地者以便而楊君

病之于是楊君有辟攷之成命矣曰余去當旦夕後無
所考則過在於余乃搜索文約或得之民家或得之案
牘裒聚而刊諸石忠信適攝縣館于學宮謂刊者
曰心誠者慮遠慮遠者功深人之常情將去則心不在
焉非所急務則心不在焉楊君處兵事搶攘之秋且已
還他職而能為諸生託諸石以為異日計可謂誠且遠
矣此石不磨則此田不易此田不易則士之被養者不
窮賢矣哉直學士王應辰聞忠信之言而是之以行

襄陽縣

光武廟記　王泰來 元

帝王肇興為德者必百世祀窮天地亘古今者不可易
之理也在漢中葉新室竊柄號呼者連衡擅城者相望
光武天錫義勇神運機智戡定禍亂削平天下海內蒙
恩德至渥也是以三輔吏士見司隸僚屬皆懽忻不自
勝故老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其拯民水
火之功為何如哉輿情推戴雖百世可也況所謂之故
鄉者乎原其所自實由舂陵節侯買厭地蒸濕乞移內
郡由是作邑乎襄陽之白水地靈人傑篤生睿哲果有
以驗蘇伯阿望氣之讖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十有七年
乃過故里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大會宗族

攷縣為章陵為帝心之眷乎茲土者常矣民之報效者
禮固宜然古城距白水十里餘故宅有廟後廢有元混
一區宇詔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秩舉祀典于是里
之耆宿慨焉𢦏新祀事遂以至正三年三月三日徵土
工木工石工脩器備用來會祠下斬枝幹礱柱礎陶瓦
甓築垣墉恢復舊制克獲就緒以脩禱祠祭祀如響斯
答是能易歉為穰易沴為和豁彼惠澤者乃復鑱石為
爐聿來于庭以永供養民心之眷眷於帝亦云至矣民
之仰帝也如是帝之念民也如彼交契於冥冥之中祠
之所以作也惜乎事之首末缺焉未紀泰與率領眾書

蜀爲文紀之余佳其居帝里而能篤祟報之意以示不
朽爰述于大槩俾歲時以便觀覽焉

優梁記　　陳循 明

優梁一云橋盖以水之可堰潴浸有時致百谷順成而著
名也水由分水嶺發源逶迤百折涓涓流逝而後通匯
于江漢其地距襄陽邑東南僅十里許與郢之隨州接
境乃通行上國南北往来之康莊也歲時輪蹄雜遝而
征邁者無間原未有橋惟架略彴可通徒步而已每天
雨驟降水潦漲溢木隨之而決去以故炎凉猶云庶幾
至隆冬沍寒人之褰衣而涉者往往病焉前官之尸素

者漠然不介于懷正統十二年得令江右饒陽夏侯尹
来宰斯邑越明年政通人和之暇一以補敝起廢爲念
乃捐已俸餘貲爲倡命吉文僧明裁徑持短疏徧詣邑
之官貴士庶得錢穀若干命工就其處向東不百步許
拓地而得土精遂伐其堅確端方以塊計者若干經始
甃砌於正統乙丑五月訖工於庚午之十月是橋之成
上則齊陸路若砥礪之坦夷下則通水流如環玦之圓
華凡前日蹙額慨歎而過者莫不欣欣然而有喜色矣
欲志其歲月以示不忘而以橋記来徵予於橋之脩廣
高下莫計竊惟古之鄭大夫僑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而貽豈聖日亦不足之譏祖龍欲渡東海觀日而有以
術召神之誕今侯不假已之乘輿不勞神之鞭石而與
李氷治蜀成七橋者並駕俾絡繹往来者免褰裳涉
之病皆貲稱頌不置是侯濟川之功陰隲之厚聲與流
芳與脩壞相爲悠久焉是爲記

新脩磚城記　　李源 明

城邑非先王之制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
郭溝池以爲固似若爲郭都藩服而言者然民之所聚
必有所恃而後綦可樂生可保焉故曰城所以盛民也
春秋凡城之志必譏譏其不以時而輕用民力爾楚令

尹孫叔敖城沂沂亦邑也左傳備言其本末次第以爲
天下後世使民之法豈非先王之制所不廢也哉漢初
令天下縣邑城特復嬴秦隳壞之舊非創爲之唐顏魯
公守平原策安祿山反預脩浚其城隍先時而爲之備
也宋儂智高反南方寇平余公始城桂州後時而懲其
往也以藩郡視邑雖有大小之殊然均於不得已而用
民力揆之春秋之意皆不悖焉耳襄陽襄之鉅邑當隨
郢宛葉之衝地重物英名著古昔正德庚午碓山安公
来爲令明年辛未政舉賦平民用綏和擢河南僉[illegible]
憫茲邑舊有城土垣而危[illegible]可来公[illegible]

不足以支一日之變侯乃乘冬之隙平板幹併畚築培址增陴加於舊者三之七又明年壬申春盜渡河而南侵毀蠡州縣四十餘區先鋒兵薄城下將雉壍焉侯分僚佐募勇敢畫地而守相拒二十七晝夜盜覘其不可攻也遂舍去邑賴以完侯乃又息其民且定其心有所儆而知奮力以自衛始謀甃以堅甓蓋爲永求虞後之計爰請於撫治都憲衣郡劉公撫民憲副金陵張公分守亞參武進白公郡守西川李公咸報之可凡用甓以數計之二百五十萬有奇用人力以功計之八千一百以是歲五月肇事至七月而訖言言仡仡遂適創見岌

然四達間一鎖鑰也蓋始之爲計得顏公之先見後之爲計得余公之遠慮故費雖大勞雖衆而人莫或以爲勤其體險本諸易學固徵諸禮俾民之有法不至於傳一役而衆亦且衆感不典是宜有記也邑人侍御袁公良輔李公尚賓介鄉進士羅君以成厥生錢洛求取文勒之石余聞城築僅兩閱月而被圍惟夫危堞之可憑嚴扉之可鍵故効死者不肯出冒死者不能入是無待夫城郭之足恃矣然非侯之信素孚於民其不委而去之者幾希獨不觀諸一時旁邑之長吏乎非無城郭之也或死或逃民亦隨之而潰亡者何耶噫荊公謂城郭者先王之有而非所恃以爲存仍足觀之春秋爲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事城築以勞民者良有以焉經今而往凡可以固結人心者必如設險之可恃甚堅之不可攻而致力焉則茲城之葺閎內外恃啓閉嚴譏察限侵軼庶幾於先王之制豈不益備矣乎不然內攜而外叛不若折柳之樊圃矣侯名邦字維藩弘治戊午河南鄉進士維時樂始而叶力者縣丞桂林莫君測主簿鈞陽古君原德邑之鄉官著民或輸財或董役法得牽連以書者悉勒於碑陰

大東門石橋記

李白溪　明

襄邑城正東隅爲大東門出而壁外湟舊嘗有板橋懸轆轤游移以備[illegible]然橋[illegible]以達於省藩蓋孔道也人畜日[illegible]易敞者請歲辛丑邑簿余君[illegible]且視世承平可無外虞乃合衆謀易以磚石衆從之功亦垂成越歲壬寅邑大水河暴漲決防入湟擊橋前功爲圮磚石亦散漫邑人橫木以度甃如也歲癸卯郡判蒲溪易公來視邑篆與典幕龍君浩謀銳意脩復功甫半而報予適夜任茲邑謁先聖廟視廟門宇則委于地視城雉堞則頹圮者什二三私衙舍暨郭則流風滿目予怵而悶焉則皆曰潦雨之害[illegible]側

方歎成乎憂之未幾氏錢兆李政以范前功請乎慶然
曰勿亟吾將以第爲若圖之乃畚暮旱若將弗給首
樹廟門字以肅瞻拜次完城雉堞以固防守次葺館舍
邸第復學堂除以賓賓客已乃捐資貿石之直方而無
者若干甃而崇焉貿石之脩廣而平如砥者若干架而
梁焉復於上下流兩淮排以甃砌俾無齧焉工成民往
來復坦乃肯慶共伐石請予記之予曰是特愈於暑杓
耳固非垂虹跨雲之匹何以記然越歲丙午民復請曰
橋成大率皆公功公固不自有也前此工費皆民施財
其名獨可泯耶矧今方有事於羔兒橋之役民感公之

倡而樂施者又將若干人矣匪茲記何以爲吝嗇者勸
耶予曰有是哉是則予過矣乃作而嘆曰危而安之廢
而興之固仁者濟人利物之順軌富而能施
積而能散又智者持盈守成之妙門也人亦何憚而不
爲哉予遂記其事而係之以銘曰惟爲政弗有其身事
乃有終惟厚藏弗有其身利則無窮恆勿視人嗇而視
己豐也

重脩儒學記　　王祖嫡　明

世儒執閔子仍舊弗改之說不聞可已與不可已也咸
援以自文蓋避嫌者牟頒慮乏守因循者憚經畫之勞

事苞苴者志切于自營急湧書者力分于眾責雖察察
殊途公私異軌而廢弛玩愒其失均矣往海上之役承
息雉堞之役版插相望若曰四郊多壘急于衛民時勢
使爾而潢池無弄枹鼓不鳴所在學宮建置非宜與夫
敗垣殘宇草礫相依羊豕交跡莫之問也豈可已與不
可已別有說耶襄陽襄巨邑介唐鄧隨郢之間地沃民
朴碩科第徃徃乏人堪輿家謂學宮非宜弗信也予友
王君令茲土諗風俗詢疾苦撫循勞来化敷恵洽先謁
文廟見櫺星門在城樓之左且南逼危垣面墻而立明
倫堂視廟若坎中仰丘陵也而周圍地日侵削爲民居

君低佪太息謂博士諸生曰嗟乎斯爲廬舍且不可一
朝居况絃誦遊息地哉亟檢庫藏得羡鍰若干復節省
措處規畫詳盡請之兩臺藩臬郡守咸佳題如君議于
是改城樓與櫺星門對承萬郡守檄移水陸廠改置明
倫堂升而崇之後建宣文閣視城樓若兩峯並峙者門
外建橋夾岸狀若雲衢障內起文筆峯華表峻嵬又移
泮池于櫺星門內復侵削補未備凡門廡齋亭庖湢寢
廬垣衛綽楔之類翼翼言言幽邃壯嚴趍蹌而廡階峻
瞻拜而廟貌尊升堂而鐘鼓作考業程藝衿珮雍容舉
贏動衆公私靡擾信改作之善者工竣君甚果宗鄙川

告多士子不習地輿說有無不可知即有之籍此致利達非建學本意也然非利達又無以行厥志志也者所以用世之具而學也者所以辯志之區也今夫挾貲貿易者必通都大會脩貞䄇畜者必深岩絕壑誦法孔氏而嚚雜湫穢仍貫弗改居肆之言毋乃舛乎夫養之非所有司之責也有其所矣而弗自養其何解于父老里閈耶且多士知學宮之創始與今日之改作乎始之剙未有不偉麗壯固者也歲月寖久漫不葺理故微隙致夫注溜寸蠹朽乎全棟使桒土屢周高明輙暘烏至傾仆耶此檢身之說也堂曷爲崇惡其卑也閣曷爲明惡

其闇也闊而大之惡其狹小也亡二弗具惡其弗備也此進學之說也夫居室期于美志道期于樂學茲美矣多士群聚其中寧無仰屋竊歎思所以自解也乎試以營建諭明倫脩行克家者也專意進取傳舍者也籍以媒利隙蠹者也多士慎哉願爲克家不爲傳舍即爲傳舍不爲隙蠹庶幾上不負　聖皇右文之熙運下不負賢令任怨之苦心慎斯以往襄陽之士彬彬乎盛矣多士勗哉是役也經始于萬曆二年五月落成于萬曆三年四月其爲費若干爲役若干不具述惟述建學之意風多士用著王君之績王君名應辰字瞻極爲邑里人隆慶戊辰進士筮宰榆次繼倅莒至今官所在務實事不求赫赫聲而沉毅敏斷可當大任毋論其他即爲學宮剔蠹搖改城垛而獨行不惑信非狗儒俗吏所能辦云

新置學田記　　王兆明

國初學宮士額寡而餼廩稱富是時學之田未置也頃來人文駸盛士加于初額乃學田議興矣傾郡邑不往往有云棘陽褢上邑學故無田郡大夫萬公至部首重念焉檄下置田會縣令尹王公方圖議未上得檄以喜無何田成王公使使來謂兆萬公始檄也欲廩民田中

隱居者置焉乎庶得數家顧率遠直邑百里外乃薄使入金即其金易田百七十畝邑南乃五十畝邑西亞去邑六十里而近云耕稼則以畀民歲入可二百石時出給士之不能婚不能葬不能朝夕者茲不記恐久遠莫徵將田又廢也萬公意不誣耶子爲記之兆不佞竊爲棘士友欣幸也何敢以不文解則嘆曰兩公斯舉棘士永有賴哉棘士永有興哉夫無恒產有恒心昔談尚之第安可槩責之士也善耕者登年不捐洩畜善樹者沃土不廢概培故不育而善者豪傑之上務也既富而訓者先王之厚計也在昔三代庠序之設勤先於養者意

深乎是田者信士人所繇以適道之籍柬矣頋兆都總
玆舉闋哉養也而教兼之何也田不干遠乎非示近耶
耕必于民乎非示專耶夫學貴近夫學貴專故曰教兼
之也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兩公于視棘
士既勤敷菑矣棘士父視兩公則今而後可無播且穫
以終斯畆哉請即以田喻夫農之田期于谷足矣無他
遠異也乃終歲勤動不少弛焉盖其專也孔田於春秋
孟田於戰國程朱數子田於宋茲田家之神農后稷乎
兆肯綜覽傳記如近思篤志諸言固近專宗旨可考而
師也訓詁者蒐稱吾田詩賦者根荄吾田佛老者滄海

吾田此其弊在遠且荒然猶異代不論今人士上者張
門戶談說性命以為名高次者工詞章習書翰以獵取
時好斯又老佛之枝粃漢唐之土苴也迺名行卑卑不
自符其論指服官事事首尾兩端嗟乎舍己田而求粟
不秋明矣 國家經義程士士之誦說先王迹稱古昔
夫非人人能哉即目所操記心惟而躬蹈之可矣安事
遠也顧其業非真務外滑而他小溜也斯貴專乎壤也
而道德穫也而忠信耕也而仁耨也而義封畛也而禮
經界也而廉恥江漢為雨秋暘為暘六經稔歉之占諸
士歲時之記帝學王業積倉之美種存良焉斯歆求焉

斯遇則昆杜稷粒民物於朝使國有比耦之風是謂廣
其田富天下不遇則藝禮樂殖孝弟於鄉使里有同井
之俗是謂守其田為終身飽人將曰棘之學良田也棘
之士嘉禾也兩公置田之意不亦愉快庶幾報塞矣哉
是田也始之萬公公勤惓引拔士志撤棘陽釋氏宇為
明倫堂與茲田並稱殊典王公仰體俯順計畫周至卒
相與有成兩公者所謂才與誠合者非耶他惠愛異政
足永來遺襄棘茲不具載載其置田首事如此廼田阡
陌疆至佃人姓名與歲入租數則刻列碑陰云萬公名
振孫號麐洲直隸合肥人嘉靖壬戌進士王公名應辰

號懐山河南信陽人隆慶戊辰進士

穀城縣

至聖文宣王廟記 歐陽脩 宋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
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畧也故其禮亡
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
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

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
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
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
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
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
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
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勢而沒特以學者
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
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
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

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
尸酌鬯為盛釋奠為䉵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
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
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
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
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
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
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
功以為王爵未足以尊天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

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
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
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
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傍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
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百餘事
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為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
治又能尊國典脩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
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重脩廟學記

白景亮 元

穀城隸襄陽為僻縣其學在治之左有旁舍藏九經俎

豆當天兵下襄時廟舍典籍蕩為灰燼至元己丑主簿
于諒始乃舊址構葺精完至大己酉徙單公政自翰林
出除穀上為治有水蘗聲興利除害無善不為公暇數
引群吏課習經史又擇編氓子弟之俊秀者蠲其庸調
使之就學由是彬彬焉民日遷善至今化之至正壬午
夏公之胄子嵩郵以秩進階繼于茲土下車之初首謁
廟睇瞻兩楹將傾忽大驚懼顧判簿馬傑曰上兩旁風
雨五十四稔吾先子嘗有志於經營矣於是勸民以義
民大感悅各相率助財是歲九月告廟改作既[illegible]
百工以[illegible]者新之朽者易之上版下桷墻[illegible]

廼數尺飾瓦鱗翠儲不翼然[illegible]川碧金鋪煒然十[illegible]
落成工不計勞民不知疲抑嘗論之夫子之道如日之
明庸人孺子仰而見之夫子之教待時而興非聖主賢
臣不能以行之東漢以來務訓正學迄於今千五百年
至學校之政端風化之源設科取士進用儒雅制禮作
樂萬世太平之業駕唐虞軼三代無逾我天朝人文之
盛也故自日都月窟之表桂海冰天之垠莫不衣冠華
夏[illegible]歸臣[illegible]是皆聖主寬仁厚德有以來之而吾夫子
之道教在其中矣矧茲穀在大府版圖之內春秋奮薦
其名矣來守穀者固宜宣明教化勉遵激勸以承上教

養之美繼志述事作新斯廟陳其宗器使斯民有所觀
感而興起人生有三事之則一是有大功於名教也徒
卑令其庶幾焉

萬銅山廣德寺興建記　胡濙　明

萬銅山距穀城縣治東南九十里其山磅礴渾厚雄峭
透邃泉甘土肥占之地道藏修者多卜居於是焉寺創
於隋至唐廣德間勅建其規模雄傑鉅麗故榜名按傳
燈錄所載道業隆盛釋門宗仰者五人焉蓋地靈則人
傑而茲寺遂爲穀城諸山之冠元季燬于兵燹迨　皇
明洪武[illegible]

爲荆榛瓦礫之場見者悽惋永樂初予爲都給事時偕
戶部主事王和奉　太宗文皇帝巡歷四方荆襄間獲
登茲山愛其境勝曾留信宿迄今尚能憶其規制永樂
十九年　朝廷丕建廣溥法會時少林僧覺成號大用
者紹曹洞之正傳久修禪定緇素敬慕承　召命至京
與會越明年僧錄講經隱峯暨穀城僧會慨念茲山淪
替以爲非道譽遠揚人咸信嚮者不能興復遂葺詞具
疏竭誠詣大用扣請大用果能以扶植宗教爲心欣然
允諾又明年秋七月入寺一音演唱四衆具歡即簡材
庀工凡殿堂廊廡經藏鐘樓方丈庖湢庫庾僧房或後

或先以次落成無不完美幾數百楹偉然有隆盛之勢
復塑三身四智千佛諸天伽藍聖僧宜肖像瞻敬者靡
不畢備又於山下闢靈濟院及莊田二所並院一座以
贍僧衆以供脩葺斯皆大用道化所感遐邇嚮慕貧者
效力富者捨財故能成此無量功德也夫以十餘年間
而梵宇一新禪衲雲集不下千指較之往昔衰壞不侔
矣其起廢興墜之功豈淺淺哉寺之僧與夫檀越咸欲
伐石以紀其蹟正統元年春襄陽衛指揮同知王貴朝
賀來京與大用事狀謁予徵記予惟茲山乃舊遊之地
今其壯觀若前刻足宜爲紀述固難以泯[illegible]辭遂爲書

其興復歲月庶使來者有所考焉

光化縣

科甲題名記　　韓應嵩　明

國朝本古揚舊典為取士法每三歲一獻獻于各省者曰貢士憲臣主之舉于禮官者曰進士相臣主之進士則天子自降清問次其上下凡三試而後爵秩加焉士之讀書為文章期成名於斯世者試于鄉什百中得一遇焉自鄉而得之禮官什百中得一遇焉預於此者亦已幸矣問其所長則繪章齒詞之外無取焉夫蓄積完固則致思藻美知見閎深則發揮敷腴其理固不可誣

然近觀古物名世之士載在典謨如咎夔以下諸人其文辭不少概見而嘉猷謨烈皆序百務樹庸當時者聲方來歷歷可考至後世能文之士擢上第者操觚摛詞諄諄累數千言雖唐虞所稱何以遠過而文浮于實亦每每有之夫斲削刻鏤相工之能方員短長惟所結構者梓匠之能也化治絲枲飾以采繡間以雲物炫以山龍為絺為縠惟其所就者女紅之能也肖天地日月風雨晦明之變化山陵川谷飛泉怪石草木鳥獸蟲魚之形狀宮室臺榭男女憂樂俯仰旋折之意態者繪事之能也今也旁羅古今之遺言而斲削之紬繹賢聖之意緒而經緯之模寫古今政治之形容而繪飾之其技可謂工矣然循其言則不外反之身則無得付之政則無當以斷大疑以決大謀則首鼠模稜謾無可否是其能直梓匠之技而止耳女紅之技而止耳繪事之技而止耳古人云以言取人則失之予羽茲不益甚矣乎光化隸楚北徼地僻而民醇自春秋得伍氏父子漢婁壽宋張士遜歐陽慶等皆奇節逸行博雅而有文為世所稱道自　國朝以科目程士士之應科目而出者或在臺諫或理諸曹或為郡邑率能宣布德猷不負靖獻之義迺者　皇上龍飛郢郊荊襄首善覩聖萬物之先人文

視昔益彬彬盛矣瀘陽前川張公來宰是邑時邑乘板木散逸邑之人物無可觀考乃惻然傷之與庠師羅何先生岳池張先生謀構亭立石于戟門之左右詢之邑人素所記憶者得若干人詳其履歷而疏其左以待來者使咸得以次列名與石俱存禩萬子孫有餘耀焉非崇其以文取捷為閭里之光也使其見此而知懼焉曰彼善者人且稱之矣不善者人且訾之矣又其甚則詈之矣蚤作而夜思取昔之善為道者責諸己焉取昔之善為治者公諸人焉　國家其有賴乎不然亦技焉耳矣為梓人者工于木為女紅者工于織為畫繪者工

予飾爲舉業者工于文雖存其名無可稱引奚取于[illegible]
是石也今諱國賢序師諱峻諱守達石成[illegible]以考績去
官襄陽節推滇南濮公大綱立

置學田記　鄭旻 明

天下之爲民者四而士居其一農竭其三時之力斂穀
麥麻絲[illegible]之利以給俯仰以供縣官之租賦而工商
利器用[illegible]貨財轉相貿易其朝夕之費取諸貿易而有
餘若士則守經籍談仁義不暇與三者之民爭財貨以
裕其身是以顏淵篤學不厭糟糠而原憲[illegible]鶉百結蓬
户而[illegible]蓋其所志者大不暇及此故古之治天下者

必先養士今之士皆群之於學校而繼粟繼肉具有常
典良有司莫得而加焉莫[illegible]之乃出俸二十金易民
田三十畝在東門外雲龍山西一里許除其種爲官租
世給不學諸生用佐筆[illegible]之繼今者日文廣之使衣
食有賴則治業益勤[illegible]司者甚約而督于士者益
溥他日有真才出焉裕天下以康食之利有司養士之
功不其大哉

文忠書院記　何遷 明

光化有書院自歐陽文忠公始基址而易以城隅則今
鄭侯[illegible]之[illegible]已且數百年鄭侯至問民所思
既慨然念之適障江堤成取其地祠焉而書院遂因以
復邑故瀕漢漢漲城必齧先是率縮城以避侯患之乃
築爲大堤障焉堤以內地迥而岸谷幽書院臨其上北
攬泰嶽南接江流褒然爲邑名縣侯題其祠曰思賢堂
曰大觀蓋兼之也邑古酇陽地侯爲邑好以教化拊循
其民暇日輙至學宮取微言大義指擘之士旣津津知
學比書院成復相與講學其中踰年邑之民亦無不嚮
風起者相率至書院比數侯所爲如見文忠公近在俎
豆而光化庠序之盛著於楚服矣於是邑博周君謨董
君瀾屬書諸生劉珂魏鳴譙越數百里至吉陽山中問

記於予予聞之也先王造士有道而命於庠序其教詩
書禮樂其學由心性達於材行見於書曰勞之來之匡
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警於怠則[illegible]又從而振
德之蓋其爲術多而爲意備士當其時馴服庚續行乎
而材洽宜其俗之樸杜而治之綦隆也自周道不著而
教益弛士遊於庠序或不足以幾自得而又有科舉之
制循習而趨於是別爲書院以附於庠序往往擇深山
僻坳以爲肄習之所更其耳目游息誘之使入士居其
中者亦將觀法奮興庶幾自去其怠以見於科條程督
之外古者振德之方不可考已然使其率作鼓舞之[illegible]

於是乎征假令懼其怠而通之亦其所不廢歟人情困
於所習則怠心生苟無以誘之耳目不可新而手足無
所警故動之有具而德因以振其制多而意備亦一而
已科舉之制士所習以為承膺而由心性以達於材行
則其本指也士安於習而探其本指博碩純繹斂用不
匱不可尚已不然用卄不齊之質一或謬於本指其所
為競至於膠滯沉錮而虛聊不測之神無以宮其業
而隳其所能有司尺度之選精粗不合將有感然困於
中忠輙棄其畜持以去者謂不以為疚而怠焉不可也
於此而振德之視聽游息必於其所誘豈并其不可已

者歟士之有待於振以其德之散非習之不趨之謂也
夫使振德之方由於庠序而其所程督以為功又不越
乎昔之所困則士之耳目手足復無以為助而又何振
德之思也士習怠於所困而以觀法奮興望於人則所
謂德者固不得踰乎習之本指而其所以振德之者亦
不能加於庠序之所求詩書庸明於內禮樂開度於外
凡以致其心性也蓋感一幾之謂心萬物一體之謂性
由不息之幾識之以默其知不以聞見成由不息之體
出之以順其則不以思[illegible]充以著其材行也識之而
無所成出之而無所礙則行[illegible]於成德者是以正俗而

材見於特措者足以舉治而膠滯沉錮不能為士習憂
進而合於有司服政行義而其施固已素具矣士以此
學至於怠而振德之則亦無以易此方其視聽游息蒙
於所誘自視其所習若或易之及其薰烝既久旋轉變
化其中而後恍然以起則知向之易我者乃所以復我
而非以為易也耳目手足易其見與地而所求於詩書
之旨禮樂之節其孰能易之夫子所謂誘循循然而善
者毋亦先疑之以可易而復其故歟如此則夫光化所
待於士之意蓋可知已彼謂科舉之制或以不競而懈
其殆未觀於此歟昔者衛靈軍旅之對執其所明沮其

所不逮夫子不為也俎豆之化洽而後可以即戎殆探
其本指矣科舉之制德藝成而士習淑其不以此歟某
侯為光化平徭均稅雞慝冀良清訟除戎其政既得民
而加意教化至祠文忠公以示又如此侯蚤聞心性之
學以材行信於鄉昔予祇役江藩與侯語合意知侯所
得由文忠公進於孔門蓋觀其深者然文忠公之治則
光化之所思也侯為振德討而取民所思以導之其為
術多而用意備又寧有既哉光化之士思而學焉及其
習於本指而無疚於致用必將有得於此不徒侈名槩
懷古講藝而已不然侈名槩懷古講藝而已固非侯之

所待於士抑亦予士言奚取焉侯名某字某某縣人茲役
也始嘉靖壬戌其月成於癸亥其月其費啓於官不以
役民祠祀歲脩有時養士饍饍給諸皎租侯於茲役嗇
慮而後從蓋侯爲光化之二年也

五龍祠禱雨記　吳朝陽 元

至元乙亥冬十月至於十二月不雨宿種入土槁無潤
澤民慮無以昭受康年十二月朔邑主簿馬君謂予曰
是不可不恤乎民也惟茲五龍潭祀禱輒應邑長與僚
佐將爲民之懇於神予幸作文以達誠意焉恩既述官
民省愆祈祐之意焉君與達魯花赤等造祠下禱焉戊

子乃雨霡霂優渥沾足田野人庶胥慶咸曰是不可以
無紀也復請愚文之石愚謂天人感通之理先儒論之
詳矣然杳冥茫昧亦未易言也今神不遺斯民不使旱
禱而即雨默格潛孚之應不可誣也予聞潭之靈亦舊
矣欲一觀其勝未能也是其據漢上游黝深涵洞不可
測識其嶓岷沱潛能出雲雨以澤天下者蜿蜒於其中
不然何若是之響答也書以識神之賜監邑達魯花赤
明立忠翊去溥和尚進義者嘗入禁直宿衛蓋知所本者
典史范天福安慶世家克贊其事故并書之

重脩關公祠　韓應嵩 明

光化關武安王祠在北關市去城里許有塑像嚴重雄
武凜凜如生將佐拱立衛士勞雜入其中莫不俛首俯
伏悚者惕息不敢仰視事有疑信不能決或爲勢分相
奪縛難于自遂及遼隔百千里外不聞不知或後事戕
毀不可臆定咸決于王水旱必告癘疫必禱獄訟必訴
王皆有以應之而市井無賴越度干紀不忌長上尚知
畏王威靈不敢輒肆又北人好談王遺事聞者扼腕攘
臂傾自效于一時而覩王遺像如生丁今時將以相
其成也是祠之設所繫豈小小哉祠舊一宇三楹僅蔽
風日牆垣欹頹惡木荊草翳蔽左右歲時告祀少長雜

集肩相摩踵相連逐逐跽拜不可具行列周旋登降爲
禮文之事作樂者列于街衢童穉之所䠞笑輪蹄之所
衝犯規制瑣瑣甚非所以妥明神興禮教也里人馬王
等因告祀會集盟同志者數人斂帑于邑之好義者取
秦中大木數百章聚工而崇飾之爲正殿三楹高廣閎
深加于舊者十倍而其中爲龕龕高丈餘夾以雙螭丘
雲布濩處神其中又度正殿之高廣爲前殿旁起二樓
縣以鐘鼓祭則叩擊其聲益洪聞于數里之外作高垣
鉅門以時啓閉望之巍然如王者之宮而入北中則金
碧煇然驚心眩目亦通都之偉觀也工始于嘉靖某年

以其年畢事盖歷七八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夫王
晉人也與先主首事于涿守下邳據荊州刺顏良攻曹
仁壓于禁執龐德而戮之成蜀漢鼎足之勢諸所提刃
斬級處功德在人其有祠宜矣考之于史光化非王馬
跡所到其祀之者何夫人情莫不好善而慕義彼操獲
端方不出庭戶爲衆人之所能爲有安居之利而無死
亡之禍苟知自愛者孰不欲之惟慷慨忠義之士爲能
出身犯大難以成大功苟有益于天下雖殺其身而不
顧則天下咸駭異而尊貴之至于久遠而不廢何則其
所爲者固衆人之所不能爲也王以責育之武信越之

才而抱申甫之忠當劉氏禽奔鼠竄之時以身許之累
跆而益奮至于死而不悔雖大業不終遂蹈逆豪之禍
而吳魏之強不敢輒窺蜀都者亦王捍禦之餘功也故
王雖死而天下多王之忠王之祠徧天下至浮屠老子
之宮莫不有之而武臣繪像于私家奉之尤篤或云三
軍酣戰見王持刀立馬于虛空之中因以致勝而浮江
海蹈險阨危病困頓恍忽見王得解脫者率常有之雖
鬼神無形聲流俗所傳未可盡信而忠魂義氣觸人心
目亦自耿耿不可泯滅者也其爲祠祀之宜矣況光化
在三國爲荊州近地先主過襄陽從者如雲其于非[illegible]

不王之義人人知之而爲曹仁迫脅操有襄樊民之恩
變又矣王乃舉刃一呼逆賊授首威振華夏固千古之
一快也當是時光化雖非馬跡所到其保聳之恩亦與
襄樊共之則是祠之作益有不可少者祠成王等請于
襄王王題曰忠義神祠又二年應嵩拜于祠下仰王遺
像思王之忠烈而又悅里人之好義故爲之記其事云

重建泰山廟記

蔣應嵩 明

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其於祭
也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

在祀典乃若泰山在青兗近地歆岑凌層生草木禽獸
非如古人所稱上世神明有心思耳目能爲法制著功
德以利天下者比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
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即泰山有靈惟宜魯諸
侯祭之固不宜出魯四境之外爲越禮之祀以瀆神也
嗟乎嗟乎此以禮法言也方今禮法大明禁防嚴密一
舉足且入其中然執法之官偏于郡邑抵禁之民周于
閭閻桀黠者巧爲規避而勢力大者明犯憲網莫敢誰
何是天下之所畏者非禮與法也禮與法不足以畏天
下則所恃以竦勵民心者有鬼神焉故武夫悍卒操刀

戈執弓矢避死亡之禍而入神廟則俛伏叩首興兄
女子無異小人爲惡于人所不見之地自謂公罰莫得
而加及爲忌大忌婦之所號籲則膽落色變改悔如不
可及智謀之士挾數任術紿人而蔑其所有至于神則
獨謂不可欺焉故在上世恒恐其信鬼神而至于媚在
今時特恐其不信鬼神而淫肆以逞也且今之世凡山
之高于一方者皆有明祀爲其萃靈秀出雲雨以利一
方云耳夫高于一方者則利一方高于天下者不利天
下耶蘇子曰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
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則是神也不特魯諸侯當祀

之亦天下之所共尊者也或曰五嶽皆天下之望泰山
當祀何獨道其四乎余又思之天有四時春爲之首人
有四德仁爲之綱地有四維而東爲之長泰山居地之
東當出乎震于時爲春備仁之德以長養天下之物咸
被其利故曰天齊仁聖蓋隆之也光化之仙馬鄉泰山
廟不知建自何代相傳元宋時有之歲久傾圮族人之
好義者韓璉等歛帑聚工而更新之以嘉靖四十一年
冬始事踰年而廟成相與祭於廟下受釐合食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有兄者言敬有弟者言順仕而有職
守言忠臧理悖倫者擯不得會聚即飭貌欺公剝衆自
封者廟中仰見神像心凛凛生畏莫敢復逞嗚呼斯
廟成而神益尊風俗益變吾族其興乎是爲記

汲福泉記

韓應嵩 明

汲福泉者光化北關市人所鑿井泉也光化陸走中原
水浮吳會秦蜀江南閩廣之產咸得泊北關市次漢東
涯陸如中原而燕趙韓魏之藏亦馬負車載纚纚至光
化貯北關市視時值貴賤而歛散之以給四方井泉所
鑿處當市之中四方之人咸會于此販夫販婦引車馬
而任擔負者徹夜不絕邑之人有所需用及儲貯不得
發者必至此而後遂酒壚食肆日所給客不下百數用

水不減數十斛先是咸汲于河河去市中里許一夫之
力日不能盈二三甕富者設專傭不治他事貧者僕僕
妨生業市中之人以是爲恨里人馮玉庠士王心等營
於四道之中欲鑿井以利一方而地在廛闤人許可直
數十金利其土者爲深計亟斷圖專產于私家玉等恐
不可諧乃愬之御史中丞張公岳憲副江公匯襄大守
張公裕邑侯魯公敬咸可玉等之議度所買地東西二
丈南北一丈五尺價銀磚石木基工作共費百金嘉靖
二十一年十二月起明年二月訖工得泉上出數尺泉清
冷香甘涓涓不竭可給數百家食肆酒壚客次居止

分之一商人便之富者日汲水數十斛不必竭畢力貧者懸甕絙壺隨携入釜如取諸甕即冬寒水泉收縮大旱溪沼枯竭泉湧如故而汲者不以時咸得充其所欲嘉靖四十年秋漢水漲溢包山原沒陵谷漂廬舍盡番白之老所不慣見而泉亦在泥塗中又二年玉等復請于邑侯鄭公蔓浚甃甃之堅完取均山之石甃其上加於舊者四尺其西作井泉龍王小祠而置石紀功于井之東岸問名於應嵩應嵩曰吁艱哉是數子之爲功也夫利不歸于一已而事爲衆人之所共就則志意雜出雖強有力者不能以是必成乃數子毅然爲之不沮于甲

乙之論受其利者數千家而身當其衝不以爲煩獄訟旁午爲費滋大禍且不測雖父兄爲子弟置百千年不可動之計尚或難之而況身受其害與衆人共其利也此益數子之所難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渫而不食則使人心惻矣今以渫井與一方共之其爲福豈有涯耶遂命曰汲福泉是舉也馮玉王心爲之先倡賈守質張承恩傅講張漢周萬良爲之協贊而效力輸貲與有一節之勞者不得獨略之也與玉等例得列姓名於碑陰云

新建磚城記

王從善 明

光化古鄼陽漢蕭丞相何食邑 國朝隸襄郡焉故無城泥垣棘塹陊剝夷溢補葺鴛漏往往因循其來已久正德辛未盜起齊魯渡於河蹂裕州及諸隣邑屠居民血流成波暴骨如莽既而鋒益銳犯唐鄧以城堅不克氣遂靡我師乘而殲之盜始平廷議以城池之制雖小邑不可後凡得視大郡焉於時都御史安福劉公無錫秦公合肥張公東平王公溫江任公監察御史平定曹公廣豐張公光山王公南溪劉公相繼撫按茲土而撫民憲副江左張公長壽聶公分守少參武進白公侍平張公分巡僉憲武進惲公慈谿顧公郡守叙南李公四

明章公咸奉其議檄諸縣先後敕戒惟謹黃侯金適令光化捧檄而喜曰吾志也乃敝衣糲食料理相度必躬以親鳩材不擾役工則均晨夜肆力民爭應命偶發地得藏磚數萬城成益易經始於甲戌九月訖工於次年九月其袤九百有六丈崇二丈有八尺爲埤堄二千七百六十爲門四曰登雲通濟迎薰朝京各重樓以表之隍則即其舊加深廣焉西一面瀕漢水春夏瀰漫齧衝齧居民屢徙侯迺畚要害處甃五石磯以殺其勢城益堅可久然役甫逾期大工告落勞者休行者息居者無虞耆老得遂藏兒孫以長養是邑千萬世之永

鄧世邑傳業君裴與其佐夏侯歐陽照樂其成乃持狀
來徵文以紀之予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城郭之始也
然恃陋不備用惡而敗者春秋之間如莒如渠丘不可
一二舉明其伍候險其走集雖可以無畏而豈若嚴高
深之制也哉且地載險易鄰於敵則急遠於敵則緩機
在於我則我重而敵輕機在於敵則我輕而敵重輕重
之間國家安危之所繫也襄陽為中原襟喉而江浙淮
汝山谷綿延流通朋居悍而無統易肩以亂亂必自鄧
而窺襄則光化又吾郡之障蔽也可忽哉雖然予竊有
諗焉古之司民牧者在生養教三事言淵淵如金如

湯完矣美矣民乃即安桀驁不興賦斂無常稽萑苻野
流竄四出雖險誰與守禮義未布德信不孚父子兄弟
相詬相訐是猶豢犬豕而蕃豺狼也又何裨於治哉孔
子至衛嘆其庶曰加之以富教越小國也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而與先王相因之政不可偏廢如此若其衛民
之制不備於小邑養民之制不講於大郡教民之制維
諸夏之根本亦或缺焉首尾同風王道頗僻閭閻憔悴
盜賊公行國無忠臣家無孝子悉㥦喧豗大險蕩墮而
恃城郭以防吾民抑末矣侯為是役舉大者而得其一
上承諸大夫之志下慰一邑黎庶之心而　聖天子[illegible]

民愛物之隆旨又昭布於江漢數千百里之外斯亦勤
矣安知古人之云云者不將次第而觀其有與乎侯字
世重霍山人發身胄監再擢而令是邑有豈弟風致民
和相是役者典史庚瑄驛丞王重訓衛韓本濮分執是
役者則屬之耆義民也志其名於碑陰

酇陽八景記　王紹　明

自襄陽泝流而上僅百里許有邑曰光化即古之酇縣
漢蕭何所封之邑本韓地秦漢以後沿革不同迄宋熙
寧年間改光化縣今因焉其邑挾蜀漢扼新鄧枕太和
通秦洛為名勝之地其間山明水秀風景殊異固不可

不紀乃永樂乙酉永嘉王時中來令是邑公暇巡覽邑
之山川古蹟有可據者編為八景將發其隱晦者以著
于時也顧邑治其城故老相傳築自西漢崇墉堞壘壕
塹溝渠今尚存焉曰酇城高古縣西有水原出嶓冢縈
迴環抱值秋光瑩澈可以鑑物曰漢水秋清縣東去
三里許有山曰馬窟當漢時有馬百匹從此窟出因以
得名雲氣磅礴瀰漫吞吐於其上者無虛日曰馬窟雲
峯縣西去三里又有山曰固封層巒環固將晡則殘陽
返照相與盪摩掩映以爭變化於空闊之外曰固封夕
照城南五里鄉名太和其中有泉一竅源出混混溫而

可浴曰太和溫泉縣西北十五里又有灘名曰五龍澎湃洄洑奔流消淌晚則漁舟艤船火光燭之璀璨奪目烟爍揺金曰五龍漁火城南一樹曰杪欏亭直特立蒼翠天喬夜則月色斜映飾金散玉玲瓏瑣碎曰杪欏夜月城之東北有寺曰福巖幽邃深叙萬竹森立繁陰翠色侵恖拂牖清碧可愛曰福巖竹塢此鄖陽八景所以得名也越明年丁酉金陵何仲益來宰是邑安定楊邉清亦賛其事咸觴予文以記之予惟自有宇宙以來此地之山川景物崇臺峻榭固非一所或遭兵燹或毀風雨埋光剗彩莫之可考者蓋由無人以紀之誠可嘆也我

朝六合混一文軌會同疆場版圖度越前古大脩典籍以昭文明而山川之秀麗風景之殊勝者亦因之而顯猗與盛哉求嘉王公之論亦其宜矣自今而往則斯邑之山川景物炫耀不泯以傳於無窮者自今而始也故樂書之

夫子塚記　韓應嵩 明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塑像自宋元時有之嘉靖間等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爲設部藏出歴元年遷學遂瘞像於基址杪欏樹下荊襄無杪欏樹樹生古鄖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縣王時中列鄖陽八景其一曰杪欏夜月爲詩詠之後其樹枯朽爲暴風所折有赤水流出復生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大與前樹同而枝幹奇古如蒼崖翠壁皺皮參差如龍鱗蛇腹亭直秀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夏屋帡幪秋月當空殘陽倒景如鋪金鏤玉千狀萬態不可勝原南北遊人停驂艤舟相携攬玩不忍輒去亦楚北之奇觀也始列夫子廟前今爲夫子塚樹與杏壇並稱亦奇矣哉

均州

太宗文皇帝御製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

蓋聞大而無迹之謂聖充周無窮妙而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驟日馭月鼓風駕霆倐而爲雨忽而爲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亭毒萬彙陶鑄群品以成化工者若武當山真武之神是已按武當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游氣下臨絶壑跨洞天之清虚凌福地之深邃紫霄南巖皆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慶宮俱爲祀神祝釐

之所元末悉燬于兵燹荊榛瓦礫廢而不舉天啓我國
家隆盛之基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
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
風行霆擊其績甚著暨即位之初茂賜景貺益加炫耀
至于榔梅再實歲功屢成嘉生駢蕃灼有異徵朕夙夜
祇念罔以報神之休仰惟 皇考 皇妣劬勞恩深昊
天罔極莫盡其報惟武當神之攸棲肅命臣工即五龍
之東數十里得勝地焉刱建玄天玉虛宮於紫霄南巖
五龍刱建太玄紫霄宮太聖南巖宮興聖五龍宮又即
天柱之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神之像享祀無極神

宮仙館煥然惟新經營之始至於告成之日神屢顯像
祥光燭霄山峯騰輝草木增色靈氣聚散變化萬狀衆
目咸覩鮑拜喑喑榔梅垂實加前數倍九地啓秘金杵
躍出陰陽儲精玄質流潤靈異紛紜莫能殫紀神之響
應有如此者遂命道士爲提點主領各宮飾嚴祀事昭
答神貺上以資薦揚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孝慈
高皇后在天之靈下以爲天下乃庶祈迓繁祉雖神之
浮游混茫變化無方此感彼應無往不之然非此無以
達朕之誠與夫天下虔敬之心也又況山川沖和之氣
鬱結於斯與神相爲表裏神之陟降往來飄飄揮霍攸

瞻舊蹟豈不徘徊於斯者乎則是宮觀之建有不可無
謹書爲文刻碑山中以彰神功永永無窮焉永樂十六
年十二月初三日

憲宗純皇帝御製紫霄宮神像記

朕聞自開天以來即有此山自元始以來即有此神神
乃北極玄天上帝真武是已山乃大嶽太和是已神非
茲山無以爲棲真之所山非茲神無以傪靈勝之名是
故歷代構造殿宇欽崇之不衰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
海宇惟神默相靈明赫奕嘗於南京建廟奉祀之矣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惟神陰佑厥跡誕著特於茲山

大造宮祀及於北京復行宮奉祀之矣 英考睿皇帝
光復大位惟神屢現奇應亦既命官函香奠幣致敬尤
篤朕繼紹大統十有五年仰思先志敢不祇承矧家國
乂安夷夏懷服無爲之治於斯爲盛豈不有賴於神之
翊贊而能爾邪昭答之典在所必行肆命工爲像往安
於太玄紫霄宮聖像一從官像四皆範銅爲之而鍍以
金水火神二亦銅體金飾而各類其像供器香爐瓶盂
鐘磬總十一事既堅既完載鮮載潔特遣太監陳喜送
詣宮所奉安永享四方之香火永壯世人之觀瞻夫神
分身降世變化無窮恍惚翕張出無入有禦災捍患濟

物度人數出禎祥祚我家國繼自今願丕揚神道斡運化機俾上而　聖母福壽無彊于以昭朕之孝下而儲嗣繁衍未艾于以昭朕之仁宮闈清吉于以昭朕治內之嚴臣僚效忠于以昭朕使臣之禮黔黎於變于以昭朕之化夷狄來王于以昭朕之威以迄四時行百穀登群生遂化工成庶乎神有感必應而朕虔奉之誠亦不虛矣雖然朕之所望庇于神者豈止一時如是而已哉謹爲文刻碑以彰神功於不朽云

憲宗純皇帝御製太和宮神像記

宮在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和山天柱峯之上乃我　皇

高祖太宗文皇帝剏建以奉　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之所也神向於此脩真得道神功威烈最爲顯著以故歷世往往建祠崇奉之不替方我　文祖肅清內難之初神每陰護顯相用寧邦家是以　文祖感爲乃即神肇蹟之地弘搆宮殿以爲崇奉之所而又於絕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其崇奉之萬古未有也曁朕嗣君臨億兆十年于茲固由我　祖宗德澤流衍　皇考　聖母教育所致然亦豈不陰有賴於神靈之默祐歟茲欲昭答　神貺無以表誠乃命工範金爲像二堂安於大嶽太和宮者真武神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之而間飾以金神帥十皆銅爲之而鍍以金又爲飾金雕鏤重簷木殿覆焉安於玄天玉虛宮者真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而金鍍之俱琢白石爲之座焉二堂水火以銀以銅各從其像珠漆梓金供卓各一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總三十八事銅提爐二石磬一銅鐘一綺羅銷金旛幢傘并雜色旛總百十有八特遣中宮太監陳喜廖恭韋悍劉斌右少監李本奉御藍富送詣宮所設齋奉安求爲瞻仰惟神陟降往來益著靈貺儲祥錫福祐我國家俾朕上奉　慈闈萬年下延嗣胤千億內而宮壼協吉外而邦國平寧近而黎庶

乂安遠而蠻貊賓服凡厥有生無不成遂庶有以副朕崇奉之誠見神嚮應之妙也因紀以文用垂示於久遠云

五龍宮記　　揭傒斯 元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武當山五龍靈應萬壽宮玄武殿成玄教太宗師特進上卿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吳全節爲集賢院言翼軫之墟襄漢均房之間有山焉根蟠八百里峯之高者七十有二巖之幽者三十有六澗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拱陽嘘陰翕不可名狀名曰太和之山玄武神得道其中改號武當謂非玄武不足

以當此山也山多神宮仙館其大者有三曰五龍紫霄
真慶而五龍居其首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是山
五龍見即其地建五龍祠宋真宗時陞祠五龍觀賜額
曰五龍靈應之觀其後燬於靖康之禍孫真人元政與
之又燬於金末之兵皇元受命與天地合德大興老氏
之教扶運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真會然
特起辟草萊剪榛翳一舉而新之先太宗師上卿留孫
物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希真入侍秘祠天
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宮以
希真主之居八年而侯道懋繼之又二十五年而續道

誠等繼之以仁宗皇帝天壽節賞與玄武神同遂加賜
其額曰大聖五龍靈應萬壽宮乃置甲乙住持歲遣以
是日建金籙醮祝釐其山自是累朝歲遇天壽節一如
故事比後大建玄武殿宜得詞成文而勒之石以彰國
之美以重此山明年三月二日集賢山門詔以命傒斯
臣傒斯竊謂高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萬物產財用以
利萬民毓英賢以輔萬世必宅天地之奧當陰陽之會
磅礴融液與造化終始故中必有神出幽入寘此感彼
應如風之在谷所觸皆通水之在地無往不達况山萃
乎中統乎陰陽應變合化與神俱然群山四朝而特起之
乎中者非安志下足以當之則其宮室之崇享祀之嚴
應國家之福爲生民之依者固有在矣殿之建玄教大
宗師臣全節首出私錢萬緡爲之倡而住山續道成張
道真與明道邵明庚李明良先後營而成之其屋壯麗
嚴峻洞達高明廣盈與茲山相雄世所稱神仙曰啟長生
房長鬚李工溪馬明生田箕宋之徒皆成道于此是以
論人傑必本於地靈也

重脩州治記　　陳詔 明

州治建自永樂丁酉迄今百四十祀矣往守土者間亦
嘗脩之然亦隨報催圮嘉靖丁未歲北海黃菴王公彩

奉命來知州事既下車即搜剔民隱剗革大蠹頗扶危
持強鋤弱植仆以安養斯民者靡弗悉越三年政化大
行人用啟乃乃集僚吏語之曰州有治所以出政令以
昭等威也敝也久矣復因之將謂我何於是遂鳩工餘
材始於廳事次門堂次及幕廳房科之類凡棟樑榱桷
之腐折者陶瓦甓之殘缺者悉命以堅以完易而新
堊丹雘飾之則惟其宜復于廳之後創退思亭者一門
之內創土神祠者一距祠數武則爲廐十有七外之左
右列廈各五間以憩訟者役者而旌善申明兩亭皆因
其故拓而新之雖地不改闢然輪焉奐焉足以稱美矣

工肇於庚戌之十二月朔越明年二月望日遂告成事
葢先是公于刑當贖者戒毋以金入惟木惟石若磚甓
代故百爾所需胥取足焉而諸所執役計日悉償以直
此不一踰月而績底也于時余適以使事取道歸省因
獲登公之庭園視煥然心駭目奪乃竊嘆曰昔人謂吏
畝分明可以觀政矧兹州治寔惟具瞻而規制之備乃
遠陋舊昔非綜理之周者莫能脩也政不可知耶無何
公以奏績行乃郡傅陳子嘉謀暫視州篆因偕幕將子
孟曉介幣以記來屬且曰春秋之法凡興作必書志役
民也兹舉也于義協于時宜于民且無勞焉君里人也

祇無言詔不佞因荷公之帡幪而嘉樂其成者也遂識
其歲月如此嗚呼后之覩斯石者其尚因公之脩州治
也而於公之所以治州者併考之哉

新建譙樓記　陳詔 明

均州極楚之西隅延袤餘八百里西連陝蜀北接唐鄧
南阻玄岳東帶滄浪雖遠在山谷間實淑湘之一要區
也治舊無譙樓元宋之季不可考然自入　國朝則歷
指二百年矣往郡守始入咸議欲爲之顧近或一二歲
遠或三四歲輒即代去卒皆未之能成嘉靖己未左守
劉公自漳浦令來守是州惇大明作民用康乂越明年
庚申乃毅然曰吏畝分明君子以之觀政郡治而無譙
樓是衣服之無冠冕也其何以一民視聽哉乃聞諸分
守平川劉公郡守南明汪公謀既克合遂即治東隙地
深三丈二尺廣三丈六尺建樓凡五楹焉重簷閣道脩
瞰城市上則扁曰襄郡上游旁復翼以二門一曰勤誠
事國一曰平易近民蓋地不改闢民不告勞百年未有
之規制于是乎備而扃鑰嚴密鼓聲四聞眞不異昔日
之萍鄉矣經始于庚申十二月成于辛酉十月于時余
適以使事還顧視煥然私竊爲地方幸之乃二守瑛山
黎君佩玉運幕西泉張公衡胥復索爲記其事余惟千

金之子之居室也門垣堂廡不肯少闕其一何則以其
切諸己也況郡治之大獄訟錢穀出焉百姓觀瞻係焉
而人時之授又王政首務匪直千金之産而已使有家
者能不以傳舍視之則一樓之建未必果無餘力然則
公之斯舉也獨不可以觀其用心矣乎公廉以律己直
以事人以天德而行王道其善政不可殫述而功德之
漸漬于人者固當與斯樓並垂不朽矣公兹以瑛山君之
請也而特紀其作樓之歲月如此公名欽命江西廬陵
人氣節道義之鄉之産故其施爲之別蓋亦有所本云

重修廟學記　胡[illegible] 明

均之[illegible]州以其地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名自
古為郡[illegible]唐宋元為州國朝因之其民淳朴學建於州
城之内興廢不一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崇學
校之政教育人材作新士習增修廟學迄今七十余年
棟推撓朽甚弗具瞻正統三年春尚膳監丞陳公梵禮
部郎中邵公正奉命至州總督州所官帑大匠脩飭大
嶽太和山宮觀首謁先聖于學宮顧瞻廟貌斆陋學舍
頹圮慨然興嘆以興復為已任移文本部轉為奏請借
撥州所軍夫鳩材集料撤而新之處百戶周胡董其役
先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門之旁建文昌祠前

設欞星門後作明倫之堂肄業之齋治饌之廚儲粟之
庾以及祭祀庖庫習射之圃繚以垣墉凡學所宜有者
無一不具公不問風雨月一至學凡一木石之頓置一
工匠之營為審視程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苟不
綏肇工於正統己未之孟春畢工於是歲之孟秋其官
於州所者各捐俸資以塑先聖及四配十哲之像兩廡
諸賢祀以木上廟學之制規模宏廓氣象崇偉俯仰四
顧漢江繞其後太和峙其前外朝滄浪諸峯環列左右
遂為襄陽郡庠序之冠然豈徒資觀美也哉無非崇祀
典而[illegible]之誠抑亦使學者不敝於凡近則志氣特

明念慮精確而日造夫高遠蓋以　今上[illegible]
統繼志述事表章儒術重念天下學者務於科目聲利
之習記誦詞章為工而忘治己治人之實爰命風憲之
官提督勉勵使凡學者沉潛乎詩書性命之府踐履乎
孝弟忠信之道以造就夫成德達材之地由是領民社
之寄者莫不知興學而士子亦莫不知務學矣況均州
為古淨樂國玄帝昇真之境山川明秀風氣淳固人知
禮讓邵公雖無民社之寄而能恪體　朝廷興學之意
振而起之凡居其內者宜益勵厥志益勉所學則教化
行而風俗美人才輩出彬彬然矣誠豈徒資觀美已哉

具興復始末徵余記其成績者訓導鄧誠也趣文登石
者道正易本中耆民楊好學吳寬裕馬進[illegible]草也

又　　沈暉　明

均州廟學在州治東八十步歷代興造始末自元以前
皆以兵燹無可考　國朝洪武四年始奉　詔創建而
制度未備正統戊午提督太和山陳監丞梵邵郎中正
因言于　朝建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欞星門及明倫堂
兩齋諸倉庫而規模亦卑狹且於州制齋[illegible]尚缺一至成
化辛卯分守太監呂公貴又撤堂于後[illegible]退省所[illegible]
其規而茅新之然其他尚未遑及況迄今幾二十年

者益壞新者亦舊額未有脩葺之者弘治乙卯春予奉
命撫治是邦間下學謁廟顧此頹敝非惟事神弗虔抑
且師生居處甚窘深惧無以仰副　朝廷崇儒重道作
興人才之盛心也乃謀諸分守太監潘公記移文守巡
陳叅議睿王副使玹馬僉事璠督同知州張聰千戶張
翺偕往相度圖所以脩葺之衆皆曰宜未幾以地圖來
上予按視之因為考制定方增其式廓慮財用計復庸
復命千戶韋正判官楊敏鳩工市材專董其役撤其舊
而新是圖盖舊殿之為間者三今加為五兩廡之為間
者十今加為二十六兩齋舊共六間今加增為七盧其

一為門而中分之曰時習曰日新曰尊德以為肄業之
所曰養賢以為會膳之處櫺星門戟門高廣皆加三之
一而櫺星則琢石為柱以代木因易朽也惟明倫一堂
仍舊亦加兩厦通為五間他如倉廪府庫師生燕居之
室尊經之閣觀德之亭凡制所有而未備前所造而今
壊者亦無不脩通用木若干磚瓦石各若干然財檢諸
帑藏之羡餘力徵諸在公之服役一不煩於民經始于
是年五月二十日至五年三月十七日落成學正鄭嘉
祐以叅議君事狀來乞文為記予惟均為襄郡大州漢
水出其西北荊南諸山環其東南而太和一山兀立中

央峻極秀拔綿亘八百餘里尤為天下名勝宜乎豪傑
英偉之才多生其間也然自古惟真武陳希夷之流成
道于此而其他無聞焉豈山川清淑之氣獨鍾為神仙
異人而不屑於世用耶抑聞昔周盛時文王化行江漢
之間當時婦人女子莫不皆知遵教秉禮甚至置兎野
人亦皆公侯之干城而兩漢伏龍鳳雛南陽貴士皆去
此不過百里何其豐于前而嗇于後耶意者人才之生
實出間氣將亦有所待與我朝　太祖高皇帝受命龍
興以儒道治天下自戡亂奠基之初即　詔天下州郡
各建廟學以祀先聖先賢作養人才　太宗文皇帝又

表章六經四書性理諸書以嘉惠後學　列聖相承率
惟此道今百三十餘年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是以溥海內外教化大行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矧
茲中原山水之邦得無豪傑之才為時而出者哉夫豪
傑用世必以儒道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即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也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
其具禮樂刑政其文經書子史舍此皆為異道也今諸
士子生斯地也游斯學也既以俊秀儲養待用異時由
鄉舉里選而升於王國皆將有官守言責民人社稷矣
苟焉不學將何以見諸行事乎尚其講明斯道身體而

力行之自家而推之國而達之天下以弼成　皇明億萬年雍熙之化無使成周兩漢之賢得以專美於前代豈不偉哉不然名雖爲儒行則背焉及他道之不如豈惟有負國家作養之恩而亦孤諸君子興學之意矣敬書此以爲諸生勸且自勵焉

又　　　　慎旦 明

本學自正德庚辰分守愽平張翁及太府陽信呂翁大興脩葺之後及今幾四十載而殿堂廡宇齋號垣墉咸在傾壞雖州守王公范公自其極敝者間一整之而未遍脩葺也嘉靖丙辰冬州二守南溪丘公莅任適乏州

守公掌州事日夕留心學校毋於朔望瞻拜即指而嘆曰宮墻之敝一至是耶况學門左右而無二坊以爲壯觀非體制也可容已乎且不自專申請分守海陽成翁冢允且勛是其崇文重教成就有司作興之盛心也公奉此即于丁巳夏命陰陽官孫瓚鳩工先立二坊不煩不擾旬月告成此足以增學校之光而興我士子奮勵之志多矣及秋行大祭冬舉鄉飲咸公主之各適遇雨滲漏不堪至不能終禮曰此豈得已者耶又專命義官張珣楊應特相度傾頹料處物料且屬之曰寧裕毋惜寧固毋速于戊午春始興工焉若廡則易柱易梁若堂齋則易椽易桷若門若路則易檻易石若東西號舍則整而立之若內外墻屏則築而更之至於塗蓋灰瓦之類各各精悉煥然若新歷上半載至七月終旬甫畢公之留心學校者至是慰矣俾我師儒咸得所矣且體上官成就之盛心矣其所費也則皆出於罪疑原贖者於民無纖毫焉可謂逸而有成者矣若夫日省月試賞工作勸則州幕王公協公之意而順成之也生員徐應韋咸謂予曰此四十年來之盛舉百年之遺澤也請勒石以紀歲月云於是乎書

重脩普濟龍王祠記　　陳詔 明

均州北五里許有津曰槐樹渡距滄浪百餘武發源嶓冢山即古所謂漢水者南接州城北通梁晉燕趙蓋州之要津也旁祀古刹龍王廟一區乃昔人所謂以祈利涉者規制隘狹且歲久神享於廟廟之敝也若是其何以妥神而佑民哉遂悉撤其舊即其地擴而大之廣內外二十二丈深四丈甃之以石繚以周垣中搆廟三楹恭設龍王神像一從像二扁曰漢水普濟龍王祠皆昔無而今有者基之下則築磚岸三層墻之右則爲道房七間以居司守之士其費用之需咸公自捐俸倡於有司一無與焉工始於乙卯秋九月訖於丙辰八月巍然

煥然瞻視尊嚴矣乃屬語以紀頌未詔惟事之行利於
民者君子不以攻作爲勞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頌
此槐津實當孔道况慕太和之勝而往來於茲者尤無
虛日欲不病涉匪神孰佑此公之所以慨然興懷而祠
之所由以重建也維自今風波不作舟楫無虞莫不曰
神之佑庇之功抑不知所以感乎神而致其佑庇者則
公之功也蓋祠建則神安神安斯靈著矣公之功不其
偉歟雖然萬古此水則萬古此神萬古此神則萬古此
祠然則公之功不將與漢水而同其悠久矣乎是用記
之以告來者公諱佐敬齋其別號易州人由司禮監文

書房調內官監太監奉　勅提督太和山脩建非一備
載于誌是祠之創則其蒞政之十八年云

新建惠政橋記　陳詔 明

州城南七里許有水曰黃沙河自西橫亘而東界諸太
和孔道道故有橋歲久圮沒每雨集即病橋之田盡爲
汙潦林立兩崖而待濟者動至彌百隆慶四年春余偶
以東作郊行南望蘬然人曰此黃沙河之新橋也既而
見其規制穹窿綜理周密甃以巨石維以鐵錠架以木
梁梁之下空其中以通水者五余少憇焉則負者戴者
輿者騎者牧豎及老稚之扶攜者南北交錯相出於上
而汙潦之田亦畦畛秩然歲以舉此余乃詫曰何茲橋
之成之速若是而利民之若是也徐則有老父進而言
曰此我提督王公柳公之所建立已命名曰惠政橋矣
越明日新泉王公詣余因語及曰君知名橋之意乎余
曰及時成梁王政所及民不病涉惠鄭大焉公曰君知
爲惠不知予之所謂惠也蓋均自去秋霖潦禾黍弗登
延及於春民多菜色因思荒政所需莫先興作而黃沙
河之建似不可已乃以語于春池柳君君惻然曰此義
舉也而况吾之所當事事者於遂即日出香錢募士檄
千戶李向陽董之復榜于道曰人日給錢三十文願輸

力者聽以故耰服之民爭先就役大約逾月而餘賴之
全活者幾以千計而橋亦遂告成事焉此予感春池之
惠於民而名之以志喜也蓋君之所謂惠要其終而予
之所謂惠本其始雖然君均產也春池雖用予言以惠
均民君獨不爲均民一言以彰春池之惠乎余惟天下
之事惟仁人君子能以義諭人亦惟仁人君子能諭之
以義此橋之廢歷年多矣豈宦斯土者皆一無所感抑
出納者之皆有所靳也新泉公正已率物動必以義故
言出而人從之而春池公雅好文學見義必爲此所以
能相與成茲橋也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新泉公以

之而勇於從義君子于春池公之功其可少乎是役也作於是年二月癸丑訖於三月辛卯其費以木石灰鐵計者三之一以夫匠計者三之二通用錢八十二萬九千四百有奇至於春池公之日有犒給與夫脩置附橋龍王廟者一土地祠者一則或出廩餘或從義起盖不䏻盡述焉新泉公名應驄閩漳浦人庚戌進士以藩參公署荊南春池公名朝定州人由司禮擢今任皆奉勑提督太和山云

重脩太和山東山道院記　費寀　明

太和山天下名山也甞讀輿地圖及其山之志謂當翼軫之次豫雍之野自三皇顓頊時以淨樂名其國而其勝已傳焉其高則萬有千丈其廣則八百餘里其秀叠以峯名者七十有二其谽谺以巖名者三十有六其潺湲以澗名者二十有四其湫洞潭池崗石嶺峪泉壇陂堰宮殿祠廟臺觀庵院門亭橋井未可更僕數也其幽人仙侶高士逸民棲息脩藏於其中者皆名宇內其松檉栝檜楓柟楩櫧杞梓之木皆歷四時而蒼翠蓊鬱其朝霞暮烟吞吐匡谷者皆倏忽異狀而目接不暇信乎天下之奇觀矣故余方家食時已有登覽之興既而通籍翰林正德間欲假封拜使事取道一往適以被槍而

去啟帝果行嘉靖新元復欲遊[illegible]又側甚弗果行今年冬十一月既望其山之提點志高領道衆來南都請予文記其重脩東道院事且談指畫曲山間之景俾予前時弗果之興橫發胸臆思欲奮飛而不䏻也東道院在其山玉虛宮五老峯左白山麓以至於道院凡二舍許而自院以至于巔亦如之故凡士大夫之有事於此及夫人之慕勝而遊者上下巔麓必憇於此越宿而後可行然則茲院也其諸崖谷之會盖之委者歟歲久頹毀弗飭道人䏻以其力新之始事于某年月日迨某年月日而工告竣使圯者完穢者

潔隘者闢廢者舉巍然煥然不但榱題之改觀而已問其費則銖積寸累得之四方香客而東園徐君之先父魏國之所給者居多焉道人請予記而東園君贊之故弗獲辭因述其素有感於茲山爲之說且與山靈申約異時獲請老以去足力未衰尚期駕扁舟策藜杖登歷覽景以畢平生之願道人其思所以掃白雲之榻進胡麻之飯而爲余東道主人也哉

太和山記　汪道昆　明

我國家尊大嶽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於𡶶今治故營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霄亭去州九十里入而

南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抱
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茆跡與人所在爲之祭遇真宮與
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像之歸守者入仙關爲
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脩廣倍遇真舊
爲武當縣南山如負扆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
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闥亦異人所棲西
上望仙樓惝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爲偎桃觀通八仙
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沼西出則田廬鷄犬
亦爲一區去玉虛踰西南進次廻龍宮太玄觀入紅門
迫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二龍

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八偎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
千章如宍夏緣岡爲鬧山故道遺巨石在馬賓太上爲
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
西南諸峯盡在目眈及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陁
中分扼其吭爲復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
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然亭沿
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
深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
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
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然西南上除道曲

折望行者如登閬風紫霄宮倚展旗峯石嶂崇隋皆數
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奧區宮制高倍玉虛脩當
其半奉祀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倚宮前爲禹跡
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禹
松亭出木朩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旋古道
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含南
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者遺搆猶存
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宿莽容單車峽
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風巖盤故幹樳道也左上行躋
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八公巖則十巖也

路險絕不容趾舉像者劉媼居之其下亦爲三八公巖相
距三舍巖南鄉奧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
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間
皆䨮石峽中有巨靈斧跡杪入門降數等稍平行依三
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緣絙
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居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
倚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二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
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
蠟燭二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天門
入紫禁城北拂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屋承以

瑶臺帝位中央群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
令之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髙出七十二峯如群弟
子侍先師莫不齊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勝承之左
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
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渴石或如蓬萊鉅如
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濕鳥脩如北溟之鯢雜出如珊瑚
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
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一綫掩楚蜀畧周秦即嵩華
衡雲匡廬峨眉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
微宫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者焉南

巖當太和之陽宫北面據五龍之奥宫右石延覆於道
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宫後即南巖脩數十丈髙數丈
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髙墉巖中列祠事
三亭二郎神山多倬詭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絶
罕至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路喜臺當志心
石臺端有虵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宫東北歘火巖亭
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
北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宫下爲滴水巖僊侣巖度竹笆
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者曲虚無廬渡青羊橋躋五
龍千步而峻門坦九曲始達應門宫制九重前列附八

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髙矣左髙殿奉玉像五相傳招
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宫前有五井天
地池日月池宫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遊宅
也凌虚巖去宫五百步一黄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
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巖前則希夷
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宫五十步爲
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僊
巖巖虚明視北道諸巖爲勝次蟿馬峯爲仁威觀繚垣
方廣數十丈石渠衞之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
峯下爲五龍行宫地始平脩廣埒楚過此則玉虚道也

譬之宫室遇眞爲垣屋玉虚爲廷淨樂爲沛宫紫霄爲
廣内太和則帝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宫朝
天爲掖門元和爲象魏迴龍復眞仁威行宫皆行在耳
語規制則首玉虚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
五龍至若群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
數大都天閟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爲備具也
稽古定則不籍有司遍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
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
人言山贏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灩澦左滄浪江漢交
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

臨湯谷古者海岳為匹小適山澤之義與彼兒兒而觀一隅是以趾臣目者也

又　　汪道昆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從所部循祀典三宿太和天雞鳴輒登絕嶺觀日出下視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辯色山積雪如群玉觀益奇乘興過妙華巖拉碎叡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櫚望天柱嶆嶆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瞰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復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臺

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卧神樓屏明燭户牖生白視懸寓若氷壺蚤起登太子巖過遇樓者相攜出亭下下紫霄行者有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徑玉虛巖澗道陰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倦倦乎哉暮抵望仙樓月滿魄明視紫霄較甚旦日歸矣譬之染指曾未屬厭辛酉將入覲乃再至祭中載父乙爵襄王孫道歌者從余先入上虛巖附大至巖中挈酒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巖下宿從黄冠飯黄粱明日入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市人日無[illegible]許以得與登於是篤壯夫二三人而步逅更代若持羊角而上[illegible]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官造帝所即擁蓋猶霑雲以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當黃庭禮[illegible]衆人人以為神應雖余亦不知其繇凡[illegible]周游[illegible]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言道昆幸得從[illegible]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跽舉爵[illegible]三御禮群神爵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捉劍出之祝曰[illegible]數入闕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關余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借飲滿立飲爵如初下摘星橋飲流水歌者進爵為天風之歌酒[illegible]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為鈞天之樂

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illegible]辛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余樓命酒以次觴列僚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真吾師也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郭望夏門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爆湯治浴室逆余宿沐浴[illegible]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巖道中饒木石死積不治假[illegible]木疏石宜多奇始至望天柱諸峯猶宿雲際[illegible]立盡如出青芙蓉既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鶴[illegible]盡冉冉如貼鳥余宿羅公房六月不[illegible]裕明日[illegible]乃出復真過玉虛巖不果宿乎登福地[illegible]下拔劍所[illegible]

師清路塵旦日呆呆侍中命工除闢道余乘小車從太
和日方中其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
見之既禮玄君退就南巖咳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
舊游諸峯變幻多神奇即三至未可縷指曳杖出香爐
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曲與
盡乃反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遺址是
當闔閭憩三公宜祠事文呂以應天象次萬丈峯下刻
石爲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道者其在山
中開士周泰亨居玉虛西鳴舒復初石教命居柳林佛
子圓性居尹喜巖獨頗希了出就鄖郢周故官者靖

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師友並稱法眼云舒
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辯才其先爲柴山人弟子
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之圓性祝髮京師其法相
日攝諸從絡卷舌不談談則纚纚不休適其意所欲出
余先以使往與爲之期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舊聞
與語石灑然公豈宰官身耶不拘不厲而登彼岸其求
也坐待明月琴師就巖中奏琴且日問尹喜巖潤佛子
巖東北向門外多美箭爲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
佛子蕭客入坐客當中齋既而謝從游引客入龕內摩
客腹私語佛耶佛耶出往却以米乃復推几抱膝説客

尊聞多所闡發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
竹徑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與其下樹水草傍一巨石
出臨崖斷木作曲闌當之咫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
繪事巖下草木益茂柴荊爲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水
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床戶外並列招提
懸彩幡作威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爲一垣垣中花木
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爲草亭方廣當身設坐
具亭前分列八石宜坐門徒客笑曰公所居足稱精舍
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耶佛子曰嘻此故豺狼居耳
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曰勉矣出就谷口客田車且日

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遇暑雨畢易衣履始見見
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
臺群雉遁鳴山渠不避人語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
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子至舒即次以機校余石數
日余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惡
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
叩實義會侍中倦而思寐亟勿談明日昏堅偃樓語其
概乃余猶多扞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忽忽遂還
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游好與賞
遊者俱句趣不自得而至則余焉政然亦不失爲俠少

游乃今帀論衍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文之外時
而汗漫時而逍遙其斯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遊大岳記　　徐學謨

始余兩遊大岳其一爲嘉靖辛酉孟訊柯膏之夕明年
壬戌會上計京師還渡大河歷宛鄧取道穰東山中浮
漢江抵均州將有事于鄖鄉以是歲三月既望遊焉當
是時余方領荆州牧事輒迫于役僅涉覽諸宮大都而
夫乃諸宮獨五龍依岨嶮絶非旅遊之力可至徒北望
指異父之已竟無緣一至以爲歉余既罷郡歸至是在
崗八年爲　今上之二年戊辰余幸再起分臬茲土而

同年少參王君適奉璽書飭詞岳典因數要余同遊余
坐罷攤未間是年冬王君以祈祠故先往謁禮亦未至
五龍而還今年己巳夏四月余復有鄖鄉之役維時清
和既届癸滯漸解乃以是月之十九日壬辰移書王君
會遊中午發漢江是夜宿穀城乙未出穀城迤西行睥
睨四山陰曀作雨狀比午歷石華行千佛岩下霧靄稍
豁□細輿度界山忽夕陽逗嶺大岳諸峯總總蹁躚如
揖余而前者余雖乾大岳及鋪舍界山候館而王君亦
以書至約明日丙申自均州東發候余于沐浴堂遲明
余發自界山抵清微館迂轍而南赴所謂沐浴堂者王
君果先至相見握手驩甚時未卓午時昇御入山是日
世玄岳坊琢文石爲之跨峙雄槩刼自嘉靖間山故名
武當謂非玄武不能當之又名仙室名大岳國朝永樂
勅初爲大岳太和山至　世宗朝始賜今額以冠五岳
云初入山如行郊藪林莽蓊蔓遠山四匝而迎人中列
岡道咸甃以巨石境始斥稍陟愈益脩矓約二里有杉
檜萬株盤桓夾逕折而北行三百步度會僊橋下有石
池方廣數丈甃泉澄澈林影覆之漾琉璃色橋之陰爲
遇真宮宮負鵝鴨諸嶺左峙望僊臺右黑虎洞環翼而
墻立故名黃土城即僊人張三丰結廬處今宮之東廊

有三丰遺像初名會僊館永樂初宮成改賜今額徃年
余宿東方丈道士爲余歷歷指語如此至是與王君飲
于西方丈移時出宮復循杉檜林而南折而西行道士
列青衣吹而前引不二百步入僊關關薄陀傴駮駁中
啓爲山之外關行者蹻而登蔓尋乗陟石勢差互隱轔
嶙巘扺巖排碕漸昂漸敞然所至除館懸崖介綴若綿
遞遞以便休舍從元和觀折而東偃次三橋行六里冉
折而北下峯廻路行俯瞰平疇壇曼陀委徐池美次有
萬千突起連棟駢延烟火庇織儼然都邑之觀者所上
虛宮宮故址小三丰所棲嘗語人曰此地今當大興也

[illegible]崇首翔是宮以承鸞視宮製視倣
登殿其中為王殿奉玄帝座皆繕以乱柱鏤以龍梁
列以雲椽飾以藻稅翼以飛櫨闢以綺寮甃以文磚覆
以碧甍護以繡楹遶以複廊殿之外為層臺臺之外為
石欄欄之外為丹墄墄之下為彤墀墀之外為二山門
門之外左右列亭二亦峙以崇臺高可三丈貯一御製
穹碑柔類今絳闕帝居正殿之陰其殿曰啓聖左曰元
君又左曰小觀迤西焉而楹者曰偎不亭亭後為張三
丰洞室室外銅碑一其左為聖水池西塢北山下為望
偎樓樓之外為雪洞一石渠之北曰齋堂其西曰浴堂

宮門之左曰鉢堂右曰雲堂西塢之北曰園堂後鉢堂
而除者亦曰園堂其東西各有道院一為楹者以千計
出一山門外為真官祠者二宮之外東西北向為天門
者三為臺者一曰八偎為觀者一曰偎桃他宮之製略
倣玉虛而支簃亭曲房奥突之數則各視其址之崇
卑舒陋以為盈縮焉然玉虛頃之以與王君俱故[illegible]
復周瞭問訊道士以五龍遠近咸曰相距可三[illegible]
日未晡王君即促余弛裝齋用環輿易所乘[illegible]
者以鍵衡輿座中可轉而下上以便降陟[illegible]
於是輿自西天門出度蒲花亭[illegible]

陽其環宮而梁者以十數計而華陽尤秀野自華陽橋
折而西上太嶽旁袤境[illegible]參閒沿嵑而望鈎盤瀰鬱環
林叢薄日盡方止乃知二百年樵蘇所不及故生薪暢
遂如此又折而北行四五里為五龍行宮宮負茅埠峯
迤宮後斗折而上衆峯攢蹙騰突撐拒鰲峙偏側莫省
向詣轉矚凹處後者紅輿而上縱縱作虵行崩石臨隧
乍開乍合乍起乍蹶惝怳萬狀忽有介立直前紆譎而
登有仁威觀在焉觀前石梁宛轉曰普福橋橋之下注
然深黒漩瀨退貯澄澄噴震可聽其上四山黔然類歃
甕劉其中而蓬其外一隙射天光怪晃爍丹碧之華葉

隱隱森動以其地幽而鬱結迫阨泉歙迴辟頓趾若乘
寒虛不得下旁窩忽落轉逗而西度隱偎橋橋又折而
北行兩崖崛立迥谿股引嘉卉美箭不土而植翠岩蒙
絡白日如晦鶻鷲狎人翔鳴應答如是者約十餘里其
逕如混元始鑿迥遐窅渺非常遊者所至又折而西上
至老姥祠祠在磨針澗上瀕澗立駝石磨痕如新道家
相傳即神女以鐵杵示玄帝處又行三百步始降輿扱
衽梯石而南上遂入五龍宮門內為道九曲丹垣繚之
旁夾青松殿一後製如他宮而趾獨聳峻前後凡九層
五前之為層五差其級八十有一四之級如前之數而

殿其十有一焉以故棟宇尤巃嵸峭拔霄漢前列
紫蓋金鎖諸峯晨暮出雲氣以護鐘磬時霽暝余與王
君飯于隊除坐語晷移漏尋宿對榻與如冊穴山鬼屏匿
夜籟寂然攤被而起俛仰風寒凄骨疑非人世丁酉具衣冠
登殿致禮玄帝畢道士引詣殿陛下觀天地二池上有
石鑿鑿二龍口以貯泉乳晝夜滌灑入池作跳珠聲左
右跳龍井五泉涓汨汨即歇泉時常盈自右廡迴而西
有日月二池下上一錢屬日池如缺月池漾滿玉色天降
時雨其水變現不常或云此即龍湫昔有甲士掬池水
滌劍龍擁脊出入地震駭其說近誣然以其水色性異
可信宮之後上香爐五龍峯巉峭千仞其巔亦有靈池一
容嘗爲余言池中則黑條數頭或沉或見疑爲神物變見
上建石廟一區其殿曰真源以茅茨木剌砌礎棘肘不
得陟復迤左謁玉像殿觀玄帝及從像皆鐵碧玉爲之
開山時出自泥中不知爲何代物林之玟列勝國時碑
故六一什焉字漫滅不可讀出宮西北行約二里登凌
虛巖爲唐孫思邈宋陳希夷修煉處今巖次有希夷誦
經臺曰凌虛巖折而西上爲自然菴菴前甃石爲方池
橋而入恭觀 文皇帝賜道士李素希勑衲菴前後皆
崖蘿楹杉文杏千章掌蔽天蔭其下以東瞰昕景旋

疊吞霄霧間殊幽麗可念也循行過宮門復從九曲道
紆而出偃歷梯石數十折輿者支君下盤磴數里若墜
千尋之塹引領五龍已在天上山岬藏大簾中灌莽蒙
茸鉄岈鉄圯不可步武沿谿趾跼行若有伏流在偃石
下以草木茂翳無所覩靜聽之隱隱作活潑聲又折而
東南行五六里許既兩崖崩石離列水自北來礴激而
南濺沫散走其聲澌沸及折而東行數百步有橋橫澗
上是曰青羊橋橋之下水聲益峻盪石隙澗中如斷如
齶如鬥如羆如牛馬首者不可勝計瀨沙泉齧奔撞擊
汩涯爲奇觀旬磴駭目余與王君箕坐列籍偃而歌揭
而漱雲浮鳥飛四顧岑閒宛然濠濮間也蓋水自五龍
頂股分磨劍萬虎牛漕桃源黑虎陽鶴金鎖飛雲瀑布
諸澗悉會于青羊一澗以入漢源遂而委汀故青羊橋
之水特勝度青羊橋沿澗折而南行澗道皆連峯拂雲
嶺嶝合沓象以環卉蔓綴絡蔽遮甚始通既通尋泯故
澗道乍斷復巨暫起忽伏杳不知其所窮余與王君以
其地頗險時降輿行遇會心處即盤石坐坐移時復行
澗邊諸林磴駢立聳秀其尤美者曰倦龜巖巖側立千
尺一望如豐部石綠研色或曰上有抻龜時吐烟霧爲繚
繞迤邐下以手承之輒爲霜雪所出碑曰龜巖再折而東上

露梯石紆延百數十折跋而登復窮山之巔而止頃之又循級而下逕稍闢始見院宇知已偪南巖出傑侶巖觀百花泉為胸幼安得道處又東行一里為滴水巖石肺覆赭色泉水自巖上滴小石池中戢戢不絕滴昵之不見石鑄又行一里為欻火巖石色如焚烈勃吐焰中瀦靈池其水舐已疾自欻火巖對職南巖宮殿幾不盈武然跼足迂歷盤岋跋迴徜徉逕五六里然後得至所謂天一橋者自天一橋入北天門山勢如千丈蓮花初發盂盎中花葉紛矗璀璨葳蕤諸所昂構皆嬋連鑿聳峻坂彼之翼以飛棧斗折而上循山左支行數十步而

右又百步復折而左登小天門有大巖石若將墜而復止者仰睇之上有巨人跡指趾悉具莫省其所自來自大巖折而東又折而北下入方丈飭而出還逕大巖折而南禮大殿歷大殿左諸楹山復起突為小阜為圓光殿黑虎巖蹲伏而負之岩深洞莫測自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陟崕上復折而西行過元君殿殿之左偶為南薰亭亭外有石棋枰棋道從衡儼刻畫狀自元君殿折而南上又折而東過獨陽岩岩之東有石室因山而坎其中高廣可丈五尺深如之鏤玄帝石像其外為紫霄岩護以石欄楯欄楯外故有石突而銳出長可五尺

類神龍矯首好事者穴其項以承薰爇下臨絕壑瞰之蒼茫閃忽疑無地朝禮者往往慄足而跋投香于項甸伏而南向謂之龍頭香其前似蜿蟺而特起者為禮斗臺臺之陰橫崖石大如垂天之翼刻靈官像五百餙以黃金貯石鑄中又迤東皆懸崖不可逕復折而西盡再折而露洞天石扇逗其外梯磴降陟凡數十折捫附蘿蔦而行可通捨身崖自捨身崖級而上約二百步有擅其巔者即玄帝昇真處是為飛昇臺自臺上仰瞻天柱一峯巍然當頭儼紫垣帝座擁翠旒建雲梢御風駕執埏而照臨方寓旁峯凴覊之即泰階六符之使乃南岩

以下諸峯列三十六類帝之外臣冠冕珮玉林林翼翼各待次以朝宗于上其下小山屈伏林莽為嶼為嵁為穴為陵丘為壘空蹄股支撐若爭欲效獻而偃蹇廻翔無以自效者又類遠臣余與王君憩臺上久之有頃雨涔涔東來廼復循故磴還于紫霄岩迤殿後出折而西行崖道捷而斗偪廣盈趾兩山缺齧處以木梁之循崖行輿者僅以隻趾躡陟而度三百步始出宮門雨止折而南忽臨入山孔道目愉忘舒可輿行春時遊徒消擁頗淄清境至是經塗若滌山形增媚再折而西度千尺石梁其下淙淙然為津而流者為武當澗澗受皇崖諸

峯之水北入紫霄澗紆迴數里循澗而陟緣以臬陸多
經行頭陀鍾梵之音與澗水相應答隘壁纜錯轉跂上
殆皆巢居之客屛絕烟火日從木杪纏應器以乞施其
最上站爲之崖有棲廬一區行人指爲往年虎皮張脩
道虎皮張者不知何許人後得道于此化去迤北爲榔
梅祠自榔梅祠南上二里至朝天宮小憩轉折而西其
逕愈勾棘役者始舁輿而登曳掣退逐且行且踣又折
而西行二里經杉木林結蔭可坐或云自杉木林迤南
有入頂一捷路以翳砠蛇虺穴之非常遊所經復西行
愈拜撇逶迫其上山勢銳如卓筆道左右書升天梯三

字至是即大貴人不可輿余與王君乃降輿勾扶壁登
走數十步始跋而上天門天門者開山時施設以象三
界介㞦而梯次第登梯廣僅二尺鐵絙之士女攀而魚
貫行陟降詰曲凡數十百折悉循崖勢以爲從衡級如
之即壯夫之力歷數十級輒偃僂而止又之氣平復行
且止如是者凡數十迴始窮天門一至三天門則空中
蹬道如自上插綴跂履震撼亢岌業艱苦故朝禮者雁
蹁足皲瘃不得歷頂比至大頂則狂呼大叫悲愁號啼
以驗白至心余嘗笑其愚至是與王君亦幾作韓退之
華山之慟出三山門東折而上入朝聖門又折而北上

磨巖鉤錯乘嶮距陀各有棲棧廡房以居道士夷峻而
起頊其陽而塹其陰狀類懸弧又西折而上爲小龍池
屋焉以祀龍神又迤東爲神廚爲眞官堂爲聖母元君
三殿如他宮之製加縮焉又折而左上爲朝聖殿前巽
巖謂以棲鐘鼓其東上爲藏　列聖即位祭告碑自祭
告碑又折而北上梯紫金城歷城而盤跂復數十曲益
促數累息竟翻奮而升入南天門如世所繪五城十二
樓者是爲天柱峯絕頂其上石脊而岐寔草木童如飛
鳥不至間生朱草靈藥有蒼檜數株高不盈丈其柯半
枯類老龍甲環而夭矯中崇陛墉以峚金殿殿液銅

爲之盪其外櫞榱桁棟欒悉具視其梓芬絕不見鑪
錘迹疑爲鬼工殿東薄飛棧二可頫而更衣殿前薰[illegible]
散爲白烟時薄暝夕陽半吐下方已昏黑遂與王君禮
玄帝像而退返于眞官堂飦焉約以申旦戊戌來觀扶
桑出日各旋寢去夜參半松濤颯響疑雨至啓疏寮視
之徹月在戶星河森煜復就寢久之空中天雞喔喔鳴
余亟促王君起王君即起偕余捉襟僨歷而登頂霏微
颮拂沆瀣沾衣東望紫雲如盖決鬱紛結塡之物忻漸
爽朱光迸徹景風盪廓跂鳥翔空盪射萬山金碧晃映
爐燭三峯近聯九閣而皇崕三公五老玉筍天馬雞籠

諸峯若動若吸蜀䓗而米犇走不暇埃壒屏翳宛虹若
砂遊目八極眇忽萬象不知此身已在九閡之上接招
搖而周遊也王君曰噫嘻是烏足以窮茲山之變幻哉
若夫宾雲溺發盡雨乍至蒼焉漭焉驟為混合羣峯坐
失僅呈毫末及延頸闇闇懸矐如故馳景飛燭光涵大
浸豐隆倏裂劃然朗霽向之所有混為一碧茲余曩遊
之所覩者夠其昭迭變萬形殊詭乘化徃來曷其有極
而予姑漫羨於馳隙哉余劃然咲曰予欲揭揭而覩其
竅耶將宜其宜而綈其妙耶王君亦劃然大咲是日遂降
頂復行迤梯武蜺而退駁驟飛越了無怛懼歷二天門

愬摘星橋躐處延睨上下二界行人皆作蹊蹊佁儗狀
躩而起委靡迤卷楊袖而下出一天門若逢武陵舊路
仍升與行戍削嬖姍祇廻杳眇南巖蒼翠舒挈可拾叱
徒倚踊一躍而至不復駐遂肝衝而東下經太上巖折
而北行十五里入紫霄宮宮負展旗峯峯形類軍中皁
纛歸嘉數十丈箕伯翕張之霍然搖動前列五峯如拱
其右轉三峯屹然中立者即大頂所摩撫五老三公諸
峯至是始雄特不可傲啟宮之左右亦有日月二池七
星池麗焉自大殿後右轉其山之椒壁立而龕其中者
曰太子巖左為迎來第一峯自巖下出小園為折而左

復北為深井巖又折而右復西上為七星三清二巖巖
之上非人跡所至其下為榔梅園自榔梅園東下又轉
而南上為福地殿殿據紫冊井二迤北為萬松亭其東
賜劍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缺而復圓起者為大小寶
珠峯諸巖水合而東流于脇右者為金水渠方廣八九
尺北折而流經宮前赴小寶峯不得出跳其顛以行為
後渠復東趨合大寶峯匯於岬下為禹跡池橋焉亭
焉余往年月夜緇宿於耕隱堂聞雲鐘聲徹曉已而為
紆天清都不謂入山之路至是革革始半余既與王君
飯聞迤南虎兒岩有不二和尚者能說真乘語以路曲

愿不得去乃出宮循禹跡橋而東經威烈觀折而東北
行度天津橋可望玉虛黑虎諸巖磨之下為九渡澗澗
會太子蒼龍白雲諸澗之水流入梅溪遶於漢頗轉騰
激蕩各如青羊而寂寥不逮澗路迂欹木級碰而降陟
梯下上凡十有八又折而東行六里為復真觀觀迫太
子坡前為而道倚其垣而堞其宮面山皆翠聳與始至
適故所甚詩人賴郡朱生者尚攜自東來延之入生曰
五行老矣世間作山水乃有如是余咲曰若方入大宮
厨稍一繞即屬厭耶因與觀殿前聖母滴淚池而別度
復真橋又東行十[illegible]里山漸舒[illegible]漸緩至回龍[illegible]

廻複若山至此而轉矜也拆輿而西仰躋上方翔象在
依甚類陽關出峽客麥而降行又五里乃復下玉虛宮昔
柳子厚謂遊之適有二曠如奧如茲山自南巖迤南及
東為曠北為奧常遊者輒自紫霄取道禮頂而還彼其
所謂崇峯傑構回日星而瞰風雨者已酣登飫歷其心
無復之矣故往往不及五龍而反病其邃茲遊自奧底
曠軒豁織巨已次第舉之而窮幽躡峭攄物之秘無人
之棄若于輿焉有獨詣者王君亦謂為然将就玉虛休
焉以明日出山項之有客於消肴遲沐浴堂要余兩人
開齋者復從輿東行就客食余遂止宿沐浴堂而王君

自丙夜復燎行六十里遂均州王君名雁鳴閩之漳浦
人與余同庚戌進士江左徐學謨為之記

遊隆中記

跨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為
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三十里在今伏
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即所謂八里岡岡勢蜿
蜒如帶高僅數丈即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
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盖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盖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
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口西向鉄齒行者

跋跋而入其中森然草木蔥鬱即白日如晦稍陟其巔
天光始徹遊目連巘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闌遐遂
聆非若八里岡之陀矣迫囂而處古之隱者入山唯恐
不深疑宛人之不能攘隆中而有之不待長公之言始
信然乎按史孔明故瑯琊人其在襄陽亦飄然一僑居
客耳貧客門巷不過編蓬築土為之非有瑤麗絕特之
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久存於
世者矧經亂離兵燹之餘其祠為荒萊瓦礫莫可蹤跡
久矣今復去之千載即伏龍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綿亘
數十里又何從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

八角稍井一為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從其地而窆之
竟以乏嗣人以為臥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
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毓典午氏之魄以稍爐
炎祚而乃區區悋情於生前遷廬之幻業必不然矣余
從道士覓稍井井製頗宏敞非貧家所宜有也答曰然
則南陽之臥龍岡果非耶乃出師表又何以云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乎曰漢時宛襄並屬南陽郡後世始析而
二之賢者之迹所至增重其死而神遊宜無不之也宛
襄皆故南陽則今之各祠而伏臘之也詎可曰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哉遊之日為隆慶三年己巳秋七月

原缺第九十一葉

而閲者如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千載其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説哉語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讜言正論已不媿拾遺之忠鯁而中歳忽陰再際熙洽非篡竊亂離之會而遺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愈堅然則侍御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進退於龐杜二君子之間其不爲逆旅人之湮滅無聞也無疑間以語劉君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容易顧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乎又余既爲書山水間三字于舟中而併作是記

界小觀雨記

余行界山屢矣太和一山延袤數百里其東岬放於穀城至界山始括而爲盬特隆然起作龜顔馳伏狀旁迤諸山偃次而嬋連中裂一澗兩厓束之水抑而西流不知其所底埶之亦岑鬱可念以介鄖樊間旅遊之所必經不復爲人指異即余意亦謂爲然既歷石華之明日涉圻而度跋其顛矚太和睛嵐如畫時炎曦被坂秋暑炙人從御多喘攝仰沫乃土人苦暵各陳牘祝雨比余至則甸司來告曰禾之不溉已二旬五日矣使君柰何余笑曰隨爾牘雨當至蓋漫以慰藉之然周睞四山絶無罕曀色遂解鞍休舍居頃之忽陰雲起山掀翕結如蓋俄而豐隆策之飆黯瀰谷雨果大至民乃卒讙呼曰此豈使君隨車雨耶余亦强歡然喜比午不止浸申又不止乃離舍促駕巡澗行兩厓間雨益驟烈熖首諸巖飛瀑潨潨如飲虹赴壑股引而前匯爲一派向之澗道已沸成江河矣水勢寖溽瞿然迅駛遇石則鬬鬬不勝則怒豁而走愈怒愈鬬愈不勝愈怒故其聲益轟豗駭耳不復辯人語渡一澗役夫以項支輿翼而揭跣涉焉腹飲水絙而奮淖始蹶而登邁前澗復然淙流豈秀谿嶼如染迂衢視之應接不暇即昔人所稱山陰道上何異然後知茲山之勝竟以雨著而余向之行固未始行

也因憶吾鄉斥鹵苟析其支股之半裒置陂堰間亦足以取人之憐乃今差互雜沓若委諸無用而是州之氓爭隙壤之利無遺力矣不得已斲砠以求活而其命僅懸于今之一雨意亦良苦蓋匪直不知茲山之爲勝而顧以爲病造物之不均多此類又行至草店雨止書之以付掌記是歳己巳夏閏十又六日

遊玉虛宿紫霄宮記　　王世貞　明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眞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眞武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眞武者玄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説以爲脩道於武

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
爲世所慕趨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謁紫雲亭少時出
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緑被壠時積旬與頗
困人少女風襲肌爲之一快不知其爲雨也已一舍飯
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爲馳道山
口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
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
曰參上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
棄羅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而　文皇帝爲特賜名曰
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

者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爲脩真爲元和爲遇真凡三
觀橋門之馳道益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自遇真
五里而爲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武爲玉虛師相也大
可包淨樂之二其東廡有三丰道人像三丰張姓當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居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
去而　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濙奉書招之凡十餘年
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已
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将
風来衣輙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爲大壑縮
石[illegible]三丈許爲橋稍下水流潺湲不絕砥石憤起若

闢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鄕所記洞庭負奇包
山之勝蔑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類破壁而出自是舒
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强自立前所揖問道人掌故
氣勃窣不暇答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蒼白雲
冒之倏忽數千百變喬夭得雨秀蒨撲眉睫以此自媮
適忘其濕之侵尋度嶺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爲
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合宮之溜而瀦焉潺湲遒玆
所受滙已衆又暴得雨上奔若有埶借以起者浮鴨數
頭緑淨可翫既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
侯吏齒擊不能句乃入道士室搆火燎衣擇葉頭得黃

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爲次日道路
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王世貞　明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雨
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纖色横上千仞若屏曰展旗
峯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脚下
垂而暫若闇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輿人前池之右
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
所入皆歷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峯以次現
乃更用濯雨故蒨潤葱蔚因誦唐人群峭碧摩天語歎

[illegible]之崖忽闢其陽川碧出沒杳靄中私追
而相信之類則南巖也舍此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
若子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
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
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崖而
為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雞犇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與
人來請曰從此歷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
下趣澗則路徑可以與亡若乃聽其所之以得兩稍定
沮洳確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高以為亡
險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

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
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
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懸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
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鱗鱗之為房
罡風蓬蓬勢欲墮不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
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峯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
而行若數里若左挽懸而右肴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輙
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以黃金中為
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几几坐供御皆金飾也已
出而頫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爐最高然猶之乎樹前

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郭
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峯然則後
人易香鑪為天柱而以其從峯稱香鑪耶餘峯殆不能
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者時
作幘冢氣猶重不能待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扶銀
濤層湧畢至使人目收不暇按古語云泰山輕霄蓋其
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
最高意不肯為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峯
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峯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
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傅真武為真武

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寸李君元莊從為飯神
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丫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
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
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熟懸歷寒暑亡襍也與
之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頗謂得
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飯供
盡兩堰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王世貞 明

余將以雞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燃燭[illegible]
旋[illegible]已辯也矣然[illegible]

之乃就籃轝而下百餘武不可轝舍之逸出天柱峯後
爲三天門峰之易從杙階而用陡絕故數蹉躓腰膂不
相攝累息股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顧視中笏
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峯差池頡頏色若可餐數步一
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爲摘星橋有文昌祠諸汪司
馬伯玉所爲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矣高孝廟
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也乃不佞所不
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巖原谷詭瑰異
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新遜張
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候人不得報乃悲

以俟之飯後有轝僧不二所休巖告者即伯玉記佛子
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轝往從宮門傍左折透迤上行
百步有巖曰敬火石文如獸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
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爲雷師鄧君脩真地也道流葺
飾像蒙之後若爲寢室者其美遂爲襲矣乃復行嶺間
回穴紆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腋而
嵌空若室者三中最寬整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庋
其右以榻不二髮毿毿白覆額而状甚腴出肅曰公貴
人乃癖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
從此中去乎余何自失之乎爲悚然第其所稱握拳罔

觀流美入卅田法輿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
予左斜而上至項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遶
葉田田其中前後爲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逄
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嗒然久之其嶺之左右皆大
壑壑皆爲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具已
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其下小
爲隄扞之滙爲一池茂草沿緣傍巨石頗作梵字刻冊
填之仍爲予繹其義予唉不答再又爲予言所以結搆
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有而將有有而
空空毋害空也已又飯予於室蔬豉皆香美尋飯予從

者數十人皆徧毋畸羸乃謬謂予曰適襄邸消人來授
餐耳臨别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兆率會也予頎謝師
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或墮我趣余何還南巖將
返照猶未斂乃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
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顧望諸峯爭雄而趨太和若游
龍天柱金觀色熤熤射目所謂襌千飛非臺捨身崖其
奇壯詭卓無論道流鼓掌玄帝事若覿也予語之若曉
僧不二耶是欲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
大笑命酒數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岡至玉虛記　王世貞　明

而恐失毓沆鼓舞聖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
然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近有一
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爲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
也

銘

襄陽府 襄陽縣

冠蓋里銘　　荊州刺史

水經注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
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于廟下荊州刺史
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曰冠蓋里刻石銘之其辭曰
峨峨南嶽烈烈離明定數後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
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鵲鳴

漢水堤銘　　盧肇 唐

陰沴奸陽來暴于襄汨入大郛波端若鋒襄人恰恰聽
命襄將分之卒伍令以鼛鼓披峴斵楚飛石輓土舉築
敬雷駭汗霏雨斯隄既成䂬䂬而平確爾山固屹如雲
橫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年千億與天無極捍此巨災
啐若京阜

徐襄州碑銘　　李騭 唐

大中十年春令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
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
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
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天子刻之

碑石用昭示于無窮于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
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吏大常少卿弘
文館學士李際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于碑石將傳乎
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悉者則得其實際固淺陋今適
當職而為之非以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敘之公名
商字秋卿家世儒門脩源長波流芳積潤自十五代祖
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為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
湛十一代祖諱孝嗣問代繼為大尉南朝之盛具在南
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褒隋朝為國子祭酒皇朝為
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篇高祖幸 國子名

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諱
有功即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
榮疊慶光隆赫顯無與為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為法官
用法平恕常以濟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盡
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所為元臣初公少時工
學暇豫不為嬉戲常以宅民休戚為己之任凡所經涉
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
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為良吏矣始舉進士文
宗五年春考登甲科陞朝為御史會昌三年以文學選
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擾公時為

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
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
多而未常獲處顯之迹含光蘊德與貌若虛人皆汲汲
我獨委順常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
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
外郎鉄諸公是言其久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
徐殿中亦在焉中足未嘗及其門始真賢人與子言是
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為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
則用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為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
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

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省三年
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
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
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
常患江水為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
大為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溺是懼抑亦工役
無時歲多艱費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
加高沙堤擁扼散流之地於是窮其穴口不使增循合
入蜀江豬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為患矣
其二曰襄陽荊郢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給宴餞是

必率配行供假借辦斯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
創置什器皆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
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救狀陳論若於
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于補累攤
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
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擾
擾公乃纔悉上奏放免獲依債戶既除冤聲永息其四
曰承前役納所由在旧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
馬禾比每年配諸將官徒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人不
下六七百例入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監將

領添市耕牛破費甚多收獲無幾公乃廢却其他叛租
與人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
工傭其五曰襄土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
盜張旗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棚擾害頗甚燒刼閭井
驅率平人至于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
百人別造營名爲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
時以爲備禦每聞屬縣官寇刼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
歸夜發晨至皆是并贓捉獲更無孑遺頓挫賊心鄉閭
遂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爲左右中間開報
點集列堠置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

當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搆亂起
於湖南準詔徵兵同力剪滅湊南兵徵五百人尅日成
功實自捕盜威强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搆亂比諸道
最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秉旄先至襄州奉
詔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
差捕盜都將韓季友總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
引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爲元從押衙賫榜帖
先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刼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
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
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

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奏
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爲
都虞候二年之中重脩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
六曰荊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
時不通車馬皆是結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甿
妨害農業繚繞其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
宜造驛永無差徵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
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臘其數甚多例屬
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
敢受因訪問資綱人數可以資備人遂請度支陸運脚

撤馹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輸納既免損污疋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水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廳重客居停全無牀幅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依石脩葺羅列其所江波入戶晝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脩瑣闥敞制上廳夏清冬溫愁息宜便別開過路繚繞江亭主客邀迎咸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之爲民於興利除害若巫到之芟子反之飲文

王之菖蒲菹雖勞支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侵刻之肎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饌羣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溪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德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于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于物也深則其久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得不謂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謂疑者異矣公前治沂亦由是德突厥居持

[illegible]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叛[illegible]歸附于公朝廷[illegible]虜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之[illegible]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illegible]請徙齊魯之[illegible]隙地以居之編籍爲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紙爲戰衣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饑之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稟發稌豆麰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力而厚其酬傭済活以萬數逾期乃罷有禽俱巢于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爲鷙鳥所攫日暮群鷇哀鳴其宅巢禽憫其孤遂往食之愛均已子鷇長能飛而後去人咸

以爲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于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其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于天子而請公之德刻于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來者矣謹繼銘曰公德之容弘深粹玄公仁之豈沉清穠穠內愉外懌溥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于峴寔表厥美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餔饑其急逾己日者大江溢至於民萬門之命將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決巨堰天沴以移公之來朝民泣牽衣公進就路攀車從公

專醢醒利無歸于私公長御史朝綱以聲帝曰汝賢汝
可承爾公遜不答退爲讓卑帝心益加會襄人來請祀
公德刻之于石帝曰賢𢦏汝真吏師政訶不惠人誰汝
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明聖
實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
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爲舊民之生實公
是爲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東公思在
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祝期千萬年
崇碑峨峨揭于峴巔民望而思永貽後昆

襄陽盧丞墓誌銘　韓愈 唐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
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
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
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當最其列貞
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
氏也王父璀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
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
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曰又女子嫁洋
[illegible]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illegible]改之臨安之

吾曰陰陽家[illegible]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illegible]力餘學
焉[illegible]一世全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
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詩懷仁沂詩璈
襄陽詩其今年實元和六年

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柳宗元 唐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
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
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
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
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土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

道之右南有貴者　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
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
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居趙吾信是趙吾
墓意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蘊焉辛亥
啓土有木焉發之㮣棺盡緘家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
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
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
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
祖曰[illegible]之鄭州司馬曾祖曰[illegible]光祿大夫國子
祭酒矜由明經爲[illegible]卜觶蔡帥反犯難來[illegible]

襄城王薨湯賜絹帛錢後爲襄陽丞其卷自曾祖以下皆
設以位特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德摯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貔貔采章神
宮恫汝錫之老史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感蓁蓁壽鬼相望有子而孝獨躋故
鄉沸盈其銘旌爾勿志

襄樊銘有序　　李曾伯 宋

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
太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
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

壯哉峴首南北襟溝竪樊陵谷乾坤大剝其復千萬年
屏王國

魏國公神道碑銘　　元明善 元

漢通西域才不堪用元帝萬國寸才自送不挾詩書亦
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曆以長惟忠
懿公先奮於庸總事赴功南北東西無倡不隨無引不
從東我公忠濟之和同而勿聲偎安我老童[illegible]五十年
于有四遷□□其賢用或怨言反發古兆襄漢之城豈
碑揭崗對峴之前耆舊追終靡不沸漣猗羊叔子千古
比肩忠惠文相相業端亮伊國之此伊民之望死其繼
歸善人氣象司封有勑三世追錫詞臣奉詔爾文與耀
千祀其間由有肖孫

襄陽府刻漏銘有序　　周紹稷 明

夫兩儀奠位氣行乎其間矣四時成歲功亦在其中矣
粤自生民之始實惟象帝之先物安蟄存民情作息如
處豐部之下不見斗星若居夢幻之中何知歲月黃帝
有作因蓂莢以推時陶唐迭興在璣衡以齊政爰及周
禮祇慎天官保章以辨機祥挈壺以寅賓餞上經入道
下授人時此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七曜鈞輝而群生育
者也茲惟刻漏之器實亦古制之遺鼓角由之節宣晨

昏籌以底定於治最切在襄獨無鳴鼉尚知春秋夫喬
亦榆舒慘列居司牧之任恐令民事之愆嘉靖間郡守
呂公蓋嘗爲之而將作未精隨即廢已乃萬曆甲戌合
肥萬公振孫以合明合序之大德先開人開物之神幾
單車甫臨百廢多集遂於退食之暇諏及燕肅之方象
器惟金驗時以滴分更分漏昭如發矇析毫析釐明若
觀火不列譙樓之上聽事攸懸掌于陰陽之生挈壺是
續夫樹臬測景非不工也而罔及於陰格晷揆時亦云
善也而弗宜於夜何如此器法雖人授巧洩天機通晝
夜以無知合陰精而兩得我公參贊化育之功曲成民

物之道於斯者矣稷直南宋學未足知天王門且餘何
堪成務兹觀水天休之出鑄踴躍忠衮敢効荀門新之
盤銘謹揚盛美銘曰虛中受水為德净若水壹為廉濟
濟不爽為信順天時行為仁德耶廉耶信耶仁耶我公
理襄之政耶

宜城南漳俱無

棗陽縣

水衡堂銘有序　黄金 明

有宋盛時葉君康直令光化豐君稷令穀城並為循吏
載史冊二邑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皇

明啓運玉燭斯揚余有他官逐繼後業霍林樗櫟不中
規繩勉受斧斤聊備棫樸桶師匠精明覗視之下愛其寸
長遂忘衆缺居避食忘戴非一人以育以生情用歉只
棟榦不專疎庸厠世服食惟恐懼益深念國厚恩涓
涯未盡思效往哲勵已康民爰取頌言榜為堂號韋弦
之義古今所同行不如言神鑒罔忒因忘其僭而為之
銘銘曰漢靜江澄極天下清節諧調權極天下平物體
之誠我人之程濟以秋毫視傷其明欺以錙銖民用有
爭廉白絜白臨淵而驚方正均齊凜焉持盈不貳不疑
以經以營冊跡於簡庶功告成曰葉曰豐昔之帝鄉悉

在胼江歌頌乃興千載流輝華首鏗鏗額予卑微臨風
顒傾滂霑茹荼於端於袤聊采其掾亦撲其楹玄顏高
標借以水衡人遡世遐匪濟其盈爰策波駕于適于征
有來豪傑勿替斯盟庶幾為臣不忝所生

穀城縣

穀城令楊公從仕去思碑銘　劉希敬 元

聖朝定五事以選縣尹蓋民生之休戚係焉居是職者
可不慎哉至元丁丑冬山東憲掾楊公從仕来為穀城
尹下車之初首以農桑為先務學校次之越明年政成
士民悅服旱公禱雨輒應連歲熟於是勸貯義糧千有

餘石追理隱沒者百斛有餘添撥職事東六萬餘株設立
社學三十二所津有義濟之舟陸有接官之舍建尉司
衙署密常平倉作義庭孔廟社壇神宇無不新之材用
之費公推己俸又能以善勸民民以樂向善營室助其餘
胥伍効其力是以官無匱財民不乏役平明署事日旰
方食縣之大小幾務剸決如神公信廉明處事精詳事
上直而有禮臨下猛以濟寬救饑場群從擾民之弊敬
邑民鄭興六全父子天倫之因為僧人傳偽者者詰服其
罪羽士厄於非命者兼得其情凶無衣糧者親為措置
民衰貧不能舉者官給以葬田曾簽灘旅百里澤被一方

遠人来居奸邪屏迹吏卒委心同僚協賛公退之暇綸巾杖引士賦詩挙之如神仙中人茖無世味治最憲臺擢賞以出曰果断無私漸行化民成俗之語解印去邑民思之磨碣以請余繫曰穀城為邑久矣其舊尹是縣者不知幾千人矣未聞下之人勒石以頌德者上之人疏章以旌能者歷前代以至今惟楊公一人而已噫非公至誠足以動天善教足以得民忠正足以事上能如是乎公来五載守將濟渤海人也異日公升大用豈功碩徳将銘鼎彝登廟堂豈止備五事於一縣哉姑述今之所見者為銘以遺焉銘曰惟此穀城江漢之側總

總民事善政久缺堂堂楊公傳家清白作宰斯邑為政以徳敬老恤貧禮崇重節興利除害戢奸糾慝民日遷善有恥且格躬行田問教民稼穡太倉既盈公館脩葺神享其祀民被其澤絜己不污霜清日烈八景成詩四方維則筑水澄波旌山出色綸音有召鳧飛赴闕攀擁珪璋龍衣黼黻柱石廟堂永安上國

光化縣

朱縣尹政績銘并序　薛綸　元

歷代郡邑設守令掌判政務民之休戚係焉循良如龔黄卓魯千載而下幾何人哉襄陽路屬邑曰光化其山川土地既勝且沃居民繁庶俗實異他境予儒隱西山之麓民之耆舊王弼謁予而言曰吾尹朱公行代歸鄉里因録政績文于石以示永久予嘉其愛戴之情以其實而敘之曰公陝西涇陽人也名澤字濟卿世皆顯仕嘗為江東道宣慰幕知事善其區畫風振嘉閑至順壬申秋七月公涖政是邑不以家累自隨惟以牧民為心律身廉慎克盡厥職不遑休息以勸課農桑為急務所以重民衣食之本也至於闢田野以足民食興學校以振風化均賦役以節民力增戸口以益民數息盗賊以清四野簡詞訟以空囹圄與夫憐孤老辯寃枉嘉孝義抑豪強

以寛濟猛明敏果断才足有為公退進士庶訪問治體所不逮故公優於其治一邑無虞熙熙民樂雍容琴堂有古循良風邑中有宣聖殿并嶽祠歳久俱圮公慨然有重脩之意先割俸金以為興土木之需士庶聞之亦捐金粟為之助經營其功不日而棟宇渠渠丹艧焜赫癸酉夏旱禾欲就槁公憂民饑遂齋沐率僚屬從舟沂漢禱雨於五龍祠下以失職自責是夕沛然深足越二日公具牲醴牲酬神惠中流有素鱗躍入舟人咸異之秋乃大熟明年甲戌夏又旱公復往禱雨應魚躍不殊於昔歲仍有秋由是觀之則公之仁信惟賢可知矣其

曰百里得其人一方蒙其福豈不信哉爲之銘曰公來
爲尹德惠化行于視民庶能得其情民視猶父治稱和
平百里絃歌宛如武城去思遺愛洋洋頌聲巍乎山高
湛然水清蘭蕙之芳松栢之貞清風百世今古著名

均州

卅井銘　元延佑間頒降

仰止高山偎祠赫震福地岩岩㕓鏞弗稱泉德至柔善
物與儔太和鍾秀大能濟卅天地清寧普洽大千其聲
遠聞何千萬年

太和山銘　汪道昆 明都御史

赫赫　成祖張皇聖武中外以寧左右六師玄君陟降
抗我皇稜大報神休敬脩祠事帝時用興疆理闕區離
宮錯起粲若繁星太和崔嵬金城千仞以象勾陳厥有
神皋冠以黃屋俯擥八紘高少及肴參居二華雄視南
衡江漢分流會于二別神物有徵禔福邦家鞬櫜不試
民物孔殷肇祀迄今莫不祗敬崇事明禋亦越　世宗
穆穆玄德通于神明申命司空有事古土百度維新費
出尚方鳩工程物勿以煩民在宥寰區四十有五載治
定功成皇帝承之翼翼昭事罔或不欽三事大夫咸有
一德夙夜維寅嗣服不衍率由其舊至治蒸蒸百與三

苗騈首伏質境內皆平咸行匈奴名王稽顙欵塞稱臣
凡厥有生舉首內嚮　天子之勳介福宣威保茲　天
子維嶽效靈自古七十二家登封有勁猶後令名煌煌
我明世脩鴻業振古莫京不佞付臣敬共方祀三詔帝
閣徵忠文昌用章盛美播于無垠

贊

襄陽府 襄陽縣

龐士元贊　楊戲 三國

將軍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龐公贊　范曄 晉

江海其濈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
埒塵杔

續羊叔子傳贊　呂溫 唐

天厭昌峙蜀滅魏改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獄
鎮荊繼十萬之衆從公而閑逍遥峴陽傲視勍敵用仁
爲問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吞抂胸中不見大
江勤物忘己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命身病江漢舊域
德音潛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策雖亞　吳道不相吾永
嘉南遷豈曰泯泯

杜甫贊有序　宋祁 宋

必簡詩云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子美詩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逕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也杜氏祖孫相傳真衣鉢也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而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宜城南漳棗陽穀城光化俱無

均州

玄壇趙元帥贊　湘王 明

胚腪梵炁挺性自然稟金精乎啓秀正水德以通玄樞機造化威震八埏尋聲赴感如意慈憐恩沾品彙含靈三天振宗風于永劫闡教法于萬年

朗靈關元帥贊　湘王 明

猗惟壽亭昂分漢室劍氣凌雲精忠貫日千載英靈來馬迪吉祐我邦家鴻我嘉禎

張真僊詩贊　湘王 明

張玄玄愛神仙朝飲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好山劫來知幾載不與景物同推遷我向空中勝不見徒淒然孤廬空寂大松裏獨有老獼松下眠張玄玄凌神仙匪抑乘飈遊極表茅龍相駁遊青天

虛玄子像贊　肅王 明

大哉真仙無極自然含三爲一玄之又玄

頌

襄陽府 襄陽縣

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　張九齡 唐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家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尨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猛或寬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共理而公受頒條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河西人也祖師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御史代不乏句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之道

言率由好學存乎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勵冀雲翔
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遂致三入爲御史儼然正色當時
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卽官選才承踐諸曹克厭
群議及在典外郡遂佐孟州擢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
事原軫超將謂惟上德翁歸中有質無文武先是五運
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
有以易之建屯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
冒毒瘴負擔以躋繫垂餌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
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
其方以家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

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牽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
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
壯格庭少爭訟參佐門拱屬城晏和其始也一年而政
成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
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
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塗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
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嗚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
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
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己
而道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郤中上大夫與門生故吏衆

族而議諶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鯛陽之陋隋淚成碑此
峴山之績曰英英靳公官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
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賚之御史直繩郎
官高遷選動必羨猷皆再踐糾逿邦應彌綸事典遂及
我人化流樊沔激勵素風抑揚善政納己爲法急人所
病物固推誠事匪忘敬感被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
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非遺音靳公既沒厥跡可尋勒
石是圖以慰昕心

清風亭頌有序　　周紹稷　明

襄陽司理郭公蒞事之三月政成人和卽考卜宅之左

畔樹亭焉雜置花木竹石以爲退食燕息之所共寅別
駕孔張二公題之曰清風而屬余頌之余聞唐賢陳君
寬之作頼亭也自爲記有曰當敏樹政無敏樹亭夫既
以爲無敏樹亭矣而卒不免於頼亭之樹豈其言固與
庸違歟蓋君子之爲政也非必日以其身從事於條教
法令簿書鞭箠而後謂之政也要亦有不政而政在其
中者人特未易測耳今夫龍嘘氣成雲以作雷雨汨下
土亦既勞瘁矣非蟠蟄則無以存其身君子後智效能
以成聖靈安百姓亦既鞅掌矣非燕息則無以全其真
是故深山大澤龍蛇之所以存身也而神化出之以無

躬則身之存也以養其不曰乎否冶癈揆君子之所以全真也而應用由之以不竭則真之全也以藏其用乎公以正中之龍德臨風雲之佳會層廣平由順德以理刑茲郡上則郡伯典公升其綱次則孔張二公協其恭而公以明慎之心鋪惠和之政法行自近不鈞距而摘伏如神刑必得情不網鉗而釐奸如滌使一郡之內吏畏其威千里之中民樂其業則其所以鼓之舞之者固已盡其神矣而使無有以燕息之是應龍日驫驫於雷雨風雲之中也其將何以為繼乎此清風之亭所由作也潭潭其府噲噲其正于以居之君子攸寧於戲不離城

府而蹈沖曠之域不越階序而獲江海之心人見其四將佳興以為安身而不知安其身以安人又見其六氣宣和以為適性而不知適其性以適物則是其敏樹亭者正所以敏樹政也而豈夫人之所能測哉夫政寓於亭亭形於風故陸公之亭可以令人穆然有所觀望而遠志矣其如其無清風之誦何雖然不敢不勉須曰昔亭峴首有岑其碑惟彼羊侯以游以娛巖巖高陽在漢之湄惟彼季倫名乖接䍦顛兒郭公郡理是司政肅刑清夏日冬曦爰念退食迺將委蛇翼翼有亭起庭左兮不峴其山不背其池芳芘郁郁珍卉離離其空前適其心遠而清風流暢山高水漪參彼二公百世允歸

府城南淳棗陽穀城光化均州俱無

文

[illegible]

襄陽府 襄陽

表諸葛亮廟文

李興 晉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騰挚解褐於三顧允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賞識卧龍之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畔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徽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

豈宅仁智所處能無規鄉旨居月諸時限其夕謫能不
履貴有遺榕惟子之勳移風来世詠歌餘典儒夫將厲
退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寃已疇昔之弗萬
里殊塗今我来思覩爾故墟漢高歸魂扵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其識諸

丁貴妃哀冊文　張纘 梁

蔽塗既啓桂罇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
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屈鄉歌乎燕樂廢徽音于祀典
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頌德其辭曰軒緯

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
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袐穆聲被洽陽
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
容謠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
宅心狄緻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
蹈太高照臨玄紞莫脩褘章阜鉄成物誰能芳猷有烈
素魄貞明紫宮昭晰逮下罷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
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魏昌
鐵啓孕曾闈樹方論婦教明章闈度玄池早扁湘沅已
変展衣委華朱情寢迹慕結儲闈哀深灊碍嗚呼哀哉

今龜兆良辰引𨺘相亙僚次列承華拔哉日杳杳以鑾
春風凄凄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
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龍而鬱㠑兮
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閣于窆皇椒風殘兮
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
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烏施諸天地而無
朝夕嗚呼哀哉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唐

嗚呼位曰天寶才曰天爵鮮業備而官成多聲高而命
薄屈原不終扵楚相揚雄自投扵漢閣代生人而豈無

人達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
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崇衡王也才參卿扵
西陝楊也終遠宰扵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貯疾駱則
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耶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
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
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于春林其秉豔也似
凉雨半晴懸日光扵秋水衆轍同遵者擯落群心不際
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遑
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屬文卅之五
運應才子之明數援淪秀扵蘭畹佇游僊扵栢梁命以

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鸞於清列旅與魑於炎荒遺旅鴈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沮滯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揺筆于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妙醫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将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衆侮文章之交淺余于誠妻既懇且辦自予與君弱歲游藝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並入川流遽閱隙電初過昔秉運兮如此今造

冥兮君何懐君疇昔兮根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笑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唶唶薄俗名全每困於鑠金身没誰恨其埋玉空洛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華公贈殷禮縟善乎崔子理感情篤相識有素見賞增最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侯山之曲緱氏山兮上雲秦城郊兮山郊外墳塋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徂瑶胥君知自夕坐泣揆芝遥哀畫柳厥視祖載爰奠卮酒願歆非誠將告良友尚饗

祭諸葛亮文

劉光祖 宋

維諸葛公矯矯猶龍躬耕南陽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呂比蹤時非三代炎運欲中姑謂管樂王圖霸功誰其知之有鹿門翁拜翁牀下心敬高風如彼子房跪履盈恭維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繫所逢昭烈大度三顧始從言踐道遠志存數窮拜表出師涕泗縱横渭水秋咽草廬夜空嗚呼興漢曰武託孤曰忠經千萬年仰止彌崇南國之紀山川秀鍾偶來自蜀漢水撫封昔公故國祇謁遺宮借公餘畧潛折敵衝憚公德威華夷所同載祀襄人永護栢松尚享

祭隆中諸葛武侯文

徐學謨 明

於戲公之未遇龍卧斯丘公之既出虎踞益州鼎足中原決策紆籌既輔遺而内扶乎弱主乃殫力以外抗乎勍仇盡瘁之躬已誓心於未死光復之志迄齎憾而莫酬既而營星之隕恍焉以移壘而攙搶之耀遂熠被於九州其間成敗利鈍即聖人不能以逆覩而公之出處始終之大槩已揭日月而並麗遡江漢而同流後之儒者慕空談而賤名實故訾公者或以爲聞道之未優即令並公之世界以偏師之寄曾不足以窺公一指之學畫殏夫明志致遠之學亦何忝于孔門王佐之儔千載而下過公之里式公之廬者罔不恨執鞭之不可及而

精爽飛越視死如生睇隆岡之一草一木亦竊乎雲車風馬之來遊耶余小子式涖襄州仰典刑而私幸媿覥薄之悠悠久幸終乎執掌鈇鑕藻之惟羞惡陳詞而薦酒庶饗儆于松楸

宜城縣

祭郭節婦文

雷嘉祥 明

嗟嗟節婦而止是耶嗟嗟節婦而止是耶始余至宜城也備訪節婦懿行其堅貞之操窮苦之狀皆人情所不能堪者非貧房不居非絎紡不衣非紉針不食非其人不語非哀老不歸寧親隣之饋絕不經目埋然一室盡

日無聲兀兀待盡者三十餘年此其節真如蘇武在大窖中嚙雪時也如管寧在遼東敝帽穿膝時也文天祥在燕京坐卧小樓時也其窮益吸其節益勵其死愈迫其節愈烈嗚呼誠難矣竊商之今天下有窮者決不能守是婦之節也天下有節者決不如是婦之窮也天下有窮而節者亦未必如是婦之餓凍屢瀕于死而僅生也嗚呼誠難矣卒不與表異者此有司之過也然既為申詳矣保勘矣楚省獲旌異者若干人是婦不與豈以其年例不及耶抑待其久而後定耶豈旌異之數將必有為之地者固節婦之所無也節婦朝不謀夕一身生

死[illegible]不暇計遑恤乎他此節婦之所以為節婦也若有司責在余不能追矣余行役以歸途聞節婦死不覺失聲大慟非為節婦慟也為宜城之典刑慟也余既屋以居節婦矣方謀擇於田三十畝畀諸其人為節婦終身謀而節婦已不待矣豈節婦將寒餓以一身殁諸其天而不欲以飽煖雜之耶噫節婦者可以不死矣事有屈於生前而能信於死後者余將勒堅珉於道左題曰節婦之墓又為載之邑乘大書其事使行者誦焉居者釋焉少以是樹之風聲云耳若夫煒煒能章巍巍迨揆盖有待焉非余之所敢必也

南漳縣

責璧文

劉敞 宋

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悲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illegible]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illegible]

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
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
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
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
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知苟使和哀之則若勿
然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
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
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亦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
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
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

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
不討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
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
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
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而售其辭不擇趣向
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
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
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
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
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
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
豎刁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
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
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
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
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
甚安功甚積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
求之也

棗陽縣

祭光武廟文　　安邦　明

自恣平不競漢業中顛王莽決裂大弄群雄麋沸中原
泰阿倒持而誰挈其柄天下嗸嗸而誰雪其冤九廟幾
不血食一脈不絕如絃故天意積培稹於仁祖自道州
遠徙於楚川改春陵於白水實水遶與山環真元會合
王氣盤旋有南頓君者生帝於其間恢郭大度智勇兼
全憤莽賊之篡逆恨群醜之權宜自春陵以首事乃絳
衣而大冠破昆陽而莽隨授首徇河北而摘伏除奸變
群兇而故墟恢復訪儒雅而斯道以延闢乾坤於再造
揭日月於中天奇勛偉績青史留傳某官斯土仰止高
山躬臨遺址撫景淒然山枕寒流古今如舊烟鋪碧落

王事淵寃火青而寒風夜蕭森離悲而秋雨泥濁風
雲劍戟求熠熠閃爍蒼蒼滿壯攀附無緣一觴敬奠聊馨
誠虔尚饗

封青山礦洞祭文　　李一龍 明

維襄邑諸山皆培塿獨青山雄峙西南爲邑巨鎮則諸
山之靈且神爲最也邇乃以孕礦爲故皆利群盜持挿
持斧日相尋于其上以剔以伐日受萬刃嗚呼青山其
赭矣惟玆山一草木一土礫皆神攸司而殘毀若此神
獨無愧乎神其有靈盍推刃及諸其身俾首事者受禍
之烈亦若玆山之凶復凶于其家凶于其黨則威靈之

下誰敢侮之不然則遷去是物以僭消禍胎昔吾珠還
今樂礦去其致一也一龍欲弭群盜而求助于神者蓋
如此神其有靈亦當自爲謀也尚享

穀城縣無

光化縣

禱雨五龍祠文　　歐陽脩 宋

寶元元年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
家然則水旱帝事也天之死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
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于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
民而使怨乎之氣干于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
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
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
罹其災脩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
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今雖愚忌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
也得不動于心乎

均州無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九

襄陽府志卷之五十

序

襄陽府 襄陽縣

壽 襄王殿下序 先王 張居正 明大學士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壽者曰千歲夫人命之不可以千萬計矣而祝者猶然頌之則人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己則願長有之無便於己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大以視有足者大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而睎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

響殖以給人之求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己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歲之有　襄王建國百五十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益有聲江漢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止竊聞大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任危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頌焉王亦知夫教民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教民者積粟盈囷足支百年

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管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之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足子以嗇而已矣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穡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二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顧神而求息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六月八日爲王誕辰汪大夫走人京師從

居正為祝誦居正荆人也荆之去襄僅數百里楚山漢
水庇潤者廣矣茲其所以願望者豈異於襄之人

贈襄大夫南明汪公遷閩南憲序　徐學謨荆州知府

國家自倭人內擾環海之民晝呼夜警席甲而卧者蓋
垂十年于茲惟閩寇後發而進解致壓　天子南顧每
詔所司慎簡知兵之士以充臬選于是襄大夫名在奏
中先是大夫為司馬尚書郎會　明堂建始遣使者部
木湖湘間督需甚亟有司多以怠事坐譴乃銓曹出大
夫治襄大夫治襄三年有驗蓋至是復有今　命云夫
襄巨鎮海防重寄世皆指為盤錯地主爵者非人莫授

乃大夫兩以才被選其不輕而重也豈不較然哉今儒
生以章句取青類闊于致理苟其中無所憑藉則往往
竊襪直之說以文其口或遂蒙顯榮焉視引繩墨伉直
守文之吏卑卑易與耳至今當事料敵猥瑣顛頓甚於
怖夫盂俛首而甘覆敗若何纍纍也昔七十子之徒衆
矣惟仲由可使從政至行三軍孔子不與由此觀之士
未有不能致理而能治兵者也兵可以遊談乎哉東海
生曰余過襄陽登峴山觀其土風佳麗城郭完好人民
蘇比未嘗不有羨于其郡大夫也余故羨大夫至其治
襄余不能知其政知其民德大夫于于焉若嬰兒之戴
慈母所部吏奉若晝一嚴于利若惟所指使無不可大
夫日與賓客徜徉山水間引觴浮白歌驩嘯呼若無所
事事而四方譽大夫者臆決唱聲如出一口太史公曰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
嗟乎大夫其亦深于致理也哉今大夫將去襄而之閩
而當事者方欲移其治民者治兵余又不知大夫于穰
苴之說何如然聞善導民者必和其師無過誅矣善禁
奸者必緝其旅無自焚矣徐而鎮之抑而居之附衆刑
亂固圉鋤梗固文子之兵而祭殺之將也哉閩師老矣
治法征謀有待而出　朝廷日望太平之理以舒南顧

之憂大夫其又何辭或曰大夫善文詞所出語類賈誼
揚雄乃世無以文庸大夫者蓋竊悲焉余嘗誦習大夫
所著書其談析理道甚辯而謙名善仕諸篇則其所深
自得者殆將息陰而避景歟持此以往大夫其無齟齬
于世也夫襄之衛使者華其行于是索余言歸之

大岳遊稿序　徐學謨副使

肅皇帝時余為郎久在祠部猥以職事檢括天下諸名
山祀典廼太和一山尤　上所懸注間披閱記心異焉
即已神往比已未出補迄今已盖浮沈三仕皆當荆
豫間驚車延瞰幟展岳靈迴憶曩悰奚啻宜契故每一

瞻陟旋付管札前後所得古今詩暨文積如干首彙而
輯之題曰太岳遊藁序盖以識往云嗚呼茲山之雄特
奇麗宏遐邃邈耿肇自洪濛舊矣然自漢唐以前迄無稱
焉何哉即道家紀玄帝入山成無上道白日昇真之說
已遠漫不可考逮　國初神扶燕邸始耀弘烈歷祺百
六載朔　郢甸　天子龍興故齊世締搆益衍以昌而
所謂二十六巖二十四澗五臺五井三泉二潭之勝遂
成五岳而表觀之偉矣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
矣文王康之匪是之謂與盖知堪輿靈秘闡發有時神
明之祚豈虛授也哉然獨怪夫茲山籍隸鄖襄之墟前

代騷卿姑無論屈宋景差輩即杜元凱陶士衡山季倫
庾稚恭諸人號能文咸以節鎮地旌棨之所必經而少
陵祖孫與孟皮鹿門之居距此不三百里而近乃竟音
遼闃故篇詠獨軼焉以爲千載之憾耶余何人乃謬擄
摛材攝管伸札抉宜鴻鉅以補綴遺事不其妄與頑借
締之意未忘而又自幸以浮湛故得締因名山酣歷十
襆褸霞洞窐飡玉玄都躡跡雲梯翔風瓊島接九閡而
臨六合于昔人所未嘗涉之勝不無槩然有獨會于予
心匪直郭生遊仙之什李供奉天姥之吟惝怳無據已
也是則此生之遭矣若夫繹詠　列祖嗣聲名山藏之

副在則太史公事也余小子曷敢焉江右後學譚伋明
甫書

荆襄陳謨詩序　　倪岳明

昔趙宋景祐間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言
元昊必反狀宰相以禹爲狂言徙之建州而元昊果反
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
時陳希亮爲府司録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朝廷始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夫豪傑之士率能
察天下之情審利害之實故嘗見於人之所未見憂乎
人之所不憂而言人之所難言者然以位則卑以力則

薄不能必行其言而當道居尊位有可爲之力者不惟
不之憂而又視其言不以爲狂則亦以爲迂濶過慮而
莫之省此天下之事每至於靡潰不救者良可慨也當
今上即位改元之初歲適薦饑流民由唐鄧以趣竹滭
鄖房山谷間者日以千百計銜衣尸侯楊君廷玉以使
事道出其境遂具疏以聞謂宜預爲之所毋俾滋蔓將
貽患不可勝言者時朝廷雖嘗慮此而未必遽至于故
君之言不行未幾流民搆亂荆襄大擾乃命撫寧侯朱
大司馬圭率師討平之及乎論功行賞君不與焉君退
然守其職無幾微見於言色者於是陝西憲副本端沈

章論列其事欲亟加褒賞以勸未者士大夫又從而歌
詠以張大之余因即古人以勸君之事方其有所見而
言固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而敢遽自以爲功哉不幸
言之而中視民之不免於兵革之禍其心亦戚矣而又
忍假此以望榮進之意哉然而憲臣論之朝廷知之天
下慕之士大夫頌之視宋之所以處禹者可謂不侔於
君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夫論之與表其忠慕之思效其
義頌之欲不沒其善也而况　帝心簡注柄用日隆則
君奚可以此而自多乎哉他日著勳庸於時流聲光於
後當有大於此者余執筆太史之末尚爲君一聯書之

送路北村守襄陽序　　歐陽鐸　明

是歲春正月天下諸司會覲　京師　上命斥其無良
者於時郡國缺守無慮數十人繼命慎簡百僚往充乃
位同年路君賓陽得補湖之襄陽一時在選中稱善地
焉襄之先跨鄖爲部其間長谷叢嶺連亙數百里稱爲
盜區久乃誅平　廷議部鄖別爲府蓋自是襄鮮竊發
之虞矣又其地多夷曠居民薪米魚菜食力而足賦入
減薄公無逋責俗號雜秦楚士尚節義無甚繁訟大獄
而四時寒暑之節大類洛中蓋天下稱善地亦莫强焉
是故與賓陽處者俱有喜色曰是不有一於今之所病
而避焉者是可居矣然吾意賓陽之敏才雅量夙著官
譽用人者豈不能不次以待而顧以一郡榮賓陽已耶
夫天下事安危倚伏有衆人之所忽而君子獨以爲憂
者譬則身然當乎無事尺寸之膚均之爲成其體而何
所重輕也惟大調攝失道病發其經氣爲壅閼遂延心
腹之憂何則其所重者忽也國家有襄猶身之有手足
也今其盜賊賦訟不足爲病自其境內可也而鄧沔梁
洋居中跨連蓋經絡之會而氣所由行者可無意乎是
故訓民特糧除戎器立之號令凡以防吾郡而已而數
千百里之外恃以無恐則襄之爲郡奚翅六邑之廣而

二千石之良隱然爲屏翰之重是今日用人者之意也
如以爲簿書計會足以歷歲月希進取則非所敢知賓
陽行同年仕南曹者凡二十有六人相率祖餞率有論
說鐸最後括其大義爲之序

送王承吉還襄序　　李承箕　明

往年壬子余再謁白沙先生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棐
樊今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
者也且稱其女夫王承吉從善者當是時予胸中已著
承吉而恨未面蓋知其玉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挾二僕
大走數千里[illegible]又一言而彼此心醉似[illegible]與於白

鳌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聖賢講説
經傳以立門户以僥聲譽以干非分以損靈原非予所
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醉於予者也予
嘗於丘鳌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餘曰古先賢聖
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不敢考問爲學之方
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不敢考問爲學之方豈
相從意耶予曰聞見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真學蓋
所以存其無覓其説之意先生聞斯言甚然之今五十
年凡在宇内物物與之皆負頗覺已之所以自存者無
侍聞見口耳而其所以自成不敢瀆告人也他日訪承

吉於龍山中觀耆舊之遺風使江漢變於鄒魯者吾於
承吉豈別有言歟

刻任狀元遺稿序　顧英 明

詩惟唐爲盛其大家之作追配騷體往往皆有全帙是
蓋不徒爲焉而可傳也然間有隨之泯滅而卒無一字
流布人間徒使後之作者將仰其名而不獲考其實有
遺憾焉茲非有幸不幸者乎　國朝物氣化渾厚而詩
體從之於時操觚馳價在名公居多古雍任禮部先生
自少奇穎有司推薦起應天中式嗣年廷試第一人受
知於　太祖寵遇優渥有旨立狀元坊在翰林并名建
議即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由禮部尚書奉使交
趾介不受贐清名感動國主先生性得於天要其所學
卒澤於道德其肆而爲著作也日以宏富而平生所遺
經煨燼之厄故亡逸不收獨存使安南詩而僅得十一
於千百之中是豈不爲不幸歟先生文可見者惟序解
學士詩集一篇而已英濫歷江漢嘗揖先生於蓼莪詢
其家得五世孫庠生昂持所遺稿乃都憲陳公題其後
將壽之木以公於時也而未就焉庸是屬工刻於郡庠
以畢陳公之志云抑唐若杜審言孟浩然皆先生故里
先生之詩雖不敢妄爲評品夫庸知其不後於前將詠

嘆咀嚼垂之不刊者孰於乎隆德望於深巖之地完名
節於開剏之初若先生者固不專是以爲重而讀其詩
思其人則庶乎有在焉稟成屬同寅張公廷獻之命謹
序於端而不自知其詞之不令也

宜城南漳棗陽穀城俱無

光化縣

送熊侯還光化序　羅玘 明

漢既過均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
輗幕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土
硗确磽确錯以襲地爲穀城爲竹谿爲房縣吏十數輩

則環連縷結巃嵸崒嵂陘森嶻嶭莫可名紀西極利閒
道接夔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六數也故中原阻饑民相
望是流入採拾草木實以苟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
走郢下漢水汜洋求食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
什伍和襲椎埋剽竊不誅而起而况朝人而暮鬼者稷
稷而處戢戢而禱其真甘僵焉莩於路而爲鬼乎吾固
爲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間往時其爲縣者或一歲而
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誣黜之耳雖然吏墨而沓
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
之際而且罷吏爲乎吾不謂其訐爲得也吾嘗過襄鄧

境上得光化於焉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爲縣
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
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
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
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爲之曰知縣熊君爲之也
噫其然君自爲之耶熊君用光化之民爲之也然則前
之爲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
也前之訐其長上而譴黜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
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
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最實
果然君豈城人也豈城之在任者知其縣之難進是人
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均州

大嶽太和山志序　　　凌雲翼

太嶽太和山即武當山相傳爲玄帝脩煉之所今言名
山者首稱焉余曩歲謫居荊門慨時事之多艱傷日月
之易邁上疏乞歸田里既得請從吳山卜地一區謝賓
避俗爲棲息計猶以山之未深也喟然思太和之勝期
一至其地庶幾有體性抱神之士獲與遊焉脩渾沌之
術探服食之奧解脫纓緣妙契玄同以還吾真返吾樸

念至啟也未幾有鄖陽之命簡書臨門進止狼狽顧以
太和爲鄖畫壤茲役也豈於山有緣耶迨至均首索山
志閱之乃山中貴人所刻而序諸簡首未稱也遂檄均
之學正盧重華爲之編次而屬藩參李君訂正之共彙
爲八卷付知州張著登梓志成李君謁余爲敘其事余
應之曰玄之義豈易言哉夫至德之世標枝野鹿其卧
居居其起于于聖哲之士出乎其間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無趨舍以滑心無彫琢以削性嗇忘不飫人和氣不
能襲故其神全而德不虧所謂玄聖素王之道也道不
可名以玄名之窈窈冥冥莫知其端昏昏默默莫究其

極此太始之眞仙道德之秘也彼謂玄武北方之神以玄色赤而黑龜蛇有鱗介爲武之象此蹕訛襄陽之見儒者之道也故玄聖降生之日即神農末年自幼惟務[illegible]應不樂南面遊無極無虛元君授以上乘指武當山使居之因入是山潛虛玄一默會萬眞四十二年成無上道此說近之蓋至聖之生離俗絕塵超然遠覽托其迹於名山岩穴之間以抱一條元養形煉性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且將黜爾聰明墮爾形體神遊八極與太虛爲徒而後之人嘗觀以居之飾禮樂以崇之玄之神豈在是哉我成祖應天靖難奮迹燕都

相傳玄聖現靈披髮仗劍應之竊以　成祖具天授之資開萬年之業其興於此故北方之神應焉若以爲玄聖之神或非矣世之儒者未嘗辯晰其義而一時從諛之士亦緣此以允天命有在非人所能爲耳至太白姓日用而不知達人遺迹以觀理至哉玄乎信宜然難言哉故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然則是志也其附贅懸疣耳矣夫古之眞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凝神於淡合氣於漠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處廣莫之野以周流於無何有之鄉而已矣此至德之隆也吾人勞形怵心以危其眞弊弊焉失性命而貴貴其玄於道遠矣而安可從事於玄耶余將解經索釋網羅他日杖策負笈以偃仰茲山之側或有以玄之道告我者茲爲敘其事於志端以俟好玄之士相與求大道於斯志之外云

跋

襄陽府 襄陽

常樂寺浮圖碑跋　曾鞏 宋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

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故存之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跋　曾鞏 宋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刊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刊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偏學寺禪院碑跋　曾鞏 宋

襄州偏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脩國史韋承慶撰太子

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改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特承慶以附託見徒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跋　　曾鞏 宋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奉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尤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跋　　曾鞏 宋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任狀元遺稿跋　　陳鎬 明

右長短五七言詩計六十一首乃洪武戊辰狀元任先生遺稿也先生由翰林脩撰任詹事府官至禮部尚書嘗奉使交南此稿皆是時所作音節條暢字蹟清勁捧誦數過想見先生人品高大襟宇軒豁遭逢天朔之運擢倫魁致位公輔良非偶然者惜其家稿散逸僅存止此而末路大節與其家所傳口語文字殊不相類俟徐爲考訂以遺諸孫云

宜城南漳棗陽穀城光化俱無

均州

跋太和山銘　　周紹稷 明

海內名山余登覽多矣若玄岳者渾淪磅礴之所鬱積秀異瓌瑋之所攬結誠宇中之秘景棲涉之勝都也右司馬南滇汪公抱性真遐娛情泉島自領襄郡牧再爲御史大夫坐鎮是方凡二登太和躡霞齊堮引鎸蒼高畫峻窮幽坐駭耳目謁帝之日慶雲起于殿所五色輪囷晃爲瑞應適作太和山銘于以侶　玄天之靈貺闡

秦命之捐衍劉襄人潘生湧篆刻萬丈峯焉蓋公人爲
名世文則冠時載登茲境靈秀發其心神魏岳發其氣
骨鍾粹溢其風度故洒之觚翰飛粲珠輝殆可與名山
增厥崇高矣潘生少同柱下史漢樓劉公操槧鼓篋以
名行相砥礪瞻學未售懷趣潛然務攻岐黃術不以世
務攖念盖庶幾曠達者也竟緣字學受知名碩得易冠
綬華其身而今而後當並司馬公銘峥嶸千古誠厚幸
矣語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信哉

書

襄陽府 襄陽縣

謝劉表　劉廙

考竊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
命精誠不遂兄至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
規不容用墜栖辟斯乃神明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
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必
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陟
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
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遺關羽　陸遜 吳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
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敏
受任來西延慕風聲思禀良規

又與關羽

于禁等見獲遐邇歡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
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
騎駐旌闚望麾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
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
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
遠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戒子　司馬徽 漢

閒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
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孫權 此書在襄陽發　曹操 魏

近者奉詞伐罪旌旗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方與將軍會獵于吳

賜孟達 孟達守襄陽　曹操 魏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
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
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
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

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
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
漢一覲爲兼孤今于公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
忠愛

又　曹丕　魏

今者海内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
吠之虞以是弛綱潤禁與世無疑□官空虛初無資任
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愼無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
也若公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持固然後徐徐
輕騎來東

與孟達　諸葛亮　漢

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
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爲乖離
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君待士之義
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答先主　劉□　漢

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内無楊朱守
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
昔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翮將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
之哉偶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與諸葛亮　劉巴　蜀

來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
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
復顧荊州矣

與弟　羊祜　晉

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事而
居重位可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答陸抗求藥　羊祜　晉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上杜預　劉愔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
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
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
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佇群俊望風涉其門者
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鎭此境
政化被乎江漢潜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摸皆有軌
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幾而隕昔召伯所
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
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

下荊州教　劉弘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與故人桓秘書　晉　習鑿齒

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恒之事固非書言之所能既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

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景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王粲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與謝安　晉　習鑿齒

每省家舅自栖溪念崔杜之交未嘗不[illegible]兼[illegible]歎[illegible]食終日矣

與桓溫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與燕王

山下有紅藍襄陽產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將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脂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與謝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書故最是其所長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與安西　王羲之

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次不復付送護都

督表亦復常士曰

進鎮

准恭遂進鎮東西齊衆想剋定有期也 齊恭陵安西字黄伯思云按庾翼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北伐康帝及朝使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進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者以為然故進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還襄陽乃云謝定有期則始雖同表議而終以為當也

與諸征鎮　符堅

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 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鑿齒跛一足故戲之

與江革　任昉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時陰即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甁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倦義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竭壘恥已覩情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寂慮豈覩山高愈疾消憂于斯已驗遺榮忽賤卭事不扐除酊之中猶知銘荷

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覬

夫夷險相因興革迭數或啟憂而啓聖明此既著于聞見天道輒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振家國提携蒼生若不南向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竄迷途未遂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匪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與晉安王　昭明太子　梁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量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此人物零落特可與慨屬有今

信乃復及之 張新安贈晉安王在襄陽死故云云

荅昭明太子　劉孝綽　梁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剌舉且攜高麗近鈕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翰悉與楊脩未殫賓荅碩慚先哲贍言漢廣覩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殷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謝晉安王賜婚錢 時王鎮雍州孝綽為抄撰學士　劉孝威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拜婚之才偶同王粲豈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琛賜使人負暫稱舉纏絡有資佩服寵靈頌戢丹報

襄陽下教　　蕭詧 梁雍州刺史

昔之善為政者不假耳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庶參卹民盖訪言于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于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白故能顯美政于當年流芳塵于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内有不便于民不利于政長吏貪殘戍将懦弱関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爰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

悟蓋梅舟檝允属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欽意

詔蕭詧　　梁元帝

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効尤将欲何謂吾蒙先宮愛碩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代叔逆順安在

遺雍州刺史曹虎書　　魏主元宏

皇帝謝偽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闕洛化總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災治為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雍泰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勤鳳駕躬義神邑御進无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域憂纏長沔撫勇兩缺何其嗟乎朕比乃欲造卿通穴未果且還新都享廢六戎六彼春月遅遅揚旆善脩爾畏以俟義臨

答魏主元宏　　曹虎 時鎮襄陽

自金精失道皇居從縣喬木空存茂草方蕪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吊焉如棄泉蘭隨水遷澗伊川之象爰在兹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隣是卜樊漢无幸只尺殊風折膠入塞秉秋犯邊親属窮于斬殺士女困于虜劉與彼惷左共為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舊衮妄自尊大聖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

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来格遂復游寬不戢乾殘孔熾孫總連帥任属未郡組甲十萬雄戟千群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杞兵交无遠相為憫然

與荊州刺史長孫儉　　後周太祖

近行路傳公以部内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盖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

而已未有如公刻作代門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

答圭峯（圭峯時居襄陽作圓覺疏 疏印證續求故答云云） 清涼和尚

領大教旨趣使然心納吾自講以來或面言心受展轉
分照孕乎異域然伯牙絶絃仲尼傾蓋亦藉形骸勿乎
不面而傳意猶吾心未之有邪悲愍聖力必假宿因當
日慰耳輪王真子可爲喻也

賜李大亮（領襄州） 唐太宗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
鎮聲績遂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
之今引古遂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

能便已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

又

公事之閑宜尋典籍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
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賜席豫 唐玄宗

覽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流冠也

從樊澤求脩孟處士墓碑 符載 唐

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光也惠慈被物體仁之原也竊見
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沖粹杖儒傑立文寶貴重價
吞連城一旦殞落亂替陵茂吁嗟丘隴穨陷荒圃形或
異務高不及隱求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辯覺佛寺峴
首亭恭覩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隨封起寵旌閭境
縉紳聲聞嘉聲風動與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
善貴流今閤下外迫軍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
動章耗星歲未遑指顧常恐旦夕飛戔廁廟纏綿深旨

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
乘而射之抓負夙志矣伏惟閤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
除惡彰善發於鄉黨剗省庶務凝神財刻盼睞官屬望
則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羇魂之冥冥事關教
化不主名譽伏惟慮之始終之幸甚幸甚

與韓荆州書 李白 唐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
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
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傑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
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

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

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唐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再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

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

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
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
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
之所存焉

又　　韓愈 唐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
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二百餘里自
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推其義且
恐且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勞道途之遠也夫澗谷
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

玩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
栗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
崖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
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惲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
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
其能灝灝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擇老馬
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
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
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
久則其贇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

上江陵張相公書二首 分憲荊南時上　徐學謨 明都御史

伏念謨迂愚不肖逡巡仕路垂二十年所無所短長于
世明矣昨屏廢海隅自分終焉恭承相公篤念維桑
及舊史錄之淪棄之餘令得復齒人數澤枯骨委爲德
无量兼奉慰諭獎借過情且感且愧莅宛三月更叨今
轉以十年不調之吏冢一歲兩遷之恩此尤非素望所
擬也顧材綿力薄無補地方懼爲相公知人之累耳邇

臨襄漢復遭大水聞河南又甚惟三荊歲歲築堤歲歲
被決前工輒棄民亦勞止且往特水患僅及岳州至洞
庭則爲歸墟之壑矣今歲浸淫武黃漫及江州此必下
流爲梗即堤亦難于捍水誠不知宜何如處也兩院獨
郵之疏旦夕且上惟相公留意焉

上襄陽李僕射啓　　柳宗元 唐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
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
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

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出其
唐之文雅獨愧周室執其身維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
為世所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
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惶言
揺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采而歌
之不勝憤踴之至輕黷威尊戰越交深謹啓

賀高相公除荊南啓　胡曾 唐

蓋聞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
動岳搖荊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卷地
黄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預

谷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燕巢衛幕崑岡火
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智愚同陷雖思噬臍何補噬臍
且擘劃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憑大禹之才
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荊楚非
相公不能縮貨泉既無易於有尭遂有成於命說伏計
即離庠浦遽赴龍山銷唐尭旰食之憂解黎庶倒懸之
急某家在湖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荊關拔起居於梅
畧仲將軍之大樹敢議營巢竊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
伏惟□□鑒

與交代孫頎啓　曾鞏 宋

右肇伏念諜聞舉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
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疊寔恩宜之
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
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頒
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内充懷材間出
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
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開燕之宜自請蕃宣
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寢餗禱
頌之至序述寧煇

與友　米芾

吾友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盖其體已古但少為
蔡君謨脚手耳又無索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
佳恐他人為之只唐人耳無晉人古氣草書若不入晉
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
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賢
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辯光尤可憎惡也

與人　米友仁

蒙勤勤之喻深悉謹與之隆然友仁今按開札已嘗
甄敘以書于諸中外在位者縱下之豈有樂應之理盖

世法中物無從古如此惟萬萬深兆

宜城縣

告大夫　　楚共王 春秋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今宜城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

遺楚懷王 在鄢即宜城　　秦昭王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代孔明與孫權　　馬良 漢

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

南漳縣無

棗陽縣

告唐惠侯今棗陽縣　　楚莊王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穀城光化俱無

均州

賜公孫述 述據漢中均州武當等地　　漢光武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先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表

襄陽府 襄陽縣

辭先主表　　孟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咎犯謝罪逡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勛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于親

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讓開府表　羊祜 晋

臣祜言臣昨去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内外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

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媿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

夫之志不可以奪

荆南謝上表　張說 唐

伏奉二月一十五日制書除臣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拜命荒服浮舟遡沂以今月十七日到州上訖山列楚望水横南紀德非羊祜迹謝宋均何以鎮静流亡攘除猛獸臣某中謝臣宿濫宸睠累歷榮獎福過生災至剛多缺及三辭廷闕已涉五年不有自白之書竟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窮鱗更躍鍛翮仍翥輸分瞻恩何階及此媿乏才能不足宣揚皇風敢竭心力少冀上酬玄造

謝荊南節度使表　　顏真卿 唐

臣真卿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臣中謝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秖承膺顧伏深慚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旨卿明邁偉材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勳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襄州到任表　　曾鞏 宋

伏奉勑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二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滑南最為煩劇野有群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強柔懦頗殫竭慮之勞今者就安閑少休疲能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illegible]入奉慈顏不慨汝墳之[illegible]茲為竊自[illegible]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奨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備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僥倖及孤蒙敢不拊慰此民宣明上德未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傳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云云

州縣俱無

疏

襄陽府 襄陽縣

獻皇帝請征流賊疏

近得襄陽報賊二萬餘攻裕州暫住靈龜鋪去南陽僅三十里竊念臣藩守安陸平居無事猶且兢惕況今賊二萬餘伙王號肆侵寇河南諸郡縣並罹茶毒漸逼南陽儻長驅至襄陽安陸不過五日程耳臣實寒心襄陽重鎮也襄陽能守則荊州安陸沔陽德安武昌江黃池慶應天諸處可無患矣伏望　皇上念臣遠處江漢特遣文武重臣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諸處軍馬據險設伏協力戰守一在襄陽與隨州棗陽防守安陸一在德安與河南信陽守遏關隘不但湖廣無患自武昌下達南直隸俱可安枕矣

崇尉恐先皆疏

襄府奏據左長史林光啓爲崇尉先賢事九年簡王㷆
隆中山住奇擇爲塋地後人不能體王之意將諸葛亮
祠遷於山之左脅地既非宜廟且陋小神不獲安人未
豪福隆中東去數十步山有一窩欲將亮廟移建奏准
蓋造已成臣按史載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劉備訪士
於司馬徽稱亮爲伏龍徐庶稱亮爲卧龍備曰是三往
與論興復臣伏思三代以降爲君求賢下士鮮有如備
者爲臣出處之正鮮有如亮者而其三顧交際之迹乃
在今襄陽隆中宋儒朱熹綱目大書劉備見諸葛亮於
隆中所以表章之意至矣大教德勸忠不有以旌之於

既往則無以振之於將來臣古聖帝明王嗣大歷服之
初如武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皆此意也且隆中亮廟
歷唐宋元皆知崇奉實非異端淫祠之比今廟已完成
乞勅賜廟額及春秋祭祀禮部題奉
聖旨賜漢丞相諸葛亮廟額忠武有司官錢買辦歲時
祭祀欽此

宜城南漳棗陽穀城俱無

光化縣

通運道疏　　歐陽脩 宋

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此未知之
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
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
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
胡爲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
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
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
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
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
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
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粟以實關西

後世言能經所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
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轉給關西得一二百萬
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
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
歲運不阻然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
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
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
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
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
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

亦欲自南陽道州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
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
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
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尤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
甚狹而險也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
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洋梁金商
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
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慕十五六舖
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
近漢之民仰居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

深郵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
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
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
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
入於武關與至京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
關西京西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
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論敵人疏　張嵲　宋

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胥遁金有自敗之
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
可然乃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
計當繕築城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
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荊襄壽春
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亟須擇良將勁兵戍守
其地以重上流之勢

論曰莊生謂卮言無當揚子揄鞭賈文外而空中棄水
心亦云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故必切於事篤於實
要於用然後可以懸鑑文而況志以紀事文以著實今
籍之以知古後籍之以知今尤不可以但言鞭賈不關
世教者漫入之也故有舊志所收而削之者亦有舊志

所無而入之者惟取其因事發明足以信今傳後者而
已又安有愛憎取舍於其間哉觀者諒之

襄陽府志卷之五十一

雜志

叙曰志之有襍何也盖異聞遺事雜物撰德散見錯出
而不可紀者也使不收而載之是負五可不紀于春秋
矣能無放失之虞乎使強附而載之是考亡可錯入于
周官矣能無失類之譏乎不容于不載而又不容以渾
載則捨襍志無繇矣嗚呼仲尼贊易既終矣必足之以
襍卦詩三百五篇既足矣必賡之以亂辭何獨于斯志
而疑之作襍志

襄陽志云均州土陂窰子鋪去州九十里相傳舜避堯

子耕此碑湮鷂首猶存廟貌袞冕南均侍廟右水中石
坂下即浚井處犯則雷鳴傍直觀石孔即舜出處堯耕
或覆載舟水涸忽漲米舟始出供養故名漲河今訛浪
河其耕山一名襍山一名碎米山百草不生獨生小白
花按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傳云南河荊河州也襄
盖荊河也即謂耕迹在均世遠已不可考乃復耕歷事
當之吏屬附會耕歷避南河二事安得比同之乃若萬
章所述孟子不直之始欲明舜心非遺其誕也後世撫
拾撫謬至此無容置辯

韓詩外傳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亂之言
容齋已辯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
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辯于浣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
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

春秋伍員字子胥奢次子也嘗為樊城守初員奔吳奢
聞之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楚伐吳吳使員迎擊之大
破楚軍入郢昭王奔隨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
始員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存之及是包胥謂員曰子之報仇其已甚乎吾聞
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
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員曰吾

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包胥乃求救於秦秦伯
辭焉包胥立于庭依墻而哭七日秦乃出師敗吳師于
沂後吳與越戰越請平員曰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
疾也伯嚭譖之乃賜員屬鏤之劒遂自殺告人曰樹吾
墓以檟扶吾眼懸之東門之上檟可材以觀越之滅吳
也乃自剄王聞之大怒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後
九年越滅吳

蒍賈字伯嬴為楚工正淵沉有謀遇敵整暇莊王時大
饑戎內侵楚人謀徙于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出師旬有五日楚遂滅庸

屈瑕楚大夫莫敖也楚使瑕伐羅鬭伯比送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
入見夫人鄧曼即鄧侯女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
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瑕狥于衆
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
之瑕縊于荒谷

鄢將師楚右領與費無極讒郤宛于子常使待常飲于
宛室未至又使宛■甲于門右子常不往召將師攻宛
盡滅郤氏之族後將師亦爲子常所殺

靳尚楚臣秦使使約楚與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懷王
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
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又能得事
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儀遂使楚至懷王
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尚爲請懷王曰
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
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
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
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張儀儀因
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昏姻

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子西召于吳子高曰其爲人也不
仁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懾召而近之
死無日矣弗從使處吳境爲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
之仇子西弟從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將以殺爾父平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卵予翼而長之勝遂作亂殺子西

王翦頻陽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時秦將李信者年
少壯勇于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于將軍度用幾
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
軍果勢壯勇遂使李信及將軍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
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李信入破荊軍遂攻鄢郢破之
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王翦王翦
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聽其計
王翦行始皇自送于灞上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荊聞王
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

原缺第六葉

不出方引而東前以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殺
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荊地
楚方城舊志以襄陽城爲方城然按水經注郡國志曰
葉縣有方城郭仲産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
達泚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
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
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
流其南故屈完荅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
爲池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按一統志裕

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爲葉秦豈南陽郡屬荊州屈完所
謂方城其即在葉者歟蜀楊慎丹鉛餘錄云左傳方城
以爲城古本方字萬字古字萬亦作万致訛爾唐勤奉
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
故曰萬城也其說鑿矣
漢水稅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
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周人所謂
東漢自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至
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歷代所謂漢中之甲征舟出于
巴渠夏水下漢門月而至五湖者其原出于而和州徼

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羅泌謂赤松在室在襄陽之境晉鑿齒襄陽傳蔡陽界
有赤松亭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赤松神陂者也
酈道元水經注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東陽
記有石室山赤松澗赤松廟並不知酈氏所謂金華之
赤松子乃黃初平耳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黃帝
譽堯皆師赤松子然張良亦從赤松子遊豈即神農之
赤松子耶或曰峨眉雲陽俱有赤松壇並其寓迹云
哀帝時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
命于是改號爲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

厭勝之王莽時善望氣者蘇伯阿望光武所居縣舂陵
城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忌惡漢而錢文有金
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鄉貨
泉之文爲白水真人也初起兵望見冢南有火光以爲
人持火乎之而光遂盛蒸然上屬天有頃不見初光武
微時穰人蔡少公曰讖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
爲天子國師公劉子駿名秀少公曰國師公是也光武
笑曰何用知非僕道士西門君惠等並云劉秀當爲天
子先是秦穆公時陳倉人獵逃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
豬牽將獻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爲媼常

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指之則死矣
媪因言曰此二僮子名爲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
于是陳倉人棄媪而逐二僮子二僮子化爲雉飛入
陳倉又以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
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之立祠名曰陳寶祠雄南飛
集南陽穰縣其後光武興于南陽焉

晉陶隱居載光武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泰豐自號楚黎王習鑿齒襄陽記曰泰豐黎丘鄉人黎
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陽率道縣後爲
大將軍朱祐所獲

襄陽城隍雖有乎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神之
姓名襄陽爲周苛㪚城爲蕭何 郭說

司馬德操別傳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輙言佳其婦
諫曰人質所益君宜辯論皆一言佳豈人所以益君之
意乎徽曰如汝所言亦復佳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雅酒器也魏文帝典論
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
仲雅小者曰季雅隱窟襍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
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
雅當時蓋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
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今人語曰雅量
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容二十次曰仲雅容七升小曰季雅容五升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
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
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執文志有劉表集今
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
崔蔡耶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初平三年壬申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
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

祖軍士所射殺

禰正平氣高一世如荀文若之類無所不詆譏惟與孔
楊善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言者
其至荊州獨見趙戩而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
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戩在三輔避亂之荊依劉
表而名不甚著故記之伯喈重王仲宣時亦在荊土而
正平不稱許不可知也

劉表在襄陽登彰山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
古塚此人在世服礜石礜而石生熱蒸出在外故莽木
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據本經礜石

性寒異死云熱盖誤矣
南陽城啟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于南陽南陽是襄陽城名非南陽郡也
太平寰宇記均州天心山中生異草其名曰徽𦳝有風不偃無風自搖
襄陽剪山下有孤竹相傳三年方生一笋及笋成竹即死矣今詳孤竹特生獨生笋者即子母亦不相同
宣室志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黒而有光視之瑩徹如氷濁水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
陰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時宰縣雅好傳古學

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瘞其地號曰生墳
漢秦頡襄陽人爲南陽太守行至宜城嘆曰玆地可卜佳城後卒于官輀車過此不行遂瘞之
粉水有文將軍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脩問丘羨之爲南陽瘞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爲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爲文將軍之祟也
魏平荊州劉表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歌被寵復改易音詞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舉孝廉爲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乃召董卓入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累遷兗州牧拜丞相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封魏公又進公爵爲魏王崩于洛陽謚曰武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先主在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有武執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蜀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命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

□達鄰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
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
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以爲散騎常侍
封平陽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
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勸
其降魏封不從封既走還成都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
不救羽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
爲之流涕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傅群主簿

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
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兵
曹掾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令建興中丞相亮以
爲參軍署府事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
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卒于敵場儀
既領軍還又誅討魏延自以爲功勛至大宜當代亮秉
政而後主迺以蔣琬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
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于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
聲發于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云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
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
及禕密表其言廢儀爲民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
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襄陽記習溫爲荆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盖三國
吳官名亦不知州都爲何官記載潘秘辭于溫曰先公
昔言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何里當誰
復相代者溫曰無過于君後秘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
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秘吳太常濬子也

晉杜預將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不可預曰造舟爲
梁則河橋之謂也

杜預鎮襄陽致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非以求
益也欲免禍耳

習鑿齒爲桓溫主簿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
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
乃飾詞云如若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
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
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
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
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
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

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惡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紿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羅友襄陽人習鑿齒之舅桓温門客以其放曠未用會有得郡者温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温恠問友答曰中途逢鬼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始怖終慚不覺掩泣温後以為襄陽太守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

張昌本義陽蠻武力過人每自卓言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笑之大安初屯安陸石岩山聚流民就食江夏者乃易名李辰據有江夏造妖言當有聖人出待山都縣吏丘沉更名劉尼稱漢後立為天子以昌為相國于石岩中作宮殿織竹鳥蒙絳聚肉其旁衆鳥群聚詐稱鳳凰降建元神鳳人情惶懼江沔間起衆十三萬惟江夏令王區秀才呂雖不從以兵破之但以劫掠忿務人

六朝宋何點[illegible]字武當山竟陵王子陵遺以 者夜盃
徐景定酒
劉亮宋江夏內史懷默子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
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侯歷梁益
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俸祿悉以還官亮
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
令合仙藥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
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頃後心動如刺中間便
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
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死
玉京守志養姑舅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鷙鳥所獲
其一孤燕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
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定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
詩曰去歲秋辭去今年春又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
飛自是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
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墓所亦死
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上
宋謝莊字希逸陽夏人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太祖見而
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爲始興王濬法曹參軍

後遷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領游擊將軍隨鎮襄陽莊
性喜山水題詠郡西南五里有岩洞政暇輒出遊之人
遂名爲謝公岩謝莊洞云
袁顗字國華宋雍州刺史方之官其舅蔡興宗曰襄陽
至惡豈可爲耶顗至繕脩兵甲德教嚴明爲政清慎
齊琅琊王奐出爲雍州刺史嘗在齋內使愛妾冶髮忽
有鳥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笞殺
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枉構若有天道當令君
知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性漸狂異無故打殺少府長
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圭所奏世祖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奐奐
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共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
真勅恐爲奸變奐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彪遂
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于城內舉兵攻
奐斬之
齊庾詵數妙絕武獻公蕭穎胄疾篤問詵曰當無恙否
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亂代齊名伊霍
有何恨哉公曰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
息焉華山也歔欷而終
南雍州記平居上名宜仙城行爲世以酌酒曰五性[illegible]

爰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武陵王請人呼兒取豹皮下
五文錢貝瓜
柳世隆襄陽人仕齊爲尚書令善卜別龜甲永明初世
隆曰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季于此矣屏人
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
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後如其言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槎頭
鯿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櫓船置
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南雍州記齊建元中盜發楚王故塚獲玉鏡玉屐又得

古書青絲簡編
梁蕭綸武帝子昭明太子弟爲郢州刺史遭亂奔匿于
武昌沙門岩下爲魏將侯幾通殺之投之江安陸人郝
姓者破敵瘞之襄陽望楚山
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有才喜劇
談嘗爲䱇表以譏刺將人其詞曰臣䱇言伏見除書以
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如故肅承將命
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
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岩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
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illegible]

遂賜琉筵假頒象著味覃紫觜恩加黃腹方當鳴姿動
板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盛生烟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死轉綠虀之中追尸啓之內對恩噬澤九殞無餘
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鎗門奉以聞
陳顯達彭城人也歷侍中護軍將軍荒人桓天生自稱
桓玄宗族與雍司二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上遣顯
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孟壽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
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戍主殷公愍
擊破其副張麒麟天生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雍梁等七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
之攻都督江州諸軍是時虜頻寇雍州失沔北五郡加
顯達使持節向襄陽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
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曰十日虜食
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顯達
入據其城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
水西據鷹子山築城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等以爲布
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
道奔退死者二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于蠻虜至是
大損喪焉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于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遷寧蠻府長史太清八年臺城陷太宗居永福省賊衆排入侍衛奔散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

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銀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蕭宗梁豫章王武帝第二子吳淑媛所生也嘗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圜癡面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宗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于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宗厚賜之言終可任使宗遣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尢數宗遂降魏

魚弘襄陽人[illegible]仕梁歷盱眙南譙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于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同時有徐緄者亦如之時人語曰北路魚南路徐又有繁仲皇者爲青州刺史亦以豪侈相尚

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武帝所嘉賞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荊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

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于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于是境內稱治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泉辭發有一神牛駁身自山而降下道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遍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

命貴孝先作軏革封影先畫一鳳止于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監左藏龍舒張官義嘗言有親戚游宦西蜀路經襄漢曉投一店飲畢行戶外忽見身左側上有一人無首而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脫墜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以微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蘇世長武功人隋大業末爲都水少監會煬帝被弑發喪慟開行路更爲王世充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有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詰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耶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惟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調之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勍敵帝笑曰何名長而意之短言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

襄陽掾王汧與秘書郎袁側皆有別業太和某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窮甚入流頗爲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重向墓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蔽餓而夜黑乃秉燭行迷誤甚遠約三更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向明而去至則野中迴室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苫屬佐文遜詞請託

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繫佐文因移薦下迫火環叟曰客本何詣忽尚此來佐文告之故叟西曰此去袁莊遠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毋發聲叟則曰兒可止事已至此悲柰何餓則復啼叟輙以前語解之佐文不敢從而詢之叟則低徊他說佐文因曰幼孩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携至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而怨咽嗟號叟又以前語辭之佐文始終訪問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卽送指東南橋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

乃空龍大野曾無人迹獨田叟一室耳行三四里逢村
婦携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巳浮道無人客
凌晨何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拊膺長號曰孰謂人
鬼之異途也佐文則細訊之婦曰若客云夫夜所寄之
室則我亡夫之殯宅耳我儕居表莊已七年矣前春夫
暴疾而卒翌日始斂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葬焉
中忘發居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将適他
門故来夫女之墓而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墓
之室乃殯宮也其妻乃號痛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
于臨湍佛寺誓不嫁焉

唐于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餘
言語明悟同行數十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
十盃日暮舉人遥指友曰其敝止去此數里能左顧乎
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長芹芽織鳥雙
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因尋訪
舉人殯宮存焉雜俎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将易
以巨櫬乃啓其尸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
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使釋氏見之當又張大其
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鎰宴客牡丹會
既集坐一處亭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
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座群侍以酒殽絲竹
次第而至別有別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
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盃
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
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中相國鎮襄陽久旱禱雨有一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
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湫泊中有黒龍強僱之必
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如注漂流萬户

于頔聞韋皐進奉聖樂于上亦撰順聖樂以進曲半行
綴皆伏而一舞于中幕客綬曰何用窮兵獨舞頔爲襄
帥暴害人故諷之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之
羅國也酒之名最古于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郢
之富春及宜城九醖等其事見國史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
蘇杜

于弘義衡水人歷左臺侍御史與来俊臣疏除刻延載
初俊臣死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

胡元禮徙嶺表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特
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出洛陽而子御史吾今御史子爲
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元稹鎮荊南時襄州賈塹有別業是名閣堂架梁才畢疾
風甚雨時尸內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悉列于梁上都
無滴汗于外是年稹卒

崔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累擢考功員外郎時
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搆引湜使陰約其姦中宗
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又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
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以絕人望三思

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
湜附托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于外俄拜吏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
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
申救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景雲中太平
公主引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欵昵湜陰
附上時人危之爲寒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
弟滌諫曰上有所問慎勿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
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嘆曰此本
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氏獄詞與湜謀進
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湜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
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
表密諷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
毒詭險殆天性雖鞠匪不若也與弟澄等並以文翰居
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
爲第一大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
人哉故進趣不已至于敗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
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
及也

唐裴航傭舟于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烟

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
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无
以諧謔爲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懿答詩曰
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自是神仙宅
何必崎嶇上玉京

太常少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
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閑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
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
云段太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
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

杳再拜而請但不喻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生年乙矣後世云何况復男子悲黃女青俱綠杜陵分絕武子成都自是井障不懸庭中舞鵠支昆之故永斷私恨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具自後叙無所聞書中都字字書無此以意讀之當作郡字耳温段二家皆傳其本于安節前沂王傳乃庭筠婿也因說之

故志禹貢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即屈原逢漁父處劉澄之山水記云在沔曰按水經註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即今均州地

沔有此水雖非其故處然亦滄浪之下流豈後人槩稱之若漢沔夏之互名耶又按說邪滄浪地名非水名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郎水即吳王僚所開也作亭其上名之滄浪似以為瀰漫之狀失之矣沔之滄浪亦地名又嶧縣志縣北有滄浪淵云即孟子所稱濯纓處尤為失實也

段成式嘗于宣城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而不言寘之客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博物類此

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于此因留之故梁湘東王賦曰訪酉陽之逸典余乃悟宜城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也

段成式谷隱書事云隨樵劫猿藏隈石覰熊緣

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酉陽雜俎

段成式二從伯父少于親舊舍值雷雨每電光中見人頭數十大栲栳

僧靈准有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開元中有崔生應舉過襄陽因佛寺適天暮因投宿焉見一虎入寺脫皮變成一美婦人來就崔自稱居山下

願侍枕席崔因昵之既數日潛窺其皮則在井邊遂投之井中婦人覓皮不得因隨崔至京授縣尉歷縣尹凡在官六年生兩子後還官復過前寺崔意婦人相隨日久且有出無他慮告之故婦人欣然令取皮皮故無恙因披之仍成一虎大吼回顧二子而去後人因題其井為虎皮井其字尤存

張相諱從恩國號其妻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姿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于軍校為側室泊軍校卒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地名病且甚湯藥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立枯自料

籍不可禦單校厥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月行
路叫之傷嗟道旁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
風雨之處也所過客閔之衆爲舁至土龕中又數日病
暫愈衣服悉爲暴客所掠但以敗麻亂草蔽形而已漸
行至居日求丐飲食夜即宿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
曰觀爾非求乞者也即携之而往至其家可三百許步
姥爲洗沐衣以故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乎復
如故顏貌艷麗殆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
求見贈與絲絹五十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僦居會襄
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捉二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軍

所得送至郡監張相寨張即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凡
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爲副室甚厚數歲張之正室
亡遂以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子鎮也善治家尤嚴
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代國夫人以壽終吁婦
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
求丐之乃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
遇也則風雨塵埃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
業會雲龍爵位通顯恩寵相疊功業書之史冊今古播
之不朽者因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以輕易
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于苑中見紅葉泊御溝流出上題
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
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一宮娥
自出宮中問其名云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洽因見紅
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河不之
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生家何以得此逼令上行及
之前去李甚悵快其夕宿逆旅芳子復至云妾已重賂
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
言其面有邪氣云者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
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于君

置酒賦詩告辭而去
宋夏英公竦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粟帛時太監旦
聲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賜之胡得縑以手扣之曰寄
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
賈誼諸書所解束帛戔戔賁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英公
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
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以見王者有屈折于隱淪之道
故五疋遂見十端夏少沮
夏英公竦鎮襄陽胡秘監旦喪明居喪性多猜躁公昔
嘗師焉時一見之一日謁公曰讀書乎公曰假時爲絕

句胡曰試誦之公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灘畔使君
家空堂自恨無金彈㧺爾啾啾到日斜
曾鞏知襄州朝廷遣使按水利各避三兩選人充勾當
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大星墜于西南有
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
也
曾鞏徙知襄州有大獄久不决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
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縁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
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

五歲後二年西賊叛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辛方物議
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別郇公云赭案當
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璚枝如今我得休官去凴入高
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
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
任夫君鶻露蹄聞者無不大笑
王詵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者號
囀春鶯不知流落何處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樓泣聲甚
悠問之乃囀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
无古押衙各有足成章者其詞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

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把淚青樓歌沸定誰家佳
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无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
風休囀沁園花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
印其後並不用之
楊文公談苑云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
寺閣麥博雅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昔皆師之素稱翰
墨之妙時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其
體類顏而逸勢特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
有法云

史丞相彌遠當國時襄陽軍缺守襄陽隣邉丞相難其
人憂思數日不得忽有三新倅來謝趙信國葵與其一
舊例通判以下謝丞相者但投門狀不復相見至是忽
請見三倅大駭丞相終座不發一言三倅亦不敢辭常
禮茶湯罷丞相命取金爐拈香次逐一請三倅丞相及
前二倅皆畧舉少香燒訖趙居末座獨後至趙趙舉香
合盡傾爐內復整勻之氣象稍閑雅丞相大喜謂其有
經世之畧明日內批除趙葵知襄陽軍
保祐中孟無菴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
狀貌奇偉提巨鱗碎于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與

與無釐年月日將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
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和年庚同然公相生
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
自足若一日富貴覺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
而去時人大服其達

京西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
下二十有五并改號曰宣節凡爲四十五指揮總一萬
五千一百五十人

紹興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
撫柴武措置結爲隊伍分成五軍

紹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函淮守臣各括
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尊一衆集鄉
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守禦荊襄邊郡
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
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廬光化
軍管內并襄陽等處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
把隘或戰鬬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

背直孺黜嘗寓襄州居喪聞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爲其
父尋塋地有人前引其後至京城之西滿鄉心甚疑焉
[illegible]爲其夫往告習侍中直孺夢[illegible]行未幾[illegible]

卒于城西弟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告之鬼亦善戲
謔

王世則清源人徙應山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武當見
陳摶世則爲僕隸拜揖摶曰侮人者自侮也指世則使
坐于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明年
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列于次

元貞丙申龍興熊某忽病顛狂爲鬼所附其面莫敢
向之時詔開承觀道士至ヨ迎語曰幸遇法官事當明
白謝曰爾爲誰曰城隍廟丁使者曰盍何爲曰引棗陽
縣某人在此曰某人何故來則變聲曰宋淳佑年間熊

某爲棗陽令里人犯法係某誤以某斷罪而死某索之
五十年不得聞其再生于此遂持牒到城隍司蒙丁將
軍引我遇之于上蔡巷今欲其去宜與對證對曰事隔
一世爾爲鬼彼爲人幽明殊途難可究竟當令備科式
爲爾超生兩和解釋曰法官區畫甚善但某于冥間有
辭須其一到引証非其誣告則某方可超生也謝與熊
父母皆驚懼之共人取筆書甚交領狀且曰丁將軍作保限
四更三點回謝行溫太和法遂差溫太保同去熊忽仆
地須臾懸空如人受拷狀至四更三點又爲鬼所附曰
今對證已了索交領狀焚之遂煉度其人而病愈

祀志載真武廟真武本玄武七宿避宋真宗玄朗諱
改真武至今不能易曾以寧諷言長詩有此宿則有此
神理或然也若云其神披髮仗劍足踏龜蛇則誣矣劉
三吾謂其神起于黃帝時此時無文籍不知三吾何所
考也
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太嶽太和山真武及岱嶽碧霞元
君當永樂中建真武廟於太和幾竭天子之府庫設大
璫及藩司守之而二廟歲入香銀亦以萬計每至春時
中國焚香者傾動郡邑真武號百字有混元六天傳法
教主脩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

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慈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
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元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
德衍慶仁慈真烈顯佑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
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敘其得道之由以為在此山
然大畧掇拾佛氏脩行之跡而已真武蓋北方玄武之
神以避宋宣祖諱故名真武龜蛇亦取北方像耳而加
之以大將軍號又碧霞元君者其說起於華山上有小
石池水冬夏不涸因名之曰玉女洗頭盆附會者因謂
玉女為王母第三女又轉訛而為太山至使嶽宗之神
降若侍衛者俱可笑也且以西嶽之神而據東嶽位以
北方之神而據西南方位其事若符契語所謂有其人
則有其神信執

武當山名謝羅山蓋以謝允僊跡也酈道元水經注引
荊州圖副記曰咸和中歷陽謝允為羅令棄官隱遁茲
山得道僊去故云又甄異傳云歷陽謝允字道通年十
五為蘇峻賊兵王免所掠賣東陽將鳳家當飼虎檻中
將入則一虎舉木仰觀允謂虎曰此檻木本為汝施而
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後
詣縣自理烏程令張球不為申別擅栝考禁允夢見一
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拔挑酗覩一少年

通身黃衣忽進獄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不敢枉豢
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聞而愍之給其資糧隨
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藏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
上欲見吾者可將米君先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
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昔
黃童否因賜以神藥三九服之便不饑渴無所思欲藏
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忽聞方香之氣
徹于山谷按藏先生即漢武帝所遣上將軍藏䧺生也
䧺生傳所載詳備如此而不言嘗作羅令不可曉又續
搜神記云謝允從武當還在桓宣武坐言及左元放為

曹公致鱸魚允使云此可得者小大甕盛水米書符投
水中俄二鯉鼓鬐而出衆然則允得道後又出山矣今
人登武當但知有真武而不知有謝允故備載之
趙方紹定間為京西制閫威望表儀金人相戒不敢犯
邊皆以趙爺爺呼之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
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谿湯伏事底窺
見一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
申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詞有巨蛇蟠于鼓故
不敢近以故皆以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後拜
樞密使召入相系召不拜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

筆云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鄖城小卒不請燒香
上武當天下道堂凡是銅鼓息竹及刀鑷道流並不掛
搭紹定癸巳年間嘗有三道人打銅鼓息竹上武當求
掛搭上山門管轄曰天下道堂不掛搭銅鼓息竹道人
若豈不知例道人遂拜懇求一宿管轄令先入雲堂坐
躡踵至雲堂已不見矣明日真武降筆云三茅真人入
山求異位管轄不應受其拜三日後堂吐血死已而果
然
李仲翁鼻間生一瘤大如胡桃懼其浸大多方治之不
効至襄陽客邸遇一道人甚欣日夕周旋臨別出一小
瓢如棗大傾藥二粒如粟授仲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
納藥針穴內明日瘤當自落餘二粒以救奇疾也仲翁
如其教用針至夜半覺藥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
已失矣亟取鏡照之更無痕瘢因大神之秘其餘藥其
女小時倒地折齒不生取藥納齒上一夕齒平復以水
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矣方知其為神
仙所煉大丹也
孟珙號無菴任荊湖制帥創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
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
客退以所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可

行者付出不可行者點之行囊中自作無菴贊云老拙
愛游戲忙裡放痴憨正當任慶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
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菴之
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
清風菴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為伴侶萬
古共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
玉壺光臨終又頌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
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皆尋
常武夫所能信乎善處富貴之際矣
余過襄陽城之十餘里為習家池不能二畝許乃是流

泉淮而爲池耳前半里許俯大江按水經注沔水逕大江與襄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流東南流注曰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池池長十七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西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水未嘗不大醉而返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人爲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在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然則今之習池非復習之舊矣又其地高不可引湖水

論曰或多以襍志爲長物爲不經而不知其不然也盖天地之數常不能一律齊也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大極于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以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何若是其不齊也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是其不齊也盖不如是則方方則物物則不通不通則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象緯而定歲功而造化或幾乎息矣不但是也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畸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以無所餘也而況人事之忽往忽來陳迹之若存若亡乃欲其一一詳而無有紛不足之處難矣然則襍志之作也亦理勢之必然者與

襄陽府志卷之五十二

襄陽舊襄府志頗多殘缺觀者每有遺恨巳丑秋辛蒙
太府張
察院井
奉
條約加意脩補命作董其事乃遍訪源本鈔補之台夔觀全書者亦必無藉於斯云
府學訓導高可作識

萬歷襄陽府志五十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宜城胡價序稱郡守吳公勒成凡為目二十有六明封襄藩於襄陽故敘歷代藩封別作襄世家一卷於例應爾至以孔子曾適楚國遂於古蹟之外別出聖蹟一門則冗碎甚矣

〔崇禎〕清江縣志八卷

〔明〕秦鏞纂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江縣志八卷》提要

清江縣志序

方域之有志也自禹貢
國家幅員甚廣肇統知
而司封者各以所賜履
詮次而郡有載邑有乘
文而優於政者猶必資才於邑
屋而通博洞難其人於是群萃
相發其同糅錯令讀者不無慨
晉鬧之浮張而米傳之紕漏嗟
嗟惇史豈易言哉清為其都

上游土隘而物、系厥田惟中而
賦擬上臚連轂擊四達之途也
故長民者因陋乘敝而文獻罔
徵至我無錫若水秦公甫下車
輒謀諸鄉大夫士奮爲己任蓋

窮知究慮甫匝歲而書成其於
錢穀徵輸經費出入軍興力役
城守關譏邑之大政也質之老
顯
皇帝前事多參忤而
國家北奉胡南勤荊豫供億亦
浩繁矣公蒐訪舊聞酌通時變
沿革利害以所劑量者參合經
制所論著爲最詳若山川封域
謠俗土風與人文之代嬗物力
之靡敝得之該覽周咨躬履目

涉亦孔艱矣而隱德幽貞單詞
隻行又靡所弗殫究焉乃正其
牴牾刊其訛謬簡而核辯而不
詭殆彬彬一邑之惇史也然參
於月幌風檽篝燈濡筆以肆力

於稠濁簿書之間其用心亦何勤哉蓋政之敝也舊章放軼民始惑於多制兆興於多難而權時就事亦勢處其窮原始而怖其卒則纖備於此矣公蓋曰吾

存其什一則方冊具在使遠而有徵周德未衰也天即降衷以撫柔下邑繼治者舍其舊而新是圖將清節亨衢而委其煩策亦猶是範我馳驅也是固公聽

聽清人之極思乎夫覡首遊婺與懷去後亦有情感慨之嘗而千載之下誦其語聞其風猶可想見其人若公之聽我清人也文采風流昭回典冊以章往而

詔後豈徒託諸慨嘆者哉雖奕世之後思其德誦繹其書猶若軒舞其前而聆謦欬於側也有斐君子枝葉所庇其利賴寧有已時而難者曰邑不忘志胡羊

愛獨歸於公是未逹作者之志也夫士信之紀覧淮南之鴻烈書非不工而取材衆腋以尸其名固不足爲公道也又豈僉謀於邑屋而異同糅錯者所得較其工拙哉則是志也愛而傳文而行遠其夌躐一代無惑也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冬十月望日

賜進士第四川布政司參政前河

熊序　六

南道監察御史行人司行人奉

命出使朝鮮

賜一品服邑人熊化書

熊序　七

清江縣志序

宰治者縣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自以為得矣而留心世道者方且因風俗之成而遡其百年

以上風俗未變之前以觀其常興考諸傳志周秦以歲八月遣輶軒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清江三百年來無縣志[illegible]何以備采風詎俞乎令此邑者自以身畢力微言不見亮或嚚非時好不見信貴而不為此乎抑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挫銳俟機宜審其算而後為此乎非也不暇也子夏治單父彈鳴琴

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清江秦令鳴琴之暇胡為是遑尚逞歲不為競今蹟古也荀悅云事物之性有

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君子盡心以任天命而清江志竟以加人事成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邑之政以無味和

五味然名非實用之不效故名繇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繇衆退而實從事章秦令何以不悉時名而悉無味之邑志捨易不

爲役心難事如周時玉尺漢代黃鍾沉埋自久歲遠則同異難察事積則起訖難合清江未始載金繩鳥篆之文也末世流傳多乖曩跡海老水乾雲過吾面

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觀之則未也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此皆按籍讀志之言而非空中搆志之言也開闢

邑志草昧者据採殘落鳥鳴似
語蟲葉成字編言貫物不敢盡
信言其山川土田可攟者而已
矣列官分職疆理品類辨方定
物五兩軍師比閭族黨之法與

古不同然兵役徒役鄉役均役
起役從役行役大略可做而考
也周禮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
益之數自有九式存焉古者戸
口少而皆才智之人方其爲士

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
當其爲兵則善戰陣而今則兵
農既分四民專業賦調多少因
時增減離合去來雖有定勢新
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田賦

猶是田賦也清江昔何以未加
賦而輸先今何以加賦而輸亦
先則民心未易困也郵傳猶是
郵傳也清江昔何以未裁汰而
應今何以裁汰而亦應則民勞

未易掩也人文猶是人文也清江昔何以未廣額而多應運今何以甫廣額而首應運則陶育迎運非偶也風俗猶是風俗也清江昔何以女多苦節名今何

以士多苦節名則陽剛名世非偶也括囊雜體切在詮別遂足蔽清江哉春秋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illegible]桑今[illegible]觀天下觀一邑者也

哌哌之子多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若火入井口陽芒生角不知何害必疑事屬當時盡非實録進孫時肯退傍世情華言風語

自相詿誤組囊以錐失其事便補亡闕文筆不得下則志真終身不可得而成也數則巫祝賤隸皆能知義非聖賢不能明始則數可陳而義難知數一日不

肄習則亡之矣遂疑儒者有體
無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百姓耳
目盡爲令耳目旣動臻繩墨攷
理絶河漢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夫以清江三百年未

具編摩之志有一人焉獨任而
觕成之其所以握空描虛之用
其名實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
此握空描虛者決不可不爲可
知也愧余拙繇天禀猶不宜人

獨坐表陽萬山中爲全省守大
寇門戸無柰兵单餉逋事勢窮
于莫可控愬日與將士枕戈相
對忙無暇晷泰令爲清江五年
偏于治暇而于志忙其我獨忙

而人亦有不忙者乎若是恐實
事則章而名繇衆退乎余知之
矣秦令烱烱寸心直接混茫惟
此勿忽不賤之地勿賒無用之
功希聖賢該造化之心負荷世

界鈌陷者乎
崇禎壬午立冬日東海潘士遴
書于雪瀟山中

清江縣志序
丁丑之冬鏞謁典銓得清邑心念
知之弗明處之曷當即晉謁撫部
楊先生求邑志讀之先生曰無之
此吾清三百年鈌典也盍補其鈌
鏞謹受教既蒞清方值多事餉繳

如火郵如水災祲相繼民色如土
竭歷支吾日不暇給何暇問筆墨
事然長安數語未嘗不耿耿在胸
於是五年以來或晤對先哲則訪
其舊或驅車田間則諏諸野或道
逢碑碣則摩其字或惠投編帙則

攷其文積之既久寖以融貫辛巳之秋遂奮然舉事凡踰年而始竣既覆閱之其中保殘守缺未能更僕卒為未成之書嗟乎豈不難哉大抵遺文既散藏書未出舊聞放失蒐葺不至此攷據之難也邑中

先達雖多同志然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能共事一堂商確訂詁此咨詢之難也山巔水涯足跡未至戶闕井觀語焉不詳此親歷之難也名法擾外思慮亂中抽隙片晷之間覃思寢食之際此涉筆之難

也然且為其難而不辭者何也功令在是乎曰否黜陟繫是乎曰否然則其為迂遠而非所急也審矣夫以淺陋之識疎鄙之才屢至難之勢舉不急之務然且為之而不辭者何也凡以有苦心焉有微情

焉清雖彈丸實江省要會其間山川之源流田賦之本末兵農之利弊人物之盛衰自洪永迄今荒落過半及今不為曰我未暇而委之後人自此更數十百年其為湮沒何可勝道今雖缺略紕繆未能成

書倘惠邀邑之先生長者爰取而更定之以貽後之君子俾有所折衷焉庶猶存什一於千百也是則鏞之苦心也抑聚散離合凡人之情鏞視清猶家也視清人猶父子兄弟也一旦罷去念我清人思之

不置何以自慰庶幾手此一編相對如履其地如見其人不猶愈於托之夢想乎是則鏞之微情也夫心所默念與情所自致則雖以其事之甚難與非所急也而遂罷棄不為則固有所不可也若曰以文

事飾吏治而僭竊自附於述作之事則鏞豈敢

崇禎壬午九月既望知清江縣事

無錫秦鏞撰

清江縣志總目

卷之一

輿地

沿革　疆域　山川洲附

鄉都　坊巷井附　市鎮

津郵　古蹟　風俗

卷之二

營建

城垣　堤墻　公署

學較書院附　兵營　倉儲

壇祠　梵刹

卷之三

戶產

戶口　田畝　水利

土產

卷之四

賦役

稅糧　里甲　均徭

驛傳　民兵　雜派

卷之五

官師

縣令　縣丞　主簿

典史　教諭　訓導

把總

卷之六

選舉

進士　鄉舉　歲貢

諸科　廕敘　恩貤

援例

卷之七

人物

名賢　隱逸　孝友

義勇　僑寓　貞烈

仙釋

卷之八

藝文

書目　詩　文

輿圖
縣境圖
郡城圖
樟樹鎮圖
兩河圖 中洲附
輿圖

縣境圖
北至高安界
南至新淦界
東至豐城界
西至新喻界
臨江府
清江縣
新淦界

清江縣志
郡城圖
輿圖
三
西
東
南
北

清江縣志
樟樹鎮圖
輿圖
四

清江縣輿地志

沿革

三代 地屬揚州

春秋 屬吳吳滅屬越

戰國 越滅屬楚

秦 始皇二十六年分屬九江郡

漢 初析九江爲淮南又析淮南爲豫章清江在其地無其名屬豫章之建城

東漢 屬豫章之建城

三國 屬吳國仍屬豫章之建城

晉 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屬晉仍屬豫章之建城

六朝 地屬同前

隋 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改豫章爲洪州清江屬洪州之建城

唐 武德五年改建城爲高安置靖州七年改筠州八年廢隷洪州清江屬洪州之高安

後梁 楊行密據淮南江南之地入吳境清江屬吳洪州之高安

後唐 屬吳洪州之高安

後晉 天福二年李氏篡吳爲南唐改元昇元明年以蕭灘鎭爲清江縣隷洪州

後漢 屬南唐洪州

後周 廣順二年南唐保大十年置筠州清江改屬筠州

宋 開寶八年江南平清江仍屬筠州淳化三年以清江地建臨江軍清江爲附郭縣屬臨江

元 至元十三年臨江陞爲路道總管府縣爲附郭

國朝　洪武初隸臨江改為[illegible][illegible]江西省[illegible]為附郭

清江本建城縣地漢初改九江爲淮南又析淮南爲豫章建城隸焉建城今高安豫章記云高帝六年置建城縣隋平陳以豫章爲洪州建城因之唐武德五年改建城爲高安以其地置靖州七年爲來州又更名筠州八年州廢復隸洪州邑治在唐爲蕭灘鎮實高安境内南唐昇元二年實晋天福三年戊戌始制清江縣時吳鑾知蕭灘鎮院事建白以爲蕭灘之地當南粵虔吉袁洪之衝舟車輻輳去屬邑遠編氓牒訴嘗患不及官有徭事辦集愆期又有庚廩兵戈之

積非爲邑不可唐主從其請取高安之脩德新喻之建安新淦之崇學三鄉爲清江屬洪州仍以鑾知縣事縣官惟令佐尉厥後增置簿後南唐保太十年周廣順二年壬子復置筠州以清江隸焉宋淳化三年改筠之清江爲臨江軍時轉運使張鑑請建爲郡詔許之遂割吉之新淦袁之新喻隸焉而以清江爲附郭縣治平三年邑民乞割新淦之茂材新喻之忠賢二鄉增隸之地始倍昔所領共五鄉元至元十三年改軍爲路縣隸臨江路

國朝洪武二年改路爲府縣隸臨江府

疆域

清江在禹貢爲揚州之域據漢地理志晋天文志其分野當星紀之次南斗之度又按漢天文志吳楚之疆候熒惑占烏衡俗又謂之吳頭楚尾於辰在丑於律爲黄鍾縣境廣九十三里袤五十五里東至南昌府豐城縣界之上湖八十里西至新喻縣界之新橋五十三里南至新淦縣界之丁家渡二十五里北至瑞州府高安縣界之曲水橋三十里東南至新淦縣界之下塘二十里自界至新淦縣六十里西南至新喻縣界之泗溪三十五里自界至新喻縣八十里東

北至豐城縣界之槎塅三十里自界至豐城縣一百里西北至上高縣界之勺塘七十里自界至上高縣六十里自蕭灘驛至南京會同館驛共十八驛水路計一千七百九十里至北京會同館驛共六十五驛水路五千二百三十五里

山川

章山一名富壽岡其週二里許西江環其陽蕭水繞其陰南連瑞筠北接白牛岡諸山今城隍廟側有章山福王神廟蓋郡邑鎮山也相傳晉有羅浮道人章昉脩真于此故名山勢平坦郡城西成富壽二門實枕山麓自蕭洲橋以東陡起崇岡其上即曠然如地里許爲演武塲四望甚濶又里許即郭外自西成門北行負郭一帶林木葱欝秀氣勃窣入城内山脉東趨愈下其盡處復起結爲雙嶺俗呼雷公嶺馬鞍嶺雷公者以其開張兩翼形似得名與馬鞍同義或作萊公者非是雷公嶺東吐一峯形最圓秀土名金星堆古志云五星奠位此其一也宋時作一覽臺其上爲郡城最高處其下即郡縣治所宣和中郡守汪師心脩郡圃月榭得碑石于地中因稽其先名富壽岡云演武塲之南稍斷復起爲郡厲壇又南爲南門嶺又南爲瑞筠山自富壽門以北山脉迤邐與白牛岡接如白牛岡者不一皆章山之餘氣也

瑞筠山在南門外瀕江其週五里唐僖宗時爲處士歐陽董宅穀生瑞竹色爛如銀丞相孫偓以謫官至此見之歎其爲神仙中人也故號瑞筠其後捨宅爲寺自宋迄　國初佳景極盛有第一山萬松關半山亭松風亭江月亭觀空閣挹清門白蓮池讀書臺會心亭皆環列山之前後又有古松數百株夾道延袤前抵郡之南門號爲引路松今皆無存山勢崚嶒如龍之昂首郡城枕其上近城爲西坑埠下有井曰龍潭旱潦不竭相傳郡人激龍蒙山則取水于此蓋蒙水入江遂過城下其理或然也

白牛岡山在東門外三里上有雷祠俗又呼雷廟嶺稍斷復起其上爲鐵佛寺山勢坦夷望之如牛眠狀蓋郡城護龍之山也

閤皂山在縣東六十里根衍二百餘里其東北連豐城東樂安南新淦諸地境形如閣色如皂故云道書以爲第三十三福地漢張道陵晉丁令威葛孝先脩煉於此有宮曰崇真峯六東峯西峯鳳遊蓮花凌雲玉女巖二金鐘藏録原五葛憩會仙桃花黐原石白嶺四觀舍鶏坑嶠嶺西巘橋三會仙南澗揖仙石四雙鯉馬跡石門制斗臺二鳴水着衣壇二上升禮斗巷四仙人路山郭公則雲灘曰投龍塘曰九龍泉曰漱玉池曰磨劍山中有靈仙館山北有高峰爲丁真人壇按今土名有橐駝太極芙城諸峯疑即東西峯蓮

花峰之與名也
峽山在閣皂山前上有峽山寺其周九里許
紫淦山在縣東四十里其周二十餘里峯巒高數十丈
其色紫翠淦水經其下因名寰宇記作子金
神嶺山在縣東六十里隸崇學鄉上有廟曰嘉惠
掛嶺山在閣皂山北延亘爲麓無峯故名
龍岡山在縣南十里當驛路有赤土如環者三相去數
丈許俗傳爲龍眼試掘去即雨雨過如初
棲梧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其勢綿亘十餘里上有觀曰
太平玉虛山有靈芽丹井蜻蚨塘蟾蜍谷葛峯筋竹

巖真君泉聖水亭河阜廢寨之遺跡
黃岡山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有仙女塔東晉王長史遇
仙女張麗英尼棲梧山沒瘞於此故名下有舖曰黃
岡
禮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郡志作十里誤
孤山在縣西北二十里與鍾秀山對峙蒼翠秀拔白縣
至高安界惟此山獨高
鍾秀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形如卓筆下有寺曰查林有
古銅鐘聲極清遠按此條隆慶郡志不載
銀嶂山在縣北七十里隸崇學鄉周十餘里石色如銀
故名俗又呼爲銀瓶巷
雲谷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其周十餘里三峰相峙有
寺曰龍居
夏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其周十餘里上有寺門枕石澗
俗傳有神物居之其流無窮可溉數百畝寺廢於燹
按此條嘉靖郡志不載
○按章山瑞筠白牛岡郡龍結聚之山也瑞筠龍首
也寶壽岡其龍腹蟠屈離奇之所也白牛岡則龍
尾也江濱龍石乃其爪牙鱗甲也昔人以郡城爲
石龍城愚謂地勢當論其大者不當以區區龍石

爲石龍城也自閣山至夏山始乎東卒乎東北取
成艮之義也閣山屏障險要之山也不但福地名
勝顯昔盛今衰不能無憑弔之感焉蒙喻山也然
其水來朝比于章淦之義則亦猶境內之西蒙也
北境諸山與高安接者爲背背之出江水之所以
讓而東趨也其傍則拱揖朝伏之山耳按圖視之
惜乎其林巒洞壑諸勝盡不可得而遊覽焉
清江水即袁贛二江之水合流爲清江按贛水自新淦
縣北流入清江境逕蕭灘洲南遂西會於袁水袁水自
新喻縣東北流入清江境遂東會於贛二水合流繞

郡城而北[illegible]成化末贛水北衝蛇溪不
復西折止有橫河一線通其吐納之勢於是郡城止
臨袁江不臨贛江直至城北二十里二水復合水勢
益大時有衝決之患又十里為清江鎮淦水西入蕭
水東注入豐城境是為劍江○贛水即豫章水經云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
縣西又東北過石陽縣西又東北過新淦縣西又北
流入於大江漢書地理志謂之湖漢水酈道元曰湖
漢及贛並通稱也按今贛水入清江境繇銅鑼江北
流三十里始會於袁江○渝水即牽水按漢酈道元

水經註云牽水西出宜春東逕吳平縣其源出袁州
萍鄉之瀘溪合小皋經袁州隋地志又名秀水按今
渝水入清江境繞郡城而北二十里始會於贛江○
橫河水自贛水北衝蛇溪與袁江夾流而橫河橫亘
其中故名橫河上橫河在龍窟口屬淦境即贛江會
袁故道水㶅仍可通巨艘下橫河東出銅鑼江口西
出慧力寺前夏秋水溢僅可通舟冬春則涸
銅鑼江水即贛水也其先為蛇溪水成化末贛水暴至
徑北衝蛇溪遂成大江田土沒入于水幾千百畝嘉
靖十二年郡守徐公顒議築之畧云郡居江嶺之合

素名殷阜自蛇溪既決舟楫遂阻商旅不行城居生
理日少使客供應去城頗遠風雨急遽會期常失塞
河為民便者三商舶獲通生理自繁民復沒田免于
虛賦官司送迎不艱險遠百世之利也議竟寢
蛇溪水在縣東其源自永泰之下五里分江水為溪三
十里復與江流合自成化末贛水北衝蛇溪之半遂
成大江即銅鑼江是也其半自荷湖舘分流逵余家
洲至清江鎮復入於江此猶蛇溪故道今見存其入
江處俗呼為蛇溪腦愚按蛇溪以河形蜿蜒相似得
名或謂旌陽滅妖蛇滚戕溪者非是

淦水按漢志淦水出新淦而入湖漢水經亦云淦水出
其縣其後淦邑既遷而故地割入清江境內於是淦
水遂為清江東境之水其發源在茂材鄉之離嶺經
子金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蛇溪水入於贛江
沉香溪水即閣山水也閣山左界水即會淦水出洋湖
經狗頸橋至鎮入江其右界水自洞塘橋出沉香溪
南流距鎮不及十里忽東折歷大橋馬纓橋紆迴遠
去入豐城界至小港口入于江
蕭水在縣治西又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俗呼為香田
[illegible]水合襟縈抱如帶其源一自[illegible]

塘一自烏塘至香田滙爲一谿蕭洲橋遶城西北至潦滸口入于江按舊志云蕭灘鎭亦以此水得名或云蕭灘在東門外江心未詳孰是

太平江水出蒙山水也在縣西三十五里出蒙山之陽東南流至太平觀爲太平江又東南入於袁又東北入於贛舊誌又云經華陽江未詳

小阜水弘治郡志云在縣西南十里合袁水入于贛江今未得其處按水經云瀘溪水合小阜經袁州其源頗遠此云縣西南十里未詳

曲水在縣境北接高安界未詳其源從西北來又折而東北故名曲水有曲水橋跨其上今置有曲水公館

○○按贛水袁水合流即所謂清江水也宋羅知古詩云層層碧嶂來無盡滾滾清江遠莫追於是有清江碧嶂之名按古志云清江如太陰半月之形閤峯抱之爲祥雲捧月此猶形似未盡竊謂秋夜明河横直坤艮中分碧落此最似之但形家以爲水勢東去不收欲於水口建塔取勢此不易之論也淦水閣水水東之水也蕭水蒙水水西之水也蕭水自西北入於贛蒙水自西南入於袁鈎鈐巧施關鎖緊密能使風氣攸聚至諸水皆北流而蒙水獨南流尤地脉最靈秀處也

洲 洲生於水者也故附水條

百花洲在郡城内縣治北寶壽寺右宋侍郎向子諲致政居寺左植花卉于其上今廢按今寺左不數武有薌林書院廢址旁有塘池一區尚有洲渚之意今云寺右疑誤

蘆洲在東門外五里接廻龍寺秋冬水涸洲地常南北孔道春夏水泛則洲宛在水中不通輿馬相傳臨江八景蘆洲落鴈其一也

善嘉洲在東門外與蘆洲相對上有善嘉橋菴按弘治郡志云江心水溢沿洲而轉入不病涉攝此則洲在

西岸而嘉隆郡志皆以爲洲在江中者誤也或又以對江之善洲爲善嘉洲此益誤不知此乃東善洲也諺云蘆洲對善洲江水兩分流蓋緣江水溢時灌入兩洲之間至橋菴最高處則水乃分流北從廻龍寺前出南從玄妙觀前出若隔江相對則江水中流直下何有分流之說乎

金鳳洲在文明門對岸江中横亘一里許與中洲相連止隔小溪洲形似鳳其首北向故形家又云金鳳朝陽宋司業黎立武曾建金鳳書院于其上今廢黎氏[illegible]坊憲副黎龍建元時嘗[illegible]

金鳳驛古讖云金鳳洲圓丞相出蓋取展翼飛舉之義也

萬頃洲在城南十里左表江右顧江南上横河北下横河四面濱水土沃歲不患旱故名上有柑園最盛與硯子洲相連郡志云清江新淦各隷其半其北過横河即中洲也

中洲在兩江之中故曰中洲東顧江西表江南下横河北即兩江合流處也横廣十里縱二十餘里但下横河時涸當與萬頃洲相連直至淦境沙湖龍窟等處可三十里攷地脉自百丈峯以北兩江夾送至此當爲大盡范坊民居最盛縣范坊而東至銅鑼江公館新馬頭雙塘溪西蔽埠而止其西自灠上曾家埠灘下黃都下至島口而止中有櫪湖白水湖隱仙寺慈相寺香積寺古鏡巷華嚴巷宋武廟東平祠等處其間雜爲民田人家多編竹籬爲落戶最有古意與金鳳洲相接處有小溪蓄洩江水石橋跨其上蓋中洲以金鳳爲左翼而郡城職江實以中洲爲近案自西岸望之煙樹迷離誠風土之可嘉者也

東善洲即中洲西北隅與灘下渡相近相傳善周禪師實生此地而寂滅善嘉橋巷中隔江相望故土人呼爲東善洲云

游家洲在城南十里表河自西來北折而洲在其右按與萬頃洲相望故又名雙洲或云係古蕭洲之境

余家洲在清江鎮上流江中綿亘十里許蛇溪遶其內其上可樹藝亦間爲賈人居貨向爲余氏業今半爲祝氏所有或又呼祝家洲云其上有中洲巷

花灩洲在清江鎮前江中水長則不見諺云花灩洲上生青草樟鎮出閣老

凉傘洲在清江鎮下水五里蓋鎮之護龍沙也其上有大樹一株形如凉傘故名

枯洲在清江鎮對岸薛家渡左

木瓜洲郡志云在城東北三十里

按地名洲者不盡是姑志其所見聞如此夫洲之生于水者有消長進退之分逆水生者爲進神順水生者爲退氣此理最微識者宜分別觀之至蒞洲開鑿可抵落江沙塞而民間多匿不以聞宜以時譏察之其可也

鄉都

恩賢鄉 領一都二都三都四都五都六都宋治平三年割新喻思賢鄉增隸清江屬縣西南境

建安鄉 領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二十八都二十九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南唐昇元二年割新喻建安鄉爲清江屬縣西南境

脩德鄉 領十二都十三都十四都十五都十六都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南唐昇元二年割高安脩德鄉爲清江屬縣西北境

崇學鄉 領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南唐昇元二年割新淦崇學鄉爲清江屬縣東北境

茂材鄉 領三十都三十三都三十四都三十五都三十六都三十七都三十八都宋治平三年割新淦茂材鄉增隸清江屬縣東南境

一都 隸思賢鄉東至四都赤基塘南至五都後坊西至二都東林寺北至二都淖港共領啚五○一啚大地名陣塘小地名何陂○二啚大地名黃泥塘小地名逕塘○三啚大地名閔港小地名搜坑○四啚大地名黃德寨小地名淖港○五啚大地名外塘小地名劉家坑

二都 隸思賢鄉東至四都烏塘南至三都琵琶橋西至新喻稿湖嶺北至高安貝寮寮共領啚十○一啚大地名石橋頭小地名圳上○二啚大地名高嶺小地名小姑墟○三啚大地名青泉港○四啚大地名黎家墟○五啚大地名港西小地名新橋○六啚大路名前港○七啚大地名閔港○八啚大地名烏坦○九啚大地名鄉家坊○十啚大地名錢家嶺

三都 隸思賢鄉東至一都詩塘南至新喻鐵樹下界西至新喻北崗廟北至二都青泉港共領啚七○一啚大地名琵琶橋小地名五馭塘○二啚大地名江邊小地名下坡○三啚大地名拓庄小地名中洲○四啚大地名上塘○五啚大地名官塘小地名白沙○六啚大地名金城寺○七啚大地名棲前小地名官塘

四都 隸思賢鄉東至十一都吳城南至六都太平王廟觀西至一都廣德寨北至十二都路口共領啚九○一啚大地名塵塘○二啚大地名塵港○三啚大地名皆竹○四啚大地名段塘○五啚大地名烏塘小地名竹坡橋○六啚大地名城山小地名杭樹○七啚大地名羅塘小地名迥塘○八啚大地名赤基塘○九啚大地名丁坡

五都 隸思賢鄉東至四都丁坡南至六都羅家灘西至新喻表河北至一都詩塘共領啚五○一啚大地名天非○二啚大地名山下港○三啚大地名長湖小地名余家渡○四啚大地名石山橋小地名水磨兜○五啚大地名黃同橋小地名城盤

六都 隸思賢鄉東至七都永新舖南至蕭家埠通接新喻河界西至五都天非北至四都丁坡共領啚九○一啚大地名黃土小地名金浙塘○二啚大地名黃土小地名謝家洲○三啚大地名黃土小地名塔下○四啚大地名馬青小地名觀前○五啚大地名太平市○六啚大地名太平市小地名新塘○七啚大地名樂湖小地名江口○八啚大地名樂湖尼○九啚大地名孟塘小地名港口

七都 隸建安鄉東至九都丁家渡南至表河岸西至吳塘北至八都鄉港皮家橋共領啚七○一啚大地名黃家渡小地名余里○二啚大地名前磐石小地名楊鳳洲○三啚大地名磐石長湖小地名十字巷○四啚大地名王湖峯小地名東港方湖前歷○九啚大地名吳塘小地名蝦螄塘○六啚大地名吳塘小地名石塘○七啚大地名族湖宿小地名鳳豎山

八都 隸建安鄉東至袁河南至六都永新舖西至瑗頭北至七都吳塘共領啚六○一啚大地名崗下小地名藍埠洲○二啚大地名長藍小地名黃婆洲顛塘○三啚大地名富塘顛塘小地名牛塘○四啚大地名橋坑長坑長塘小地名坵瑗能眼坑中坑○五啚大地名鄉崗小地名庄

家橋○六圖大地名滸東小地名珠坑

九都
隸建安鄉東至沙湖○南至萬頃洲西至丁家渡北至城南共領圖七○一圖大地名石頭坑小地名閘山滸石下○二圖大地名瑛璜小地名東塘坑○三圖大地名頭坑小地名芙塘○四圖大地名丁渚小地名牛渡○五圖大地名上渚大塘小地名石下○六圖大地名游家洲○七圖大地名萬頃洲

十都
隸建安鄉東至九都滸神南至城南一驛草坑西至蒲洲擒北至李花店共領圖七○一圖大地名瑛壠斥岡塘上南塘小地名岡上上武塘○二圖大地名武塘盤洋小地名烏泥橋江坊○三圖大地名新塘小地名小溪昭崗堪圩廟○四圖大地名瑛璜小地名攢橋丁村俞家山○五圖大地名祝家腦小地名前塘任家橋○六圖大地名官山楓林觀小地名伍堎黃塘溪○七圖大地名塘圩堎小地名佘家山桐湖頭劍池廟

十一都
隸建安鄉東至十都瑛璜南至四都擢樹西至十三都十里店北至十都楓林觀共領圖十○一二圖大地名嬰港壩市秋川小地名楓樹塘落圖坑塘邊依塘下○三四圖大地名長田石岐小地名東港老姑塘擢山楓林院竹上○五六圖大地名山前吳城涂滸廟横江上○七圖大地名吳城小地名樹稜○八圖大地名長山小地名新溪族山○九十圖大地名山中水南小地名塘源

十二都
隸修德鄉東至四都鹿塘南至瑞州界地名麻陂西至高安縣龍城北至十三都務塘寺共領圖十○一圖大地名路口小地名長田○二圖大地名路口○三圖大地名洪頭○四圖大地名口路○五圖大地名坑禪○六圖大地名孤塘○七圖大地名上孤塘○八圖大地名犁塘○九圖大地名黎塘小地名石坑○十圖大地名黎塘小地名井坑

十三都
隸修德鄉東至木港南至十二都上京塘西至木都十里店北至木都李花店共領圖八

○一圖大地名僚塘寺小地名揚坑○二圖大地名横塘小地名仡城塘○三圖地名十里店○四圖地名港増南一五圖大地名紐塘小地名上汊○六圖大地名山橋小地名揹塘○七圖大地名小烈伍石洲小地名雲溪○八圖大地名東港梘橋

十四都
隸修德鄉東至十三都南至十二都白路西至高安地界北至瑞州地界領圖十一○一圖大地名耕塘雲溪小地名湖方○二四圖大地名塔前小地名若塘草○三圖大地名塘西河米塘小地名上保○方圖大地名漸禪杜塘小地名南保○六圖大地名南保上保小地名不休山○七圖地名除山蘇塘黃福涉路頭○八圖地名儲山觀坑○九十圖地名大嶺大菌横江北坑○十一圖地名大佐塘大坪虎坑

十五都
隸修德鄉東至十八都楓林舖南至十四都路頭西至瑞州山界北至曲水橋河界共領圖七○一圖地名城嶺湯頭竹菌江背江東○二圖地名陂湖灌頭水溪鄢家渡○三圖地名方塘江背傻林慈塘○四圖地名撫林舖小洋陂湖埠下○五圖地名灌頭倉下南陂南溪○六圖地名滄江上陽南丁埠經樓○七圖地名鼓湖竹南灌頭

十六都
隸修德鄉東至木都林山南至十八都小洋西至前後窖北至瑞州河界共領圖九○一圖地名經樓白湖○二圖地名沙陂頭南溪新塘江湖頭北橋○三圖地名故村株山○四圖地名後窖林故村前窖○五圖地名前窖上湖江口○六圖地名湖家渡江口○七圖地名高堎古牛堎前窖橙林○八圖地名東里郭坊江口青湖山株山○九圖地名洋腦朱家橋里圩洲郭坊

十七都
隸修德鄉東至楠家舖近大江南至十八都蛟湖西至十六都崇真觀北至蒲家渡老埠共領圖十二○一圖地名鎮塘○二圖地名沙埂上○三圖地名沙埂上○四圖地名沙埂上○五圖地名鄧塘○六圖地名鄧塘○七圖地名社前○八圖地名上僑○九圖地名社前○十圖

地名社前○十一畨地名沙頍上○十二畨地名土橋

十八都 隷脩德鄉東至袁河南至十三都西至十七都沙頍上北至十七都共領畨九○一三畨地名楓樹坑大路○二畨地名蕭家渡陳家坊○四畨地名小洋○五七畨地名武塘盧塘○六畨地名盧塘○八畨地名姜家聯○九畨地名蛟湖墟市

十九都 隷脩德鄉東至大河南至十七都西至瑞河界北至豐城地界共領畨五○一畨地名中坊走馬埈○二畨地名高湖埈橙湖張家山○三畨地名湖尾走馬埈○四畨地名橙湖長湖雙埈○五畨地名長湖後埈土湖

二十都 隷脩德鄉東至大河居水西對清江鎮寶金寺南至十七都一畨薛家渡西至豐城界槎塅北至本都枯洲領畨一○一畨地名枯洲張家洲

二十一都 隷崇學鄉東至清豐港南至豐城黃歷西至二十三都洪孤塘北至二十二都龍池埠共領畨五○一畨大地名横里小地名尧下○二畨大地名倒樹下規口小地名石阜岡○三畨大地名洑溪橋車上孤田小地名流墓店下○四畨大地名反山觀洲上龍池埠車上小地名畬里○五畨大地名墁堆觀洲上孤田畬里小地名牌里岡

二十二都 隷崇學鄉東至二十一都觀上畬里南至二十四都經田西至二十三都下洪北至豐城蹻湖共領畨七○一畨大地名港宋巷龍池埠小地名瓜畬里老虎山○二畨大地名上湖潭埠橋小地名揚坊塘頭○三畨大地名龍池埠激坊燕下小地名竹園裡○四畨大地名東江上鄰坊小地名埈頭○五畨大地名濱上後坊小地名下湖○六畨大地名陂頭閩東岡上利城小地名埈頭大鄉下○七畨大地名曹家堆井頭皮澤小地名城東

二十三都 隷崇學鄉東至二十二都地界南至二十四都大橋春壢西至大江圩堤澄沙港豐蹻埈青潭清江鎮北至豐城蹻湖共領畨六○一畨大地名瀨頭松湖東村小地名石嘴頭○二畨大地

名艙潭丁洪彭澤小地名洪公塘○三畨大地名東村灘頭小地名下洪○四畨大地名湖坪上黃泥塘小地名車潭○五畨大地名東村灘頭小地名澤上○六畨大地名松湖小地名下洪

二十四都 隷崇學鄉東至二十五都土塘南上南至清江鎮西至二十二都禾埠北至二十三都東村共領畨七○一畨大地名牛灣魚塘小地名城上○二畨大地名張家埈青潭小地名春壢○三畨大地名大路小地名觀巷○四畨大地名經田小地名梘頭○五畨大地名社上春壢小地名蕳丁○六畨大地名後碓里魚塘小地名梘頭○七畨大地名大橋小地名梘頭

二十五都 隷崇學鄉東至二十三都彭澤洪孤塘南至二十七都沉香溪西至二十四都大橋北至三十三都下洪共領畨四○一畨大地名南上土塘小地名觀下○二畨大地名塘溪小地名梘頭○三畨大地名南陂小地名塘里○四畨大地名鄉里程坊小地名丁家園

二十六都 隷崇學鄉東至新淦潭前南至三十都大塘溪西至二十八都大栢埈北至二十八都蛟湖溪共領畨五○一畨大地名官湖桑家坊小地名橋背○二畨大地名莽口塘洋湖墟小地名歷下埈○三畨大地名洋湖堦小地名龍家坊○四畨大地名塘西埈瑤下小地名湖弦上○五畨大地名汪家坊酧坑小地名小陂頭

二十七都 隷崇學鄉東至二十二都黃土山南至二十六都龍居寺西至二十九都武陵北至二十五都南陂橋共領畨五○一畨大地名湖洲上洋湍塘小地名店前○二畨大地名福社古亭小地名茅埈○三畨大地名西仔嶺上新城小地名南陂沙埈○四畨大地名九塘前村小地名木塘○九畨大地名沉香溪賴家橋小地名韶塘亭子上

二十八都 隷北安鄉東至二十七都古學南至二十六都洋湖西至大河岸三十都塘頭北至二十九都下黃都共領畨九○一畨大地名中廟小地名付頭大栢埈大禾溪○二畨大地名橫埈小地名溪東廊腥○三畨大地名千崁庄○四畨大地名嬰塘小地名掘橋廟○五畨大地名蛟湖

溪○六畨大地名溪東○七畨大地名古株樹
大基山○八九畨大地名灘下小地名大路巷
白水
湖

二十九都

隸建安鄉東至二十七都湖洲店前南至二十六都地界西至大江北至清江鎮共領畨九○一畨大地名吳家埠小地名龍湖○二畨人地名横良下保小地名百歲坊○三畨大地名鑿埠小地名茅洲○四畨大地名吳家埠小地名蛇溪○五畨大地名黄都小地名瀨下○六畨大地名余家洲小地名巖埠横良○七畨大地名横良小地名灘下○八畨大地名武林小地名下保○九畨大地名田埠小地名㙮湖塘

三十都

隸茂材鄉中隔大江江東東至三十八都大觀橋二十六都洋湖南至永市西至大江過渡接本都銅鑼江北至二十九都孔埠洲江西東至大江過渡接本都上下洋塘南至下横河口過水按新淦横灘洲西至三十一都楓樹下二十八都古株樹北至二十八都[illegible]橋共領畨八○

一畨大地名上洋塘小地名觀山頭○二畨大地名下洋塘石岡小地名何家庄○三畨大地名石岡上小地名横圳上○四畨大地名下洋塘○五畨大地名銅鑼江小地名茂澤○六畨江東大地名大塘裡江西大地名范枋○七畨江東大地名石岡上小地名周家庄江西大地名店前○八畨大地名灌湖埈小地名湖尾

三十一都

隸建安鄉東至三十都店前南至下横河口過水接九都萬碩洲西至袁河過渡接城北至二十八都村頭○共領畨四○一畨大地名楓樹下小地名横頭○二畨人地名皮家埠小地名小洲上○三畨大地名攬下小地名灰山湖西巷○四畨大地名余鳳洲小地名甘坊

三十二都

隸建安鄉東至豐城官山界辟艦南至三十三都釀山西至三十六都羅莘埠北至二十七都社祠沉香溪領畨二○一畨大地名社橋小迈名王家巷皮家橋楊木橋趙家橋○二畨大地名周坊小地名水南上洋

三十三都

隸茂材鄉東至豐城扶奇巷南至三十二都上洋西至三十四都店下北至豐城金華山共領畨三○一畨大地名大坪小地名赤岡紫源鍾家坊○二畨大地名官塘小地名城上單家坊○三畨大地名下姑山小地名釀山嶺西

三十四都

隸茂材鄉東至二十三都赤岡上南至三十七都附皂山西至三十六都羅家橋北至三十七都前山共領畨三○一畨大地名店下小地名觀社○二畨大地名蚕源小地名燕坑王家坊○三畨大地名杷田小地名梲陂埡江頭尚槎港

三十五都

隸茂材鄉東至豐城孤山南至新淦黎嶺西至附皂觀後龍北至三十四都觀社領畨三○一畨大地名鄧坑小地名黎嶺下尚樂坑坊上博源紫沙港○二三畨大地名感陂小岡小地名坑裡塘下

三十六都

隸茂材鄉東至新淦南源南至三十七都洞塘西至二十六都洋湖岡北至二十七都沉香溪

領畨三○一畨大地名紫瑚小地名楊家坊○二三畨大地名羅家橋小地名朱坑

三十七都

隸茂材鄉東至本都附皂觀南至新淦楓凹嶺西至三十六都洞塘橋北至三十四都神山領畨三○一畨大地名湘溪小地名扶城○二三畨大地名王家巷小地名山下

三十八都

隸茂材鄉東至三十六都鳳源南至新淦南源西至大江過渡接新淦横瀨洲北至二十六都洋湖三十都上洋湖共領畨九○一畨大地名大禾坑三小地名烏溪橋○二畨大地名牛頭嶺小地名黄柘埠○三畨大地名中埈洋湖㘭○四畨大地名水洲上小地名祠師洲○五畨大地名通儒街○六畨大地名鄧家湖○七畨大地名大觀橋小地名大塘○八畨大地名永市坑口舖○九畨大地名坑湖頭

市鎮

清江鎮在城東北三十里即古淦縣舊址隋開皇中淦邑南徙遂爲鎮袁贛二江合流十里許遶繞鎮而北清江鎮所繇名也俗又呼樟樹鎮相傳聶侯逐鹿至此箭中大樟滅柂江水利涉居人德之因以爲名故又名鹿渚云形勢西北面大江其左紫淦水會蛇溪水入江有湖遶其後曰兎窟湖鎮週廻十里許爲門者四北出曰大德門迤北而東曰萊市門正東曰東門正西曰秀江門先是有小溪江水灌入與兎窟湖通後人以水患閉塞之今秀江橋遺跡尚存迤西

而北曰上石埠南出曰封溪巷曰朱紫巷皆走閣山道也爲坊者七爲巷者十一内有巡簡司稅課司

永泰市在縣東南十五里

皎湖市在縣東北十里

璞璜市在縣南十里

渚塘市在縣南十五里

維湖市在縣南十五里

長藍市在縣南四十里

太平市在縣西南[illegible]十里元時有巡簡司本朝裁去

黄土市在縣西南五十里

上塘市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黎墟市在縣西六十里

經樓市在縣北二十里

按清江鎮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遶舟車輻輳地勢與城邑相犄角文物亦與城邑相頡頏非他市可比頃所患者昔儉樸今尚奢侈昔饒裕今鮮蓋藏聞諸故老蓋其初原以市爲業故其俗多椎鄙少文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衰矣雖風會使然要其利弊之源不可不審 國初商稅原額甚少其後漸增弘治間藩府榷稅幾釀大釁當事

條議裁革民始復業萬曆中稅監坐省移文裁革大使以稅課專責府館於是鎮稅加至二千有奇而民益困 光廟時罷稅止存古額踰六年又復半稅近以宗祿不敷每歲議增漸如 神廟時矣課額一定勢必取盈而市猾又習爲欺罔不以誠信招徠于是揚帆上下者皆以揚子洲市汊滸灣等處爲淵藪而鹿渚之濱遂裹足不至矣商民兩妨公私交困此鎮之大患也補衰救弊是在上之人加念之哉

津鄉

渡

城下渡 [illegible]五

鮫湖渡 縣東北十里

樟鎮渡 縣東北三十里

薛家渡 縣北三十里

永泰渡 縣東南五里

銅鑼江渡 縣東十里

新馬頭渡 縣東十里

石下渡 縣西南袁河口

丁家渡 縣西南三十里

渚塘渡 縣南十五里

黃土渡 縣西南五十里

蒙山江渡 縣西南三十五里

牛渡 縣東南十里

維橋渡 縣東十里

橫梁渡 縣東北十二里

溪東渡 縣東十里

橋

問津橋 在府學右

清碧橋 通津坊

北津橋 金地坊

清風橋 天寧寺左

濟美橋 天寧寺右二橋府城跨其上

廣濟橋 公選坊一名虎川

善嘉橋 縣東二里

三橋 縣西三十五里

渡橋 縣東三十里

蕭洲橋 縣西四里

何陽橋 縣東四十里

黃埇橋 縣西南四十五里郎太平橋

高橋 縣北五里嘉靖間郡守李公易建黎龍記

南橋 清江鎮

曲水橋 縣北三十五里

麗春橋 縣西三里

大觀橋 縣東南二十里

車埠橋 縣東南二十里

吳公橋 九都嘉靖間二守吳公必學修故名

沙窩橋 縣東北三十五里

大橋 縣東北四十里

龍岡橋 縣南十里龍岡舖

白沙橋 縣東二十里

烏泥橋 清江鎮東湖江

上陂橋 在縣南十五里

隸鍾橋 縣西南三里

舖

總舖 縣前

魯坊舖 南

渚塘舖 以上抵新淦

龍岡舖 西南

倒埸舖

太平舖

黃岡舖 以上抵新淦

楓林舖 北

黃梔林舖

曲水舖 以上抵高安

汊口舖

樟樹舖 以上抵豐城

古蹟

龜石 在今布政分司前繡衣坊下舊讖云烏龜石轉狀元生宋咸淳甲戌正月朔夜有聲如雷黎明觀之石裂中有白氣薰蒸府理務軟久乃堅

龍石 在玄妙觀水濱其狀如龍蜿蜒長柔鱗甲皆具一夕雷震碎之有鞍有紋宅如骨節郡人好事者多取爲玩物今南門外劉氏書屋有二石見存

虎跑泉 在郡治東南唐季文虞父母墓每汲江水甚遠忽一虎於墓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因名

盧城 在縣東北五里俗傳鄉相傳城爲盧府君建故祠祀之

尪城 在縣東北四十里五代時鄉豪築以自保

樊城 在縣西北三十里俗傳帝相傳有樊將軍居之

吳城 一在縣西三十里其地有敵樓衛敵樓吳王廟一曰郎新喻廢吳平縣一在西南三十五里近樓梧山寰宇記即廢治平縣

都尉城 在縣東三十里漢書輿地志云南昌都尉治所

廢新淦城 在清江鎮新淦移治南市村城廢爲鎮即今樟樹鎮

富國城 在縣東南十五里南唐時于此積糧因名

牛頭城 在縣東三十里

凌雲寨 在閣皂山南

河皋寨 在縣西南五十里樓梧山前瀕河昔周瑜留鎮巴丘屯兵其上

員僚寨 在縣西南六十里接新喻高安兩界傳隋時曹王所立同員僚守之今廢

風義堡 在縣城西宋末清江婦魯氏遇賊不受辱賊義而釋遣之後人因以名堡詳人物傳

墨莊 劉式既沒夫人陳以式遺書數千卷訓諸子謂之墨莊其後子孫皆世守其業新安朱熹嘗爲之記云

菊林 在城東門外宋侍郎向子諲致仕別墅

放生池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書序銘其詞畧云去殺流恵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寶勝如來時有允格其鄉勅銘放告凡百今閣皂山放生池見存

讀書臺 有三處一在慧力寺唐處士歐陽荎讀書處一在石溪寺唐宜春盧肇讀書于此在藏經閣之北有先賢題詠一在郡治西十五里吳堂觀晉真之君吳猛作在清龍淵雷公池之側今西門曰登仙以此舊志又云閣皂山有朱奔丘讀書臺今刪去

貢院 紹興辛未郡守劉庚建於郡治東迄嘉泰癸亥別駕趙師逌復建于壽俊興賢二坊之間今廢

五賢堂 在郡治學講堂西祠二劉三孔先生今廢

維崧堂 在府治內宋天禧中王益爲軍判官生判公于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

近江樓 在縣東南瀕江宋寶祐間知軍魏庭玉通判黃洪建爲朱文公祠公詩有征驂聊駐近江樓之句故名今廢

一覽樓 在縣治後宋時有清江臺上有樓名曰一覽其後樓北又月一覽臺爲郡城最高處今名金星堆

經史閣 在舊府學內宋向侍郎建以藏經史故名今廢

横舟閣 在府治內宋侍郎又有槐風柱月二閣永壺閣皆宋時建

化梭亭 在縣東北三十里清江鎮陶侃漁於雷澤得織梭掛壁間一日雷電梭化爲龍去後人因作亭陶母墓前國朝洪武初重脩張九韶記

觀瀾亭 在舊府學內

鍾秀亭在城南門

春禁亭在城東門外見存

芙蓉館在北門內錢氏別業今見存

施侯墓在府署撫樓門內古志云施三十郎從所居爲縣治渡爾瘞此

馬夫人墓相傳在郡圃中年代莫詳或云在清江臺之東南或云郎臺基是也

陶母墓母湛氏新淦人即晉太尉侃母也墓在故新淦縣即今清江鎮新興觀前有亭名化梭歲久地沒于江今新淦亦有陶母墓蓋後人爲之耳

聶將軍墓在郡城東北三十里封溪將軍名友廟在清江鎮按吳錄友新淦人有志恒物爲功曹諸葛恪欲北伐友以書諫不從舉無功敗退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言甚悲愴赤烏四年爲將軍與陸凱共伐朱崖儋耳還封丹陽太守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卒年三十三

許紹墓豫章古今記新淦南十里有聶友許紹墓按紹漢末人嘗爲豫章守今聶許二墓止存其一未詳孰是

毛玠墓在城西風義堡進士程京於圃中掘得斷碑有毛玠之墓四字

蕭墓在縣西二十里舊志以爲梁武帝嘗至此有女死鈸金爲棺合瘞人發掘則虎蛇叢集嘗有牛衣兒因暴雨止此見其墓上爛然如金有蚕飛出兒因拾十數納于懐忽聞雷聲蚕遂失

彭侍郎墓在縣南二十里地名金井坑宋侍郎彭龜年之墓今存

張九韶墓在縣西城三里院丁坑碑刻勅文具存

蘇東坡書金剛經碑原在慧力寺今移置府二門左止存其半

宋高宗書薌林碑舊在東門外道旁永樂間郡守劉公翼南移置郡庠致云郡東門去道凡百步許有石碑屹立于花池墓草中余下馬摩挲熟而讀之乃宋高宗書薌林二字思其爲

子諲者問之父老咸曰子諲開封人丞相敏中五世孫金人寇高宗開封河北子諲爲京畿轉運使帥師勤王累官至戶部侍郎後致仕歸臨江置書建閣於郡庠卒贈太師考其言與志書合余善子諲貴富而知所務又嘉父老不遺其迹也乃移置於頖宮以爲居是郡貴而好禮者勸其口薌林則向氏所居之里名

風俗

臨江在均州之南境云抵嶺襟灘掖表控瑞通梁粤帶袁吉其四會之衝乎田下下賦下上土瘠民貧性儉嗇負氣勤苦作業然地狹而庶仰食旁郡或棄農逐服賈矣庶故易訟世云江以西大夫士秀而文細人險健利終訟夫民則爾已不有聽訟者哉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清江俗麗茂崇禮讓鉅族流風畏義矜行延於今弗衰是故君子尚德務學細民克儉寡健訟廼附郡孔道供億至竟日弗少休劇矣右嘉靖郡志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山川與風俗通

也明一統志曰臨江君子尚禮崇德小人勤力知分此雖齊魯何讓焉臨山川未之有改也俗差異故鮮訟今稍好爭故勤嗇今稍晏惰故知分今乞養陵乘尊卑倒置有之而崇儉好禮文之風僅僅不替吁彼前志所載疇曩盡復之哉孔子曰君子之德風轉移化導之機是在司牧者右隆慶郡志

按風俗郡志二條蓋略備矣古云一道德同風俗又云風俗與化移易清雖彈丸豈爾有不可得而盡同者其同者又有宜變與不宜變略具數條如左

一地脉上自渝峽下至豐瑞多山[illegible]清邑土壤平曠風氣清爽江水直流清無滓穢故[illegible][illegible]行直坦爽[illegible]無柴柵君子可與論交小人可與講禮無近世傾危狙詐之習最爲善俗

一地形城鎮當峙一水中分故邑人有水東水西之稱風俗亦差別大抵水西之民質水東則近于文水西之民儉水東稍即于侈雖不盡然微機實可別識其西北與高安接壤者稍勁悍

一勤苦作業江國舊俗清邑人庶地狹非力勤即無所得食故自農賈負販以至爲人傭作皆自食其力貧家子自十歲以上即驅之出雖老不休貸惡其業

于地庶幾有焉[illegible]

一儉嗇性生亦繇風氣士大夫家居多布素無晏游賓朋之娛士人恒服領無緣飾富人治垣屋不事雕鏤農家雖稔歲日不再食或以糠秕豆麥雜和充飽終歲鮮稻粱之謀[illegible]

一江俗險健清獨寡訟苟以拙吏與民休息朝覲牘不盈寸近世稍有奸民冒籍越訴關提以鳴得計雖奉裁抑亦時有之乃其弱者則以小小忿訾捐軀溝瀆又可痛也[illegible]

一清人急公素著糧無夙逋近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鄰呼

一綮抗法其他都鄙弗應也又安于[illegible]後裔
必稱某宦家然其桀驁者亦稍啓凌侮之漸矣
一士風淳朴城闕鮮譏往時文氣卑弱近以一二先
達鼓倡風氣寖盛操觚家多讀書好古鄙章句有通
才者兼習騎射
一農事事修隨土之腴瘠高下雜植五穀及茶桕白
棉諸物無隙壤無虛日惟水利不治雖有陂塘多為
豪者侵併蓄魚阻水以致旱澇無備故諺云三夜月
明齊告旱一聲雷響便撑船
一俗多習賈或棄妻子徒步數千里甚有家于外者

粵吳滇黔無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簰木商豪富甲諸
賈先年多領部銀採買皇木期會畧如中鹺近時多
以破家徙業矣
一城市蕭寂雖魚蔬或不給鮮樟鎮稱居雜貨大抵
多廣人所携藥材水器鐵鍋諸物鮮貴重難得之貨
近尤衰替市人多與民雜處有客勝主之患聞往時
市風甚朴士人危服入肆則市人拱立起敬今市人
既僭侈踰分而士人或竄身市籍矣古道不復可勝
嘆哉
一邑多巨族鄉村聚族而處至數[illegible]亦祠及

公衆婚娶之[illegible]得古之遺但敦睦[illegible]之祠半
出同姓豈聚則必爭勢使然與
一異姓亂宗最為敝俗恩子為甚贅婿次之蓋贅猶
易辨若恩子則竟竄入譜牒乖則召釁合則瀆倫歸
宗則棄前恩承家則貽後患其不可明甚而積習已
成牢不可破所當挽回以漸者也
一婦女無出游及焚修寺院者即街衢巷陌間絶無
婦人行跡此第一美俗
一江右多習青烏家言清邑獨無惑溺風水之弊惟
蓄林木護龍有斬伐則以煞犯為詞墓制坎深而塚

卑若屋若坊不為馬鬣封亦無墓隧石槨之制儉樸
可師
一俗頗尚鬼疾疫則巫進醫退每有祈禳必令道士
立符用木三尺許書符其上安立室中祀以香火凡
有營造皆如之祭祀則鳴大金祭畢則放大砲似非
妥靈之意
一節序立春先日郡縣官集東關外設鄉儺三人跳
舞呼噪作驅疫之狀然後迎土牛入城坊廂長各集
兒童扮雜戲前導上元日為迎神會鼓樂甚盛夕無
燃火可觀唯聯紙燈數十盞如游[illegible]衢間

最有致午節不爲水嬉惟于諸廟[illegible]迎神如
前中秋夜民家多剖瓜作燈以其形似月也

清江縣營建志

城垣

臨江昔無城池蓋治枕大江堤岸易頹基冊克就元大德間郡守李倜始伐石脩築陂障水患僅免至正間守臣保童始築城浚壕後東一面沒於江西北南三面亦就傾圮　本朝弘治丁巳郡守吳公叙復度故址而增築之正德辛未華林賊寇城郡守熊公希古又改築爲磚城爲雉凡三百有奇週一千五百六十七丈三尺高一丈六尺有奇爲女雉凡二千九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爲厚下一丈二尺有奇

上殺其二實以磚石覆之以土爲臺門六架以危樓皆仍舊加治惟西則夷其闉而重新之後東南復爲江水所壞嘉靖元年郡守徐公問十四年郡守徐公顯先後重脩嘉靖三十九年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郡病城庳薄檄府增高四尺撤去串樓以防敵匿建宿樓三十一所敵臺十五座久之傾圮崇禎八年大寧寺前崩陷二十餘丈知縣王心純修築崇禎十一年郡守胡公永清司理胡公來相知縣秦鏞增建窩鋪一百十所敵臺二十座崇禎十四年五月大水傾倒城墻五處共四十六丈五尺署守事司理[illegible]公秉

濬知縣綦鏞修築崇禎十五年二[illegible]五月[illegible]繼大水
二月傾倒城墻十三處計八十四丈九尺五月傾倒
城墻十四處計七十丈七尺郡守毛公之儁知縣綦
鏞捐貲修築內不淡寺前一處因不坎崩隨估貲二百餘金現在買石砌坎然後築城尚未竣工
城門東曰廣濟門其二曰育賢門其三曰萬勝門舊
名利涉門其四曰興化門舊名固化門其五曰清波
門舊名鐵爐門其六曰文明門舊名丹鳳門南曰南
薰門舊名鍾秀門西曰西成門舊名望仙門其二曰
富壽門北曰朝天門舊名朝京門已上十門為正門
者四餘六門東瞰江者五以西配東者一蓋建城時

形勢與江相附縱與廣不及什伍故多開震巽二方
以迎水秀此必然之理也清波萬勝水陸至止舟車
輻輳處也興化富壽或以為郡龍雙耳闢陽而塞其
陰懼不稱也文明育賢效弘治郡志尚無此門蓋嘉
靖末遷學後始開文明以攬金鳳之秀專為府庠設
也縣庠已開靴衜門通萬勝又闢育賢于其左從文
明之例也隆慶間富壽興化二門閉塞其後復開崇
禎五年寇警與文明育賢四門同時俱閉至崇禎六
年六月秋試期迫兩學諸生具呈興化居民亦緣例
上請而三門俱得復開惟富壽永閉崇禎十[illegible]年冬寇

[illegible]三門復閉至十二年七月緣例復[illegible][illegible]後塞云
竊謂地方多事防禦最難此四門者永宜閉塞而文
明育賢又當三年一開以闡文運者也
城濠東面大江城外不復浚濠城內地形以高臨下
溝渠之水穿岸而東注者凡七瀦用壘興化門二處
水道所聚最為深廣向為木竇復甃甓穡鐵以泄淫
潦之害稍不疏通則水滲城脚故浚溝城工要務也
其西北南三面城外浚濠自西坑埠遶城而東出善
嘉橋始迴折逆流而轉至玄妙觀出江形家謂之玉
帶水長八百丈濶一丈五尺深一丈積水護城最為

得力久之不無豪右侵沒致有淤塞之患所宜議察
脩浚者也

堤墖

袁河西岸 南至天井接新喻界北至閘家口接豐城界

天井堤 五都四五畝

黃土堤 六都一畝

蒙山江堤 六都五畝

太平橋堤 六都五畝二堤係蒙山小江堤不臨袁河

馬湇堤 六都六七畝

江口堤 六都六七畝

維湖堤 六都入畝

温家墖 六都入畝

沙灣堤 六都入畝

渡口堤 六都入畝

荷葉墖 六都入畝

水府廟堤 六都入畝

固本堤 即郡城東門外古堤按郡志載江水衝齧西岸蘇清碧橋而上至清波門石砌水齧不存街亦摧圮伐木爲道過者病焉宋嘉定咸淳郡守趙希槍濬剛中趙師古張磻章大醇李元緒徐掄通判曾熙相繼修築元大德間郡守李倜增修本朝弘治辛亥郡守戴公瑄築布政分司前數丈乙卯郡守尚公絅剏築其下亦數丈并用甃圮江水嚙激之甚周道參崩戊午郡守吳公叙甫發公帑一通守唐公信督工延三十五丈高二丈五尺踏道一座高四十餘級一百餘者始頓以安其在溪亭前一段甃無存現凡一十七丈五尺歲久江水傾土城脚崩崖崇禎十五年五月大水城墻崩陷坎深一丈一尺從底丈量應用石二十餘層仍費二百金有奇知縣秦鏞現在措費修築因買石都邑裝載艱尚未竣工

逕灣堤 十八都四畝

陳家坊堤 十八都五十七畝

蛟窟堤 十八都六畝

龍潭堤 十八都六畝

土橋清潭堤 十七都入畝

饒家窩堤 十七都入畝

沙河基堤 十七都入畝萬曆四十六年二府鄭公朝棟知縣周宗文重築程達黃之俊記

蕭家畬堤 十七都七畝

荷湖堤 十七都七畝

聶家巷堤 十七都六畝

汊口舖堤 十七都六畝

社公堆堤 十七都六畝

劉家巷堤 十七都六畝

趙家園堤 十七都五畝

魚廟背堤 十七都五畝

李家園堤 十七都五畝

梅家畬堤 十七都五畝嘉靖間郡守徐公開李公易前後修築孫偉撰亭記崇禎十一年五月大水衝決郡守胡公永清知縣秦鏞協助修築通守朱公植森督修凡一百五十丈

黄家園堤十七都四啚崇禎十二年五月大水衝决知縣秦鏞捐貲修築接梅家峇起至黄家
園凡一百二十丈自黄家園抵丹桂坊凡一百丈
連前梅家峇共三百七十丈太史楊公廷麟記

沙塘口堤十七都四啚

郭陀堆堤十七都四啚崇禎十四年五月大水衝决知縣秦鏞捐貲修築接丹桂坊起至沙塘
口郭陀堆共二百二十五丈

青龍山堤十七都三啚

龍潭口堤十七都三啚二堤崇禎十五年二月大水衝决共計六十四丈七尺因正在巨浸俟
冬初水涸方可議築

鍾家園堤十七都二啚郡志云鍾家園當表贑二水衝會水溢田廬爲患土人歲乞官府築堤
堤長三百二十餘丈隆慶己巳費金數百役人數
千始成不月江漲復壞蓋沿堤皆沙礫不任水故

易淯潦議者謂新堤難成老塘宜固歲於農隙督居
民填葺庶可無患云萬曆間知縣李微儀捐貲修築

紅菱塘堤十七都一啚

薛家渡堤十七都一啚

劉公廟堤二十都一啚

楊家口堤十九都四啚

胡家口堤十九都四啚

贑河東岸南至永市接新淦界北至牛灣接豐城界

永市堤二十八都三七啚

學地堤三十八都三啚

楊公塘堤二十八都三啚

楊[illegible]

横堎堨二十八都二啚

浚東堨二十八都二啚

沙溪堤二十八都三啚

雙塘堤二十八都三啚

横梁堤二十九都一啚

吳家埠堤二十九都二啚

龍潭堤二十九都二啚

狗頸堤二十九都二啚

大塘堤二十七都四啚

蛇溪腦堤二十四都　啚崇禎十四年知縣秦鏞委巡簡唐汝聖修築

灌家籠堤二十四都一啚

清江鎮菜市門堤天啓中知縣盧兆龍與邑紳熊公化祝公稚祖等協謀修築自大德門至新興觀凡一百六十餘丈

清江鎮小市坊堤即復古堤久决河中崇禎二年知縣梁士濟與邑紳協謀亟修築竣舊續梁士濟記見藝文志

張家堎堤二十四都二啚

楓林堎堤二十四都二啚

清潭堤二十四都[illegible]啚

柴狗堆堤二十四都一畝

禾埠堤二十四都一畝

澄沙港堤二十三都五畝

牛灣堤二十四都一畝

金鳳洲堤三十一都四畝

中洲南自金鳳洲北至黃都係中洲西岸臨袁河南自范坊北至溪西係中洲東岸臨贛河

皮家埠堤三十一都四畝

澂上堤三十一都三畝

老虎巷堤三十一都四畝

大路巷堤二十八都七畝

灘下堤二十八都九畝

黃都堤二十九都八畝

范坊堤三十一都二畝

銅鑼江堤三十都一畝

灌湖坡堤三十都三畝

新馬頭堤二十九都一畝

雒橋堤二十九都一畝

雙塘堤二十八都五畝

溪西堤二十九都一畝

公署

縣署南唐昇元二年始建在富壽岡南宋置臨江軍縣仍舊治在郡治右元遷郡治左

國朝洪武十年復遷郡治右正堂三間天順六年縣令棠洪脩弘治三年縣令李璁脩嘉靖二十七年縣令沈淮扁爲親民堂堂左爲典史贊政廳又左爲縣丞衙堂右爲縣庫又右爲主簿衙又右爲黃冊庫爲下程亭堂前爲戒石亭一座左右吏書廊房十二間又前爲儀門縣令廖文光建儀門前左爲迎賓館又左爲典史衙前右爲土地祠又右爲縣獄親民堂後爲

後堂弘治七年縣令萬琛重建榜曰存心嘉靖十三年縣令朱玄誥改建後堂爲軒又後爲知縣衙凡三進各三楹其西偏爲夕佳園有亭一所縣令李徵儀榜爲兼遂亭按弘治郡志縣治內有清江道院堂一道分明樓清江碧嶂亭今皆廢不存又按西廊廡後有吏舍二所今亦廢

府治附

宋淳化三年知軍事王禹錫創建軍州廨在富壽岡東元末燬

國朝洪武初復建正堂爲靜治堂左爲經歷司又左爲

清軍館督糧館右為燃慶所又右為理刑館堂後為體仁堂左右有黃冊鑾駕廣豐軍仗諸庫前為儀門譙樓外為旌善申明二亭又南為鐘樓為司獄司郡治內有井七名七星井府內衙有池有亭名澄心亭

最勝

行臺

察院公署在府治左

督學道公署在察院左

分司

分巡湖西道公署在天寧寺左

分守湖西道公署在天寧寺右嘉靖四十一年裁革布政司參政一員駐劄臨江□隆慶陳公大賓至徽舊分巡道更新之為一方巨鎮崇禎十二年移鎮袁州本司為行署

公館

察盤公署在縣治西馬鞍嶺南

曲水公館在北三十里

太平公館在南三十里

銅鑼江公館在江子□左道十里

樟樹館在東北十里今廢

衍湖館在北十五里今廢

樓官廳在縣北南波砥五里嘉靖十五年郡守徐公與縣令高學□道新建今廢

雜署

蕭灘驛在萬勝門外敝清庠之上流古讖云蕭灘□□舊學宮與萬曆間郡守黃公琮遷建廣濟門外在城東北門今址新建相國張公位建驛與學記碑存學宮

遞運所在清波門外洪武五年二守帮公淵建舊設水夫一百二名今廢一在永市見存

巡簡司在清江鎮洪武三十年蕭天麟建

稅課局在清江鎮洪武三年大使陳力秀建

陰陽學在府前街今廢

社學城隍廟右一南關一西關一北關一共四所每學教讀一名生徒數十人隆慶二年建今俱廢

一僅存城隍廟右一所亦毀未葺

醫學在府前左街今廢

僧綱司在天寧寺

道紀司在玄妙觀今改入朝天宮

惠民藥局在府前今廢

弓張局在府前今廢

演武亭在西成門外

養濟院在城東蕭灘驛左

漏澤園有六一在南薰門外二在廣濟門外一在朝天門外一在西成門外

鄉約所共五所東約在玄妙觀南約在天寧寺西約在城隍廟北約在朝天宮中約在江東祠

石龍書院嘉靖三年郡守錢公琦建今廢

薌林書院在郡城東北旗纛廟左嘉靖二十八年郡守李公槃建今廢

仰高書院在郡學東南嘉靖二十八年郡守李公槃建今名文峯樓

明經書院在郡學啓聖祠左隆慶四年郡守塗公大熙建左右號房六十間中尊經閣後明經堂計五間清江綸門子一名守之新喻劉松記

明宗書院在南熏門內崇禎九年縣令王心純建中爲堂三間祀練中丞公後爲藏書室前左爲亭有池魚果木之勝王心純自記

兵營

精兵營

臨江原設有千戶所後改置吉安府遂不設衛所衛門以故向有額兵原無營制崇禎七年奉部院觧新立營制遂將清江便民倉改爲臨江營在廣濟門外南向棟凡四進左右營房共一十六間先委營官陳勇其次王璧皆與地方不宜相繼去職崇禎七年改委南昌衛候缺經歷郭玉昇劄授名色把總蒞營題准 欽依崇禎十二年兵部選授守備張所養到任此建營之始也至於兵制多寡分合先後互異謹詳

列於左

按隆慶郡志載本府團練精兵五百九十八名內開營總一名哨長五名教師十一名隊長二十二名散兵五百五十九名共團練節制俱駐本府戎舘專督分撥城守巡哨俱有定額通計守城兵每門用兵三十五名計十門共三百五十名外巡兵每門用兵十一名計十門共一百十名城外宿房四座每座用宿兵十一名共一座地最僻遠者十六名共四十九名巡河哨船五隻逐月更番巡邏每船用兵十名共五十名已上共分撥散兵五百五十九名至萬曆三十

八年刊造賦役全書議汰冗兵抵祿實存額兵五百三十七名內開哨長一名教師二名隊長十一名散兵五百二十三名分領四縣工食仍分撥各縣守城差操其隸清江者隊長五名散兵二百九名至崇禎七年奉部院解新立營制將各縣守城兵盡数撤回歸營操練一除汰兵二十名解餉巡南道作本省兵餉又除改兵二十名撥置新淦杯山防守實存額兵四百九十七名內又除撥清江水哨六處共五十六名陸哨三處共三十二名外實存四百九名分作前後左右四哨以把總一員統之每哨哨官一員教師

一名塘報二名隊長二名什長九名散兵八十五名共一百員名四哨共四百員名外書記二名宣令二名藍旗四名連把總一員共合前数又增家丁二名共四百十一員名外清江水哨銅鑼江荷湖舘樟樹鎮十里墩西坑埠各哨兵十名黃土長藍二處各哨兵八名共五十六名如有蹤虞騷擾聽本縣提比獲盜自贖其陸哨三處卽附四哨統領附前哨者爲曲水舖巡兵八名上自公舘前起下至曲水橋止附後哨者爲廬公祠巡兵八名上自蛇溪腦起下至萊市門止附左哨者爲永市巡兵十六名上自祖師洲起

下至曾家洲止已上陸哨兵三十二名責成哨官督率管巡汛地如遇地方失事官兵并究巡兵以一年一更番聽營官於本哨內鬮撥造冊報道已上清江水陸二哨共兵八十八名遞府營官目兵共四百九十九員名至崇禎十一年奉部院解更定營制將水陸兵歸併本營添立中哨共加營官目兵凡五百三十員名每哨什長十名散兵九十名共一百名各以哨官一員隊長兼教師二名統之凡五哨共五百十五員名分立五色旗幟如法操演外書記二名宣令二名塘報四名藍旗四名家丁二名凡五百二十九

員名以營官一員統之已上各兵俱歸本營操練外另設水哨哨官一員存留精兵十名專管樟鎮水哨其餘清江水陸諸處未奉派撥而守城之責亦專屬之新設義兵矣

附軍器旗幟

鳥銃一百十二門三眼銃四門挑狠機八門籐牌二十七面腰刀二十七把長鎗六十三枝筤筅二十九枝主帥旗一面纛旗一面五方旗五面五方高挑五面角旗四面三軍司命一面藍令旗四面金鼓旗二面七星旗一面八卦旗一面大金四面大鼓一面小

兵四志制以十副

義兵營

崇禎十年楚警震隣袁州用兵湖西三郡悉赴調援明年奉部院行文湖西各郡縣募設義兵知縣秦鏞詳委武學生傅國門楊斌爲哨長召募土著義兵二百八名奉頒營制分立左右二哨每哨哨官一員隊長兼教師二名統領什長十名散兵九十名外總塘報四名共二百一十員名其原議把總一員郎係府營兼攝以崇禎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支糧爲始初年將免半餉抵給已而餉免徵詳炤湖西各郡縣

事例炤糧派助其營房未有定所緣營總既係兼攝而各官目兵又専有守城之責於是遂將分撥城樓十座窩舖一百十所編定字號晝巡夜宿又明年三月復奉文補募樟鎮義兵三十名奉院委水哨官一員統之寄營寶金山寺縣撥哨船二隻巡邏江上崇禎十四年前所委弁以非能斥奉道詳院改委未閱月而兵部劄授把總上官府忽至此本縣營官之始也但既授把總職衘而所部止三十人𨖚存皆精兵共四十人較之精義兩營哨官猶爲百夫之長似爲升官若竟以爲義營把總則義兵既已守城而營總立營於鎮遥相節制亦未爲當惟俯從精兵巡哨之制則義兵仍附府營而凡精兵之出哨水陸汛地者咸聽鎮營領部督巡是或彼此鈐轄之一道也

附軍器旗幟

弓箭二十副鳥銃四十門腰刀二十把籐牌二十面鑣二十枝長鎗四十枝筤筅二十枝三軍司命旗一面中軍旗一面令旗二面五方旗五面金鼓旗二面什長旗二十杆大金二面大鼓一面小鼓二面銅鼓一副鎖吶二枝喇叭二枝

附本縣置造存庫軍器

神威大砲四位飛砂砲二十四門滅虜砲四門鳥銃二百門三眼銃二百三十門班鳩銃四門腰刀鈎連等鎗各一百二十把合成火藥五百觔硝黃五千三百觔鉛子五百五十觔已上俱係知縣秦鏞捐助置造貯庫以備防守

公儲

豐積倉

在城東北廣濟門內每歲本府積穀備賑今見積穀萬石設有倉大使一員管支俸糧置署本倉

預備倉

舊有五所城內舊千戶倉四都太平倉十三都紐岡倉二十四都赤郭倉二十八都車埠倉其後俱廢惟舊千戶倉在縣治右者原係改舊千戶所爲倉縣令沈儀遷於寶壽寺左今見存倉厫左右共二十間每歲本縣秋冬積穀五百石備賑奉文扣三折解實每

歲積穀三百五十石今見積穀五千餘石除每月支給囚糧按季冊報外例無支放

便民倉

在廣濟門外縣令狄沖建收貯南兌二糧以便解糧船戶搬運下河崇禎七年奉部院改爲臨江府持兵營遂廢不存每年船戶雇賃民房收糧多稱未便乞奉文官收官解本縣酌議欲將舊千戶倉原址沒入豪右者備價收贖貯運糧米以便稽察庶免侵漁之弊緣勢有未能姑爲識說以俟來者

義倉

按弘治郡志宋建隆四年諸州置義倉令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納于倉歲凶歉給濟民之貧者倉所在舊志未載　本朝崇禎十三年奉文建立義倉因值荒歉未克創建本縣借捐義穀寄預備倉內

社倉

按弘治郡志宋慶元元年清江知縣曾儒林楮建遇春支貸秋成交收每石收息米二斗耗米三升至十年後納還原借米訖仍減息耗止收米一斗災傷年分蠲放息米止收耗米三升今未詳其址　本朝隆慶二年郡守馬公文學創置社倉六所勸借民粟貯

之備賑一曰仁和在豐積倉內一曰義和在天寧寺內一曰豐樂在永市一曰利人在蛟湖一曰慶豐在清江鎮一曰太平在璞璜其後俱廢崇禎十四年知縣秦鏞脩役清江鎮慶豐倉勸鎮民輸助義穀備賑

壇壝 洪武禮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級壇下前十二丈或九丈東西南各五丈繚以周墻四門紅油北門入

社稷壇 在府城朝天門外洪武初奉制立壇於城西北北向歲以春秋二仲上戊祭按宋制社稷分壇清江另立縣社壇在寶積寺北本朝郡附郡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府城南門外洪武初奉制立壇于府城西南南向歲以春秋二仲上巳奉郡城隍神合祭已上二壇弘治己未郡守吳公叔增築外垣高二丈許齋房牲所咸備今久未葺

郡厲壇 舊在府城廣濟門外隆慶二年郡守馬公文學遷于西成門外歲三祭以春清明日秋七月望冬十月朔迎城隍神主之

鄉社壇 各鄉崇祀不能悉載

鄉厲壇 同上

祠廟

城隍廟 洪武三年奉制建廟於府治南歲以春秋二仲上巳合祭於風雲雷雨山川壇及主郡厲壇祭國初新喻胡行簡有文記之郡守戴公德孺程公應龍縣令梁士濟先後修葺見藝文志

旗纛廟 在府治東北歲以秋霜降日祭嘉靖十二年郡守徐公顯縣令朱玄誥建

褒忠祠 在府城朝天門外祀宋知臨江軍陳元桂賜額褒忠歲久廢正德間提學李公夢陽重脩以宋清江令趙孟濟配享嘉靖七年郡守錢公琦復脩從以宋事知軍鮑廉並祭泰和歐陽鐸郡人龔守愚俱有記郡守鄭公懋德手定祝文歲以春二月秋九月望日致祭

練公祠 舊祠在城東北蕭林書院久廢縣令梁士濟建祠府治東縣令卞心純買南門蕭氏別業創明宗書院移祀公爲新科公祠歲以二仲丁日致祭先後俱有記

文相國祠 在府學□撫都御史謝公杰建中爲明德宗祀唐□公後祀謝公廷芳後爲梅冊事具祠堂志中有記每丁日本縣訓導致祭

朱文公祠 宋寶祐癸丑知軍魏庭玉通判黃洪建於舊府學後有樓名近江以勉齋黃公曾幸塗王一張公曾及門列之配享後改爲驛舊刻公及張公二像石碑今移置新遷府學內

文昌閣 舊在縣學左天啓乙丑毀于火縣令當兆龍改建育賢門外詳學較志教諭湯瑞至創立祀典今歲以二月八日本學教諭主祭

關帝廟 在天寧寺左

劉公廟 在朝天門內祀劉公天祐公係戍卒元末舉義兵不克而死見人物志又一在朝天門外

江東廟 在富壽崗元延祐初萬戶楊重明領兵討蔡五九兵次蕭灘一夕忽聞兵甲聲驚問左右皆駭愕未能對或語之日江東神也於是所向克獲師還立廟祀之

施侯廟 在郡治南平理坊小巷今廢

梁昭明太子廟 在縣治東舊志云武帝經此葬梁昭明有廟

順濟龍王廟 在朝天坊宋延簡馬勉之建

雷廟 在縣北白牛崗上有雷祠及諸神廟嘉靖甲辰著郡別駕金公朱陶禱雨立應有錫等詩記其事立碑祠中

東嶽行宮 在縣西城外宋嘉定中重建郡人徐宿之記宣德三年重修張徹記

仰山孚惠行宮 在城南舊碑刻不可識仰山袁州山也祠在宜春宋淳熙中郡守沈銑以旱遣官禱于神甘霖隨至因建行祠祀之

張中丞廟 在南門外祀唐張巡廟門外有石人號立保呼石人廟又一在東門外

嘉應侯廟 世傳神姓張淮陰人封顯慶東十王廟在清波門外今廢

尉三里廟 在縣治北北塔院巷舊傳神即清源真君梓潼帝君射洪縣神

許公廟 在清江鎮宋慶元中建公名友聞丹陽太守嘗過此至鎮射掉樹妖殺而神威有赫邑
人立廟祀之部條有司到任必先祭公廟而後
入舊傳分歲撫書大錢助費知縣恭撰職華

晏公廟 在清江鎮有瀨江洪武丙辰建郡人蕭鎡有記一統志云晏名戌仔本鎮人元初文錦局
堂長因病歸登舟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
靈江湖間永樂中封平浪侯今俗訛為鄢公廟

靈順廟 在清江鎮宋淳祐建神即婺源五顯廟有黃指如金故號寶金山

關帝廟 在永市瀕江新塗張克文建

田相公廟 在永市鎮江神諱真漢京兆人生以孝聞仕至大中大夫

蕭公廟 在永市南大洋洲實新淦境然有司祈禱邑民香火必于是焉故特著之詳見蕭公廟志

屈原廟 在蛟湖瀕江創自唐末本里致仕通判何德崟重建

二郎廟 在縣南十里琰璜祀清源真君

謝公真人廟 在金鳳洲洪武甲子重修

喻公廟 在縣東三十里中勝洲祀水神

宋澤廟 在閣皂山石臼原一云神即宋齊丘弘治郡志載宋齊丘字子嵩塗陽閣皂山人好縱橫
術以布衣謁昇州判史徐知誥引為推官遂擢吳
政卒取吳為南唐官至左僕射平章事太傅楚國
公賜號九華先生今閣皂山有讀書堂洗硯池山
陽有宋氏族蓋其苗裔臨江先哲言行錄云郡志
因閣山有宋澤廟遂謂齊丘為閣山人誤也夫齊
丘好雄跡妖妄則廟成其試之謀終則陰懷今將
之心果為上著亦不足污簡籍況實非郡人手按
齊丘為人因無足言然使果為郡人亦不必諱也
二說並
附于此

梵刹

天寧寺 在府學左唐以前名興化唐咸通中韋宙改建更名鐵佛寺宋改名天寧萬壽寺紹興中
又更名報恩光孝禪寺元至元間改為天寧講寺
燬于兵洪武初郡守劉公貞重建臨川危素記內
置僧綱司今為
祝聖道場

慧力寺 在郡城南外二里許瀕江即唐歐陽處士宅寺始南唐盛于宋臨川王秀新喻華穎皆有
記後因兵燬洪武初重脩嘉靖間燬萬曆間脩今淵葺北

石溪龍居寺 在府學左即唐盧肇讀書處郡內有水自山出曰龍源寺擬水尾故曰龍居唐
宰相裴休嘗為書額元至正
間燬洪武甲子寺僧重建

廣壽寺 在郡城崇德坊名嘉靖辛酉燬分守陳公大賓相其地吉改遷郡學寺今改建南門內

寶壽寺 在城東北唐貞觀間建

禪居院 在郡城崇德坊今廢

報恩寺 在金地坊為謝小娥立見烈女傳弘治十二年郡守吳公敘改為公館今廢

禪林寺 在東門萬曆三十五年重修見新建張位記內有蕨桁二株今無存

鐵佛寺 在城東北二里自牛崗按唐咸通中韋公宙雜舟天寧寺下夜觀江中有異光募漁者沒
水得佛像五移寘寺中因改創焉郡人因稱鐵佛
寺此即天寧寺也今白牛崗鐵佛寺緣起未詳

迴龍寺 在城東北五里江水東北流至此稍西折頗面有情而寺適當其衝故名黃之俊詩別見

寶慶寺 在閣北

鎮橋寺 在北關外高橋側又名高橋寺李槃詩別見

不二寺 在閣北

寶金寺 在清江鎮瀕江有閣名華光今為玉皇閣爲一鎮之壯觀郡守光懺邑人黃之俊詩別見

五公寺

雲峰寺

通慧寺

東山寺

南禪寺 已上俱清江鎮

東林寺 二都

金城寺 三都

福山寺 四都今廢爲福山庵

東禪寺 五都今廢

蓮花寺 六都晉天福間建宋蘇軾詩別見

荊山寺 七都一名四會寺羅洪先扁尚存下臨盈湖其上有玉湖峯金盆巷諸勝

青龍寺 八都今廢

安陽寺 八都宋天聖元年建

雙源寺 九都今廢

二教寺 九都今廢

龍溪寺 十一都唐貞觀間建

西方寺 十二都今廢

杳林寺 十一都宋治平間建

穆堂寺 十三都

五斛寺 十三都今廢

證真寺 十七都去崇福三里許洪武初召寺僧劉空碧試鍾山捷登詩上大稱賞賜王帶袈裟高帝邑人編修張美和贊像僉事余鍔碑記具存

崇福寺 十八都澍江

合流寺 十九都東里唐天寶間建

中洲寺 二十都

下東林寺 二十一都今廢

澤仙寺 二十三都

大集寺 二十六都

龍居寺 二十六都

茂山寺 二十六都

大覺寺 二十七都

新城寺 二十七都

香積寺 二十八都解縉詩別見

黃山寺 二十九都

資福寺 二十九都

大中寺 三十都

隱仙寺 三十一都五代時建初名丹霞宋白玉蟾煉丹于此因改今名詩別見

慈相寺 三十一都

壽光寺 三十三都今廢

尚樂寺 三十五都

峽山寺 三十七都

新興寺 三十八都

慈力塔菴 即普濟橋菴

普門菴 俱東關

鎮龍菴 南關

萬壽菴 西關

一法菴

永慶菴 在北關

梵摩菴 在五通閣 泰和蕭菴中明日闕 成有序記其事 舊西永閣光見大參熊公化將 忽空中汲水得炎中得大士像因

永定菴 一都

虎山菴 四都

橋菴 六都

十二埈菴 在龍岡埠上側桐埠下內有常住及客僧百餘人

中山菴 十一都

護龍菴 十二都

香湖菴 十七都

古道菴 二十二都

大橋菴 二十四都

大田菴 二十五都

廻龍菴 三十二都

石城菴 在三十四都崗石峭削如門僅容方擁中忽裕然攢峯壁立如城故名熊公化詩別見

九龍菴 三十七都

朝天宮 在縣治北宋祥符間建元至大中賜今額永樂五年修道士張九淵周上漁赴京修齋時有青鶴繞壇白鶴翔空上大悅賜以璽書今存

紫霞宮 在今城隍廟左晉爲紫霞堂元改爲宮正統間重脩

玄妙觀 在府學右唐開成間建徐鉉有記初名天慶元改今名 國朝仿之內置道紀司嘉靖四十一年分守陳公大賓以觀峙學右有礙文廟改遷城東迎恩橋北

玉虛觀 在樓梧山舊名淨觀係晉王長史宅長史仙去遂爲觀南唐改名太平江文蔚記今名玉虛舊有許真君祠久廢崇禎十三年重修

崇真觀 在閣皂山隋以前名靈仙館唐改名閣皂觀南唐又名玄都觀宋祥符中賜名景德政和中改名崇真宮後爲兵燬今所存者惟八景壇基雜詩及記文別見

新興觀 在清江鎮瀕江舊名吳興始于唐末僞吳楊氏時建南唐改今名宋至和中王安石記

大玄觀 在清江鎮其址相傳舊係玉溪游陽逐蛟至此拔茅封之溪遂淤塞故名封溪蛟逃患息因立觀鎮之今其右仍係沙磧堤壋慶地以下皆溪跡故也

歸來觀 在永泰市

樟陰觀 在東里根湖內有古樟樹一株圍三丈陰蔽一觀尚書謝詩稿堂日古樟今又名崇真觀

儲仙觀 在脩德鄉舊名新興相傳爲許遜脩煉之所丹井古栢尚存

赤城觀 在縣東北四十里宋宣和中賜額邵人麥敵記紹詩別見

隆道觀 在脩德鄉望仙門十五里相傳爲吳猛遊息之地宋元祐中通守曾準記之宣和中賜今額一名吳堂觀

長生觀 在茂村鄉宋宣和中賜額

崇道觀 在縣東水湖上舊名白仙宋宣和中賜今額

淸江縣戶産志

戶口

嘉靖五年據郡志載戶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五戶口
一十二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口○嘉靖三十五年王
宗沐七書載淸江縣男子成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
三丁婦女大口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口其男子未
成丁及婦女小口未載○隆慶五年據郡志載戶三
萬四千六十戶口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口○
萬曆六年戶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五戶口一十二萬
五千一百九十二口○萬曆三十八年賦役全書載

淸江縣人丁二萬六百二十三丁其未成下及婦女
口未載○崇禎六年戶一萬六百三十二戶內民戶
八千三百七十戶軍戶一千一百四十二戶匠戶一
千一十六戶官籍一戶陰陽戶一戶醫戶二十戶僧
戶三十三戶道戶一十戶較尉戶三十六戶打捕戶
三戶口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口內男子成丁二萬
六百二十三丁不成丁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三口共
三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丁婦女大小口共一萬八千
三百四十一口入戶比萬曆六年原額減一萬四千
一百八十三戶入口比萬曆六年原額減七萬三千
四百九十五口

軍戶細數

國初原額淸江縣軍戶五千六百九十二戶
遠年事故丁盡戶絶三千八百五十戶
實在淸江縣軍戶一千八百四十二戶 係嘉靖隆慶部志舊額

京師 錦衣衛四十七名○旗手衛四名○府軍右衛六名○府軍後衛三名○羽林左衛三名○羽林右衛二名○羽林前衛三名○金吾左衛七名○金吾右衛一名○金吾前衛三名○金吾後衛二名○虎賁左衛一名○燕山右衛二十二名○燕山左衛一名○燕山前衛五名○濟陽衛一十一名○濟州衛一十一名○通州衛一十九名○長陵衛九十名○彭城衛三十五名○永淸左衛四名○永淸右衛一十名○武功中衛一十四名○武驤左衛四名○武驤右衛四名○騰驤左衛四名○騰驤右衛一

名○留守中衛一名○和陽衛一十七名○驍騎右衛一名○留守右衛三名○豹韜衛五名○留守後衛五名○義勇左衛一名○義勇後衛一名○武城中衛二名○神武左衛三名○神武後衛一名○大寧中衛一十四名○富峪衛三名○會州衛一十一名○牧馬千戶所一名○上林苑監良牧署一名○寬河衛一名

南京 錦衣衛八名○虎賁左衛二名○旗手衛二名○府軍右衛二十五名○府軍後衛一十一名○金吾左衛四名○羽林前衛二名○虎賁左衛二名○留守中衛三名○神策衛二名○應天衛三名○和陽衛三名○廣洋衛二十八名○牧馬千戶所一名○留守左衛一名○水軍左衛一名○武德衛二名○廣武衛一名○留守前衛二名○龍江左衛一名○天策衛六名○豹韜衛三十五名○留守後衛三名○興武衛一名○鷹揚衛三名○江陰衛二名○留守右衛一名

直隸 儀真衛一名○金山衛一名○蘇州衛一百六十六名○蘇州守禦嘉興中左千戶所六名○太倉衛一名○夾陝江守禦千戶所一名○鎮海衛二名○高郵衛三名○揚州衛一十名○泰州守禦千戶所一十一

匠戶細數

國初原額清江縣匠戶三千三十戶

遞年事故逃絕一千六百八十四戶

實在清江縣匠戶一千三百四十六戶係嘉靖隆慶御志舊額

京師住坐錢匠十九戶○錫匠十八戶○艌木匠十四戶○竹匠二十三戶○艌匠九戶○尾匠十戶○列字匠七戶○未匠十一戶○銀匠四戶○上工匠三戶○冠帽匠五戶○纖機匠三戶○打角匠二戶○嬰線匠三戶○鏇匠二戶○熟皮匠三戶○裁縫匠一戶○絡絲匠一戶○絡綿匠一戶○刷印匠一戶○銀匠一戶○索匠一戶○油漆匠二戶○伍墨匠一戶○木桶匠一戶○黑窨匠一戶○染匠二戶○已上共一百四十九戶

南京輪班○裁縫匠一百九十二戶艌木匠一百五十七戶○竹匠八十九戶○鐵匠六十四戶○錫匠五十六戶○穿甲匠七十四戶○木匠三十七戶○銀匠三十九戶○瓦匠二十五戶○土工匠三十二戶○黑窰匠二十八戶○艌匠三十七戶○鑄匠二十二戶○黃冊匠二十五戶○錫匠二十三戶○木桶匠二十戶○油漆匠十二戶○熟皮匠十五戶○刷印匠二十五戶○傘匠十四戶○嬰線匠十一戶○索匠六戶○刊字匠七戶○挑花匠八戶○針匠四戶○木梳匠六戶○銀碌匠六戶○伍墨匠六戶○綿匠四戶○梳攪匠二戶○棚綿匠二戶○裱褙匠二戶○紅麵匠二戶○綿絮匠一戶○冠帽匠三戶○筆匠二戶○秤匠一戶○鑲匠一戶○打角匠一戶○搭材匠一戶○鼓匠一戶○鋪翠匠一戶○打紙匠一戶○染匠三戶○傘匠一戶○已上共一千六十八戶俱四年輪班一季每輪班工銀計閏一兩四錢無閏一兩八錢

南京住坐染匠十七戶○絨機匠二戶○織匠三戶○絡綿匠二戶○腰機匠三戶○已上共二十七戶

存留江西

織染局染匠九十二戶○腰機匠二戶○織機匠二戶○絡絲匠三戶○絡綿匠二戶○挑花匠一戶○已上共一百零二戶俱四年輪班一次每輪班工銀不計有無閏俱四兩

田畝

田六千九百二十二頃九十四畝一分四釐一毫

內一則田五百七十三頃四十九畝九分七釐每畝科官民米九升三合九勺二抄七撮六圭積田一十畝六分四釐六毫五系爲糧一石共積得官民米五千三百八十六石七斗四升五合

二則田三百三十五頃八十七畝五分六釐每畝科官民米七升三勺六抄一撮六圭積田一十四畝二分一釐二毫爲糧一石共積得官民米二千三百六十三石二斗六升四合四勺

三則田五千二百一頃七十九畝九分三釐每畝科官民米六升五合九勺六抄八撮六圭積田一十五畝一分六釐爲糧一石共積得官民米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五石三斗一升五合五勺

四則田七百七十一頃二十二畝四分六釐四毫每畝科官民米五升四合二勺七抄一撮六圭積田一十八畝四分二釐六毫爲糧一石共積得官民米四千一百八十五石五斗五升九合五勺

五則田四十頃五十四畝二分一釐七毫每畝科官民米二升七合六勺二抄七撮四圭積田三十六畝

一分九釐六毫爲擬一石共積得官民米一百一十
二石七合六勺
已上五則共科官民米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二石
八斗九升二合
地九百一十八頃四畝八分二釐五毫
内一則地一十九頃八十五畝四分八釐每畝科則
積石與前一則田同共科官民米一百八十六石五
斗一升九合二勺
二則地五十六頃四十五畝五釐一毫每畝科則積
石與前二則田同共科官民米三百九十七石一斗

九升四合七勺
三則地七百七頃七十八畝七分八釐二毫每畝科
則積石與前三則田同共科官民米四千六百六十
九石一斗七升七合一勺
四則地一百二十五頃六十七畝五分一毫每畝科
則積石與前四則田同共科官民米六百八十二石
五升八合三勺
五則地八百二十八畝一釐一毫每畝科則積石與
前五則田同共科官民米二十二石八斗七升五合
七勺

已上五則共科官民米五千九百五十七石八斗
二升五合
塘二百七十三頃九十一畝一分三釐一毫
内一則塘一十四頃七十一畝五釐每畝科則積石
與前二則田地同共科官民米一百三石五斗四合
四勺
二則塘二百一十九頃九十三畝八分九釐每畝科
則積石與前三則田地同共科官民米一千四百五
十石九斗六合一勺
三則塘三十七頃六十畝一分七釐一毫每畝科則

積石與前四則田地同共科官民米二百四石七升
五勺
四則塘一頃六十六畝二釐每畝科則積石與前五
則田地同共科官民米四石五斗八升六合七勺
已上四則共科官民米一千七百六十三石六升
七合七勺
已上田地塘三項共八千一百一十四頃九十畝九
釐七毫共科官民米五萬四千八十三石七斗八升
四合七勺○按嘉靖郡志載清江官民田地塘共七
千五百八十二頃九十四畝六釐隆慶郡志載隆慶

元年丈併官民田地塘八千四百五十九頃五十畝八分六釐六毫萬曆三十八年賦役全書載淸江田地山塘共一萬三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五分三釐七毫內除去山二千二百五十四頃九十畝四分四釐該田地塘八千一百一十四頃九十畝九釐七毫已上三項其數互異及攷官民米數前後相同並無增減其嘉靖郡志又開官米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一石六升八合二勺民米三萬九千五百五十二石七斗一升六合五勺內沙塞米六百二十六石零六勺

茶課山二千二百五十頃四十九畝五分四釐該山租

茶課鈔七百錠三貫一百四十五文此數弘治嘉靖隆慶郡志俱同今按賦役全書載山二千二百五十四頃九十畝四分四釐內一則山八十九頃三十二畝七分四釐止科官鈔五百八十三貫八十九文二則山二千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七畝七分止科民鈔二千一百六十五貫五百七十七文二項俱無派徵

桑柘地一頃九十七畝五分計桑株七千八百九十二株該生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每絲二十兩織絹一疋共絹七疋二丈六尺七寸六分按此係夏稅舊額內又分本色折色二項於秋糧內帶徵

水利

塘 四百八十六所

陂 一百二十所

湖 八十三所

圳堨井窟岸墻汲坑 共四十七所

巳上共七百三十六所

一都

一啚
小里塘○橫坑共一十八丈潘家塘○盃腦廟前共二十六丈龔家塘○何坡共七十二丈李灣塘○閘港共三十二丈埒塘○楊師坑共二百五十七丈小羅塘○何家門前共二百五十八丈下東源塘○徐家上首共一千六百六十五丈[illegible][illegible]塘○上庵共[illegible]七百二十[illegible]丈在塘○羅家門前共八百七十丈宋塘○宋坑共三百三十丈後山塘○劉家下首共八百三十八丈大羅塘○劉家門前共一萬一百九十五丈

二啚
下東塘○龔家共一百七丈羅塘○楊師坑共一千一十六丈楊木塘○屈家墩共二十六丈泉坊塘○敘塘共八十一丈栢樹塘○李家門首六百七十丈五小塘○塘坑共八十一丈解尖塘○解尖共二百八十九丈自溪塘○放港共五十三丈蕃道塘○黃泥塘共三百丈

三啚
敢陂○楊家橋共八百一十丈長陂○楊家腦共一千八百丈湖陂○辛塘共五百丈上虛塘○鄔家門首共一百八十五丈桑塘○彭城共七十二丈麻坑塘○老官廟背共七十二丈李灣塘○汲家山下共二百二丈僣塘○僣塘共三百六十七丈敢家塘○荊江中共七十六丈何塘○軒塘共二百三十五丈敘塘○敘港共一千五百八十五丈朱宋水窟○陳家坑共八十五丈

四啚
昇陂○桐江廟共一千二百丈矮陂○鄔港四百五十丈上甘塘○桐坑共三百二十丈井竹塘○桐坑共三百二十丈桐坑塘○桐坑共四十三丈簡家塘○簡米坑共四十三丈熟姑塘○簡家腦共五十一丈烏[illegible]塘○鄭家埃共[illegible]十七丈滸塘○簡家腦共五十一丈下家塘○蹤坑共四十三丈六尺鄧孟造門前塘○閘港[illegible][illegible]九尺白坑塘○縣坑共四十五丈新塘○廖家洲共三百九十八丈雷公塘○共一千八十三丈新塘○廖家洲共一百五十六丈桐坑子塘○桐坑共二百七十八丈烏桐子塘○鄭家埃共四百九十四丈小西塘○小西共四百一十三丈

五啚
箏塘○何家門前共一百六十三丈厚塘○厚塘坑共一千四十二丈石箏塘○何家山下共八百二十五丈小箏塘○鄭家港共八十一丈下井塘○馬前山共一千二百六十丈菅茶塘○菅基坑共三千二十七丈

二都

一啚
大宜陂○敘港共五百一十三丈東塘○天山下共五百一十三丈黃道塘○黎家門前共五十七丈茯苓塘○施塘尾共二百十一丈笪塘○東[illegible]廟前共四十丈東塘○原坑共四十五丈

二啚
西坑塘○東林寺上共四百七十五丈新坊塘○原坑共二百六十五丈河塘○廊宇廟前共一千二百四十五丈元興塘○長山埃下共二百七十五丈南塘○小姑廟上共一百七丈金敘塘○梔子山共二百五十五丈孔塘○鬼坑口共五百二十丈羅窩塘○社山下共三百六十五丈

三啚
乾小塘○胡家坑共七百零八丈

四啚
蕪羅塘○板廟上共一百零八丈閻塘○廖家店共二千三百丈姜塘○姜塘共二十九丈宋塘○宋港共一百六十丈刁塘○頊前埃共一百九丈

五啚
湖陂○湖陂下共五十丈

六啚 黃公塘○劉家門前共七十丈

七啚 陂塘無

八啚 桑塘○塔廟下共七十五丈○塘○塩前堆共二百二十丈○塘坑塘○虎狼坑共一百五十丈○小鳥塘○鳥堆共一百四十五丈

九啚 曲水塘○曹家坊共六十五丈

十啚 泉塘○府官門前共一百八十丈○石孤塘○放家門前共一百三十丈○軋小塘○軋小塘共七百丈

三都

一啚 蘇陂○陂上共五百五十丈○都與陂○下南共八十五丈○塔共塘○規頭共五百五十丈○官塘○嶺背共一百八十丈○下塘○張公廟共五百九十五丈○上塘○蔡家門前共九百六十丈

二啚 徐埈陂○橋頭共一百七十丈

三啚 萬坊塘○後庄共百五十丈○南塘○白沙共五百七十九丈○古竹塘○俠坑共一百七十丈

四啚 小洲塘○黃竹坑共五百八十七丈○上塘○麥坑共七十五丈

五啚 俞上塘○廖家坑共三百二十丈

六啚 長陂○古牛石共九十五丈○枯庄塘○棲前共四百一十丈

七啚 變塘○枧塘共一百七十五丈○新油塘○上厰共一百五十七丈

四都

一啚 屯塘○山塘共三千五百七十五丈○硯塘○福山寺前共一千五十七丈○桃湖塘○張湖共六百四十五丈○草上塘○草上塘共三百丈

二啚 陂塘無

三啚 吳楓塘○袁師坑共一百一十丈○樊圖塘○苦竹坑共一百三十丈○五鳳塘○五鳳共一千九百丈

四啚 陂塘○苦竹坑共三百二十丈○大休塘○枝羊坑共八十五丈○藏塘○周田坑共百三十丈○高城塘○高城共一千四百四十丈○南陂○嶽廟前共三十五丈○上陂○廟前共六十五丈○竹陂○烏港共五十丈

五啚 烏塘○杏水坑共三千一百一十八丈

六啚 規陂○神山共二百四十丈○橋陂○樟樹共一百七十丈○大陂○茶鋪共六十七丈○逆陂○樫樹共一百一十六丈○石陂○樫樹共五十丈

七啚 羅塘○社公門前共九百七十丈○朱塘○永港口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丈○坑塘○茶鋪共一百一十七丈○小里塘○馬港共一千八百四十五丈○新塘○羅港共四千四百六十丈

八啚 郭家陂○[illegible]坑共一百一十八丈○荷塘○茶鋪共三百五十丈○彭公塘○丁陂傅庄共三千五百六十丈○赤溪塘○厩前坑共一萬三百二十丈○西塘○[illegible]共一千二百八十五丈○東塘○[illegible]共一千三百二十六丈○簡家塘○簡家塘共二百[illegible]二丈○滕塘○滕塘共一萬[illegible]百三十丈

九啚 古上塘○鄔坑口共九百六十六丈○李木塘○黃家塘共一千二百丈○西塘○蔡家港共一千二百丈○黎塘○京坑共三千六百丈○郭母塘○廣坑尾共二千二百五十丈○米塘○大禾塘共三百七丈○高沙塘○高坑口共一千五十丈○傅祿塘○傅祿塘共一千六百五十丈○東塘○東塘一千一百丈

八都

一五啚 富塘○傅家坑共一百七十五丈

二三啚 奎塘○張家港共七十二丈 下塘○岡下共五十三丈 都富塘○泡塘共二百一十五丈 高嶺塘○蕭坊共二百二十二丈

四啚 游嶺塘○游階共七十三丈 黃牛塘○傅家坊共五十三丈 邵塘○倒塒共五十七丈 阜塘○傅家坑共五十七丈 族塘○族塘一百六十四丈 歐家塘○安階 彭家門前共四百四十八丈

五啚 花塘○湖坊共一百五十七丈

六啚 塘頭塘○伍婁共五十二丈 小新塘○伍婁共四百五十丈 衙塘○禾灘共一百七十五丈

九都

一啚 橋頭陂○青桐共一百五十丈 院前陂○二敎院邊共一百二十丈

二啚 內家塘○曾家坊共五百五丈 原塘○璞璜共一百五十丈 陳公塘○黃金垯共三千九丈 魯家塘○魯家坊共四百八十一丈 大墓塘○大墓塘共一百二十五丈 饒家塘○上廖家共五十五丈 東塘○東塘共六十丈

三啚 吳塘○黎家門前共三千六百八十五丈 碓塘○璞璜共一千六百九十六丈 鹿沙塘○閣背共七百五丈

四啚 牛路塘○牛路口共四百七十九丈 敖湖港塘○游家山共九百六十丈 高虎塘○袁家坑共二百三十九丈 黃家塘○游家港共九百一十八丈

五啚 單林塘○楊家嶺共七千五百六十丈

六啚 黃竹塘○游家洲共六百七十丈

七啚 饒家塘○萬碩洲共五十五丈 樓背塘○泥灣共五十丈 石膝塘○蔣家洲共三十九丈 壞背塘○壞背共二十七丈 千江塘○萬碩洲共二百一十丈

十都

一啚 烏山塔陂○楊坊共二百二十五丈 甘陂○廟前共一十五丈 上姥塘○彭家門前共一千二百二十丈 閣塘○龔家門前共二百一十丈 烏埔塘○瀟家山下共二百五十丈 枯塘○三垓共一百二十丈 祝城塘○盧家門前共一百三十丈

二啚 路下思橋陂○胡門下共三千七百丈 東塘○汪坊共一百一十丈 長塘○烏泥橋共一千二百丈 許峰塘○汪家門前共一十八丈

三啚 上武塘○青雄共一千六百一十丈 新塘○蕭家門前共五百三十丈

四啚 楊家港○璞璜共四十九丈 旅家塘○村頭共三十丈 武塘○太平江共一百八十丈

五啚 小陂○周家門前共五十七丈 下武塘○蔣婆垓共一千二百八十丈 吳塘○敖家嶺共六十四丈 祝湖塘○任家橋共三百二十丈

六啚 黃塘○黃家坑共一千八百丈 上前塘○黃家門前共六十五丈

七啚 下岡塘○官路港共二千六百五十丈 隔溪塘○赤江山下共一千五百一十丈 鐵湖塘○吳家壁背共三百七十丈 青湖塘○孫家墓共五十五丈

十一都

一二啚 張陂○樾山共三百五十七丈 端陂○爭江共一百二十四丈 隄港陂○雙港廟前共三百丈 龍溪陂○龍溪院前共三百五十丈 下蓮塘○秧田共二千七百五十丈 上蓮塘○秧田共三千八百二十丈 翠芝塘○伍垓共一千一百一十丈 齊湖塘○齊湖共八百七十二丈

三四啚 九泉灣陂○九泉灣共一百七十丈 老公塘○老公塘共一千五百四十丈 伍游塘○庾坑共五百四十丈 蕭坑塘○蕭坑共一百十五丈 伊塘○曹家門首共三百三丈八尺 茯苓塘○茯苓共三百一十二丈 桐樹塘○桐樹共一千四十三丈 大滁塘○廟前共二百六十丈 廟前湖塘○廟前共六十五丈 下泉塘○下里共六百四十八丈 小滁塘○下里共四百六丈

五六啚 欖船橋陂○欖船橋共一百五十丈 伍祖陂○芽平店前共一百二十五丈 石峽陂○戴武垓共六百五十丈 仍塘○石峽共二千七百六十四丈 山脚塘○上嶺共七百二十丈

七畨 菱湖塘○菱湖共四百八十丈

八畨 前清潭塘○荷湖共九十丈 後清潭塘○荷湖共三百五十丈 沙湖○橋逕共三百二十丈

九十畨 鄧塘○鄧塘共七百五十丈

十一畨 泉湖○謝家逕共三百八十丈

十二畨 湖南麻埠塘○麻埠共二百一十丈 賴公塘○黃公埠共二百九十五丈

十八都

三畨 伏塘○楓樹坑共八十丈

二畨 陂塘無

四畨 黃塘○簡坊共一百二十丈 栗塘○簡坊共一百二十丈

五七畨 螺螄塘即武塘○石子岡共三百六十丈 歷塘即上塘○後家坊共六百丈 清塘即下武塘○庄下共二百二十丈

六畨 仙姑塘○微步共六十丈

八畨 陂塘無

九畨 陂塘無

十九都

一畨 陂塘無

二畨 佛頭湖○共二千七百九十丈 曾臨湖○陽臨上共六十丈 竹溪湖○七百五十丈

三畨 大塘即院坑塘○合派寺前共二千五百一十丈 陽湖塘○觀前共三百四十丈 曾臨塘○陽臨上共七百丈 胡家坑○大中坊共二百五十丈 奴汶○伏湖共三百二十丈 長家圳○杜家坊共四十五丈 鴨子窩○小中坊共三百二十丈 黃家湖即豪湖○楊家園共四十五丈 萬石湖○宋車共五百二十丈 雷公井○江湖共八十七丈 路下井○黃家山共八十五丈 泉井圩岸○茅林共一千七百五十丈

四畨 章湖○小潭共一千二百丈 余郊湖○鯉魚洲共七百二十丈 黃結汶○鯉魚洲共六百五十丈

五畨 高頭塘○社上共一百三十丈 青湖○東瀝上共四百十八丈 熟珠湖○土湖共四百五十丈 長湖○長湖門前共一百二十五丈 中窩○作水基前共四百二十丈 高低窩○作水基前共三百丈

二十都

二畨 陂塘無

二十五都

啚	塘陂
一啚	東木塘○小橋共四十七丈　洪荻塘○一百七十五丈　上塘○二塘共一頃一十七畝八分六釐
二啚	楊禾龍陂○大田里共一百一十丈
三啚	麻後陂○南陂共一百八十五丈　黃家塘○程坊共一十丈　張家塘○丁家岡共四十丈　南洲塘○赤城視共一百八十五丈
四啚	黃柳塘○梓里崗共一百一十五丈　深圳陂○江頭共四十七丈　橋梁陂○程坊共八十九丈　梓梓陂○丁家岡共四十八丈　沙溪陂○土陂共一百四十五丈　冤景陂○布上共一百六十八丈　黃萬塘○梓里共三十二丈　禾埠圩岸○禾坑共五百七十丈

二十六都

啚	塘陂
一啚	楷坑塘○馬眼坑共三十二丈
二啚	清潭塘○清潭共四千二百丈　風水塘○長塘共一千四百三十七丈
三啚	新塘○楊湖坑共一百五十丈　雙塘○畢頭共一百一十丈　洋湖○洋湖共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九丈
四啚	城東陂○龍家坊共四百一十丈　下塘○塅坑共四十八丈　化家坑○共二千九百三十三丈
五啚	甘家塘○龍居院上共一千丈　簑衣塘○樓江背共四十五丈　杉木塘○八百二十五丈

二十七都

啚	塘陂
一啚	梨子陂○陂下共八十九丈　淳塘○高湖城上共九十丈　左家巷口塘○大山共四十三丈
二啚	店前塘○黃家店前共一百四十丈　小塘○古亭共九十丈　大塘○黃果江共三百丈　楊湖塘○岳家門前共五十九丈
三啚	庄塘○塘邊共九十丈　大閘塘○李坊共三十五丈
四啚	長牛塘○楊社共一百四十丈　彬塘○店下共一百五十丈　烏泥塘○九塘共一百二十丈
五啚	承香陂○坡下共八十九丈　塅陂○梁樹下共四十一丈　小塅陂○嶺下共五十三丈　沙溪陂○亭上共六十五丈　梘陂○坡上共五十丈　部塘○劉家門前共九百五丈　廟前塘○新城共一百三十五丈

二十八都

啚	塘陂
一啚	大禾陂○大禾坑共一千八百六十丈　村頭上營○村頭共四百九十六丈　村頭下塘○村頭共二千六百四十三丈　序塘○大洲墈共一千九百八十丈
二啚	小塘○土橋頭共八百五十八丈　堵方塘○沙溪共一百一十二丈
三啚	橫龍塘○黃家山共一千七百五十丈　梁塘○千歲庄共三百丈　新塘○羊向墈共一百三十五丈　西星塘○雙塘共四千八百七丈　楊狀塘○雙塘共一千一百二十六丈　下塘尾○八百九十八丈　彭九陽塘○五百六十八丈　苦株湖○凌家墈共三百五丈　張湖○千歲庄共二千二百三丈　大湖○溪東墈共七千四百七十八丈　大溪湖○塘西共二萬三千丈　大河頭圩岸○白竹觀共一千一百五十丈
四啚	銅河拋水西圩岸○渡頭共二千四百七十丈　石床湖○冷水井共二百六十丈　閘頭湖○閘頭共二百三十丈　楊塘湖○甘坊共二百三十五丈　閘橋塘○閘橋頭共四千六百六十八丈

五啚 畔背塘○村頭共六千五百三十五丈 下部塘○村頭共四千五百八十五丈 牛家塘○令井共一千五百三十五丈 官塘○郭家門前共九百七丈 小塘○塘西堘共二千八百五十丈 楊婆圳○塘西口共八十五丈 新湖○桑下共一百七丈 横堘湖○横堘共二千一百八十丈

六啚 羅家陂○埗湖溪共一千七百一十九丈 步塘○坎頭共三百七丈 湖頭塘○畔背共一百二十丈 沿湖○五百二十二丈 清水湖○共一千一百三十七丈

七啚 蛟池塘○赤路巷共三百五十丈 鯖鯆湖○香積寺共二千四十七丈 泉湖○楊家店共五千六百十五丈 草湖○高舍園共一千九百五十五丈

八九啚 小逕湖○楊湖堘共三千九百六十二丈 塘頭下塘○周家舍共一百一十四丈 楊家塘○南山堘共三千四百五十丈 大楓湖○湖東共一百八丈 鯆湖○亂塋嗣共五千七百九十六丈 小湖○灘下共五百九十四丈

二十九都

一啚 雒橋塘○雒橋共一百三十九丈 坌塘○横梁共五百六十七丈 大河頭圩岸○黄都横家倒越口共二千三百丈

二啚 西通塘○楊家村共一百七十丈 磨下塘○赤路閘共二百一十五丈 黄泥塘○武林共八百五十丈 下保塘○下保共七百八十丈 吳家埠圩岸○馬鞍堆共八百四十丈

三啚 高溪塘○横梁共四百四十丈 大溪塘○觀家壠共八十五丈 大塘○蛇溪共六十五丈 饒家塘○南橋共一百一十三丈 青草塘○羊洲共二百一十丈

四啚 同塘○觀前堘共一百三十五丈

五啚 小河頭圩岸○天井共一千五百丈 大河頭圩岸○黄都共二千二百丈

六啚 荇草塘○嚴岸共一百二十丈 沈家塘○擬頭共六十二丈

七啚 司塘○黄都共五十七丈 四丁塘○黄都共一百五丈

八啚 陂背塘○黄都共五百六十丈 小菱塘○黄都共一百二十丈 南塘○黄都共七百四十丈

九啚 泊草塘○鯉湖堘共一百七十八丈 浮湖塘○浮湖堘共二百五十六丈 鯆鯉塘○凌家埗共二百三十丈

三十都

一啚 蒔湖○觀山頭共一百一十丈 河水圩岸○銅塘河口共四十七百五十丈

二啚 陂塘無

三四啚 孔埠湖○孔埠共一百六十五丈

三啚 瀧湖○瀧口共一千一百二十丈

四啚 西湖○謝家巷共一百一十丈 雷家塅○中湖共五丈高六尺

五啚 陂塘無

六啚 陂塘無

七啚 茯湖塘○共六十九丈 殿下塘○共三十九丈 上頭塘○共二十一丈 閔湖塘○長四十二丈 三角塘○共六丈 横圳塘○共二十七丈 樹楓湖○中村共二百三十丈

三十五都

一啚
屯陂○青坑口共一百四十五丈
禮陂○李家源共六百二十二丈

三啚
銅鈴陂○銅鈴江下共三百丈
感陂○銅鈴江共五百七十丈

三十六都

一啚
毛陂○武江共一百七十丈
南陂○洞江共一百七十丈
長陂○北港共八十五丈
金家陂○金家逕共一百三十丈

三啚
蘇家陂○小溪共六十五丈
赤陂○廟前共八十丈
木排陂○庄前共九十五丈
嶒陂○第三樹共六十五丈
趙家陂○堆上共八十五丈
高陂○下村共九十五丈

三十七都

一啚
黃規陂○陂背山下共七十五丈
西陂○西規埂共九十五丈
峽口陂○李家橋共四十五丈
石陂○南山下共一百二十丈
徐家陂○曾家橋共八十五丈

三啚
徐家陂○茶園下共六十五丈
羅家陂○古門中共八十五丈
伍家陂○基塘口共八十五丈
橋陂○橋背埂共八十五丈
雷公陂○茶村嶺共八十五丈

三十八都

一啚
蘇陂○熊家瞬共五百丈
青陂○古廷塲共六百丈

二啚
花陂陂○山頭共四百丈

三啚
稌陂○北山共三百丈

四啚
熊家陂○劍埂坊共六百丈

五啚
陂塘無

六啚
何家陂○張家嶺共一百二十丈

七啚
閘湖長湖○四畝沆湖頭共九十四畝
銅塘陂○銅港口共六百丈

八啚
陂塘無

九啚
陂塘無

土產

五穀

稻名目不一大約春社日前後濆種立夏前後蒔秧至秋而熟有一種最早熟者名救公饑色白味香甘有閩穀早雲南早諸種子甲薄而米堅好有秋風占簑衣占諸種色赤甲厚有金穀占田之低窪者種之六月插秧九月方熟有晚稻至冬乃熟色白粒長種之者少而性則冷又有早糯有晚糯並堪釀酒麥有大麥小麥米麥秋種冬生春秀夏熟特地氣下濕不逮北方又有蕎麥味甘滑性寒另爲一種菽有紅黃

赤白黑綠諸種黍稷二種雖少亦不乏每丁祭五穀必備此外有芝麻及各種荳如黃黑菉豌赤小白扁之類亦五穀之餘也

蔬果

蔬之屬有筍菜瓜茄莧蕨蔣芋韭葱蒜薑而瓜菜又各有數種菜之屬尤夥如芥白菘莧蕹菔豆角之類皆是此外又有苦蕒茼蒿菠薐莙薘諸種而要之以筍爲最春筍有最大者即所謂玉版筍也果之屬如棗栗梅李桃杏梨柿梧榴菱芡菰枇杷銀杏之類皆不乏而要之以柑爲最有橘有橙有柚皆名爲柑有香柑蜜羅柑惟獅頭柑最大富家子弟相鬪爲產每柑熟時市與客得錢可佐正供然土性各有所宜定不能逾也昔有隱士被召至京人問土產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晶葱極善談江右風味

茗藥

茗色味俱不甚佳然上供茶芽每年十七觔自定賦以來未之改也西南鄉地稍高阜者種之春自乳茶以後歲可再摘邑大家多月閩武夷茶居人將土茶用黃栢等物浸漬令色味黃苦僞爲閩茶易之實易辨然粵中其黠又慣用此茶歲必市去又可異也藥

之屬有茱萸白藥梔子百部半夏南星玄苦參天麥冬五加皮香附子烏藥茯苓茯神紫蘇五棓子何首烏百合菊花乾葛石菖蒲蜂蜜椒實括蔞鶯粟等物數十餘種此外有自粵蜀來者集于樟鎮遂有藥馬頭之號實非土產然比來亦漸彫耗而名不附實矣

貨布

厥貢有絹絲黃白蠟顏料諸物其初必因土產制貢今則率解銀到司委官採買實非本地所出惟南京本色綿布獨爲土物蓋居人種花半留半織其上供者以紅邊別識民間之布幅狹理踈多不及也麻苧

土葛亦間有之惟無紬絹本城亦無紬緞店舖士人服飾亦多布帛而鮮紈綺儉素之風此其一班矣○靛花亦係時種夏種秋收其色可染謂之靛青其售頗廣與綿花同時並爲民所攸利○煤炭惟山之近高安者有之土人買山以隴口爲市然坐煤多傷地脉又慮崩壓勢必招亡命爲之且愚民或以爭山致訟破家利少害多所宜申禁者也○山礬本出自袁州土人往彼處市銅炭用火燒煆成礬有青紅二種紅者價貴吳人市之以爲染料今鎮有礬廠惟此地之水可以煎礬按弘治嘉靖郡志載土產有石青石

綠諸種今皆無有疑即山礬之類也○石灰出十五都近瑞州界餘地並無○清江本不產紙而隣郡有清江渡出紙名清江紙宋時部牒誤下日抄會紙三萬郡守張磻力爭至援坊洲求杜若爲比得報罷後隣郡規避趣辦如初公復申前請得免清人德之

花木

木之屬以樟爲最其餘松栢楓杉槐柳檉榆柞櫟桑柘之屬雖有而不必書樟之最大者居人或作神祠其下以防剪伐人家所植冬以樹之榮茂爲興徵古寺院亦往往有之獨樟陰觀者著○竹之屬有紫斑白箭筆貓苦淡質數種中洲人多以竹籬爲藩戶境最幽異○銀杏樹霜菓最佳其他雜樹霜降後亦多紅黃不一較春時爲爛熳柑樹果熟時望之如金平時亦最可愛盛夏成陰坐其下可以避暑至于瑞筠山之銀竹慧力寺之引路松禪林寺之漢栢今皆無存止供憑弔而已○花之屬如蘭蕙梅李葵榴蓮菊桂杏以及牡丹酴醾海棠芍藥芙蓉月桂諸種凡所應有皆不必無但士大夫既無園林亭館之勝雖尋常花卉亦不恒見惟山櫻花不藉種植生于林麓高原之上暮春時照映爛發最爲可觀吳人取山鵑

著盆盎中爲玩疑即此種而今不之貴爲可惜也○府學有三絕殿堂之桂泮池之荷梅崖之梅是也後人所當保護縣庠亦有桂樹不及遠甚惟千葉榴一本見清庠志

禽魚

飛之屬水鳥如鴻鷗鷺鶿木鳥如鵲鴉鸛鴿家鳥如鷄鶩雀鴿客鳥如燕鷹鷂隼之類皆不異宋時多黃雀御守除入貢外時時餽貢以爲討鄉守王遊禁雀能貢李大異作詩美之王安石送呂嘉問詩亦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今

則絶無矣、國初制貢活鵝鶿四隻活野鷄十二隻後改折色外又有狐毛雜色皮魚油等項並改折色所謂湯網之仁鳥獸咸若者也○走之屬所覆毛群皆無他異惟百獸之豕皆白見者幾疑爲遼東豕也○舊制貢活麂二隻今文廟丁祭皆以羊代麂其無活麂可知○吳中以牛油爲燭今無之甚善然盜牛者不乏緑鄰境接壤有以宰牛爲俗者惟嚴禁私宰則牛種自裕此農政第一義○邑馬差極繁須蓄馬百數十匹然馬戸多市馬外境以此重困惟久役者能講于孳息之術則其費可省數倍○水族皆尋常種類無他鮮錯鄉民多蓄塘魚夏月市魚秧布種蓄而取之嘗以阻水害稼禁之弗從亦以魚課取盈焉弗得禁也然閭徙者魚鱉不可勝食而今至不給于鮮豈貧民乏食遂竭澤不繼耶抑氣化使然耶殊可憫念○蟲之族莫貴于蠶邑人稍知蓄蠶而婦女無工于蠶事者故不著務夏時有蟲吟似蟋蟀蟋蟀俟秋吟而今夏吟其實非也未詳其種

右土產志志有亦志無也志有以識風土志無以發物情或以爲略而弗詳則余甘之矣

淸江縣賦役志

稅糧

稅糧共額編米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石八斗八合九勺 原編賦役全書本色正副脚耗米四萬八百八十一石八斗八升四合今奉糧道加編遼綀閏米五千九百九十一石九斗二升四合九勺 實該前數

稅糧共額編銀三萬四千三百六十一兩九錢四分二釐二毫八系 原編賦役全書糧銀一萬五千七十七兩九錢七分一釐一毫三系八忽今奉糧道加編漕南二糧解官使費加增裝桑絹價惠桂二府縣祖遼餉練餉等銀一萬九千三百十九兩九錢七分一釐一毫四系二忽又減編通判府訓導條銀三十六兩實該前數內裁扣充餉銀一百九十七兩七錢三分三釐三毫扣解抵祿銀九百六十二兩五錢七分二釐四毫九系五忽起解銀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兩八錢九釐九毫五系九忽支給銀一千七百四十四兩八錢二分五釐六毫

秋糧	
漕米 淮米附	原額漕糧正米一萬一千五十八石每正米一石加副米五斗三升共副米五千八百六十石七斗四升每正米一石加脚耗米一斗共脚耗米一千一百五石八斗共正副耗米一萬八千二十四石五斗四升原額淮安倉改兌正米四千五百二十五石六十八升每正米一石派副米五斗三升共副米二千三百九十八石六
遼米	遼糧正米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五斗五升二合每正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共耗米三百五十石六斗三升二合八勺係天啓二年奉文派徵每石以六錢五分定價在於遼餉銀內動支買解又于崇禎九年奉文每正米一石加編給軍長運脚耗米二斗共米四百六十七石五斗一升四勺定價每石五錢五分算在平糶穀銀
練米	練兵正米一千二百四十六石六斗九升四合四勺每正米一石派耗米一斗五升共耗米一百八十七石四合一勺係崇禎十三年分奉文派徵每石六錢九分算應減銷遼餉銀九百三十一兩九錢四釐

本色

斗一升四勺每正米一兩動支買解該銀二百
石派腳耗米一斗共腳五十七兩一錢三分零
耗米四百五十二石五七毫二系向例支本縣
斗六升八合已上共正稽蹟穀銀一百兩又閏
副耗米七千三百七十吉安府稽蹟穀銀四十
六石八斗五升八合四三兩二錢零四毫又閣
勺
崇義縣稽蹟穀銀二兩
八錢九分六釐六毫餘
銀米數送廠買解
崇禎十一年分奉文又
增造糧正米一千二百
四十六石六斗九升四
合四勺每石六錢五分
算應減銷造倘八百十
兩三錢五分一釐二毫
其腳耗米奉編派

閣米

閣米六百二十三石三
斗四升七合二勺于崇
禎十四年奉文派徵其
扣笑米價尚未奉文于
何項銀內減銷現候部
文定奪

兌淮加

三六輕賫

三六輕賫銀一千九
百九十兩四錢四分
原額漕糧正米一萬
一千五十八石每正
米一石派輕賫折
米三斗六升共米三
千九百八十石八斗
八升每斗折銀五分
每三斗六升該折銀
一錢八分共該前數
每正銀一兩派腳耗
銀六釐共腳耗銀十
一兩九錢四分二釐
六毫四系

蘆蓆板木銀

蘆蓆板木銀八十
兩八分二釐三系
六忽原額漕糧正
米一萬一千五十
八石每正米一石
派蘆蓆板木銀七
釐二毫四系二忽
共該前數每正銀
一兩派腳耗銀六
釐共銀四錢八分
四毫九系二忽

過江湖銀

過江湖銀九百六
兩七錢五分六釐
原額漕糧正米一
萬一千五十八石
每正米一石派過
江湖銀八分二釐
共該前數內九百
三十二兩八錢七
分七毫五忽正支
三百七十三兩八
錢八分五釐二毫
九系五忽抵給各
祿

解官使費銀

加編漕糧解官使
費銀九百三十四
兩九錢八分內奉
文扣銀二百五十
五兩五錢八釐抵
解宗祿又奉文扣
銀四十兩解赴糧
道作幫造漕舡工
料又奉文扣銀十
九兩二錢三分四
毫抵給宗祿本欵
實存正支銀六百
三十兩二錢四分
一釐六毫

派雜費

淮米二升折銀

淮米二升折銀四
十五兩二錢五分
六釐八毫原額淮
安倉米四千五百
二十五石六斗八
升每正米一石派
米二升共米九十
石五斗一升三合
六勺每米二升折
銀一分共該前數
每兩加耗銀六釐
共耗銀二錢七分
一釐五毫四系

淮米蘆蓆銀

淮米蘆蓆銀二十
五兩六錢四分七
釐二系八忽五微
六纖原額淮安倉
米四千五百二十
五石六斗八升每
正米一石派蘆蓆
銀五釐六毫六系
七忽共該前數每
兩加耗銀六釐共
耗銀一錢五分三
釐八毫八系二忽

淮米過江湖銀

淮米過江湖銀三
百七十一兩一錢
五釐[illegible]毫六系原
額淮安倉米四千
五百二十五石六
斗八升每正米一
石派過江湖銀八
分二釐共該前數
內二百十八兩八
分六釐六毫六系
正支一百五十三
兩一分九釐一毫
抵給各祿

解官使費銀

無

南米

南京倉米

原額南糧正米一萬一千三
百八十二石七斗一升每正
米一石派平米二升共米二
百二十七石六斗五升四合
二勺派耗米八升共米九百
十石六斗一升六合八勺派
附餘篩喵米二斗共米二千
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四升二
合派船戶水手飯食及過江
湖等米六升共米六百八十
三石九斗六升二合六勺已
上四項共派副米三斗六升
共副米四千九十七石七斗
七升五合六勺通共該正副

南京棉布米本折

南京棉布米一千四百六十五石三斗七升每
石折布一疋該布一千四百六十五疋一丈一
尺一寸內本色布一百四十五疋一丈二尺六
寸六分每疋徵銀三錢五釐該銀四十四兩三
錢五分三釐七毫一系本款本縣照各鄉人戶
糧數多寡分派買布其本項銀兩減選納布人
戶〇折色布一千三百一十九疋二丈八尺四
寸四分每疋折銀三錢該折色布銀三百九十
五兩九錢八分四釐四毫腳耗銀九兩九錢三
分三釐八毫本欵每正銀一兩原編腳耗銀二
分八釐共該銀一十一兩八分七釐五毫六系
三忽三微內鐵編腳耗銀一兩一錢五分二釐
六毫八系一忽二微內於備補銀內支湊令倫
補奉文全扣充餉解從支給在于南糧舡腳

南布

米一萬九千四百八十石四十八升五合六勺

截批解部銀

截批解部銀二百七十三兩一分四厘三毫內本色蓋蒲銀四十八兩二錢五厘七毫七絲折色蘆蓆銀十八兩七錢八分一厘四毫黃竹銀十二兩五錢二分九毫四頭[illegible]銀六十兩三錢二分八厘三毫鞭啟扒夫銀四十四兩三錢九分二厘八毫驢腳銀八十八兩七錢八分五厘一毫

費內支解內將二分三厘截批解司五厘給銀匠火耗今奉文盡行截批解司銀匠無給

解官使費銀

南糧解官使費銀四百四十八兩一錢八分八厘三毫內奉文加銀一百八十兩九錢二分九厘七毫扒給崇祿寺款實存正支銀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八厘六毫

船驢腳費銀

船驢腳費銀五百一十五兩七錢二分五厘四毫

秋糧折色

京庫銀

京庫銀五千一百六十二兩四分二厘五系原編京庫折銀米二萬六百四十八石一斗六升八合二勺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派水腳二分八厘共水腳銀一百四十四兩五錢三分七厘一毫七絲七忽內將一分作滴珠內又題解將一分三厘解司將五厘給銀匠火耗今奉文盡行解司銀匠無給

太倉銀

太倉銀五百六十四兩二錢九分四厘舊例派剩仍解太倉米九百四十石四斗九升每石折銀六錢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派水腳銀二分八厘共水腳銀一十五兩八錢二毫三絲一忽內將二分三厘解司五厘給銀匠火耗今奉文盡行起解銀匠無給

各部料物

顏料本色　戶部

甲丁二庫顏料銀一百五兩五錢三分三厘六毫每正銀一兩派腳耗銀二分八厘共腳耗銀二兩九錢五分四厘九毫四絲八微又鋪墊銀二十四兩一厘又於崇禎十二年奉文每正銀一兩津貼京費銀一錢五分共該銀一十五兩八錢三分未奉加派本縣賠解

牲口銀　禮部

牲口銀七十九兩八錢六分二厘八毫每正銀一兩加腳耗銀二分八厘該腳耗銀二兩二錢三分六厘一毫五系八忽四微

四司料價銀　工部

四司料價銀七百二十九兩四錢六分八厘五毫六系七忽一微每正銀一兩加腳耗銀二分八厘該腳耗銀二十兩四錢二分五厘一毫一系九忽九微

帶徵夏稅

農桑絹價本色

農桑絹價本色銀三兩三錢一分[illegible]厘六毫四系原編絹四疋二丈二尺五分六[illegible]每疋價銀七錢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派腳耗銀一錢四分七厘八毫五系七忽一微共腳耗銀四錢九分一毫又於崇禎十二年奉文每正銀一兩津貼京費銀一錢五分共銀四錢九分七厘二毫未奉加派本縣賠解如奉改折京費無給

加增絹價本色

加增本色農桑絹價銀一兩八錢九分八厘九毫每正銀一兩派腳耗銀七分四厘八毫該腳耗銀一錢四分二厘

農桑絹價折色

農桑絹價折色銀二兩二錢九厘七毫六系原編折色絹三疋四尺七寸四[illegible]每疋折銀七錢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加腳耗銀一錢四分七厘八毫五系七忽共銀三錢二分六厘七毫二系二微

原缺第十一葉

二餉

九升八合五勺每石六錢五分笑應
減編遷民銀九百三十一兩九錢四
厘已上三項共減編正銀三千四百
八十九兩五錢七分五厘四毫又減
編脚耗銀三十四兩八錢九分五厘
七毫五系四忽實存派徵銀七千二
百三十一兩二錢八分四厘二毫脚
耗銀七十二兩三錢一分三厘八毫
四系二忽內奉文加正銀一百四十
九兩六錢三厘三毫觧赴糧道作邊
米脚價又加正銀一百四十九兩六
錢三厘三毫觧赴糧道作練米脚價
又奉文減編邊練米脚價脚耗銀二
兩九錢九分二厘餘銀觧司轉觧

一毫係銀九十六兩四錢二[illegible]一
三毫減五笑五該銀四十八兩二錢
一分四厘一毫共足前數又每正銀
一兩派水脚銀一分共該水脚銀一
百二兩二錢二分一厘五毫

額辦

織染局匠班銀

織染局匠班銀九十七兩原編織染局匠九十七名每名班銀一兩外每兩派水脚銀八厘共該水脚銀七錢七分六厘

南京匠班銀

南京匠班銀三百五兩一錢原編南京匠六百七十八名每名班銀四錢五分共該前數每兩派水脚銀八厘共銀二兩四錢四分八毫遇閏每名加正銀三分七厘五毫水脚銀三毫共加銀二十五兩四錢二分五厘水脚銀二錢三厘四毫

淺船料銀

淺船料銀三百九十七兩二錢係備漕運班費觧司[illegible]糧道支用

里甲

弓箭弦條銀

弓箭觧料銀六百兩一錢七分一厘九毫水脚不編原編弓六百七十五張每張價銀四錢三分三毫二忽五微共銀二百九十兩四錢五分四厘二毫箭四千一百枝每枝價銀二分六厘五毫七系一忽四微共銀一百零八兩九錢四分二厘七毫弦三千二百五十條每條價銀六分一厘七毫七系六忽九微一纖共銀二百兩零七錢七分五厘已上三項共足前數觧府成造本色觧司彙觧如遇折價年分編銀四百五十三兩五錢五分每兩派水脚銀二分三厘該銀一十兩四錢三分一厘六毫五系已上俱據全書未有駁回變價改造事例自崇禎十年奉文駁回天啟六年分起各年變價每兩加水脚八厘天啟六年駁回變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三分三厘二毫七系三忽天啟七年駁回變價銀炤六年分崇禎元年駁回變價銀四百六十六兩九錢一分八厘一毫三忽崇禎二年駁回變價銀四百六兩三錢八分四厘八毫二系八忽崇禎三年駁回變價銀四百七十七兩九錢二分四厘一毫五系三忽崇禎四年駁回變價銀四百七十八兩三分三厘二毫七系三忽八[illegible]

雜派

加水脚八厘共水脚銀七分四厘七毫未經補編在于府縣修衙銀內支解實存修衙銀一十八兩六錢六分六厘七毫外二項無扣

二兩九錢六分府經歷縣丞主簿三員各一副各一兩八錢二分典史一副一兩六錢三分共賦事銀十五兩六錢六分合足前數內減編府學訓導修衙銀二兩六錢六分六厘實編銀八十九兩一錢六分內于崇禎三年奉文扣銀九兩抵充會議助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七分二厘崇禎九年又奉文扣銀六十四兩九錢四分二厘抵解會商助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五錢一分九厘五毫已上共充餉銀七十四兩五錢三分三厘五毫實存銀一十四兩六錢二分六厘五毫

存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一錢一分三厘七毫在于府縣修衙銀內支解

里甲

修理銀

修理院道衙會銀六十兩崇禎三年奉文扣銀二十兩抵解會議助餉崇禎八年奉文扣銀四十兩抵解會商助餉二項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四

祭宴銀

置辦祭宴酒器被環盆壺燈臺卓椅凳器家伙等銀一十五兩崇禎八年奉文全裁扣解會商助餉外每兩加

箱單銀

答應上司箱單架板等銀四兩已于崇禎八年奉文扣充會商助餉[illegible]每兩[illegible]八[illegible]共[illegible]頂在于府縣修衙銀內支解本款無存又額外使司多派助餉銀一十兩水脚

燈籠銀

答應上司燈籠銀一百三十五兩二錢內燈籠油燭銀一百三十三兩四錢火把銀一兩八錢內原派每燈一盞每晚油燭價五厘內派守巡道燈十盞該銀一十八兩府正燈十盞該銀一十八兩府佐四員各燈六盞各該銀一十兩八錢首領三員各燈二盞各該銀三兩六錢縣正燈八盞該銀一十四兩四錢縣佐領三員各燈二盞各該銀三兩六錢已上通共銀一百十五兩二錢尚餘銀一十八兩二錢同火把銀一兩八錢共銀二十兩答應上司使客燈籠火把存縣夫用奉糧道派單減編捕館燈籠油燭銀一十兩八錢實編銀一百二十四兩

雜派

錢八分在于府縣修衙銀內支解本款無存

水脚八厘共加銀一錢二分未經加派本縣賠解本款無存

銀八分已經具詳未奉欣正本縣衙年賠解

四錢內于崇禎二年奉文裁汰知事冗員助餉銀三兩六錢崇禎九年奉文扣解會商助餉銀一百二十兩八錢二項每兩加水脚八厘共加水脚銀九錢九分五厘二毫未經加編本縣賠解本款無存

後於崇禎十二年奉文賦役疑裁練餉內一款扣解燈籠銀七十一兩四分已經扣解會商此係重裁無從賠解本縣具詳院司未蒙減免已經賠解一年

里甲

府覲粧銀

府覲粧撞冊夫價銀九兩遞年解府積三年共銀二十七兩崇禎十二年奉文扣充練餉訖本款無存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七分二厘未經加派本縣賠解

縣覲賀銀

縣覲粧及撞冊夫銀二十九兩六錢六分六厘六毫積三年共銀八十九兩內縣正四十兩撞冊夫一十二兩首領二十五兩吏書一十二兩于崇禎十二年奉文裁抵練餉訖本款無存又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七錢一分二厘本縣措解

府縣造冊銀

府縣應朝造冊紙張工食綾袱銀二兩六錢六分六厘六毫內府一兩六錢六分六厘六毫縣一兩于崇禎十二年奉文併裁扣銀一兩三錢三分三厘三毫抵充練餉水脚銀一分六毫實存銀一兩三錢二分二厘七毫內府存八錢一分六厘七毫縣存四錢九分六厘

雜派

歷經銀　刷印歷經條票銀二十四兩二分七釐一毫，內于崇禎四年奉文每兩裁銀五錢，共裁銀一十二兩一分三釐五毫，加抵遼餉，每兩加水腳八釐，共銀九分六釐一毫。崇禎八年本縣酌議動支銀八錢七釐一毫抵解司軍餉水腳。崇禎十二年又奉文每兩裁銀五錢，共裁銀六兩六釐七毫五系，抵充練餉水腳銀四分八釐，實存支用銀五兩五分五釐五毫五系

路費銀　晉解各項撥差路費銀三十八兩二錢六分四釐五毫五系，除免淮南京米布已議腳費外，本縣解司銀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兩八錢五分，每兩給銀三釐與解官路費，共足前數。此係全書原額，今解項日增，路費不敷，本縣措給

鄉紳優免銀　鄉紳優免銀九十四兩七錢二毫，于天啓二年奉文徵起解抵舊餉。崇禎十一年又奉文加水腳銀七錢五分七釐六毫，本縣措解

四差之二

均徭共額編銀一千九百四十八兩七錢三分二釐二毫　原編賦役全書均徭銀三千五百三十五兩一錢三分二釐三毫，外擬遞加編王府較尉銀一百八兩，減編府學訓導馬價條夫門子共銀二十七兩二錢，又本書收里甲項下學官馬價廩餼馬傳義民工食改入本款，除本款武舉水手歲貢盤纏改入里甲，又除蘆灘驛廩給銀館夫銀改入驛傳，又除弓兵銀改入民兵，實數前數內裁扣充餉銀一千一百十九兩五錢四分一釐三毫六系，抵祿銀九十八兩，解給銀共一千七百三十一兩一錢九分八毫四系，遇閏加銀一百五十三兩五錢八分七釐四毫

均徭

北京富銀　起運北京富戶銀三十九兩，原編富戶一十三名，每名銀三兩，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派水腳銀二分三釐，共水腳銀八錢九分七釐

協濟昌州銀　協濟昌平州銀六兩八錢七分五釐，每正銀一兩奉文新加水腳八釐，共該加銀五分五釐，未經加編，本縣措解

牌坊銀　牌坊銀七十兩三錢六分三釐八毫。○內進士坊銀一十八兩一錢九分四釐九毫，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裁銀七錢，共銀十二兩七錢三分六釐四毫三系，抵充練餉，實存銀五兩四錢五分八釐四毫七系。○武進士坊銀一兩三錢八分八釐九毫，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裁銀七錢，共裁銀九錢七分二釐二毫三系，抵充練餉，實存銀四錢一分六釐六毫七系。○舉人坊銀五十兩七錢八分，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裁銀五錢，共裁銀二十五兩三錢九分，抵充練餉，實存銀二十五兩三錢九分。○以上三項共裁去銀三十九兩九分八釐六毫六系，共實存銀三十一兩二錢六分五釐一毫四系，外每兩加水腳八釐，共加銀三錢一分二釐八毫，未奉編派，本縣措解

差銀

王府較尉銀

王府較尉工食等銀共二百九十九改編觧司抵祿銀九十八兩內〇原編各王府較尉并祭品銀共觧府留備軍餉銀內改抵七十二一百八十一兩內淮府嘉興王德安兩餘二十六兩全耆未詳

觧司抵祿銀

王各三名益府延壽王二名興安王五名黎丘王右塘王二名共一十五名每名銀一十二兩該一百八十兩外延安王府祭品銀一兩〇加編益府建城王較尉四名共銀四十八兩益府文昌王較尉五名共銀六十兩〇華山鍇溪二王原編併各役工食共編銀一十兩

均徭

守道供應銀

守西道供應銀六十九兩六錢六分內於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裁銀五錢共裁銀三十四兩八錢三分抵充練餉又每兩加水腳八釐共銀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實存銀三十四兩五錢五分一釐四毫

府心紅

府公堂心紅紙劄銀三十五兩六錢內崇禎九年奉文扣充會商餉備觧府轉觧

縣心紅

縣公堂心紅紙劄油燭銀七十兩內于崇禎[illegible]年奉文扣銀十[illegible]兩抵充[illegible]餉又崇禎九年奉文扣銀五十六兩抵充會商餉備項每兩加水腳八釐共銀九錢六分本縣措解本款無存

府柴薪

府官柴薪銀三十六兩內編柴薪皂隸三名每名銀一十二兩遇閏每名加銀一兩共加銀三兩

縣柴薪

縣正柴薪銀四十八兩內編柴薪皂隸四名每名銀一十二兩遇閏每名加銀一兩共加銀四兩

縣佐柴薪

縣佐柴薪銀六十兩內編戎糧二衙各柴薪皂隸二名捕衙柴薪皂隸一名共五名每名銀一十二兩遇閏每名加銀一兩共加五兩外奉新加馬丁充餉水腳銀九錢六分詳於本款內扣解

差銀

府馬丁

府堂馬丁銀八十兩內編府館二位各馬丁銀四十兩共該前數崇禎三年奉文扣充新餉解府轉解本款無存

縣馬丁

縣正馬丁銀四十兩崇禎三年奉文扣充新餉訖外每兩加水腳八釐共銀三錢二分本縣措解本款無存

縣佐馬丁

縣佐馬丁銀一百二十兩內戎糧捕三衙每員馬丁銀四十兩崇禎十二年奉文扣充練餉訖外每兩加水腳八釐共銀九錢六分在於各官柴薪銀內支解本款無存

學官馬價

府縣教官馬價銀四十兩內府學教官二員每員八兩共馬價銀十六兩縣學教官三員每員八兩共馬價銀二十四兩奉文裁編府整飭兵銀八兩實編銀三十二兩

巡簡馬價

清江鎮巡簡司馬價銀一十二兩

均徭

布政司門庫

布政司門庫工食銀七十九兩二錢內編直堂門子三名清軍道二名廣濟庫子六名共十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前數內于崇禎十二年奉文裁半共銀三十九兩六錢抵充練餉又每兩加水腳八釐共加三錢一分七釐實存支給銀三十九兩二錢八分三釐內每名止存給銀三兩五錢七分一釐三毫遇閏每名加銀六錢共加銀六兩六錢

按察司皂隸

按察司皂隸銀二十一兩六錢內編皂隸三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前數內一十四兩四錢解司聽充公費餘銀七兩二錢解給直堂皂隸工食遇閏加銀六錢

按察司知事皂隸

按察司知事皂隸銀三十六兩內編皂隸五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前數于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扣銀五錢共扣銀一十八兩抵充練餉又每兩加水腳八釐共加銀一錢四分四釐實存支給銀一十七兩八錢五分六釐內每名止存支給銀三兩五錢七分一釐二毫遇閏每名加銀六錢共加銀三兩

力差

府學齋膳夫銀

本府儒學齋膳夫銀五十六兩原編齋夫三名每名銀一十二兩膳夫一名銀二十兩共該前數內奉糧道派單減編訓導齋夫一名銀一十二兩實編銀四十四兩遇閏齋夫二名加銀二兩膳夫加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共加銀三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

縣學齋膳夫銀

縣學齋夫膳夫銀一百一十二兩內編齋夫六名每名銀一十二兩膳夫二名每名銀二十兩共該前數遇閏齋夫每名加銀一兩膳夫每名加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共加銀九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

均徭

府學院司道門子

府守院司道門子銀一十四兩八錢原編門子四名每名工食銀三兩七錢共足前數內崇禎十二年奉文裁五扣銀五兩四錢抵充練餉每兩加水脚八釐共銀四分三釐二毫實存銀五兩三錢五分六釐八毫力每名止存支給銀一兩三錢三分九釐二毫遇閏每名加銀二錢二分五厘共加銀九錢

府館門子

府館門子一名工食銀三兩崇禎十　年奉文扣銀一兩抵充練餉水脚銀八釐實存支給銀九錢九分二釐遇閏加銀一錢六分六釐六毫

衆太平公館門子

曲水太平二公館門子銀三兩原編門子二名每名工食銀一兩五錢崇禎十二年奉文半裁扣銀一兩五錢抵充練餉水脚八釐共銀一分二釐實存銀一兩四錢八分八釐每名止存支給銀七錢四分四釐遇閏每名加銀一錢二分五釐共加銀二錢五分

力差

舖司兵銀

舖兵工食銀三百三十一兩二錢原編縣前總舖舖司兵八名楓林黄梔林曲水阜坊滸塘五舖各四名龍岡太平永新黄岡汊口樟樹六舖各三名共四十六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足前數遇閏每名加銀六錢共加銀二十七兩六錢

渡夫銀

清江鎮渡夫曲水渡夫共銀九兩五錢內編清江鎮官渡舡水手二名每名工食銀三兩六錢曲水渡夫一名工食銀一兩五錢二渡各倚船銀四錢共足前數遇閏清江鎮渡夫二名各加銀三錢曲水渡夫加銀一錢二分五厘共加銀七錢二分五厘

倚補銀

倚補銀七十九兩八錢三分六厘四毫內於崇禎四年奉文扣銀一十五兩八錢七分四厘抵充遼餉缺額崇禎八年又奉文扣銀六十三兩九錢六分二厘四毫抵充會商助餉本款無存外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五錢一分七厘七毫未奉編派本縣措解

四差之三

驛傳共額編銀五千二百四十兩四錢四分六釐一毫

原編賦役全書驛傳銀九百三十六兩四錢四分六釐一毫不掃並減編入夫工食銀七十二兩馬匹工料銀八百八兩本書扣里甲項下入夫工食馬匹工料差船銀內入本款又收均徭項下廩給銀館夫銀內入本款實該前數內裁扣充餉銀一千八百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二釐一毫本省充餉銀六百二十兩六錢三分解給銀二千七百二十八兩一錢六分四厘遇閏加銀二百一十六兩四錢三分

驛傳協濟

協濟南京江淮水夫

協濟南京江淮衛水夫銀一百二十五兩原編水夫四十五名每名工料銀五兩每兩派水脚銀二分三釐共該水脚銀五兩一錢七分五釐每年例同南糧起解

協濟北方馬價

協濟北方馬價銀共四百九十二兩三錢三分一釐脚耗銀三兩五錢二分一毫原編永定驛上馬二匹西樂驛上馬一匹共三匹每匹銀二十九兩四錢共銀八十八兩二錢又鎮寧驛中馬一匹銀二十六兩六錢下馬一匹銀二十四兩七錢三分一釐共銀五十一兩三錢三分一釐又東源驛上馬一匹銅城驛上馬二匹舊縣驛上馬六匹安德驛上馬一匹共十匹每匹銀二十九兩四錢共銀二百九十四兩已上永定驛起至安德驛止共馬價銀四百三十三兩五錢三分一釐每兩火耗五厘共火耗銀二兩一錢六分七厘六毫五系外東光驛上馬二匹每匹銀二十九兩四錢共銀五十八兩八錢每兩加水脚銀二分三厘共銀一兩三錢五分二厘四毫已上馬價於崇禎十年改解部抵充練餉

驛傳本款

蕭灘驛廩給銀 均徭

蕭灘驛廩給銀六百四十八兩內於崇禎四年奉文扣銀一百七兩一錢八分五釐解守西道轉給薛鄉營兵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八錢五分七厘崇禎十二年奉文扣銀一百七十八兩六錢四分五釐抵充練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一兩四錢三分九厘實存支用銀三百五十九兩八錢八分四釐

蕭灘驛短夫銀

蕭灘驛短夫銀一百八十七兩二錢原編纖夫八名挑行李夫十名供事夫八名共二十六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足前數崇禎四年奉文扣銀三十八兩六錢六分五釐入入夫款內添解守西道轉給薛鄉營兵餉存支給銀一百四十八兩五錢三分五釐內每名止存支給銀五兩七錢一分二釐九毫遇閏每名加銀六錢共加十五兩六錢

蕭灘驛館夫銀 均徭

蕭灘驛館夫銀二十四兩原編館夫四名每名工食六兩遇閏每名加銀五錢共加銀二兩

蕭灘驛鋪料銀

蕭灘驛鋪料銀二十三兩二錢二分

驛傳

走遞夫銀 里甲

走遞夫銀二千一十六兩原編夫二百九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二千八十八兩內本規道派單裁減夫十名共減編銀七十二兩實存前數內於崇禎四年奉文扣銀三百五十九兩五錢六厘解守西道轉給薛鄉營兵餉又于崇禎十二年奉文扣銀六百五十八兩三錢六分四厘抵充練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銀五兩二錢六分六厘已上共裁夫銀一千二十三兩一錢三分六厘實存支給銀九百九十二兩八錢六分四厘每名止存給銀三兩五錢四分五厘九毫四系二忽內原派兩學夫三名總鋪傘夫各一名縣正堂傘夫七名八擡抽三兩傘夫各一名蕭灘驛看監夫一名共二十六名共該存給銀九十三兩一錢八分五厘

走遞馬銀 里甲

走遞馬銀二千三百二十八兩原編馬九十七匹每匹馬價工料銀二十四兩共該前數內奉文減編工料銀八百八兩因議減十七匹止存八十匹實編銀一千五百二十兩每匹止給銀一十九兩又于崇禎四年奉文扣銀一百一十四兩四錢一分七厘解守西道轉給薛鄉營兵餉又于崇禎十二年奉文扣銀四百九十四兩抵充練餉每兩加水脚八厘共水脚銀三兩九錢五分三厘已上二項共裁去銀六百一十二兩三錢七分實存支給銀九百七兩六錢三分內每

本一款

一毫四系力夫二百六十五名共該存給銀九匹止存支給銀一十一兩三錢四
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四厘八毫六系此項力分五厘三毫七系五忽遇閏每匹
夫如有缺額即將本項錢兩臨時僱募已上各加銀二兩共加銀一百九十四兩
夫遇閏每名加銀六錢共該加銀一百六十八內減編銀六十七兩三錢三分六
兩外有全書開載新淦縣改出金川蕭灘二驛厘實存加閏銀一百二十六兩六
清江通津所各水夫共二十五名併其僱給錢六分四厘內每匹止加閏月銀
船鋪料遞閏共銀三百一十六兩八錢水夫四一兩五錢八分三厘三毫
十四名仍係該縣協濟

驛傳本款

走差船銀 見甲

恭應走差船銀六十兩原編走差船二
十隻每隻夫一名編工食銀二兩五錢
脩理銀五錢共銀三兩實該前數內於
崇禎十二年奉文每兩扣銀三錢共扣
銀一十八兩抵充練餉又每兩加木腳
八厘共加木腳銀一錢四分四厘實存
支用銀四十一兩八錢五分六厘遇閏
每名加銀二錢八厘三毫共加銀四兩
一錢六分六厘

四差之四

民兵共額編銀六千二百六十九兩六錢五分四釐七毫

原編賦役全書民兵銀四千三百二十三兩六錢九分四厘七
毫今收新餉義兵銀一千八百八十一兩一錢六分又本書載
均徭項下兵銀改入本款實該前數內裁扣充餉銀一千五十六兩
八錢四分四厘三毫本存充餉銀七百六十四兩二錢九分[illegible]
抵祿銀四十九兩六錢解給銀四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
一分五厘七毫遇閏加銀二百八十一兩九錢八分六厘

民兵扣解

解司充餉銀

起運解司充餉銀五百八
十二兩九分四厘七毫
係解司至崇禎十年奉都
院文將銀四百四十三兩
八錢一分四厘按季解作
南瑞道兵餉一百三十七
兩二錢八分按季解作
南道兵餉訖

解府備餉銀

解府留備餉銀三百三
十八兩四錢原編本款兵
銀四百一十兩四錢額係
解府備地方急用萬曆三
十八年刊造全書于內減
銀七十二兩改入均徭項
下抵解宗祿實存前數至
天啓五年奉都院文解司
作木院項下助餉

冗兵抵祿銀

冗兵抵祿銀四十九兩六
錢原無額編萬曆三十八
年刊造全書議于精兵項
下減兵六名共銀五十三
兩四錢留兵項下減兵六
名共銀三十一兩二錢補
兵項下減兵二名共銀一
十四兩四錢三項共減冗
兵銀九十九兩內將四十
九兩四錢改入里甲款內
解項銀兩餘銀仍存民兵
款內解作冗兵抵祿

附田畝攤差外各款錢糧

戶口鹽鈔

水利魚課

商稅抵祿

雜項三餉

帶徵戶口鹽鈔

鹽鈔銀

起運鹽鈔銀一百八十六兩七分八釐七毫遇閏加水脚二分三釐共銀四兩二錢七分九釐八毫遇閏加正銀十五兩五錢六釐六毫水脚銀三錢五分六釐六毫例隨南糧起解南戶部

存留鹽鈔銀一百八十六兩七分八釐六毫內于崇禎十三年奉文加銀五十五兩八錢抵充練餉實存銀二百三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又于崇禎十四年奉文解司既裁後外新增米脚錢四錢四分六釐四毫係本縣措解遇閏加銀十五兩五六釐九毫此項係戶口食鹽錢鈔原丁派算定貝作丁糧派內帶徵

帶徵水利魚課

魚課銀

魚課銀四十九兩八錢一分六釐五毫四系三忽七微五纖水脚四兩四錢五分九釐二毫七系遇閏加正銀四兩一錢四分七毫一系六忽七微水脚銀三錢七分四毫六系五忽九微七纖此係照水利排糧派納

鎮

藩府商稅

抵祿商稅

全書載清江商稅一百七十二兩七錢入清江鎮商稅萬曆間每歲額徵銀一千
分四至一毫水脚銀四兩八錢三分七釐九百七十二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扛
九毫五系四忽遇閏加銀一十六兩二錢解銀五十九兩一錢七分四釐六毫逐
入分五釐九毫水脚銀四錢五分六釐五年徵解省稅監衙門扶收至泰昌元年
忽又御志書載府課程銀五十二兩六錢奉　旨蠲免除課程舊額外不派分釐
七分七釐九毫一忽遇閏加銀四兩四錢至天啓五年奉文加增以天啓六年為
一分一釐四毫三忽已上二項除閏共額始半役抵祿新稅銀九百八十六兩二
錢二百三十兩二錢九分九釐九毫五系錢四分三釐四毫扛解銀二十九兩五
五忽禎例府縣分徵自裁革大使後每歲銀入分七釐三毫內派清江縣牙稅游
奉府辭親臨清江鎮稅課司一併徵收合濟銀一百兩新淦縣協濟銀六十八兩
外三縣商稅共銀四百二十七兩一錢六新喻縣協濟銀六十五兩峽江縣協濟
分五釐八毫四系四忽每歲奉布政司票銀三十三兩已上共協濟銀二百六十
除抵藩祿官並府允領作修葺府第之費六兩清江鎮實該徵新稅迸扛解銀七
崇禎十三年抵藩祿為照祿臣藩例解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七毫每年府館

稅

鼎來 靑加銀一千兩起昌九江贛州臨徵收解赴布政司給散宗祿至崇禎十江四府各增銀二百五十兩作爲府缺祿四年四月奉按院行文增清江鎮稅抵之當道解赴建昌府候爲濟支銷其本府祿銀二百兩遇閏加銀十六兩六錢六二百五十兩今加鎮稅米派各縣合前課分六釐六毫本府解以十四年五月初程二項共徵鎮稅銀四百八十兩二錢九一日起徵連前通共伍年實徵鎮稅抵分九釐九毫五系五忽一祿銀九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七毫

按清江鎮稅課局歲解鈔五萬一千五百四十貫三百六十九文後非府縣課程二項物浩已久今漸增一項自應照例均派四縣因未行文到縣未及詳請遂匿所加之數浮于原額且又與抵祿鎮稅重加而錢自此重困矣

雜派

牙稅銀 牙稅銀一百六十九兩八錢于崇禎六年派起係各牙行完納內一百兩解府協濟鎮稅抵祿四十一兩三分解舊餉項下牙行換帖銀兩二十八兩七錢七分舊例解司今奉文解作抵祿

房號銀 房號銀二百四十五兩六錢于崇禎十年分派起解舊餉項下充餉

典舖銀 典舖銀八十九兩三錢五釐內于天啓二年奉文坐派銀二十兩又于崇禎七年二次加銀二十四兩又于崇禎十年加銀二十兩共六十四兩解作新餉項下充餉崇禎十二年奉文派銀二十五兩三錢五釐解作五款練餉

稅契銀 稅契銀六百兩內于崇禎二年奉文坐派銀二百兩又崇禎八年奉文加銀一百兩共三百兩解作新餉項下充餉崇禎十二年奉文又派銀三百兩解作五款練餉

三餉

舊優免銀 舊優免銀于崇禎三年爲始減[illegible]免或[illegible]免政不免聽候部文[illegible]引[illegible]行數逐行[illegible]餘[illegible]報原無定額按崇禎十二年分扣銀三百五兩八錢五分十三年半扣銀一百五十四兩七錢一分供解府轉解使司

缺俸銀 缺官俸銀于崇禎八年爲始遇缺扣解原無定額按崇禎十一年缺俸銀一十四兩四錢八分解府轉解使司

缺廩銀 缺廩銀于崇禎八年爲始遇缺扣解原無定額按崇禎十一年缺廩銀一十一兩七錢三分二釐解府轉解使司

紙贖助餉銀 紙贖助餉銀三十兩于崇禎五年奉文派起係本縣贖鍰內支解助充舊餉

積穀扣三銀 積穀扣三銀三十兩于崇禎四年奉文派起係本縣積穀內支解助充舊餉

陵工銀 陵工銀一百五十兩于崇禎九年分奉文派起係本縣捐助解充新餉

暫派

綾紗紙價銀 綾紗紙價銀兩遇奉部文臨期加派

三色榜紙銀 三色榜紙銀兩遇奉部文臨期加派

大造冊費銀 大造冊費銀十年一造議于官解使費銀內臨期定數支造

勦餉銀 勦餉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五分二釐一毫並兩加滴補路費銀一分五釐銀五十八兩四錢三分二絲二忽益十年派徵起十一年奉文半十二年又奉文全徵十三年新加練項免徵

溢地山餉銀 溢地山餉銀九百一兩九錢六分一絲八毫並兩加滴補路費銀一分五絲共銀一十三兩五錢二分九釐四毫于崇禎十年同勦餉派徵起止徵三年至十三年因加練餉免徵

總結餉銀數 三項共銀二萬六千四百四十三兩三錢一分六釐四系三忽

本款三餉 太倉舊餉并脚耗銀共五百八十兩九分四釐二毫三系忽遼餉銀一萬七百二十兩九錢五分九釐六毫內去減鋑遼糧米價當存派徵遼餉并脚耗銀共七千三百三兩六錢九分八釐四系二忽練餉并脚耗銀共一萬三千二十四兩三錢七分三釐七毫已上三餉共銀一萬八千二百八兩一錢六分五釐九毫七系三忽

裁抵三餉 稅糧充餉銀一百九十七兩七錢三分三釐三毫里甲充餉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兩七錢一分九釐三毫一系均徭充餉銀一千一百十九兩五錢四分一釐三毫六系驛傳充餉銀二千八百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二釐一毫民兵充餉銀一千五十六兩八錢四分四釐三毫鹽鈔充餉銀五十五兩八錢已上共充餉銀五千六百七十四兩二錢九分三毫七系外本省充餉銀一千三百八十四兩九錢二分四釐七毫

雜項三餉 牙稅充餉銀四十一兩三分房號充餉銀二百四十五兩六錢典舖充餉銀八十九兩三錢五釐稅契充餉銀六百兩紙贖助餉銀二十兩積穀扣三充餉銀三十兩陵工充餉銀一百五十兩已上共充餉銀一千一百七十五兩九錢三分五釐外有生員優免銀傳鈔廣充餉原無定額每年奉使司算派扣解

總結祿銀數 三項共銀四千一十六兩九錢八分二釐四毫五系

本款宗祿 大府祿米銀八十兩七錢七釐五毫各府祿米銀九百四十九兩二錢四釐庶儀改抵各祿解司米銀八十兩八錢二分新增各祿銀三百五十一兩五錢四分四釐六毫帶徵新封銀一百七十四兩五錢一分二釐六毫玉系代徵狀江縣大祿銀二十三兩六錢一分八釐又大府祿米增復銀九兩四錢九分五釐又代徵峽江縣大祿增復銀二兩七錢七分八釐六毫已上共大各祿銀一千六百七十二兩七錢九分三毫五系

裁抵宗祿 稅糧項下漕運過江湖抵祿銀三百七十三兩八錢八分五釐三毫准米過江湖抵祿銀一百九十二兩一分九釐一毫漕糧使費抵祿銀二百五十五兩五錢八釐四毫又十九兩二錢三分四毫南糧使費抵祿銀一百六十兩九錢二分九釐七毫里甲項下麻日抵祿銀二十五兩一錢三分九釐九毫均徭項下工食抵祿銀九十八兩民兵項下冗兵抵祿銀四十九兩六錢有留給抵祿銀一百三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已上共抵祿銀一千二百六十五兩五錢九分一釐四毫

故處宗祿 領院抵祿銀九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七毫此項每年府館徵收解赴布政司給散牙行抵祿銀一百兩此項每年解府協濟鎮稅抵祿牙行換帖抵祿銀二十八兩七錢七分此項解閣解司今奉文解作抵祿已上共抵祿銀一千七十八兩六錢七毫

二糧說

國初分夏稅秋糧二項其後稅糧并徵而秋糧項下又分本折二糧本色兌米舊例每正米一石加副米四斗濕潤米一斗三升共五斗三升萬曆三十八年江省刊頒賦役全書又加耗米一斗以副耗六三加輕賫三六共九斗九升是已用加一倍法而蘆蓆松板楞木過江帶湖鮮官使費諸項又什之伍劉貢父詩云漕舟上太倉一鍾且千金諒哉今以清邑本色米言之兌淮正米不過一萬五千餘石而新加遼練關正米遂至五千四百有奇是加三之一也合諸項

副耗米又萬餘石盆以南米正耗一萬五千餘石共得四萬六千八百有奇嗚呼此民之所以重困也以折色言之南兌耗贈之銀五千六百有奇稅糧本款正餉之銀如桑絲綿布京庫太倉顏料共六千四百有奇帶徵里甲之銀牲口料價黃白蠟一千三百有奇存留支給之銀租祿俸廩三千三百有奇合前四項共一萬六千七百有奇而今加派遼練二餉除扣銷米價外尚一萬七千六百有奇倍加不止嗚呼民又安得而不重困也雖清民好義從無夙逋而頻年災歉勢詭近賊況將土所出尚未足食從來仰給表

額而下江販各與集既無關隘之阻又奉遏糴之禁以故家無儲粟欲令小民持金入市糴米完糧其勢甚難此清民所苦尤在本色之加派也至如近日僱募民船一項除本縣僱募外他郡邑率挨符檄至領市等處清江封截遠近驚駭是清民所苦兼在本色之催運也噫乎司牧者將何以處此

四差說

四差之說惟江省有之攷自弘嘉以來尚無定例嘉靖己未臬臺王公宗沭著七書以稅糧里甲作賦書以均徭作均書而均徭內又分銀差力差驛傳機兵為四款後人祖其說因并均書為三則而合里甲為四差遂為定例云其實均徭內之銀差即里甲之餘而郵與戍又力差之大者就中抽出非截然四項也故志中如武舉水手歲貢燕經教官廵簡馬價義民工食等項稍為通融附合條例則於明晰不礙遵行試撮其概四差之中約有三條其一則上供之物以賦而兼貢者也如茶芽藥材野味蘇鐵弓箭胖襖之類皆是與前稅糧內帶徵之里甲同一例者也其二則銀差是也如表箋曆日祭祀鄉飲科貢襍費有司公費等項雖非上供而要皆典禮所需撥諸小民終

非之義所宜出者也其三則力差是也自庶人在官以至驛夫戍卒凡給與工食者皆是所謂力役之征也試就三者攷其因革其上供一項尚屬舊額惟弓箭弦條胖襖本色近有駁回變價事例民稱未便耳至銀力二差以全書合之嘉隆郡志其損益繁簡多所不同已非原額而全書內額數近又大半扣裁充餉蓋有四差之名而無四差之實竊謂錢糧至今日不獨徵輸難解運難即會計亦難如扣裁諸款有汰冗抽扣會議會商覈裁之各別而所裁之數又有全裁有半裁與裁四裁六不合則數之裁甚而有重裁條例既紛猾胥得以叢弊其害必還中之民宜將前項清剔其必不可裁者復之其可裁者悉除去名色并入三餉或統括條件彙為一則俟休兵而後議減議復則庶乎賦役之規可以一清矣

驛傳攷

蕭灘驛水陸兼行陸則人夫馬匹水則水夫差船除此二項驛傳更有何事今全書驛傳一差除協濟江淮衛水夫北方馬價外止將蕭灘驛短夫及鋪料銀編入而夫馬廩給另入別款未參於條例云何近時驛裁銀而夫馬廩給供奉驛傳道催督則錢糧所屬

可知况驛傳與民兵一例民兵以本縣之民兵爲民兵而驛傳則以協濟之夫馬爲夫馬可乎若郡志已載司貢水夫爲正款今水夫裁并力夫而又編入里甲則驛傳爲虛位又何以爲四差也故今將里甲之夫馬差船均徭之廩給館夫盡入本款庶乎條例可明而至其因革始末又有不可不攷者按嘉靖郡志驛傳項下載南康遞運所水夫四十名銀三百二十六兩四錢本縣遞運所水夫一百二名銀七百七十八兩五錢一分五釐蕭灘驛水夫九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打船鋪陳銀八錢共銀七百二十兩站

船九隻每隻十年成造銀三十兩二年小修六兩六年大修十兩鋪陳五年一換上九副每副銀一十六兩中九副每副銀一十二兩下九副每副銀八兩此條畧爲詳晰又按隆慶郡志驛傳項下載清江遞運所水夫九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船鋪銀一兩五分過關銀八錢共八百一十四兩五錢蕭灘驛水夫六十二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過關銀三兩八錢船鋪銀一兩六錢共七百八十一兩二錢據此與前志人夫稍減編銀則增蓋大畧相同今南康已裁不必論而清江遞運所水夫不知何年裁革無可攷

據全書力夫項下止云將蕭灘驛水夫一百名攺湊力夫共二百九十名不知隆慶志除水夫外尚有里甲項下人夫三百名以是攷之則是裁也非攺也或先裁力夫而後又攺併也夫兩項水夫俱已全裁一切水陸奔馳俱係力夫兼任此何如煩苦而今工食屢裁止存什四若如前數僱募則是百餘人而已欲其奔走效命豈可得乎其呼應不前固無足怪此夫差之當議者也馬差百匹遞減至八十匹每匹工料二十四兩今遞裁不及十二兩以故告報充告幇貼而民益滋擾此馬差之當議者也船差如前志站船

銀兩未奉編派既已久廢止僱討民船沓應然攷隆慶志僱討民船銀一百二十兩今又裁至四十兩而應役亦艱此船差之當議者也至鋪料過關等項俱損舊制又其小者耳清邑冲郵最甚故縮食之苦亦最甚

今上洞悉民隱已有興復之議庶幾旦暮得請盡復原額清民其有瘳乎故詳攷始末論著之

民兵攷

凡郡縣不隸衛所之兵皆爲機兵攷嘉靖郡志清江縣編[illegible]名共銀五千八百七十五兩

二錢嘉靖己未王公宗沐七書云各州縣機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七兩二錢每百名內選精兵二十名全給工食十名徵銀解部不必補役又因省城增兵三百名行令大縣扣銀十名小縣五六名者通解南昌府貯庫募兵餘兵止給銀五兩二錢追銀二兩貯庫以作軍餉之用清江額兵八百名每名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千七百六十兩內選精兵一百四十名徵解部銀七十名徵募兵銀二十四名餘兵五百七十六名每名止給銀五兩二錢外徵軍餉銀二兩共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又攷隆慶郡志清江民兵八百名

內革退歸農兵一百九十二名每名銀八兩九錢共一千七百八兩八錢解司實存精兵二百九十名嘗兵三百一十八名精兵內革追五十四名共銀四百八十兩六錢解貯府庫專備軍餉實存團練兵二百三十六名每名全給工食銀八兩九錢共二千一百兩四錢嘗兵內扣革八十名追銀七百一十二兩解司實存在縣走差兵二百三十八名每名止給工食銀五兩二錢共二千二百三十七兩六錢每名扣追銀三兩七錢該銀八百八十兩六錢於內准給議復新增兵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五兩二錢該銀一百四

兩追原有嘗兵二百三十八名在縣走遞外實存嘗兵扣追銀七百七十六兩六錢解司以上各兵銀共七千一百二十兩按已上數條兵制餉額源流可觀今嘗兵止扣六名抵祿而精兵除抵祿遞減外全書止編二百一十四名其後又扣二十名解省然已編銀在數解給總無異也夫精嘗二兵其先皆出於機兵而其後遂至大相懸絕今嘗兵日食不及七釐而精兵則每日二分四釐其初既有全給不全給之分而其後又有裁扣不裁扣之別原其所以不過謂用之有輕重不同耳今嘗兵走差一項最爲煩苦而精

兵晏然坐享得無勞逸不均肥瘠太甚且間有隱占代領漸如京營諸弊亦皆以不用之故竊謂宜令精兵之隷清邑者有事則聽征調無事則分撥守城及復巡哨舊制庶享食不爲無名也義兵之設專爲守城似不可缺但今加派工食民力不堪及攷前項解司充餉并解府留備軍餉其源皆出于精嘗兵之內合先後不下數千餘兩設使留剩本邑則義餉已足今悉爲他郡縣之餉而本邑義餉又乞瘡剜肉以補之其初豈遂意其至是哉時變使然也故省餉既不可役則嗇汰兵使少而留什一於民間猶爲有益倘高明者籌之

清江縣官師志

官制

宋

知縣一員兼管勸農營田事　縣丞　主簿

縣尉各一員

元

達魯花赤　縣尹各一員　縣丞二員

主簿　縣尉　典史各一員

儒學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　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　學正　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　大使　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　大使　副使各一員

金鳳驛提領一員

清江鎮太平市巡簡各一員

國朝

知縣一員　縣丞　主簿

典史各一員

儒學教諭一員　訓導二員

清江鎮稅課局大使一員

清江鎮巡簡司巡簡一員

蕭灘驛驛丞一員

陰陽醫學附郡下

南唐

吳鸞

宋

李朴有傳

許邦

吳璀

徐康直

童棠

汪時峯

向宗籛

魏彥良

李時亮

張棱

吳淑虎

余時乂

盧棫

晁公秉

陳永世

郭如澥

袁富文

陳敘文

張陶

李端卿

魏雍

葉景

方夢祥

吳淵

朱僎

徐徹

韓棐卿

盧棣

常楮

何洪慶

吳榮

朱棨祖

王棨

周思謙

陳濬

趙汝淳

朱淵

洪琰

鄭起之

蘇漢

黃祀

陳至

張華國 郡志官師表遺按學較載宋嘉定戊寅邑宰張華國遷學于邑華驛西今補入

汪執御

蕭淵

曾熉

吳應酉

王琮

趙汝來

周子榮

王洪若 郡志俱誤作洪若

張俊

趙孟浵 有傳

錢[illegible] 按閣皂山有錢大尹與陳道判問答詩郡志失載附識于此時代未詳

元

張悅遂 郡志官師表元失載縣尹按學校載元至正戊子路守未入判令縣尹張悅買田贍學趙汶明有記但記云悅遂今從記以入條未詳

國朝

李惟敬 郡志遺見洪武元年天寧寺碑記今補入

陳靜

鄭鐸 俱洪武間任

楊度 永樂間任

駱謙

盛文蒙 俱宣德間任

胡季本 浙江餘姚人

吳明 俱正統間任

黃永光

唐昌 廣西蒼梧人俱景泰間任

葉淇 直隸山陽人進士天順間任有傳

馮錤

強蕭 福建福州人進士

李璁 直隸安東人舉人俱成化間任

萬琛 直隸宣城人舉人

儲珊 直隸贛州人進士

賈宗易 浙江上虞人舉人俱弘治間任

陳䕶 廣東番禺人舉人

楊麟 福建甌寧人舉人

陳律 廣西横州人舉人

王泰 浙江慈谿人舉人有傳

王宇 湖廣麻城人舉人供正德間任

狄冲 直隸溧陽人進士嘉靖二年任

陳府 直隸上元人進士嘉靖七年任

朱玄誥 浙江樂清人歲貢嘉靖十年任

高晉 廣西臨桂人舉人嘉靖十四年任

沈儀 浙江仁和人舉人嘉靖十七年任

徐佩 直隸淮安衛人舉人嘉靖二十三年任

沈淮 浙江仁和人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

朱安期 福建晉江人嘉靖庚戌進士嘉靖三十年任有傳

黃城 廣東曲江人舉人嘉靖三十五年任

廖文光 湖廣藍山人舉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王圻 直隸上海人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任調繁萬安有傳

胡志良 直隸桃源人歲貢隆慶二年任

陸書 直隸常熟人舉人隆慶五年任

郭惟賢 福建晉江人萬曆甲戌進士本年任考選御史陞吏部考功司尚寶卿累官湖廣巡撫有傳

謝吉卿 福建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本年任

劉養志 四川江津人萬曆癸未進士萬曆十二年任

龍起雷 湖廣綏寧人進士萬曆十七年任

葉應榮 浙江松陽人選貢萬曆二十二年任

朱邦鞏 福建莆田人舉人萬曆二十四年任

張汝霖 號雨若浙江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初選廣昌調繁潛江萬曆二十六年任陞兵部主事江西副使分巡湖西道有傳

李徵儀 號湘初直隸廣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選弋陽調繁潛江萬曆三十二年任陞禮部主事考選授江西道御史四川巡按北直提學有傳

章謨 號定弘浙江德清人萬曆丁未進士初選鍾祥調繁潛江萬曆三十八年任陞河間府同知南京工部員外郎中

李茂英 號淮南直隸寶應人萬曆庚戌進士初選分宜調繁潛江萬曆四十一年任陞順德府同知刑部員外郎中歷官通政司右通政有傳

周宗文 號聞鴻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萬曆四十五年任考選授貴州道御史陞湖廣僉事光祿寺少卿

盧兆龍 號木滄廣東香山人天啓壬戌進士本年任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歷官太常少卿有傳

粱士濟 號遂良廣東南海人天啓乙丑進士初選奉新調繁潛江崇禎元年任行取江西道御史四川順天巡按

王心純 號存抑浙江嵊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初選龍巖補潛江崇禎五年任考選陞刑部主事改兵部巳卯四川主考陞郎中江西僉事淮揚兵備

秦鏞 號若水南直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戊寅年任

縣丞

王夏 湖廣郴陽人進士洪武間任

劉耀

陳勝 正統間任

談廣

蕭海

郭銘

盧青

何儼 俱景泰間任

蕭韶 天順間任

主簿

胡伸芳

羅和

鄧聞璁

徐淪

金鈞 俱永樂間任

蕭惟一

弁剛

劉清

沈俊 天順間任

典史

李敏 永樂間任

徐論

程浩

龍養

吳敬

李芳 直隸崑山人吏員

劉森純 廣東南海人

孫拳 山東館陶人吏員

岑貢

九

清江縣志 卷之五 官師

王睦 浙江金華人監生成化間任

胡浩 湖廣嵩陽人監生

劉忠 吏員

閔惠 湖廣邵[illegible]人監生

劉玉 太平人吏員

周驥 浙江秀水人監生俱弘治間任

孫正 直隸婺源人監生

陳言 四川人監生

黃彥翔 陝西華州人吏員俱正德間任

張禎 直隸安東人監生嘉靖四年任

江燦 四川江津人監生

盧卿 浙江山陰人吏員

張巘 浙江鄞縣人吏員

李繼榮 河南人監生

陳璟 湖廣漢陽人監生

陳璋 直隸武進人吏員俱弘治間任

侯貴 廣西桂林人監生

梁舉 湖廣衡陽人監生

謝禎 雲南姚安人

焦蕙 直隸真定衛人監生俱正德間任

饒友權 福建順昌人吏員俱弘治間任

劉克勤 福建常山人吏員

馮朝振 福建福清人吏員

李釗 廣東番禺人吏員俱正德間任

陳恩 太平人吏員嘉靖元年任

張全 湖廣長沙人吏員嘉靖四年任

岳慶雲 湖廣雲夢人吏員嘉靖十一年任

吳雲 福建龍溪人吏員嘉靖十七年任

茹錦 浙江山陰人吏員

阮琥 湖廣巴陵人吏員

齊恕 浙江山陰人吏員嘉靖十一年任

邢湘 浙江遂安人監生嘉靖十三年任

張崇 廣西[illegible]浦人監生嘉靖十四年任

壽鳳 湖廣蘄州人歲貢

楊伸芳 光華人吏員

盧堯仁 浙江東陽人監生

鄧梓 東安人歲貢

趙邦聞 四川人歲貢

萬子順 直隸鹽城人監生

刁鴻漸 直隸寶應人監生

汪燦 太平人監生嘉靖六年任

施澤 直隸當塗人監生嘉靖九年任

葉芃 河南河陰人監生嘉靖十四年任

許淳 山西陽曲人監生

鄭崇孝 山東青州千戶所人歲貢

徐遂 浙江嘉興人選貢

洪瀚 浙江餘杭人監生

阮科 直隸寶坻人監生

周承源 浙江秀水人吏員

張郎 直隸太倉人監生

金繹 浙江臨海人吏員

呂彪

徐枋 浙江鄞縣人吏員

沈禧 浙江山陰人吏員俱嘉靖間任

王永庚 湖廣零陵人吏員

方周 福建莆田人吏員俱隆慶間任

陳文鐸 福建侯官人吏員

吳守身 直隸宜興人吏員

黃越倫 廣西臨桂人吏員

陳一奇 廣東潮陽人吏員

十

清江縣志 卷之五 官師

申岳 浙江崇德人監生俱嘉靖間任

劉均 直隸常州人吏員

黎春 湖廣靖州人歲貢俱隆慶間任

鄭崇憲 浙江浦江人歲貢

郭夢麒 浙江諸暨人監生

陳撰 官陵人選貢

吳文祥 廣東會同人歲貢

劉命進 廣東儋州人歲貢

嚴隊 浙江上虞人吏員

熊時範 湖廣隨州人選貢

李朝詰 湖廣瀏陽人歲貢俱嘉靖間任

梁侃 廣東程鄉人歲貢俱隆慶間任

張文海

汪文燿 直隸婺源人監生

李縣 四川[illegible]水人監生

熊鑾 直隸溧陽人吏員

楊奎 福建泉州人吏員

張日立 直隸桐城人監生

周亮 廣西永康人監生

徐化賢 直隸泰州人監生

舒邦用 直隸績溪人吏員

許聘 福建海澄人吏員

張子忠 直隸太平人吏員

魯份 福建汀州人萬曆三十一年任

陳士談 福建莆田人萬曆三十三年任

張齊能 福建人萬曆三十六年任

李益 直隸人萬曆三十八年任

李宗儒 直隸[illegible]人萬曆四十年任

吳希賢 直隸[illegible]人萬曆四十[illegible]年任

沈纖高 浙江[illegible]人萬曆四[illegible]

葉方嘉 浙江嚴次人監生
陳啟年 南直寧國人監生
譚起龍 四川遂川人吏員
樓以烝 浙江東陽人監生
張於翔 南直宣城人吏員萬曆四十一年任
嚴覺鰲 福建大田人貢生萬曆四十五年任
譚樂 廣西梧州人歲貢萬曆四十八年任
李祖年 直隸亳州人監生天啓三年任
楊時華 河南羅山人吏員天啓四年任
江興龍 福建泰寧人吏員天啓七年任
鄧青雲 南直英山人吏員崇禎二年任
張與覺 福建永福人附監崇禎四年任
熊維賓 湖廣安化人監生崇禎七年任
劉康世 浙江分水人恩貢崇禎十年任
趙爾徵 浙江山陰人吏員崇禎十二年任
李鵬程 直隸清苑人援貢崇禎十五年任

朱慶堯 浙江餘姚人
許道正 直隸歙縣人
黃士玠 福建晉江人俱萬曆間任
程嘉謨 直隸休寧人
施延聖 浙江浦江人
駱宗禹 浙江諸暨人俱天啓間任
周世顯 直隸泰州人崇禎元年任
吳綸 直隸華亭人崇禎三年任
陳之驊 廣東揭陽人崇禎六年任
沈濟明 浙江餘杭人崇禎九年任
吳喬 直隸華亭人崇禎十二年任
費爾煌 浙江烏程人崇禎十四年任

黃舜佐 福建建陽人萬曆四十七年任
林朝琳 福建福清人泰昌元年任
黃志道 湖廣夷陵人天啓三年任
聶應期 浙江東陽人天啓四年任
李丙崇 湖廣湘陰人崇禎元年任
盛良璋 浙江金華人崇禎四年任
施中平 浙江山陰人崇禎七年任
廖維新 廣東南海人崇禎十年任
任文燕 浙江會稽人崇禎十二年任

教諭

張奕和 名九韶以字行本縣人徵聘有傳
黃藝 福建建寧人俱洪武間任
程祥
沈雋
李磊巖 永豐人俱永樂間任
徐泰鈞
程仲和 俱宣德間任
朱良 正統間任
貝駒 浙江上虞人舉人景泰間任
侯鉞
何觀 俱成化間任
黃勝 山西清源人
周楫 直隸無錫人舉人陞孔目
邵勳 直隸嘉定人舉人
徐怡 直隸當塗人舉人陞推官俱弘治間任
江游 貴州普安衛人舉人
楚椿 福建晉江人舉人
段潦 直隸金壇人歲貢俱正德間任
方有 浙江歸安人歲貢嘉靖七年任

訓導

王友
孔堯仁
汪賓 西安人宣德間任
鄭亮
尹儀 太平人
邢寬
錢英 浙江餘姚人
姚猷 浙江鄞縣人監生
王佑 浙江桐廬人監生俱成化間任
周珩 廣東東莞人監生
葉景韶 湖廣江夏人監生俱弘治間任
王瀚 直隸當塗人
羅郡臣 湖廣桂陽人歲貢
葉璁 興國人歲貢
黃郭 廣西柳州人
周綱 浙江樂清人歲貢
陸銓 直隸上海人歲貢俱正德間任
張倫 直隸歙縣人歲貢嘉靖四年任
楊壽 直隸大興人舉人嘉靖五年任

史完中 浙江鄞縣人舉人有傳
項壇 浙江永嘉人舉人陞國子助教
蔡夾錫 浙江崇德人歲貢
陳方 廣東番禺人歲貢嘉靖三十六年任
王應龍 浙江錢塘人舉人嘉靖三十八年任陞浮梁縣知縣
羅秉直 廣東南雄人歲貢嘉靖四十年任
劉九成 湖廣承天人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任
吳坤 浙江錢塘人舉人嘉靖四十五年任
江禹 直隸海州人歲貢隆慶三年任
兪和卿 福建建陽人舉人萬曆元年任陞興國縣知縣
姜惠卿 上饒人歲貢萬曆四年任陞温州府教授
胡祥 東鄉人歲貢
劉師洛 興國人歲貢萬曆十四年任陞永州府教授
胡登明 安福人舉人萬曆十七年任中戊戌進士
翟可儀 湖廣辰州人歲貢萬曆十八年任陞崇府教授
徐肯構 靖安人歲貢萬曆十九年任陞德府教授
吳禎 浮梁人辛卯舉人萬曆二十年任有傳
關世教 廣東新會人舉人萬曆二十三年任
陶尚乾 直隸太平人歲貢萬曆二十六年任
萬民濟 南昌人舉人萬曆三十年任陞江山縣知縣

左廉 福建寧德人歲貢嘉靖十三年任
黃濱 廣東海豐人歲貢嘉靖十三年任
張欽之 福建晉江人歲貢
鄭有待 福建仙遊人歲貢
梁用楩 廣東南海人歲貢
鄧棟材 湖廣石門人歲貢
曾武 福建邵武人歲貢
劉作 湖廣蘄州人歲貢
劉本中 湖廣桂陽人歲貢
羅仕 湖廣茶陵人歲貢
詹恩 湖廣邵陽人歲貢
唐寵 直隸穎州衛人歲貢俱嘉靖間任
肅希學 湖廣石門人歲貢隆慶元年任陞宜黃教諭
喬遠 湖廣臨湘人歲貢隆慶三年任
范汝聰 廣東陽江人歲貢隆慶五年任
謝茂 太平人歲貢萬曆二年任陞岑溪教諭
陳良弼 四川隆昌人歲貢萬曆三年任
黃中 福建古田人歲貢萬曆六年任陞南昌教諭
熊明體 興寧人歲貢萬曆七年任陞靖安教諭
劉淡 直隸宣城人歲貢萬曆十二年任陞當陽教諭

王如極 新昌人歲貢萬曆三十三年任
李應燦 星子人歲貢萬曆三十六年任陞欽州學正
王賓賢 寧都人舉人萬曆三十九年任陞南陽府推官
虞元穗 安福人舉人萬曆四十年任中己未進士有傳
田毓兆 雲南鶴慶人舉人天啓三年任陞本府推官
王惠卿 貴州黎平人舉人崇禎元年任陞江川縣知縣
李克念 臨川人歲貢崇禎四年任
湯瑞至 吉永豐人舉人崇禎七年任陞漳州府同知
章嵩 臨川人舉人崇禎十一年任
曾一貫 寧都人歲貢崇禎十五年任

陳禎 新建人歲貢萬曆十三年任陞平陽教諭
牟滋 浙江黃巖人歲貢萬曆十九年任
李譬 餘干人歲貢萬曆十九年任
羅仲卿 臨川人歲貢萬曆二十六年任
潘應宿 南城人歲貢萬曆二十六年任
何天啓 雲南人歲貢萬曆三十二年任
程懋功 直隸休寧人歲貢萬曆三十二年任
葉大猷 廣豐人歲貢萬曆三十四年任
唐廷試 湖廣湘潭人歲貢萬曆三十五年任陞衡山縣教諭
喬權 九江人歲貢萬曆三十九年任陞興安縣教諭
趙應鳳 南昌人歲貢萬曆三十九年任陞來賓縣知縣
羅越符 永定衛人歲貢萬曆四十四年任
陳宜慶 宜春人歲貢萬曆四十六年任陞靖安縣教諭
蔡自然 南安人歲貢萬曆四十七年任陞會昌縣教諭
吳文耀 臨川人歲貢天啓三年任陞巢縣知縣
吳孫春 南康人歲貢天啓二年任
王國佐 崇仁人歲貢崇禎元年任陞定南縣教諭
張一宿 湖廣邵陽人歲貢崇禎三年任陞沅江縣教諭
甯惟成 湖廣衡陽人歲貢崇禎五年任陞新寧縣教諭
湯有恩 靖安人歲貢崇禎六年任陞星子縣教諭

官師列傳

宋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紹聖元年進士臨江司法擢西京國子教授蔡京惡之移虔州嫉言者詆朴爲元祐學不可師儒罷爲肇慶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政教嚴明吏民畏服終秘書監卒贈寶文閣待制

趙孟濟字君用宋宗室寓居清江擢咸淳乙丑第待次潮陽法曹德祐乙亥郡檄攝元僚俾衛鄉社里有橫卒縱火欲倡亂乃捐賞撲滅跡其罪于郡而梟之一軍稱快城危事急守倅奔竄遂與總統丁應明閉

譙門登樓椎鼓以張虛聲兵竟越境而去未幾湖北潰軍與廣西勤王軍城南相持居民驚避乃慨然入陣撫諭兩軍感泣和解籍其部伍幇券遣之制置司以衛城功聞于朝有旨擢清江令居官介特豪猾屏息吉水布商蔡四十等七人自江黄州歸郡疑爲姦細檄濟勘問力辯其冤權守吳易直必欲寘重典爭執不勝納印歸家守悟遂釋之禮請還職冬隣郡不守太守滕巖瞻以下皆遁令獨留攝倅護印明年正月滕守回二月大兵臨城守復遁濟留不去死之初楊橋之役丁應明殺于陣孟濟惜其勇毅白于郡申

附于朝官其二子

國朝

葉淇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成化間知清江縣政平訟理民不忍欺薦召爲御史累官戶部尚書太子太保

王泰慈谿人鄉貢士正德中知清江縣舊以里甲値日供億浮費泰至除十之七會部使督餉趣泰曰知縣可辱吾民不可迫民閧爭先輸納卒於官無以爲殮郡守戴公德孺經理其事士民哀之

朱安期字子和福建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令

清江政尚寬平里甲徭役務均民有訟可原釋之法弗輕入嘉惠學校陞任三道蕭灘民遮留信宿人方之何武云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乙丑進士筮令清江見邑田糧欺隱積弊遂出令丈量通縣先期與吏民約法至日單車履畝雖窮陬僻壤靡遺尤不貸豪貴公精勾股之法人不能測吏民無敢作奸圖冊既成遂爲百世永利後之規賦役者必取衷焉尤加意黌序置學田增號舍鑄祭器又刊布經尺論以訓多士其他興除諸政悉稱是竟以調繁萬安去任其後倉蹟甚

盛不能悉著云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清江令邑故號郡當衝郵公調停驛規甚善舊多逋賦公酌期限嚴包納自是徵輸以時遇事片言立決訟者不食頃而休舍俗多自經雉破產亡命不恤公下令禁止刁悍屏息擢御史轉考功郎歷官湖廣巡撫

張汝霖字肅之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初授廣昌令調繁清江時鑛稅法興民多徙志公且夕爲民請命稅使乘傳至清度南袁吉諸郡日使偵于邑巷以爲行止公力當其鋒五郡皆得有成晝又樟鎭所需

藥材幾至罷市賴公撫定邑故嗇公起世家安于儉陋十年一令公不以留滯少懈恪共職事如一日擢兵部主事歷官江西憲副分巡湖西

李徵儀字于來廣德州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令弋陽調繁清江時南兌解戶批頭費重民困公議官解之法盡革加派在民包匿在官諸弊民甚便之邑衝郵馬差至百然不盡頂役留什二以佐邑費至是如數僉頂馬差頓裕鎭故劇市吏胥持寸楮入市悉傾橐以應公不發一胥市肆晏然鎭家園廢藥壓圮公堅堤實土且貯庫金爲備尤加意庠士給餼課藝士風

丕振陞禮部主事改授江西道御史

李茂英號淮南寶應人萬曆庚戌進士初選分宜癸丑調繁清江愛民好士鼓運櫃清猾胥調馬政均徭役尤有救荒實政清庠左有文昌樓制卑隘公撤而用新之文運始闢乙卯入闈得人最盛陞順德府佐轉刑部員外歷官右通政

盧兆龍字侯見香山人天啓壬戌進士授清江令時征調漸繁遼米抵祿復稅諸項皆加賦額外公沉密斂練處之裕如先是樟鎭爲怒濤衝嚙公倡築石岸永爲民利又築曲水橋利涉城郭廨舍無墜不舉凡

盜賊根株窟穴所至皆知之獎誘士類不倦顧不狥私請蒞任五載考選禮科給事中歷官太常少卿

張九韶字美和清江人博極群書善著述與同郡梁寅齊名洪武初聘爲本邑教諭公以耆儒秉鐸遠近嚮風時當更易庠制未備公皆裁酌更定之永著爲式陞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編修學者稱爲樂先生（見人物列傳）

史元中字良德鄞縣人舉人教諭清江博學工詩嘗捐俸葺號舍月集諸生會文必手較之尤喜賑貧乏士將[illegible]錦文衡得人最盛擢令魚臺致政歸

吳紱字日升浮梁人萬曆辛卯舉人壬辰六月任清江教諭甲午典福建鄉試丙申擢繁昌令在任五年嘉惠後學作新士類爲多所著有易經發義東里子捷録等書而清庠志補一書尤爲居官著作之大識者目之爲良史云

康元穗字日穎安福人萬曆丙午舉人丙辰授清江教諭日與諸生課藝他庠士遠近聞風就質函丈者各厭所欲而去誡諸生毋得輕瀆公庭有不自輙爲轉直郡邑孫生其母死貧不能殮捐俸以贈士紳閧而競賻劉生某以文見知于理君臺疏科理君併及之禍且不測公力爲昭雪得免其他扶抑多此類力以風教自任己未成進士去官至南京禮部主事

清江縣選舉志

進士

南唐

劉式 有傳

宋

年	進士	榜
真宗咸平三年庚子	張牓　劉來 式子	陳堯咨榜
四年辛丑		
五年壬寅		王曾榜
六年癸卯		
景德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李廸榜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劉立之 系弟 有傳	姚曄榜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劉禮

九年丙辰 天禧元年丁巳 二年戊午

蔡齊榜

三年己未

曾萬

劉吉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王整榜

二年甲子

劉德 有傳

宋郊榜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廖訪

張經

蕭吉

王堯臣榜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八年庚午

王拱辰榜

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張唐卿榜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呂溱榜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蕭詢

劉敔 立禮子

楊寘榜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六年丙戌

蕭伯英

阮賽

歐陽宗越

胡昱

劉敞 立之子

劉攽 敞弟 有傳

賈黯榜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胡向 有傳

廖嶠臣

胡舜舉

馮京榜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李方

吳穎

蕭滋卿

劉孜 立言子

鄭獬榜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二年丁酉

李鶚

傅燮 有傳

李中

章衡榜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劉輝榜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張端禮　陳大任　賈安宅榜

四年庚寅

政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廖寞　歐陽然　簡修　劉延年孫立禮　黃汸　莫儔榜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朱炫　傅掞　何㮚榜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朱師益　鄒僃　傅秀有傳　王嘉榜

宣和元年己亥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傅葵　何涣榜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傅大猷　辜湯輔　沈晦榜

七年乙巳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傅大獻大猷弟　傅寔孝輔子　傅警　李易榜

三年己酉

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二年壬子　江知常　胡紹烈　張九成榜

三年癸丑

四年甲寅

五年乙卯　汪應辰榜

六年丙辰

七年丁巳

八年戊午　[illegible]　王公袞榜

九年己未

十年庚申

十一年辛酉

十二年壬戌　廖清臣　陳誠之榜

十三年癸亥

十四年甲子

十五年乙丑　劉章榜

十六年丙寅

十七年丁卯

十八年戊辰　彭邦光　王佐榜

十九年己巳

二十年庚午

二十一年辛未　廖邦寧　趙逵榜

二十二年壬申

二十三年癸酉

二十四年甲戌　徐蓋有傳　黃世昌　楊諮　劉迪諮玄有傳　張孝祥榜

二十五年乙亥

四年甲子
開禧元年乙丑
毛自知榜
徐公謙 俊子 傳
劉昌詩
傅方昌
二年丙寅
三年丁卯
嘉定元年戊辰
鄭自誠榜
張洽 紋子 有傳
胡炎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趙建大榜
五年壬申
六年癸酉
七年甲戌
袁甫榜
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
十年丁丑
吳潛榜
劉成季 章子
十一年戊寅
十二年己卯
十三年庚辰
劉渭榜
十四年辛巳
十五年壬午
十六年癸未
蔣重珍榜
胡洙
蘇元龍
十七年甲申
寶慶元年乙酉
二年丙戌
王會龍榜
呂開
王采 有傳
傅寔 有傳
趙希學
三年丁亥

紹定元年戊子
二年己丑
黃朴榜
阮炎正
皮巽
王棨
彭九萬
三年庚寅
四年辛卯
五年壬辰
徐元杰榜
彭震灕
六年癸巳
端平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吳叔吉榜
張煙 洽子
三年丙申
嘉熙元年丁酉
二年戊戌
周坦榜
丘世先
王選 禾子 有傳
三年己亥

四年庚子
淳祐元年辛丑
二年壬寅
三年癸卯
四年甲辰
徐儼夫榜
張憲
鄒璉
何有齊
趙崇轎 子
五年乙巳
六年丙午
七年丁未
留夢炎榜
董來 孫之純
楊季埜
八年戊申
九年己酉
十年庚戌
張淵微榜
歐陽君義
鍾禎
十一年辛亥
方逢辰榜
宋持正
彭文森

國朝

年		進士	榜
太祖洪武四年辛亥		聶鉉 [illegible]助教 有傳	吳伯宗榜

年		進士	榜
十八年乙	丑		丁顯榜
二十一年	戊辰		任亨泰榜
二十四年	辛未		許觀榜
二十七年	甲戌	周銓 知縣	張信榜
三十年丁	丑		陳郊榜
三十三年	庚辰	楊渤	胡靖榜
成祖永樂	二年甲申	劉瀬 知縣　楊燦 御史 有傳　陳綱 知縣	曾棨榜
四年丙戌		余昱 御史　黃獻 主事	林環榜

年		進士	榜
九年辛卯			蕭時中榜
十年壬辰		黎恬 翰林 有傳	馬鐸榜
十三年乙	未	陳威 都御史　皮瑛 員外	陳循榜
十六年戊	戌		李騏榜
十九年辛	丑	陳安 知府 有傳　張鐸 知府	曾鶴齡榜
二十二年	甲辰		邢寬榜
宣宗宣德	二年丁未		馬愉榜
五年庚戌			林震榜

年		進士	榜
八年癸丑		張奕 知州　劉謙 郎中	曹鼐榜
英宗正統	元年丙辰	黃輿	周旋榜
四年己未			施槃榜
七年壬戌			劉儼榜
十年乙丑			商輅榜
十三年戊	辰	朱厚 提刑 僉事	彭時榜
景帝景泰	二年辛未		柯潛榜
五年甲戌		彭盛 郎中	孫賢榜

鄉舉

元

仁宗延祐元年甲寅

四年丁巳

七年庚申
陳明之

英宗至治三年癸亥

泰定帝泰定三年丙寅

文宗天曆二年己巳
余鶴齡

至順三年壬申

順帝至元元年乙亥

四年戊寅

至正元年辛巳

四年甲申
章大雅
鄧旭

七年丁亥

十年庚寅

十三年癸巳
陳遜吉

十六年丙申
黃元興
李定
黃則行
陳本原

十九年己亥

國朝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
哥鉉 進士

十七年甲子

二十年丁卯
周鉉

二十三年庚午
嚴玄 [illegible]

二十六年癸酉
周銓 進士

二十九年丙子
熊旭 教授
盧旭 教諭
熊昭 國子監丞

三十二年己卯
傅舟 學正有傳
楊渤 進士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
劉灝 進士
余琛 進士
杜觀 教授有傳
趙闓 知州
楊璣 訓導
陳綱 進士
楊燦 進士

三年乙酉
黃獻 進士
袁衡 教授
嚴旦

陳霖
裴光 經歷
盧仁
顏鸞
耀 州同
鄒奎
黃黼 府照磨
黃珙 經歷
張厚
彭綬 訓導

朱以成 字鳴韶恩貢蘇光祿監事轉盧府紀善
謝啓光 字以道光德訓導吉永豐教諭
高象
雷平 字仲衡隆慶己巳貢訓導
傅和 字介之安仁縣訓導吉水縣教諭
傅應元 字士英絳縣知縣高州府通判
劉鉞 汝顧之子任霸州同知南京西城兵馬
黃文燁 萬曆七年貢歙縣縣丞
楊士恭 標之子萬曆九年選貢
簡鑾 萬曆十一年貢豐城訓導都昌教諭

傅京 教諭
孫益 治之子無錫縣教諭
裴燦
彭喬 訓導
顏春 訓導
黃疊 嘉靖甲子舉人
龔鵬 嘉靖癸卯舉人
彭堅
上官爵 訓導
孫片 教諭

楊青巖 字元吉萬曆十三年貢泰和訓導懷寧教諭
黃廷瑞 字惟賢萬曆十五年貢休寧訓導于之俊進士
黃鉞卿 萬曆十七年貢吉田縣訓導溫州府教授
陳玉道 字汝文萬曆十九年貢袁州府訓導
盧懋管 字光祖萬曆二十年選貢中庚子本省鄉試
彭倫 字明之萬曆二十三年貢瑞州府訓導寧鄉縣教諭蘄州學正
彭宸 萬曆二十五年貢
黎枳壽 萬曆二十七年選貢中庚子順天鄉試癸丑進士有傳
易道濟 萬曆二十九年貢訓導
謝承寵 萬曆三十年選貢保定府教授

高山 訓導
李象
易象 衛經歷
高峯 訓導
皮祿 訓導
傅道 教諭
劉璜 教諭
裴鎬 州同
傅治 訓導
孫藻 訓導

聶桂光 萬曆三十一年貢訓導
劉用中 萬曆三十三年貢訓導
涂天桂 萬曆三十五年貢
王應袞 萬曆三十七年貢教諭
呂奇達 萬曆三十九年貢
傅銳 萬曆四十一年貢
黃應選 萬曆四十三年貢教諭
龔必縉 萬曆四十五年貢
胡詠 萬曆四十七年貢
徐任之 雲程之子泰昌元年選貢見任永寧縣教諭

黃養吾 縣丞
鍾權馨 荊府教授
唐臣
劉炫 訓導
黃從善
范嶽 訓導
龔良璣
楊遷 選貢
錢天挺 李孫隆慶三年選貢亳州同知有傳
黎士進

彭國忠 天啟元年貢
錢來驤 天啟元年選貢貢後故復選王勸頂補
王勸 天啟元年選貢
晏信晉 天啟三年貢
黃以遜 天啟五年貢
胡璨 天啟七年貢訓導
彭斎 崇禎元年選貢
嚴享 崇禎二年貢見任成都縣教諭
楊邦泰 崇禎四年貢
簡長陽 崇禎六年貢訓導

龔子宗 萬曆元年選貢潮陽縣知縣
易之謙 萬曆四年貢陝州訓導泌水教諭臨安教授
彭而瑚 萬曆六年貢
黃夢星 萬曆七年貢
黃承學 萬曆八年貢
黃萬重 萬曆十年貢
傅懋霖 萬曆十二年貢主簿
程遷 萬曆十三年貢西安縣教諭
張正蒙 萬曆十四年貢南昌縣教諭
彭汝賁 萬曆十五年貢訓導

羅應浩 崇禎八年貢
羅應治 崇禎八年拔貢
祝天祐 崇禎十年貢
楊復元 崇禎十二年貢
黃長齡 崇禎十二年副榜貢
黃尚賓 崇禎十二年副榜貢
楊一相 崇禎十二年副榜貢甲壬午本省鄉試
蔡國珊 崇禎十四年貢

黃國憲 萬曆十六年貢
尚世崇 萬曆十七年貢
聶雯爭 萬曆十九年貢訓導
彭謨 萬曆二十年選貢四川新寧縣知縣龍安府同知茂府左長史
黃京瑞 萬曆二十二年貢王山縣訓導長寧縣教諭茶陵州學正
丁三錫 萬曆二十四年貢教諭
熊鵬 萬曆二十五年貢訓導
楚天慶 萬曆二十七年貢
劉瑜 萬曆二十八年貢吉水縣訓導饒州府教授
楊豹 萬曆二十九年貢教諭

黎璣 萬曆三十年貢學正以子祖壽贈部中
裴璨 萬曆三十年選貢
方奇久 萬曆三十二年貢瑞州府訓導常德府教授
金于漸 萬曆三十三年貢
黃銓重 萬曆三十四年貢教諭
劉世恩 萬曆三十五年貢教諭
蕭雲龍 萬曆三十七年貢教諭
熊鈺 遠之子萬曆三十九年貢
黎雲麟 萬曆四十年貢教授
黎紹熙 萬曆四十一年貢吉永豐訓導

黃對時 萬曆四十二年貢教諭
黃嘉會 萬曆四十三年貢汾寧州判
聶維敬 萬曆四十四年貢
譚如桂 萬曆四十六年貢歷官南康教授一無所受安貧講學服親逃[illegible]三年
黎仰熙 萬曆四十七年貢興國州學正
楊士讓 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貢
周時際 泰昌元年選貢
張汝梅 天啓元年貢高安縣訓導
楊廷麟 天啓元年選貢中崇禎庚午應天鄉試未會明
徐位之 雲衽之子天啓二年貢

管以位 天啓三年貢乳源縣教諭
郭大斌 天啓四年貢
金廷璸 天啓五年貢永豐縣訓導
黄之伊 天啓六年貢見任思恩府教授
劉天宿 天啓七年貢見任彭澤縣教諭
龔靜 崇禎元年貢見任南康府教授
曾日珖 選之子崇禎元年選貢見任叙州府同知
彭曙海 崇禎二年貢見任隆昌縣教諭
彭國祚 崇禎三年貢見任廣昌縣教諭
黄維楨 崇禎四年貢

張琦 崇禎五年貢湖口縣訓導
劉逢源 崇禎七年貢九江府訓導
熊兆行 大榮公化之子崇禎八年拔貢
程從恒 崇禎九年貢
蔡英選 崇禎十一年貢
程光生 從選之子崇禎十三年貢
周萬鋐 崇禎十四年貢
黄策 崇禎十五年貢

諸科

宋

劉荀 薦舉知府貽乖有傳
黄祁 對策高等安王簿有傳
傅謙之 鄉舉以孝不化有傳
胡靜 武舉泰州東路蕃漢巡簡有傳
向濬 鄉舉知興國軍有傳
向湑 邵陽通判有傳
蔡鑑 武舉式秉郎
蔡鉉 通直郎
楊志可 鄉貢助教
李應桂 鄉貢

元

杜本 徵召翰林待制不就有傳
范梈 薦舉編修累官防司經歷有傳
張理 茂材異等儒學副提舉有傳
朱誼立 書藝歷官兩浙路總管有傳

陳戴清 錄事參軍縣尹
劉應樞 全州學正有傳
陳達政
黄奎 薦舉縣丞
徐基 薦舉書院山長有傳

國朝

劉永之 徵召編修書辭歸有傳
張美和 名九韶以字行辟除編修有傳
黎慎 薦召辭職有傳
孫恩誠 薦舉大使
施敏 薦舉縣丞
劉九淵 薦舉典史
聶儀高 辟除知府
彭文敏 明經御史
皮瑶 明經訓導
龔侑和 辟除陽春知縣
邵彥達 人材
傅以莊 人材

徐彥昇 人材行人

傅汝敬 人材通官

彭彥琥 人材給事中

師彥輔 人材主事

張球 人材知縣

劉孟達 徵辟翰林院典簿

蕭㻛 徵辟翰林院編修

蕭煥卿 徵辟按察使

方超 崇禎丁丑武進士見任武僕守備

方品 崇禎丁丑武進士見任廣信守備

方起 崇禎己卯武舉

蔡敘

宋

李遜 節度使有傳

趙與旹 將作監兼右司

向子諲 學士有傳

向士虎 文林郎有傳

劉龜年 沅州通判有傳

彭欽 知府

彭鉉 直寶謨閣湖南漕有傳

王札 朝請郎有傳

元

皮縉 平江州判官

恩貤

楊久敬 以子燦貴封御史
皮崇惠 以子與貴封主事
陳以德 以子安貴封主事
張成慶 以子奕貴贈郎中
陳中節 以子厚貴贈給事中
張信 以子啟貴封主事
黃能 以子輔貴封主事
龔爵 以子守忠貴封主事
龔舜臣 又孫守亨貴贈右參政

黎應本 以子恬貴贈右諭德
劉于耕 以子翊貴封簡討
張文容 以子鐸貴封御史
劉魁材 以子謙貴封主事
彭溥 以子盛貴贈員外
彭道英 以子綱貴封主事
孫瑞 以子儒貴封主事
聶稞 以子璜貴封通判
龔度 以子守亨貴封主事加贈右參政

敖光憲 以子英貴加贈副使
王尚智 以子賁貴贈員外郎
劉源 以子效順貴封同知
彭澡 以子惟亨貴贈推官
楊天衢 以子標貴累贈府丞
鄧愷 以子思貴贈知縣
黃鰲瑞 以子國熙貴封經歷
朱[illegible] 以子以成貴贈監事
程成譽 原任教諭以子廷貴贈知縣有傳
彭惟亨 原任郎中以子而珩恩贈奉政大夫有傳

崔汝勤 以子夙貴贈州同
蕭嵩峰 以子鳴邦貴加贈同知
熊愛 以子遠封主事
王縉 以子諧貴贈知縣
徐相 以子雲程貴封主事
黃彥益 以子龢錫貴贈經歷
傅素 以子佐貴贈提舉
楊胥 以子一桂貴贈同知
蕭國倫 以子以幹貴累贈奉政大夫
熊蓮 以子璵貴贈刑部主事

彭豹 以子謨貴累封同知
熊時貴 以子化恩封行人陞河南道御史為人孝謹恭儉負才絕倫三郡增廣生應省試弗利遂棄去以讀書教子為事且貧而好施鄉里至今稱其義云
祝文斗 以子璟祖貴贈知縣
黃庸 以子盡卿貴贈推官
曾曰琬 以子光祖貴贈知縣
皮冠 以子應棟貴贈工部主事
楊煥然 以子廷驊貴贈翰林院編修
曹瑞 以子于珩貴贈光祿寺署丞

郭藹 以子熺貴贈中書舍人
楊德輝 以子廷掄貴贈刑部主事
黎璣 原任學正以子祖壽貴贈工部郎中
錢望英 以子應華貴封知縣
曾遷 舉人以子曰琬貴贈通判
彭而珩 原任副使以子元祚知縣秩滿贈中憲大夫

援例

蕭職 序班　裴鐸 經歷
游溥　崔鳳 左州知州
劉寵　郭喬霄 驛丞
陳芹 主簿　謝廷桂
蕭鳴周 沂州同知　鄧鋘 主簿
廖士 州判　聶廷秀
聶廷芳 衛經歷　游相 縣丞
游桂　簡景融 提舉
蕭文選 周勤王府審理　裴鳳 縣丞
黃璧 知縣　王直 提舉
龔逢占 亨之子辦爲州同知　曾綬 審理
龔朴 經歷　孫瀟 佐之子滁州府通判子承南舉人
游浩 州同　崔佐 同知北滁州
聶諫 都司經歷　龔諧 守愚之子苏司府通判
何德齡 襄東府通判　黃道卿 歸化縣縣丞
陳恩 經歷　鄧鈇 縣丞
陳諭 副兵馬　陳良弼 留守司經歷
曾仕 沅江府通州子選舉人　黎曼 經歷
陳汝升 經歷　聶尚夷 照磨

江銓 縣丞　江維淮 經歷
聶豪 知事　陳士遜 都司斷事
陳惠　聶習孔
鄒汝恩 靖江府工正　皮守謙 成都府照磨
敖呂　孫體恒 覺之子益府典寶正
黃鉤重　裴際科
黃國芳　黃國器
陳汝恭　傅衮
陳謣 兵馬　黃應時
黃觀易　陳汝敏
江維泗　游栻
孫體順 覺之子長樂縣主簿　黃綬
熊相　熊一鳳
周可遠 茂州吏目　陳以仁
蕭睨儒 鳴邦之子子廷琥舉人　陳嶷祥 衛經歷
楊士謀 標之子順天府簡較　敖希純 英之曾孫
敖御元 英之曾孫　劉尚仁
墨從泰 逵之子　熊時亨
熊儀　祝顯祖
朱椿　陳廣生

何一皋　羅萬寶
劉儒　饒應林
周宗文鹽運司庫副使　周宗賢
曹子珩光祿寺署丞　曹子珍序班
楊子立州經歷　陳所鏡
嚴宗賜　朱久壽侍御公璉之孫原係淦籍陳州州判
金鳳儀　黃仕龍
郭起明　聶時譽知州心湯之子原係淦籍
程尚生　周維垣
鄒汝章　錢天賜

聶起旭　杜量
姜應斗　張映奎
黃仕學　錢毓瑞
黃剛中壬子舉人筮卿之子　錢天壽丙戌進士應華之子
朱敦承　聶泰杰
曹子琪

清江縣人物志

名賢列傳

宋

劉式字叔度南唐進士第一人事宋太祖太宗歷官三司都磨勘司淳化中奉使往諭三韓酋長歸化轉太常博士賜御書法帖十六軸終刑部郎中五子長立本字道夫咸平三年進士歷官至壽州下蔡令早卒次立言字禹昌天禧三年進士歷九官皆以治行聞次立之立德別有傳立禮祥符八年進士

劉立之字斯立式第三子祥符元年進士通江尉累官湖北路轉運使坐事免起知漣水軍會西南蠻猱叛諸路請益兵上問立之因備言可蓄不可捕狀從之卒如其議尋遷益州路轉運使子敞攽號臨江二劉

劉立德字寬叔式第四子天聖二年進士累官光祿卿會阜琬成湯六事令驗有二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授以大枛歐陽修孫甫列之從官諸言一入目爲朋黨忠不見信道不見用非所以辨邪正求治道信乎誠夫昌氏失職也不報五世孫靖之清之

劉敞字原父慶曆間進士第二通判蔡州召試學士

陸州吏部南曹考功夏竦覈謚文正上疏言竦行不
應法凡三上更之時兩制諸公多求外補敞疏論邪
臣正臣之分上悟留歐陽修等遷右正言知制誥宦
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三日除觀察使敞封還詞
頭命遂止尋使契丹還知揚州徙知鄆州兼京東西
路安撫使召還修玉牒知貢舉會祫享宰相率百官
上尊號敞上疏言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神聖孝德盡善極美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
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賢不肖混殽未可謂至治
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帝覽奏顧侍臣曰我

意本爾遂不受敞于是忤時相力求補外出知永興
軍未幾召還判三班院嘗侍英宗講讀指事據經因
以諷諫時兩宮微有郄諫者頗過訐敞進讀史記至
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
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
帝竦體改容敞積苦眩瞀許告帝素重敞每燕見他
學士必問敞安否大官進新橘輒賜之乞疾出知汝
州尋改集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累官給事中階朝
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一百戶實封三百戶年五十卒于官敞學問廣博無

書不通嘗齋太乙宮與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
危間色甚明以吾觀之當有興于齊者歲餘英宗以
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使契丹論道里遠近無辨山
中獸爲駮虜人驚服歐公嘗折簡問入閣故事始
末方對客令立俟報疏答詳盡歐公驚曰原父博學
不可及也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
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所
著有文集六十卷春秋傳權衡說例文意林合四十
一卷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幷公是集行於世
子奉世

劉攽字貢父與兄敞偕舉進士仕州縣二十年始召
爲國子監以歐陽修荐試館職爲館閣校勘尋召判
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後諸王行尊者
爲王奉太祖後攽疏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宜崇德昭
德芳二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
以褒揚藝祖者至矣會更貢舉法攽曰國家名臣多
繇此選百年成法未易紛更制皆如攽議王安石素
重攽及執政多更張庶事與其功已數論意不荅會
廷策士考官呂惠卿列附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居下
命攽覆考多更定之又嘗遺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

石怒出判泰州改戶部判官知曹州曹多盜輕殺縱
至尚寬恤盜亦衰息上問治曹之術謝曰奉行詔令
弟能無擾而已遷東京都轉運使知兗亳二州坐事
監衡州鹽倉元祐初起爲秘書少監乞疾加直龍圖
閣知蔡州侍臣孫覺蘇軾等進言攽博記能文章政
事侔古循良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賜告留京不報
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竟以疾卒所著有文集五
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議
七卷東漢刊誤四卷詩話二卷漢官儀三卷芍藥譜
三卷并公非集行於世治平中受詔與司馬光爲資

治通鑑雖外補許以書自隨攽分領史記前後漢歷
十餘年書成藏之秘閣兄敞號公是攽曰是其所是
易非其所非難自號公非
劉奉世字仲馮嘉祐六年進士樞密院簡詳文字神
宗稱其奉職不苟進集賢校理坐蔡確謫蔡州元祐
中累遷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章惇相奉世乞免
紹聖間屢貶隰州團練副使崇寧初再奪職謫居沂
兗徐赦歸尋復端明殿學士方哲宗親政用二內侍
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
曰雖有近例柰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

帝爲反命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
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
有力焉遂不許奉世天資簡重文詞雅贍嘗云家世
惟知事君內省不愧而已得喪常理也正須安以處
之嘗與父叔同註漢書行世世號三劉
劉龜年字且老攽曾孫蔭從仕郎峽州司戶參軍攺
錢塘簿遷道州軍事判官守李南壽言後守曰判官
賢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攺令武陵縣境田多萊
冐耕者衆其徙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龜
爲推窮本始必究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通判沅

州時群獠大動守懼求去龜年攝州事按法立約恩
信不爽蠻遂帖服
劉靖之字子和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仕吉州戶掾邵
武尉調贛州教授攺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爲人兼
靜寡欲家居孝友尤篤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贛
庠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
六人靖之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若今或
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皆撤
去而更爲二公之祠時贛人尚不知有濂溪之學爲
出其書使讀之而益發明其旨朝夕講論不倦于是

學者始知所向云詳朱文公本傳

劉清之字子澄受業於兄靖之早夜力學鋭志自[illegible]專以儀刑先哲爲事博極書傳舉紹興間進士建[illegible]簿轉高安丞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寔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便宜民多全活改秩知宜黄未赴參政龔茂良丞相周必大時爲侍從交薦於孝宗有旨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媮媮頽寛覽兼聽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又言用人四事辨賢否正名寔使

材能聽換授除太常簿通判鄂州聚兵爲籍表彰節婦祠墓釐正尚巫火葬之俗尋知衡州請乞大軍月椿過湖錢歲八萬緡與總領裁減不報嘗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部民化之念士風未振嘗與諸生爲月講築臨蒸精舍居之作朱陵道院祀唐張曲江韓昌黎及宋寇萊公周濂溪胡五峰數君子以彰儀刑部使者忌惡貽書臺臣論其勞民用財罷祠歸光宗嗣位起知袁州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不廢講論將革周必大來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猶張目云無慮可澄遂卒公天資旣高又與呂東萊張南軒遊講切學問大抵行已誨人無非正心修身反躬踐履之要所著有曾子內外襍篇七卷續說苑十卷訓蒙畧莊祭儀時令諸書若干卷學者稱之爲靜春先生

向子諲字伯恭本開封人居清江丞相敏中五世孫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免官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曰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决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啟閘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啟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建炎元年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時金人犯亳州子諲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

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
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問家安否子諲檄郡
守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
諲不啟封焚之繫達於獄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
下奏曰去歲劉順本淵聖璽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
王臣即檄所部而六路漠無應者惟淮東一路臣親
率諸司粗成紀律然猶有占悋莫肯供億陛下欲起
天下兵而諸路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詔
大臣劾諸路監司悉加顯黜不報九月為黃潛善斥
罷起復知潭州潭禁卒為亂縱火掠市子諲遣通判

孟彥卿等追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
諲閱警率軍民以死守時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璧
子諲巡城須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
激流涕金人鬬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
門遁城陷坐失守落職羈置以轉運副使賈收言詔
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又起知廣州年四十八郎致
政紹興六年召對易兩浙運使高宗親書薌林二字
賜之八年自戶部侍郎出守平江會金使詔諭江南
至平江子諲不拜詔且言和議之非忤秦檜再乞休
致高宗嘉嘆賜詩有孤風厲俗之褒自是隱居十五

年積致仕俸捐入郡庠建經史閣又以監書數千百
卷充入之胡公銓為之記紹興二十二年贈太師
向滂字伯海子諲長子嘗請淮塩鄉舉知興國軍頻
年大旱賑濟有功以薦加秩一等
向浯字伯源子諲仲子嘗從五峰胡先生講學靜重
端恪繇有典刑自倅邵陽郎謝事歸朱子作薌林詩
贈之
向士虎字伯虎子諲孫蔭茂名尉不就乞祠先是士
虎父任興國軍俸入什五暨卒守者納還其半士虎
不受特添差吉州判官固辭再授嵩祠請納祿以文

林郎致仕所著有桂隱集
李邈字彥思蔭太廟齋郎歷陝西路運判乞復陝西
鈔法以寶邊攺塩鐵以便民忤童蔡斥判南康軍遷
知霸州充使遼副使謂正使陶悅曰國家誤信奸臣
結好女真敗遼盟圖取山後地社稷安危以之吾曹
盍亦當以實告使還童貫要邈附己邈上言契丹不
可滅狀坐免方臘反起邈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
事方臘平命守睦州先是調發陝兵征臘貫議留軍
收燕邈曰臘小寇一呼屠七州四十縣竭數路力始
平天以此警公也可移之北乎因劾貫宥遼圖金不

用遜遂請老賈克燕奏遜知涿易二州皆辭歎曰禍自此始矣金人犯京七詔趣起就道於是姚平仲戰失利京師震動遜因言种師道宿將重名久奪敵志仰事闕外必能以國爲巳任上稱善屬耿南仲主和不合授右文殿修撰京畿轉運使不拜內侍梁方平敗以遜代之軍咸豐門和議成遜請重兵絕其後俟其勢分伺便急擊功可就也不聽金人猶次牟駝岡詔遜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遜復請乘敵半渡擊之不爾貽後患議復格二疏乞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措置山西

塘濼屯田弓箭手事遜論塘濼不可爲奪制置使左選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奪觀察使尋守真定復拜青州觀察使知府事諭民出粟募兵爲死守計金人再至遜乞師宣撫司間道馳書上聞皆不報被圍四十日城陷被執斡離不脅遜拜不從以火燎其鬚不須因燕山欲授遜知滄州遜諭曰天下之勢強弱無常特吾中國偷逸其逆汝不以此時歸二帝而河地歲取重幣乃恃強濟惡不亦速死乎金人怒勸遜被髮左衽遜厲聲詬罵金人撾其口猶吮血噀之罵目遜嘗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事間賜招化軍節度使謚忠壯

彭龜年字子壽七歲而孤奉母盡孝性穎異游心理學從張南軒朱晦菴遊乾道五年進士宜春尉安福丞乞祠除太學博士徙大府兼魏王府教授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不見重華宮龜年上疏言極痛切從之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不可龜年退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稱善龜年因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臣書者數十矣恐不足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宴遊非禮

又云陛下諉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言豈若身之切哉紹興五年五月壽皇疾大漸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上視朝龜年伏地叩額流血光宗曰卿素忠直茲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帝曰卿言是也龜年因言陛下屢許臣矣但既入宮則內外不通臣寔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耶上首肯之壽皇崩寧宗受禪召對擬起居郎子乞日進一本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北內因定過宮之禮寧宗謂

退朝恐自怠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
生異惟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一日
御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繇沈有開李瓛京
鏜黃艾鄧驛姓名示龜年對曰陛下招徠一世之傑
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棄以潛邸學官爲之遷吏
部侍郎兼侍讀時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
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送
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
客熹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今
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使還侂胄用事胄乃條數其

姦內批巳予侂胄祠既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
胄與內祠龜年以煥章閣待制湖北安撫使知江陵
巳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初起知贛州辭除集英殿修
撰乞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龜年既罷
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必禍韓氏及聞用
兵曰禍在此矣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章穎等白其忠
詔曰彭龜年忠鯁可嘉納君於無過贈龍圖閣學士
諡忠肅官其子欽鉉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其憂
君愛國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自僞學有禁
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雒諸書益加涵泳蓋始

終特立者嘗以毋自欺名齋朱晦菴過訪爲之銘曰
人所不知巳所獨知自修之要在勿自欺既不欺於
顯又不欺於隱誠意君子於公始見所著有內治聖
鑑止堂訓蒙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文集共若
干卷

彭鉉龜年次子以父澤録用嘗辛盜都幹辦湖南運
司以捕寇有功除秘閣知廣州廣東安撫改知贛州
錫遺賦二十萬擢直謨閣湖南漕所著有臨川可否
録梅州備寇録兵議事録

張綎字子儀自以端重強記博覽舉紹興三十年進

士主澧陽簿爲政廉勤綽有時譽調衡州録事叅軍
改宜春令爲人孝友自衛扶櫬歸值秋旱舟不能前
禱神江忽暴漲衛人異之以爲孝感所致所著有愚
谷集十五卷歷代年表二十卷又倣温公修歷代史
未脫稿而卒子洽

張洽字元德嘉定元年進士少從朱熹學自六經傳
註而下皆究其指歸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
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
子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

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奬滋甚請行推排法令民自發其産投數于櫃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攺袁州司理叅軍數定大獄有盜賊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爲胥吏資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乎訟者感悟盜聞之亦伏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爲州之巨蠹嘗干于倉不獲故以此中之耳輒以白守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亟單車以往邑

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通判池州時方旱不應禱白于守請蠲征税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税三百杲大雨袁甫提點江東刑獄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復之學興郎湖病去端平初除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帝將以說書待洽因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後一日除直寶章閣謚文憲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學者稱主一先生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輙顰戚不樂及聞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動顔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謙黄幹真德秀魏了翁皆敬慕之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歴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合若干卷

徐夢莘字商老其先開封人父世亨南渡守臨有善政以病卒於官因家焉夢莘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令湘陰潭帥根括江湖田強民增賦旁邑望風應之夢莘曰邑無新田税何從出帥怒捃摭其過莫能得因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會朝議更二廣鹽法遣安撫胡廷直與漕臣議西漕王正已檄夢莘詢利害夢莘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緣可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攺知賓州以朝散大夫致仕未幾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詔復從官般法夢莘嘗念靖康之亂爲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丁酉迄紹興辛巳四十五年合三百五十卷及修高宗實録史臣奏其書有旨加直秘閣辭曰書本不爲進身計也與其弟

得之學兼師友時稱二徐先生所著有北盟集補三
十卷讀書記志集醫錄集仙錄合若干卷
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一年與其子筠同科進士歷
仕州縣階福初次子天麟登第遂以通直郎致仕嘉
定中特轉朝請郎所著有左氏國紀二十卷史記年
紀鼓吹詞郴江志叢筆畧若干卷
徐筠字孟堅攸縣簿攝判潭州會峒寇起筠城守嚴
備不敢犯擢知金州上裕民五事乞免本州和糴從
之所著有漢官考四卷周禮微言姓氏源流諸書
徐天麟字仲祥撫州教授遷武學博士諭對言人主

當持心以敬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所至興學明
敎有惠政著有兩漢會要七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
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
畫巖千陂像事之
胡向皇祐元年進士袁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歷
大理審刑院詳議權大理卿出判越州奏課爲天下
第一子靜字應侯武舉試秘閣第一從西師入夏有
功加閤門祗候遷泰州東路蒂漢經簡
傅燮字志夔嘉祐二年進士熙寧中辟幕府累遷少
府少監事劇郡所至有聲尤博學藏書萬卷於家

傅雱字彥濟重和元年進士高宗初相李綱薦雱可
使虜假工部侍郎充通問使行尋詔止之授朝奉郎
尚書考功員外郎
袁震字時敷少罹兵革負米養親力學不倦紹興初
屢困場屋郡秀多游其門後舉進士主武岡簿人咸
師尊之再調吉水丞未赴而卒
劉荀字子卿嘗從胡寅張九成學授言皆識於簡題
曰思問記淳熙中令餘干攺通判德安知盱眙軍胥
吏與儈爲奸互市法乾沒盡荀至通商課入美會詰
黠商挾禁物者境中飛語罷祠起知沅州卒所著政

規明本座右記文源凝兒錄德安守禦錄都梁記問
邊防指掌圖南北聘使錄總七十六卷
陳琦字擇之少力學嘗從張栻游乾道二年進士初
主衡陽簿辯雪冤獄賑荒郴桂民甚德之遷贛縣丞
攺令興國丞相留正鎭蜀辟主管機宜文字事無鉅
細多發爲所著有克齋集
韋楫字濟川乾道五年進士歷興化令房陵通判知
宜州歸於是清江上流桐塘坑決壞民田率二千頃
楫按故法築堤防之自是五都之壤皆成上腴卒所
著有遺文若干卷

朱景文字元成讀書苑獵該貫爲文立就雄贍豪爽
如其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筠州司戶調分宜簿卒所
著有批鱗稿五十篇文集四十卷
蔡浩然字養正乾道八年進士縣戶曹而爲郡博士
攺知安化邑抵溪峒素號難治視篆未幾去猾吏抑
豪強溪峒悉安用薦授南安通判尋以疾奉祠子鑑
武舉出身武翼郎次子鉉通直郎
王釆字少白寶慶二年進士江陵録事叅軍以功攺
奉議郎淮南節度判官元兵逼濠李制置庭芝檄釆
監軍力戰解圍濠平除濠州通判子選字少登嘉熙

二年進士零陵簿會東安盜起帥檄督捕平之特差
湖北帥幹尋攺知醴陵所著有草窓文稿
王札字季朋釆之弟以門蔭歷沿江制闢幕以能擢
守竟陵時襄陽失守郡當要衝兩被重圍竭力固守
人皆效死敵不能攻卒完城轉朝請郎
傅寶之字莊父寶慶二年進士調分宜簿以母年八
十不就職弟謙之字溫父嘉泰四年鄉舉亦以母老
不赴後人名其地爲慶詩里淳祐中謙之獻入箴十
事稱旨授承事郎所著有春秋幼學記寶之有南齋
録

鄧嘉字愚仲幼貧而嗜學寶祐乙卯援解丙辰進士
授灝縣尉時北兵瞰上流所在傾洞凡設烽燧棻排
柵諸事皆身任之民賴以全縣有殺人者無主名以
數人姓名下尉捕嘉疑而釋之獲其真者以報有讐
民相屠至百人悉致于庭坐而曉譬之皆相顧自責
曰尉活我也攺臨安司理有巨獄數年不決悉得姦
狀立正典刑尋辟浙西帥司授宣教郎知瑞金縣卒
居官行事纖悉必記而養廉徵俸亦別籍自識嘗曰
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可書則吾不爲之矣貨之悖而
入者不可記則吾不有之矣所著有儒宗友録仕學

心録等書
徐卿孫字麒仲景定三年進士善化簿擢監察御史
轉右正言進見即以厲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
言襄陽隋賈似道蒙蔽不正僨軍之罰卿孫疏論反
覆累數十百言乞援李芾文天祥不報尋拜兵部侍
郎兼江西轉運未赴北兵渡江御史中丞陳過庭等
相繼走公獨謂人曰自古無走臺諫宋亡後五年卒
所著奏疏文集三十卷
黄祁字希宋少孤力學自奮以能賦稱累舉對策入
高等調高安簿邑壯事繁令多分委予奪民德之所

著有德菴類稿三十卷詩稿二十卷集錄十卷

元

范梈字德機一字亨父少孤貧母熊氏守義躬自教之年三十六始遊京師以薦舉充翰林編修官歷官翰林應奉政福建廉訪知事閩俗淫巧紋繡局多良家女梈爲作歌以述其弊上聞弊遂革天曆初授承務郎湖南廉訪司經歷以養親不赴尋遭母喪遂相繼卒梈精修苦學砥礪名節至治泰定以來文章復古梈力居多草廬吳澄嘗稱其特立獨行有東漢諸君子風工篆隸楷書尤長於詩與虞集楊載揭傒斯

齊名時號虞楊范揭有燮然東方海康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總十二卷

皮縉字昭德以父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兩召不起又再召起爲平江州判官嘗從草廬吳澄游得其要領澄爲撰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所著有北游雜咏

張理字仲純少刻勵讀書長從杜本於武夷舉茂材異等泰寧儒學教諭勉齋書院山長進福建儒學副提舉嘗演易十有五圖以明天道自然之象名易象圖說貢師泰序其書以傳季子子定洪武間以貢授行人奉使西蜀公私無所擾蜀人贈以詩曰將軍節照行裝物惟有連雲棧道圖其清謹類如此

朱誼立字仁昭天曆間蒙古譯史出爲南雄路推官歷南鹽路總管卒誼立居已甚謙遇鄉人無少長皆揖之人無間言

徐基字仕崇得之八世孫少有才名學問該博草廬吳澄嘗示以爲學之方元統間用薦爲書院山長辭歸所著有玲瓏窓吟稿

裴夢霆字應祥性孤潔嘗築室南郊儲書數千卷扁曰原南艸堂日與郡人彭聲之楊伯謙輩講學賦詩

舉至正辛卯進士授江浙儒學副提舉未行壬辰兵變議集義兵備禦未幾卒所著有鳴秋稿

國朝

張九韶字美和號吾樂幼穎異該博經史元末隱不仕與同郡梁寅曾魯齊名洪武三年辟爲本邑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遷翰林編修尋官純誠質直最被知遇日侍燕閒十三年四月致仕

上親爲文賜之曰朕觀古之賢士莫不脩己行而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有光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

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
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
何思鄉歸老朕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
今之適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今鄉善始善終不亦
美乎詞極眷注年八十三卒于家所著有理學類編
八卷群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吾樂山房稿按贊
公守愚題張氏家藏勅書後有云庚午四月十日有
翰林權編修之命與此所載年月不合又按臨慶郡
志載公新淦人非是又云聘同考會試者二典省試
者四得人最盛末年復召校書翰林書成賜衣厥各
一襲遣歸皆舊志
不載附識于此
聶鉉字器之洪武四年進士廣宗縣丞入境問父老

曰民疾苦何爲劇對曰連歲旱蝗食乏役繁此爲劇
鉉嘆曰民病而上不聞非事君也即以聞
上遣使視之悉蠲其稅入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賦轉
翰林待制乞老不許遷典籍攺國子助教尋賜歸洪
武十八年召考會試授廬陵教諭卒有文集
徐永錫字仲止得之九世孫早從外祖黎立武及草
廬吳澄遊篤志問學以貢爲郡教授卒
徐敬字敬仲洪武中以貢授監察御史言事忤旨而
黜爲令一謫戍遼尋擢春坊復出爲太平守恤民隱
興教化水旱禱賑應秋滿民懇留之 詔加三品俸

學府事尋乞終養歸性喜寫墨梅爲海內所珍重別
號梅雪翁年八十二卒
嚴玄字茂芳洪武庚午舉人治書經魁第三任永春
縣教諭閩中稱爲安定先生擢典部曹乞休母孀居
疾篤祈以身代祿入不私義田迄今爲利蹇吏部常
嘉其清節云著有悟中集書經奥義富春詩集
傅冊字子楫洪武己卯舉人授蘄州學正永樂中與
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杜覼字公儼嘗痛其父早世作思嚴堂以示不忘廬
陵曾棨有文記之永樂元年以春秋領鄉薦任濟陽

縣儒學教諭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楊燦永樂甲申進士攺翰林庶吉士入文淵閣預纂
述歷仕御史立朝有風裁爲時嚴憚
裴侃字俊傑永樂辛卯舉人從梁石門遊教諭桂東
歷國子助教三典省試人材多所造就嘗疏願曾思
孟父子人倫以正祀典又疏王府官寮考課以公勸
懲皆有關于世教
黎恬字濟輝永樂十年進士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會
求直言恬疏詆大臣不法權要側目出知交趾南靈
州尋以楊文貞公薦擢右春坊右諭德與修

宣廟實録進講經筵以展臺歸卒所著有觀過稿
劉翔字廱谷宣德己酉舉人衡山縣儒學教諭遷國子學録景泰初上中興詩及神禹成功洪範九疇二雅請立宗廟以準古七廟制事下禮部議不果進翰林簡討
英廟復辟
憲皇登極再疏宜建七廟各具樂章郊祀視學慶成皆當作雅樂革元舊制
上召至文淵閣命與大學士李賢議翔曰禮樂百年可興茲其時矣事竟寢成化間進儒林郎食六品俸致

仕翔嘗著奇門遁甲兵機書二十卷上之又著學庸章句總圖四書講義易書考詩春秋口義禮記說類稿奏疏總若干卷
陳安字處善永樂辛丑二甲第一任禮部主事遷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忤權璫出知濟南府有惠政門生有爲臨守者欲爲更造其居辭不可著有東洲集
孫郁字勝文永樂間應貢入京以監胄與選風憲官御試高等除刑科給事中有古諫臣風當直論
以參讞斷獄數十人恤刑湖廣多平反
聖駕將北征當扈從以嘗參文陳英喪失班坐謫桂陽

判在桂雨賜應禱怪石倚江爲險祈雷震之如響民爭立祠祀之陞雲南五井鹽課提舉致仕歸身無長物家居督耕而食自號歸耕叟壽百歲卒
完顏章字美玉金之後景泰庚午舉人任雲南呈貢縣知縣新學宮造士夾倅頗華服闕補英山縣奸黨高貲等每持官府短長悉捕之陞知崖州至則出株連者數十人久刑非罪者一人修禮飭武猺峒慕化占城國貢者每以私市擾民出令禁之既而其酋叛國以四千人來歸公議廪送還國在任八年乞歸公性清白狷介而負經濟才故每處盤錯有聲

彭綱字性仁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授兵部主事
上封事劾妖僧繼曉出知汝州鑿渠引水灌田數千畝世爲民利尚書白鉞有記擢河南按察僉事陞雲南提學副使以公明稱家居以文行引掖後進志士多程式之所著有雲田集
孫治字五美成化辛丑進士知臨淮縣守已愛民興學作士時權閹汪直陳廣以遷妃責貢繼至所在需索治持正不阿竟爲所中政安東遂棄官歸祀臨淮名宦家居二紀絕跡公門學使者聘較綱目號霜崖先生所著有鳴春集

熊正字正巳成化間貢知永淳縣旁邑富民有毆殺一家三人者獄久不决事下永淳按正核實獄成上下服其明允

黃繡字文卿弘治庚戌進士授兵部主事駐劄山海關儲兵飭備有禆邊政尋陞山東僉事兵備遼東宸濠之變王公守仁舉勤王師聘至軍中計事疏捷上名　詔賞銀二十兩爲人剛耿有氣槩遇事不回好稱人之善年六十五卒

孫儒字朝望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上疏言時事十六條六要節財罷無益言甚剴切守鶴慶

會土官高才怙勢煽亂儒索之急才計窮悔禍乃止觧仕歸居家推引後學與郡守徐問賡咏以詩文名家所著有鷺沙集

孫佐字朝相號南洲與兄儒同舉于鄉登正德戊辰進士知建陽縣有聲刊布二程全書陞知賓州時八寨酋負固单騎馴服之爲監司措隙謫知浦江縣六年庭無留事歷官知太平府直指使每以練達稱之有番僧奉差迎佛多不法械其黨送院其卓見不阿類此卒官德慶州

聶仕字本學正德丁卯舉人潮州府通判平海剿寇所獲金帛悉籍於官視郡篆亙風滅火禱雨濟旱以父喪感疾卒漳人思其廉惠祀之

龔守愚字師顏正德辛未進士筮仕貴池廉慎威惠陞南工部歷任雲南陝西提學副使掄士公而明崇尚行節士類激勵陞湖廣參政卒於官年四十九家無餘貲垣屋不治爲文章典勁尤邃理學所著有臨江先哲言行錄

聶璜字鳴卿正德丙子舉人授嘗德通判監司愛其材事有大且難者檄使治焉再補黃州平寇羅田有奇功陞順德同知三月致仕家居周貧有義田聯族

有家約冠婚喪祭悉遵古禮郡中稱爲長者年七十卒

敖英字子發號東谷幼罹誣訟遨遊江湖間苦志績學淹貫百家正德庚辰中會試辛巳授南工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出督學陝西河南歷任藩臬有聲以四川右布政致仕自爲督學力抗師道所至直行已志人不敢干以私與羅文恭鄒文莊友善講學相資獎掖後進著緑雪亭心遠堂詩文等集名爲東谷十書後學傳播通志入名賢傳

龔亨字有孚正德庚辰中式明年大對授南刑部主

非推貴州僉事時蜀夷攻擾當事議撫公謂不一創
撫不可圖遂率衆深入賊竟蕩平備兵臨安遷交阯
多盜擒巨魁六人斬其首遊境晏如內艱服除補粵
憲歷秦楚二藩尋撫河南歲饑檄所部發倉廩全活
甚衆議濬河夫積貸幾萬緡會屬冤神木公度賊且
去餉無虛糜尋辭官歸杜門謝客年八十五卒自撰
事狀

王貴字道充嘉靖壬午舉人師事王陽明湛甘泉授
潮州府同知袪囂訟擒劇賊陞南刑部主事以善讞
稱轉鹽運司同知條鹽政時宜商竈賴之尋致仕卒

酉流寇至永市衆議焚城外民居公不可曰脫賊未
渡江不先爲民災乎賊果退居嘗善酌論今古訂定
典禮性剛直不阿有贈方辨祠堂議序卦傳測[illegible]疾
稿金陵稿山東鹽法志孫世泰舉人

蕭鳴邪字子和號東江嘉靖戊子舉人任東昌府通
判陞開封府同知督管河會九廟工起調蜀大材阻
于水議俟春和以濟奏報可逆寇師尚詔擾河南秦
檄守太康身冒矢石四日夜殺賊首乃完危城遷工
部郎中竣課清稅省水衡錢各萬計轉雲南僉事平
武定土酋之亂晉階致仕太康祀名宦子[illegible][illegible]授延

珧皆舉人

杜欽德字子敬嘉靖戊子舉人中式後恥事干謁從
呂涇野黃久菴講學留都奔父喪哀毀失聰任兩淮
鹽運司運判建五港閘復安東之屯商竈稱便陞知
蜀雅州時人才素乏加意作興茶商苦天全六番爲
梟約招討司嚴番禁歲饑民賴賑活者衆立祠祀焉
著有南雍會紀寓台稿梅江集

鄧恕嘉靖間貢廣東遂溪知縣課最調福建武平縣
終任不攜妻子蔬食菜羹以俸約爲士民倡門無苞
苴庭無冤滯竟落職去卒祀武平名宦

王治字原道號東泉嘉靖甲午舉人知績溪縣邑沖
疲乃汰冗刷秕以賑民窮六年報滿獄疲熾當道疑
其峻刑論之遂拂衣歸賦詩云匹馬春風二月餘蕭
蕭行李數肩書聞渠抗疏金門者識我歸時景象無
林居二十年不替編摩求詩文者盈戶

陳士選字用之嘉靖甲午舉人知浦江縣興學賑饑
百姓見德鄉有土山不均議丈者格于勢豪獨力行
之竟以是忤權要去補靈壽縣條馬政利病雪冤滯
會當道取狐皮千計鄰邑有償綠夷貴者公獨否改
廬州府教授家貧不能搆一室所至以清節著

曾賡幹以貢授岑溪知縣猺獞相率歸化服闋補大
埔縣清逋負追田各縣侵田以千計通判廣州府發
餉平夷勞勣茂昭加授同知銜致仕孝事繼母友季
弟辭官田爲褒忠祠祭祀子仕通判孫選隆慶庚午
舉人曾孫曰琨恩選
熊遠字于漸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錄囚江南
時稱物使第一歷官粵憲時廣寇張璉僭號公條陳
兵食至計卒獲成功及爲浙藩浙方多事帑藏空匱
乃杜請托抑僥倖胡撫敗衆麾咎兵爲變公支餉
以慰之變用潛消著有詩經便曉家約譜牒孫孟淳

舉人
彭惟享字子成宋忠肅公龜年之後少有才譽舉嘉
靖丙午鄉試謁選嚴州司理多爲囚求生不以擊斷
買譽辛酉爲書經考官柄臣有所私不應秩滿陞寧
國貳守尋擢南兵部職方郎留都多隙地爲盜藪設
法巡禦悉中機宜後人遵行之以勞疾卒于官子而
珩貴贈奉政大夫
程成磐以貢任金華府訓導南陽縣教諭致仕性至
孝讓產庶弟捐資創宗祠祭田以睦族追遠其課士
亦以孝友爲先治家嚴肅子孫侍立不敢越尺寸每

入十四以子達貴贈知縣
楊標字廷瞻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御史疏陳八
事按廣東疏發吏治詰戎兵平海寇許瑞官者陳洪
冒邊功蔭襲論沮之臺中稱其御史累遷應天府丞
痛裁剌役以失儀補外至浙憲副值營兵亂縛督府
郎单騎詣營底定之改廣東參議平緇黨劉青山之
亂卒官雲南參政平生砥礪名節居官凛風裁爲時
嚴憚
楊翬以貢授福建平海衛學訓導永嘉縣教諭澧州
學正吉府教授致仕器宇莊嚴言動必做古人親發

作噬臍錄以志思環堵蕭然尤辨義利取予著有四
書讀法五經辨疑道德經註讀律舉隅學者稱爲楊
夫子澧州祀名宦祠
徐雲程字允登嘉靖乙丑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隆
慶改元大禮多出裁定出僉憲河南陞浙總憲嘗築
麗水堤貽民永利解散金衢礦徒浙東賴以安堵新
鄭寵姬家怙勢杖斃之有賞江陵私第簾幙者革其
乘傳不爲勢撓繼以鋤大奸持法忤直指被論
遂留養不出家居十五年卒之日蕭然圖史子任之
位之供明經

晏仕翹字應望嘉靖乙丑進士松江府推官[illegible]
過余元年門榧下車公獨不可時論壯之陞[illegible]
事改御史時薛廷使持江陵媚黨貪橫疏劾[illegible]
爲御史謫滁州判官陞知太倉州未任卒
錢天挺字子松隆慶巳巳恩選初選邵武通判未任
内艱補亳州同知監修高家堰又委濬黃河録功優
叙賑濟定遠天長各縣泗壽和三州撫輯流移舉卓
異陞化州知州未任卒于亳亳人思之祀名宦
程達字順甫萬曆丁丑進士初令崑山莊家匽有石
田千頃民困逋額率他徙郎履畝相畜洩築堤二百

餘里遂稱樂土號程公堤再令仁和釐弊清耗民畫
樂輸擢御史按粵首疏中官張鯨負寵不法次疏外
戚鄭肖領度支錢至二萬宜杜芽塞萌疏上直聲動
中外出守泉州擒倭紀録憲副汀漳有宦者擾民申
挖金取馬之禁擢總憲會塁望風解綬晉浙右藩轉
黔左加太僕卿致仕所著有警語類抄行世
蕭以裕字守弘萬曆巳卯舉人教諭崧溪深陽遷宜
都令沿江民以砂金爲生貧困令開採令下中涓
横索欲沒洶砂戸千家爲力請于監司得免秩滿遷
惠州同知署篆有雍聲擢郡得滇之廣西手創郡志

討平江外東山二酋夷患永息尋陞山東運使致仕
所著有善多堂集小學約抄廣西府志古文約要等
書藏于家
彭而珩字韞白幼孤事母朱宜人至孝萬曆庚辰成
進士爲汀州司理决獄平恕署府篆有廉稱擢南道
御史奏疏務持大體爲民興便利巡視下江值戊子
大祲災民疏請捐賑復奏請江楚二省改折俱報
可視屯政以贖鍰千金留入社倉轉憲副海南以涉
海不便將母乞休改入閩尋乞終養歸著閩汀集白
下吟南臺奏疏遺稿子元祚進士

黃之俊字君顯萬曆丙戌進士除海鹽令政尚清簡
有訟者輒自諭解之會海塘傾圮邑幾沼乃躬自督
葺時歲儉豁釐凡經理七閱月告成以内艱行服除
遂不仕林居四十年恒不喜入城市所居濱湖植柳
人以爲有陶令之風焉
熊鎮字華卿萬曆壬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恤刑山東
著讞疑録陞員外郎會科臣有言倭事和議不便狀
忤　旨下部勘公力爲申救同官皆得罪公左遷南
京大理寺評事泰昌改元加贈光禄寺寺丞
黎祖壽字收溢錄選貢中式登萬曆癸丑進士謁選

乞別曹得應天教授轉南雍助教遷南刑部主事力
振風紀有貴家大賈積勢彌縫雖在別司請逮治之
如法望日起無何外艱歸服除補北工部時水衙金
錢久爲中貴窟穴公首治奸商猾吏不稍假會刻祀
肇舉諸費卒然倚辦舖商營求中官支領冒破公條
陳指切遂百計中公一日爲群閹所持幾不免公疏
上且不測得降調歸尋遭内艱未幾楊左被逮人言
危甚公處之夷然今
上登極起南吏部考功郎中壬巳巳京察公單車而南
杜私抑倖特黍媚璫二十人進退嶽嶽人莫[illegible]

以勞疾卒于官嘗輯兵志未就著詩文若干卷
祝耀祖字述卿中萬曆癸卯丁未初筮令崑首治豪
猾夙逋悉登均役築堤永爲民利擢工垣彈劾無所
避嘗叅白養粹姦狀後果敗如其言會逆璫戒嚴公
揭榜禁門稽察夙衛
上取榜入覽喜曰巡視正宜爾尋中忌口以僉臬出家
居十年卒有工垣疏草行世子應熊舉人

隱逸傳

宋

胡至隆字藏之父蒙嘗以治平進士官邑令至隆讀
書恥爲王氏學遂不事科舉政和初上封事以布衣
召未及對歸
楊無咎字補之以詩學薦試禮部不偶不復事舉子
業游騁翰墨得歐虞筆法善作墨梅有進之阜陵者
上笑曰村梅也因自名村梅有詞集行于世
魯瀚字子明力學強記尤精於易喜吟咏嘗與向子
諲爲詩社既捐館子諲念不置和中秋詩有點簡惟

無姓魯人之句初瀚有城圃數畝日事種植内栽含
笑花數十株因自號笑塢老人

元

徐必茂字幼學宋亡必茂以父卿孫宋侍郎不欲仕
會有薦爲長沙尉上杭濟安慶路同知皆不就以妹
妻故文丞相子陞至大庚戌卒
杜本字伯源博學善爲文尤工篆隸武宗時被召至
京師不就歸隱居武夷山中屢徵不起至正間
復召翰林待制至杭州稱疾而辭而致書于丞相曰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

目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斷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篤欲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嘗與虞集書自稱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集爲撰思學齋記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淸碧先生

國朝

劉永之字仲修其先許州人隨高宗南渡遂居淸江家故裕自奉儉素刻意於學工篆隸行楷善屬文元至正間父應奇知歸州嘗侍至京諸公交譽欲薦之自以重聽不就日與郡士楊伯謙彭聲之梁孟敬諸

賢講論性學　國初應召編禮書成以疾辭歸自號山陰道人所著有山陰集練先生跋其遺墨有詞翰獨步節行高世之稱

彭鏞字聲之龜年七世孫讀春秋通大義工詩與郡人楊士弘裴夢霆輩結詩社虞集見而奇之目臨江詩道之盛他郡莫及性嗜酒晚號淸江酒民所著有蕙樓稿號匏巷道人

韋德顯工於詩早孤家貧嘗至京詠重陽詩有曰人在金莖即天上更於何處去登高詩家多愛惜之晚年瓶無儲粟非其人乞詩不應

黎愼字克輝童子時爲歌輒有奇語長從梁寅遊博通群籍落魄不羈工詩得大家體裁永樂初應明經召至京授以職不就遂乞歸年四十二卒弟恬輯其遺稿梓之

陳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南海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於康齋康齋曰過淸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來謁適雨中荷笠犁田相見延至家對床信宿辨折疑難白沙嘆服而去

黃明善性醇恪早孤能自得師歷覽西銘或問伊雒

淵源有妙悟即心維手記不置詩易會其大旨嘗以三禮疑義往質新喻符觀畫閣所未聞屢空晏如不干仕進與孤姪雅情以篤孝稱于時宗祠時祭制爲品式雖疏爽必厭鄉閭至今以爲楷云

熊爵字廣猷行修好遯有默庵遺稿

易咸字公烈好學隱居有新溪遺稿

孝友傳

唐

曾季文貞元間廬墓山中每患汲江水稍遠忽一虎於廬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因名虎泉坊

宋

劉師文性至孝其母得末疾遷殆師文與其弟爲壇禱之乞損已壽延母算已而果瘳有子昌詩登開禧進士

趙孟玖宗室子母病殆孟玖刲股和藥進病輙愈有司表其門曰篤孝

國朝

龔紹搏性孝父病篤藥弗效紹搏朝出拜禱於十廟暮歸刲股爲羹以進之父病即愈竟以壽終邑人稱孝子云

義勇傳

元

劉應樞永之季父爲金州學正秩滿而歸値元季亂聚義兵爲賊所殺

劉天祐戊卒也居牛里中元季江漢兵起郡城陷天祐謀復之益捕之賊乃間道趨新淦會淦義兵鄒民用等夜渡金川天祐併力役淦樹柵自固戰于柵下嘗以皂旗麾衆賊望而畏之相持餘十月援絕糧盡突圍趨吉安賊追之短兵接天祐猶手刃數十人爲賊所執罵不絕口死其六子曰仁義禮忠德慶間難皆死之郡人立祠肖像以祀

國朝

蕭承命字性甫號泉司掾嘉靖四十四年任廣東東莞縣典史方五月恵寇流劫村落會追城承命督兵拒敵面抵七都山下矢力血戰賊多兵寡與百戶王誌死之月餘始得殮其骨氣歸旅櫬蕭然軍門吳都御史義而憫之上其事

僑寓傳

宋

王覿泰州人元祐間爲司諫極言章惇黨邪害正惇竟坐謫擢中丞從論惇謫居清江

任詔字子嚴蜀人歷令守部使所至有政績後退居清江築圃官舍之傍扁曰盤園堂曰高風有盤園集高風錄皆郡賢所賦詠云

胡思誠字達孝澧州人遊清江家焉知安豐軍前守弛法邊境多盜思誠廉實悉擒之淮西諸司上其狀除知漆州尋乞奉祠歸所著有滄溪集若干卷

王光祖字仲顯雎陽人參知政事堯臣之五世從孫祖勇建炎末守臨因家焉光祖孝友坦易喜讀書居官廉勤有志事功及知衡陽受知部使者嘗檄攝郡又辟守昭淵丁內艱廬墓服闋擢知瓊州嘗病廣右鹽法不便光宗即位乃以光祖爲都提舉兩路鹽法盡行公私便之卒於官

元

文陞字遜志廬陵人宋丞相天祥弟璧之次子也天祥被執諸子死以陞爲後璧爲元惠州總管陞贅清江家焉皇慶間授集賢直學士代祀嶽瀆卒於賴子富泉官延平路總管

湯士弘字伯謙其先本襄城人元初萬戶仲明之孫也以世官占籍清江少嗜學所交皆鉅儒工樂府諸詩有鑑池春艸集嘗選唐詩題曰唐音凡一千三百四十一首行於世

吳皐字舜舉臨川人宋履齋丞相六世孫早師吳澄得爲學之要文章森嚴有法教授臨江遂占籍焉有吾齋類稿行於世從子均擢春坊中允所著有新增復古編

周恒字道成其先開封人淳熙間曾大父繪通判臨江因家焉恒聰敏嗜學通篆古字書薦爲東宮伴讀丁外艱甫歸元末兵變郡城陷恒倡義旅從郡太府上其功授義兵千戶江西失守落職教於鄉洪武初預編禮書成辭歸有樗隱集

貞烈傳

南唐

魯氏不知何許人相傳清江未建郡縣時有魯姓者居風義巷一日冦至人皆奔竄魯抱長子而提其幼子行不能前冦怪問故魯云幼子妾所生長子前室所生夫亡時令妾善視之冦義之厚遺而去其地至今名風義堡

宋

陳氏新淦人劉式妻自幼賢慧爲父鄱鍾愛祕式游學鄱見妻之式爲郎中卒式勸陳多置產爲長久計

陳嘆曰丈夫官貧藏書數千卷遺後此墨莊也安事隴畝諸子習學有怠則爲不食繇是諸子植立海陵胡瑗叙其事長子㒨卒四子繼登第皆爲郎官孫二十有五人皆雍容豈弟縉紳稱爲郎官家云

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爲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携家附舟過廬灘二甲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且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爲塩商李貞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盗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娥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爲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

元

廖氏名淑貞新喻人適郡城談釆釆父濟爲零陵縣尹病劇釆泣于天請以身代父病尋愈而釆死廖年二十七矢事舅姑且教二子長逢辰爲永安路學正次逢原爲菴溪書院山長虞文靖公作談孝子廖節婦墓銘天曆中詔旌其門釆從弟道亨力學爲濂溪書院山長陞贛州路儒學教授子逢泰字元凱當壬辰之亂率義兵禦冦於城門外戰不勝死之人以爲一門孝義云

陳氏筠陽人年十七歸臨江萬戸楊士安之弟士寧

士寧爲保定千戸戍封州以卒母趙氏瞽不能視陳年二十一誓不他適養其姑八十餘以天年終喪葬無遺禮部使者以聞詔旌表其門復其家虞集爲作貞節堂記

國朝

范氏持之孫博通經史洪武初召爲女史授孺人爲宮中姆師一日 高后閱前代后孰賢家法孰正范以宋對因命録進更番聽之凡降内制多范爲定後請老帝許因題扇所繪老嫗騎牛吹笛圖 高后覽

皮氏名能貞皮恒禺女幼許歸新喻庠生符敬及笄
敬卒遂不食肉泣數日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乃
密遺敬父母以衾鞋曰妾受符聘雖未歸終身爲符
妾也恐有不諱無以明志是夕密自縊
李氏熊恒順妻歸熊三年夫卒李年十八無子父母
數令改嫁李以死自誓乃鞠從孫聸繡爲後紡績自
給年八十餘而卒
廖氏羅氏廖清江人新淦縣民蕭嘉廸妻夫亡時年
三十三羅新淦人嘉廸同母弟嘉聞妻夫亡時年二
十二氏以其夫兄弟相繼淪沒舅姑年老妯娌共

事竭力致養年皆八十餘卒成化間有司以聞　詔
旌其門
嚴氏嚴孟端女適同里黃時訓年二十七而寡清修
苦節始終不渝成化間　詔旌其門
彭氏縣學生熊斐妻斐貧而好學織紝給之不告劬
勩正德辛未華林賊入城彭被執以死懼之終不爲
動賊知不可奪始殺之罵不絕口死提學副使李夢
陽聞於　朝先立石旌表後復　詔旌其門邑人敖
英爲之傳孫儲誌其墓
易氏縣學生鄧介妻正德乙亥盜入介室易奔出遇

賊盡脫簪珥賊執不舍欲污之易紿與行賊不爲備
至江濱赴水未死賊追殺之
陳氏杜氏陳爲陳廷瓚女杜則廷瓚子德純妻陳甫
及笄華林賊至奔赴李家塘賊拽入隣居欲汙之相
持愈力罵不絕口俱殺之而投于水
邵氏劉清徹妻年二十清徹死邵撫孤守節正德間
華林賊入城邵走匿孔家塘賊拽之登岍邵匍伏於
水堅不行賊怒殺之
熊氏劉清渭妻邵氏妯娌也華林賊至清渭寢疾番
絕家人悉奔竄惟熊在清渭旁賊掠其貲擁之出戶

乃抱幼子僞隨賊行至李隆德塘置子於水涯自投
於水水淺不得溺以泥汙面目且罵且拒賊殺之旣
死子猶伏屍傍飲其乳隣人曾魁憐而抱歸育之
翁氏劉淮妻華林賊至家人皆走匿淮病不能與謂
翁當避翁曰君或不諱我何以生爲乃盡其貲與賊
賊猶繫至隣苛翁什地不行遂遇害
劉氏名淑貞李彥清妻年二十六彥清坐緩輸沒於
京師姑老子六歲劉誓不再適族利其產嘗恣侵侮
且曰汝固不易志耶劉曰吾姑老一息尚存是天未
欲絕李氏也柰何棄之始終不渝節云

熊氏適同里黃克爲慶元儒學訓導未幾卒熊年二十五遺孤黃閩生七月人或諷之更適卽號泣曰故大忝風教官吾豈甘爲狗彘耶守志五十餘年終

伍氏龔祿妻祿歿伍年二十五遺孤二家有利產逼嫁者伍誓志不從紡績自給迨奉翁姑事塟無遺禮居四十餘年卒

敖氏敖資節女適新喻童憲樂年二十九憲樂歿遺孤錦幼敖矢志教成爲崖州知州家故裕食蔬衣布朴如也年餘七十事聞　詔旌其閭

吳氏杜氏吳聶元妻杜則元弟祥妻也元卒於商吳

年方二十六鮮簪珥旅櫬歸塟撫遺孤聶璧有成事翁學正聶榮姑黃氏始終一以禮貞操無間言祥故時杜年方二十九亦貞白自勵事聞　詔旌其門曰雙節

龔氏熊鵬妻嘉靖四十四年流賊刼掠村落龔抱一歲兒出避被執驅以行龔罵賊不肯行賊怒背刃懼之罵益力賊以縲木戕其脇歿乳兒在懷中竟同歿族人知州一鵬賢而哀之有傳

杜氏舉人王貴聞妻貴聞會試卒於京杜年二十一聞變痛哭終日不食欲歿家人謹備之不得歿或諷之改嫁輒悲號曰吾夫行萬誥以姑付妾妾忘背他日歿不見夫耶窮且益堅孝養備至育夫兄幼子爲嗣紡績訓之年七十卒

鍾氏楊中達妻中達商楚卒鍾年二十六聞訃哀號欲絕立木主室中抱孤天衢哭且奠之旦暮以爲常時姑黃氏亦嫠居織布鬻珥爲養郡守馬文學題其堂曰貞慈年九十餘

葉氏黃一和妻一和死葉年二十二矢志不二家故貧養姑撫孤紡績自營年七十卒嘉靖間奏　聞表閭

鄭氏劉氏鄭邑庠生黃曆妻曆歿鄭年二十一守節年至七十餘劉雷冲禮妻冲禮歿劉年二十七守節年至八十餘

陳氏土塘羅其妻嘉靖辛酉粵寇流刼至清江河以東殺掠幾遍陳氏爲賊所執逼污不從遂遇害以孤貧格於　上聞方伯熊公逵表其閭曰孤村貞烈

廖氏閣山黃巷黃某妻爲流寇所執脅以刃欲污之不從駡賊而死以無子黃氏祀之于宗

皮氏鎮人黃裳妻裳商於楚而委家事於皮克承其志時年三十二而裳爲黨正是名苦役多破產且時

孫骨徒所折辱衆義不受辱自溺死皮氏號慟幾絶
者以身殉而裳父母俱存藐孤方亂翁若媼責以大
義始忍死以盡孝養病則躬調藥餌及卒殮葬皆如
禮雖備極勞瘁弗恤也猶力貧支應以教其子子騰
逵負俊才崇禎丙子爲鄉舉第一人始觧順曰此未
亡人志也未幾卒年六十四

仙釋傳

仙

葛玄字孝先漢建安中遊閤皂山嘗於東峰作卧雲
巷修煉一夕衣冠入室卧而氣絶弟子守之越三日
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有聲如雷燭盡滅良久風
止失玄所在後從孫洪得其傳云洪字稚川號抱朴
子

丁令威晉人嘗于閤皂山修行得道今山北有高峰
爲丁真人壇又名丁仙峯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晉旌陽令棄官遠遊道經清江

之根湖樂其山水之勝遂煉丹于此植樟一株以識
其處其樹大圍六丈陰覆一觀又嘗逐蛟至鎭拔茅
封溪弁殄滅蛇妖其他儲仙觀玉虛觀皆有真君遺
跡

吳猛字世雲晉豫章人幼時遇異人丁義精道術嘗
渡江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畫水而渡過清江喜其
山水之勝建讀書堂於青龍淵雷公池之側後人名
吳堂觀即今隆道觀西門曰望仙以此

王長史名朔晉人居棲梧山許真君授以修煉之術
真君飛昇時遺以香茆一根令植之久服可以長生

今玉虛觀尚有仙迹遺種土人又云掘土可得丹碗大小不一狀長史又嘗遇仙女張麗英今黃岡有仙女塔

楊救貧有仙術嘗爲慧力寺卜向瘞錢于土以爲証後其弟子司馬駝復至仍定向於此以竹枝揷之亦中錢孔之中枝遂生花人咸以爲瑞云

釋

善周禪師慧力寺僧有智慧宋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言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見五

燈會元歸寂之地在今城東二里善嘉橋眞身現在後人因爲立塔

海印禪師慧力寺僧相傳水濱石龍蜿蜒長衮鱗甲悉具與慧力寺古刻木龍俱爲怪禪師以銅釘釘木龍誦經運雷擊石龍一夕雷震碎之

黃半閒慧力寺僧能詩洪武初被召至京應制賦金陵春曉詩稱　旨賜紫金襴袈裟歸其詩云五雲深鎖鳳凰城海宇清寧旦氣平錦繡山河霞彩動金銀宮闕日華明御溝番柳雙鶯囀官道飛花萬馬鳴試向西虹橋上望分明遐思接蓬瀛

劉空碧證興寺僧洪武初召至京試鍾山曉望詩上大稱賞賜玉帶袈裟而歸邑人張美和贊余鐸碑記具存

雪印師天寧寺僧博通經史嘗與梁石門劉山陰彭匏菴金雪崖爲詩社

一書目

宋

春秋說 傳 權衡 說例 文 意林 合四十二卷　七經小傳 五卷

弟子記 五卷　公是集 六十卷已上劉敞著

五代春秋 十五卷　內傳國語 二十卷

經史新議 七卷　東漢刋誤 四卷

漢官儀 三卷　詩話 二卷

芍藥譜 三卷　公非集 五十卷已上劉攽著

曾子內外雜篇 七卷　續說苑 十卷

訓蒙新書　墨莊總錄

祭儀　時令 已上劉清之著

向薌林文集 向子諲著　桂隱集 向士虎著

三朝北盟會編 二百五十卷　北盟集補 三十卷

讀書記志　集醫錄

集仙錄 已上徐夢莘著　左氏國紀 二十卷

史記年紀　郴江志

鼓吹詞　叢筆畧 已上徐得之著

周禮微言　漢官考 四卷

姓氏源流 已上徐筠著　兩漢會要 七十卷

仕學心錄 已上孫嘉著　徐侍郎文集 三十卷徐卿孫著

德菴類稿 三十卷　詩稿 二十卷

集錄 十卷已上黃翀著　溶溪集 胡思誠著

元

四經表義　六書通編

十原　清江碧嶂集 已上杜本著

燕然稿　東方稿

海康稿　豫章稿

倦官稿　江夏稿

百丈稿 已上范梈著　北遊雜詠 皮精著

易象圖說 張理著　玲瓏窓吟稿 徐基著

鳴秋稿 吳嬰著　鑑池春草集 楊士弘著

吾齋類稿 吳皐著　樗隱集 周恒著

國朝

山陰集 劉永之著　蕙𣗥稿 彭鏞著

理學類編 八卷　群書備數 十二卷

元史節要　吾樂山房稿 已上張九韶著

新增復古編 吳均著　書經興義

悟中集　富春詩集 已上嚴玄著

覲過稿　斐然稿

原缺第二葉

徵士集 已上黎洎著　易書考
詩春秋口義　禮記說類稿
學庸章句總圖　四書講義
宥門遁甲兵機 二十卷　奏疏 已上劉翔著
東洲集 陳安著　雲田集 彭綱著
鳴春集 孫洎著　鷺沙集 孫偉著
臨江先哲言行錄 二卷　發軒文集
筆記 已上樊守愚著　心遠堂詩文草
綠雪亭雜言　東谷贅言
霞外雜俎　感舊錄

慎言集訓　四川錢穀考
備邊志 已上敖英著　序卦傳測
祠堂議　賻方辨
疢疾稿　金陵稿
山東鹽法志 已上王貴著　南雍會紀
寓台稿　梅江集 已上杜欽德著
詩經便覽 熊逵著　四書讀法
五經辨疑　道德經註
讀律舉喁 已上楊韋著　自得堂集 十二卷
政界 二卷已上程德儲著　警語類抄 程逵著

小學約抄　廣西府志
善多堂集 已上蕭以裕著　南臺奏疏
關汀集　白下吟
遺稿 已上彭而昕著　信古樓詩草 黃之俊著
讞疑錄 熊鐶著　靜倫堂集 熊化著
工垣疏草 熊耀祖著
附
臨江府志 國初原志今已殘缺弘治十三年郡守吳公叙修十五年二守陳公嘉表成之凡十四卷嘉靖十五年郡守徐公顯重修凡九卷隆慶六年郡守管公大勳重修凡十四卷三志俱見存
清庠志補 萬曆二十三年教諭吳鎮創修
仰德祠志 本學訓導朱濟明輯

諸書序目
曾子書七篇序 朱熹撰　向薌林文集序 朱熹撰
止堂文集序 魏了翁撰　理學類編序 吳當撰
群書備數序 梁寅撰　山陰集序 梁寅撰
臨江先哲言行錄序 龔守愚撰　心遠堂詩草序 李濂撰
心遠堂文草序 黃城撰　清庠志補序 高從禮撰
清庠志補序 蕭胤儒撰　清庠志補自序 吳鎮撰

朱文 曾子書七篇序

秘閣修撰 朱　熹 婺源人

曾子書七篇其内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沒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

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絜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它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宋文 向薌林文集序

秘閣修撰 朱熹 婺源人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韻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熹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薌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眞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枝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退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帥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仇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遠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公之季子大夫公以公文集三十卷屬序因竊序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

宋文 止堂文集序

資政殿學士 魏了翁

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鑑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於國鑿鑿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誌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次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程子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辨講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磨而訓于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教世子必正心脩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脩勸忠別賢癉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僞[illegible]城社間諜兩宮韜伲胥出入宮闈與聞

大政脫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詆無少回撓樹文節公以論異端出荎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懽必有以感移人心延續天命而內禪之事無遽也見思於慶元則啟歸中書必有以登額衆正紹開丕平而學禁黨議之紛紛不作也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鑑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

元 文

理學類編序

參知政事 吳當 人 棠仁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謹乎彛倫日用以脩身不敢騖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為德具于人心宜至切矣孔門顏閔莫先子貢而其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絶于戰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千有餘年聖賢不傳之緒中興於濂雒關閩諸君子師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斯為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設為疑問而荅者之牴牾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巳意增廣演繹則舛謬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為益信而每深嘆其未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釆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之所録者輯為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書而可考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嗚呼知性則知天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賾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首繼前聖之絶學作為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賢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巳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固有功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

群書備數序

梁寅 新喻人

先生以耆耋之年淳正之學而特承
天寵許歸田里其家居也從容於閒靜務學之心雖老如壯所藏之書累數千卷手抄目閱日夕忘倦近又以為名物之書若目會若小學紺珠若小學名數因世離散軼後進罕見於是彙萃群籍益廣類例別為一編名之曰群書備數如玄圃積玉無可掄擇而各有其美君子之為學於義理之精微固所以治身心成德行於名物之纖瞭亦可以益神智廣聰明蓋學之大小不同而理無大小也嗟夫古書多淪沒後進少見聞誠可惜也先生之成書有理學類編啟入道之門有元史節要著一代之事是編者又以示格物之要先生之惠益豪俊者其心勤矣夫其功多矣夫

山陰集序

梁寅 新喻人

臨江舊稱多士之邦至於近代文章之醇雅尤彬彬迭見蔡作之於前者既所趨之正則繼之其後者愈趨之易矣劉君仲脩郡城之世家也自其少時隨父宦遊之四方固已嗜學業能文辭矣迨兵革搶攘之際與郡士楊伯謙彭聲之諸賢日究論雅道如泰盛之世居則研精六經旁搜諸子史稽漢至唐文章之傳者咸辯其醇疵高下其遺辭發詠追金琢璧鉅篇短章矩度悉合至其歸之至理則如履康莊之衢而旁岐曲術弗迷所之為備矣哉立言之工也
天朝徵用儒雅仲修皆一至京師翰林宋公景濂一見意合然仲修竟以重聽辭公欲畱之不可廼賦詩餞之其歸金川也恬然若將終身而嗣子奉獲罪縣官乃籍其家奉既死君亦徙東萊至桃源病卒嗚呼其可悲也夫唐之陳子昂死射洪縣獄君之以宦累身蕃與之同也子昂文章冠海內君之追古作者亦與之同也君名永之以好書之篤故自號山陰道士洪武壬戌孟秋之月同郡梁寅序

先哲言行録序

廣東布政司參政 龔守愚 邑人

古之人有言曰後生晩進不復講聞前輩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凋弊旨哉斯言乃知襄陽耆舊汝南先賢非苟傳也吾郡閣皂玉笥之勝名天下靈秀所鍾不于物而于人生其地者或制行衙門(杜本劉永之之類)或流聲政府(李諮蕭燧之類)或列温公黨籍之碑(劉奉世二孔)或與朱子僞學之籍(彭龜年章穎曾三聘)或追卞壺張巡之蹤(陳喬李遇趙孟濟練子寧)或厲張良韓偓之操(向子諲徐卿孫黎立武)或牧民馭衆以才諝稱(蕭貫劉立之孔延之蕭注之類)或挂冠遺業以廉靖著(徐蔆萃曾主俊張美和之類)其風節有如此者或深於經(劉敞梁寅)或邃於史(劉攽徐天麟)或文追歐曾(謝諤)或學亞張呂(劉清之)或摳衣大儒之門(向浯皮溍)或策名道學之傳(張洽)或詩侔於虞伯生(范梈)或博擬於宋景濂(曾魯)其學問有如此者豈徒一鄉之望雖以名天下可也顧惟郡當孔道荐罹兵燹往牒則磨滅無傳新志則踳駁已甚至有槩其姓名而莫知誰某者豈非大闕典與僭不自揆爰輯舊聞以爲是編其規制仿之朱子名臣録其梗槩參之洪武已巳志不敢自出意見妄有增飾聊以備遺忘致誦法耳區區之心亦願與一二同志共

商確焉若夫網羅放失勒成全書講求源流振起凋弊則有待於立言之君子云

嘉靖丙戌四月望日

心遠堂詩草序

李濂

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宋呂紫薇居仁嘗作江西詩派圖自黄山谷而下取陳無已韓子蒼潘邠老輩二十五人以爲法嗣其大意推尊山谷爲派之祖而諸君子揚其波夫無已彭城人子蒼陵陽人邠老黄州人非盡皆豫章也而派之云者紫薇之意無乃謂諸君子雖非豫章之產而詩之源派實出於豫章耶自紫薇斯圖一出而劉後村楊誠齋並有異議此予所以謂君子名世之作當以

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東谷先生徃時督學中州與予談詩于梁臺之下淵乎其源之遠也確乎其評之精也亹亹乎其說之長也今始得斯草而閱焉乃斂衽而嘆曰此名世之作也此予所謂當以天下論者也使紫薇見之鑒賞品題又當何如哉

心遠堂文草序

清江縣知縣 黄城 曲江人

嘗聞八音殊響並奏雅樂五采異文並繪衮章此非人謀之巧所可幾也元氣絪和大素搆質假器象以洩其自然之聲色而後九成十二章繇之以曲全苟使闕一亦無以悉觀造化之奇蘊矣乃若文字始於一畫衍於六書體造化之撰顯性術之妙質以基之氣以貫之自然諧律呂成文章以極乎聲色之變經緯天地標揭古今書契以來代有作者皆與造化同運關世道之盛衰其盛也雅聲正色鳴世華國其衰

也淫亂雅紫奪朱聲色徒具何取焉

聖祖得天太和洋溢文治精華劉宋諸公一時撰述渾然天成未落聲色比于

今上百年積德壽考作人海寓漸絃歌之化雲漢應追琢之章文人學士彬彬蔚風發揮幽賾揄揚盛美當一代文明之會亦雅樂之集八音衮章之備五采稱極盛矣我邑東谷先生稟閒氣負奇才發爲文辭不事模擬抒己意描物情窮世變微言探性命正論植綱常雖憤世嫉邪微有過激要之本乎自然絶無側媚之態猶八音之各一其節五采之各一其係均爲

鳴世之雅革國之章得非應運而興之選者乎先生志行峻潔鄉評倉蹟時所推先退老家居足屐不至公門非其人罔與接談尚友千古氣雄一世蓋元和未散質素猶存有不專以聲色爲工者然亦不能不假此以自表于世所謂言近而心遠也抑豈足以盡先生之蘊哉先生著作甚富傳刻四出蜀都尤盛竊伏嶺鄙時獲讀緑雪堂記心遠堂詩諸稿巳知嚮慕數徃來境上逐旅奔忙匆以不及而承爲恨乃今幸登先生之堂備領教益總其大要彙爲一集仍以先生心遠堂文草名篇命工翻刻俾海內同好恨相見之晚者獲此以窺其要旨之所存且以昭　國家人文之盛於先生有徵云

清庠志補序

臨江府知府　高從禮　仁和人

夫史外何以有志也補史氏畧也郡邑其各有志何通志畧於郡而邑得詳也勢也臨之新志善也蓋成於太督卿管慕雲公守郡昔也其藝文之録及清庠者僅三篇去取嚴而簡裒便亦勢也邑故無志也故典將何托以傳乎吳學博條識之所繇補也嗟夫典幹不副其術業濫竽爾述造不關於世教畫脂爾摩研不中乎繩削倣帚爾若者皆譏無取焉余之是取也爲其不匱席不越俎媚史學而裨今昔世有賴也其呈以請也猶然不敢自信也余信其可録也因名其集曰志補而弁之以言萬曆乙未長至日穀旦

又

黄陂縣知縣　蕭衹儒　邑人

清庠志補者何邑史吳君紀清泮學務郡守相高翁名之曰志補嘉之也庠舊無志清邑亦無志安所補之志今日之在庠者補庠也曁曰志邑者攷焉補邑也是故志勝覽而疆域弘矣志規制而宮墻見矣志祥徵而淵源邃矣志興學而經營詳矣志祭典而禮文秩矣志書籍而簡裒具矣志官署而模範彰矣志

槩征而尚友稽矣志衣袽而因革稽矣志石刻而人文炳矣志殫記而器物聚矣文獻足徵豈曰小補之哉夫有邑相有學史旨不於邑乎志之徃令未舉新令未至尸祝不擣俎越也邑罔不志胡為乎不姑待之吳君文綜天人才優班馬明偕計吏首對大廷值天子考文正史之會則書笏餌彤紀言事於宣室褒善貶惡垂勸誡於青編正需君急也烏能為清江待哉然則是編也其孟氏所稱為之兆乎

自序

清江縣儒學教諭 吳穎 許梁人

夫美彰盛猷徽傳芳烈類皆托之金石然三代石刻如壇山癸巳吉日漫漶可攷獨存一石鼓文儻非表章於唐環詞遒書不卽濟河俱沉耶慨杞宋者憶文獻存文武者幸方策意念深矣余讀庠石刻徃其無幾廼有斷碑荒碣埋糞壤井郭間其文磨滅郡乘無攷為嗟嗟彼嘉意首事者詎不為一時豪舉而磐泐若爾得非文謝於登載代愫於賞音歟可慨已世閱人而為世感慨則同莫為之圖慨將何極因即其存者錄之諸關係學典者係識之鴻毳振藻嗣[illegible]承風乃猷其借此足徵云

詩文總目

賦一首

四言古詩二首

五言古詩十九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五言律詩十四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律詩三十一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絶句三首

七言絶句四十二首

碑記四十九首 生祠碑記概未錄

議二首

賦

秋懷賦　宋劉攽

世豈力以爲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強短以彼脩兮亦各游其所任蓋問任之明德兮予嘗服於德音性惡宜其似愚兮遂底滯而廢沈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於斯今昔既冠而從仕兮貴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淹兮蹉跎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曾予懷之默默數廢日而倍參兮須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初心而變色譬游者之無術兮念愈躁而愈沒荷衆賢之并容兮曾介善之不遺忝興廉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司君之門不可以徑入兮既待詔而歷時唯褊心之猜狹兮樂緘嘿其自持誠施遇其有獲兮雖得歡而恥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知勿疑時既秋而涼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月馳於西南兮蟋蟀迅而鳴悲閔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懼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四言古詩

閔雨　宋劉攽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曆官李川腸治大衍推華太醫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脩德燕樂損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已巳日入而雨至於浹旬詩不云乎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出而物應行動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違之況其耿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投進以聞

堪輿絪緼一晦一明或沉而毀或亢而暘自古以茲世習爲常民生寘寘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惟其所之天命降鑒在我元聖兼覆廣裕四方既定維民之恤無所疵癘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厤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餘以娛患在誠薄不能動天退而齋心淵嘿以居鍾鼓不振宴游不娛左右肅然一懷瞿瞿既獄者

[illegible]雁近暹
[illegible]一邑焉廷式序在[illegible]
[illegible]巳巳乃雨若有鬼神凄凄其風渰渰其云自東
仙西[illegible]無不均匪衆匪拔匪溢匪減生我百穀區萌畢
逵以亭以食小大胥悅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
逵于四裔無有蠻貊孚我君惠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
老長幼速哉熙熙更化易俗而民不知天子之慶視雨
之積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靖四國

古風　劉敞

子欲富矣何用爲富農不若工工不若賈子欲貴矣何

用爲貴德不若名名不若勢粹兮純兮三五之人兮終
寠且貧兮孰知其珍兮

五言古詩

墨莊五咏　宋朱熹

墨莊

詩書啟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

列軒

窗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遽心惻

靜春堂

幽人本何心偶此得安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遍寰宇

玩易齋

竹几橫陳處帬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君子亭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

薌林　朱熹

東皋騰寒水西崦饒清陰南垞奎壁麗北垞靜且深入
門流綠波竹樹何蕭森積石象雲巘高堂杳沉沉右通
雪水邊左逕梅杏林沼沚相回薄觀臺鬱差參紛吾千
里遊發興南山岑翅門得佳賞想此夙夕心緬懷企疏
翁歲晚[illegible]此淵谷俯仰成古今嗣德世有人
門道我[illegible]無雜語晤言爲胸襟懷舊復惆悵命
酒聊同斟[illegible]歡罷[illegible]去握手清江潯

美郡守王遊禁羅雀　李大巽

清江有竒儳飛爵金紫褫但爲挾綿纊不能保頭顱紛紛頸畢弋往往充苞苴公給市之歲戮三萬餘庖丁吞嚼功香陳雜清蔬飡罷走四方道路日無虛使君桐山裔手握銀兎符筆端散雷雨千萬歌來蘇下令禁羅雀遐邇皆讙呼我田㘬隱端本原在軻書匍匐當亟拯穀觫當勿誅作詩驗後人此意不可渝

寓瀟洲田庄　明劉永之 邑人

暄風變時節春衣猶未換城郭日曝曬郊坰偶遊觀新蕪望中綠飛花坐來滿濁酒聊自傾醉即眠山館

蕭灘驛　孫偉 邑人

生涯此江水波浪敢輕越開帆天無風隨意釣舟發

峽山寺　徐穎 海盐人

閣皂東峯三折北還四里爲峽山寺滌水涯其門竹石高開白成一叡中有百歲僧

峽雪沍冰泥春氣不得上竹栢結高寒寺門閟青嶂泉從東峰來神丹有遺響飲者不知功齒髮日加長

感遇　熊化 邑人

石磵有喬松託生本孤特鬱鬱別芳華亭亭負貞直歲晩冰霜寒悲風助悽惻榮衰任凋謝傲骨寧折抑春光綠野草女蘿生其側因緣附松根娜娜弱無力延蔓食其滋松亦爲減色樵夫偶過之斧柯乃得施女蘿斬刈盡勢必傷松枝松枝既已傷松葉亦披離草木自有性榮瘁豈無知所與苟非類同患固其宜寄語高崗栢貞心凛自持慇懃謝蔓草無勞攀附爲

文昌閣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高閣逈雲峻登臨萬里親悠然小天下座上列星辰閣山横黛色拱揖若來賓俯矚大江帆太虛一點塵谷風飄暮雨吹徧萬家春不騁雲霄目安知天澤均觀世得無礙高明不職神廻首京華望天邊析木津

夏日郵亭　梁士濟

送客東郊道衝炎停午時行塵隨馬暗我僕屢告疲遥望綠槐陰安得亟就之焉知負薪者酣卧枕方欹弛擔無榮辱斐莵絕驚疑羨爾王喬侶翻然泣路岐

東郊雨中　梁士濟

命駕出芳郊甘雨灑平陸涨潦縱復横鄰鄰溝塍逐田家東作喜布種兼穜稑屈指計秋成輸稅連艫舳且免吏呼門相安不佩犢翩翩新來燕啣泥還舊屋今歲復明年時來白獲宿却恠道旁人說劔且擊筑逢年苟不能吁嗟終頻蹙

甲子日喜的晴　梁士濟

俗傳初旻甲子日晴則風雨調和雨則亢旱不收壬中春月苦雨傷稼衆家皇皇咸待甲子爲卜及期果霽士民相慶守土之吏免於咎乞矣欣然賦之

積雨春遲旻青苗半欲黃田家咸指計甲子定儀儀未卜終年飽先憂輸晚忙呼吏吏何咨呼天天不忘及晨日杲杲下土遍輝光千疇競耘耔皇穹迄降康疆域何多難師行必襄楹天祚明明德受命政濟將於響徵時若有年書上祥蕩平從此兆臣請拜稽颺

四誡歌　清江縣知縣　秦鏞　無錫人

勸君勿作賊作賊非良圖疋布與斗粟所得亦錙銖柰何惑且狂以之喪其軀從今好爲善明朝有赦書○勸君勿爲盜赤子塗肝腦賍捕利可啖廉吏恩終少天網故自寬雷霆欲相繞一朝法鏡臨頭顱卒難保　右誡竊盜

江濱有頑俗積習傷雅化生男非他人生女不出嫁男去離膝前婿來傍廡下如栽傀儡場骨肉緣皆假兒亦自有父兒亦自有母一朝兩決絕斑衣向誰舞力田供子職責逐逐彼怒廻念生我恩泣涕淚如雨兄亦自有弟弟亦自有兄云何陌路人有隨且徐行本非共樹花安有唐棣情一朝相殘賊方知恩誼輕哀哉父與母何恐棄其子財帛重丘山骨肉輕敝屣荏苒向衰暮莫敖鬼將餒生子棄路傍胡不念宗祀生女年十五爲作嫁

衣裳鼓樂相導送嫁與誰家郎上堂問舅姑入廚作羹湯衆衆復齊眉古有賢孟光云胡今不然贅婿稱東床此抱衾與裯中饋歷所將雖復諧匹耦兒夫氣不揚妾身已生子不知拜姑嫜更有未亡人撫孤不下堂忽有髯如戟來竊舊時妝兒女呼阿翁親族舉賀觴倫理殆滅絕夷俗真可傷恩男與贅婿舉國皆如狂傾言一丕變醇俗臻羲皇　右誡恩子贅婿

風人刺雀角大易戒終凶世無魯仲連排難欽古風薄俗好相競蝸角爭雌雄無情恣羅列掉舌鼓兕鋒不念蚌鷸持傍有漁家翁衙胥羅網張市猾智計工喽食衆皆飽贖鍰又輸公相顧各悔禍囊橐亦已空訟理未得直不如歸課農靜觀萬物理強者必先終屈伸如蓬轉天道猶彎弓勞攘復何益驅納網罟中安得世無訟圜扉草色濃　右誡好訟

古人亦有言一死輕重殊喪元固勇士溝瀆祇匹夫強者挾毗怨順目詬大呼因之陷刑辟駢首伏法誅弱者受侵辱憤惋氣不舒不惜赴溝壑魂魄飛幽都嗟彼佻家子不諳官刑書憾言欲相抵甘作鬼遂一車傾告喔喔我兒輕生一何愚隸籍在死城招魂北山隅當念親生我身體與髮膚此生雖貧賤慎保七尺軀　右誡輕生亡命

七言古詩

懷歸操　宋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劉宗海爲余作清江春雨碧嶂秋嵐二圖賦此贈之　明劉永之　邑人

劉君早年善山水得意往往圖樵漁西昌城西一相見
忽然贈我雙畫圖圖中似是清江曲春雨蒼茫汀樹綠
烟中彷彿辨飛帆水際依微見茅屋漁郎繫船江石上
一夜磯頭水新長孤村日莫烟火微渡口歸人膜猶往

碧嶂層巒翠轉奇嵐光秀色含朝暉風林落葉灑青壁
雲壑流泉生翠微我昔結廬此山裏每愛秋嵐淨如洗
經年奔走厭風塵偶看新圖心獨喜憑君添我小綸巾
明當歸掃山中雲它日君來一相訪松根爲子開柴門

宿慧力寺有感　劉永之

城南慧力古靈刹名勝傳聞冠江右四方緇流爭萃止
大殿高臺月殿阜琅函貝葉歲一出父老奔馳婦女走
千人奉持萬人逝金支翠幢相先後余時少年事遨嬉
酒徒仙侶爭相隨升廊歷廡覽事此日莫花陰連騎歸
一時繁盛今何有徒見石橋橫[illegible]沼百年喬木盡剪伐
荒石金鍾臥荒艸龍象無依鬼神泣過者見之生嘆息
天道周旋地氣復乃有貞僧爲時出湍公碩德衆所畏
往者說法城東寺邵公延請縣公謁卓錫茲山理荒翳
披榛剔莽立梁棟頗有軒囱延爽氣我來正值六月莫
蓮莖出水瓠葉肥脫巾觧帶坐竹榻凉風蕭蕭吹葛衣
端州石硯光熠席蝦蟇吐水光相射要余作字懸素壁
春蚓秋蛇恣盤屈午陰當戶鬪竹雞石魚聲動方齋時
米桃王李列籩豆黃粱赤稌供矜炊感此意氣良不薄
手拂吳箋動新作靈澈昔與韋丹期大顛亦赴韓公約
人生交情貴相得何必儒墨紛嘲謔故鄉風物懸堪寄

歎我遠遊胡不歸兒童不解念鄉井白髮慈親懷舊扉
與子相期在秋杪一舸中流美飛鳥烟中鶴唳識松關
落帆寺下滄江曉

金鳳洲謠　敖英　邑人

吁嗟洲兮春水長春草短九苞何處尋文章百鳥啾啾
天不管我有漁舟大如斗洲邊夜宿蛟龍吼鳳兮不學
楚狂歌長嘯梧桐山月小幾時閶闔五雲開金鳳飛從
天上來

石龍城謠　敖英

吁嗟城兮堞猶存龍巳去敗鱗殘甲散不收靈湫黑暵

城頭問我拄鐵杖問道遥江聲欲撼清風橋人言石龍
還可招誰將燕子江中燒石龍夜半隔城語他日還來
作霖雨

暮春遊慧力寺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南海人

清江城南有慧力寺相傳石龍為怪有禪■說咒降伏之處擊其石此地始獲安堵寺旁一橋名伏馬昔當兵人之際士民逃難於寺寇至橋馬辟伏不得進因以名橋余待罪是邦五載矣二中春恭諸廣文先生始携余修禊其中相與訪前人碑碣因斯然■以

古寺城南隔莽蒼相傳慧力顯梵王水之怪兮則象罔
野之怪兮曰徬徨慧刀割斷無纏糾江水安瀾在一方
我來政值春初歇卉千花尚說發■堦碧綠似當年

堦上遊人幾滅波伏馬橋遐景■波光搖漾照今人
應知法界隨流水唯餘寶筏渡玄津山川不入陰陽患
洗淨兵甲長清晏問道猶懸七聖迷具茨何曾燒絕棧
前本後水一長流古人今人同逝郵但看牧事無煩擾
萬法同歸遣裏收

五勸歌　　秦鏞

嗟我四民農最苦況復沙洲兼瘠土去年倒瀉三江水
今年淋浸百日雨相看田裏稻葉黃家家惟有塵生釜
那堪差吏夜驚呼催逋新餉急如火虀湯麥飯猶不飽
豈有金錢應官府老父呼兒行慎勿徒悲傷春有茶芽
綠冬有柑子黃婦人典衣男鬻產入城且納官錢糧方
今　天子蒐戰士飽食日日眠沙場我輩猶處太平日
敢逋國課愁　君王但須官長念我苦世世子孫終不
忘　右勸國課

一聲雷響水便淋三夜月明又苦旱既水復旱苦多般
何不躊躕操勝算我有官塘數尺深急時莫阻東西鄰
春雨一汪水平口秋日時聞桔槹頻勿將水利併豪右
田禾槁死將誰救一朝乾沒為腴田瘠人肥已任爭鬭
云胡不念禾與稻貪夫漫道蓄魚好蓄魚僅充一箸甘
蓄水可供一歲飽勸君勿蓄塘中魚蓄魚相爭水利無

但得官塘處處淋不須更繪流離圖　右勸公水利
貧者流離非得已富者何為復行賈為官尚欲辭斗粟
作客何心棄鄉土辭家轉盻七八年出門展轉數千里
不惜家園久離別那堪道途多梗阻陸行既怕豺虎儔
水深又恐蛟龍得一朝疾病兼死亡十萬腰纏亦何益
吁嗟乎上有高堂白髮垂下有閨中少婦朱顏開稚子
成行未識面勸君束裝歸去來　右勸務本業
昨夜東鄰驚放火今夕西鄰又盜牛只緣鄰里不相救
使我良民夜夜愁保甲之法自昔賢十家十甲相鈎連
一家有警百家救藩籬不許外人穿弔死扶傷要和睦

同宗一姓尤宜篤莫教奸宄竄其中非我族類便驅逐
戊夜時聞梆與鑼防身亦帶弓與箭不煩官長相督責
保爾身家爲最便此法不愁盜與竊夜戶不閉樂如何
今日中原漸多事勸君聽我保甲歌 右勸行保甲

二月巳空瓶裡粟四月穀盡家家哭一朝穀賤不値錢
賣與商人冊百斛貧民智短宜苦饑不將前後總尋思
何不藏將半間稍留到明年穀盡時積穀不論升與斗
聚囤成倉供百口但須社長廉且公此法行之可長久
豐年預積饑年穀饑年穀比豐年五年年豐穩穀倍增
推陳易新利相積更有迂談亦要言販塹龜頭利甚纖
水火不侵兼却盜民間宜用五銖錢 右勸立社倉

五言律詩 排律附

曬書 宋 劉 敞

蒸書不滿百幽蠹休時除上有朝廷副多從秦漢餘煙
山迷禹穴雲海隔崑墟持此貽清白歸爲林下居

又 劉 攽

幽事隨時有移書曬日華囊開魚蠹字眼暈石榴花志
病多三事勞心愧五車賜書仍有品前輩美吾家

送臨江軍監酒李大博 梅堯臣

三江甲濕地北客宦遊稀霧氣多成雨雲蒸易損衣白
醪燒甕美黃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語山歌卑是非

桂山堂 周必大

京國薪如桂家山桂滿林葉留經歲碧花雨感秋金作
楫商舟穩爲梁漢殿深幽貞宜自鬬莫待斧斤尋

寒食後夜坐 元 范 梈

巳新寒食火更近暮天鐘花片隨風獄柴扉帶月重以
朋酬宜遠將病抵心慵本不從耕稼臨江愧老農

宿天寧寺 明 夏 寅 華亭人 江西提學副使

秋暑侵行日聊歇對翠山我觀名剎好僧入退居閒宇
剎碑年號舊鐘佛面顏晨隨紫鳳動鐘磬隔人間

宿慧力寺 嚴 嵩 分宜人

原缺第三十九葉

羽檄連宵至徵兵列郡開乾坤逐戎馬雲日息炎氛食
祿寧辭難臨危好策勲燈殘西閣夜孤枕百憂紛

澄心亭　臨江府知府　管大勲　鄞縣人

高齋臨碧淵清境滌煩襟萬象原無障纖塵淨不侵月
明含鑑色波靜見道心自入淮陽郡常懷川上吟

雷祠齋禱　符錫　新喻人

春雷何震迅夏雨竟稀微農望爾方切齋心詎得違郊
源田甲拆滂沛掃炎曦預卜豐年兆歌聲達帝畿

激龍得雨復志　符錫

神龍何遠在得罔念群黎甘澍一行滿豐登四望齊有

祠皆境內無感不蒙西曷自勞心轍心堅誓發機

宿石城菴　熊化　邑人

夜半疎鍾斷鳴泉度石關雲霞深處外烟火隔人間夢
入松風穩神隨蘿月閒靜林鶯落葉知是鶴飛還

送盧本濟明府入覲　熊化

雙旌天近孤琴別路悠泰符惟極北姑射白城頭
梧竹燕臺曉茁蘅楚岘秋但看瀟浦月千載映清流

暮春遊慧力寺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春芳猶在目祓飲及茲辰烏語簧爲韻花飛錦作茵橋
餘伏馬跡石辨斷龍鱗慧力應長住重來獲問津

七言律詩　排律附

讀書臺　此詩疑後人所作舊志刻歐陽修姑仍之　唐歐陽董

坐上沿江碧玉流讀書人在幾春秋虛埃青竹陰連棟
風雨黄茅冷蓋頭一榻蠹魚今稿盡千年別鶴舊經懸
吾方晚夜遥山夢世事從今只釣舟

崇真觀　宋朱熹

磴道千尋風滿林洞門無鎖下秋陰紫臺鳳去天關遠
丹井龍歸地軸深野老尋真渾有意道人謝客亦何心
一樽底處酬佳節俯仰山林慨古今

崇真宮　陶弼

萬仞天然閣皂形陰陽不似衆山青一區海上神仙宅
數曲人間水墨屏華表鶴歸春谷響玉京龍趁夜潭清
可憐張葛無人繼三級高壇掃杏冥

桂山堂　楊萬里

艮齋曳袖出明光歸卧江皐一草堂種滿山中渾是桂
旌來月窟更無香九秋金粟供朝飯三徑黄花弁夕糧
幔上星辰冠上豸一時脱却謾淺汪

寄桂清碧　元范梈

徵君家住武夷山白鶴玄猿夜扣關船泛清泠凡九曲
壁分丹碧只三間世人往往知名姓仙子時時定品班

孔壁秦灰天未喪幾多魚豕待重刪

同彭聲之宿惠櫟齋　　明劉永之邑人

故人共宿幽齋小福竹花開映紫薇承閣贖傳浮水箭
金城剸建相風烏朱絲鐵管書苔紙銀筐秋灸夢橘湖
明日棹船金水去煩君臨別贈文無

寄處心山枯隱仙寺　　劉永之

山房借得新泥就晏食隨僧拾澗菲隣甕酒香朝可貰
佛幢燈火夜堪依沙田紫蔗家家熟野逕丹楓處處飛
待約彭鏞去相覓哦詩寫遍竹間扉

寄梁孟敬　　劉永之

孤山之陽隱者宅日午隔溪聞讀書時有門生陳入盞
昨從家僕致雙魚石門雨過質簷濕華戶秋深薜荔疎
已約莫春攜稚子咏歸沂上曳輕裾

到郡不入城寄彭聲之雪印大盧　　劉永之

鳳洲秋水石漸漸江色渾如衛士移草屋結來人假宿
撥文書就手親栽詩久愛中丞腳制酒難禁吏部饞
相見立談還別別寸心搖曳似風絲
慧力到城纔五里還聞近日在山多長廊洗鉢同僧飯
小閣焚香共客哦春後松枝高似蘿秋來芋葉大如荷
獨傍驄馬同遊處澗石題名長薜蘿

萬峰秋淨翠分岐高閣憑鏞午諷時響屧貫魚來窈窕
懸幢叢鳳動葳蕤象筵初啟妨迎客僧籍新抄廢咏詩
我為別懷詩一寫舳艫夜發倍相思

送李大使還清江鎮　　黎　恬邑人

三載司征報政成還官深喜拜恩榮金臺行色逢秋暮
玉笥歸心共月明望入長安孤雁遠到來古鎮片帆輕
煩君寄語周通府渭樹江雲總是情

觀宋徽宗藏蘇長公書金剛經碑　　夏　寅華亭人

東坡晚歲閱西方宦海潰然鬢髮蒼已鉞鋒機輸玉帶
又疲精力寫金剛殘碑認脚真元祐秘寶傷心是靖康

得與山陰同逸駕也應微意托空王

午飯玉虛觀　　夏　寅

方渠曲榭小瀛洲意愜偏安一餉休六月水風渾却暑
四時山雨盡迷秋亂龍簡簡蒼松老羊虎磷磷白石稠
五舍疾行天又熱辭煩須是服神樓

香積寺　　解　縉吉水人

卓錫靈源歲月深至今此處作叢林老僧自有降龍鉢
長者能無布地金風挾鐘聲過渡口月移樓影到江心
分明宛若圓通境時有頻伽唱好音

閣皂山　　江西按察司副使　顧應祥長興人

硤雲山幾萬重笑呼葛子共談空著衣亭在雲霄外
洗藥池存草莽中不見九龍歸古洞欲騎雙鯉駕長風
醉餘太極峯頭坐遥指蓬萊海日紅

禮斗壇　　孫　偉 邑人

莫訝仙翁躡蹬危斗邊雲壑是眞棲一枝樹影容身得
往事風波問是誰灝氣逈臨高鳥背澗香新斸茯苓脂
道人相坐靈巖石話到前峯月上時

遊慧力寺　　李應祺

平生慣覓好山遊此寺臨江水石幽翠巘丹林環福地
芙蓉金菊逗深秋含人愛客延清賞學士題詩在畫樓

蒲路松風欲歸去老僧仍乞姓名留

又　　王　臣 廬陵人

非圖非夢似曾遊步入招提景最幽塵世忽忘千古慮
石林常占四時秋天空樹色遥屯野夜逈江聲半在樓
今日已公茅屋下茶瓜還許杜陵留

又　　臨江府知府 沈　愷 華亭人

歲晏乘閒憶遠遊松齋竹院木清幽讀書臺在人何處
伏馬橋荒事已秋弔古不須頻問主憑虛惟有一登樓
浮生那悟總南若莫向名山卜去留

寶金寺華光閣 今爲玉皇閣　　沈　愷

敦倫此外無餘德除却人倫君箇明忠孝一源尋道脈
誠明互用覓心精能馨黍稷惟明德剩有梅花不世情
司訓當年眞祭酒少卿今已待調羹

觀瀾亭　　御史 陳　述 蘇州人

泮宮南畔大江濤亭瞰清流體道深俛仰孟軻觀海歎
還推曾點浴沂心天光雲影同朝暮山色溪聲自古今
欲識此中無息意諸生須用惜分陰

明經書院　　劉　松 新喻人

秀水靈巖醴紫烟藏經丹閣泮宮前木天瑶帙燃藜夜
玉筍牙籤振鐸年鄒魯斯文存正學古今吾道有諸賢

偶從絃誦瞻光岳奎璧星臨斗極邊

府譙樓　　臨江府同知 王　佐 臨阜人

危樓落就冠湖西畫棟飛甍拂彩霓四面山河開壯麗
二儀清濁判高低襲黄今古傳名逈賓主東南衆美齊
江漢風流如昨日可能援筆不留題

郡齋詠雪　　臨江府知府 沈　棨 平湖人

風俗占冬甲子陰臘前飛雪到而今本來天意農宜麥
似姤匏翁白蒲絲蔀屋煖寥炊甑盤誰家狐貉酒杯深
郡齋何許堪娛敵賴有梅花鐵石心

登一覽臺 金華山富嵩岡東吐一峯形最圓秀土名金星堆宋明作一覽臺其上今廢基郡

邑之鎮山也

泰鏞

岑基荒落今非昔古樹婆娑尚有靈地勢融流稱水國天然重鎮得金星試占雲氣當爲瑞却望炊煙幾處青最喜章山春雨後流泉處處入農經

七言排律

答清江錢大尹問山中景 錢問詩云傳聞仙境果何如山勢官同宅一區寄語能吟陳道判可憑詩句說來無 陳[illegible]

形如閣皂對清江吳漢神仙古道場玉像靈多民受賜天青歲久墨猶香絳霞容鎖靈仙館碧霧輕籠正一堂蒼蘚斕斑雙鯉不寒泉澄湛九龍壇着衣壇上三冬暖

鳴水亭前六月凉擣藥鳥聲喧夜樹昇天馬跡印西岡葛懸源深生異草凌雲峰峻染翳光丹井雖存人杳漠松巢空見鶴飛翔屏粧水墨誇陶淵門斷塵埃憶孟昌風來松檜笙簫地春入園林錦繡鄉箇中自少紅塵到閒裏惟知白晝長景物敢吟成實錄頌憑賢宰一稱揚

五言絶句

送呂嘉問赴臨江守　宋王安石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

寄天寧寺僧雪印　明劉永之 邑人

高齋讀書罷松月影層層遥憶寺門閉紗籠上佛燈

迴龍寺　黃之俊 邑人

江濱數仞閣攤衲任高頭好着空空眼西來一派流

七言絶句

春草　宋劉敞

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

纔入城門便不生

絶句　劉攽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吹書

蓮花寺　蘇軾

竹木交陰一徑通入門錦繡盡香風須知極樂無憂處便是蓮花境界中

臨江買舟　朱熹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朝晴遣我看鄰林項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三十里
依然寒日炤長吟

遊崇真觀　朱熹

叠叠層巒鎖閟宮我來特地訪靈蹤葛仙去後無丹竈
弟子今成白髮翁

又　朱熹

一泓冷冷泉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冲天去
只有無窮受籙人

答單應之問閣皂　朱熹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如今不及臺邊水
長向山前山後流

送單應之往閣皂　朱熹

杖頭挑月入烟蘿城郭塵埃奈爾何若到名山高着眼
洞天深處異人多

過慧力寺松風亭　康伯可

江上濃陰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昨日去已盡
今日又從何處來

隱仙寺　白玉蟾

寂寂秋烟鎖翠灣往年此處有禪關清幽不異菩提境
好覓仙方九轉丹

寄彭聲之　明劉永之 邑人

素紈便面小行書最愛風流半醉餘芙蓉楊柳娟娟月
何處相逢解玉魚

題北淵精舍　劉永之

石田流水繞生苔翠竹蒼松傍舍栽恰似輞川莊裏住
蓽門斜對芰荷開

題老嫗騎牛吹笛圖 洪武初召為女史後請老弗許因題此於所繪扇高后覽之遂放歸　范氏 杼之孫女

貴妃賜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更多曾似阿婆牛背穩

笛中吹出太平歌

赤城觀　解縉 吉水人

曾到松湖訪赤城山人道士遠相迎一尊玄酒十年醉
此日經過恍獨醒

遊慧力寺　解縉

慧力寺前春水流菲菲芳草滿汀洲十年不到臨江郡
依舊青松接畫樓

又　臨江府知府 沈棨 平湖人

雲伴長松鶴伴苔晚風輕袂寺門開巖花野鳥春無限
消得臨江太守來

又

一徑青松半綠苔夕陽樽酒爲君開白雲飛過湖東去　清江縣知縣 強　湖人

散作松巖夜雨來

宿天盜寺　張 珝 華亭人

堂北幽軒面古臺松聲聒夢雨聲來耳根塵土三千丈

縱有清風洗未開

鎮橋寺　臨江府知府 李 槃 澧州人

日上松窗僧起遲水容山色兩凄凄王孫莫歎春衣薄

閒倚寒松看碧溪

崇真觀　張 時

喬木陰陰路欲迷數聲啼鵙野橋西道人穩閉柴門卧

花落花開總不知

玉女峰　孫 治 邑人

玉女來看玉洞春玉人勾引度雲根孫來大道無分別

不用含羞入洞門

飛花原　孫 治

千樹飛開不謝花玉樓金殿鎖烟霞人間甲子君休問

蓬島如今漸見沙

蕭灘驛　臨江府知府 徐 瑚 武進人

臨江花柳照沙明沙上勞勞客子行欲爲流年挽春色

不知春色更無情

閣山雜咏　徐 顥 海鹽人

煉蹊折折入冰壺雪壁仙人字有無解道紅泉如可渡

此生期作埽花奴

赤烏碑什事難憑碧兀年深裂作冰自是神仙烟火外

不緣風雪斷香燈

冰天壓屋四無聞江樹連峯總化雲但得瓊漿換毛骨

直將人世薤書焚

羽衣謖謖執如烟仙籙無人得秘傳今日雲孫化巫祝

當年蔺閣變葑田　已上崇真宮

原缺第五十一葉後半葉

原缺第五十二葉前半葉

盡日生涯一釣簑　右灘江漁樂

江干寂歷水廻湍鴈落平洲影欲单蘆葦蕭蕭無啄粒
也應無意拾盤飧　右蘆汀落鴈

参差樹影望中連瞑色溪流併作煙莫道河形剛半月
清光如許十分圓　右蛟溪夜月古志云清江如太陰半月之形

何處千艘集井煙砣然雄鎮想當年只今細数歸帆少
商舸應捐百萬錢　右樟鎮歸帆

閤峰縹緲入雲端積雪猗封禮斗壇山遠地偏游不得
幾回疑馬隔江看　右閤峰晴雪

宋文　劉氏墨莊記　　秘閣修撰　朱熹　婺源人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溪之上晉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

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訓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顧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顯義方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訐曰子澄之意誠美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以遁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

尤重願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之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之本語與熹不可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蒸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

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郎其曾孫也諱滁字全因官至朝奉士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明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薌林銘并序　孫覿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脩譔向子諲博極群書尚友千載治一室于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從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與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役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

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嘆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書妙絶一時群公在廷驚頋動色於虖盛哉未曾有也子諲後上之賜移書屬孫覿爲銘銘曰肝膽一如蕉蔣殊只熟識妄開六鑿交鬬蝍蛆甘帶蜣蜋轉圜皆㗖腥爪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脩紉之爲佩于援紫茝擷芙蓉旗蕙肴蘭藉佽芳食菲芳菲滿堂爲馨在德焉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闢九關孰播厥芬神交夢萵其于獻芹侑榜我報來從天上璧月流輝浩寒帷帳天命不諧惟德與斯錫慶毓瑞元公之門

宋朱文公祠堂記

朝請郎前寶文閣江西四路轉運判官兼知隆興府　翁甫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原於天而受於人自羲皇開闢人文以至於我夫子皆盛德之至而斯道以凝者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實於是乎賴顏曾思與接續正統孟氏以後則其傳泯矣末學爭長異端滋熾千四百年間冥冥如夜道之幸存者人心秉彝不可泯耳安有至德爲之宗主以覺夫人之天也哉天開我宋文明之運儷古極盛而周子程子出焉先知

先覺開我後人孟氏之傳久絶而復續矣吾道之南篤生紫陽朱子丕闡濂雒之教羽翼聖經息距邪説蓋極其鑽仰之勞磋磨之益而後得之眞我宋之夫子而大有功于濂雒者也夫惟有至德而至道以凝此周程朱子所以無愧于孔孟之傳也欽帝將指西江旣念紹興甲寅文公被召歸自長沙買舟臨江賦詩過桂山謝公家德星會聚邦人繪爲圖以相誇詡今甲子一周矣臨江別乘太博黄君築文公之祠于縣之右旃古驛所據也不有君爲重塵復揭近江之稱以遂舊觀祠成君與太守寺簿魏君率僚屬及諸

生修舍菜之禮以勉齋黄先生嘗宰淦邑而王[illegible]公亦師事文公邦之賢有德者侑食于祠誰不謂宜竊想一時人物之盛衣冠儼如珮履鏘如瑤席兮玉瑱蕙蒸兮蘭藉揭虔妥靈多士駿奔有榮耀焉邦人亦必繪爲圖以誇盛事矣君以書來諗予爲記余謂文公之道大明於今祠宇幾徧天下況清江昔文公屢過而且止焉獨無祠以致尊仰意可謂闕典事昉於今歲有嘗祀其所以興起人心使知道在此而不在彼者夫豈小補是不可以不書祠之費皆君捐俸以給非取之公也涂倅猶無廨多因舊驛而居史君

旣新築舘於其旁君遂葺而增廣之以庇司存凡百二十楹八窗玲瓏衆植芳繁至于器用纖悉亦備其不私於己如此後人可以便安矣所賴以相與扶植斯文爲心祠有未備者備之教有未弘者弘之德有所未至道有所未凝至之凝之是又君今日建祠立像之意不無望于後之君子君名洪字可大建之浦城人學文公之學者也寶祐二年歲在甲寅八月初吉

宋文 慧力寺輪藏記

龍圖閣直學士 王雱 臨川人

臨江慧力禪院無藏經僧善周住持之明年始募衆得錢寫經作轉輪藏貯之藏前設佛菩薩龍神之相餘百軀刻雕金碧之麗觀者駭矚而不盡也凡更八年過七歲而當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工告畢嗚呼可謂勤矣予嘗以謂佛之爲法無乎不在而天下有不聞佛法之處蓋衆生之法有焉而不能自悟必有推而廣之辨而明之者然後法行焉然則彼無法之處非無法也無行法之人也以衆生之迷沉愛海攖

癡疾不知幾千萬億刧漂淪之痛毒莫知所濟息而是經也實爲之船艇醫藥假令有人拯溝瀆之溺療痟痒之疹而非報之求則是必以爲善人長者若周指鬚髮絶親好垢衣菜食苦其形體宜其無求於世矣而獨能憂衆生之患方建是藏以爲愛海之船艇癡疾之醫藥則其於施也豈彼善人長者之謂哉然則佛作於前而行之於後者周乃其一也周以禪自名其於辨而明之必有功矣而予未之親問若夫推而廣之則作轉輪藏其效也予故樂爲之記

宋文 重修慧力寺記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侍讀 章穎 新喻人

一閧之市初而蕭然中而擾然十室之邑一人之身壯而所見與少殊昔之所遇與今異非天地之變化而見神之推移也慧力之爲寺久矣穎始過之住山者顯良也有能聲是時城市富貴民俗阜落香火鐘鼓晝夜不絶衍相踵於廡坐相接於席自是以來見其盛猶一日也間者生徒稀利施少以主之疾病或非其人不過半歳一二年又復故繇此言之物之盛衰謂之不繫乎人可乎寺居城闉之外松竹森茂東

流溪水盛夏不知其暑氣唐歐陽處士廬也自處士之廬而爲寺且將久於處士之廬其理何如也今住山宗宥婺源人郡侯推擇而致之以辛酉春來凡五年而棟宇將壓圯者材木之將朽蠹者皆易而新之先是法平造藏殿而宥繼之乃大就緒今也說法之堂與夫方丈之室侈踰其舊而鳴鐘之樓羅漢之閣凡二十年支傾不暇者一旦丹艧煥然觀者駭目肇役於甲子之冬告成於乙丑之春費錢僅二百萬施錢之最多者郡人譚輿宗羅漢閣今轉而西與藏殿相對則臨川王謨獨出力爲之自穎始見至今凡三

有餘甲子矣四時有代謝萬物有榮悴而寺之新無窮則釋之說益盡矣有生於士鄉知書而文極其所長殆不止於此而業以爲釋氏之論辯蓋可聽而不可窮試其一二已出人意表使天下有司之事皆得如有者以辦之果何患其不集哉但惜乎浮屠氏之歸者益衆焉天下之寺幾不足以容之旣容之矣而非有聰明才智者長之則幾何不致而廢矣以數千百之人而得一聰明才智者爲之長豈不爲其徒之幸而一聰明才智之士有之惟艱而顧用之於此哉淳熙之末如清珣法平建佛殿穎已嘗記之矣老且欤而又見夫寺之新未艾也故從宥之請而記之

宋文 閣皂山崇真宮記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國者皆雄尊浩蕩領於祠官天子巡狩望秩爲民祈福而已剃之衡嶽猶以爲遠自有熊氏已祠灊藿況其他乎當是時上旣不求遠畧下亦安其常居雖有黃老之言何自而入空山窮谷稀奇絕特之觀誰實賴之及周穆王車轍馬迹馳騖於八荒中天之臺瑤池之宴寖傳於世秦皇漢武忻然慕之繇是有爲黃老之學者而爲方士之術負筴抵掌順風而至羨門安期之說與徐福少君之詐作當是時上雖信之其徒未盛於下也及乎土宇日廣生齒日衆遐方僻地列居郡縣王喬薊子訓左慈輩又爭以神怪風動四方於此時也豈特人主嚮之所謂四方往往從之矣從之者衆必有所聚旣不能安處於壓市則搜奇擇勝梯崖架險設壇場立室廬茹芝煉丹於人跡不到之地一巖洞之幽一山谷之秀始將無所遁其形宮觀遂徧天下而尤勝於東南此積習之勢然非今昔之理異也彼所謂清都帝居十洲三島旣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載之傳記有可言者距臨江軍四十里山曰閤皂蓋福地之第三十

三也自漢末張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壇井故寰宇
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新淦縣建臨江軍乃屬
清江形如閣色如皂以是得名初置靈仙館煨燼于
唐附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以鐵鐘創
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孫道士爲臺殿因山名觀咸通
大火玉像僅存楊薦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名
玄都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
號崇真宮前對凌雲峰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東
葛之其西張也水出宮後名葛懸源凡半里餘聲潺
潺行石澗大抵葛仙遺跡爲多故崇寧間封冲應真

一人誥命在焉北有令威觀基久矣入門郎御書閣十
一楹藏熙寧賜書百一十八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
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興宸翰十幅閣後設傳籙壇
蓋法許受籙者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以此爲三
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闕寥陽
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曰
藏殿此後玉像閣五間其崇五丈四尺雄傑冠於一
宮凡殿宇皆翼以脩廊道士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
形勝治聽館總爲屋一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勝
於此者士大夫川浮陸走無不迂途而至乾道癸巳

予亦至焉讀廣明許元貞咸平張賀熙寧聶漸楊申
元祐張商英諸碑雖隨事登載辭頗異而同如以鐵
鐘爲開皇舊物視其款識則咸通十三年所鑄也玉
像有三其一憑几而坐二人跣足並侍亦與此書不
合於是主首李漢卿王允成王次尚俱以宮記爲請
予諾之而未暇今管轄王自正知宮鄒時億副宮劉
惟允度師陳處和懇請益堅予謂易觀爲宮殆且百
年此而弗記闕孰甚焉乃爲會粹衆說詳考初終使
好事者知自昔者派凡三變而其敎成此宮因地之
利歷千年而其制備庶幾有考焉若夫敘勝槩述清

虛則有前孫僅李綱宋齊丘沈彬孟賓于徐鉉陶弼
之晉題近世道士張景先陳孟陽陳彥舉黃嘗吉之
詩集傳於山中此不復云

南唐創修太平觀碑銘并序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武騎尉江文蔚

夫蒼旻巽川渻黙之度不踰文質代更精微之理無攸惟王則順推而廣之亦繇江漢本乎濫觴拱抱漸乎毫末堅姿弗繼非考室之心樸斲未勤非梓材之意道實弘被萬物可以觸類而言是以紛羊如雪遡宵然之真風白雲在天窮沃若之遐武並驂執祖后冠德孫謀玄風道業此之謂不朽南朝多士刑品既清方焉道流楚材雲構靈園並方於吳會閒館錯峙於楚都袁州新喻淨觀者東晉許旌陽令遜所舍之地也遜稟命丹臺肇基喬嶽既植根華苑絕迹青丘圭臬無炤景之功衡鏡非入神之用性與天道無得而言濯纓成務之端解轂遠方之舉詳畧異任國史存焉若乃高樞樞機俯同稱謂蓄道以徵遠業以勤興遜德一謬旁行不返養名獨善者以心貴為玄通體奇載偽者比神效於日用於是舍南郭之几足歷名都役西州之智心服神仕菁華之義既遠烟霞之望斯集夫東西南北無隅丁殷人故負龜棄杖終焉於故域觀其名區與壤寒燠之所盛衰崇岡峻嶺巘舒之所朝夕茂林脩竹蘭亭繇其放懷左江右湖剎

壟所以忘返方城累守於齊旅夢澤陸海於江都雖流品不孤堤封其萬固亦重紆諸鄙偃蹇數都神仙所會可爲無論古而無疵欻駕斯遊彼都人士乃心餘盛以爲貧墓既表遊旅之迹未渝萬壑巳遷主第之形蕃閼乃儀星邃宇象帝殊庭維師[illegible]母比肩靈均珍枝鬱其茂秀蟾闕球以參差葷茹攸去風塵自遠登徒朱鳥或開方窺承華之殿靈槎可渡繞指雲漢之津及京維中徵諸侯逐競神仙所處剎棘生焉有吳維新肇同造物而昧旦之政青鳥不追貨殖之家瞻烏迷復遂侈灼矣銀黃輸焉蓮華覆讚非擬捕影淹晉國家紹帝唐之鴻風系宗社之絕業在玉衡之政納龜字之疇百揆有倫墜典咸振是以殷輅周冕禮繇王圖祀夏配天功昭帝宇瑤山緝熙于重擢麟趾[illegible]若其正位凝命振人育德柴車無不教之士嘉石無可耻之咶裸攘悁其夏險胡貉懾其冬愛通驛四荒烽燧之警寂莫僞賊蒿里華實之野陰煙周鳥瀵瀦苑駒越雉左右坰牧朝夕視聽陳侯習其楛矢漢帝思其騶牙禎符之效既熙華裔之情允洽方將覆雲霓於方夏返鑾駟於伊瀍乃徽福真源宅心靈迹此觀元絕於廢而有繼於興愛存於

人而樹伐於代執事靡監實啓皇唐命考舊基同夫
經始懋圉斷梓陶渚標梅西海白丹南山青膠高陵
啓其爽塏陰谷厭其幽邃規矩林薄繩墨煙霞陝遠
成高因深測秘而瑤光而鑿厤度雲錙而飛甍垂瑞
綷而成風奔星去而遺景玄儀旣穆真侶攸宜朱桂
充階荃蘼竟水粵以貞元六年觀成賜命太平之觀
將使珠皐或駐脫屣於氷嬉姑射或遊爛鞭於龍御
士有長往之節物觀大道之行葢所謂維新舊邦永
啓厥後者也臣仰奉宸謨式揚斯義庶乎燕昭南牧
驂蓬闕之無更介威東來悟城闉之可恃功埃丸於

銘鐘文鏗鏘於盈耳播龍篆於三楚垂國芳於萬祀
其辭曰
大道伊融萬代資始有開必廸在積斯峙處樸見昭
被文則史象物爰分靈長有寄昔在晉氏有命維清
玄風光表素履充庭隨以貝殖和此方凝於昭若士
祥發慶膺維甫及申公矦必復服爵帝延飛祥景胄
考制道區樹風玄囿如彼靈朔歸形列宿維厥士女
欽風靡形尤神秘宇咸秩丹楹珠池磬雕瓊瑤輸英
遊賦駐劄集發留星方述有汙王塗或闕抽桁羅粱
嬌烽聚燧煙駕遺塵丹庭馳衛造物雖隆菁華靡寄

天命潛哲下武惟唐因基有峻繇材斯芳晉以玄靈
郁以芒房在上麟德爲下金相惟皇惇典無幽不燭
刻乃爪颰翬惟敎爻建木千尋神臺九戶蘭砌重陰
丹塗減蕪文武有珧壯矣斯棘氷谷傳瓜元州運石
隱几辰居服膺泉塞惟王法象外觀中國

元文 先聖廟堂記

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　虞集　臨川人

臨江先聖廟學作於景定庚申故宋丞相江萬里爲之記實我世祖皇帝觀兵江南歸續大業建元中統之年也又十有五年皇有江南臨江來歸城郭按堵絃歌俎豆儼然如故沐浴聖化斯文昭明又七十年於茲矣有司率循故常無所改作觀舊記所載草創僅立於兵戈搶攘之餘未有以稱斯郡之新盛者也大德丁酉故河東李章肅公偶以集賢直學士來守是邦尚文而禮士興學而愛民百廢脩舉赫然作新

命直學陳明之種松北山辨正疆理未及有爲而去後至元庚辰前進士月忽難來爲郡經歷以學爲政行立政脩表廿年召攝工部主事又不果至正辛巳正議大夫教化的自贛移守精神折衝知無不爲下車謁廟嘆其庳陋更張有作乃八月有事於先聖先師禮成明日命教授張九疇學正李思誠盡撤其舊取材于上流擇工於旁郡度地爲壇見侵於西鄰老子之宮者重墻以包介迫切於屋壁訊之故老驗諸木樹以得李公經營之舊召其人而致對不敢自隱於是按郡志照僞務更正畊畔表而識之日親程督

未浹月而禮殿成會以父喪去又未及竟今經歷承事郎王遷來以學較爲己任復慮不足則命路學正楊士弘貸私錢以足之而督其役堂堂門廡至於垣墻羽翼崇高有序有則儼然盛世名邦之表儀矣遷字克善本國子諸生中書署爲民部郎稍進淛省掾而爲此來也國家學制用先賢遺言援其俊秀教之大學學成而散之四方欲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克善之興學其本於此乎於是知事余明道炤磨林炯教授楊祖欽爪仕弘來求文以記之其爲言也敬讓而推美惟恐其長之善泯而不聞可以見克善之信

于友矣稽之郡志其士尚禮教而畏清議其民安居而樂業然則斯郡也教易成而民易使也吾聞之人爲學本諸父兄則易從是以古人有鄉先生之祠焉侍讀劉公明乎春秋之旨儀禮之餘博學洽聞時多君子莫或先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劉公以之尚書謝公脩艮止之學蓋以爲郭氏之得於邵子程子者云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謝公以之集賢因二公之學而述所聞焉德者何也天之所以命乎人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窒於氣習之固而不能有所通失於見聞之偏

而不能有所及不考於先哲之言則不能以及其知不效於先覺之為則不能以踐其至審察於幾微明辨於疑似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至乎廣大此識言行以崇其德者其庶幾乎位者何也隨其所處而職分之當為者也以言乎事君臣有其職矣以言乎事親子有其職矣以言乎事長幼有其職矣家人有內外疏戚之節交際有上下遠近之合則亦各有其事矣安其所止所以盡其分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人倫之至而已矣凡民之所以為凡民不察乎日用彝倫之間而不知其職者也是以君子凛然職思其憂以求盡其分焉夫焉有出位之妄乎三公遠矣余不得而質焉尚試與同志者講之并以為記

元文 臨江路清江縣儒學貢田記 清江縣儒學教諭 趙浚明 宜興人

聖朝制詔路府州縣立學守令與郡風憲勉勵所以崇教化育人才扶世道美風俗也臨江為江右名郡清江為臨江劇邑學校雖設歲計甚微春秋之祭祀僅供師生之廩稍不給宮墻頹圮莫克完聚至正戊子冬前江東僉憲清徽公以元勳世冑宿德重望受知聖眷來守於茲下車之初詢縣學知歲計缺狀乃慨然歎曰聖天子以學校任守令縣學雖令職而守實總其綱可不思以稱上意乎又曰清江鎮張王一先生書院亦久廢不治而歲計充溢有餘以有餘補不足亦事體可行者繇是計路學撙節贏鈔得中統四百二十八定有奇謀以買兩處學田贍用而事屬憲府不敢自專適憲使買公科治臨江清徽公即以為請買公素崇儒重道聞請欣然喜曰興舉學校實在郡守實吾分憲者勉勵之事不成就之無以盡吾責亟牒於總憲而從其請以縣尹張悅遂承德庶介有守府掾鄧椿謙飭儒者俾收民田之預糴者優其直使無厲於民聚其實使無厲於學事未就而清徽公陞南臺知事芊沂將仕為重繼成其終於是可入學

者爲畝百有六十租出於田者爲碩六十有四其直計以中統鈔爲定[illegible]有四書院之田數入與縣學等縣尹張悅遂承德又推廣其意俾脩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時浚明承乏縣學謀於衆曰清江學較之廢久矣今焉祀事之有奉教養之有備使得與二三子涵泳[illegible]淑人心覺後進以助政教之萬一者郡守清徹公與衆之德憲使賈公勉勵之功郡守如清徹公憲使如賈公可謂能不負聖天子之付託矣盍鏞張盛美刻之堅珉使後來教學於此者飲泉知脉起甘棠之思益進而爲忠爲孝以荅聖朝立學之

意而知事芋沂將仕成終之勤縣尹張悅遂承德府掾鄧椿賛襄之力亦以著焉衆咸曰宜遂次本末以爲之記清徹公西域人名木入剌字世明民賽典赤開國元勳咸陽王之嫡孫四歷風憲兩膺牧守氷玉其清終始一節其來臨江也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薨之日路祭街哭哀動城邑雖暴夫悍卒莫不掩泣非其仁恩入人之深其能感人如是夫旣而人思不忘乃相與祠之講堂之右以舒追慕之情憲使賈公兀古剌氏名買來的字誠甫國朝右族勲德名臣敭歷風憲蹇蹇其直有古人風按節西江清問盜

吏民仰如景星風至細芥所臨如陽春着地有物皆生故并書之使後來吏民有所攷云

元文

思學齋記

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　虞集　臨川人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界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繙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薦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稽矣子為我記之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

以至則必思焉乃有為之說者又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又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炤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

清江縣題名記

四川布政使敖　英（巴人）

清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攸存止堂主一流風不替是以數百年來風俗之淳厚文物之雅飭在楚越之間謂之樂土長民者可以卧治之矣嘉靖辛亥晉江朱公以名進士來綰黃綬公邃學有文才識明敏簡静不擾希武循良一日顧題名無石作而嘆曰章往風來其責在我廼鳩錄前時尹者得若干人而丞簿尉附焉將買石刻之而屬予爲記予惟官署題名以敦交承之義而寓勸懲之意

其來尚矣然天下縣治多有欠此石者蓋牛刀小試者不屑爲藏星出入者不服爲擁裯放衙者不肯爲公今此舉貫今昔以聯銜合人已而例次覗彼沉碑漢水自爲不朽計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自眥情覰之題名一片石耳何有何無何關治行爲哉殊不知自古君子建功立業未有不克勤小物者是故武侯治蜀料理井竈關柜公欲致力中原朝夕運甓公於片石題名且汲汲是圖則凡三事以靖位六事以勤民寧或悠悠玩愒而不[illegible]怨紀耶邦嘗聞之公之先大夫恭簡公往時仗鉞遊隋業勳煌煌載在國史餘慶流光公當繼述他日鴻漸雲逵羽儀廊廟使人稱曰恭簡有開孫恭簡不亡矣公其勉乎哉予耄矣於文字無能爲役因公有命敢效忠告

重建清江縣儒學記

翰林院侍讀學士 錢溥 華亭人

國朝崇儒養士踰百年矣然士之出爲世用者亦本其山川靈異之所孕前輩型範之所造就上之人振舉而作興之有其道乃克成其材憲於時而芳百世非偶然也臨江爲江西大郡而清江又麗郡之望邑勢控上游山環水秀風氣攸聚故民生其間敦本而易化士業詩書而蹈禮義者衆宋有三司磨勘劉公嘗聚書千卷名墨莊致其孫公是公非二先生學貫今古爲世大儒四世孫清之得文公先生爲作記元臨

川吳文正公又與八世孫自得作後記可見劉氏子孫之出自墨莊者不獨以科第顯又世與有道之儒接揚芬委祉於其後人縣歷數世而書香不泯他如王荊公之生府廨向子諲之居鄰林文仲武仲平仲之三孔文學德行與劉氏輝映後先蔚爲西江之望士沐餘膏而振芳烈者踵武而起孰謂人材不本山川所孕與前輩之所造就者乎夫以一墨莊之售於家義種而仁穫尚收人望於既久矧今邑學爲育材而設藏書有閣明倫有堂釋菜有廟以道而畜勵之以壽[illegible]之訓得材不愈於劉氏乎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親御西江削平僭偽即以興學爲首務

英宗睿皇帝以教學未嚴其實

勅命憲臣經明行修者以專提督若今僉憲潮陽李公景齡自侍御史歷詹僕二丞而陞是任天順癸未秋按臨至邑顧瞻庠舍歲久於敝乃命其令葉洪曰是豈樂育地耶洪即勸率其民曾子貫貿良材於荊楚爰圖興作而繼以憂去適郡守陳侯浩通守王侯維至遂協與役之志同府鄒侯璿推府杜侯晟至尤堅贊襄之力邑丞蕭韶邑判沈儁咸樂募勸以助成之

自文廟儀門櫺星門兩廡以及啟學門於東復明倫堂於舊址兩齋仍附堂左右輪奐一新崇邃宏麗有加於昔於是學諭侯鉞司訓鄭亮尹儀以陳侯予同鄉也託寓書來請記予謂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多雜出之塗糊名易書之禁興而士進於有司者率尚詞華之末而本之則溟焉未之能講幸今憲臣提督之設歲省月試察德行道藝爲等差崇雅而黜浮有司取士雖以文而平昔兄錄於憲臣則亦古者鄉舉里選之遺意矣矧李公嚴毅獎掖尤知所重而加意如清江者乎清江士子繼今來遊來歌當知

朝廷所以設學校以收養士之效于無窮非一家之比設憲臣以振衆而作興之者務究其本而窮其源亦非涉文詞爲諸利祿之具而已也是役也經始於成化丙戌春正月落成於丁亥冬十二月而始終董其役則耆民劉悅仁鄧瀟霄生員劉璃袁昭華也邑義士熊本鑑等各助白金有差其姓名里地又詳具於碑陰成化四年戊子八月立石

重脩清江縣學記

臨江府知府 沈棨 平湖人

大矣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天下者不可一日而舍焉者也故行其道則治不行其道則否然又必先明之而後可以行之也欲明其道而不祗事於學校亦奚以爲洪惟我
朝列聖相承崇重學校自京師達於徼塞凡有郡縣必有廟學此可見孔子之道之大而有功也然郡縣之職或未克共故學校之規制有時而圯吾屬邑清江儒學其創制沿革郡志載之詳矣志稱學之舊廣十

五丈袤四十五丈天順改元民有訟于傑者施其地與井之寄邇膳堂者入學遂益爲五十五丈五尺積歲既久右偏之地瀀爲居民侵偪齋廡之外溷厠櫛比而穢褻特甚其前又爲民居隘塞之大成殿之楹棟多腐撓有阽於墜者其餘圮壞大率爾是成化二十年甲辰冬棨來守臨江脩謁文廟游及邑學覩厥圯壞大爲弗克共職之懼方謀所以脩飭之而總學政副使馮公蘭按郡考較益振作斯舉以其學刑所贖金若干來資之棨不敏屬比年水旱未遑也歲丙午冬十月乃令民之隘塞其前者聽其自擇地之在

官而善便者助其力而遷之得其故地幅圓可一畝
許侵偪於其右者俾復歸之其前之廣僅得一十四
丈後得一十三丈益侵於民者詢其情不忍於盡復
也於是鳩工市材訓日興事腐者俾堅撓者俾植廢
廡堂齋門廩廨舍有仍其舊者有撤而新者繚之以
垣樹之以屏漸次就緒至是爲丁未冬十有一月而
後庶幾有加於舊觀然未敢以爲予職之克共也於
時敖先生山來代馮予亦得調聞代予者戴公理自
萊州來其能胥銳意於今所未備較然矣相予者同
知王佐繼至則通判張晟推官方泰知縣李穗而身

其勞經營於其所者寔訓導姚瓛惟是贊不妄而功
克成瓛之力居多爲之贊襄者教諭何覲訓導王佑
典史李芳屬課之者耆民熊可謨也雖然是役也不
發公帑不朘民力而克苟完亶有司之事爾若夫明
孔子之道大行於時以獮成至治則在敎於斯學於
斯者交致其力云落成之年冬十二月嘉興沈棨記
新淦魯鐸書併篆額

重建清江縣儒學尊經閣記

臨江府知府 徐問 武進人

六經者道之文乎道不變經弗得而絕也降自春秋
王迹熄虞夏商周之文繁亂孔子懼而修明之載經
秦火典籍幾盡然而伏生口授魯壁復出古文科蚪
雖少磨滅附會於漢之諸儒要其大經大法卒顯明
於世嗚呼此天地人文可得而絕滅耶嗣是或兵興
偏安■■之國猶知所重我
朝益隆表章自秘府之藏逹於
國都郡縣學皆有閣閣制皆宏傑欲經居高明以遠濕

壞其尊經也肇矣正德辛未清江舊學燬於寇閣廢
前郡守熊君希古始建王宫通府陳君元憲相協厥
材無何皆以遷去故尹王君泰白繼守戴君德孺請
於中丞孫公燧從之出公帑若干緡以鳩工事委邑
丞黄彥肅而司訓周綱則遴任而董成者也逆藩變
起工弗績辛巳余來涖乃非度仍付王尹宇龙而益
其材砌建尊經閣易明倫堂門廡齋舍庖廩繼作咸
有次壬午秋七月告成一時師生皆彬彬爭自濯磨
又嘗
天子出震改元爲茲閣一新之會記之書時也雖然經

民莫也聖人作君師緣之以敷治立教諸生日踵其閣口其書優柔以會於心取而規諸事無𢎞其則居爲孝弟出爲忠良退而以其行與義薰於鄉以繳善其俗無𢎞於理則於六經可謂一日千古也噫豈特尊之而已哉時嘉靖改元壬午冬十月吉旦

重脩清江縣儒學記

雲南布政司參政 楊標 邑人

清江縣有學舊矣正德間燬於寇因便移建逼於城闉守令先後至屢欲更置弗果嘉靖壬戌參藩江陵見吾陳公大賓分守茲土首至郎以理學倡諸生既延進清江令藍山明河廖君文光曰聖廟櫺星門相去不數尺制乎君曰唯唯是有司者之責也乃括贖金市民行地廣之經畫調集具有條理繇是廟宇敞遂廊廡始覩戟門櫺星軒豁容與廟前浚以泮池廟後爲明倫堂爲尊經閣啓聖祠敬一亭次第具舉爲

然偉觀矣未幾君以遷秩行上海洪洲王君圻繼之益以興學校育人材爲已任謂道精於獨處而藏脩無地也建號舍凡若干楹謂學資於治生而廩餼有限也置學田凡若干畝又新祭器以崇祀典樹題名以彰先哲百廢具舉士氣駸駸日倍還先民之舊矣明年君以調繁令萬安邑博盛宇吳君坤小溪唐君龍陽池冉君希學暨諸生雷平裴鐙彭惟亮孫學董僉謀予記其事予惟建學以造士自唐虞以至我國家一也昔魯猶秉禮之國泮宮之作猶待僖公自後宣聖誕生賢哲翁出號稱多賢泮宮實爲開先大濬

偕龐茂崇禮讓敦氣節自昔已然學肇於朱游其成以出者若彭公龜年之忠鯁張公治之理學翹然青史追哉

國家諸先哲文章氣節炳炳百世師範孰非俎豆於斯鼓舞於斯者乎今見吾陳公當泯冠底乎之命汲汲尚新廟學而二君相繼克竟厥功其所爲嘉惠多士者至矣夠值

聖作景運文教肇新濟濟多士乘時思奮有光先哲嗣音多賢之風非獨黌序之光山川與有榮也若夫徒工文藝以徇程式求合有司尺寸豈先王建學之意亦非諸君所望於來學是爲記

隆慶二年歲次戊辰十一月朔吉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吏部尚書王　直泰和人

臨江江西屬郡清江則邑之首也其山水明秀而風氣清淑人生其間皆尚禮教而謹憲度勤生而知分其爲士者習詩書談仁義苟有才具則思效用於時而以不用爲恥故當今盛世遊學校齒縉紳而列於士君子之林者比比有也清江儒學之建自洪武之初已然矣士之成學者肩相摩踵相接也賓興之歲得以所學發仕籍者蓋多矣題名之記所以美其美而勸將來傳之於不朽也然有志之士亦豈待于勸哉今蒼梧唐侯昌來爲清江令而上虞貝昫爲教諭又得太平邢寬餘姚錢英爲訓導以佐之相與謀曰興學育材

聖治之本也有志於學者雖不待於勸然亦有勸之而未見其成者此豈誠不用勸哉且縣矜舉科至於今題名之碑亦有未備者無乃缺典歟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子荆國文公實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二劉三孔以博學宏科繼業之偉儷美於當時足以繼古人而儀後進轉而傳之以垂不朽豈非郡邑之美觀哉

抑嘗聞之魯叔孫穆子論人之所以不朽惟貴乎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立者卓然名世傳後雖久而不廢也此之謂不朽唐侯爲令又得廣文與晌等理學事政教之美足以成
朝廷育才圖治之盛心又立石題名而期以遠大則凡後學之捷鄉舉甲禮闈者悉得繼題於斯豈不益勸哉予與晌之祖爲同年故晌以記爲請予老且病不得辭勉爲之記亦因以示勸云耳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清江縣知縣　王圻　上海人

古人有樹異勛秉奇節而生不能博諛闕沒無以表遺蹤尚友君子往往惜之至或名記當年跡湮永歲令人於斷碑殘碣中得之僅存十一於千百若斯類者良可悼哉清江爲臨郡附邑鳳洲阜嶺襟帶盤礴形勝甲於諸縣豪傑之輩鍾間氣而生者先後蓋蒸蒸起嗚呼盛矣予奉
命來典邑符三日謁　先師廟進諸生於堂上而揖之則濟濟翔翔人文煥矣周視殿庭屋宇則炳炳麟麟

制作脩焉已而訪縉紳之耆碩攷今昔之芳名則曰木已毀石未鐫口數未易詳也予作而嘆曰責在有司矣夫疇昔多士奮力青雲者例宜標記膠庠俾後之君子見賢而起脩齊之念以勉進脩其德業乃今玉板弗建銀書靡勒盛典不其缺歟於是捐公貲伐巨碩俾邑博鹽守吳君稽故實核世次瀉名燬嚴並用大書以傳之不朽勒既成復集諸生而告之曰是碑也序姓氏記盛衰備矣意且止是乎抑未也蓋碑之所載者非諸生之父兄師友則皆其姻婭戚屬也其人雖往其名則存而其行之賢不肖傳諸故老者

尚可指而議也諸生登斯堂睹斯碑識斯名將必曰某也吾祖吾宜繩其武某也吾父吾宜纘其緒寧不慨然而有慕心又將曰某也賢是爲鄉國之光某也不肖是爲桑梓之羞寧不悚然而有懼心慕則思齊懼則思脩廼名之意不在茲乎至論歲月則上自洪武辛亥以迄於隆慶丁卯而下方之餘所以俟後賢於將來焉隆慶元年丁卯正月吉旦

清江縣儒學學田記

翰林院侍讀 張春 新喻人

先王之政教養並行匪直以厚小人亦所以養君子甚哉士之學有資於養也何則學非專心致志弗得士而不能無俯仰之累衆生之慽而欲其心志之專一也難矣須養非田無以具田非上之人制之士曷克自致耶古昔盛時卿以下必有圭田士無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若是乎其皇皇也今之士雖少異於古然已羣之學校其不侔於齊民也審矣即使之耕而食且不可況無可耕之地乎恒心不賴於恒產

孟氏所望於士之自待者然也而上之待之無以異於民也奚惑乎士之輕哉夫自有學田歷代相承以爲彝典蓋養士諸費之所出也我
國朝建學師有秩食弟子受廩於官田不必置亦宜乃今人文日盛士彬彬乎相望與起廩有定額不能遍及賢而貧貧不廩者衆苦貲而廢業强學而鬱中殆非養士之初指邇者名邦大邑稍稍置學田以贍貧士是良有司者之盛舉也吾臨郡邑尚未能有有之自清江始嘉靖丙寅邑令洪洲王侯聽民願以田入學者受之得四十九畝有奇隆慶壬申南玄陸侯始

以價買七十四畝益之計其租入用數之仂歸之縣
以供歲課餘皆歸學貯以待貧士不時之需雖取之
不禁而出之有經士氣民風繇此益振而寖厚二公
之加惠來學也至矣於是邑博侗齋江君洞軒喬君
思東范君進諸生而語之曰二公之功其可無述乎
且予懼久而無稽將侵沒之不免也盍伐石刻文爲
永永計乎走使來喻屬予文予喜聞其事乃報之曰
予竊睹世之長者閔人之貧推食解衣不少恡惜未
嘗不嘆其心之仁而惜其惠之不廣也若今二公學
田之置可謂知大體矣易曰養賢以及萬民夫今日

之養士尤所以爲他日養民地也斯其爲惠也豈有
涯哉遂援筆以記之俾後之爲淸江者紹二公大體
之政無墜而淸江之士益思自勉以無忝二公之貽
王侯名圻上海人陸侯名書常熟人其田之界址都
啚田主之名氏租入之數具宜并附碑陰便閱攷云
萬曆元年癸酉三月吉旦

淸江縣學田記

淸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朝廷倣古爲治設庠序以教育俊民二百六十餘年矣
三年而賓興則賢者舉也比歲而差次其高等以授
之餼則才者育也積日累歲以次而貢之
天子之廷則壽耇庸也能入粟塞下得進之成均則高
貲顯也政洽化隆於以冶鑄材能具備獨貧乏不自
存者聽之無恒產有恒心則長吏之責也夫周亟矜
無資王制所甚喬也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有養德
至渥也

朝廷重士愛士以責備大賢之厚誼待士故不可賑恤
士長吏父母斯民者也此青青者衿皆吾王伯亞旅
處勢近而須欲通其饑寒則我之自出焉其賑救則
我之自爲焉故其責在長吏淸江古名邑也民風樸
士習淳諸業絃誦者弗從附家人生產作業未嘗以
非公造縣庭歲晏或弗克舉火則賚言以告於上吾
是以多其義而思爲可久之制也稍獮一歲俸薪置
贍田二所其一爲楊言甯之舊其田二十有七坵其
稅四十有二畝其租四十有二碩六斗其本折色入
徵輸者一十有四碩四斗其以贍諸士者二十有八

頃二斗共一爲范隹一之售其田十有三坵共稅十有五畝其租十有五碩一斗其本折色入徵輸者四碩八斗其以贍諸士者一十碩三斗按季而縣徵其入歲終則[illegible][illegible]登士之貧者而均給之有逋則以問之昔者其圖謀則使佃人扣之菜戶輸之無爲諸士累於是申告諸士曰涓滴未足資溟渤也持狹頤奢姑以示倡乎繼余而吏斯者益廣㪺無涯矣其才什伯此矣其施且什伯此矣則又申而告曰物之暫幾其永也事之遷幾其揆也他郡邑不有以應搜刮之功令者乎且或歸之供億矣賦雖急何至紾升斗

於寒士其以資供億乎則莫若供寒士之一日也有與爲增無與爲更此涓滴者竟與賓興歲薦諸大典並存於斯邑吾延眞持狹碩奢矣

朝廷以高行古誼重士長吏以通有無緩急親士行之百世不亦可乎吾是以爲之記

臨江府徙建新學記

雲南布政司參政 楊標 邑人

臨江郡學舊麗城城當贛袁二水衝齧歲徙築竟逼學廟教授李中誅遷之闕白當道未報嘉靖壬戌江陵見吾陳公大賓以叅知藩政開府吾郡銳意文教謁先師畢引諸生講性命倫理之學郎四顧嘆曰學門在水濵是尚可仍乎力命遷之檄郡守蒲圻松屏謝公鵬舉貳守萬峯周公贊清江令明河廖君文光與之方畧會有浮屠以燬廢且距學近公故詣百家相其區曰善與郡縣約蠲日筮事鳩匠掄材度傭徙

別剎購士民地與之金掃燼薙莽平陂闢隘衆管畢集官師程能趨數月而新學告竣釋菜禮成公遷去乃纓泉張公淵連江季公科代明年謝亦遷去今晋江昇峰陳公選代貳守盍軒吳公必學別駕鳳梧高公岡節推少泉唐公舜欽清江令洪洲王君圻亦先後至皆嘉意斯文鴻規底績云費一出見吾公之贖金與郡守所助民無糜財工用徭夫與練兵之休力人不告疲材石則括舊在與增致者董役爲清江丞刁鴻漸經始於壬戌夏五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左爲先師廟東西爲两廡前爲戟門欞星門右爲明德堂

東西爲學官亦前爲學門廟左爲啓聖祠爲尊經閣
爲名宦祠堂右爲敬一亭爲鄉賢祠前浚二池近者
爲月池稍遠者爲泮池上建石橋三橋首建石坊
三橋左爲天衢閣右爲漱玉井左稍遠爲文峯樓敬
遂襲客丹雘炳煥皆經始於見吾公之規畫而諸君
成之丙寅歲陳某峰捐資礱石謗徵標言記其事余
媿謭陋謝不敏複義安辭竊惟
國朝森布學宮建官立師以教郡州縣之子弟使之崇
洙泗鄒魯之學習俎豆禮樂之節明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而又通天地人之故修先王之道與

當時之務俾爲世用社稷賴之非專呫嗶訓詁取瞻
爵祿而已然三代之降六藝已陳四科之賢文學不
廢言語文字易爲儒累頗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
何如耳洛臨故實先哲耆宿文獻具存或茹潔於獨
或擢芳於衆或居夷抗素或見危遂志或表著政事
或精邃經術迦瞻山川胥足顯靈秘而風來葉也然
考其夙夜永譽醇白不滓者道德爲先勳業次之文
章又次之名實本末之辨此其故可立睹矣諸生誠
無負於明時與見吾公改置之初指則必有豪傑之
士應運而出嗣休前聞無疑且余見見吾公至之初

載降者用兵四境戒甲公能以其折衝樽俎之略陳
布文德已而南征馳凱江漢底定公專用絃誦肇建
彝典偃武修文詎非太平之奇遘哉是皆可紀也已
僭不自揆敬書之石以識成功且使觀者知是役之
有關於風教重且大如此也

臨江府學名宦祠記

臨江府知府 徐 問 武進人

夫上古士名賈子曰烈士狥名名非吏所尚也自世降王教衰上下相趨於文末官師率情以長以治刑名者逸德脂韋者弗振舍是亦沉埋簿書事辔紿以技聘尚習以浸淫肇於秦漢繁矣惟其中悃愊循理因生以樹德徇事以懋功約已以艾民阽危以禦患摛文以概志行之禮義發諸忠貞彌遠而愈流聲焉君子曰諭以公實非衔名也臨江先隸豫章筠州宋爲臨江軍元於有國爲路爲府士大夫綰符分秩知名於茲者寔多故祠中廢莫尋其始嘉靖改元壬午余來二年公暇摟史志訪聞耆老言因歎曰嗟乎傳有之曰民不祀非族故有功烈於民者祀之今玄宫梵宇遍天下黝堊金碧規制儗於王者民亦假然相崇奉及其徒世守之至官於其地功德節槩流演及明朝百餘年而祠尚湮廢非民之情所以妥遺靈崇報事也乃與同官議合相地于郡學宫西偏爲堂三楹匪陋匪華繚以墻垣龕以木主爰書其世號爵里名氏以別同異無攷見者不書始於三國周公瑜訖於今王公泰凡三十五人以春時祀之嘉靖元年夏五月

新建明經書院記

郎中 劉 松 新喻人

臨江郡學之徙建也卜吉弘規今中丞前分守見吾陳公寔始任之已巳夏浙鄞慕雲管公來守臨釋菜先師引博士弟子講習旣罷周覽四方矍然曰尊經有閣制也經弗明弗尊盍增明經書院又曰諸生之趨嚮較也露次星駢肆息無所盍增號舍已又曰廩餼弗儲膏火弗繼養士不夙有司之吝也盍增學田精意感奮衆營畢集半載尊經閣成葺閣前爲門四楹號舍二間閣後爲明經堂亦四楹號舍四間周圍繚以石墻閣前東西號舍咢立共七十間舍各有廚室二間周圍亦繚以石墻置書院田七十九畝有奇師徒歲瓜其入爲賓琴瑟旣調鐘皷有節學官弟子頌聲大作郡倅漢陽段君豸維揚姚君遜郡理宜賔羅君嘉賓圖紀諸石謬以言屬松松謹記曰明制守令六事首學校此其意深至也士挾書爲吏盌令過闕里不趨過黉縫不須祭器不滌儒席不治而曰仕固當者吁非也群鶩然後作衆聽然後言毀譽無闕遂懈不爲將體使然也嘗勞佚之端覰難易之勢因循逡莫事去矣見義之不勇也簿書期會鞅掌朝暮

俎豆之事謙讓未遑無他彼有所急也數者之心一入其中遂使聖人之居學士之廬至不得與老佛之宮比較巨麗噫豈不謬哉侯視闔郡士如里閈子橫經講義標肸較文親勒朱鉛明示矩矱又諸所剏置完美如此民弗知焉侯誠有道過人遠矣葢侯素愛士士有抑直之匱則周之難則振之大過治之小過款諭使易之勿爲張皇以故道無被衣冠纍行者藪無彌月廢業者市路之夫少與儒生變色者夫士惟得養其節義廉耻之氣然後禮樂可興也是秋侯職事賓興郡學應期而舉者得三人皆侯素所甄拔士

謂非表餙山川綢繆斯文之明效哉可以風矣侯名大勲字世臣豯鄉魁中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陞刑工左右給事中拜今官爲郡內行醇潔外政循良訟平賦均吏畏民懷若正宗法置社倉築河堤繕道梁興鉅舉要沠膏土地他美尚多茲石不具著謹記

清江縣學重建文昌閣碑記

中極殿大學士 劉一燝 南昌人

清庠櫺星門左舊有文昌樓制甚卑隘歲久傾圮雅不壯觀癸丑仲秋廣陵李公來視清江縣事公先任分宜治行卓異兩臺交奏
當宁寵嘉移茲剔壞甫下車首謁
聖廟進諸生講說經義勉以忠孝大節郎區區羔雉之餙亦勿惰媮諸生奉命惟謹巳徘徊學宮瞻眺形勝見地據湖西勝槩當玉笥閤皂之奇惜巽方稍窳雖科甲往往不乏人而大魁鉅輔不無少遜將又以形

家者言撤樓之敝陋而聳以高閣則攬結風氣而人文可以大振云公慨然亟欲從事歲值大祲民無盜字公拮据拊循日不暇給鴻鴈嗷嗷且圖其急者而學政尚未遑也今歲李際賓興
聖天子加意薪櫝俞禮官之請廣增鄉闈解額士類益用鼓舞而年復順成可以庀事公乃捐俸若干金鳩搆之聚材媢工命丞張君董其役伐礎奠基周傍環列巨棟援地矗起三層甍簷翔峙上祀文神晬容以肅人士瞻仰巍然大觀遐凌霄漢洵可作雲梯而探月窟矣嗣是[illegible]狂瀾[illegible]傑閣之所[illegible]

也公益大有造於清士哉學論王君分訓喬君趙若
仰公加惠盛心將勸之貞珉昭示無斁屬不佞載筆
紀其事余稽文昌之神世傳張宿降靈爲周宣后之
宰臣張仲氏德全孝友掌策命而秉國均蓋以道德
文章而建中興之相業者也吾夫子千古至聖删詩
而述其懿行諒聖心之所素契者其祀之以翊文運
也固宜後之學者顧瞻此閣冲漠與孚先以忠孝砥
躬而後蜚文章以華國策鴻樹駿維世康民允爲社
稷生靈重斯不負聖師之訓而文神以式臨而陰佑
之矣於我公今日振作之意不大有光乎青衿其懋

勗之公今以朝
天從矣文翁造士嘗相與賢公皆有之太宰將以最績
奏行且留銓諫登樞軸廣羅才俊以作王國之楨凡
奉恭履而樂陶鑄者且盡天下士也奚第清邑之人
文哉閣經于仲夏初吉而暢月落成提撕督作宛陵
張君于翔重有勞焉而諸生孫守爲等同協力贊襄
者也

重修城隍祠記

臨江府知府 程應龍 龍溪人

郡置守莅民而守視聽勸誠有所不得及乃以神道
設教祀之神曰城隍實惟聰明正直而壹與守共土
是故守始至謁廟而戒民有祈請叩廟而求廟傾頹
圮壞民以告守守修葺惟亟然聞之曰神道遠人道
邇或者其守實甚良燭靡不周叩靡不應則民毋庸
聽於神而修葺獨在官其反是也民無所如爭乞靈
於神於是神始赫厥靈而民亦竭貲奉之則修葺時
在民又其變也叢神假焉錢神靈焉之二神者可以

必有應而民亦遂謂神未足據則修葺又復俟之官
臨江有城隍舊涸迹天寧寺後洪武三年始遷今地
前守應公琨戴公瑾後先闢新拓地直三十五丈廣
三之二爲屋四十餘楹前堂後寢赫赫翼翼足生民
共于時修葺蓋在官焉歲久民玩群聚嬉遊雞豕溷
穢值攢造則蓬葦而公據之甚焉而置寄柩櫬又甚
焉而釘樹符咒官不與知民不以告此於鼎三說者
不知何居惟孰是之祠宇而褻以瀆褻且容此不祥
之器及邪魔爲也侍御朱公所以慨然發憤謀諸程
公共白有司而嚴其禁并爲新厥廟貌亭檻神龕復

營退息數楹塑泥爲像者三儼然人道事之洫乎清莫神足捿也頋守實未𨗳而至勤勞郡長者守則媿矣抑侍御毋亦憫歲之多艱臨民之不可輕動姑倡說焉而以佐守未逮也守嘉賴之因記其事樹之祠下以告後之吏茲土其務使民謂守若神毋庸聽諸神不亦謂守尚藥神之昭鑒可對諸神不亦謂守猶未厭棄于神走謁神者神猶足據不至他神獨有靈則善其有修葺時爲拯焉可抑有賢士大夫能告我而佐我所未逮樂其成焉可若藥𧶠如前誠吾郡父老子弟與毋復蹈朱公諱璉程公諱逵禝清江人皆名侍御執法殿中者也守龍溪程應龍也

萬曆丙辰仲夏吉旦

重修臨江府城隍廟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陳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背之泰勸者其民愚也陳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遁之泰勸者其民智也其民愚弗可使智巳其民智弗肯就愚巳則徒以其紀綱法度也資狡猾之骫飭而巳矣上治因之其次利導之莫如詔之敬孔子曰大畏民志語本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權也今夫無情之詞譎𨂐誕聒載鬼車而號肺石至聘也使之詛三物以自矢猶惕惕有懼心者官之方可欺神之網勿漏也逋國課閃外徭百譁弗一應矣而州閭雜會歛金錢賽禱輒毋敢居後有赫之鑒觀弗啻大府之憲令也胥人者刻僞章僞文法盜驪珠於方曬而不忌入廟則俛首皈依也何爲神之格不可度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陳紀綱飭法度昭示民可知而以其可知也骫之疾矣使吾有可知者以導繩墨之民更有不可知者以威不軌勿使壞化而亂法夫民惡乎遁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國家分疆定域而建官設其長立其貳陳其廢置其輔而城隍廟並建焉理幽治明與守令分任之水旱厲札於是乎禱之廷大後動大

衆於是乎行之紀綱法度之不及於是乎正之民義
鬼神相輔而行也故廟制須崇巖肅穆顧瞻焉使大
人思合其吉凶而凡民自生其戰慄深乎深乎其以
開百世之善治乎其與民繇之弗使知之乎臨江舊
有廟在城中規制森嚴庭廡輿作具備歲久而圮棟
隳桷剥弗治恐積而生擾亾以妥神明譬須玩集慶
祥迺與郡守諸大夫捐貲締造越厥士民忻躍子來
踰兩月告成焉迺進父老而諭之曰勿以小善爲無
益而弗爲也夫洋洋如在者念民力之普存也社稷
本爲民而立攝民以奉神則余弗恐木千章瓦萬個

磚千者什之塈百石蒭藁百束冶人爲鐵數十百觔
丹漆以觔計者十攻木之工千攻埴之工可七百丹
繪之工百傭手指千粥粟食當食者三十鍾費悉出
官府諸以材若工輸者咸準民價財取爲用其勿擾
民協力功者自分發以上皆收焉捐有狹豈善無盈
歟父老誌之毋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且夫上棟
下宇以避風雨者人也神則冲漠無形何聞何見然
而爲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而居之尚急於人之爲
其身計者何也知鬼神之濯濯之赫赫而洋洋而居
歆廼升其恭也明知鬼神之無妄明知上棟下宇而

居之之爲所憑依然而冲漠無形也而在不測也又
安能等之紀綱法度之轍跡陽修陰悖百之密而一
之疎哉毋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毋以小惡爲無
傷而弗去也神之權伸矣神聰明而正直福善而禍
淫也若然其式穀以汝矣槱蒸燻燎洋來格矣紀綱
法度相輔而行則於汝錫之福矣往歲自六月不雨
也至于秋九月臨陽擊柝鬬於金川朝駕則夕極於
瑞東望豐城西接袁郡盈盈衣帶耳四至悉旱境而
清江彈丸介其中獨雨暘若百室盈甚乎哉急公好
義之受報奢也父老識之新廟落成值荼鏞垂頹有

恭敬肅穆之民心有五風十雨之嘉慶棘林無號惟
正蚤輸胥史文無害而飲醇賈犢吏斯土者其追於
素餐覆餗豈非義黃上世哉既落成爰勒石而祝之
曰自今以始歲其有來格來享斯萬年

褒忠祠記

太常寺少卿 歐陽鐸 泰和人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濟配報死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士歷官大府寺簿宋開慶己未元兵入渾鄂出知臨江軍未有城籍民柵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鳳洲變鼓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脅之降不屈與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死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謚正節賜塟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景定庚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訛謚逸易爲

淫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夢陽視學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頹圮不治知府錢君公良顧瞻嘆息加葺理焉弗侈弗損惟以可久余迺道郡下與公良迺論其事曰嗟乎北門之禍徐寔爲之也夫阨賊於潛其守在堂阨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蕊已無臨矣擁兵自逸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不幸而不勝以至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失刑矣予奪廢黜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大然後可以立國贈官易名賜塟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亦宜矣而無救於宋之亡蓋刑失而受死者相視也人臣之義太上無所爲其次勸而善其次懲而善是故守爲義則辟者報死爲榮則生者辱事有相形者也而或易之苟辟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莫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槩賢者哉褒忠之舉夫亦以爲世勸也繇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目所及孰與廟近乃今頹圮相望會淫祠之弗埒悲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況異代之事非法所

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民視利如免乃城峽江新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爲嫌吾問諸士民士民若罔聞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爲厲乎知言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褒忠祠記

湖廣布政司參政 龔守愚 邑人

宋褒忠廟本專祀知軍陳公元桂正德間部使者又以清江令趙公孟濟配享閱歲滋久廟日以湮嘉靖戊子太守錢君公良再爲修復且以趙之死後陳十六年非所逮事不當在配位復得知軍鮑公廉死事因爲木主三增鮑於左躋趙於右陳中處如故主皆南向廟則仍其舊額屬守愚記之惟臨江古爲兵衝不獨豫章之襟喉也黄不守則與國之烽通於筠潭不守則湖南之波及於袁豫章筠袁失則無臨江建

炎巳酉之覆轍是巳而宋人曾不之鑑也迹三公之難何嘗不繇於是哉始開慶巳未忽必烈自黄濟江兀良哈歹自廣闖潭臨江版築未畢而徐敏子策應上流夏貴提兵援鄂我是以有陳公之難及德祐乙亥伯顏亦自黄濟江呂師夔以九江降吳益棄豫章遁我是以有鮑公之難至於德祐丙子阿里海涯取潭湖南悉下袁州送款而臨守滕巖瞻亦遁我是以有趙公之難嗚呼柄臣嫉而覆諸朝孤臣憤而抗諸野使賢人君子駢首就盡而遺民幾無噍類宋之不亡於巳未可謂幸矣陳公之歿徐敏子聞於朝故卹

典有加因得入忠義傳及德祐時方講銜璧之禮制置使黄萬石賣降恐後鮑趙二公遂以不揚向微錢君誰則知之耶嗚呼木綿菴之臭尚遺起輦谷之鬼已餒而三公忠精赫赫在帝左右茲廟之成騎麒麟下大荒而惠顧焉忠憤之氣庶幾其少紓乎雖然自靖自獻名之章聯不遑恤也崇奬節義以風厲來哲於法令所不及者而寘力焉非行古人之道者安能與於此繼自今衣纓經遊停車展敬將必有慨然遠想惕然自思未雨而徹桑土疾風而知勁艸者矣斯舉也於名教豈小補哉

重建練中丞大忠祠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高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初定科舉取士法倣古進士大夫於廷而策之於是臨陽練先生以對策剴直得及第第二人卒輔少主廩其宗以殉當先生之射策大廷也極言朝廷用人以小善而遽進以小惡而遽戮因具道古所爲教養法此豈有意曲學阿世効平津之詭隨哉非豁達大度之聖人何能嘉納而拔諸儔伍也迨其輔少主守成忠謀入告多秘弗可考然王師飛渡金川不守先生固曰謀國之臣實尸其咎矣

當是時藩封泰重諸雄藩皆

帝叔建國之始不施其親曾有今日降霍叔明日蔡蔡叔直爲此廩廩而計安宗社者且主父偃儈士也襲賈太傅推恩之策則社稷以安方黃名儒也祖晁家令刻削之謀而傾覆還至先生叅謀帷幄請誅一李景隆不聽誅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先生無媿矣雖然天將與之誰能違之

文皇兆叶大橫祥膺歷紐即力學慕古有至忠誼如先生經

高皇之神識拔擢如先生而謀之無成事之多敗先生其如天何先生嘗語金學士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其自處審矣今去先生之歿二百餘年矣令嘗日効長樂老子之癡頑何至殉其宗黨百餘人然即如長樂老子之癡頑即不殉其宗黨百餘人到于今骨肉髮齒又安能不蕩爲飛塵散爲冷灰也此百餘人者又豈能仗先生之倖免而至今不爲塵飛灰冷也死而死耳先生死而天地之浩氣長存世道之嘗維不墜此百四十有一人者且至今猶有生氣是先生反獨伸也故先生獨謀國之無成耳而謀身則未敗也天但困先生於謀國耳未嘗屈先生於謀

身也余所訝者

文皇他日有言子寧尚在固當用之夫以

高皇之神聖廣大而親擢先生期大用先生以

文皇之天授雄哲而異日更欲用先生是先生經兩大聖之識鑒卓然爲用世才彰彰矣乃寄心膂於華除則弗効何也蓋臣子勳名德業總是君父所成好古質直如先生得大聖人爲之冶鑄則經綸悉入神謨而不然者以慕古之學當仁柔之聽則臣主俱敝故獨以節烈顯然則先生者遇聖主則爲良臣遇弱主則爲忠臣者也傾妒以先生之節而掩先生之才也

叩馬也不病武王之聖射鉤也不佚仲父之賢以先生百世祀其可也臨陽故有祠屏處城隅以春秋俎豆先生而數椽湫隘垣墻級夷牧竪嘯其中弗稱崇奬忠義典爰覓諸冠蓋之所輳輪蹄之所集者以旌明風教而輪奐炳焉其教護厥功則邑幕李而崇之拮据也

明宗書院小記

清江縣知縣 王心純 嵊縣人

古人言學只是家常茶飯而晚近似看作一題目揀擇去做以故下士每日爲迂濶厭爲格套畏足不入而上士則又殫精敝神於奥窔之内以爲是千古一奇特事不知學非格套而亦何奇特之有夫子言學而即繼以悅樂其稱顔氏子好學但云不貳其樂而先儒亦教學者尋孔顔樂處蓋其中有真趣存焉學者志學而不討真趣所在欲其駸駸不已難矣然欲討真趣莫急於明宗宗者何卽大學物有本末之本也在唐虞謂之中又謂之一列聖相承無古今無智愚一也譬之水然得其源則派派朝宗矣譬之木然得其根則枝枝暢達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學不明宗猶之乎不學也臨陽爲文獻淵藪而書院之建缺焉余涖任祿祿四載有志未逮於今春謁太史楊公商及此事太史力贊其决又奉直指劉公捐金鼎新練忠貞祠余思敎化之原以講學爲急而忠孝節義正學問之大端意圖合舉而並峙焉謀諸薦紳先生偶購得蕭氏別業一所風氣爽塏規制宏敞前楹用妥忠貞靈而以[illegible]盈供諸[illegible]甚合兼有魚池菌樹可

供幺菜而優揹俸置田五十畝爲歳時供給修理之費闢門豎坊覺煥然可觀余因是而竊自哂書院之不可已如是而五閱歳始建何居則余又自荅人有不可以講學者三名利根未斷者從義解作活計者表裏兩截者余得無是乎安敢遽人之不可與講學者三不從性命起頭者意見未揹者蒲假自是者人情得無是乎安敢遽若是思維省察今五閱歳矣自覺砥礪一念或可無大戾於名教而遍觀諸文學又皆斌斌質有其文也乃敢拈明宗二字相告以自附於聖門知本之訓云耳夫以夫子之神聖尚以學不

講爲憂而至竊其所爲講者初不關言說何言而行生無行而不與如是巳矣語云言敎拂身敎從吾知諸薦紳先生定有肩先覺之任而以身敎作大總持者矣忠貞公則身敎之最著者也君父天性炇生罔罔不假安排此是不學不慮真根宗而先儒又云東漢尚氣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此於學問之際微矣學者爲能相引於悅樂而日孜孜焉未有不能究竟者也謹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以諗同志者

崇禎丙子孟冬吉旦

文丞相祠堂記

南贛巡撫都御史　謝杰　長樂人

嘉靖庚子閏先少卿以歳薦謁選天官鄉夜夢之任庠無明倫堂覺而異焉曰斯其遐陬下邑乎胡陋其乃爾比放榜固臨庠也臨名郡當不至是意夢且不驗及抵任堂之扁曰明德則夢無明倫之符也蓋是扁爲宋信國公文丞相所書後人重之不易而數之前定似亦非偶然者先少卿繇之視篆飭度郤贄周貧勤以課士工以屬文率鑒茲明德期無愧於此堂杰不佞以孩提侍左右憶其槪如此嗣後因之稍稍

習聞信國公死宋事甚具與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是時赤子腹笥中未有一古人而先知有信國齒頰間未有一古人詩而先知有過零丁洋者先少卿之教也先少卿又嘗言臨既堂明德可無祠信國公第恨余力綿徙寄余聽耳小子識之杰曰唯唯居五年臨司訓就擢諭朱厓以去時役挂冠東歸不與聞臨事者幾五十載先少卿且謝人間世二紀矣庠之遷乎堂之去明德仍明倫乎署之鞠茂草乎無論先少卿不知不佞亦不盡知也頃近以章貢節過臨詢之諸故老始盡得其圯廢狀

有不勝麥秀黍離之悲者乃明德之扁巋然獨存豈
神物者護之與抑秉彛好德人心所同有不忍終棄
者在也不佞因謀剖俸廩祠之以成先志於是臨諸
君子叅藩觀察而次迨于二千石六百石諸文學薦
紳賢良章縫之彥靡不欣然樂助計不佞所剖僅什
之三諸所助更什而七焉期以其八葺祠如干楹爲
栖神之所以其二斥田如干畝爲享薦之需不數月
祠行告成按圖則外爲門門曰仰德中爲堂堂曰明
德而信國之主在焉後地磽隘不容車規渉不稱衆
愚之會先少卿故所賑貧生楊氏庭者弟京四有贍

地聞之曰愚人也敬輸以獻又鄉進士黃君壂以累
世通家誼亦樂捐屋西餘基十餘丈遂得展拓又如
干楹併先少卿祠焉後竣僉問言於不佞不佞無所
辭後言曰夫明德者非大學聖經之旨乎固人心之
烱然不昧者也而其要莫大於忠孝傳曰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示德之目也又曰孝者所以事
君示德之貫也知其目又知其貫夫然後烱然不昧
者可以常存而稱之曰明信國公危身急公破家殉
國委蛇就義出萬死以完其貞厥忠盛矣間讀六歌
千載令人欷歔欲絕迹若疑於非孝者不知忠之與
孝同條共貫猶之人倫天道然無二致也惟雎陽爲
能一天人惟信國爲能一忠孝皆其天秉殊絕玅契
道真故獨[illegible]見其大者若是則臨庠所以堂明德之
指也觀諸日月懸象著明高炤萬古交必黃道經必
黑齒入必柜格長留之間文明所扃億有六千里者
固日月也而半暈重輪纖悉畢燭靡而生白隙而容
光亦孰非日月也哉信國之節振古爲烈信國之神
所在通祠雖賈豎婦孺靡不知有文丞相者明明厥
德是爲日月而已矣臨庠一隅或亦德之餘輝生白
容光乎堂之者神留祠之者義起彼都人士顧瞻廟

貌孰無高山景行之思思則慕慕則法祛其有已之
私堅其勿欺之念忠移之孝圖自靖自獻於
明天子之庭則德之明也於是爲大雖謂人人而信國
焉可也是舉也先少卿之志諸君子之義足稱惟德
知德惟忠知忠信大有光於名教而忝也陋無與比
數然得藉手以少逭於不孝之譽是亦聖經之遺則
也已先少卿謝氏名廷家閩之長樂人官終瓊山縣
敎諭以忝貳光祿時贈故稱少卿叅藩鄭氏名時章
滇之龍溪人觀察袁氏名年蘇之吳縣人郡守高氏
名從禮浙之仁和人清江尹龍氏名起雷綏寧人臨

庠掌教吳氏名萬金候官人清江諭吳績浮梁人咸
與有賢勞例得書祀田祭器另紀之碑陰
萬曆甲午季夏吉旦

重修聶侯廟碑記

順德府同知　聶璜　邑人

侯聶姓諱友字文悌南昌人生於赤烏年間少負奇氣逐鹿至淦陽封豁箭中大樟乃伐而筏之怪息江翁人利於涉而祠之遂名其地曰樟樹鎮一名鹿渚云侯自少文武兼資姿髯修美虞翻與語奇之以書薦于豫章太守謝斐斐以爲功曹因至京謁太傅諸葛恪禮侯爲上賓封將軍命伐儋耳有功而歸授以丹陽太守惠政名于時恪以兵勝魏復欲還北伐侯以書力諫恪不從後果無功已而侍中孫峻忌侯功

畧因諸于恪而禍之欲誅移之鬱林侯聞忿發憤志以歿時三十三也鎮人遂祀而報之呼爲聶公廟云至宋季乃神威孔章凡里中雨暘之控痒疢之呼隨應而響且在李遠軍中潜啓默翌助順剔畔變幻不已屢獲勅命錫以廟額嗟夫侯之功懋著於吳侯之神始顯於宋或者猶有疑焉殊不知樊將軍漢人也而顯於唐李中郎唐人也而顯於梁要之天地純剛正大之氣鍾于人而不克伸于時則其積之久必有附日月以爲明附雷霆以爲威附山川以爲流峙附草木以爲夭喬附霜露以爲肅殺者矣是故宜侯之

神若是其久且大也夫先王之制祭祀也有功于民則祀之以死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數者侯皆有焉是故宜侯之血食茲土若是其悠且久也夫易之渙曰王假有廟故漢高入關之初乃作祖廟朱儒謂其知萃渙之義侯於璜爲始祖璜家譜牒尊侯爲首爾茲紀侯之顛末於廟是亦竊附漢高之遺意且以彰甯君恒藏等葺祠承盛之意以識歲月不忘耳若夫存世之功歿世之靈先後諸碑之刻已悉璜何敢贅廟工始于嘉靖甲午而成於嘉靖庚子今惟刻石以紀云

嘉靖壬寅仲秋吉旦

重新修建東嶽行宮記

吏部郎中 張徹 新淦人

五嶽天地間最大神也盡前代有國土者以其能興雲雨利民物極以帝號

皇明洪武初歷其號而不用咸以神祀之所以示敬也

臨江郡城西二里舊有東嶽行祠通祀五嶽而東嶽無專位每水旱疾疫吏民禱之處則應祠之建置年月不可考經歲滋久日就傾圮吏祭不恭民慢不敬盲風恠雨並作水旱饑饉相仍宣德元年夏四月不雨百姓無所訴呻吟遍野逵郡守竇垿朱侯得歸自

京師與僚吏謁祠下禱曰守不德無以格於神奉

聖天子明命作民牧典神祭神聰明正直憫我民以雨我其新是祠明月復謁禱如初於時玄雲勃興雷電交作靈雨隨至入府庭大如注官吏相慶士庶騰懽溪澗有涌泉上田無龜坼連三日萬畮沾足百穀有秋向之呻吟變爲歌謠道路之人莫不曰太守雨守豢神惠諗於衆曰須新廟者無食言於是命耆民談子進等以庀工鳩材經始於宣德元年秋八月息工於宣德三年冬十月規制一新金碧輝映位其中以奉東嶽與其侍從舊之五嶽爲寢宮於後以栖前之

左右分善惡爲二十四司又其前作三門而翼以從屋神各肖以像罏釿香奈之屬亦各極其整脩祠成宜有石以登載事蹟守以文屬余余謂昔也神不以宇則無所降依今也神受其歆則有來景福非郡守能蠲愛民祀神之敬其能致新廟有翼而神祀有永如是哉故爲文俾刻之并系以詞使工祝歌以祀詞曰神降兮泰山靈皇皇兮兩間乘雲氣兮往還與日月兮相與循環作民兮威福十雨五風兮焦以沃俟之祠神兮疇景貺神之報侯兮榮寵祿祐我民兮以繁祉豐我嘉穀兮驅我厲鬼我民報祀兮無窮巳自今兮延於永世

天寧寺碑記

學士 危 素 臨川人

臨江府大天寧寺在唐之先曰興化寺咸通中領南觀察使韋公宙道出淸江維舟寺下夜覩江中有異光募漁者没水得鐵佛五移寘寺中因改刱焉邦人稱之爲鐵佛寺此郡志所載云宋賜額天寧萬壽紹興十二年更號報恩光孝禪寺江南版圖歸于元至元間有旨命講師三十有六人郎列郡諸寺大開講席雲巖泉公實來臨江改大天寧寺易禪爲敎所講以唯識論爲宗俾住山可公刱立敎規師徒有則迨見堂徹公才識英敏美譽益著香山果公增置水田歲收爲石三百觀外慈公入覲慈仁殿内翰揭文安公爲製請詞還則改刱大雄寶殿棟宇壯麗爲郡偉觀内翰虞文靖公爲之記篆其額者倫鬼張文穆公也德巖公居五年而兵燬踰年省兵復臨江寺宇重建歷代俱奉璽書住持至空碧瑩公道阻不通領郡命繼席十年兵難迭作寺事曠弛歲甲辰仲秋之月郡請沙門克文主之脊瓦礫闢草萊志圖興葺乃仍昔基謀作正殿經始於歲丁未十月會郡守劉侯貞以吏治之暇繕城郭新公署樹情僉同百廢具舉召

役志而諭之曰斯爲一郡佛寺之首祝釐報上舊有道場可不助其搆作之役者乎衆曰諾期年殿成廣七丈五尺爲六楹深四丈六尺崇如深之數木石脩整鋪甃堅緻旣還舊觀遂來請記嗚呼四方之金華歲久而不鮮名山勝迹毀滅幾盡臨江之天寧雖遭逢賢侯傑宋恊和民情乎應獨殿宇之先成輪奐具美抑克文師之所立有以致之歟唯識之論法義甚深學者即是通之心華發明洞徹無礙殿不徒作矣素藐焉晚出於虞氏何能爲役姑識其歲月而嘉其興復以告來者耳侯字子貞漢泉人爲政廉明練達

課荒彌能克文師號雪印通內外學澹泊自守初受經新喻之雲山院學徒應夢慧忠永福相其成者縣令李惟敬國史臨川危素記

重修慧力禪寺記

臨江府知府　程應龍　龍溪人

慧力寺其先爲歐陽處士宅宅產瑞竹名瑞筠後爲寺取滴瀨江名惠波最後因瘳唐帝異瘡乃錫今名相傳爲湯救貧卜向地自南唐歷宋至元盛衰興頹者幾盛則名僧輩出然證佛性大演教宗禪心詩思雅重名流龍下猶能謹守寺物無負國賦以是冠蓋雲集士庶會遊松筠楓栢夾道逮城衰則棄敎蔑戒爲世厭薄輪蹄稀至逋負日多質山鬻樹逃散以去寺所與頹亦繇於此明興有朱公以忠倡修此寺後

經回祿厥裔今侍御公璉爲孝廉時復爲祝疏以紹先志歲久復頹茲家居愀宏初緒延僧再新侍御居恒嘗語余是寺有海印禪師能運法力擊碎石龍俾郡不至沼今石骨猶存有羅王曾現神力護郡避賊民千百人寺中賊馬至寺橋皆跪伏賊懼不敢進今伏馬橋在寺前視茲則寺慧力誠良多贊儀一剎赫靈侍御是衆亦爲郡功德崇報靈獨捐俸作因果也聊從工庚戌年迄茲歲月底厥成爲殿者三曰天王曰羅王報恩曰觀音爲閣者一曰千佛復爲莊嚴其像費金錢千緡皆侍御出之疏表竊倫不以擧衆信

也功竣而余守茲郡因紀其事勒之貞珉嗚呼先後

興頹之故亦可思焉

萬曆丙辰孟秋吉旦

重建禪林寺碑記

武英殿大學士張位新建人

臨江府東關外舊有禪林寺故老云唐初搆也寺有古栢二株徑十圍參天百尺左雄右雌雌結實如菩提子陰雨光怪蓋千餘年可稱寶樹矣昔有宦遊茲土見其木侫妄意貍首者鋸匠甫遣而闔舍病肢已而悔罪復蘇鄉人神其事謂有呵護焉遂建三仙及壯繆殿於其地然寺廢如故寺舊載嘗任田八十餘碩鄉豪牟而有之諸衲鳥獸散法輪金像轉徙淪替昔之鳴鐘梵唄禮誦威儀徒想像荒烟蔓艸之墟而不可識近年鄉縉紳先生若大參程公憲副彭公同學史朱公議建玉皇閣於關壯繆之後未就朱公素行其德於鄉乃銳意力終其事工竣郡守王公來視慨然謂朱公曰此佛土也圮而復振今輪奐美矣廼無一瓣香爲西方聖人地何耶朱公告之大尹李公皆以爲然遂獨身任之蠲橐裝庀木石甓堅等物部署役作王公李公捐俸夫力亦摳趣作爲正殿三楹中主大雄氏左右裝塑諸天阿羅漢守道參伯錢公巡道總憲黃公偕助之同題曰雙栢禪林梵宇莊嚴香火歲飭屹然臨汝間一巨觀矣竊謂大雄氏之傳

派起自夷裔咸謂悖紊中華正教當人其人廬其廬
童而習之較然矣夫人生有欲非禮法以維之則亂
至若閭壹也公族也宦官也貴胄也夷狄也詩書禮
教之所難訓刑辟法律之所不能加任其性之所之
而恣爲饕戾一聞因果報應之說輒懼然懼惕然改
是其陰翊世道不淺胡可廢諸世之人披攘困苦於
塵業之中無能自脫一旦入化人之境花木清幽焚
香息念談說無生味趣便有悠然出俗想若青腴醉
飽啜苦茗而喉胳爽然厭豢得濇亦一適也又胡可
廢諸顧獨怪近來深山僻野庵院甚有私剏之禁

人捐福地靡問而奸宄托跡逆僧潛竄僑寓借爲逋
逃淵藪是何恥焉此淫祠不待梁公而毀佛光不俟
明道而除者也恒謂與其創設新剎毋若修復舊寺
之爲得乎况茲禪林廼古高僧卓錫法土夙稱名剎
且居通衢輳集難匿非類宜延德士住持以佐熏修
而杜游閑郎與日贍禮者考廢興之故而益堅信心
以杜衰前誠盛舉矣朱公言古剎棲靈必有所司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茲寺之爲豪有也弗能久也今此
之金璧輝煌而彼之灰飛烟滅良可憫已胡世之精
誅力奪爲陰陽宅者往往悍然不顧視此不可爲承
繄乎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戒斯世之毀折像教者
朱公又言維茲禪林當吉顧宜春諸水下流而紺其
口在形家言不宜廢自剎之復而郡中財賦人文倍
於曩時有左驗矣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培一方之
風氣福利者余聞斯言因嘆朱公之用意何深而施
德抑何弘且遠耶寺古名善林寺新修郡誌載名禪
林寺遂仍之禪善同音同義也朱公諱璉辛未進士
官侍御史督學憲副與余同舉於鄉因不辭而爲之
記

萬曆丁未孟秋吉旦

重修崇真觀記

翰林院編修 張九韶 邑人

崇真觀在臨江郡城東北三十里地名根湖東晋旌陽令許真君敬之棄官而遠遊也道經于此樂其山水之勝鑿井得泉飲而甘之遂煉丹于此植樟一株以識其處其樹上分八枝大圍六丈陰蔽一觀因名之曰樟陰宋大觀初管轄公靈遠自閤皂來主是觀艮齋謝公為方外友謝公為尚書時請于朝賜額曰崇真至宋之季年住持喻公丹崖請于丞相文信公為題曰敕賜崇真觀至元初棟宇以朽腐將壓主觀

事杜公吾信撤而更之自三清殿以及樓閣廊廡皆為一新至正壬辰觀宇悉燬于兵而古樟亦羽化而去獨根株存焉住持楊公定昭亂後與其徒陳志順等奮厖礫薙蓁荆重剏殿堂以奉香火未能復承平之舊貫也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詔遣道官分行天下清理道教併寡歸衆而崇真遂隱然為一大叢林矣今住持楊公茂林奉

制徃廣西清理一道七府之宮觀竣事而還既復

命歸與其徒齎裝中貲得若干貫不足則叩諸鄉隣素封之家樂施之士以求助焉合是二者市材庀工首建三清正殿次及真君法主之别殿以及祠堂寢室門廡庖湢靡不畢備經始於乙亥年十二月十三日訖工於丁丑年十月望日為屋以間計者二十有五繚以周垣甃以瓴甓亦既完且美矣書來謁余記之余惟老子之教行乎天下通都大邑洞天福地琳宮瑤宇興廢靡常或墜而弗舉或久而愈昌雖曰有數存乎其間然亦繫乎荷任其事者之才與志何如耳夫有才而無志則不能以有為有志而無才則不足以有為今茂林之在是觀也以有為之志當可為之

時而又有能為之才則夫為之在我者未嘗委之數也故其建立成就有可書者吾故為序其事以記之俾後人繼是而居此者相與扶植而修葺之使永世可也

洪武乙亥仲春吉旦

重脩陶母墓記

翰林院編修　張九韶　邑人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爲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塋也按新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志又云南唐時徐鍇嘗爲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曆中吳中復爲宰於此亦嘗叙其事以爲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曆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爲真跡矣然臨江未建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

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欒爲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于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塋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齧故址不存今不可得而考矣姑即今墓所在而言之墓也當闤闠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從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扃鐍且隘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禾楊子山來宰是邑下車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視之則棟宇傾頹而瓦礫穿漏也俯而觀之則磚甓缺裂而蕪穢叢集也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化爲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塋於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也今其亭宇凛然而將墜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於是捐己貲構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甓增培其墓而墻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於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於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礱石以記其事而請文於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於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

國家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爲記

[illegible]

雲南提學副使 彭綱 邑人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峯先生新
盛熊公新作臨江府城制始脩也臨江有城坊於宋
厥後或修或圮元至正甲辰
國兵克僞漢臨歸附因元之舊置千戶所戍之後所徙
城夷然過遭礫址坱圠隍池諸門之闕猶存正德六
年夏六月華林姦入禍極摽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
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惻志奮乃理武事乃
聚粉庚計可施則具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

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之以石累之以磚結之以灰
內外夾施經始於壬申六月至是訖工爲輪廣凡三
百雉有畸爲高凡一丈六尺有畸爲女雉凡二千九
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爲厚下一丈二尺有
畸上殺其二實以磚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驅
馳運五兵爲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爲串
屋之楹凡一千四百七十一爲臺門六架以危樓皆
仍其舊而加治焉惟西則夷其闕而重新之視諸門
益壯爲水竇六皆甃之以甓欄之以鐵以泄滀潦之
害爲隍池皆濬出於民與城坱高下而重浚之凡工
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廩之直之凡費過白
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犒勸若魚米酒
肉之類則不在是凡爲費公皆隱度通融公帑所儲
若而助以聽訟柬金之餘與舊例商估繻直所謂堂
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囂囂言
言逶迤起伏遠而望之則虹霓盤卷憑駕河山迫而
視之則陰陽經緯蔽虧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
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
有志而無才則疎而不合有才而無志則靡而不振
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

必不以爲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往往至於憤
憤扼腕銜其事功之不見者爲是故也惟公遻是三
者而佚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曠之峻功於
反掌之間若天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抑天其
或者將有以昌公之策於方來而先以是爲兆也不
然何昔之難而今之易也耶始臨之民阨於盜發之
餘一夕而數警者凡數年感公之隣固而引之凡耆
宿壯少莫不歡慨戴向頌誦公德於無窮於是臨之
縉紳相與合謀得石而礲之屬綱記之公名希古字
[illegible]進士[illegible]任刑部郎中至今官 以其爲政用繩律以寓仁愛云

梅家畲記

鶴慶府知府 孫 偉 邑人

清江水害梅家畲爲要舊有堤善崩春夏浩淼歕激蕩泆民産廬賦之家千餘戶且虐隣毘陵養齊先生刺臨三年水禍無廬歲因歎曰民害若是如之何弗弔而忍食其力乎於是積鏄緡浮財用度可乃降省規制授父老子弟且畚鍤板築從事隷胥知事者八人爲長分命屬僚先後董厥工自壬午秋八月至於癸未春竣事修百丈中股弩閫水勢東瀉濶二十丈高半之旁教民雜藝靡縵圖經久是歲水三至東潤

繇軌無害黎服大悅走公廡下稽顙謝公不居曰若民勞也其善視無丧厥功於是咸德公無已相率求其鄉大夫孫偉銘石道左紫遠思焉夫治民當恤其大也子産乘輿之譏謂夫小之也惠盡而害猶是也公之理民利病甚多惟築城江岸築茲堤竭心力焉蓄二處相傳有水怪而成郎功其昭德之致乎夫德昭而民不忘者人心也立辭以像賢者示遠也遠而益知有公吾郡不重矣乎詞曰湯湯楚水大江具區孰汨而橫孰道而趨蕭蕭梅畲列水以家昔胡嗷嗷今胡歡譁維彼歡譁匪民之甿哀斯逝斯疾病有告

其告維何天降洚水蕩我田廬餓我父子惟茲父子將逝樂土悄悄徐侯來此遐莫遐莫來此憂心策策殆有大防於河之側靡云不逮孔棘有成靡費不貲民弗覯瘠維豐有年維筠有歲百世之閑三邑之惠勤官漳澤古昔稱賢工重民力春秋書年嗟嗟徐侯一德溥功茂民歌民頌與石同壽

重修梅家畬隄記

河南巡撫都御史 龔亨 邑人

清江之東有鉅隄焉曰梅家畬當袁贛之衝每遇霖潦衍仍諸流叢奔隄輒壞焉敗廬舍沒禾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正德以來七築弗底於績地遂再易嘉靖壬午冬郡守養齋徐公問禪心悉力集民以築乙未春大雨水隄復決連歲如之曰魚廟背曰李家園曰龍潭曰趙家園社公山蕭家園爲隄凡七皆爲灣池水勢泛濫吾民其將魚鼈乎丁酉冬郴陽合峯李侯易以地官正郎出守吾臨下車之初詢民疾苦維時鄉進士黃君璉杜君欽德等條陳以告侯乃慨然曰茲惟吾責哉於是謀諸同知林侯志麟通判魏侯煥推官鍾侯允謙衆議克同詢謀僉定乃進鄉之耆舊而言曰捍災禦患以衛四境予曷敢不力其事爾曷可不事其事乃進僑吏而言曰某才可幹其董而後若怠於事國有常罰乃祝於城隍之神曰神爲民而立民依神而安然相厥成以益吾民寔賴神功仲冬之吉庶民子來力則出於一鄉財則出於慶分綂率有方省試有期故下不知其勞焉上不見其費焉而其區畫形勢相度地宜皆出侯之定見爲長四百

丈横徑二百丈壯固崇厚視昔有加越戊戌春三月功已告成何其易易哉蓋侯誠心感民故民易動侯道使民故民不怨一方安堵無復昏墊之患侯之爲政可謂知所先務矣繇君子觀之下咨民瘼而悉知其情智也視民之溺繇己溺之仁也毅然爲之浮議不惑義也從容以役民而不促迫禮也一舉而四善具民用賴焉繇是而推之敬老慈幼薄聚斂省刑罰順天時因地利五行各遂其性道將大行於天下矣詎止福澤吾臨已乎夫侯爲政三年簡約持身節用愛人力欲追古循吏而茲隄之修後以其時民享其利功獨自著允璉等之所欲書者也故因其請僭爲之記以紀歲月俾後有所攷云

重修沙河基堤碑記

海鹽縣知縣 黃之俊 邑人

清江故澤國也邑迤東北實維修德鄉地更窳下章貢鈐江二水滙其滑歲恒不免墊溺所恃屏障長堤捍之堤之修三十有餘里沙河基㝡當要害外扼江濤內渚潭水潭深瀠瀠顛有天吳無支祁之屬窟宅其中嘉靖丙辰間堤嘗就圮鳩財四邑祗役兩春僅稱堅好幾五紀焉今丙辰堤之嚙於狂瀾者幾三十處而沙河基遂決裂至盡民間丘墓田廬蕩爲沙磧愍濤淬射且及旬豫兩時郡邑丞長事委冗派役用

饑荜竟草草報竣搏沙所成不匝月水再至潰矣堤潰而漂沒倍之上歲矣適鄭大夫公使旋復任而邑侯周公甫下車二公目擊民沴憂心抨抨亟思所以葺理之斯際也災民難堪再役勢必官募工募工必仰息左帑仰左帑是終無堤矣又徙事水鄉獨當衝決決則獨當版築而他坊高枕食觸食賑此邑侯所以慎重始基進鄉紳縫掖父老而庭議之議之而以修賑積鏹暫從事也詢謀僉就僉謂宜有專司于是大夫公毅然身督理之寄而邑侯慨引資給爲己任顧費出不貲力不能神鬼輸之而此之因糧分

派通縣協濟如哥家巷鍾家圍等役又不能按故事行之而時更有所逆闕甚欲堅執其吏而肘掣之而中格之非伏救心剔腎日幾熹而食幾旰安所節縮撙千金爲經始地庀費甫定登錙可舉乃簡鄉民之有幹力者爲之長募丁壯千人受役首事沙河基他若窑灣皎窑龍潭社公堆蕭家畬饒家腦紅菱塘鍾家圍以次聽民自効力而官加優給焉于時大夫公方黎單舸水次戴星起行工間指畫勸相晝酉乃休一時復走他餘處省視重跰不頻舍一切櫛沐半在風露中蓋八閱月而如一日也春首積雪寒冽膚裂闢

小人方篆首栗栗卧宇下而公已孤行淖潦中三老子弟竊憐公泣而跽進曰公勞苦休矣公蒸毖蹙厭事其自視不遑有躬何知郎安諸所爲椿深而櫛比薄堅而鱗次土擇善壤槌引九牛一一自公意擬爲新規甫踰時望若岡陵𨚗如金石矣堤之址廣十五丈頂廣八丈高五丈長以百二十丈計其他又若干丈始丁巳九月之朔日迄戊午四月念八日工作視上年省什之六而底績百倍過之費貲二千有奇公給帑非半而二公不煩民那措捐俸處之裕如曾第苦心拮据爲難其才謂優綽非尋常可測識萬一矣

總之任資給者非偏經費而真念時縈于力役任督
理者非偏營度而長慮毎歷于支更調于寬嚴兢綵
以貫于徹始徹終之際雖費幾許協勤咼興鉅役而
寔行所無事以故民忘勞而功神速也且大祲餘息
人得以力受直于官是又救荒一助矣而更虞他堤
壯不沙河若堅此瑕彼猶之弗堅勒限補葺視昔加
嚴則二公悶未嘗須臾忘軫念也先是滔天之後鄉
民仍半歲涸決決中瘡痍之衆撫江湄號曰天乎何
忍狗吾民極也介介衣帶水不畀一慈父生活之其
魚矣而獲徼惠西公沐煦祉席有兩公則有河堤有

河堤則有水國之田廬戶口熈熈復有生人之趣徼
計其後即此歲二熟獲登箱車穰穰纍纍之凝淚江湄
號而叫九閽者無不手加額歌舞明賜曰二慈父與
我麥秋也尋與我西成也二公之功萬世矣茲民有
天幸大夫公總郡邑事得時時彼問工作而俟以入
覲奏最爲第一人芘第一而秋未深再當屆汛清則二
公之長城我億衆也詎有窮期哉亦彼僭繼撥生長
是鄉賴堤之庇保在茲仍敢以不文忘紀誦耶貞珉
之勒第綠堤工告成事耳至于周澤溉注茂烈鴻竜
則嗣是當永永像之世世祠之與長河共天塹七尺

不云乎哉然愚于是識兩公之大焉拯民痌瘝不啻
負疚仁也家視民事盡力殫財必期底績誠也詢咨
盈庭不築舍道旁斷也一德相成如塤箎和也出
此可澤入紘可貫金石可立剖國是亮天工一堤固
緒事焉夫黍苗之仰桔槔不如其仰陰雨二公立且
滲漉四海清民其首被河潤者耳河堤其治行卓異
中之一班者耳鄭公名朝棟號二瞻楚之澧州人周
公名宗文號關鴻越之嘉善人書以風後之吏茲土
者

萬曆戊午季冬吉旦

重修沙河基圩堤碑記

福建按察使 程達 邑人

清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乃浸淫龍虵之歲及今萬曆丙丁而墊溺極矣水悍嚙江塀決河堤貫劔諸鈞川閒諸要害圯者數十而沙河基一帶爲甚田廬首丘漂沒萬計此水國亦一刦運也前此頻決頻修然亦旋修旋圯無乃當事者苟且支吾致此天幸開鴻周侯令下邑席未及煖而惻然若已溺也緣集鄉紳孝廉蒸群髦士覯求水勢地勢商爲一堤不復圯之計予時家

居擢總八閩憲事待次里門謬陳六議以對首擇主者而次及一切工費時郡二大夫二聽鄭侯捧檄吳越市絹上供事竣而餘値五千緡悉輦而還公帑大中丞太蒙王公心許之會清人數萬萬狂走叩閽以侯監督請予行次章江赔監司兩臺使力爲慫慂報可一時三老歡慶額手曰民有天矣兩侯受命慨然身肩之鄭侯曰身親行河估計丈尺堤長無簽市猾岸土無褫浮沙夙而作晦而息偕傾傾登登之衆分其其苦吾爲政周侯曰身莞管籥悉索敝賦出納惟謹[illegible]時永賴[illegible]加卹秦隴盛圖百年之利

毋恡一時之費吾爲政盡自兩侯同心而清民亦有天矣經始九月之朔日役數千人日費數十緡逮十二月而自沙河基迤牛灣一帶積歲傾圯要害處處屹若砥柱微獨居者復有盛宇畊者復有定阡會當貢輸孔道諸奉計屬車槩槩輦上者無不詑堤工之速而堅壯且自倍疇曩也葢兩侯茹檗貞操弄丸妙用洵稱才誠兩合故能任勞任怨排衆議而適觀厥成先是主郡事者因民呈辭啟心兩侯意稍不平偶一倅以遷秩行郎支吾逭歲者見當道以三百緡費對而不知工役未一月已費七百緡矣當此時爲兩

侯擔當者不亦難乎民仰窺兩侯一片苦心而歲荷覆露之德藉不有記述以誌永永毋論悖德者不祥將昜以風示來祺予赴任浙藩過里環堤之人具狀以叩予曰若曹不請令甲兩侯肯爲若狥且吾儕戴兩侯如天之福一堤詎足槩兩侯爰復叩顙而繼之泣曰小人安曉令甲亦敢訣侯功德第欲使百年後識堤之所以永自兩侯始耳予乃驩然曰有是哉辟之于鈞維綵伊繹辟之于舟維柁與楫微鄭侯無以遂周之仁微周侯無以展鄭之幹兩侯相與有成而甞令河南北虜何事不立濟者一方一堤云乎哉春

秋之法凡土功關于民者必書茲堤也挽舠鈎之迅湍殺袁贛之支流所關匙鉅故不郄而爲之記

萬曆巳未孟夏吉旦

清江鎮復古堤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瀟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爲章江石磷磷不盈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爲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爲瀟江瀟江以上爲金川爲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滉漾霖雨時至扈礎爲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緊樟樹而劊江而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焉矜余取道瀟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齧餘也迨縮綏而來則兀然僉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𥿄締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泝流而下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毋爲北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徃十餘歲水大决則築新堤以自救廼從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駸駸逆㷐樹之北闗從古堤遺址廻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居火安耶余矜視事郎從縉紳父老商與莘間民所疾苦給諫祝公曰新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父母之成績復下闗之古堤乎爰與侍御熊公司空聶公𪗋吉鳩工而

祝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利也木之值取諸進香之羸餘者其入之爲民力之普存其出之爲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將逐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于元年之冬竣于二年之秋日至而栽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鄉守王公與余咸捐俸益焉是役也分財用平核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稱猴獶悉視公定其畫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焉今夫治一家者其有所營建郎浩煩必計

日而竣之以某時樹揆以某時落成經費井井有章而僝功堅固可久至官府造作則不然糜費不貲曠日淹承督程者爲無訾省而滋之中飽甚矣爲天下之不如爲家也夫以家事視天下事則何事不可爲是役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計焉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班矣興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盛守且道於愆曠吾乃咳然誇績哉矣是役也有高論之予矜曰徐宇清者捐家園一所以其土界之堤使增峻焉楚子文毀其家以紓國之難用紫也公率其鄉之後進彬彬起矣是役既成并書而志之 崇禎庚午仲秋吉旦

重修楊家畲至黃家園記

翰林院編修 楊廷麟 邑人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於脩德鄉五都之間始若髮漂終乃大圮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戚閔然邑侯無錫秦公閔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感言於衆曰凡壞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艮者以患准也耆老之雄於旅以或腐於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者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於汝後人是年冬十月度里栽匡步軌剸畛耦量時畀役以日至勿或敢逭

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耆耆歷三職程事而終不愆于素自楊家畲以屬黃家園丹挂坊縱晾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廉則砥之弱則倍之廓以怒則參以斂之廣與崇方水涎涯之上而望之綱如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昔矣又陪敦焉嗟乎 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爲淮則有洳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爲己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爲己勞也身之且身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爲利爲名務而在息

爲民之不爲鮪梟者猶幸草爾古之儒者皆以是爲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措以其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泰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乎明年庚辰大水軼以立植無逝于防清江舊史楊廷麟樂而記之辭曰曰古在昔乃牟乃籟乃涉其西華陽以別南曰蛇溪維小阜攸同蕭水漱之遂曰滲國前之爲此或廿年或七八年乃至歲易泰公成枳以仁以勇衆力以傳土樂工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爲德制身者道物制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昌徵我宅我田曰王國昌正我徙我車曰王國昌成昌治我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永矣嗣者其前艮乎念茲戎勞敢告月日

崇禎辛巳三月吉旦

新修江路記

四川右布政使　敖英　邑人

郡城南上抵慧力蘭若故老相傳沿江舊有坦途歷禩以來江濤齧之坍塌入于江往來者迂徑繚繞而行霜降水落則行沙中維時里中有三老受天竺戒以方便爲心相與謀曰此途不修終病行者乃從四方長者募緣金穀均節委積鳩傭工斬山之麓而途焉廼闢廼塈廼溝廼防畚鍤如雨而許許之聲響徹林谷後不貳時劃然改觀途之首聯絡城根壞勢狹隘乃甃礎爲級以便陟降其下有坳南郭諸水出焉昔有圯橋今完之途之尾瑞筠山後諸水出焉昔無橋今剏之自江中而望途之寬平也如砥高懸也如棧延袤也如螮蝀飲淵水光山色之間隱然與石龍金鳳相爲映帶行者往來懽呼相慶噫古者王政凡橋梁道路亦隸在職司以時料理有不趣事則督責之令行焉今三老不費官金不勤民力乃能協心集事以便民真民之良哉民之良哉三老者何甘姓名存智陳姓名庭祿劉姓名勝稃之者沙門宗岱也予有別墅近江之瑞杖屐逍遙多繇此途故樂其成而爲之記焉

新修高橋記

按察司副使 黎龍 新喻人

郡城北行五里一曰一溪舊有橋是爲臨瑞通遞要津也比且久民病涉焉郡守合肥李公守臨有以聞者公謀於二守白泉林公別駕浣溪魏公節推省菴鍾公暨清江令兩湖沈公公捐俸金若干發衆而次助有差購石鳩匠俟民入於農之隙其墳而嶮嚙者坪之行而夷陷者寔之兩涯積石峙而高之中聯穹窿而項者三工始於嘉靖戊戌四月又一年己亥冬成郡士大夫相率賀公公避席曰昔杜預建平津橋成上從

百官舉酒屬之曰非卿橋莫能建預對曰非聖明亦莫能成斯舉也財用工力皆出於天子之民吾何功之有噫大丈夫之有爲於世者孰非天子之功哉孰非事天子事哉有所避者公與私之間耳舉事以公則大而托孤寄命小而錢穀簿書凡職之盡皆公也苟私焉雖矯情干譽其誰與之是橋也公欲不居其功得乎公治臨三年冰蘖之操始終一致他如建體仁堂築栖家堤修麗春橋悉出節用之餘公帑無與焉外艱將行以記屬予予維樂書之公術不衒橋成而衆議者以爲公德之頌云

親民堂記

翰林院修撰 劉同升 吉水人

若水泰公治清江者五年矣學道愛人有君子之風清江之民亦愛之曰古循良吏不是過也初公蒞清江見其堂曰親民公曰前人迪我矣吾之治清江如是而已矣于是潔己奉公飲清江之水遞惠泉而品之曰吾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堂以信吾清夜可矣廼于整暇之日葺其堂而新之考其興廢之故則堂之有額自沈公淮始先是府學堂額爲文信國所書務書明倫誤衍一筆因書明德此親民所繇命也余竊

石經細繹親民之義覺古聖賢立言與後儒微有不同何也親則賢愚一視如父母之于群子賢固甚愛之不賢亦未嘗不愛之也蓋督責所加但有憐憫終無憎惡民之于君子亦如子事父循循儆戒皆出天性未嘗作二觀也若新則革其舊習與之更始賢知愚不肖分別心生矣天下之大求其人人一新必不得之數也夫求新則近于繁親則渾然一體唯天地萬物父母並生並育各不相害元后作民父母何見有作好作惡之王道哉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先教養而後政刑如春風着物而物不自知也含此則

刑名之漸起矣泰公家學淵源以身教清江古人閉閣思過以止爭訟此道于公僅見爾蓋公蚤遺庭訓奉節母之教唯謹至性孝友父母諱日素服涕泣族人感之以公爲士行士則其重于宗族鄉黨如此清江故劉高安新淦新喻之都鄙風氣難齊皆奉公晝一又四遠之衢疲且重齊公才遊刃而壹鎮以廉靜居身端方言笑不苟其經濟本於學問非偶然已也當催科嚴急之時公獨能以寬行之不失撫字之意其他救荒築堤均馬政恤農事除剿盜諸善政不一率皆本于親之之意而又本于親其親以親民之意

故有本末可觀當事聞之咸曰愛民無過清江者夫治邑者誰不欲親民有其心而無其術民亦不得親唯本明德以平天下則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從好之民信其衆彰又何憂乎不新予與公以聖賢之學交相勉焉術良又緒餘耳公貽書予云須得一言以爲來者勸使清人更數百年上下相親如一日庶斯堂之不朽也嗚呼亦可以觀公之用心矣公名鏞無錫人與同升成丁丑進士

樟樹鎮記

四川布政司參政　熊化　邑人

鎮於邑治股肱也以奉腠則襟喉也地當水陸之衝舟車所過抵貨賄灌輸通入省之利然州縣墊雜廬旅當土著之半家事末利鮮蓋藏畜米粟不支一歲而西仰袁東仰虔吉蓋齊壞也列肆多食貨若杉材藥物被服械器諸爲民用者百里環至肩摩於途皂礬赤銖綦巾大布走東南諸郡珠玉錦綺及淫巧之技難得之貨弗居焉其麗朴猶昔而屠沽溷穢遊食者衆無艮竄處矣司市司稅皆有官郡邑長吏稽

察之稅額故百五十金歲增幾十倍自大使中廢所領無耑職役儈猾胥復蠹蝕其中而費更倍浮於額行貨者多折閱去賈艄用希其敝也商民兩病而公私交困則厲政之爲也物極而衰或亦俗漸致然與以余所睹記參之所聞風氣凡三嬗矣蓋自突弁偕鎮人士遊其才者明經術工文辭而推敵能讓奉長老爲大師燕閒講議少者皆屏息無敢咙蓋士郎負才而不矜於興以歛退爲賢於時舉於鄉擢於春官逢年者接迹而起亦清之相里矣而故老則爲余言是與時爲積居時逐之場也其才者能徵貴賤權子

毋以機利爲贏而俗宗曾祢章縫而遊者非市人也俯仰幾何時而譽髦彬彬斯盛矣嗟乎盛可嘗也哉一瞬四十年泗濵斷斷漸異於昔歛退之風少頹矣後來之俊典刑在昔其無忘從邁之思哉鎮西北瀕江面江爲門曰大德門有湖遶其後左從秀江與江水合今堙塞爲民居右紆廻數十里達豐境繇小港以入於江此鎮之形勢也紀存其畧而娓娓於風氣之通變令後之覧者繹思焉其古蹟人物建置沿革諸所宜記者詳邑志不具録

熊化曰樟濵故商賈湊沓之地鮮名達顯人俗[illegible]

富樂不矜誇勢能之榮未百年而士始以文學顯甲乙之試屯獲相仍而閭左之珉衣食滋殖則視昔蔑如矣豈人才與物力迭爲帝與抑聰明通悟者相耀爲上而中才闇積著之理與將文𧇊使然也今居闤繹騷兵食兩詘說者謂文𧇊固無裨於富強憤激者則又曰峻攫則富強在吏而公家當其詘豪奪則富強在士大夫而閭左當其詘安在文𧇊之不富強也嗟乎魚其釜而鷄栖其車豈絜無人而槩以辱天下士哉夫謂文𧇊無裨於富強恥也謂文𧇊自擅其富強罪也夫鎮於邑邑於天下千耦之一畦耳然可以

觀世變矣故敢申其說以諗後之爲鎮士大夫者

蕭灘驛記

清江縣知縣　秦鏞　無錫人

清江本爲縣時爲蕭灘鎮今以名驛存舊名也按郡志蕭水出城西三十里東北流入江今驛非其地或云蕭灘卽城下水以梁武卒得名在宋又爲判官灘云驛舊址在萬勝門外據清庠上流蔽障水秀古讖云驛舍崩學宮興於是議遷者屢矣萬曆已酉郡守黃公始撤驛爲學傍舍而貿民居城東北隅爲今址門廡堂扂無不備完其左一椽爲丞舍頗乘傳過者輒入城坐行署爲逆旅而於驛不過而問焉以故日

就蕪圮余治之明年稍修葺之然止易其頹敗者飾其湮滅者而已未敢有所鼎新以疲民力也然則曷爲乎記之蓋江以西之驛凡幾而是驛當其衝袁筠吉洪舭迹四至輪蹄晝夜馳不絕又黔蜀楚粵之餉道於是乎出至則轉運防護維艱臺司之行部者與旁省之達官貴人道驛多水陸兼行或伺候累日不至或卒然至止趣辦供應稍稽時則隸人得譟呼於令之門其在上者又可知矣其自贛來者乘流疾下去城遠偵探尤必以時故事令送迎近者止于驛執手板候道旁遠者乃渡江十五里而躡小艇犂巨艦或風迅帆駛則惴惴恐覆驛舊設水夫百名其後幷遞運所夫百名遞加至二百八十名而短夫及輿蓋供給之夫又十之一馬差二十乘廩給銀六百四十有奇今

上念驛騷厲民爲頒制中外裁減供應過半節驛費充軍需於是稍汰冗冒而諸應後者又以縮食故日益告困稍不寬恤嚴督則避匿累上官驛故有丞自余爲令四年則未嘗有丞也或以尉或以幕職之需次者署其缺然亦不過視庖廩有無而已而其難者乃在趣督兵騎干掫之後則令自治之彼丞者豈異其

難而不至耶將吏部選人忽其官卑爲不足補耶抑知夫令或治之矣故無所事丞爲也夫

朝廷設官皆有其意清江故嘗置遞運所今所廢幷驛驛又虛懸而幷於令然則令幾何其不爲丞與所官也哉抑又思之灘水之難也水急而在下上之際則舟人患苦之旣乎凡天下事之自上至下自下至上而又持之急者其難皆如此而於驛務亦可以思矣余故述驛始末併爲述其所以難者如此以告我後之人是爲記

塞銅鑼江議

臨江府知府 管大勲 鄞縣人

鉈溪水在縣東其源自永泰之下五里分江水爲溪三十里後與江流合此即銅鑼江水也昔時春夏水泛瀰漫數十里民不可田宋淳熙初部使者築堤捍之患始息成化末犢水暴至徑北衝鉈溪遂成大江田土沒入幾千百畝嘉靖間參政陳大賓知府徐顥先後議塞不果按議者謂塞銅鑼江俾江水盡繹府前入大江則賈船通生理蕃祇候便官民省且巢堪輿諸吉合然水深廣矣又駛挾山拒河萬牛不力計將安出况鳩衆移粟括金問藏非鈞錙之較而旬月之積也謂塞不善吾弗敢云嗣籌者宜計較利害終始乃從事可也

樟鎮關橋議

臨江府知府 管大勲 鄞縣人

峽江故無橋橋之建從淮商議也峽以上民用廣鹽賈利者輒夥販鬻輕舠乘風上下迅日夜不休淮鹽始壅不得通商患之于是白乞坊引佃橫截峽口建木橋以遏廣鹽私渡未幾風水漂撼橋廢迺爲理財之言者欲建橋樟鎮設官抽稅果一舉兩利之策乎竊嘗籌之故老言邑庶人構肆自晝攬會城貿貨賈噤不得施乃謀趣市樟鎮居人行子蜂乘蟻聚朝暮常滿而樟鎮之名遂起嗣後民商孱瘠市落矣劇又有辛酉流寇焚掠之禍夫稅法居貨稅行貨不得稅日者川廣諸商十鮮四五至即至取盈額稅而止鎮關之建其利害勞費相準何如也鎮水汪洋湍急視峽再倍當峽關之壞也狂飈暴漲食頃耳列艦長橋搖撼不得禦後有司籍其乘餘曾不鈞銖今移而置鎮官自爲之其亦有淮賈之算乎蘊政誠切司計販夫誠攬利使淮賈再至吾知其盡無從之矣然則議市剔弊彼匿稅私鹽不有法在乎姑志斯語俾足國籌邊者擇焉

清江縣志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秦鏞撰鏞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清江縣知縣清江向無志崇禎壬午鏞始創修凡分八目視他志稍爲簡明

〔崇禎〕碭山縣誌二卷

〔明〕劉芳纂修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碭山縣志二卷》提要

重修碭山縣誌序

邑無志非古也志何做乎以耶傳真如丞相何之收圖籍知戶口耳且以寓春秋之義也若張大其詞以山川人物爭勝而風化關頭俄（峨）賦無關勸誡之謂何王政何取焉碭之有志所從來矣自黃河奔決

一時城郭蕩為黍離而圖書湮盡飽蛇龍亦文獻之一厄也當事者豈不動色於無徵而作縶税桑倦鳥未遑此暇公業姑從謙讓耳及

陳君下車拮据五載內蘇色飛而棲問棗梨為邑乘計噫何其禮樂

之明備乎余幸與陳君共事方
知君寂深會兩入花郊而蒲之三
善碭實過之今志成而問序於余
余竊覩陳君之實政早已知此志
之為信史也夫陵谷滄桑轉盼易
位富貴功名終歸塵土山川人物
者志之概而非其興衰理亂之源
也若按圖而繪直可問諸丹青猶
事而書之儒父能言之耳何必出
自大儒之手也而況黑白顛倒失
春秋之義古有以蜀之十萬緡不
繼傳一姓字者彼何人哉則與其
濫竽無寧闕文陳君所為逡巡而
後志也蓋有公案於璣上有信案

於胸中而後有此剖劂之梨棗也
他不具論如碭受河之後以一二
頑民偶激甘心長吏遂闔邑抱不
醇之冤謂習俗實然豈其然乎陳
君德化疾於風雨闔公役皆子來
而禦寇多出死力者此足白前車
矣陳君以此黜竄志中踼之人而
嗇重覩天日豪錢高懸風化一新
志若此文獻何患其無徵哉余固
因陳君之志而敢以維持風化轉
告之守志者則碭之山川人物當
永與日月爭光可也此陳君之意
也

萬曆戊午孟冬上浣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沛縣知縣寅弟大
丘練國事頓首拜撰

沛志後序

古載事之書雖壤地褊小亦不敢畧故句須顓臾之屬獲登左氏之編碭於春秋為梁國之封則伯益之胄追入于宋則三恪之裔謂其無史可乎嬴氏裂天下為三十六郡而碭居一兩漢大封懿親而梁為首李唐則名藩之邑趙宋則股肱之地謂其無誌可乎或者以為河患侵尋兵發相仍版籍之無徵職此故也然以洪水方割而山巡禹經未嘗淪沒秦火燎原而稗官小說未就煨燼其以為昔有而今無者亦非也我知之矣言之無

行之不遠意者覆瓿之用不給其
誰與傳不然則遺大舉細徇愛憎
之情私宦賢之筆將造物者之所
厭棄耶嘗聞周宣石鼓之詩僅托
一器以傳維其文之簡古事之核
實故幾經代變而宛然猶存韓蘇
兩公至為詩歌以彰其美且歸諸

天公守護撝訶之力其言非誕幻
也勉也不幸所幸親炙我邑
侯龍翁先生宦業文章之顯設而
又叨侍幃幄昔聆其言論風旨之
精矣志紀休外系屬茲承命固辭
一詳之思也第聞見之寡昧採摭
之未廣無以仰承

原缺

今
聖天子臨御續修隆慶實錄顧茲邑
秉厥惟攸司而尚可以綴圖之
哉乃者祇奉
撫院大中丞敬翁王公德意聘
延文儒相與肆考古今墳典暨
博圖經傳記質諸故老見聞間

附已意黽勉從事而義類凡例
實
憲副山翁馮公為之指授者也
哀既成書
郡刺史達翁劉公則又助以罰
鍰俾梓行之予惟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使秦漢以來數千年

原缺

重修碭山縣誌序

邑有誌猶國有史也上下古今何
圖籍有昔諸葛武侯治蜀誌圖與
徭軍務旁午忘設史官後徒掇拾
於陳壽之筆而事多缺畧論者惜
之碭故有誌不知廢自何時隆慶
壬申前縣龍峯王先生毅然修舉

若無可考惟採郡誌綱鑑通紀諸
書而纂集之噫亦畧矣庚子之歲
火延縣治誌籍復燬幾二十年矣
矣予下車四顧城市蕭條蓬戶土
室風沙草木慘然於懷然歷問往
事已如夢語及今弗輯後雖有作
者而欲求斷簡殘編於故老也得

乎哉乃謀諸與博士劉君曰邑有
博士見龍王君者博雅君子也輯
縣誌無逾斯子建廬而請王君逡
巡若無當久之乃勉以從甫二旬
而書成予閱之邑里如故而界域
如故也黃河之環遶如故也賊徒
之昔繁而今減也戶口之昔散而

今聚也人物之昔載而今有增加
也他如建置沿革必考其故流風
遺址必遡其原尤於忠孝節義必
要其據匪是寧闕不濫寧任怨不
任德故其文雅其事核津津乎成
一家言也微王君力弗及此抑予
猶有說焉地因人重人以誌傳誌

□士心也通來江北人文日盛在

在科第起家而碭士不登天府幾

至百年書成覺闇而無色豈其風

會之流歟司教之缺歟抑士心之

未純歟予歷官茲土無能振拔徒

愧也已儻諸士聞予言勃然奮發

然任他日文章事業繼魏倪李諸

君而後照耀史冊大為芒碭生色

予於此有厚望焉時共事則學博

士劉君楷歲貢生弟陳君復端其

詮邑庠生胡德會劉一龍全時任

汪用霖汪知新曹應第劉景星鳳

雲鵬併書是為序

前

續脩碭山縣誌書序

夫誌之為書大矣哉前賢以邑誌擬

國史其言最確故杞宋無徵夫子起夫

子之歎董班繼纂至今歷代可稽者

之有裨於國也如是而邑誌可緩乎

耶碭固古名區其中風物形勝諸蹟

蹟雖舊乘備繪其詳然歷紀戊午

以前云爾自後漫不可攷予每為

之太息因手定方初不遑申續葺

奉道徐老大人志切採風檄下修舉

是仰體至意揖諸學博而以纂修

屬之向日聞其稿避兮條析類集

纂真林林然快人心目頓令二十餘年

之缺典悉見乎今日予甚喜而新觀

其全也茲編成矣編維古昔盛時士

卑誦讀民樂桑麻閭左既安卑率

河千派漸砥峯烟州州皆是實心遠

宗茲何如哉卑雖未已惶被相繼

既逼於南牧需復衆於北郡衝卧遲
鄙内綱屋靡定謀朝謀夕耳遑雕[illegible]
生聽漸次蕭條山川改色觀斯誌也
不無興感慨想倘非節孝輩出俊乂
班聯則簡編亦戢索寞矣余叨牧兹
土雅以亨屯自期凡於民稱便者務
必竭蹷從事庶哉可藉手以謝瘝
曠碩負乘駑駘不逮之匡良於諸[illegible]
士有厚望焉是役也經裁則學博

陳君于朝陸君春正編緝則鄉紳汪
用霖等考竄則庠貢徐騰芳等較
正則生員劉應臣等例得併書以付剞
劂氏用昭共事云是爲序
旹
崇禎歲在己卯孟夏之吉
文林郎碭山縣知縣甬屏劉 芳頓
首拜撰

修誌姓氏

文林郎知碭山縣事滇屏甬于劉 芳
儒學教諭陳于朝
訓導陸春正
主簿陳光柱
典史姚文芳
總裁鄉官汪用霖
拔貢王鍼真
歲貢徐騰芳
劉如玉
李元緒
聽選縣丞劉景星
廪增附生員關應臣
張三元
徐茂英
賈以默
李家録
孫鳳翔

□山縣誌目錄

前卷

縣境總圖　縣治圖　儒學圖

沿革　星野　郡國　疆理

風氣　水上　形勝　風俗

城池　隄防　公署　學校

壇廟　貢賦　戶役　田畝

道鄉　土產　臨幸　山川

古蹟　八景　陵墓　寺觀

歷官　宦蹟　人物　勳業

科貢　孝子　義民　貞烈

流寓　仙釋

後卷

御製　詩類　文類　碑目

災祥

□山縣誌凡例

一郡邑各自為紀要皆遵依

大明一統誌例但郡誌畧邑誌詳因列為二卷屬

以事類雖篇目多寡不同無非據其實而

次第之

一城池創建賦役新裁其制度額數自與舊

誌故備載詳悉任經營者不得以煩勞辭

主會計者亦不得以意加增也

一舊誌肆文廟於壇社下學校同宗置郡國

在邊理後封建遞序似為未當今釐正之

一政績教化惟擇其治行卓異表表當特者

別為一編否則但記其名籍非敢低昂於

其間以存忠厚之意

一孝義貞烈風化所關凡前誌一無敢遺即

有新入非據公文及各公傳記者亦不敢

登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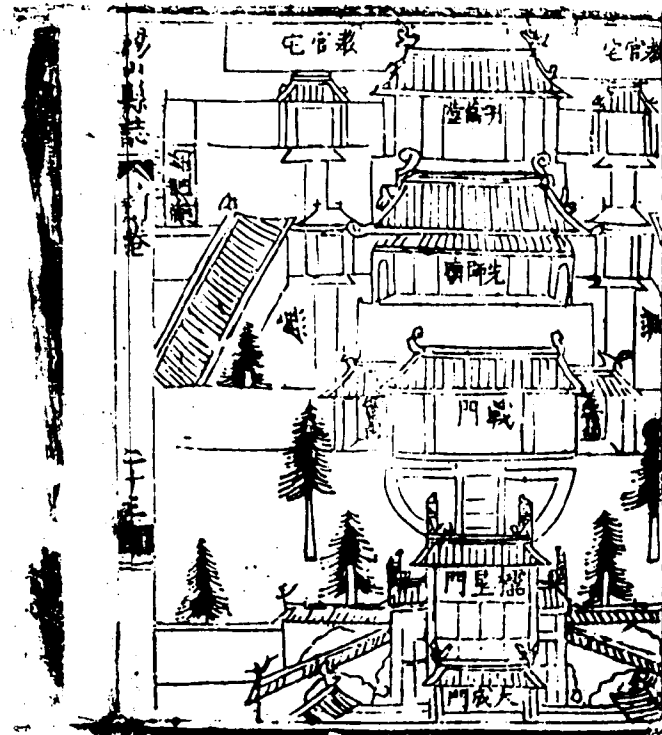
一紀述前代帝王及本朝

御製不拘兩名公手筆亦不可磨滅惟詩文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原缺第二十二葉

深屹為一邑保障士民賴以無恐不啻金湯
之固矣
碭境黃河中處城池遷徙不常自萬曆貳拾
壹年水沒縣令熊應祥改遷舊治西里許秦
家堂至貳拾捌年工始就緒土城磚垛建城
門樓四座東曰景雲西曰瑞洛南曰永保北
曰企寧城高壹丈伍尺基闊叁丈週圍捌百
肆拾丈貳尺城外馬道各叁丈城內馬道南
西貳丈餘各壹丈伍尺城取田字之形四門

正對東西南北兩大街直抵城門東西兩小
街直抵城墻縣學前南北小街直抵城墻永
保門東西城下砌兩水門以洩城水池深壹
丈闊伍丈城池共占民地壹頃玖拾柒畝肆
分貳釐叁毫將原入官地畝數補民為業厥
後歲遭霪雨垛圮城灘縣令失之揚城頭暫
御坯墻未幾又圮至萬曆肆拾捌年縣令蔡
一熊查無礙官基申詳變價逃絕地畝僅及
十分之一改建磚城重修四門樓東曰挹靈

建都立國必以疆域為限制故疆以書其
大界理以別其條理封域之廣狹里分之
多寡村堡之庶否市鎮之興廢覩乎疆理
而土地人民之數槩可稽矣

里至 按縣治在州城西北一百七十里東抵本州蕭縣界五十里西抵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界四十里南抵河南歸德府夏邑永城二縣界三十五里北抵本州豐縣山東兗州府單縣界各四十里至南京一千里至北京一千七百里

里社 在城二里 崇教坊 庸信坊 在鄉二十三里 東張社
陳村社 渠城社 趙九社 原奉社 柳
庄社 大彭社 青台社 浮濟社 子範
社 雙溝社 殷庄社 蒲蘆社 使庄社 興
封池社 馬昂社 居仁坊 忠義社 重安
禮社 興化坊 保安社 務本社
社

碭里雖二十有五東面俱係薄田即大收之
年家多懸磬東南一帶盡是湖荒更無廬舍
煙火北面又近黃河變遷無定惟西面一望
客可稱號于膏腴其宜庄田其餘三分之一難

免官僕侵占地日少而差日重民不堪命逃
因死賊阻隔要道各上司往來俱經此邑本
縣原無額設公費銀兩里甲苦于迎送迯往
者不可勝數縣令即欲節省勢不能行

巷市 碭邑不係通衢城內惟大門首為商賈貯貨處俱有交易除十二巷口俱係民房城

集鎮 西鎮店 在城東五十里 王達店 在城西十五里 三甫刀集 在城北四十里 錢城集 在城西北三十五里 麻城集 在城東北六十里 雙溝集 在城東北十五里 楊村集 在城東北三十二里 呂家集 在城西十八里 羊耳河集 在城北二十里 禮河集 在城東北二十里

城池

王公設險以守國計久安耳即孟子為滕
謀舍築城鑿池外非所及為兩者固係障
斯民之要務也抱長慮者每意圖之
磁境當黃河之衝遷徙不常詳見縣治第一
隔徙于嘉靖壬戌歲僅存遺址再隔後于萬
曆戊戌秋蕩然一空縣令熊應祥申議改遷
舊治西里許秦家堂至庚子工始就緒城高
壹丈伍尺基闊叁丈週圍捌百肆拾丈貳尺
門建四門上各為樓仍扁題東曰景雲西曰
瑞洛南曰永保北曰金寧城外各留馬道叁
丈城內惟南一面馬道貳丈東西北三面各
壹丈伍尺隍深壹丈闊伍丈城砌西水門西
在永保門西東在永保門東以洩城中積潦
惟挖隍池凡新城池占民地壹頃玖拾柒畝
詩分貳釐奉憲將原入官地照數補民為業
蓋草創雖自縣令熊應祥百堵尚未興至崇
令陳東良丞燕修繕城益增高池益濬而

百玖拾柒垛鋪腰壹座板兩棚樓[illegible]設更鋪
設海壕復行開濬口闊伍丈底闊叁丈深壹
丈伍尺取隍土築旱馬牆於城下改建門橋
關其制度以備有警城頭土窄矮勸士民輸
夫塹成一律巷口多設柵欄城內井少於官
街無礙處鑿井拾貳眼名曰福井己卯正月
初肆日死賊震隣避難者盈城極得福井之
力賊知陽城險阻防禦嚴密至虞城界回鑿
地築城信為急務云陽城池孤處南直西北
隅界連山東河南北去黃河止數里恃一面
之險凡歲經修理儘可議守第差重民貧兵
荒交加苦極難支

原缺第三十二、三十三葉

恒重建嘉靖肆拾壹年水汶遷治小神集□
拾肆年縣令崔元吉復還舊治萬曆貳拾陸
年水汶縣令熊應祥改遷今治

學校

自古學校之設無非造就士類我　國家
文教覃敷無外猗與盛矣碭旹河患四十
年来三遷于兹一時營建後先相繼規模
頗能就緒其間振廢弛而作新之者固賢
有司責也至於琢磨砥礪奮發興起尤多
士之自勵耳

儒學 舊在舊城西北隅唐貞觀四年建宋元[illegible]遷東北隅漢高皇廟右元大德十一年[illegible]
令楊[illegible]創建於漢高皇廟故址 本朝隆慶壬申縣令王廷卿以左方偪隘易遷東萬曆
己卯縣令吳尚誠以東濟下又易西華光址戊戌城陷縣令熊應祥改遷今址[illegible]學廢地
共計五十餘畝起租入學公用

文廟 舊五間今革三間甚湫隘 創東廡 五間在文廟左 西廡 五間在文廟右
戟門 二間在文廟前 名宦祠 一間在戟門左 鄉賢祠 一間在戟門右
泮池 在戟門前 櫺星門壹座 在泮池前 影壁壹座 在櫺星門前
櫺星門外 更衣亭 三間在戟門左 啓聖祠 三間在文廟左 儒學門 三間在東左前有影壁 明倫堂 五間在文廟後 教諭宅 在明倫堂後

訓導宅 在明倫堂後西 魁星樓 三間在明倫堂東左 井壹眼 [illegible]
樓後縣令張如霖爲修 以上新儒學占地共壹拾捌畝肆分
萬曆貳拾陸年縣令熊應祥改遷新城學宮
悉鉊舊治狀草創之初殿廡等處處缺漏後
縣令雖漸加修葺然規制湫隘日久傾圮益
甚多致
先師先賢風棲露處至天啓柒年縣令李春蓁
查本縣各項公田申詳變價未經變價者[illegible]
捐題租捐俸捌輸興工大修教諭孔時[illegible]訓

原缺第四十四、四十五葉

千陸百個瓩肆萬玖千玖百貳拾片工房[illegible]
冊可查學校原在舊城西址隅唐貞觀肆年
建宋元祐遷東址隅漢高皇廟右元大德拾
壹年縣令楊太創建於漢高皇廟故址
本朝隆慶壬申縣令王廷卿以左方偏隘易
迤東萬曆己卯縣令吳尚誠以東洿下又易
西華池址戊戌城陷縣令熊應祥改遷今址
察院舊在縣南今在儒學東前面大街左右
後面俱有火巷小公館在縣治西街址今廢

尚有地基毛城舖公館壹所今廢尚有地基
西鎮店公舘壹所今廢尚有地基
社學濶叁丈在城隍廟前街東小公舘後
射圃亭舊縣原在儒學後新城在東關外王
官廟迤東舊廢壇地旁址路至南路共長玖
拾步寬壹拾伍步共計伍畝陸分貳釐伍毫
天啓貳年縣令張兆璋建此係儒學内地民
間不得輕動寸土

原缺第四十八葉

壇廟
國家之大事在祀而仁孝誠敬於斯驗之
故孔子曰吾知[illegible]者誠[illegible]之也有神人之
[illegible]者尚可忽[illegible]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 社稷壇在北門外西 城隍廟在縣治西北
邑厲壇在北門外東北 關聖廟在城隍廟東 玄帝廟
玉皇閣在[illegible]後 火神廟在南門外 三宮廟[illegible]

胡一化 直隸鳳陽人選貢傳見宦蹟　王珠 直隸楨州人貢傳見宦蹟

黃思齊 直隸宜興人貢傳見宦蹟　崔應科 直隸紅縣人選貢告致

鄒時雨 雲南霑益州人選貢陞徽州府教授　章春 直隸績溪人選貢

葉孝友 長樂縣人歲貢傳見宦蹟　劉元龍 廣西全州人舉人陞國子監學錄

蔣鑒 廣西全州人舉人陞惠來知縣　謝廷諫 直隸亳州人貢傳見宦蹟

佘朗卿 直隸縣人歲貢陞府教授　陳嘉謨 湖廣城家人歲貢陞晉府紀

劉敏德 淮安沭陽人歲貢陞太平府教授　田既庭 歸德府商丘人歲貢陞淮安府教授

孔時可 廬州府合肥人歲貢陞鳳陽府教授　李時昇 九江府教授傳見宦蹟

江期昌 淮安府海州人歲貢陞雲南府通判　莊起敬 鎮江府丹陽人歲貢

陳于朝 南直和州人貴州安南籍歲貢傳見宦蹟

訓導 元四十四人

徐文心 宣德十年任　陳翔 成化八年任

秦嶶 成化九年任　任道 弘治五年任

廖軒 弘治六年任　尹鴻 弘治七年任

李春 弘治八年任　劉佑 河南人

孫鏞 直隸陽人　陳仁 廣東萬州人

陸鎰 山東登州人　李文偉 河南澤人

宋景春 直隸平谷人　嚴廷彩 江西瑞金人

張桂 浙江餘杭人　范希清 江西陽人

周贊 浙江奉化人　李曾 湖廣陽人

吳奇 浙江鄞水人陞壽州學正　沈璇 湖廣漢陽人陞城教諭

王子朴 山東黃縣人陞野教諭　范濟 籍失

趙鎡 籍失　林彥嘉 福建安溪人憂去

張時穆 直隸祁州人陞州學正　衛銳 浙江仁和人陞無錫教諭

楊佐 山西聞喜人陞野教諭　賈夢經 山東縣人傳見宦蹟

徐鏜 山東登州人陞教諭　朱維翰 直隸合肥人

唐應時 直隸沭陽人歲貢陞登縣教諭　王光輝 河南唐縣人

馬應選 山東臨邑人陞武城教諭　伍養默 山東兗州人

張四維 直隸來安人歲貢　魯蘭 直隸含山人傳見宦蹟

王之相 山東蒙陰人　佘朝卿 本縣人陞縣教諭

劉楷 直隸宿遷人歲貢　周之楨 直隸泗州人歲貢

王衡 陝西白水人歲貢陞州教授　賀日章 鎮江府丹陽人歲貢陞州學正傳見宦蹟

董徵昌 順天漷縣人歲貢傳見宦蹟　陸養正 鳳陽府五河人歲貢傳見宦蹟

陰陽學訓術

龔家輔　劉世臣

醫學訓科

原缺第七十六葉

張柱

增附納儒官十四人

李守約　孟文全　楊得潤　常建　常豉

劉以杞　曹應祥　李先榮舉鄉飲介席

李用拙　陳可成　孟儼昌　高鴻基　劉

元運　王復泰

援例儒官

全時雨崇教坊縣生員孝友公直廉潔周急坦懷自高課後以嚴督鄭氏善事姑姑恩扶幼弟家寒不辭艱辛子際昌邑庠廩生

壽官

王家山舉鄉飲介席篤實儒雅月旦推服

援例署丞

汪袞森增廣生員　陳元英附學生員

逄授光祿寺署丞

湯鳳梧係東甌王信國公九代孫幽德無臨詩間隱數

吏仕

段瀚天啟陸年任湖廣德安府隨州吏目天啟陸年致仕養母田藉起家州府廉謝著名剪伏莽之難拯溺百姓遠餘力共事親之志告養不待終朝百段拔秩上臺褒嘉持躬里有令譽述志子有今貴益聿能作忠斷大受不愧小知惟息不失觀政光前允宜貽後垂至譜秉用無不朽

西登榮任華容縣主簿陞蒙化衛經歷　段長庚授平州吏目遷主簿

陳鳴謙任觀化縣主簿陞經歷　張克信任關鄉縣主簿陞經歷　竇

蕭儀任鳳翔縣丞署汧陽縣事有功陞黃州衛經歷　揚枝茂任登封縣

李景登主簿補新都縣主簿任湖廣桂陽縣典史　范應立任大同萬全縣

張士昇聽吏目後陞絳州吏目陞廣西衛經歷　任鳳陽府廣儲西倉大使　邵宗

忍先以材官因獲冠有功延加陞守備　崔三省任惠來縣北山驛丞陞河南府

豐濟欽大使

李廷元欽依建皇極門工部文思院大使

鴻臚寺序班

李化鯤生員援納

吳子

李為肅行實至德要道為人子者當則

原缺第一百一十二葉

李氏

劉氏

汪氏

劉氏

縣誌後序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

龍峯王公以荊南鄉進士令吾碭謂予曰誌史也古者國必有史碭無誌是無史也無史則一方之文獻罔有所徵豈非缺典歟緣物政興隤廢予始未暇及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俱舉遂具其事請于諸當道咸曰可公乃授簡於予俾之探摭予惟碭於古爲豫州之域自秦罷侯置郡而碭始名自漢高隱於芒碭以開王業而邑之名益著要亦中原名區英雄豪傑所自出之地奚獨以文獻缺焉然乃兵火

於五代淪喪於金元而燕耶夫前既無聞後將焉述乃取一統志通志綱目諸書遂一繙閱仍參之徐志重加考訂然後摭捨數事萃爲一編夫極春秋以前邈哉遐矣靡有所稽秦漢而下掛一漏萬然亦未得其詳乃若天文地理之臚上

覈下雖甚本體如是不以中和之當致乎人事人物藝文之類雖皆與時高下不曰變易以從道乎故曰志者言乎心之所之逝從以文爲記而已也君子誠知此義達而見之於行則正大光明之功繫樹爲窮而筆之於書則是非得失之

鑑戒存焉誌豈細務云乎昔孔子
作春秋曰其文則史他日又曰吾
志在春秋是知亢令郡邑有誌蓋
亦取法春秋之遺意也視爲細務
而忽焉可乎哉用是銓次既成錄
以上公公閱之大加筆削更定過
半授之梓人復命予序之末簡噫

斯誌也以吾碭數百年之缺典而
一旦刊爲成書可徵可信以傳不
朽公之志行矣其嘉惠後學垂[illegible]
來枝有功於斯邑豈淺淺哉顧予
山林棄材叨竊餘光予陽之誚吾
固知其不能免也夫

文林郎江西按察使司經歷邑人李嘉言書

以上原缺

與也涉曲徇者私此皆誌之癖也
矯此三癖竊彷春秋之遺意可耳
諸生聞命唯唯退搜尋舊編重加
考證復參以衆耳目之聞見秦漢
前無考不敢臆說附於外嗣是亦
無敢掛漏於其中列爲二卷屬以
籓目山川形勝因乎地風俗水土

宜乎民人文宣朗在於輿覽育才
不曰學校之嘗設乎事業炳彪見
於文治武略不曰官守之無曠乎
城池創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始之勞賦役
煩而簡無役額中之微稽孝義則
專君事親若分之爲兩表貞烈則
[illegible]孰焉總合之爲一至於序記

銘必其事有關涉人之否則雖工弗録而禎祥災異亦備紀之以資警省耳其大不遺其細仍乎舊帖引乎新刪煩就簡譬之鶴長鳧短各適於宜銓次成帙録以上公惡祈繙閲詳加斤郢然後授之梓人復命余贅附于末簡緬昔班馬撰頡垂為百代信史韓蘇摛詞歸諸神天呵護余弗能文曷能爲役是惟仰承德意矢心自盟所與諸生共者不以愛憎狥情不以毀譽失真不以諛言夸毗不以浮華炫奇巍巍凛凛曲叮之言則無慽即安耳藉以竊

豹之見得與讀貂之後抑厚悦諸丞於人之信耶疑耶是耶非耶總余之所敢知也

直隸太平府儒學教授邑人王文煥謹識

進封傅友德上公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稽古賞功惟開疆者賞重朕臣傅友德
嘗從大將軍征討累有戰功已封侯爵邇者
率諸軍從秦山西取巴蜀功尤著焉洪武十
四年命率甲兵三十萬又西取雲南逾二年
今已平定宜受上賞特封為頴國公子孫世
襲食祿三千石

錫勞頴國公平烏撒諸夷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卿南征諸夷提兵深入振揚國威如風
行草上擒首師於曲靖之西取烏蠻於可渡
之北席卷英豪長驅於碧雞金馬未數捷報
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下
戰而服於是雕題之蠻遣使入貢撒定百夷
此種威加八尙之邦將軍之勞至矣然功業

亘古勳著彤廷英風邁播於華夷文武承
豈不顯父母揚名者乎欲勞以樽酒遠不能
致特以朕心勞之尚勖之哉
置遼東指揮使司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因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朕起布衣提
三尺劍命我中國英豪削平僭亂撫恤黔黎
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無兵革之虞間者

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欲薄海內
外咸底治安於是識時務者率衆來歸共成
大業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時幾推
誠歸朕以遼東地圖遣右丞董遵等奉表來
獻朕甚嘉焉雖漢竇融何專前美今特置遼
東指揮使司授爾益同知指揮使爾其恪遵
朕意固保遼民以屏衛疆圉則爾亦有無窮
之譽
諭祭劉益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月日
遼定遼衛都指揮使馬雲以牢醴之儀致祭
遼東衛指揮同知劉益之靈爾其俯伏欽
聽
帝有諭爲曰爾昔居遼陽控制一隅能順天道
達事機奉圖獻地幡然來歸朕嘉爾誠俾任
武衛安輯海邦方資懷來未附何失防閑遂
陷厥身邊城之中失此良將朕甚悲愴茲特
遣雲諭祭且令有司護爾之喪歸葬碣山爾其

其有知歆此至意
校註平府霸州同知常脫因台符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
雖秩有大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無乃賞罰
爲專符爲信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朕倣
古制授爾以官給爾以符往盡爾心恪勤不
事給由來覲朕將合焉以考爾績其欽之哉

洪武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賜義民苗興王昇孫祥王鄰胡榮范深高成
毛福榮許泰王金周良輔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各輸小麥一
十二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
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
雜泛差役五年尚允端忠厚表勵鄉俗用副

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正統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錫應天府上元縣縣丞曹泉并妻敕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京縣諸縣之首也地大人衆治之實難
長貳必皆得人乃克有濟爾應天府上元縣
縣丞曹泉始由才諝擢官兵馬既更斯職式
克慎勤是用進爾階宣義郎錫之敕命以寵之

爾尚其益懋乃心毋怠厥事欽哉

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羣臣命妻

之應天府上元縣縣丞曹泉妻錢氏克相

夫誼特封為孺人祇服榮恩永光閨閫

景泰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錫南京鴻臚寺署丞劉濬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鴻臚之職儀禮是司顧條目為甚繁劇

官屬為獨盛既量才而授任必考績以推恩

爾南京鴻臚寺司儀署署丞劉濬卒業成均

擢官卿寺分司贊儀度無愆奏績銓曹年

勞已著宜申恩命用是進嘉茲特進爾階徵

仕郎錫之勅命爾尚益勵乃心力用免曠厥

職任使之榮以俟官常之陟欽哉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八日

贈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父才卿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

之賢而能宣力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報之

所以遂其顯親之心而勸天下之為孝子者

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故父才卿

善裕于躬慶延于後[illegible]子效用於朝推

厥本原宜有褒顯今特贈爾為奉政大夫戶

部廣東清吏司郎中九原不昧尚克承之

洪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贈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母胡氏勅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情惟本於父而資於母能

亦從矣故國家推恩於下則有褒榮之命

从亦有追贈之典爾胡氏乃戶部廣東清

吏司郎中張宏之母風[illegible]德[illegible]閨門是

生令子效勞于國將[illegible]有顯褒茲特

贈爾為宜人[illegible]永光幽壤

洪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勑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勑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任戶部以戶口田賦金帛之政而
選屬特詳俾各分理一方非志存乎公請才
堪乎繁劇弗足以稱爾奉政大夫戶部廣東
清吏司郎中張宏擢自府佐俾為正郎式克
效勞以脩其職是用錫之誥命以示寵嘉

朕以養民之政寄之戶部爾為之屬其務特
心操行必公必廉毋狃于習以副朝廷命官
之意欽哉
洪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贈戶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妻劉氏勑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於任職之臣既推恩於其親而又榮
及其配者所以明國典而厚人倫也爾戶部

廣東清吏司郎中張宏故妻劉氏夙著婦儀
用相其夫既以早逝茲特贈爾為宜人以賁
榮恩永光幽穸
洪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贈南京鴻臚寺序班陳言父鵬勑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朕以丕儲大慶疏榮庶寀之父其有限
於制而不得及者許得以子之官官之九以

廣蕃理之義也爾陳鵬乃南京鴻臚寺序班
言之父稟性朴誠提身恭約惟克敦其隱德
乃作式於里人有子服官已效職勤茲特授
贈爾為登仕佐郎南京鴻臚寺序班服明綸
於有赫榮幽穸以無窮
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勑南京鴻臚寺序班陳言勑
奉
天承運

[illegible]今肅執門神策蜡洛周氏懐
[illegible]忞修草茅然分趨行役稽首山城願為劉

劉鴻臚像贊　淮陽李元[illegible]

嵩山之精文苑之英維古是式維正是行甄陶
鎔家身際文明拜官容臺禮修樂成絕德拾遺
手握權衡郎官花縣百里春生鳴琴佐政訟
簡刑清浩歌歸來接武淵明芹宮有子館穀
六經青雲黃甲指日可登翁心既樂翁壽[illegible]
增
文窺淋漓林泉日亨

松峯歌為李少史賦　宗陵李[illegible]

芒碭山中雲氣多上有松樹年長蘿入地長說
赤號汁倚天横跨青銅柯陰崖日絕積老雪
迴壑風轉鳴高波此峯肆兀無能到吾友李
君曾寄傲小構自有猿鶴鄰玄談笑然神光
含松花郁郁釀滿缸松子丁丁落打帽卧醒
聞聲適赤心大書巨榜張新號偶向此堂試
一枝搖落節目人爭奇入手遂巾槑談只[illegible]

為民祈雨輙應　張如霖

[illegible]山點子地陽侯駕不陸崇何魚鱉民旱題以
作酷我本弾鋏餘再命還司牧不謂民風悍
推心置其腹龍蛇化赤子實以簡節日会総
婁頻旱輙為蒼生哭禋祀罔[illegible]響三雨比官
禾滋雨更滂沱川原陷車轍天高獨我恤人
險乃下毒嶠人淨於大坎坷吾自足

題程烈女　陳真銓

赤識憲砥而捐軀容易間清風鎖玉骨黄土埋
朱顏生命輕鴻羽綱常重泰山千秋紀日月
照見此心丹

芒碭懷古　劉士嘉

山合㟙寅草合毯蛇新人亡幾石秋惟有當時
雲氣在雨晴還罩數峯頭

八景

芒碭雲氣　李嘉言

白日芒碭翠碧烟不知龍去幾何年閑雲一片
長作猶似含情戀故巔

望湖樓濤　　王化

次石東南鍾地靈故鄉人傑已堪徵洋洋源派流千古又向明時報太平

華池邀月　　李嘉言 碭邑人

一本句風流絶代高開樽對月與尤豪華池一詠垂千古不向淵池學楚騷

春堤吟風

安止無忘極溺心堤成如嶺柳如林綠四遍春風滿裊得流鶯弄好音

層臺鼓韻　　王佐 邑人

百尺樓臺燕喜臨湯敲鼕鼓鳴琴惺惺五夜渾無寐却信書年待足心

傑閣鈴音　　陳化 邑人

瑞虛傑閣白雲深老衲何年了此心風動四簷鈴鐸響悟空虛有餘音

詞宗雅興

球松叢菊有荒亭雲岫東南望眼青懷古無人雅韻但聞秋聲

仙客高蹤

芒碭山鄉非海島黃冠底事起琳宮神仙真偽不須道今古談玄總是空

芒碭晴空　　劉景耀 邑庠

岧岧翠翠數峰頭漢祖當年此地遊千古英雄成往事不知雲氣為誰浮

過斷蛇岸　　劉景星 邑人

層層雲樹鎖山隈勒馬山邊看石苔蛇斷遺蹤還似舊沛公何事不重来

平臺懷古

荒臺寂寂草芊芊李白當年宴上邊回首遙憐歌舞地野猿常帶白雲眠

又

塵埋碑斷古時臺晏去長庚不復廻今日止餘臺畔柳年年還帶舊烟開

過舊城　　劉琬 邑廩

暗淡烟雲日已斜蕭條堤畔數人家依稀景物渾如昨寂寞荒城多野花

寶塔

寶塔從來不記年巍然聳翠徹芒碭等閑一上[illegible]
[illegible]處入望詩懷覓好聯

碭山懷古　陳光洙 本縣人

芒碭鍾靈翠[illegible]蒼活蛇人去草浮空幽懷難覓
真王像俠氣猶存猛士風舒卷煙雲天上下
升沉日月水西東興衰自古原無定為嘆乾
坤幾轉蓬

春日偕二廣文遊縣岳登茂才園留飲賦謝　崔德立 署碭事[illegible]縣

西郭環流一經斜沼携對酒興偏賒野懷發聽
春初鳥老眼觸看未見花自媿短才沉案牘
何時長嘯入烟霞相逢薄宦同心侶一任酣
歌醉月華

又　許成楚 [illegible]

城頭西掛夕陽斜晚對群芳興轉賒金鯉戲波
遊曲沼米欄圍檻護名花輝煌燭映青霄日
瀲灩盃傾碧玉霞況有殷殷賢地主可虛
負韶華

又

芒山雲氣鎖長空星滌洪濤遶地中酣飲懸終
華池月號吟從起沙堤風傑閑鈴音聲上下
層臺古韻响西東黃冠仙客今何在詞林稚
興萬年宗

又　張守儒 歙人

雲深芒碭鎖層巒劍血光搖日月邊俠氣猶存
輝草木英風不改映山川孤城址枕黃河遠
萬築西連紫氣懸世事浮雲今共古眼前今
古倩誰傳

又宴嬉臺吟

宴嬉臺荒委土坵當年歌笑盡東流斜陽收入
梁宮闕猶有寒鴉噪未休

題宋侯德政　王奮武 邑生

花封小試着戎衣策迴圖良衆有歸叱詑風雷
狐鼠竄指揮金羽豹熊飛猖流未敢窺郊野
群庶從共仰甸畿澤國幸沾新雨露琴聲[illegible]
帶舊兵機

原缺第二十八葉

原缺第三十葉

永夏十焦散餘此 第一助忠收效云 浸道忠肝扶社稷豈知義

膽鎮山川翠華掩映崒巖裡聖殿翻飛冠蓋

還惟有碭人懷舊德年年祠屋拜君前

邑侯百子劉公 甫蒞政甘雨和風 紫芝瑞露遍見

一時德政在謳歌千載奇逢快睹多喜雨還晴

千里潤薰風徐解萬民疴紫芝庭裡鍾靈異

白雪堂前見太和指日干戈平定復芒山六

守盡婆娑

碭義兵五營　　白瑨 庠生

天心從今肯戢兵且停詩賦說兵機烽到處

騰煙障氣驕無端鷲翠微虜寇交橫劫運轉

干戈時操太平締盟心同守金城固不謂偵

人羽檄飛

義兵五營長　　李家錄

芒山諸士揖容光獨立營門劍有霜但使威聲

揚洵甸豈容流寇入安陽柳營戲馬春光永

虎帳談兵夜漏長須計太平何日定仰從星

斗問穹蒼

芬云苦節不可貞如毋之苦更不同斷机彤

隨撫子穎粹綵郊邸菽老風眼前炎涼熱

孤痛過後金石俗情空上天應鑒冰霜志

如歎芬名豈不窮

孟母劉氏守節詩　　胡嗣默

劉氏邑庠孟三樂室人也夫歿守貞三嚴訓三子伯可勝仲珽已入武庠季瑛幼而苦操之因有成而書誌焉

廉得乾坤淑氣芳植節凜凜傲冰霜剪髮已

逑三遷教斷机堪吳二難昌心冊扶孤出

崴重名高歷世草木香

天還指日錫榮昭頻換人紀與天常

題徵馮君孝廉詩　　胡嗣默

君諱從衣自幼性純讀書屢試入院未醉其志惟孝親愛弟斗食樂道誠斯世之逸士也予爲之紀後故以孝廉入誌康火彰其生平因書而賦題焉

士有百行君獨全從容道義炫前賢孫英世

聽採薇歌侍側曾孫蓼莪篇半榻琴声万

卷書游天風月一釣竿應知高節耀千古

傾附縣章奕世傳

成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殺之於外黃西
收兵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
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射數力戰者迺拜嬰為大將令李必駱甲
為左右隊帥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擊破項
羽將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左右騎將各一

人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
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
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御史
大夫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
有六人下臨淄得相田光追相田橫至嬴博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擒騎將四
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
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身虜騎將入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渡淮盡降其地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
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
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

譙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益
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將車騎別追
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
列侯爵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
將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凡五
十二縣漢王即帝位益邑三千戶以車騎將
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

符世世勿絶食潁陰二千七百戸從擊韓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
相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幷將燕
趙梁楚車騎破胡騎於硰石從擊陳豨別攻
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
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
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
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將肥誅嬰身生得
布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戸布已破高帝歸定
令嬰食潁陰五千戸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
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
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
人二千石十人

請定廟制奏議　申屠嘉 丞相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
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王宜各為孝
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
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惜誓　賈誼 梁懷王太傅

朱子校定楚詞云誼為長沙太傅屈原賦鵩鳥二賦漢史載之以為梁懷[illegible]大傅七諫安策八用[illegible]不錄至王逸洪興[illegible]出漢之史

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返登昊天而
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
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
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
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
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
息乎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
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
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

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
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
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
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返予之
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製之神
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
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年冉冉而
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
枉聚而枉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

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
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
幷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
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
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
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
心兮箕子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
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
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

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
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
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按西漢名家文字都相似其[illegible]
乃枚乘梁王[illegible]莊忌宋時命[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史記漢文選[illegible]
[illegible]諸書[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上梁王書　　齊人公孫玃

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
四分五列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
寇又非有奇怪可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

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
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
存易亡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
吳必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
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
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
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
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
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

弱而捍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
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首有伏青索足無終
使竊為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
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河唯長業
抵未央據秩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赤
國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借論於骨髓恩加
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悅使人
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

諫大長公主明梁王事　韓安國 御史大夫

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
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向唯梁最親為難梁王念太后
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
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
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
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
入警蹕車旗皆天子所賜即欲以馳驅國中以
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之來
輒按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
告太后竟為帝言之帝意乃解

焦貢列傳　班固 蘭臺令

貢貧賤好學得幸於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
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精占卜
盜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之三老官屬上書願留有詔許增秩卒於小
黃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
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各有占驗

災異書　審忠 郎中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
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中
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
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
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蹈

隋執尊璽陵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骨肉子
母之恩逐瓘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
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
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
之責而苟營私門聚蓄財貨繕修私第連里
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
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
承順風旨辟選召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

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
悟陛下發赫斯之斷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
路人士女莫不稱慶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
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
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
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
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誅姦謀一成
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
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

裁省臣章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
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並徙以絕妄言
之路

書類

敘易林占法　孟康 廣陵亭侯

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
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是之日又
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一日其占法各
以其日觀善惡

賦類

雪賦　謝惠連 康樂侯弟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
兔園乃置旨酒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
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
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
秘思騁子妍詞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
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

原缺第四十五、四十六葉

隱誇成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宋

碭山重修漢高祖廟碑　劉德成

昔漢高祖皇帝受命而興斬蛇豐澤以收大
秦之子嬰携國璽而來降楚雄沛泗
自劉因兹天下大定端拱無為聖德巍巍
皇風蕩蕩集祖龍煨燼之餘文重編六籍
孫六經致萬國以同文識八方之共軌及其
登遐率土臣民若喪考妣乃後皇帝傳於

纘祖風詔先立廟於豐地次選真於芒碭蓋
芒碭者本高帝潛龍之岫棲鳳之谿遂立廟
於岩前令遼審之尊仰列諸功臣於聖側遺
庶士以朝參自兹天下厚祠宴中立廟斯廟
歷運年深花木蘙摧神儀損漏遂與諸圍共
方醵金遣召良工事新廟貌經始歲首畢于
季秋幸逢明代海內和平絕無纖塵之仍皆
自助成之力伏願佑我當今皇帝保道乾坤
布巍巍之化行蕩蕩之無風

刻王秘書遊碭山詩序　翁進卿

秘書省正字王仲雅好古事於山水之間尤寄
其趣凡有登覽未嘗不追詠餘想所謂登高
能賦者也去年冬至止均慶寺與今監縣彦
賦孫文慶張景伯洎進士晉隆同遊是山窮
極幽隱盡得勝槩之最盤桓而不忍去故寓
興於古詩一十九韻磨石刻勒以示不朽後
有博雅好古者當自得之

論申屠嘉　致堂胡寅

驩張蒼蓋式亦也高祖公卿至是無可任相
者乃用蒼之年丙中屠嘉非有名望者聞
也然從折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
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
賢極盡卑諂聯行之態以持祿榮身拙哉
鄙夫其可以為宰之卿

漢泉漫稿序　虞集

集爰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
南大儒君子也

出將之用諸賢勉之予日望之謹序

知碭山縣事滇屏百千甫劉芳書

長子營序

史稱管子天下才嘗稽相齊也而著爲軌里連鄉之法蓋師不大衆將不主帥是以南威雄楚西抑秦晉惟於簡練得之也碭自我朝定鼎以來素號文教[illegible]諸紳衿原不事戈戟時值西寇勢毒中原蹂躪諸省有備縣令宋公乃薊遼人也素察輿[illegible]情形舉狼

犇豕突之態無不洞燭焉故於寇未至時號吹七類圖集鄉兵立有五營以士紳首領之中營鄉官賈樹賞前營生員戚敬止後營生員顏以默左營生員汪大受右營鄉官段長庚號爲君子營諸凡旗幟器械兵需悉各自捐貲爲之越四五年閒西賊屢犯城下而罔敢逆顏行且開城接戰逐北追亡折馘獲[illegible]聲昭省國諸士誠得軌里連鄉之法也夫以高城深池而又協以人和有不戰戰必勝

各君子不虛耳公今以陞任遷嗣是新令劉公撫兹邑公滇屏名士也學實[illegible]東少狹滿天星斗才雄百斛胸羅數萬甲兵甫下車而囊金犒賞不吝挾纊投醪[illegible]基勝於增竈獄竈整軍訓武何[illegible]八陣六奇寧非軍中韓范也哉公遂更題爲長子營隨繹師卦而及地中有水師夫師衆也水也於地則知師出于民也無事則吾兵皆吾農有事則吾農即吾兵而以長子帥之曰師貞丈人吉此之謂也爾營長諸士於安平則訓

練於寇臨則戰守謂非今日之長子也耶嗟嗟衣袽戒而中流鮮濡首之災桑土施而風雨無侮予之慮諸士誠有備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慎勿怠爾心志渝爾盟誓[illegible]至而我預備寇或至而我撲滅寇甫逝而奏追躡即露布以
聞功邀上賞可也與日各受知
朝廷綰半綸而乃文乃武悉以爲士時[illegible]

原缺第五十八葉

縮懷賴公之為將奧妙變化猛厲而攬括摠
叱咤動生風霜出奇制勝料敵如神可比韓
信紀律精嚴待士用命可比周亞夫老成持
重經國遠圖可比趙充國而機謀成施於器
取強敵不但於鋒鏑則李愬比有高閑道途
所不論是故擐甲而戰鄧湖據薜而收鄧渚
雖奇淮左之師路絕呂梁之捷其用武中國
鐵騎長驅擒慕于里其聲討而弱金牛假道
淹克數城威降王破國威斬將搴旗威震蜀

後卷

南胡虜畏其犂庭警虜為之褫魄豐功偉烈
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卷
聖祖啓萬年之景運故生此名將佐成混一不若
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耶

又論　　　　東莞陳建

國朝元功以六王為稱首然以傳類公勳勞較
之當與開平岐陽並肩其真東甌寧河之
乎惜乎韓雖盛褫襲封與間令六王之後
俱襲封而興入亂類公説者惜哉

縮然乃守尚國焉是自古論傳撫劉必矣
大旨於情故遣使指揮同知劉益總指兵放
鎮守邊疆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奔附龍
敘
頒詔錫以印章賜賚有加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
指揮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
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今將擒到逆黨八
丹等械送
京師代行

勅旨

重修孔子廟記　　安成劉球

皇上嗣服之初年遣風紀之臣分督學政巡歷按
勅迺建飭學廟其一端也四年陽山縣孔子
廟告成其崇以尋計者四廣以丈計者六凡
以尺計者三十有奇齋堂門廡之屬咸具之
擴拓之其地與增其材九竭其繪郁然寔不
擾於瘠民不知其勞自作意惟一出謀與僉
諸術以及北於時知縣事衡水杜銅鋸最當

蹔以吏民乞留得增秩還官來請予記附
偕斯校者則監察御史廬陵彭侯勗晉學至
邑命遷廟於學東既而監察御史廬陵孫侯
鼎繼使究美營葺之工於是爲始問其學斯
役者則前知縣事劉伯吉寔經度之而程厥
工制厥用以克有終則訓導縣丞劉余與吏
周文中預有力焉君乃前教諭李孟玉張觀
與今教諭丘純訓導徐志賛襄是賴爲予惟
道在天地間萬世猶一日也二帝三王之後
孔子一人而已四教之立六經之明百王之
法之備孰非孔子之功後世之君有志於治
文德以興復古治必遵孔子之道而後民知
所從
皇上御極即留心於此內外大小之臣又克副盛
德意如此豈非斯道之幸歟諸生誦其詩讀
習其禮樂斂而爲達材粹而爲成德得志顯
措斯世於唐虞之事業於伊周不得志亦足
以仁其家善其俗安往而不得於道哉因
[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諸生勵

科貢題名記　洛陽劉[illegible]

有所重於前然後可激於其後蓋前者後之表
也偃古郡邑秦漢以來奇偉之士生其間者
後先相望哉
國家定都金陵尤近在畿內賢俊之士宜彬彬
乎盛也而自設科以來僅一二見焉此固士
習之不振亦所以感發激勵之未盡其道耳
滁城張君夢輔來知縣事適監察御史臨海
陳公選奉
命提督南畿學政且以科目之盛衰係有司之良
否張君於是篤意學校悉用其極乃礱石於
學題砀山之士凡發身科第者姓名及歷官
大畧於其上以余辱相善也令其佐緜君貫
致書請記余聞伊川先生之言曰名者可以
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蓋以名望之若
非出學之道然君子之持己也常嚴其與人
也常切持己嚴故非聖人之道不敢輕以自

原缺第六十二至六十六葉

十百而缺者尚多且因陋就簡從[illegible]
甚非所以爾觀瞻崇學校也庚戌夏[illegible]
侯以鄉進士來宰是邑甫下車首謁
廟瞻望徘徊赧然以興起爲己任顧計費不貲
適邑值災荒疲敝之餘欲取諸官不可取諸
民不可取諸己而欲一時大舉又難卒辦且
慮重勞民也於是積俸儲材越明年乃度基
繕急而次第施之先易置櫺星門爲創戟門
左右附以鄉賢名宦二祠祠之旁附以省牲

所更衣亭亦各三楹次則於明倫堂東西闢
建博文約禮二齋又次於櫺星門內鑿一泮
池池之上駕以虹橋而橫欄直楹曲盡制爲
他如屏垣之築道衢階砌之甃諸凡缺者補
之廢者葺之湫隘者增而丹堊之始于辛亥
春初成于壬子秋未一時學校煥然維新要
皆挍時徐舉不汲汲于成功邀譽故大工告
成而竟於官無損於民無傷於侯亦不見有
[illegible]不知有功美哉斯舉而侯綜理之周詳

變之至具見之矣維時學博謝君余君託
諸[illegible]余求其傳而問記于余余惟學[illegible]所[illegible]之
士夫上之品有遊俠詞章曠達變幻聲利道
德之不同是不可不辨也此要于理惟氣是
使名曰遊俠織巧於斷驅使百家名曰詞章
肆情縱誕決絕人紀名曰曠達機事機心浣
蠶窺度者變幻之士也寄跡聲華馳情顯赫
者聲利之士也親義序別信之根于心率而
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修齊治平

一齊穿紐者道德之士也爾多士婆娑其間
將好剛使氣爲遊俠乎寧沉酣六籍而詞章
乎將入言不足畏清議不足恤爲曠達乎抑
包藏譎詐層見疊出而變幻乎將耄情于[illegible]
而聲利乎抑于平常倫理反躬實踐爲道德
之士乎向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夫道德之
[illegible]不見可喜不見可愕摶捖一世猶埴在[illegible]
金在鎔惟其所治此士之上[illegible]也其[illegible]
[illegible]有知未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要以發攄性

畫精故事易興真徹故功易就乃知侯之
力遠意念真矣夫一真可貫金石可格豚魚
此士若民誰非環吾城而居處者真真所觸
不趣子衆若括搜備預公私不動聲色侯之
擔當世宙其稍露餘緒耳庇在碭澤功覆
廟社千秋畏壘民其不能忘乎方今邊烽未帖蜀
難後倡
聖天子拊髀寔心任事之臣主張經理
付簡畀晚且下侯将去吾碭碭襲金湯之固世世

嘉賴後之繼侯而作者補葺綢繆恐亦不得
遜侯為絶德已

碭蔡侯去思碑記　黃運泰 少尹

昔南國庇甘棠之蔭愛護惟切晉人勤峴山
之碑感激獨深是皆去後之思繫戀於人心
而不容解者向非湛恩䅁澤浹肌淪膚烏能
得民若此碭素號疲邑
天子簡任蔡侯以民社寄之三年間凡休戚利病
關切一體生養而安全之真如父母之於子

原缺第七十九葉

闢破中家之產時尚操切或抱不白之冤
侯為洗其冤煩掩其細青而刑清賦簡撫
愛養之徵士習惰窳狃于晏佚民風澆浮
於波靡惟侯為勞來作新匡直不逮而庶頑
礪鈍轉移化導之徵狐兎營窟倚於為奸蠹
蜮含沙發巧惟侯為察其關鍵塞其竇孔而
奸宄無繇伺隙剔蠹釐奬之徵侯之治碭
應于天化徵於民大都類此不亦垂于有
乎余聞而進曰爾衆所言者第一邑之德些

民心猶在之乎見少也未足以盡侯也侯且
入司錢穀總天下之會計佐
天子之緩急恐君心易侈必預防其窮奔極慾之
萌而為清心寡慾之助則為上為德益以為
下為民也不將以福碭民者還以福天下耶
不將以碭民思者轉為天下思耶且勳紀竹
常名勒鼎彝當與南國晉人並垂不朽
矣寧獨碭世戴甚德已哉作歲遇碭借[illegible]
之仁聲仁聞令[illegible]得與爾士庶核其[illegible]

原缺第八十一葉

以觀德也則李侯之為人思其誠李侯之德
有足以繫人思耶吾恐峴山之淚行且為李
侯墮矣

邑侯姚公重修廟學碑記　許將臣　御史

逞余從古西臺奉　使課吏大都以興學敷
序為第一議何也謂古聖賢之靈所繇妥人
才風化實樞紐之此從來簿書所忽賢令必
首加之意者嘗務然遠憶兩漢諸循良倘旦
暮而遇執鞭所欣慕焉屬碭邑諸弟子員愛

其師學博江君賀君之意將幣謁余請曰惟
是敝邑數十年前華踞藍縷諸凡草昧而學
其尤甚兼以歲久燥瀑堂廡櫺戟宮牆齋泮
日益傾圮僅存遺址而已聖賢棲處風雨士
子周旋荆蔓大非所以崇祀聖賢毓人才而
敦風化也辛[illegible]歲將江姚侯来宰茲土下車
之明日釋奠禮成四顧瞻望徘徊不勝愀然
顧謂諸生曰學也而竟如是聖賢實怨且恫
其不眷戀于此甯矣根不茂而望枝繁理也

懋哉弟厥功甚巨厥費甚繁當三空四[illegible]
議興木工識者難之侯展轉抒柚紛二年令
記所設于金鵝工量材更輸以佐不足不三
月而事竣排空耿日巍煥一新聖賢有所憑
息師儒有所講論多士有所進脩侯其大有
造于碭哉應紀其事敢懇諸名公巽片言以
志不朽且侯不但加意興學已也數年來慎
咻災蔴漸靡青衿建鄉營以防匪測華見全
以恤里甲藥女堤以障狂濤掊梟獍以安良

善禱雨雨霈祝蝗蝗出民饑則給賑以濟之
疫行施藥以救之若華萇楚之世立轉而登
之春臺豈惟四境歌召杜即隣國之民望之
若父母矣以故始徇豐人之請代庖之月而
豐治繼徇蕭人之請代庖五旬而蕭治嘗是
薦檄交馳
重壓書碩擢命與良二千石共理股肱望郡兼
領淮徐河務今其信邁時乎即繇此而佐一
人治天下如一邑亦侯之能事其何[illegible]

其岱政憐憐崇禰在耳不容不爲蒲瑰伊
希并以風余聞之不覺再四擊節嘆曰噫異
哉姚侯乃之而漢諸循良似又過之雖然然
之辟士匪崇乃名而在孝乃實士之自治臨
飾乃躬而在淑乃心余謂侯之修學欲以孝
實而非崇名也則士之自治可不淑心潤飾
以飾乃躬乎故陟降駿奔不亡仰止聖賢矣
思藏修游息無非景行先哲之持處不愧
出不愧進斯無負賢侯修學至意我不然
虛聲鮮真修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其若賢
侯何諸君額余言否用忘其固陋爲記姚侯
諱来增江右人今陞淮安管河少府望益隆
則才益展其勲名事業自有史官之書余可
蠡測云

碭邑鞏濟橋記

賜進士第應天府尹劉裕祐撰

戊寅冬余奉
命行經中所經見人氏為妖氛擾蕩半已

家路中流旅之廬舍澤無橋梁因借停
見雉堞樓櫓壁嚴凡衛心服其并若土若
陣我行東門見池橋鼎新規模弘遠有
鞏固之圖萬年永濟之利非跋涉所多見者
也詢之父老伊誰之力僉曰
邑侯劉神君所建也問其用民力與曰未也
費民財與曰未也自神君下車以来興利除
害不可屈指見此池橋舊跡逼近城垣有礙
防守既已湫隘又無圯壞蓋內不足以鞏基
全城外不足以阻抑妖氛遠不足以往来冠
蓋近不足以普濟士民於是捐俸募役拓其
基而大之時有嫠婦之居適當其衝頑輸宅
以成此橋侯不忍德其請也乃厚其值以償
之優其徭役以卹其姓懽然子来不日而成
因名曰鞏濟橋若曰寇至則撤橋為天塹寇
退則覆橋利濟涉奠安一世以及世世施澤
一人以及人人也余曰爾侯之德日月爭光
爾侯之功天地並老是不可無言以記之

城府反作事人無不預識者嘗戒諸弟子
人時刻不可放過天理故過天理則昏媿歛
食夜媿夢寐須常自提醒儆收斂其精神
不可放蘇雖戒冠大紳闊行毛步揖讓下為
業亦無當王仰耳其論人殿疑有如是其習
諸弟子交接怡怡諄諄少長不異也爲畏愛不
異也習俗不異也貧而通贄友其費亦意務
賙卹之諸弟子有質於門者忍曰爾輩為聖
賢徒當蒞聖賢心小念毋亦當其宜然不甚

龍絡束縛輒含媿而退其處同寅義若兄弟
絕無猜嫌亦無挾恃也至鋤頑去梗甚斧斷
僕御有狡猾刑法者毫之不留黜刻无所作
爲一任自然不知檢點自中繩矱蓋源流一
一真儒學問故其作用　一真儒印證子輿
氏論性以行所無事爲大君其人也然詎聲
悅官常脫略家修耶君生世胄家潇約澹泊
事母至孝非年老偶譽不要且不御一肉
其行誼卓然卓然誰非豪傑而聖賢者哉

梁君嗷吾越弟子尸祝之後數十年而又又
君與梁合祀記曰有勞勤者祀之君之勞甚
渥而忘其勞者乎君諱旦別號勤菴直隸碭
山人

萬曆丁酉歲孟秋吉旦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掌院事教習庶吉士會典
副總裁記注
右經筵日講官金庭米賡撰

附入名宦呈

呈為懇恩准批合祀名賢以揚遺德以慰去
思事竊惟儒官地極清寒寡嗜者能堪此職
任頗隆重尊道者無忝厥官嘉靖初年教授
梁其學識行誼超前範從入祠享祀迄今四
十餘年益有追思絕無遺議茲者陞任教授
汪夏器淵以雁行端以卓學得其方通古今
而知要才周于用進退以惟宜夙興夜寐
戰兢家過之未能自怠養瞬存乾惕事心

塋悚為捧悵既冠愍倫英魂不昧望國□代
龕綸音下紫宸

邵母李氏苦節 贊語

貞得得天之全者始可以言節閱時之久貞
益見其能守惟茲李氏宦門閨玉大冶精金
悲莫悲兮死分離望斷一天腸九絕慘莫慘
兮窮母子甫踰廿歲哺煢孫左吮右泣如綫
如綫室磬甑塵吊形形吊影竭支指以向前龜
手而形就槁任內荒之薦歷茹荼而志彌堅

克岐可教指食購書燈火三更紡讀年年歲
對卿勉旃百倍兒孫濟濟鳳儀贊今雖齡登
耄數捧堂徽冰壺懿美既騰於評旦旌揚
允稗乎民風矣

知碭山縣事古滇屏陽百子劉芳 謹誌

龔母王氏傳　　張兆璋 本縣令

龔母王氏闕生庠生外王母也為邑之使庠
社人年十七適同邑龔濟濟與繼母單氏居
母至旦夕敬上食猶禴而菓也濟以高片延

氏聞賜爵一級惟堂構關爲是廣石
龔之前子如圭業有室矣弗延世而殞
濟置妾必卜相皆宜子者侍竟無子子太
子某氏卧月廻腸所為龔計嗣續者無所
至也龔之產一以授夫兄之子出入豐然弗
潤也僅一女龔氏適闕生之父伯玉既少孤
惟龔母爲依以樹以蓄辛爍生筆皆早慧令
就傅將幣惟腆而生乃補博士籍以能文雄
長諸生間矣日月省試有司生名多甲乙薦

未足則羸粮千里走延陵從諸賢豪長者遊
辯經析理含毫振藻之靡腳多所就正長者
車日枉烏而閱今春暮出就試乃訪風昔遊
奉贊職方張公所蹴踖避席以為母表請學
使者受牘未幾弗顧也闕生其意以父脫身
遊母家恩渥世渥等等至而溟深毋壽未終
括圖遠棄以遺澤則弗讓孫子之詒以圖報
則未伸烏鳥之養惟是諸存紳先生惠教王
念臣臣外王母有榮施祈俯採而賜之言

是職方公則採生行狀表母事而生名[illegible]
使牒得上
南都賓興試矣既歸家懷職方公筆而呈余請
為龔母傳嗟乎惟余與闕生忝論文之交[illegible]
以生故亟勸慈則嘗為龔顏其楣矣夫生特
母以立而母不以生重乎哉生之學益試名
宜益顯計不負張公知且不朽外工[illegible]
豈遊大人以成名者得同年而語哉
贊曰陶淵明慈母孟嘉之女也淵明撰外祖

父傳稱凱風寒泉之感寔鍾厥心本親親之
篤也魏陽元少育甯氏有相宅者云甯氏將
且貴陽元慨然當之夫闕生之傳龔母宜哉
雖然誰無祖父母而闕遺世惇德不載殆非
情也朱元晦感陶公之作而追記外祖祝氏
事至祖母俞夫人之賢並及之龔母聲不出
中壼逮闕生恂恂質行得無世類援之然學
則豈獨遵訓積學爾也甯母屬意盛氏甥以
盛允幼慧故彼嬿孌乎固不易知夫龔之[illegible]

相如何吾以闕生卜之矣

汪賢母常氏傳　　李家錄

汪母常氏性負温恭心存慈惠益援監生員
汪之廣妻邑庠學生汪止善之賢母也止善
娶賈氏乃夏邑賈進士女生育三男三女次
子同善業儒為劉氏出娶徐州李生員女生
育一男二女汪母入汪氏門承奉翁姑必孝
必敬佐闔勤慎諸凡宜室宜家所不必贅述
也則其難得著有三事足傳爲夫弟當婚娶

之期值歲事多艱母仰體公姑之心遂慨然
曰予有嫁衣[illegible]可作新粧隨年豐儉何必求
備美也不斷[illegible]衆簡為之海繼娶李氏之器
聘娶賈氏[illegible]婚娶殷氏夫以粧奩素珎即
借貸亦有[illegible]已能輕捐之以成他人婚不亦
難乎不幸之[illegible]夫婦繼逝遺子性善四歲撫
養成立眼見[illegible]獨誰快東床之選母懇求仁
姊張室女因[illegible]好爲以妹之愛女配夫之[illegible]
往人情而快[illegible]鮮有矣且婦情善妬有[illegible]

原缺

祥異

春秋書異不書祥志爲實錄故祥異[illegible]
者蓋史體也碭罹河患自古及今災異[illegible]
見禎祥間亦有之邇來雨暘時若康寧[illegible]
樂國否泰相仍之會通修纂補敘以昭[illegible]
相亦天人相與之際宰茲土者實與有力
焉

晉武帝咸寧二年冬十一月白龍見于梁國
宋孝宗淳熙元年七月碭蝗
元泰定元年六月碭水
永樂十三年饑進士梁洞奏 命發粟賑[illegible]
成化二十年饑
正德九年水
嘉靖二年旱疫十二年蝗二十六年水四[illegible]
[illegible]

崇禎碭山縣志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劉芳撰芳字百子石屏人官碭山縣知縣先是萬歷戊午知縣陳秉良屬邑人王文煥撰縣志二旬而成崇禎己卯芳復與邑人汪用霖續修此編其沿革載東漢爲梁國碭山縣不知東漢時沛國亦分界其地又云晉省歸夏邑不知南畿志載晉下邑即碭地非省併也又以下邑作夏邑更誤矣又分門至四十二牽多冗雜如既以水土爲一門又以風俗爲一門以古蹟爲一門又以八景爲一門殊紛紜少緒也

海昌外志八卷

〔清〕談遷纂修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昌外志無卷數》提要

海昌外志序

自秦析郡縣而會稽望於東南會稽實首我吳[illegible]首
海寧當戰國時蓋犬牙入之晉劃屬吳郡鹽官之[illegible]良
史間托竹葉使鹽官重於九鼎吳呂何江左之彬彬[illegible]之邑
於海塩共幅員時者或入海鹽或入錢塘其以鹽官自見則唐宋
以也唐宋之文獻秩如然別覽史氏或至不可解顧清臣大父昌
鹽官州判因家焉夫鹽官自唐以前未嘗州也不寧惟是鹽官
始於吳王濞濞初醢淮淮近海故頫言之吾寧實未嘗設官也漢
至武帝析鹽鐵率郡國設官諸傳記可見且許睢陽奔而與新城
張横浦奔而與錢塘耳目前不惡若是悖也新城至今祠睢陽亦
曰志義之氣無所不之
明永樂間輯諸儒性理直臣横浦錢塘此尤彰明較著者也而寧
志亦自多誤宋淳熙十六年會稽陳恕令鹽官太史宗題其曰真
鹽鐵使夫太宗所稱鹽鐵使乃南昌陳晉公恕而淳熙為孝宗其
時其人相去遠甚此不獨誤兩曾參也宋嘉定有圖經明曾司訓
棨明府始有志華蕗藍縷以啟山林數千載而下賓嘉賴之吾寧
藉以冠帶衣履海內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間得軼事一二
直拱璧睎之用參前志損益舊聞體之流也則配吾其邯鄲之圖
也省
丁亥秋七月江左遺民談遷題於棗林東原

一

海昌圖經序

圖志之設尚矣自元和郡國寰宇九域等書皆受命於朝四海之內一無所遺巻帙至繁總其大綱而已厥後郡各有書則並載已詳足以備史官之採擇開巻而知其人才者搜訪貴博而簡別不能精紀述務實而去取或未當叙錄異聞易鄙於誕書人物則多失之夸列守宰善政而載筆者亦與爲䕫黃復生人且不信乃併與其可傳者掩之皆圖誌之疵也海昌爲今鹽縣令尹古括潘候景夔下車以來慈祥臨民儒雅飾吏政成暇日據臨安志全書增考故牘命秀士相與訂正之歷代之沿革山川之向背風俗人物賦役土産凡一邑之所當問者會萃滿篇而以碑碣紀詠次之將與斯人仰許睢陽之餘烈挹張無垢之遺風以庶幾於起敬起慕之意垂受代而書成欲鋟之本邑尉玉牒崇謏濫之外弟也分以請於家君叙其事於篇首模務鮮暇乃命小子書之敢誦所聞以塞嘉命先祖太師岐公頃歲由工部郎知處州作括蒼志繪郡境及城府爲圖以便覽觀遂不失圖經之旨後有作者雖或加詳實本諸此云時在

嘉定二年立冬四明樓濬謹序

二

海昌外志緣起

邑乘惟嘉靖蔡明府所葺板藏庫中前永樂曾訓導某志失傳又朱迪續志四巻未詳其人無論書矣聞成化中鄞縣進士洪導修吾縣志或即朱迪續志耶硤石周青羊山人又甞見志一帙志其名當是朱迪耳宋潘景夔圖經向藏硤山閻氏偶從王氏借閲紙墨朗燦今恐不存崇禎己巳平湖趙無聲先生維寰司諭吾寧鋭意修志會中蜚語幾欲輟筆署縣貴陽劉元瀚同知慈患之捐三十金助梓始成予先有纂録賞其收棄賢達苦心有光海澨攜板還家嘗語予四終歸之黌官以存典故今無及矣徒有西州之慟耳文獻殘闕微攷甚難窮搜僻採心煩月廣跡而後可憶此非箪陋所任也至權衡人物之間易生怨謗日者趙先生作志予自引避得免於喙雖稿成未輕以示人知終當覆瓿也乙丙間兵燹縣志板散失有慨于懷即舊稿補定近事附一二焉念卅年積志不忍湮滅章達可考獨不曰志在春秋乎敢匣而藏之

談遷書于秋雨研北

三

海昌外志

輿地志
沿革　形勝　山水　都鄙　風俗　物産

食貨志
戶口　田賦　課程　徭役　鹽科

職官志
令佐　師儒　雜秩　武弁

建置志
城郭　公廨　泮宮　祠廟　郵梁　寺觀

選舉志
中科　鄉舉　明經　封蔭　薦辟

人物志
儒林　忠直　文苑　宦蹟　高行　孝友
隱逸　寓賢　方技　烈女　玄釋

叢談六
祥異　古蹟　丘墓　佚事

藝文志
典籍　遺文

海昌外志

輿地志

寧雖褊僻介在杭嘉間襟帶江海舟航馬足固五[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昔秦皇帝渡浙適海而南武原有秦望山吾寧寔寄其徑而寧故佚之南宋輦轂下托于日月之末稱天邑矣

明初不費斗粮奉圖督亢至發

高皇帝之寤寐聖作物覩賜我敝邑履西至于仁和北至于崇德東至于海塩而海其南也守在四境故詳封以內方域土俗毋或遺焉作輿地志

沿革

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海塩縣屬會稽郡吳王濞煮海于武原鄉設塩按通鑑胡三省注吳王濞煮海為塩今淮塩也史記漢武帝元封元年以桑弘羊言設塩鐵官凡二十八郡或塩官在武帝時乎新莽初更名海塩曰展武展武後陷為拓湖移治武原鄉為武原縣東漢建武初復舊順帝永建四年分屬吳郡吳黃武二年析海塩置塩官縣此立縣之始而陳壽陸遜傳遜始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則孫氏初又海昌郡也晉宋齊梁並隸吳郡陳武帝永定三年置海寧郡隸以海塩前京塩官郡治塩官隋開皇九年廢郡置杭州大業三年更餘杭郡唐武德四年郡又更杭州塩官別屬東武州七年省入錢塘貞觀四年仍塩官縣屬杭州宋建炎三年屬臨安府元初仍復杭州成宗元貞二年以戶繁進塩官州泰定四年海北天曆二年潮患不作罷役改海寧龍鳳十二年十一月海寧州降

明洪武二年二月改縣轄四百八十四里因海決止三百六十里縣距杭城百二十里東西百三十里三步南北七十里二百十三

步距南京八百四十六里北京四千里東界海鹽八十三里西界
仁和四十七里北界崇德三十里西北界德清四十八里南至海
一里

形勝

南宋都臨安長安鎮扼其要德祐初元伯顏抵鎮宋遣御史楊應
奎議降
明初築石墩赭山兩寨東西據海之勝嘉靖中島夷果首犯之東
陸黃灣北陸硤石亦陳屆也宋嘗立寨黃灣元末張氏犯杭城分
部自黃灣進推此可以徵守矣

山水

各山自天目發脉由西徂東前志首于東境特為董正各山寂寂
走運之游展少至幸不值于愚公斧柯亦遊蘿薜之榮若南龍
于海河伯望而卻走未嘗不爽然自失也第利害恩矩亦元以來
共患之詳著于篇以俟攷
赭山縣西南四十五里高七十丈周三里界仁和對紹興龕山山
色正赤曹漢炎詩江流曲似陽冰篆山色丹如葛令砂宋建炎三
年金元顏宗弼犯臨安郡守康允之退保赭山　明湯信公和請
設巡檢司立寨嘉靖中島夷首趨龕赭又國初海鹽乍浦河泊所
舡戶太倉劉河出洋後苦倭改錢塘江赭山出洋龕赭夾峙扼潮
迅湧二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
禪機山由赭山西不一里高五丈周五里巔有禪師井
文堂山在赭山東半里高三丈周半里永樂初徙赭山巡檢司于
其上
盤山在文堂山東一里高七丈周二里
葛嶼山高六丈周三里
巖門山縣西南四十里高百丈周五里穹窿峭拔嶺嶂盤礴號為

主山其巔有塔宋時設鹽場
河莊山在岩門山西一里高七丈周八里
雷山高七丈周一里有奇擬于江中翠鬱可嘉無如潮嚙何
胡家山在河莊東不一里高五十丈周六里有奇圖經曰黃山一
名越城山其土色黃按縣西四十里有百尺浦越王百尺樓望海
疑即其處故越城所自名耶
蜀山在岩門東十里高五丈周二里隋書有鹽官縣蜀山山有洞
宋紹興癸丑淨元禪師結庵後廢
花山縣東五十里高十五丈周一里迤邐蜿蜒如罡如陀山多鵲
鳩亦茂松竹
黃山縣東五十里高六十丈周七里巉岩峭拔多楊梅山茶嘉靖中
都指揮周應禎逐倭死此萬曆末許太守令典治東西兩坑為名
流觴詠處
葛嶺山在花山東三里山形聳特高四十丈周四里
笠山在葛嶺東一里高五丈周半里名雖俚擬笠亦非俗物
菩提山在黃山東半里高六十丈周七里多桂竹鴝鵒文雉其麓
真如寺即干寶故居旁為張無垢先生讀書臺寺最上層曰般若
臺無垢同刁令文叔所遊也山巔靈泉怪石

游菩提山值雨宿存思庵　貝瓊廷琚

連山插天勢欲崩結搆當千層我來看山風雨惡入山喜見
靈泉深僧閑門留客共野飯風回雨絕清無蠅酒酣熟寢喚不起
夜深花落龕中燈軒轅已恐即韓愈許汜未可識陳登天明僮僕
催欲去卻歎世故來相仍重尋曲折恐蹉跌安得遠討閒支藤林
開川谿見鳥下山寒石峻愁須騰呼舟獨返草堂路他日重來共
瓢甑

靈泉　張九成

高僧超物外有户晝長扃海潤知天大泉甘識地靈一叢春月靜
半點越山青客有歸興欺移文休勒銘

釋竹囤

夢回芳草池塘靜思入清江霽月明萬丈芒寒磨斗氣一聲吟徹
恐山精

張無垢讀書臺　許相卿

古臺全草沒閑户半雲扃往哲猶生氣狂夫欲乞靈蝸書陰蘚碧
鳥破晚烟青高節存遺傳閑來讀舊銘

怪石　董將

茲山翠成堆峭骨乃如許化工妙融結石髓走青乳昔年女媧氏
煉此不及補岩岩至於今丈室枕其股我來手摩挲松陰日亭午
初疑道士羊亦類將軍虎坐久飢腸鳴試作先生煮

靈泉井記　陳逸

邑之東六十里山曰菩提水曰靈泉廟佛其上曰真如予以職事
出郊嘗往焉山多喬木修竹前寺如蔽後寺如衛泉在寺旁飲之
與吾家庶子泉頗相伯仲山之浮屠曰昔有道士操夜與鬼神講
佛書一日井涸神告之曰當有泉發于山椒實于寺前之西故謂
之靈泉此邑地半海鹵而有茲泉惜乎陸羽張又新輩未嘗一顧
不列於茶經水品地僻跡遠且不爭名餅鼎之間有若士之有道
而不自表暴者庶子泉在二浙之衢餅罍之行不遠萬里好事者
謂茶得泉如人得仙丹精神頓異故自御府至于謫人勝士不可
一日無此安知靈泉亦能點化甌中之廣寒也今泉雖有靈名而
煮海之民嘗以為澄當其雨潦漫淫蝸蛸游焉可為歎息雖然物
之窮通自有數造物者每乘除而概括之豈特斯泉未遭也哉

錢山高十二丈周半里多松竹倉庚山雀

錢山水仙花　顧辰

八

宴罷瑶池曙色涼淩波仙子試新粧金盤露集珠璫重玉珮風生
翠帶長萬里弱流通閬苑一叢疎雨隔瀟湘歲寒林下花時節只
許孤梅壓衆芳

白鶴山在錢山南二里高十二丈周二里

管山在白鶴山西不一里高四丈周半里

妙果山尖聳綿延高二十丈周七里

龍尾山即妙果山尾相傳劉誠意鑿斷夫誠意未嘗輕用民力當
在湯信公巡海時石骨雖斷秀鍾冠蓋士人乞靈不淺

龍尾山隱者歌　胡奎

龍尾之山青蛇蟠何年躍出東南天夸娥不能為之負祖龍不能
為之鞭雷公電母相後先珠光壁采生重淵中有幽人顏色好白
采青芝拾瑶草大丹鍊就金芙蓉世人得之如得寶我乍來聞一
訪君清晝桑扉對白雲欲覓仙蹤不知處薜蘿涼月秋紛紜我無
隋侯珠何以報昆昆明當南還大庚嶺青鳥來時須寄書

央山在袁花東四里高三十五丈界海鹽夾金粟金牛間于本邑
長一里半

金牛山縣東七十里高三百丈周十九里深窅洄回山側金牛洞
與還宗建炎初居民多遷胡于此懼之不可極後人游之有蛇怪
遂絕太平寰宇記昔吳楚間有金牛自毘陵奔此已而沒之因名
陸廣微吳地記陸華兄弟逐金牛處穴山被壓脊庭龍開燧括異
志昔有金牛冀金村氏畢伯通隨之牛入山穴鑿山而入山頹兄
弟皆死其說不一山麓有烏龍大王廟福濟廟萬歷己未七月許
稚則先生治圃得古磚唐戚氏沈夫人墓志銘簡樸可百字夫人
下邳郡人父潤長女子六人春秋七十有六大中五年卒大中六
年葬于鹽官縣灵泉鄉里號金牛去袁花市南三里之原

鳳凰山在金牛山西二里高三十二丈周五里兩耑軒舉有翔舞

九

之勢
崧山在金牛山東二里高三丈周三里
望夫山在崧山東一里即廟山麓高七十五丈周四里巔有石盤
盤則立石常登瞰水志音日海商失期不返其妻登盤望夫泣隕
化而為石因名山形聳拔立烽堠其上
望夫石　　胡　奎
山頭日日望郎歸江水悠悠信息稀若使一年能一見便從天上
作支機
山頭日日望郎來山下長江萬里開郎去不如潮有信朝朝暮暮
兩番回
雲作衣裳日作梳化為白石望征夫石頭有轉心無轉不當郎歸
得見無
廟山高九十七丈周九里有崇祐廟祀皋蘇二將軍

十

青陽山在縣東南六十五里高十九丈周三里
黃灣山在青陽西一里高九十丈周九里舊名盈山立寨
石棋山高四十五丈周四里岩阻岑蔚
獅山高五丈周半里
石墩山縣東南五十里高十丈周二里海上要地立巡檢司土城
周四十丈營舍俱備舊戍百人今止巡卒五人塵而不守
山石積疊聚作墩海上險要此為門公然巨寇成巢穴安用將軍　董　穀
壙上屯
小尖山在石墩東一里高五十五丈周十里
黃陀山高一丈周一里
橫山在黃陀南一里高六十五丈周八里
尖山高百丈周十里岑嵂崛起亞于金牛南臨海其山出雲必雨

諺云尖山戴帽弘光初平虜伯鄭鴻逵以舟師造經海上覆舟為
譚家山縣東南七十里高二十丈周三里五代譚峭煉藥得道處
所著化書傳
烏龍山在譚山北二里高六十丈周二里壁立昂起若翱若翔唐
天寶五載置烏山戍宋時廢有烏龍井深七尺廣四尺清泓可溉
四百畝宋元積旱輒應相傳皋蘇二將軍捕黃巢時黑馬跑地得
泉也
烏龍井中黑雲起電掣雷轟走神鬼烏龍捲濤天上來却向人間　胡隆成
作風雨大風吹海海水沸大雨洗出珊瑚根須臾雲收星月朗黃
河直接瑤天門
赤兔嶺縣東六十里長一里舊稱赤土嘉靖丙辰文學董啟坎得
古碑宋張無垢先生赤兔荒洞銘也聞吳錢塘侯全琮受封之後

十一

隱居赤兔洞岩北麓南巔為書院洞口為甫兔亭隴頭為寶文塔
日夕躬耕穫以育赤兔十餘隨娛自潔過人勿為禮人以禮加
則大笑曰是何用我也人詫怪之亡何四方學士咸集人益異焉
觀者接踵忽一日飄然舍其居塔亭院引兔而去追者如雲而歎
弗可返矣洞迹用泯俛惟先唐李氏昆季倡明白鹿日有聲于慕
侯風不遠數百里而來志將莫之而會莫之逢也晞吁長歎銘曰
不貴異物惟狀異產龜龍麟鳳氣數周慇獻物而動哲人用權嗟
予曠世闢地靈泉四顧荒落一日長烟訪蹟致老侯兔登仙兵鋒
屢及巢窟洞天胡然天也余彼後先與物俱化于志則然有形弗
踐無像遣主徵心于石侯啟明賢剃涌張九成識遺按吳志赤烏
九年全琮拜右大司馬左軍師十二年卒子懌嗣陳壽曰全琮有
當世之才貴重于時然不檢于蕤識毀名事見信史而故老訛傳
如松喬者流橫浦先生又不深考遺誤舊志特為證之則赤兔嶺

武侯圖富庭耳乘雲御風非其事也
贊山縣東北六十里高五丈周二里上有潭澄湛如鑑云錢王磨
劍池
審山高三十五丈周七里宗臨海南陽二郡太守沈景莫此因訛
審食異其有秦王磨劍石磨劍池昔南巡時耶葛仙翁丹井顧況
讀書臺靈泉池其巔智標塔春日游人如蟻山産浮石金雀花蕊
黄北河中出沉芦貝獲回北除海鹽今周顆至此謂其林境清洒亞
于鍾山之北云北亞山

顧況讀書臺　胡奎

朝登紫微寺日出林扉開尋僧訪古迹始見讀書臺歲月不復改
古人安在哉空餘丹井石寂寞生蒼苔

紫薇山高三十丈周一里宗圖經云紫薇舍人劉禹錫作判史行
縣至是山故名嘉靖志歸之白樂天夫劉白以論章遊其寵靈而

十二

不得片咏猶觀而失之也紫薇與審山東西相望市河貫其中故
名硤不山有紫薇洞深丈餘廣四丈馬自然燒丹處山前惠力寺
進為廣福寺其巔五顯灵祠祠石刻紫薇山宗石班殿直盟澉浦
鎮税兼烟火樊世卿書又丹井在山麓紫薇泉宗淳熙十年建亭
其上邑令鍾以萬題曰漱玉元至正間廢近亭而不顧

顧況書臺　胡奎

紫薇之峰林壑幽顧況臺前曾一游千年古寺白雲外一介長松
丹井頭借借翻經凉月夜童來掃葉夕陽秋明朝別後登臨處帷
有書聲雜澗流

留題辨觀上人蘭若　富臨邑令

鑿石誅茆四十年稜増寶構出諸天更逢地勢覽游客不負身披
懷衲田別郡坐看雲散後平湖不厭鳥飛前還知老令忘歸否為
惜難移近縣壓

硤石山　施德操

何處登臨眼最明雷峰佳處一川平潮隨海月生時上峰在雲天
靜處積幢蓋神扶喬木影風雷井閒古泉聲靈蹤鑿盡翻惆悵何
日名山報道成

題硤石佳勝圖　胡奎

昔有紫微郎登眺東西山持節去不返名留天地間我嘗覽陳迹
行尋顧況宅峨峨讀書臺蒼烟鎖荆棘仙翁葛稚川丹井尚依然
井畔長松樹不聞啼杜鵑鶴鳴海波赤東望扶桑日六寺發鯨音
長林起蕭瑟俱胝天竺來一喝洞庭開鑿崖閟靈迹老石封莓苔
回看山下路超然起黄霧憧憧往來人日中自旁午闕西供奉孫
兩峰青到門微風生綺席明月落清尊乘閑來訪我中流浮一舸
手持三尺圖恍如山中坐

高啟

十三

硤石頗奇怪長河出連山絕壁兩岸開行舟過其間高處誰解登
陰藤身難攀旁垂西痕古仰露天光慳不知真宰意隨地設險艱
一夫據蜀閣二世憑秦關賴此非要阨爭奪得少間徘徊停望久
日暮飛雲還

登紫薇山　孫子良

老病龍鍾強出遊杖藜扶過虎溪頭乘閑直上紫薇閣借宿還登
丹井樓方外故人何寂寞世間甲子育滄留高歌一曲下山去回
首碧雲天際流

五祠古檜　胡奎

靈祠雙檜鬱蔥蔥秀色渾如在魯東竿穎半空來風吹波濤中夜
撼鱗宮碧雲團蓋天門近翠霧當窗日觀通會有神明扶正直奇
材直與棟梁同

紫硤秋雲

兩硤亭亭拱翠微白雲漠漠淡秋暉飛騰碧落從龍去點綴青松伴鶴歸夜度鐘聲來梵閣朝浮嵐氣溼僧衣會須化作商霖雨可是無心出岫飛

登審山　　鄞縣張　燦

東山危磴秋暮行霜落天高秋氣清風度晴鐘諸剎迥雲開旭日兩峰晴葛翁井上烟霞古顧況臺前草樹平登眺不須傷往事故鄉回首獨含情

蘇　平

冠蓋相逢總俊髦登臨此日興偏豪青山有約憐同社黃菊多情笑二毛萬里碧天連海迥兩峯秋色倚雲高誰知顧況臺前月還為詩人照錦袍

登紫薇山　　朱　禋

醉攜佳客叩禪關舟泊南湖第一灣一抹寒烟橫野戍幾家茅屋背青山空林秋老　猶在古渡僧歸鳥共還重過題詩舊遊處碧紗籠寺雨痕斑

閏九日登審山　　桐鄉李　蕃

兩度重陽日西風又一過青山秋色老紅樹夕陽多醉客同雲臥歸樵隔嶺歌坐來清興遠我意在烟蘿

登硤石山　　王守仁

朝登硤石巔霽色浮高宇長因把迴龍怪石馱奔虎古剎凌層雲中天立鰲柱萬室湧魚鱗晴光動江滸曲徑入藤蘿行行見危堵寺僧聞客來家家候庭廡登堂識遺像盡繪衣冠古乃知顧況宅今為梵王土書臺空有名湮埋化烟莽葛井雖依然日暮飲牛羖長松非舊枝子規啼正苦古人豈不立身後杳難覩悲風振林薄落木驚秋雨人生一無成寂寞知何許

孫　璽

十四

短棹東風下石灣孫蓮歷歷指前山雨添海嶠沙村晚潮落春江野釣閒千仞浮屠臨衆壑群飛宿鳥帶霞還齊天空濶星河耿倚岸　水月間

九日同陳勺溪登紫薇山　　沈　柘

九日開尊硤上山危崖高磴漫躋攀客依紅樹停藜杖僧傍白雲閒竹關天入長江流不盡老期來吳會成班黃花寂寞同真意莫使良時酒杜閒

登硤石山　　陳　徵

天斧何年劈兩峯斗空金翠出芙蓉一溪中斷斜陽草兩寺深藏細雨松青壁偶隨佳客去白雲閒與老僧逢只疑蹊入華陽洞長嘯清風落短節

九月同項少溦登審山　　徐　木

千村雲物護澄江萬木扶疏隱法幢菊蕊未舒籬下色萸香堪把石邊窗時將勝地真為九山與高人并作雙丹井泉分頻試茗還令渴病魔降

登紫薇山　　岳與徐元春

兩峯晴翠曉霞明杳靄依莊入望生山色遙連秦駐嶺江流不斷越王城滿林落日啼玄豹幾樹新聲變早鶯形勝空餘真隱地自慚猶未解逃名

宿硤石山　　項元淇

疊疊山樓控絕巔飛窗高檻棲雲烟空浮已厭人間世寂靜聊依色界天梅共雨花時不斷月同輪鏡夜長圓此中政是安眠地莫遣晨鐘到枕邊

九日紫薇山　　栢　齡

九日南州風氣燠早霜猶未著霜林楚天雲雨空朝暮吳會江山自古今濁酒多情人盡醉重陽不偶菊何心疏砧野笛清愁裡信

十五

有牛山洞滿稞

晚發硤石　李應徵

昨夜霜長水今朝蹋硤石明星高欲墜晨光正東白俄看曉日暾復見朝霞赤鷺風拂蘭渚紫雲駁荷澤肆目渺林際泝流極川脉時序感茲今浮名愧前昔空負郢人音徒懷趙氏璧憂思欲何為鬱鬱傷心魄萋彼凌風蟬高栖安所迫

題紅梅為紫薇山人作　胡奎

玉顏老去怕風沙學得仙人服片霞丹井西頭曾一見縞衣都染葛洪砂

寄硤山人

碣石岩前有隱君草堂分得半間雲兩湖月色當窓見萬壑秋聲隔樹聞墨沼寒通丹井水銀床暗護紫苔紋此身適出烟霞表長倚青霄看鶴群

寄硤川楊司征

我愛閩西好孫子紫薇山水足遨游千家樹色變峯曉萬壑鐘聲六寺秋流唱棋歌通攜李龍光劍氣屬揚州老夫儘有登臨興載酒能來倚幕樓

硤石送萬和甫還江西　李應徵

把手西風泪不乾青山寂歷對愁看今朝此地悲歌別明日它鄉行路難霜落烏啼浙江樹月明潮上子陵灘星城歸去變龍氣夜夜遙瞻北斗寒

登硤石　談子庭

滿月烟巒色漸開杖藜先自惜蒼苔冷風列子禰長驅走石秦皇果異才瑤島輕雲橫社燕石泉新火試宮槐蒼茫紫翠諸天外布襪芒鞋任往來

九日登西山　周瑛

楚天杭宇壯豪游扶醉湖光入檻流坐處笠竿飛竹雨望中樓閣點沙鷗白雲秋草原無主綠酒新詩只自由天地不禁狂客興肯輸閒孟佑前籌

秋日過審山　田徵

短雅登高石徑斜秋風吹老刺桐花兩峯相照當明月一水中分帶落霞古寺深開黃葉裡疏鐘遙度碧天涯蒼茫別是人間意烟市橋邊數百家

茗山縣西北三十八里高八丈周二里多茂林喬松山雞雉雉

沈繼元

九曲溪南訪茗山茗山高臥水雲間雲騰太古鴻濛氣水抱滄浪鴨綠灣洞口兩腥龍蟄去樹頭烟暝鶴飛還紅塵滾滾成何事儞得浮生半日閒

登審山塔　嘉興王烱

築室山椒出遠從前岑行空階扶鳥翼高際聚風聲游氣通無象浮光倒若晴白雲終不去獨以待吹笙

海　唐書鹽官縣有海隄長二百四里開元元年重築宋圖經海在縣東門十里厚為患方匀泊宅編政和壬寅歲鹽官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才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朔史降鐵符十道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貯以青木匣遣曹官同都道正送縣縣設醮投之海中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沙漲初鹽官自投符後捐揣沙漲前此經制司差武經郎路升措置水利欲作長隄以捍潮其論見誕抗歸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見人修海又程珌捄水集有鹽官祈海文曰天相民居莫于下土海鎮神塘長於百神凡有阽危敢忘哀籲伏念鹽官之境忽罹潮汐之定閩縣千戶惴惴為魚之懼良晴萬頃駭駭淪滔之虞臣食息心甸自請命仰神龍之有位暨水府之群司鑒此微衷降之

大患風濤受令寂無衝嚙之憂浦激逐沙永賴隄防之固嗣新祠
宇祇荐是休按咸非專士武南宋後患海遺祭耶宋史嘉定十一
年十二月甲子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灶
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衝沙岸每一潰裂嘗數十丈日復一日
浸入滷地今閭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
呼吸漂蕩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迩都城內
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
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渰
沒之患而裡河隄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捍
之策務使隄堅土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
海塘衝決命浙西提舉劉垕專任其事既而垕言縣東接海鹽西
距仁和北抵崇德南瀕大海元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
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而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為海近

縣之南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並已淪沒浸入縣兩旁又
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擊不已不惟鹽官
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秀湖則田畝不可種
植大為利害詳今日之害大概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鹽潮泛
溢陸地淪毀者固力無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
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鹽潮所築塘基址南北各
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為六十里鹽塘近北則為袁花塘在縣西
近南亦曰鹽塘近北則為淡塘亦寔驗兩處土色虛寔則袁花塘
淡塘差勝鹽塘且各近裏亦至與海潮為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
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鹽潮盤溢之患其縣西一帶淡塘連
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蓋縣南近海一里餘幸而古塘
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就見管樁石就古塘
稍加工築疊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萬一又為海潮衝損當計

用樁木修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為然
元史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部郎中游中順泊本省官
相視虛沙復漲難以施力時鹽官州去海岸三十里至仁宗延祐己未庚申間
海汛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十餘里其時省憲官共議宜於州後
北門添築土塘然後築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後以沙漲而止
泰定元年十二月海水大溢屡捍禦庶天其相之壞堤塹侵城郭
遣使祀海神仍命有司視形勝所便遷請疊石為塘詔曰築塘是
重勞吾民也其增石囤有司以石囤木櫃捍之不止二年八月大
風海溢捍海隄崩廣三十餘里袤二十里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
以避之四年正月戊午海水溢壞捍塘隄二十餘步杭州路言與
都水庸田司議欲于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
賦塘增其高闊填塞溝港且濬深近北備塘濠塹用椿密釘庶可
葭禦江浙省准下本路修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差丁夫當水

堵閉其缺工役于仁和錢塘及嘉興附近州縣諸邑人戶內斟酌
差倩即日淪沒不已旦夕誠為可慮工部議海岸崩摧重事也宜
行文江浙行省督催庸田使司鹽運司及有司發丁夫修治毋致
侵圮城郭貽害居民四月癸未復崩十九里命都水少監張仲仁
及行省官發工匠二萬餘人以竹落木柵寔石塞之不止五月癸
卯命天師張嗣成修醮禳之從平章禿滿迭兒茶乃之請既而杭
州路又言八月以來秋潮洶湧水勢愈大見築沙地塘岸東西八
十餘步造木櫃石囤以塞其要處本省左丞相脫歡議安置石囤
四千九百六十抵禦捍嚙以救其急擬比浙江立石塘可為久遠
計工物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貫糧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
興修致和元年三月海隄崩遣使禱祠造浮屠二百十六用西僧
法獻之四月海溢益發軍民塞之置石囤二十九里省臣奏江浙
省并庸田司官修築海塘作遷篨內寔以石鱗次壘疊以禦潮勢

今又淪陷入海見圍修治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事也旦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圖議令差戶部尚書李家奴工部尚書李嘉賓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灝宣政南院南哥班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行宣政院廣田司諸臣會議修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粮合用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點倩民工役之時諸人毋或沮壞違者罪之合行事悟提調官移文東參施行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海溢朝進所委官洎行省臺院廣田司官議大德延祐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異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湧難施工遂作遂除木櫃間有漂沉欲踵前議疊石塘以圖久遠為地脈虛浮比定海浙江海鹽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石囤于其壞處疊之以救目前之患已置石囤二十九里餘不曾崩陷略見成效廣田司與各路官同議東西接

二十

壘石囤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山之石以備崩損時戶部尚書李家奴奉命祝海神文曰兩儀判位幽明有秩各執所司以効天職潮失故道逼于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神職或缺孽耶為害浙郡多下恐為淪沒民寔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尔有神聿抵寧一我土既同民生莫安六府修治報祀萬年文宗天曆元年大水没田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初旬當大汛潮勢不高風平水穩十四日祈請天妃廟自本州岳廟東海北護岸鱗鱗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南北廣或三十步或百步西至五都修築捍海塘直抵岩門障禦石囤東至大尖海口二十日復巡視自東至西漲沙漸增高潤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汛本州岳廟東西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元下石囤木植並無頹圮水息民安于是改鹽官州曰海寧州

明永樂三年大霖雨海溢六年海決赭山巡司陷沒九年復決流六千七百餘戶淪田數二千頃發軍民修築捍海塘仍命戶部遣官巡核災之家十一月塘成萬有一千一百八十五丈十六年戊戌十一月朔甲子遣保定侯孟瑛禮部侍郎易英致祭海神曰朕膺天命主宰萬方一民不得其所寔切朕懷茲浙江晏奏潮水漲漫衝突隄岸決裂田土蕩毀廬舍俾民父母妻子皇皇無棲抑且築隄辛勤勞瘁不獲休息朕尤惲念夙夜靡寧惟神受上帝命職司南海浙之民皆上帝所育上帝好生而惡死福善而禍淫神体上帝意凡水旱疾疫之為民害者宜捍禦之今浙之民遭荼毒而神罔知憐惜豈上帝之命乎抑神受上帝命而不敢違乎如果上帝有命神不敢違朕請命上帝以甦民瘼俾免墊溺之患以遂夫生養之願斯朕不負上帝所託而可亡愧父母斯民之責如非上帝所命神宜體上帝好生之心陰乘休庇俾水患消民得以安胥樂業歲獲豐稔永享太平之福則其民受上帝之惠永久無窮而神亦不負所托矣維神其鑒之十八年四月通政司左通政岳福奏修仁和海寧塘岸時風潮陷田十五百餘文正統十二年八月海水溢成化十三年二月海決八月海塘成壬辰七月復決溺人畜亡算抗州守陳讓議去城里許開支河築內隄延袤十里水投及于隄而止又崇德丞沈讓築法擬木繫石隄遂成民並祠陳沈焉嘉靖戊子沙漬垂二載自塞萬曆乙亥五月晦潮溢壞塘三千餘又溺百餘人傷稼八萬餘畝五年九月海塘成築石塘七百五十丈修千七百九十二丈計費十萬金甲午沙漬及于隄竿測之未竟邑人大恐知縣王嘉賓檄民戶修築得安天啟甲子復沙漸漬知縣魏光議修築亡寔績崇禎元年九月大風潮決入內地十餘里溺人畜亡算事聞下有司修築戊寅六月辛亥大風潮而鄉溺千餘人其後塘成雖上下蒙安視舊隄弥不及矣舊隄木

二十一

攔龍石厚積二三丈知縣謝紹芳始議築浮砌表而不內及見舊
隄潰出嘆古法堅久勉效之終不如前
設遭曰陳方伯善言縣治南即海海之上即塘距城百步而近東
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西南數十里有赭山與龕山相對
峙為海門潮水所從始猶廣衍繼入隘口橫流至此束不得肆輒
怒而東返東五十里又有石墩山與赭山相望若兩拳然潮返為
此山所障仍鼓怒而西東西盪擊數十里間狂瀾駕風若萬馬馳
驟銀山雪屋排空而下此枚乘七發之喻所為作也噫邑踞捍海
上其利害關于全吳堅則胥安瑕則胥溺觀宋元之已事淪陷殆
百餘里非東南重事耶海若善怒大役難舉故事歲給塘夫三百
金時一葺治竟為具文入長吏之素邀天之幸枕席吏民日者王令
之役父老子弟頗有鴻隙之謠政常人可與樂成也近川原獻人
之內案裒而趨猶曰無及甫脫于難不我之力惟增賦募役耽耽
有攫金之色木石問吏畚鍤問民天亦悔禍之迂旦夕紓禍今所
修築視古人何如也予先世家東林元季走城南恭亭橋滄桑屢
究海之為患甚矣追思先世至今使人心悸何父老子弟相視于
色落之上也潮汐　吳亨壽曰坎水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
一而已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
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
況于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
以升陰與陽遇而水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涌而遂上從
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
夜十八之潮夜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
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
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初十日謂之

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
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
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日之間漸遲而縮
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
然也

海上夜忽有火如燈可百十望者異之鯨魚將子出游故裴氏記
鯨魚目即明月珠故其光如此今人家海鱗遺地夜星星作白光
可推也

海色晝如空夜如合春如進冬如歸夏秋如驕日海平雪海深雨
海悲風海怒月海樂

觀潮　楊　戴

海門東望浩漫漫風颭無時縱惡淋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波涵月
晚光寒豈無方士求靈藥亦有幽人把釣竿搖蕩星槎如可取別
離塵土亦何難

胡　奎

元氣浩浩混太虛天吳簸蕩撼坤輿千年木石勞精衛百谷波濤
會尾閭月下明珠鮫女泣雲中飛觀羽人居秋風吹老珊瑚樹不
見麻姑錦字書

九日望海觀咏

放曠麋鹿性逍遥林野娛良時遂順蓋真賞侶聯袺高堂澄泰宇
旭日即心舒亭亭遠峯出靡靡幽花敷憑高倚飛閣歸憩八方壺
幸陪金閨彥獲與靜者俱何當凌八表飛舄躡雙鳧

海門洪濤

一花初起白龍堆萬騎長驅石壁開碧海有山都是雪青天無雨
只聞雷秋高鴻鵠排雲去夜靜蛟龍出穴來借問乘槎向何處五
雲只尺是蓬萊

易履

晨登江上臺海色揚湖時茫茫坤軸中天水何淋滿東踰扶桑國西接王母池朝宗此尚圖百越來珍奇我我蓬萊山飛仙渺難期我欲往從之蛟鼉浩紛披叟叟乘槎意旦暮徒興思大化不可測崇卑分濁清滄溟會東南有泄亦有盈周流始一氣蕩蕩猗難名秦皇獨何愚駕石希仙靈豈不念茲水而與天齊傾彼哉精衛魄何如白鷗盟鯨波期弗沸中國有皇明

蘇平

滄洲煙景共緋細白鳥忘機去復來蜃氣遙連沙島樹湖聲時震海門雷秦皇鞭石空遺恨徐福求仙竟不回落日蒼茫思無限弱流東去看蓬萊

祝淇

萬水日朝東曾波動遠空氣涵天象落聲撼地圖雄蓬島春霞赤扶桑曙旭紅皇仁同覆載直與外方通

登鹽官塔望海　王庭

高層出千仞太海浮其東煙波自浩蕩日夕吹長風鷄心豁登眺獨往罕所同長嘯發悲謠顧視無寰中一身若飛騫萬里如鴻濛

月湖諸山西側周百八十丈深五尺今湖塞圖經縣西北二十五里建興湖長十里深五尺可勝百斛舟溉田二百頃吳建興中開故名縣東北十七里高湖長二十八里廣一里縣東北四十六里谷湖周四里深五尺縣東六十里竹浦湖周六里深五尺勝八十斛舟溉田百頃並廢

硤石湖縣東北六十里廣三十六丈

茶湖縣東北六十里周三里

彭墩湖縣東北七十里周三里

臨平湖縣西五十里自宋來分隸仁和

二十四

吳赤烏二年寶鼎見因稱鼎湖又得石函中小青石長四寸廣二寸刻皇帝字改元天璽晉書武帝咸寧中彗星孛于大角占者云臨平湖自漢至是當開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寧俄而晉平吳岸崩有石鼓無聲張華曰以蜀桐刻魚形叩之鳴也果聲聞數十里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陳後主禎明元年草久塞忽然自開後主惡之即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水經注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滄桑之變其然豈其然乎

臨平湖夜泛　權德輿

素彩皓通津孤舟入清曠已愛隔簾看還疑卷簾望隔簾卷簾當此時惆悵思君君不知

過臨平湖　張祜

三月平湖草欲齊綠楊分映入長堤田家起處鳥猶吠酒客醒時謝豹啼山擴正當蓮葉渚水塍新築稻秧畦人間漫說多岐路咫尺仙游路欲迷

蘇軾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憶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下路五年雲夢澤南舟淒涼楚地緣何發斛后秦淮為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釋道潛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

蘇子瞻書刻于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張光弼

船過臨平欲住難藕花紅白水雲間只因一霎溟濛雨不得分明看好山

縣市河嘉靖志宋元間縣東有賦亭驛舟楫往來元末移驛長安

二十五

併作水驛自此河漸湮塞且地脉闗之氣運猶人身之氣脉豈可
一息之停昔舟楫往來商賈輳集舊志縣西南二百五十步置埕
官市以便貿易今舟楫不通市井蕭條為政者能于農隙浚復則
不惟可通商賈亦可灌貝郭田禾一舉而兩得矣
袁花塘河縣東五十里
新江塘河縣東北二十里
硤石鎮市河縣東北六十里
洛塘河縣東北三十里
淡塘河縣西北二百步宋嘉泰間海岸崩陷築隄障之自市西至
秋田廟可六七里而淺
二十五里塘河縣城北門達長安
郭店塘河縣北二里半深
白彈港縣東二十五里袁花塘河支流也

二十六

黃土港縣東三十三里淺
夾山港縣東六十里
吴姚塘港縣東六十五里
石棋港縣東七十里
秋門浰港縣東北五十二里
麻涇港縣東北五十八里
天門港縣西二十八里
褚家壩港縣西三十里
馬牧港縣西三十二里
渾水港縣西四十五里
赭山港縣西四十五里
東陳村港縣西北四十七里
長安堰唐時有三堰宋因之紹聖間以沙羅木築之重立斗門二

後壞紹興八年轉運使吳 易以石紹熙二年戌下閘九十餘
步至中閘又八十餘步至上閘閘兵百二十人崇寧二年勅閘
旁民田瀦雨澳上澳九十八畝下澳百三十二畝瀦水旱則
車注之閘後廢（翻往住如州張光祖修復 當乞至正十年遣官化）熙寧中時議廢北
閘長安二堰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餘姚主簿蔣書舉行視
議錢塘二堰其來久矣固執不可其事遂寢江東兩浙轉運副
使毛漸所部水溢賜緡錢二百萬賑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
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宗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
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運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疏
注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緒浦東北道吳江開
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為害洽宅緡
長安鎮市次 元張昱盧陵
淹
徧衣衫猶未乾何如李白醉長安牡丹庭院溥新露燕子簾櫳

二十七

過薄寒春晚絕無情可託日長惟有睡相干舊題猶在輕羅扇小
字斜行不獸看
長安壩 謝肅
海寧州西來往頻長安壩上最傷春東風桃李非無主歸燕樓臺
不見人天末去帆隨望遠雨餘芳艸喚愁新故鄉門巷干戈應越
客相逢話是真
長安新堰舊義亭埭在義亭驛東堰車上下船商民苦滯元至正
七年流民韓日升李魁捐貲市地置堰于舊堰西為壩車船判官
呂恩都塔兒董役又周某以田三畝拓堰旁迄今便之
莊婆堰縣西北三十里元至大間蔣氏募建石橋四十石閘而不
閉
李六堰縣東五里
黃家堰縣西五十里

瓦石堰縣東北一里有奇至元四年知州李懋重設車注之具今
廢
通浦堰縣西北五里
淩家堰縣西北四十五里
莫家堰縣西北四十七里
淡塘縣西北至杭城九十里
袁花塘
運塘
南塘縣東門至黃灣六十里
海塘縣南三里廣二丈高一丈東連海鹽西接仁和延袤百三十
里
鹹塘廢
二十五里塘縣北門至長安鎮紹熙初令陳恕築以石廣三丈民

利之號甘棠隄
甘棠隄
甘棠隄上水平漫野人掘河新築提春風杏花三十里長安道邊閭 蘋 平
馬嘶吏君致績朝天去沙隄惟見棠奈樹兒童騎竹待公還父老
攀轅願公住公今到京勿久留驄馬重來隄上頭鹽官戶口三十
萬寒則思衣飢則飯我今試作甘棠歌父兮毋兮可奈何
范蠡塘縣西三十里蠡遁西施取道處今陷入海
百尺浦縣西四十里與地志越王起百尺樓望海因名今陷入海
黃灣浦縣東六十里圖經有黃灣閘廢
王家閘石家堤閘姚沈堤閘寺涇堤閘萬家閘洪範閘石家閘弘
治間水利僉事伍見堤簡壅塞自北門外至臨平設石閘七蓄
上河之水民甚利之今廢不復修
高家堤尹家堤王家堤並在一都

戈家堤何家堤石家堤並在二都
丁沈堤周徐堤蔡家堤萬沈堤梁廣堤方姚堤姚沈堤並在三都
父老相傳昔有戚夫人見河南下田苦水令以木筒透運河下
塘潞則泄旱則閉其名曰筧大為民便有司設筧戶常按視修
治一作堤天順間杭州守胡濬督治堰堤為永利嘉靖志又有
鄭家堤郭馬堤馮馬堤萬家堤王仲仁堤君尹千二堤周家經
堤沈家短堤何八三堤朱八三堤尹千六堤朱涇堤芮郭二堤
德洋涇堤寺涇堤趙玘堤陸家堤吳涇堤蔡沈堤因庄堤郭港
堤共二十一堤較舊志詳矣
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居辰行視水利凡東西鄉下田修築古圩岸
以備旱潞側祖桑柳固之
十二都帽字等圩縣西北四十五里各圩岸三萬三千三百六
十五丈四尺桎一萬六千二百並十三丈桑五萬八千五百十
九株柳九萬九千百十二株
十三都臣字等圩縣西三十五里各圩岸二萬六千七百六十
三丈桎四千八百丈桑萬一千二百二株柳一萬三千四百七
十六株
十四都周家村等圩縣西北三十里各圩岸一萬七千三百七十
一丈桎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丈桑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四株柳
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二株
三十二等々都李家等圩縣東六十五里各圩岸七千二百五
十一丈桎一百七十五丈五尺桑一萬六百八十四株柳二萬
三百四十九株
都鄙
坊郭
字民坊縣前臨安志宣化坊
亞魁坊縣東百二十步宋尚書凌景夏寫

崇儒坊縣東南
節義坊縣西八十七步傻廟
忠義坊縣西百五十七步宋侍郎棋由義寓
曳裾坊縣西二百步
仁賢坊縣西南七十五步宋狀元木待問寓
崇福坊縣西北二百五十步
仁智坊縣西北二百五十步
狀元坊縣西南二百六十步宋張九成故居
亨會坊縣北二百二十步四名信義
安化坊縣北三百七十步宋安化郡王之稟之孫沆故居
圖經有信義坊宣化坊善化坊墨鄉坊俱令魏伯恂立邑人張
少良書額

鄉鎮

太平寰宇記鹽官縣一百三十里舊二十二鄉今九鄉臨
安志六鄉元吉西鄉時和鄉昌亭鄉元吉東鄉長平鄉灵泉鄉
元初增四鄉蘇臨天長安化移民分里四十五各有名後去四
鄉及里名分為都我
明因之在城隅四鄉六鎮二都三十二計五百四十八里屢陷
入海今存三百五十六里
城東南隅一里東北隅三里
西南隅三里西北隅舊共十三里今折存二里
元西鄉一都二都三都四都十六都十七都
原東鄉十八都十九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
長平鄉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七都硤石鎮二十六都
灵泉鄉二十八都二十九都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
時和鄉五都六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
昌亭鄉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十四都十五都

縣市唐貞觀四年立縣西北開元十一年令路宣遠徙于縣西
南今十一里
長安鎮縣西北二十五里額二里
硤石鎮縣東北六十里額四里
轉塘市縣東十二里
黃岡市縣東五十里
袁花市縣東六十里
郭店市縣北十二里
硤石最饒庶袁花次之長安又次之郭店為下轉塘黃岡特村
墟數廛也

風俗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風俗之代變也自古然矣禹入裸
國忝伯違荆蠻因其俗也吳之先斷髮文身安知吾寧不斷髮文
身耶周漢逖矣無可徵信隋書鹽官縣土澤沃衍商賈並湊賢人
君子尚禮庸庶淳龐風俗澄清教道隆洽彼一時也不照穠之盛
際我近且鮮衣怒馬鑄錢作奸鹽盜挾華禎悖刺謬出宿音載聞
之外若夫矜能喜狙競于本計耕織交勸猶未為失也
冠礼廢不講婚喪在禮俗之間論財娛屍例所不免歲時元旦
各拜賀或金鼓爆燎望夕為燈節城市尚之邑善製橘花燈貴
其圍轉舊傳傻廟所藏第一今不存農家火炬照田卜紫姑寒
食問士女踏青倣佛相踵清明祭塚蠶月親故絕跡有司停徵
午日懸長命縷佩艾符啖石首魚所少競渡九日登高亦偶為
之孟冬朔仍祭塚冬至日民間不行拜賀臘月祀灶治葬以為
常除夕圍飲守歲公私之事俱畢衣冠從時飲燕從俗大都天
啟以後視萬曆初縣甚亡論其前也萬曆初物力豐盛俗尚儉
朴布袍為安二簋可享見羅綺過水陸人人駭之今直固然也

殫力營貸所不避焉往時令丞牛馬走以事至民舍徒步跑一餐略犒之而去今無役不與無遣不費若重客然故徭訟多至破產又薦紳異日能自重不至武斷迹者怙勢漁奪銖兩之事借端恫喝文致深中千金之家不待望長吏之昇立洗其業矣一時長薦紳甚于苛政酷吏也崇禎末恣民相挺而起戕釀大變閭人林令坐知其弊潔清自持凡薦紳蒼頭戚服闌入邑門者痛撻之始猾斂戢則禁暴止屢良有司當任其責也向者汙令溺薦紳之諂說各便其私貽禍小民供薦紳之魚肉嗚呼難言矣

男女服飾大抵十年小變聞先祖婚時製布靴細褶衣今絕無矣前人以樗蒲爲恥間蹈之輒自諱今轉相招也予舞象時補諸生嚴視令多毋敢布幣邇來士子爭迎謁干請群然趨之墨弊生辰趾錯于門試事竿牘盈案又人人刻制義以相高亦士

習之大異者然各因其地西鄉人尚氣而嗇多漁鹽織販東鄉人趨勢而靡多業儒習尚稍有不同

邑中五月歲有閩將軍會粧飾綺麗士女駢闐詔童倩女粧服冶容恬不爲恥前砄石舊有土地會袁花有觀音會亦盛極一時共昔中郭令一輸嚴治砄石之首事者得止糜財導淫是所當釐正也　又安國寺六月廿九日以佛誕邑人雲集壓肆列貨因釀奸盜邑大夫未嘗禁者何也

物產

穀之屬　早黃稻　晚黃稻　廣秈　白稻　雁來枯　赤稻
老子烏　麻子烏　黃粳鮮　香粳　早稉　羊鬚　馬鬃
晚稉　胭脂　鐵粳
粟　秔粟　稉粟　蘆粟
麥　來　牟　蕎　稫

菽　青　黃　赤　白　紫　黑　豇　菉　蚕　羊眼　龍爪　刀　梅　豌　晚

菜之屬　茄　薑　芥　芋　莧　匏　菠薐　芹　甜白　萵苣　白韭　蘆菔　葱　蒜　莛　瓜

卉之屬　牡丹　芍藥　桂　菫　菊　芙蓉　山茶　梔　海棠　石榴　薔薇　茶蘼　水仙　荷　山丹　棣棠　辛夷　木蘭　麗春　鳳仙　杜鵑　木香

木之屬　椿　石楠　松　冬青　杉　桑　柘　栢　槐　檜　柳　梧　榆　桐　楓　樟　楷　梓　楮　檀　楊　楝　櫟　樗　樸

竹之屬　水　早　筀　石　筋　淡　篌　金　木　斑　篛　紫　捕雞　猫　剛　桃枝　苦

菓之屬　石榴　櫻桃　桃　李　杏　梅　枇杷　棃　棗

柿　蓮　藕　菱　芡　橙　橘　林檎　銀杏　荸薺　柚

西瓜　縣舊有東林村其棗佳甚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實鬆脆味甘稱鹽官棗今訛爲半官棗元時村地陷于海尚傳其種西瓜近海上得佳種子細質紅藝之倍售

藥之屬　半夏　兔絲　車前子　薄荷　枳實　菖蒲　金銀
藤　茴香　香附　荊芥　白芷　紫蘇　苦莫　枸杞　葛
香薷　蒼耳　大薊　小薊　何首烏　陳皮　桃仁　杏仁
茱萸　良姜　石菖蒲　班猫　艾　土大黃　麥門冬
青皮　鸎粟殼　蟬蛻　僵蠶　桑白皮　天花粉
藥品多在西鄉

帛之屬　綠羅　紡絲　土綾　木棉　絲布　苧布　綿紬
絹　紗　羅

海昌外志

棗林談遷孺木著

食貨志

則壤定賦載在令甲無[illegible]寧地中上相錯[illegible]而鄉剛
土而瘠東鄉澤土而腴其[illegible]賦等也聞之父老曰正嘉間稅額雖
出胥吏易售其奸凡鬻田非稱南陸地則不售時田祖特重故也
田降而地則倍主受其利鬻戶存其額于是家徒壁立虛糧待償
累稱繼之矣末年龐侍御尚鵬按浙會計徭賦諸頃畝總若干立
條鞭法民世世食其德又許令典贍均田詳明絶其詭溢亦世德
也由今觀之籍定則賦清政簡則役便今甚楚之歌猶不免爲則
有司不加之意偏在胥吏催科不撥其候鞭笞不恤原其情瞯瞯
胥黷能毋怨乎且優免國恩也獨濫于薦紳豪通特
詔也鮮紫于下戶雖在目擊時爲言之于戲有治人無治法諒哉

一

共作食貨志

戶口

宋祥符志主客戶四萬九千五百八十三
乾道志主客戶五萬八百三十一口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四
淳祐志主客戶五萬七千三百三口十四萬五百二十七
咸祐志主客戶五萬六千九百四口十三萬九千八百七十
元至正二十七年戶五萬八千九百十七口三十三萬六千二百
八十二
明洪武九年戶六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九
十三
洪武二十四年戶七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五
百五十五
永樂十年戶七萬三千七百十八口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一
宣德七年戶七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二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
一
成化八年戶六萬六千八百二十六口二十三萬六千六百六
十九
弘治十五年戶六萬六千一百四十六口二十三萬六千三百
三十
正德七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五十四口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三
十
嘉靖元年戶六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口十八萬八千九百七十
二
嘉靖十一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十八萬八千七百五
十二
嘉靖二十一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口二十二萬七千八

二

百七十二
嘉靖三十一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口二十四萬七百九
十三
嘉靖四十一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九十八口二十四萬二千七
百九十三
隆慶六年戶六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口二十四萬二千七百九
十三
萬曆十年戶　萬　千　百　口九萬三千五百二十
二
戶口繁于　國初減于今日何也　國初給戶帖子女若干歲
臧獲若干指田若干畝屋若干楹牛若干頭然毫毋隱否者立
死戍故版籍爲戚儆是以降法令寖弛黠得以容其奸凡登于
版籍俱男而不婦主而不僕雖詳明之吏不能家閱而戶悉也

舊制民年二十而傳六十而免今既入籍至物故不得除里胥
計賄為贏縮有司按類為征求单丁空室不免兼償累齒殷門
僅同孤息戸口之不可問也所由來漸矣林林總總蔽為私橐
安得嚴御如　國初頓洗其弊哉
舊額單籍六千七百七十八戸新増百二十戸
舊額匠三千七百一名輪班匠一千六百名每名四年一班納
銀一兩八錢值閏月加六錢　南京住坐匠四百九十五名北
京住坐匠三百五名本府織染局匠一千三百名

田賦

宋

民田八十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畝一角四十六步沙田六千
六百八十六畝三角營田三千二百九十二畝五十步共八十
二萬三千二百三畝四角九十六步
諸色雜地二十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五步

三

夏税絹萬三千四百九十九匹三丈五尺三寸三分
紬・一百七十二匹一丈二尺四寸七分　綿萬一千二百十
五兩二錢畸零夏税絹三百五十六匹三丈八尺三寸二分
和買紬二百三十七匹一丈五尺　營田夏税絹五十九匹三
丈七尺四分　亭戸鹽折夏税錢七千四百六十二貫四百二
十文　夏税絹七百四十八匹三丈四尺九寸二分　夏税紬
二百十二疋九尺六寸六分綿千四百五十六兩一錢七分
小麦八十六石七斗二升六合　本色夏税絹萬六百六十匹
二丈一尺六分　本色和買絹四千八百九十六匹綿六千六
百九十兩八錢五分折綿錢七萬六千七百四十六貫四百文
和買紬八千八百十五匹二丈五尺夏税紬五百九十一匹
四尺五寸絹千九百九十三匹三丈五尺五寸綿三千六十八
兩一錢八分　沙田夏税錢百六十三貫四百六十五文免役
錢九千七百三十四貫六百九十文
秋科苗米三萬三千八百九十石四斗五升六合六勺　營田
米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升八合　亭戸鹽折米十三百六十四
石一斗五升六合二勺　府倉受納苗米二萬七千四百八十
石三斗六升四合五勺　縣倉受納苗米四千六百五十三石一
斗七升一合　常平倉㨿縣倉隨苗米納義倉米五百一十石
八斗四升九合　職田米二千四百十八石八斗八升四合
職租錢一千二百二貫一百七十二文　贍學錢四百十二貫
三百文

元

田土無攷
夏税絲萬一百四十五斤八錢八分四厘九毫五絲　綿九百
九十七斤十四兩八錢一分八厘七毫五絲　本州寔徵絲萬
五十三斤七兩七錢四分五厘　寔徵綿八百八十二斤十四

四

兩八錢五分九厘　江淮財賦麦七十七石七斗八升四合課
程鈔一錠三十四兩八錢四分

明

洪武十年官民田地山蕩池萬二百八十八頃六十一畝夏税
絲萬九百五十三斤四兩綿九百九十二斤三兩小麦千九百
六十一石租錢五十五　四貫七百八十七文　秋粮米七萬
一千四百六十九石四斗
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蕩池萬五百四十一頃十三畝三分九
厘四毫
田七千四十三頃五十二畝二厘一毫
地二千九百二十五頃二十五畝四分七厘七毫
山二百光頃九畝四分二厘五毫
蕩三百六十二頃二十五畝六分六毫

池二頃八分六厘五毫
夏稅麥千七百八十八石三斗四升二合六勺
絲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三兩八錢三分五絲租鈔三百八十
貫八百七十五文
秋糧米八萬八千六百八十石五斗九升二合二勺莫四百九
十六石四斗四升二合五勺
永樂十年官民田地山蕩池萬五百五十頃四十二畝五分一
厘三毫弘治十五年同
田七千四十五頃二十五畝五分七厘二毫七絲
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頃八十二畝一厘九毫四忽
山三百十頃十八畝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五忽
蕩三百六十四頃一畝二分八厘
池二頃十四畝九分四厘

夏稅麥千七百五十四石四斗八合九勺絲十八萬四千八十
二兩四錢一分六厘三毫綿萬七千八百五十八兩三錢三分
五厘三毫鈔二百八十五貫八百十文
秋糧米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九石三升四合六勺九抄四撮六
圭三粒八黍七微五塵莫四百六十七石三斗七升三合七勺
八抄二撮五圭八粟七粒五黍
成化八年官民田地山蕩池九千四百六十五頃四十八畝八
厘
嘉靖二十一年官民田地山蕩池九千四百六十七頃二十六
畝四分六厘三十二年四十一年五同
官田地山蕩池六百七十三頃十九畝四分一厘八毫三絲六
忽一微二漢 官田四百七十六頃十六畝三分四厘一毫四
忽八微五渺 官地百九頃二十九畝八分八厘二毫二絲七

忽七微九塵七渺二漢 官山三八頃六十九畝四分四毫三
忽 官蕩四十九頃一畝八分九厘一毫五絲九忽四微九塵
八渺 官地一畝九分
民田地山蕩池八七百九十四頃七畝 民田六千二百六十
六頃六十九畝五分九厘三毫九絲五忽三微三塵九渺一漢
民地二千六十五頃一畝九分四厘八毫六絲二忽六微五
塵六渺 民山百四十九頃八十一畝八分六厘七毫七絲一
忽二微七塵九渺一漢 民蕩三百十頃五十九畝六分六厘
七毫六絲七忽七微六塵八渺八漢 民池一頃九十四畝九
分六厘四毫八渺一漢
寔徵夏稅麥千四百十一石四斗一升五合 絲十六萬八千
八百六十三兩五錢四分三厘七毫 綿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兩七錢二分五厘 租鈔四十三錠三貫四百七十六文 起

運京庫折銀麥九百二十一石六斗二升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共銀二百三十兩四錢五厘 折絹絲綿十二萬九千七百六
十八兩六錢二分一厘七毫每絲綿二十兩准絹一匹共絹六
千四百八十八匹一文二尺九寸三分二厘五毫五絲 存留
本府織染局絲五萬五千二百七十二兩二錢四分六厘六毫
每兩折徵銀四分三厘七毫五絲共銀二千四百十八兩一錢
六分二厘五毫六絲六微二塵五渺 本府資盈庫鈔四十三
錠三貫四百七十六文每貫折銀二厘共銀四錢三分六厘九
毫五絲二忽 本縣永平倉麥四百八十九石七斗九升七合
五勺每石加耗二升該耗麥九石七斗九升五合九勺五抄共
正耗麥四百九十九石五斗九升三合四勺五撮
五升該耗米百六十三石共正耗米三千四百二十三石
永平倉正米三千四百七十八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原額二

千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本邑內預備倉米本折中半千三百十石作加添軍餉支用不為定例　支剩餘米二千七石五斗六升九合六勺七抄

寔徵盐粮鄉民人口原額八萬六千四百九十九每口正耗米六升共五十一百八十九石九斗四升無閏支撥正米三千七百七十石二斗六升九合四勺每石加耗不等共正耗米三千九百九石七斗八升二合八勺七抄　儒學倉正米三百五十石

永平倉盐粮正米三千三百八十石二斗六升九合四勺

支剩盐粮餘米千二百八十石一斗五升七合一勺三抄　聽補本縣無徵沙稜地米二百三十五石二斗　撥補本縣秋粮缺欠永平倉正耗米四百三十六石二斗八升三合八抄三撮

寔餘米五百十七石八斗六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候布政司暫撥道支用

七

隆慶六年官民田地山蕩池九千三百二十七頃六畝九分五厘四毫 萬曆同 田六千八百十頃十七畝一分六厘一毫 地二千四十頃十畝二分四厘一絲 山百九十九頃十二畝四分八厘六毫 蕩二百十八頃三十四畝七分三厘 池百頃四十二畝六分六厘 夏稅秋粮各項同前有修河米折銀二百四十二兩二錢六分七厘三毫 觧鎮江府過江脚米銀三百六十一兩二錢三分 觧淮安府

嘉靖志曰粮有耗米之說自宣德初侍郎周公忱計處田粮各鄉取士驗其肥瘠議定民田一畝正米五升每年加耗輕重不一迄弘治間弊益增甚至有一斗一升三合者民因不堪後賴南都梁公材守杭洞知其弊議將各縣民田量加耗米五升奏為定例寔中正之良法也里書無所售其欺小民受恩至有圖像于家祀者

漕規

嘉靖末漕米每百石加逕潤節耗淋尖米九石八斗崇禎庚午因旗軍横勒改徵銀十七兩六錢四分清朝以修舱盤運襯墊等費不數每石再加銀一錢八分綱司銀二分通共津貼銀三十七兩六錢四分

行粮賫旗軍盐菜水路費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中取之

崇禎末改徵本色遂亦索使用眾錢京兑

談逮曰田賦為惟正之供民所樂輸而 國朝之額財宗為重宗秋米三萬三千八百九十石 國朝北漕米六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石南京民觧正耗米九千九百十石六斗六升六合地損于舊而賦倍之矣所恃有司矜恤寓撫字于催科之內庶有濟乎併夏稅于秋粮自弘治始均平米自嘉靖戊申始并力差銀差類坐辦雜辦諸稅皆徵之秋粮自嘉靖乙丑丙寅始民甚便之行之既久而漕軍之横索南觧之通累至天啟崇禎間破家相望矣嗚呼為民牧者亦少念之哉

課程

宋

醋庫租額月息錢百八十貫 毀司秋石坊黃岡坊永花坊許村坊陵平坊長安坊六寛坊鼓顧坊 酒庫歲額十萬四千九百五十四貫四百五十文

稅務三塲務歲額二萬一千三百六十貫五百八十七文

元

酒醋課歲辦連閏鈔二千五百五十七錠十八兩六錢四分

稅務歲額千九百五十錠五十一兩一錢硃石務在外　茶課歲鈔百三十六錠三十七兩七錢七分八厘

明

洪武十年酒醋課程錢鈔三百六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文

曆日工本錢鈔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二十文　茶引由五百五十道工墨錢五十五萬文　房地沒官賃錢二十萬八千五百四十七文　農桑絲四十二斤九兩四錢二分　黃麻

八

五百二十斤　棉花百二十斤
成化十年粟穀乾生姜各百斤蜜陀僧二十斤續隨子二十斤
山梔子三百斤金箔十二貼銀箔八貼弓七百七十二張箭七
千三十七枝弦三千八百六十七條雜色毛皮八百五十張翎
毛十一萬六千一百根鵜鶘一隻兔七隻鵓鳩二十隻鵪鶉五
隻
嘉靖志帶辦油榨等項雜色課程歲鈔三百六十四錠六百十
文　附屬課程縣市稅課局歲錢鈔銀二百二十六兩三錢二
分三厘帶辦翎毛三千四百六十根熟鐵六千九斤三兩二錢
二分折銀一兩三錢八分四厘值閏加共銀二十四兩九錢七
分五厘九毫魚膠七斤一兩銀五錢六分五厘
諸山湯鎮稅課局帶辦翎毛千八百四十根熟鐵三十六斤魚
膠四斤歲鈔銀百六十兩一錢四分一厘六毫帶辦銀共一兩

五分六厘值閏加銀十六兩九錢九分八厘
硤石稅課局鈔銀八十一兩五錢八分二厘七毫值閏加銀七
兩七錢三分三厘七毫
長安稅課局翎毛千根魚膠二斤鈔銀二百二兩七錢六分七
厘帶辦銀共五錢六分值閏加銀十四兩五錢九分八厘本縣
河泊所鈔銀三十八兩九錢九分值閏加銀五兩四錢九分五
厘四毫帶辦翎毛三萬六千一百根魚膠七十五斤折銀二十
四兩四錢四分值閏加一兩七錢四分四厘硤石河泊所鈔銀
十兩二錢四厘八絲值閏加銀一兩八錢六分二厘二毫帶辦
翎毛萬二千一百三十根魚膠二十五斤銀六兩八錢五分二
厘值閏加銀五錢七分一厘一毫萬曆事例有額辦銀千三百
四兩二錢六分二厘六毫坐辦銀四千五百四十一兩六錢六
分九厘值閏加百五十五兩九錢一分雜銀三千二百十四兩

六錢五分七厘二毫值閏加四十七兩一錢八分四厘

徭役

宋初差役法熙寧中保甲法助役法寶慶中義役法
元州設坊正鄉設里正都設主首專辦稅事後改為季役其次有
貼役牒役
明役法每里編里長十名輪役十年又里設老人給以教民榜文
各都有粮長主收二稅有總甲小甲巡捕盜賊皆正役也如皂
隸弓兵獄卒禁子門子庫子斗級馬夫膳夫醫夫館夫舖司巡
欄大户之類皆謂雜泛差役每年府縣令該年里甲量其役之
大小依上中下户點差曰均徭有銀差力差二項銀差六百六
十四役力差四百八十三役半富民一當力差如庫子館夫役
最重身家賠累自龐侍御尚鵬奏徵銀僱役民困始蘇今定均
徭額銀六千九十七兩八錢二分六厘

民壯二百三十六名共銀千六百九十九兩上錢值閏加百四
十一兩六錢
驛傳額銀三百五十六兩七錢八分八厘
正統元年在京文武官除里甲役外一應雜泛差役俱免時無
免田之說嘉靖乙巳該科申明始定免田等差諸生僅免家丁
國初免廩生宣德三年始免增廣生至是皆免差役二丁北方
諸生僅免供丁四十三年總督胡宗憲奏准優免則例凡官
論品級舉監生員每人免粮二石人丁二丁仍開每粮一石准
田二十五畝至于里甲均平一應雜差俱各照例蠲免
談遷曰　國朝夏稅秋粮曰兩稅正役雜泛民壯驛傳曰四差
其法井井也自鞭條之法行民安于田里益蒙其休今粮長所
苦值見年僉收櫃銀起解南粮又三年朝覲造船需索守候動
致破產其收櫃或僉胥吏亦良法也胥吏媚上輒重其衡甚者

銀至不即入櫃藏之私匣陰私易之玷官箴而朘膏血然未嘗痛懲何也

鹽科

宋

太平興國四年置買納等場以總出納八場鹽課歲額十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三石七斗六升

元豐初盧秉提點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與越州錢清場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南天富場北天富場十分者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鹹以淋滷以分計之十得八九而以鹽官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黑即多鹵或有泥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色不白以近海水鹽故亦佳從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盡法（方勺泊宅編）

明

洪武初灶丁二千八百九十一丁每丁辦鹽價銀七錢一分一厘七毫五絲四忽

永樂十年許村場歲辦額鹽萬二百四十九引七十五斤八兩西路場歲辦同

嘉靖二十六年許村場丁三千三百九十一每丁辦鹽一引（四百斤為引）二百六十斤十一兩四錢八分三厘二毫共鹽五千一百四十四引八十二斤二十二兩每丁徵銀六錢六厘七毫一絲七忽七微原額草蕩九千一百三十二丈九尺

西路場丁五千三百七十三每丁辦鹽三百六十九斤九兩五錢二分三厘二絲三忽共鹽四千九百六十七四引二百三十四斤十五兩二錢（引三百斤）每丁徵銀五錢五分四厘四毫原額沙場八千九百五十五引

嘉靖志曰鹽者安邦足用之本國家大利存焉故產鹽之地設有鹽官以董其人而收其入然惟海寧灶戶之苦不可勝言而西路尤甚秤袱辦鹽而鮮草蕩之給總催賠販而蔗民役之繁灶耗廢而徵科概施公差多而困憊益甚勢至于此不知將何以善其後也（舊例海上草蕩人給地八尺）

海昌外志

職官志

古者重縣道循吏輒超拜封侯盖惜民之意深矣行其志不卑眎之唐宋以來類科科第或任子佐令共治故不得輕也
國初亦用科第行之未久令令專其事丞尉俛仰少所樹立潔清自愛即為稱職矣亦在令育以風之否則同浴不惡祼程安所軌範哉師儒以迪化雅秩以分繁武弁以習旅 朝廷設官惟倫析人之主僣人之爵不思為百里計其何以臨我父老子弟也作職官志

令佐

吳都尉領縣事

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吳志

南朝宋令丞簿尉各一 齊梁陳同

顧凱之 宋書

齊江山 南史顧歆傳

蕭元尉 永明二年 齊書沈文季傳

梁劉曇

陳庚持 鄔陵人天嘉初盐官令光大元年遷秘書監知 國史事終大中大夫領步兵校尉持善草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隋袁天綱 成都人仕隋為盐官令

唐制令從六品秩田五頃歲俸八十五石丞從八品秩田三頃歲俸六十四石五斗主簿正九品秩田二頃五十畝歲俸十九石五斗尉從九品秩田如簿 學制長史一人學生三十五人

路宣遠 開元十一年

柳遵 開元中

宋知縣秩田六頃俸錢二十千丞秩四頃俸十五千主簿秩田三頃俸十二千尉一主學一秩俸皆同簿增置忠翊郎巡簡一承信郎監酒稅一知縣叙銜或朝散大夫試秘書省校書行縣令或文林郎行縣令管勾學事勸農公事兼監盐監或迪功郎縣令不帶行字或修職郎縣令兼監盐主管勸農公事不帶學字

潘景夔圖經自雍熙前俱脫簡無攷于郡志得十一人

劉宗吉

魚承憲

謝懿文 陽夏人

成常吉

王世昌

鄭琛

柴振

張昱

馬紹儒

李夢宇

單招祐

邊香 祥符六年二月

周簡

張維舟 祥符八年四月

許咸得 天禧二年六月

李成象 天禧五年七月

張近驥 天聖元年二月

劉舜卿 天聖五年四月

張覲

王可回 天聖九年二月
朱允昇 明道二年八月
邵科 景祐二年二月
朱公綽 景祐四年二月任寶元二年正月擢本州書記康定元年七月歸任慶曆二年八月代
黄晉 慶曆二年六月
蔡愿 五年八月
吳毅 七年九月
江相 皇祐二年九月
鄭民表 五年十一月
潘陸理 嘉祐元年十月
劉拱 五年四月
王靓 八年十一月
富臨 治平四年二月

朱伯虎 熙寧三年二月嘉興人嘉祐辛丑進士
陳齊 六年三月
陳璪 九年四月
何夢錫 元豐二年六月
戴士先 五年十一月
張彥輔 七年十一月
陸伸 元祐三年二月
陳并 四年正月尋改饒州教授
陳嘉言 四年七月
韓綬 七年六月
鄭乂 紹聖二年八月
王裒 元符元年六月
丁覲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府志作昚

俞技能 崇寧三年十二月
朱客 大觀元年二月
歐陽珣 四年二月珣字令美吉州永和人進士乙科授忠州教授知盤官罷起南安錄靖康初議割三鎮分遣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奏祖宗地尺寸以與人復言宜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以珣為將作監丞割深州珣義不臣金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報國敵怒執送燕山焚死之詔錄其忠亡子官其婿曾敏恭
閻喬 政和二年三月
王昞 華陽人政和七年六月
吳棫 宣和元年十一月
柳懋 二年

陳昱
金磐 宣和四年三月
鮑慎 六年四月宋圖經作鮑慎好府志作鮑理好
鄭朴 靖康元年四月
呂庭問 建炎二年十二月
施壎 四年八月
吳儆 四年十一月
白彥奎 紹興二年十二月
刁雁 丹陽人紹興五年二月
胡蔬 無為人八年二月
田欽亮 無為人十一年三月
李份 紹興十二年八月
趙伯堯 十四年八月

胡寬 寶祐二年二月
忠昌 五年十一月
李嗣祖 開慶元年閏十一月 次無致
郡志自李嗣祖後又八人年
李彭老
章謨伯
鄧得遇
劉絳
吳由 咸淳三年興邑人祝均重輯圖經 作元貫縣長章晉自以來人物
劉紹遠
趙崇催 宗室
九濟

縣丞

黃珪 見橫澗集

王珏 紹興四年四月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渭瀆四上海
王南夫 紹興六年六月
范德尚 十年九月
李處約 十四年十月
楊芾 十七年四月
趙不吝 十九年四月
韓愿胄 二十五年十二月
何係 三十年三月
盧孝孫 隆興二年六月
周沘 四年十一月
李宗茂 六年四月
葉仲翔 淳熙七年十二月
歐陽克世 淳熙二年三月 廬陵人修曾孫

毛欽望 八年八月
李邦光 十二年九月
柳大年 十六年十一月
陳致一 十九年四月
韓屏 二十三年十二月
趙公邁 二十八年二月
梅忠彥 三十二年五月
李稷 乾道二年八月
陳沇 五年十月
趙汝譓 開封 七年六月
陳長源 八年十二月
葉槩 四年七月

七

趙師澄 六年八月
趙希曾 八年五月
周準 淳熙九年八月
方誼 十三年十月
齊碼 紹興元年十二月
趙伯昉 五年閏十月
趙善礽 五年十二月
趙善穀 開禧元年正月
曾奐 四年閏二月
錢紹誠 九年十一月
邱天麟 十二年四月
竇石 十二月
王蓑 紹定元年十一月

曾鎔 七年四月
糜師旦 十二年 吳江人 進士
王淙 十一年八月
沈安民 十五年十一月
趙彥柜 三年十二月
葉知柔 慶元三年十二月
王思遠 嘉泰元年十二月
徐宋卿 嘉定元年二月
余瑀 七年十月
葛扶 十年四月
趙時夫 十五年四月
石孝誼 寶慶二年八月
趙汝堅 五年四月

畢及龍 端平元年四月
趙崇舉 四年六月
徐革光 四年三月
戚天錫 九年五月

主簿

胡浚明
陶汝祥
章祝
禍傾
周固
竇思永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
李光弼 隆興二年四月
魯柎 四年四月

祈思問 嘉熙元年四月
林壽衍 淳祐二年四月
趙汝櫧 六年四月
趙必琦 十一年六月
陳之淵
孫起卿
鄭烈
汪賁
樂商 將士郎縣尉兼主簿事
葉亨中 三十一年二月
趙師文 乾道三年四月
郎大成 七年四月

八

葉楨 淳熙元年七月
李棫 七年三月
趙望 十三年五月
蔡浩 紹興三年七月
留友賢 四年十月
周謙之 開禧元年二月
葉嵤 四年四月
錢李友
王景卿
張光祖 寶慶二年二月
林夢龍 五年二月
王珀 嘉熙二年七月

劉牧 四年八月
鍾必萬 十年四月
濮雲 十六年閏五月
趙希楢 慶元元年七月
趙汝先 嘉泰元年十二月
李寘 嘉定元年三月
趙崇暉 七年六月
汪有開
袁惟寅
趙損夫
趙崇悉 紹定二年二月
葉淵孫 淳祐元年

談遷曰宋丞簿尉多繇任子科第起家仕往致大位躋通顯又文法不甚拘閒得行其意與今日大異故特書之

尉

夏侯
皇甫介 福堂東衆有登仕郎行縣尉兼主簿江周晦天聖八年
江周晦 天聖八年
重修題識
趙師誼 乾道元年四月
婁機 字彥貴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七攝縣邑 以治績聞遷于潛丞歷參知政事
陳士良 淳熙五年十一月
李直剛 八年十二月
徐宋卿 十三年六月
莫先朝 紹興三年七月
傅益 四年九月
趙師羽 二年十二月

張謂 五年十一月
劉陌 十年十二月
胡修 十六年七月
李勘 慶元元年八月
顏叔夏 嘉 元年十月
楊騎 開禧二年四月

林騏 三年七月
王熊 四年十二月
李琰 九年十二月
趙崇稷 嘉定二年二月
方澄
葉天錫 十一年三月

元

達魯化赤兼諸軍奥魯勸農事一 秩田二頃月俸鈔十八兩 縣尹一 秩同上至簿秩田一頃五十畝月俸鈔十二兩丞一秩田一頃月俸鈔十二兩典史尉各一月俸米八石鈔十兩教諭一月俸二石鈔十兩

州

達魯化赤兼如前一 知州 正五品一 同知 從六品一 判官 從七品一 提控案牘一 都目一

達魯化赤
伯帖木兒
怿思侃荅兒
觀保

愛奴剌
哈只
大都閭

當住 至正十年
禿堅 至正十三年

知州

臧夢解慶元人元史云夢解宋末進士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内附授奉訓大夫知海寧用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正惫慎而學有淵奥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者南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于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内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荐之二十七年夢解 去者五年矣終湖南宣慰副使夢解博學洽聞為時名儒然不迂腐而敏于政事其操守尤為今特稱魯山先生 府志陳善曰夢解本宋末進士縣志謂至正十三年非是蓋是時鹽官尚為縣未應為州也攷本傳十三年乃其從

鄉郡守將附元之始耳次授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息州知州
而政是職當在此時居廣東肅政廉訪使

高　源

張　珪 大德七年

忽　都

賈　鍔

李　愨 至元四年

何　蒙 至元六年

張光祖 十年

送海寧知州滿任去官序　劉　基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為斥鹵地民貧而訟吏肆而罷猾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畮晏豊旅㳂不扎庭不宿訟囹無留獄租稅時集木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祖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予聞而歎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戚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勿亟也間有缺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吏于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心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根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與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雖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王公輔冀寧人至正丙申任杭州路總管咬住撰安民碑云公守是州一以愛民為心凡有徵輸必泣而憐之先時納哈歹宣與場究者克大麻慶童討羣寇拔鎮絮于此供給不擾民賴以綏使市井通逝就于袵席田野指戈樂于耕桑又能與同列相保一州而不失可謂良吏矣咬住父輔上官也不堪折節紀惠則公輔之賢可見

十一

章秉仁

于汝霖

倪日新

陳文仲

李思義

楊　遵 見淮郡文獻志

尹希普 東平人劉基有送尹知州序

同知

趙　復

判官

任惟勤 元統三年任

旨忽都帖兒 元統七年任

王　章 十七年任

褚　奐 二十三年任

王　藻 金華人見文獻公集

元

許村場西路場名鹽場所每所司令一從七品司丞從八品管勾一從九品

明

知縣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丞正八品月俸六石五斗主簿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典史月俸二石司吏十一人典吏二十一人月廩一石

教諭一訓導二月俸三石 廩生二十名月廩一石

十二

柳勝芳 貴州人監生十三年
王吉 瑁山人歲貢十九年
王奇 麻城人吏員二十一年
李桂 宜興人監生二十六年
吳麒 無爲人監生二十九年
張杲 丹徒人監生三十二年
孫宴 襄陽人監生三十六年
顧中行 崇明人監生三十九年
周儒 辰州人監生四十三年
李謨 上元人監生四十五年
獨佐 虹縣人監生隆慶二年
崔穎 吳江人五年
朱廷芳 休寧人萬曆元年
揭瑛 歸化人監生十七年
段德 博白人歲貢
李輝 太平人監生二十三年
吳蘭 瞿塘人監生二十七年
伍禮 定遠人監生三十一年
楊人紀 六安人監生三十四年
徐貴 建德人吏員三十八年
靳賢 儀徵人監生四十二年
周士良 吳縣人吏員
余塾 華亭人監生四十五年
謝江 吉水人三年
吳清 桐城人五年
劉九畸 中牟人

十九

方東 船山人
崔銀 常熟人
黃仕敬 樂平人由吏員三十一年
郭君會 仙游人
鮑槐 歙縣人由監生十九年
李成龍 南昌人由吏員四十五年

林士驛 莆田人貢生

主簿

賈庸 上海人貢生洪武年
陳嘉 長樂人宣德七年任到直公平約千戶所縱官爲戍民田又夜巡擾民嘉靖上官以夜巡專有司官馬張敎者去賦民傷之民大安後致仕去君爲邊道乞留嘉不獲竟
馬良 天順年
童鐘 成化年
李麟 營昌人監生弘治九年
胡琈 太平人歲貢十二年

於本 麻城人吏員正德六年
程康 績溪人監生十五年
楊自牧 武進人監生九年
滕科 江浦人監生十七年
葉彪 平人監生二十三年
施士貞 尤溪人監生二十九年
桂耀 黃梅人監生三十八年
韋綸 吳江人監生四十四年
黃鎬 沅州人六年
黃祝 太湖人
劉宗智 任丘人監生九年
李鳳 平陽人嘉靖三年
毛嵩 武陟人監生八年
楊依江 咸寧人官生十九年
羅鈿 英德人隆慶二年
王文璽 江都人監生四十二年
羅銳 岑溪人監生三十三年
胡仁 桂東人監生二十八年
甘綺 綏寧人萬曆三年
黃惟音 潯梁人五年

二十

鄭躍龍 瑞安人監生

典史 俱仍舊

房政 天順
張澄 成化
嚴賓 涇陽人九年
卞銳 清和人嘉靖五年
張良直 麻城人十七年
鄭璞 龍溪人二十四年
王國佐 安福人三十五年
張佩 德州人四十三年
張惟方 臨川人萬曆元年

徐瓊 天順年
張禎 眉州人正德元年
黃江 東莞人十五年
何孔倫 道州人十一年
殷輅 麻城人二十年
王節 清江人二十九年
徐浩 建德人三十八年
戴中 攸縣人隆慶四年
蕭遇 南昌人萬曆十三年

陳彌 龍溪人

師儒

元

教授

王景順 至正六年

徐中 番陽人

訓導

陳登 至大二年作學舍記

明

教諭

袁伯善 洪武十年

羅能 信安人正統甲子任教分三品雞鳴而起至夕白隆祀名宦

李淳 天順 年

朱鸞 十二年

顧達 永樂十年修學舍

彭顯烈 成化 年

張寶 福州人

林璐 晉江人貢士弘治十九

蔡祐 晉江人貢士正德四年 [illegible]

侯泰 嘉定人貢士十年

車裴 進賢人歲貢嘉靖三年

林謹 揭陽人貢士十三年

謝德聰 安福人貢士二十年

葉嘉運 永嘉人貢士

蔡惟孝 莆田人歲貢三十六年

周德崇 金溪人貢士四十一年

楊湖 上津人歲貢隆慶元年

張學易 華亭人 萬曆元年

朱泰 莆田人貢士弘治十九年

張槩 侯官人貢士十一年

袁章 通州人歲貢十六年

吳以旃 莆田人歲貢十九年

卓士元 茂名人歲貢二十六年

張志 江寧人歲貢三十一年

張惟嘉 博羅人歲貢三十七年

周鰲 吉水人貢士四十四年

潘斗 鹽城人 年

鄭日休 閩縣人 萬曆五年

張繼哲 麻城人

沈中盧 嘉興人

柳時芳 金華人貢士

陳邦訓 鄞縣人貢士遷潭州通判

趙維寰 平湖人貢士崇禎七年遷國子博士

閔自寅 烏程人貢士

蕭遍 汾陽人

劉尹鶴 慈溪人

包汝楫 嘉興人貢士遷綏寧知縣

沈之驊 長興人貢士遷知縣

送海昌閔人生學博 談遷

舉世嫉賢能先生方發才彈丸海隅地文學從之開教蜀有文翁司馬傳經來昌黎倡師說湜籍知取裁先生化時雨倫品咸栽培勁氣立頑懦達識先塵埃振過恥不及長養多成材能使宵小輩聞名震如雷開閣家世高折節傾草萊誰云公門闢懷履交莓苔雖無閭閣責仁心為福胎左右賢有司庶政云康哉棲遲數年間聊見經綸媒將揖金門獻登世于春臺勳名軼累葉姓字光上台幸隨諸生餞祖道懽行盃

陶秉禮 會稽人貢士

訓導 俱明經

江中龍 廬陵人洪武

宋珩

顧孟時

戴琰 涂梁人成化 年

達穎 丹徒人成化五年

蔡元福 龍溪人成化五年

朱祖元 寶城人貢士正德元年

王鸞 將野人五年

歐閭章 江都人十四年

鄺仲學 南海人監生十三年

舒申 永樂十五年

曾祖 邵武人修志

孫瞻 天順 年

張滿 羅城人貢士

孫敔珩 黃縣人弘治十五年

汪乾 歙縣人五年

王亨 宣城人七年

陳珩 莆田人弘治十八年

蔡麟 南京人 六年

李完

謝秤 奉新人監生二十年
王儒 羅山人監生二十四年
張惟志 江寧人二十六年遷教諭
蔡孝 [illegible]四人三十二年遷教諭
蔣文偉 全州人三十六年
楊衛 太倉人三十八年
章祿 常熟人四十二年
夏賓 當塗人隆慶元年
趙晶 衛州人五年
譚容 太平人萬曆三年
徐諧 武寧人六年

雜秩

殷遷 留守衛人監生二十年
葉壽春 太倉人監生二十六年
周龍 江都人三十二年
李玉潤 建平人三十五年
李陽春 襄陽人三十七年
吳集 宜興人四十一年
凌梓 通州人四十五年
路文通 鄞縣人
孟布阜 永定衛人五年
羅鳳 邵陽人三年

唐

沈燦 海昌都將龍紀二年四月權知蘇州

宋

縣艳務
祁知微 紹興四年右承務郎
吳思感
衛仲傑
錢作霖
謝暉
章馳
劉大亮
楊適 迪功郎
凌相 承奉郎
汪德範 承務郎

江思正
柳瑱
葉林
趙沆
李洪
李宋元
張壽叔 承務郎
曾寧 承務郎
韓杲卿 承奉郎
陳士貴 承務郎

瞿昕 承務郎
巫肇修 承務郎
謝晉卿 承務郎
周珙 從事郎
陸子坦 承務郎

寄子坦　陸游

日斷西陵細露中，津亭想汝擊孤蓬。頗憂昨夢雲吞日，猶幸今朝雨墜風。就食亦知難戀戀，挂帆終恨太匆匆。寒沙不是無來雁，頻寄書歸問老翁。

高渭 迪功郎

碶石塢稅務

南稅務

榷茶大使

汪端中 承務郎
潘昌簡 宣義郎
朱芾 從事郎
宋洙 承務郎
朱鑄 迪功郎
李欽止 承務郎

部榷

碶石酒庫

李公戩 保義郎
田明 承務郎
華歆 迪功郎
吳純一 迪功郎
張太棣 承節郎

鹽

監 太平興國四年置買納場總八場鹽隸買納場舊號臨平監

魏彥悅 宣義郎紹興二十一年
周階 迪功郎二十七年
胡公邁 從政事郎隆慶二年
錢端誠 迪功郎
高得全 承務郎淳熙三年

董行 成忠郎
沈琫 迪功郎
蕭蒙 承事郎
陳祺 秉義郎
陳九成 迪功郎
潘偁 承議郎
求多譽 迪功郎三十一年
黃直向 修職郎乾道三年
劉懷 迪功郎九年
李知言 承務郎六年

樓鑰 承務郎九年
蔣簡 文林郎十四年
郭秉 從政郎二年
王墀 修職郎五年
汪熙 承務郎
尤熻 承務郎開熙三年

劉敏修 從政郎十一年
龐師偃 文林郎紹興元年
唐仲儀 承直郎
吳澤 承奉郎
陳璹 從事郎嘉泰四年

岩門場　上管場　下管場　南路場　袁花場　黃灣場
蜀山場　新興場

南路鹽場催煎官
吳淇 文林郎嘉定十五年十二月任
喬通孫 從事郎紹定二年七月任
葉勝之 從事郎六年三月任
程憙 文林郎寶慶二年四月任
尹煥 文林郎紹定四年四月任
趙希詥 文林郎端平四年十月任

二十五

沙腰場監

張楚 迪功郎嘉熙元年九月任
叙官
宋若淵 下 叙官儒林郎
李遂 迪功郎六年六月任
高槐 承直郎十二年四月任
趙崇壽 修職郎四年閏四月任
楊維祥 迪功郎景定元年四月任
余璨 迪功郎三年七月任

何應龍 從事郎四年十月任淳祐元年十一月以[illegible]職至二年四
梅煥 迪功郎二年八月任
陳桂 從事郎九年六月任
湯桂孫 從事郎寶祐二年四月
陸坮 任儒林郎景定三年四月
劉端仁 任迪功郎咸淳元年四月
樊汝舟 任

趙先生曰余讀宋題名有二善焉催煎酒正即本朝之倉巡驛泊類也要非科目士攻經術者不得任善一舊任甫離新任即代權攝者十一二耳官無曠而不肖者不得生心善二本朝廢交代為權攝貫工剩下獎皆由此倉巡驛泊一以請囑充彼捋腹求飽則颺去已矣斗筲之人庸足算乎余故于宋題名獨詳使志復古皆得有攷焉

蜀山鹽場
曾懷
胡倚 迪功郎
黃汝楫 從政郎
章梟 右迪功郎
王以寧 右從事郎
曹緯 右迪功郎
史尚志 迪功郎
沈寅 迪功郎淳熙八年
談鑰 吳興人修職郎十四年
葛採 文林郎四年
趙綸 迪功郎慶元五年

袁延儒 迪功郎
沈誼 迪功郎
魏楫 右從政郎紹興二十二年
孫重 右迪功郎
范延祚 右迪功郎
陳之深 右迪功郎
司馬逸 右迪功郎
邵夔 迪功郎十一年
趙楨[illegible] 從事郎紹熙元年
朱元衡 迪功郎慶元元年
徐昌 迪功郎嘉泰二年

二十六

丘采 迪功郎開熙二年
冷泳 迪功郎嘉定二年
趙子昂集有趙與峕監海昌鹽場
上管巡檢司
黃灣巡檢司 寨軍各百二十人
硤石巡檢司
許村巡檢司 寨軍洛百人
赭山巡檢司 寨軍各百二十人

明
赭山巡檢司巡檢
鄭緯 黃縣人嘉靖三十年
張儼 福山人三十一年
王尚仁
石墩巡檢司巡檢
李昆 景陵人嘉靖三十年
朱友文 懷寧人三十一年

燕廷鉞 昌黎人三十四年

税課局大使

楊表 內江人嘉靖三十年

滕淮 睢州人三十五年

硤石税庫局大使

趙延齡 莆田人嘉靖五十年

長安税庫局大使

姜彪 平原人二十三年

永平倉大使

李繼宗 代州人嘉靖三十年

鍾金 南康人三十二年

史富 綿州人三十四年

許村塲隸都運司西路塲隸嘉興分司

安諡 新案人三十六年

許芳 懷遠人三十二年

蔣浩 沅州人三十年

趙楷 沛縣人三十一年

鄒汝文 蒙城人三十三年

王榮 三十五年

二十七

武弁

海寧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立海寧衛指揮司使二十年改衛為所正千戶三副千戶六領撫一百戶十吏目一司吏一每百戶總旗二總旗下小旗五小旗下軍十人

正千戶

湯

玉 通城人國初百戶以征進功陞爲指揮僉事

威 成化十九年襲 家霖 正德八年襲 執中 嘉靖二十六年襲

楊

應龍 應鳳

名 西華人國初百戶以靖難功陞 源 正德五年襲

武 天順七年襲 瑞 弘治十一年襲 鳳 正德七年襲

繼龍 嘉靖十五年襲 勳 師震

呂

忠 正德九年以副千戶贈 繼臣 正德十六年襲

律 嘉靖二十一年襲 鍵

副千戶

呂

聚 盱城人國初百戶以靖難功陞 能 宣德十年襲

熊 成化十年襲 忠 弘治五年襲後陞亡贈正千戶

蔡

得 懷遠人國初百戶陞 勝 建文四年襲 政 永樂十一年襲

英 天順七年襲 春 成化十六年襲 齡 正德元年襲

寅 嘉靖四年襲 天寵 優給 允恭

孫

貴 六合人洪武二十年任以征進功 富 建文四年襲

客 宣德八年襲 玉 景泰元年襲 雲 弘治四年襲

賢 正德三年襲 熙載 嘉靖四年襲 允武 二十八年襲

許

隆 六合人洪武十八年以百戶陞 城 二十年襲

二十八

金

敬 正統三年襲 敬 九年襲 瑛 成化十六年襲

權 弘治十一年襲

擢 泰州人怡智以首功授水軍右衛副千戶調海寧

讓 永樂七年襲 彤 正統五年襲 輝 成化十九年襲

堂 正德十二年襲 印 嘉靖三十五年襲 鉉

朱

真 江都人正統元年任 洪 三年襲 勇 成化四年襲

循 弘治九年襲 奎 正德十二年襲 光 嘉靖十五年襲

璧 三十五年襲 繩武

姜

楫 嘉靖三十五年以百戶贈 望 三十五年襲

鎮撫

潘
諒 山陽人洪武三十二年以守城軍陞 儼 永樂十九年襲
俊 正統元年襲 瑛 景泰七年襲 澄 弘治七年襲
繼榮 嘉靖十九年襲 國良

周 百戶
定 定遠人洪武二十七年以征進功授 順 建文三年襲
綱 永樂二十二年襲 全 成化二年襲 經 弘治八年襲
相 嘉靖十八年襲 應熊

鄭
福 鳳陽人洪武二十一年以征進功 全 建文三年襲
琬 正統十三年襲 翔 成化二年襲 冲 二十二年襲 鋼 正德三年襲
應賜 嘉靖二十九年襲 一魁

只里火歹
狄道人洪武九年任怯的納以征進功授總旗百戶王
忠 建文三年襲 里火歹授臨洮衛世百戶調世襲傳忠調海寧 政 正統十一年襲 勇 成化二年襲
能 弘治二年襲 琪 正德十五年襲 師卿 嘉靖十九年襲 應奎

黃
成 錢塘人洪武十五年授以征進功 敬 建文三年襲
興 正統十二年襲 春 成化五年襲 乳 正德五年襲
繼任 嘉靖二十八年襲

李
勝 慄水人洪武二十九年授以征進功 恭 永樂六年襲
斌 正統十一年襲 震 成化元年襲 綱 十五年襲 霖 十九年襲
深 正德十二年襲 韜 嘉靖二十二年襲

姜
泰 湘潭人洪武二十二年授 源 正德十年襲
楫 嘉靖二十年襲三十三年陳亡贈副千戶

二十九

陸
達 泰興人洪武三十年授以征進功 政 宣德四年襲
昂 景泰六年襲 魁 成化五年襲 昭 弘治二年襲
雯 嘉靖元年襲 梓 二十八年襲

盛
仁 崇平人洪武十八年授以征進功 斌 二十年襲
文 宣德三十襲 玉 正統十一年襲 鑑 景泰二年襲
昂 成化十八年襲 山 嘉靖五年襲 綱

吳
成 臨淮人洪武二十三年授以征進功 勝 二十九年襲
龍 永樂四年襲 榮 正統八年襲 斌 景泰三年襲
震 成化十年襲 鸞 正德八年襲 鑑 嘉靖二十八年襲 朝相

吳
忠 合肥人洪武二十九年授以征進功 懋 永樂十九年襲
俊 景泰六年襲 傑 天順八年襲 雄 弘治五年襲
綱 正德元年襲 誠 嘉靖十七年襲 翰

徐
府志載多餘百戶
禎 句容人 瑞 昱 胤齡
隆 寶 世卿

史
目
張學詩 嘉靖三十年任

隆慶初民壯三百人四年巡撫谷中虛以二百三十二名充餉五年巡撫鄔朝賓議撥守縣得七十二名萬曆三年縣百名

祖制內衛官旗領漕沿海衛所專備倭景泰二年浙東多寇海寧衛指揮莊端請領杭州衛淺船我所因代衛州轉運矣嘉靖

三十

志載運船三十四隻今八十隻

海昌外志　　　東林談遷孺木著

建置志

治民如治家宵啼露處于風雨雖慈父不能有其子長吏獨能有其民哉漢高帝過曲逆曰壯哉邑必具城郭宮室甲于他郡也寧雖不腆藉前人之力規畫具迄于今日更黌序以澤之壇壝橋道以貢之先王之教存焉晚近好釋老土木文繡侈于化人之居以彼冥頑闇于政教而佴于果報即三五而在詎遂廬其廬也作建置志

城郭

縣城周九里三十步舊志無攷貞觀四年立鹽官市于縣西北開元十一年令路宣遠徙于縣西南或即有城亦頹廢

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遣築高丈有五尺我

明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增築五尺永樂十五年十一月都指揮谷祥加堞二尺共高二丈二尺城門五東曰春熙日南曰鎮海西曰安戍北曰拱辰東北曰宣德水門三今西南塞獨北通舟嘉靖三十四年令蔡完益城郭甎五尺增敵臺二十四直廬四十五周城濠廣五丈深一丈今西南淺涸宜濬崇禎二年秋鎮海門火重葺

城海寧州詩序　　　貢師泰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眾升為州其後又以海決南岸州治將盡入于海吏民驚惧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投璧沉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內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春江浙分省以郡多警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禮相其地勢而與築焉君至則集長吏父老議眾持不可且謂役非旹君曰諸君言固當然城為民防非徒

勞也在我處之耳明日乃下令聽民自定其力之下上以均其徭有不寔輙治之并以坐吏于是奸豪悍伏貧懦咸慰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爲東南保障矣城既落成州之寓公及其大夫士咸謌詩以美之而屬予序首簡夫重門擊柝設險守固雖古昔盛世有不能無者然其所以爲固也在得人心而已矣得人心則即墨用之而有餘失人心則函谷守之而不足是故城可以力爲而心不可以力致苟得其心則城其有不固者乎今海寧城則固矣蓋思所以守之哉元禮以予言爲何如

築城謠　胡奎

隋有鹽官城漢無鹽官城唐有鹽官城宋無鹽官城荒城蕪沒知何代唯有東流水長在蓬萊清淺幾桑田精衛年年塞東海前年無城禦邊烽去年無城攪杼空今年荒城高百尺誰其主者陳元龍重門鐵鎖煎金鑰刁斗無聲夜停柝七星掛城明月低萬戶千門橋清南何時四海車書同蒼生樂育康衢中明開城看歌舞城南九、北春花紅

海昌對月見懷友人　吳寬

懷仙不信有瀛洲汗漫真爲此夜游浮世縱觀俱是海高人獨立更宜秋髮晞清露如新沐手挽銀河欲倒流却向君家誇故事羽衣明月倚黃樓

登海寧城遠眺　王在晉

長驚天風振羽翰崇牙高揷將登壇但看生蓮園城聚不似魚龍世界寬金鏡海門耀甲冑烏號電火熾雕鞍衝開白浪擴磨劍爲道燕山下可

公廨

縣治宋太平興國四年立政和七年令王昞紹興元年令陳恕述葺鼓樓曰勅書樓旁手詔宣詔二亭具東丞尉署署前隙地以闢民兵堂曰清燮燕喜門曰延佇後圃堂曰平政繚繞亭曰錦香仰高梯雲記好西便室曰讀書林進德齋雜卉叢檜栢参天元仍之延祐二年趙學士孟頫書廳額曰帥正至正六年守何蒙拓廳西架閣庫改宋簿廳爲捕盜司判官廨焉

明洪武三年拓廳後衙齋正統九年重修弘治十六年知縣孫昱重建譙樓嘉靖十五年知縣嚴寬創新之譙樓内儀門俱三楹廳五楹曰忠愛穿堂三楹（帥正移額）後堂曰永玉架閣庫耳房庫附廳左右兩廡各十二楹廳東縣丞宅東南主簿宅廳西管糧縣丞宅又西典史幕軍罷庫麗之獄屋儀門西土神祠三楹附儀門延賓館三楹附譙樓樓内東西旌善申明二亭

公宇記　蘇夢齡

鹽官縣漢迄宋康定元年垂歷千載始議紀之縣初曰海昌漢武始置權鹽之官故更是名其封域東南距海西挾于霅北出于嘉禾杭郡夏秋之租以萬戶計者十萬有奇而縣之出乃

是年秋八月朱君涖于土華茶鹽仁政之契而治海濤風塹之患賜于民厚矣縣宇搆于太平興國中至今四百年來朱君狥民欲廓而大之復興夏候計開場撤奉詔警冠閼式寔也自爾鹽官治狀完矣請刊于石以垂不朽云康定元年冬十二月初吉應茂才異等科蘇夢齡撰承務郎秘書省校書知杭州鹽官縣事同監鹽監朱公綽立石

重建縣廳記　陳昱

漢興山澤之利乃以鹽鐵名官攷諸載籍見于吳蜀齊魯者百餘所杭之鹽官爲漢會稽郡之屬邑歷代廢置靡常唐貞觀復五縣隸餘杭郡逮今四百餘年矣縣境廣袤二百里而半濱海故雖耕桑之地足以衣食魚鹽之利足以資給然民之業鹽者十四五國家

自熙寧更定塩法增置亭户優立吏賞熬波積雪上以充縣官之賦下于招商賈之販歳課衍至　十餘萬民物田之豊阜蕃爲大邑夫邑之常治者奉詔令聽獄訟均賦役治皆田其餘則謹簿書嚴期會耳天下所謂繁劇者不過如此是邑也常治已繁益以塩政事又倍之號難治爲令者至戴星出入精神敝勞僅能取辦而已故舍宇隳頽漫不暇省今雖有廳事狭隘卑匿支傾苴陋漏岌岌然殆不足以勝風雨之暴持牒訴者亡列主之地治案牒者亡棲止之所往往設蘧庐以置吏朱墨散亂不可以致甚則至于獄訊不密賦役失平往來者見其權敝指爲陋邑政和七年秋華陽王子華始來臨之期年之間吏畏民安爭訟衰息塩利饒羡政有條理日多閒暇因别爲治事之所而增大之傍翼脩廊以處群吏以設架藏前爲大門又前爲楼以榜縣額其後則爲燕休之室焉重梁疊拱高簷峻城嵲嵲輪奐令既得以安其居吏民趨走出入

四

益知畏憚往者由是不得以陋名吾邑也子華名昞大丞相岐公之從孫贍才術善決遣其除敝革故不勞而成觀其政可以概其爲人也予嘗謂縣令臨民最親爲政最難今天下之廣以百里爲縣者十有餘尼郡刺史以拱之部使者以聯之紀綱完具法度昭容俗尚廉恥民之禮遜四方萬國德澤宣布和氣充溢愁歎之聲消祥瑞之應至宜乎佩銅章紆墨綬者人人有可稱績然循良不聞詳平鮮譽豈爲令之果難如此哉蓋頴脱者或妄作而失中齷齪者或怯聾而苟簡是二者皆拂民之情奸吏因其拂情隨所趨而迎導之舞文市私靡所不及雖賢否不同苟失其道害民一也循良之不聞詳平之鮮譽豈累于此乎子華之爲邑一二條理既底于成又能因其甚敝更而新之可謂得其中而宜其民者也庶幾乎循良詳平者與僕之爲丞同事頗久得其設施于耳目者至審因其落成喜而爲之書宣和二年三月十五日縣丞陳昱撰

重修鼓楼記

談鑰

重屋曰楼門上爲楼曰譙自秦漢間郡有譙門今邑治亦皆有之式呼爲勅書楼上置鼓以儆夜漏莫詳事始塩官本漢舊縣按縣廳記云政和七年令王君昞作楼以榜縣額楼版道云題宣和五年令金譽修則今之縣楼蓋作于政和而修于宣和者也由宣和至今僅七十載中更變故而劫火勿及峸然冠于通門俯瞰官廨民居規制亦宏矣惟是閱歳深長日薄雨蝕四無隱蔽梁桷撓欄櫨腐柱欹礎墊勢甚岌岌雖揵以脩木維以巨索猶將壓焉過其其下者惕然加悚皇上嗣位之年稽山陳君被命來宰振舉餙蠱民安其政越明年以暨辦閭顧而嘆曰塩官自昔號壯縣建炎龍渡駐蹕錢塘則又密拱觀闕如古下邽祋祤之境南距海利源所出有十塩場故令兼主塩監控扼險要有五巡寨故令兼監兵焉而譙楼傾欹若是非所以聳百里之觀瞻助行都之雄都也乃會

五

僚佐謀葺而新之邑人傳聞慫恩贊決富室請助其費班匠願效其技閭民欲致其力召一無所受鈞錢之風隱于吏者得三十萬貿材鳩工豈約惟稱興役于二月之丁未暨三月壬午落成昔之攲撓而欹者莊立而若持漫漶而緇者鮮潔而若怡撓敗而摧者夭矯而若飛役不及民恍疑神造識者于此觀政矣故嘗謂當今官塗莫難于爲邑而劇邑尤難爲令者雖有強敏通練之才亦或迫于文書期會戴星出入爲日不遑視治所若傳舍有上雨旁風弗加省者一則曰吾勞瘁無餘皇也二則曰吾簡便無庸興作也與古人一日必葺之意異矣陳君宰馮輔邑茲事有間乃能更葺此楼不可以無傳也邑人以鑰嘗學文請登載厥事鑰辭不獲謹爲識其顛末君名恕字行可階奉議郎紹興元年四月癸卯從事郎監岩門蜀山塩場談鑰撰

縣廳續題名記

無為胡棁與立紹興戊午三月以學行承天子命來宰是邑下車之明日出條教數章告吏若民行之期年百廢具舉頌聲載塗郡太守部刺史交章論薦邑中士君子至交袂相賀蓋喜斯道之復見也縣舊有題名悉書前令名銜自雍熙至崇寧輒止不書胡君慨然曰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儆不明而懲不恪也令賢不肖指其名以詢于眾雖百年如前日事使人恐懼歆慕其可廢也哉乃攷諸圖牒揩諸父老得十有四人刊于碑陰且求予為記予辭不獲命因為之說曰昔公琰非百里之才淵明有束帶之嘆後人勤以藉口是皆吾聖門罪人昔吾夫子為委吏則曰會計當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使推而宰天下即伊尹周公事業也百百里之地有民人有社稷足以行吾所學又何蔣陶二子之足法哉後之君子毋感于邪說毋忘胡君恐懼歆慕之意庶幾見吾夫子而不為聖門罪人紹興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譔吳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張九成撰并書

縣獄屋記

莫叔光

君子愛人之心無所不盡仕而愛人細大得盡其心者惟令長令長百里之內上而教訓次而禁令下而決遣又下而有繫囚無一不關于心夫永決而囚愛人者之所不得已也則必有以深恤之然後其心始安焉臨安為行都五十餘年物阜民安屬邑海昌在府之東視畿縣為壯而獄屋久不葺撓折瓦缺不庇風雨知縣事潁川陳侯始至喟然曰獄為禁暴而設然枉直未判則有獄吾因不得不為善良者地也雖其為暴而非良亦必罪正而後刑刑可以當其罪不可以暴其人也以吾為邑長于斯坐視其將壓而勿之盧慮則不免于暴其人矣顧帑無見緡庾無儲粟屬旱暵環邑六鄉方以病告將若之何于是去冗食節浮費居處不營廚傳不飾以其餘貲撤舊而新之為屋二十有七間其三之一以處囚徒中外有門訊鞫有廳宿直有舍下至庖湢亦各有所作于癸卯之冬而成于甲辰之春遠于覆壓加以寬潔冬溫夏凉獄無病囚既而陳侯以其事示予且謂予志之予因為之言曰人患不盡其心不患事之難也世之人皆畏邑宰之難不知夫生于心害于政根著于中者莫之能去簿書期會趣了目前而愛人之仁不立夫是以人不心感亦乘是而欺且爭日益紛紛而莫之正今陳不畏夫人之欺且爭而畏吾心之不能盡可謂知本而今而後凡邑之人父子兄弟相與教詔避而勿陵勤而勿貪斯無一人之獄以勿負侯所以愛之之意斯可矣陳侯名中字景伯登隆興進士甲科今尚為縣云

縣丞廳記

陳昱

縣之吏長曰令貳曰丞丞之秩卑而于縣亡不當治寔賢令者也官稱疑丞已見于古自秦漢後已有丞相之號建今宰輔之屬御史之副卿監之佐皆置丞焉雖小大之治貴賤之位邈然不同其為二以輩賛其長則均矣且百里以為縣付之一令政亡巨細事亡緩急是非予奪悉聽裁決有簿以謹籍有尉以職警惟丞亡所專凡令之治皆得而可否之丞之事宜不重與令賢若才則拱手坐觀其成否則必責于賛佐詎可虐丞也顧勢倡位等丞多把權令不少貸則令與丞或不相容而儒者畏此至不事事特充其員焉耳昌黎公記藍田壁曰勢反出簿尉下意正謂此國家修明百度董政治官自崇寧來縣有令者是補丞鹽官為杭支邑負山帶海戶三萬布穀饒衍商賈阜通賦多訟煩加于諸邑吏不勝其治分于丞者良亦不簡乃縣之有丞也甫十年設官之初每事草具廨舍隘陋而又支吾補苴殆不堪處政和六年予來為丞偶值賢令繼治得以委蛇退食顧所圯居壞意一新之明年乞廨費于常平使者得錢十有五萬又　遺利積是孟冬始作增故易新為極

四十間八十有五日而成夫詔令簿書至庐舍則不以經意謂奉
養之私疑于嫭至不易一瓦木以博寧靜名蓋不思之甚也又奚
奉詔令嚴簿書之足云因記以告來者政和八年正月朔旦建安
陳呈記

縣丞廳役記　邑人　張少良

廬陵歐陽公克世丞盐官之明年歲大稔民輸亾逋乃丐財餘于
縣庀財募工因故宇之敝而葺新之田寢至堂實以大屋傍設窗
檻内自庖匽前及門廡增新易舊各當其所于是丞之居遂甲于
邑寮邑人張少良因其請而為之記曰官有舍居者治之職也人
情為己亦然便安是適卑庳是恥其習于窮陋頹圮不振以苟蠃
其身者非窘于財則憚于役非鹵莽于奉職則忌不以利遺後人
賢與能勿為也然官則問要役則有難易丞邑佐也束手令下不
得擅舉必咨可于令文墨奔走之吏不足使令于他司則丞乃往

八

往覆周平屈庭可設雀羅一旦興役孰與共事者公之為是舉也
娖娖乎其勞且難哉舊宇改建于政和之八年迄今五十餘載公
之前歷政不利七年之中以家難若病且不祿不及終更者凡六
人其懷章而不至者又幾年用是廢益甚公至則有壓焉之虞徙
客浮屠舍及瓜纔數月耳工既集終其去不一居焉原其用心秋
毫不顧己而量若是非才足以副其志弗能也昔魯有叔孫子所
館必葺去之日始如至左氏書之君子以為忠公今葺而勿居賢
于叔孫子矣述其事以詒來者少良所不敢辭也公字似之文忠
公之曾孫云時在淳熙四年正月　日

重修綠繞堂記

予至海昌之二年既葺故亭而新之榜曰仰高矣直亭而南不十
步有堂巋然上漏旁穿左右之柱苟勿壞前楹僅有存者三之一
就其中增崇之為室方丈今亡矣不知廢于何時追尋遺址猶可
想見詢之里人張似之云綠繞之名得于橫浦張先生蓋取王荊
公一水護田之句風在上者使知農田為務特加修正以著遺範
環向皆窓戶無所恃為固易以傾圮猶于其西立以辟俾無頹陽
橫雨之窘移植茶蘼于後即廢址為架數條舒蔓其下可坐十人
餘則盡循其故春夏之交雲朧收黃雪綠堆白稻田桑野葱蒨彌
望主人休其心於耜相彈琴不下坐見穎粟堅好之寔邑民相與
飽食而嬉里胥足不及門賦稅告辦吏塞責矣若乃春月流天蕙
風飄香燦朱袖之圍紅闌華燭之流光合盃促坐酣歌醉舞委治
課于亾何有之鄉則非先生所以命亭之意予恐有耽斯堂之勝
而以民事為緩者故併書以紀淳熙乙巳中秋前一日三山陳申
撰

清愛堂　郭知運

清愛堂前竹色佳留煙帶月翠橫斜日長吏散亭空後風景瀟瀟

九

對澮茶　于恕

晞梅堂　尉廨東

晞梅堂下春風和海棠正紅開未多一枝可意絢晴日下有修竹
森駢羅連墻一丘惟與河我來看花花婆娑花枝剌眼珠短芳草
來道青城寰世間可笑尒官舍不有佳處知奈何此堂閑人知幾
輩惟有此人超物外張君豪氣儕輩無少年捷除功名會手生活
計輸墨場富貴巧來渠未央放與迎得新在堂有婦代烹供齋饗
笑談四境無盗賊吏人却退君宴息文章用力到此窟如此作尉
尉尒得

仰高亭　縣廳西

誰着危亭　間月華桂影傍闌干一同盡覆花陰庄四顧　境
界寬獨有壯懷凌廣漠更無纖翳　高寒此名便是君清節只許
時人矯首看

鍾必萬

長安去天一尺五天門不知高幾許仰覩黃道轉星辰俛覺青衫滿塵土憶昔廣寒平步上二十年間勞夢想孤亭盤礴醉魂醒岩桂摩娑詩杖蹇眼前雖感杜陵句誰識胸中高妙處雙凫既是從天來五斗端非折腰具萬物矯首待春膏百里仁風歸一陶切使下民或啼號仰看官長天樣高

挺立軒丞廳後　竇思永

厭看文章雁鶩行挺然儼立對修篁宦游且共延風月歲晚相看到雪霜涉筆豈宜循故事哦詩不廢有佳章龍孫喜得春來近百尺新梢漸出墻

讀書林

簿書叢裡讀書忙鶩散庭前雁鶩行獨有蒼官與青女對人依舊立斜陽

容來展齒漫留痕生見春風咲語温它日摩娑訪遺跡料松生子竹生孫

鹽官州記　方回

浙西道總管府七杭為大杭縣九鹽官為大大而新之為州宜也鹽官見漢書地理志本文及註二十四所鐵官正官販官圖蓋也元貞元年五月中書省奏准縣戶五萬至十萬以上升中州設官六戶四萬以上升下州設官五浙西東江東三道升三十三州而鹽官為中州戶口多則賦訟繁賦訟繁則權任不可以不重權任不可以不重則名位不可以不隆今在轄別駕既隆且重凡六同寅撤科積訟之間固以新其官儀有以鎮壓厭服之矣期會應酬之間欲上辦而下治則不容不分其劇而均其勢此今日作新之意也鹽官民俗淳古錢氏至今不知兵革戶口所以繁衍升州以來眾賢候克新其民廟學新而儒氣盛倉廩新而國用饒鎮守軍營新而居民便政教風俗與之俱新而又歲事必登湖患頓息撫摩培養益豐益裕日新不已海隅之民幸乎我州官奉真大夫達魯花赤聶古伯公　校尉同知州惟古沙忠顯校尉同州知劉公仲　從仕郎州判中繼賢徐宗度等相繼亦已可觀鎮守千戶瑞州敦興孟陽諸賢相與聿新之州新升不可無記始事必書古史法也抑書事者石也眾賢之可書而不朽者非石也以己之心新民之心民心之石將與甘棠無窮焉

宋鹽稅廳題名記　監稅官朱鍔

姑蘇朱鍔司征海昌之一年訪諸故老得中興以來居是官者凡三十人嗟歲月之遒邁恐姓名之湮沒謹書而刊于廳事之楹間庶後之君子因有攷焉開禧丁卯良月中瀚識

宋買納廳題名記　王壎

廳有記所以記居官者姓名去來之日月也其人賢固將因姓氏月日而得之其不賢亦將因而得之是則廳之有記非徒姓氏月〻之謂勸戒之道寔寓焉是焉可已鹽官有監肇自太平興國所以總納諸路之鹽課如上管下管蜀山岩門南路袁花黃灣新興皆隸于此其廳治在縣南一里許考之圖舊經曰臨平監而後改今名總催煎場十而今存八至其所以更廢之故則缺焉不者歲合八場之額以石計者凡十三萬九千有奇在臨安四場中為最大宜其體存事倫乃問之廳記則闕如也豈歲月之久其間或有所湮廢耶抑亦事務叢委不暇顧也予均切念之因求諸故寔則紹興以前已亡得而攷紹興以後石氏僅存而大畧亦可觀矣則其為不暇顧與或有所湮廢也固宜有如此年海鹽之郭公渠金華之唐公仲義皆有是更秩人多稱之豈其不屑也或曰不然彼二公者近不及半歲遽纔越歲余或承前人廢弛之後或當好事紛更之始補苴罅漏因事制宜如錢契于混淆則為

之名分判別而使藉有所致如鹽患于耗折則為之抱大逮剩而使青有所歸上下始安詞訴乃息鹽場至于今不廢槩雖之力也且子三年于此不有彼之勞有子之逸不有彼之安有子之終然則非彼責而寔子責也余曰然于是以其得諸故籍者紹興以來凡十有六人悉刊諸石使來者有攷云慶元三年閏六月初吉文林郎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山陰王埰記并書

催煎廨題名記　談鑰

漢會稽郡海鹽故武原有鹽官唐代宗時榷鹽杭有場臨平有監今之鹽官縣即武原之舊鹽官買納鹽場即臨平監之舊而蜀山諸場即杭場之舊也蜀山名見隋志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瀕海斥鹵催煎官富治焉又西南十餘里有岩門山亭覺相接總曰岩門蜀山鹽場紹興初海岸傾圮乃移治于邑南百許步兼下管催煎淳熙中又兼上管今所統之場四俗稱四四場是者是也鑰叨第

赴調授任于此及某聞鄉先達言父祖為是官時事簡課辦自初官至秩滿率用賞檢遷陞私切慰幸謂實非所覬得優暇習故書足矣暨至際事按籍則賦務叢委　貿文移呵問時時有之然聞匆猬豈時與事異耶抑因仍以至是也載念古昔廳有壁記所以識名氏為勸戒聳旻管道刺史之作最為直筆今邑官諸廳悉有之此獨虛闕實有意焉承乏之三月竭慮補鐫事稍就緒會邑甚早使者以朝命差稽察賑濟督課之外賦廩勸分為日不給既又被鹽使檄監仁和納場又易押黃姚發兼本司主管文字今年二月始力請得還以溢額犒格得錢三萬又得石于邑長因詢訪前攷得龍渡以來十八人命工鐫刻疑者闕之若其人之如何鑰跡慙七能測識稽諸既驗則已有持節衣綉者把麾秉香者乘二重而五子蟬聯桂籍者階升朝列而扱嗣登瀛擢蘭今為本道憲使者其間蹭蹬不偶者亦不少去此未遠而未嘈膴仕者亦有

十二

焉雖福善之應間有未盡而天定之際或不可知使繼此者觀之庶幾有攷且得以參書貽後云淳熙十六年十二月朔吳興談鑰記并書

南路鹽場題名記　陳桂

官所盡有題名所以紀去來之年月使後人有攷也催煎卑職趣在海濱不與邑官等去來若不足計然此場課額以石計者歲六萬五千有奇較他場差重彼皆有壁記而此獨闕至創始更革之因亦亡所質訂豈舊皆武臣充此不以是事為急耶抑廢弊久因仍不暇及也今撥隸帥府場事一新又更端之大者是烏可亡記因詢前攷嘉定前姓氏湮沒　已茫無可稽自壬午改用文臣得吳文林而下數任請刻之石間以示後其攝職者去來非一莫紀月日姑隨所傳係于仕之下庶併有攷云時淳祐五年仲秋朔日監臨安府鹽官縣南路鹽場兼浙西安撫使司僉廳永嘉陳桂識

并舊

使館嘉靖志布政分司縣東二十步正統六年立按察分司縣東二十八步洪武三年立俱廢三楹門廡俱備縣西二十步府館亦知之廢今縣東正察院公館想即前二司遺構也規制視昔有加俗稱東司按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濶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室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司分官居之公廨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

常平倉唐貞元十年置在縣西七十二步不知廢于何時宋元祐中令建義倉今廢

永平倉縣西南仁賢坊即洪武二十四年丞積倉也專貯官吏旗軍糧根弘治十六年知縣孫昊立廳六楹門樓三楹厫屋十二楹

十三

設大使一攢典一斗級四
預備倉一城北社稷壇側正德間知縣曹珪建額設斗級二收𦖵
罪穀賑貸秋成抵還門樓廳各三楹廒屋四楹一黃岡市不存一
硤石鎮存一安國寺齋堂一縣西北二十里十七都並不存
便民倉國初建于長安東關正統八年火徙運西河岸址六十餘
敵成化八年叅政韓裴斐治廒八十楹便漕弘治十六年知縣孫
叓重修十八年縣丞鄧珏建官廳舍萬曆四十　年石布改實子
稱創廒三百六十楹堅壯可以民大便之
贍庫縣東四十步月息錢百貫宋圖經
長安庫月息錢五十貫
硤石庫月息錢三十貫
殿司贍軍酒庫宋殿帥楊和王所轄越七年歸于版曹乾道七年
仍殿司上見宋圖經生廢

十四

軍器庫典史幕後
弓房庫縣廳西行縣後　架閣庫縣廳東行放落
儒學倉如存
儒學祭器庫明倫堂西廡
石墩巡檢司洪武二年巡檢冀布設于硤石鎮十二年從石墩二
十年信國公湯和提督沿海巡檢司俱築城周百四十丈高二丈
接門二濠環城廣二丈
赭山巡檢司元至正間置洪武三年巡檢王賢避潮遷六都陳橋
北二十年築石城赭山北周二百四十丈高丈八尺門二永樂六
年避潮遷文堂周垣九十丈五尺高一丈門二
長安驛即唐貞觀五年桑亭驛八年改義亭驛西接臨平驛北接
石門驛宋因之元設水馬二站馬六十匹舟六十隻至元間改長
安水驛　國朝奉革以吳山驛至皂林驛僅百三十十百

宿長安驛　　薩天錫
壩北壩南河水平客船爭纜水雲腥鄉音吳越不可辨燈火滿船
如落星
水面風來動楊柳客船吹笛月明中遠人海江多歸思卧看流星
落水東
賦亭驛縣西南二十步唐開元中令柳導立宋時廢
長安壩元至正間設官　國朝因之廳屋一楹官舍二楹碑亭一
座收商船筏纜錢二十文今革
海寧縣稅課局縣西北一百五十步門廳各三楹
硤石稅課局元至正間建　國朝因之今廳廨不存
長安稅課局廳廨各三楹　赭山湯鎮稅課局今不存
陰陽學縣西北二百三十步凡民間雨雪蝗蝻皆令申達上司搃
奏當刊咨詢年歲豐凶閭閻疾苦一紙一雨二雪三水四旱五旱

十五

稻六晚稻七大麥八小麥九蕎麥十粟十一黍十二秫十三黃荳
十四黑荳十五菜荳十六糯穀十七芝麻十八芋十九百穀廿桑
廿一麻廿二棉花廿三葛廿四棗廿五栗廿六梨廿七桃廿八李
廿九蓮三十藕三十一菱三十二芡實三十三百菓三十四油菜
三十五百菜三十六魚三十七蜂蜜三十八蠟虫三十九火災四
十疾疫四十一痘疹四十二牲畜四十三盜賊四十四蝗蝻子嵗
首給各鄉一本令實填季終四報
養濟院縣北二百五十步宋紹興三年令陳恕重立安養院于光
華亭北徙廿宗橋南　明洪武初改建今址
海寧守禦千戶所縣東百十七步洪武二十年立千戶孫貴建嘉
靖二十八年知縣高尚志千戶金堂重葺公廨萬曆季年又重葺
重門峻堂頗極堅偉
演武場城東廣袤三百三十三丈將臺一座廳三楹後守舍

石墩山寨縣東四十里土城周四十二丈樓門二廒一營舍十間
東南通大海山下有一小港外通大洋初設軍防守後回邑城止
立烽堠
黃灣山寨縣東五十里土城周七十四丈門樓三廒一營舍二十
四間寨東接澉浦南對大海
赭山寨洪武二十年築石城赭山北周二百四十丈高丈八尺門
二永樂六年潮臨令徙文堂山創垣九十丈五尺高一丈門二東
南通大海南對蕭山與錢江相連倭嘗突犯寔為險要

烽堠
下管烽堠　二十一都烽堠
二十六都烽堠　石碑烽堠
大尖山烽堠　廟前烽堠
松松烽堠　牛皮港烽堠
橫洛烽堠　何莊山烽堠
赭山烽堠

十六

海寧縣河泊所硤石河泊所旁
醫學寓惠民藥局縣西一百步洪武十七年立三十一年革建文
四年仍立
許村場縣西二十五里國初立于時和鄉徐家壩南設東西二倉
永樂九年潮患改建西倉在塲西南廒舍四十三楹東倉改縣城
南門外廒舍二十八楹官廨在安化坊門廳旁舍全
西路塲國初設于黃灣市置東西二倉在廳側廒舍二十一楹西
倉在縣東北五十五里廒舍十九楹

石坊
恪忠旦有前　司諫許用卿立　諫議章秉奭立
侍御孫旹立　柱史徐鶴齡立　都憲查約立
文宗祝萃立　繡衣俠旹立　天卿章秉奭立
內臺執法吳達立　憲臺肅度朱陽登立　進士陸州立
都諫唐昌立　進士林寬立　秋官封君沈涅立
經元沈友儒立　北臺風憲朱有年立
大冢宰進士吳鵬吳紹立
上俱在城
父子進士祝萃祝經　掄魁掌諫典國宗卿陳與郊立
藻拔廷對癸績母師葛孔明葛徵奇立
拱辰門外
光裕查世卿立
安戌門外
經魁周國賢立
長安鎮
貞節一朱銓妻翁氏一黃渭母鍾氏妻許氏一陳祖業妻郭氏
冰清玉潔硤石鎮嚴銳中妻范氏

儒學故縣西宋紹興五年縣令刁雁改建縣東南隅淳熙四年令
魏伯恂拓之鑿池架橋嘉定四年令沈紡更葺寶祐二年令施漬
作藏書室五楹元元貞二年縣進為州設教授大德七年知州張
珪隆舊制稍改作之至正六年四月知州何蒙重修教授王景順
作高明軒十二年十月教授朱寓又修之判官東存誠撰記至元
丙子冬知州真定李懋重修
國朝洪武二年二月改州為縣三年知縣王忠射圃于學南七年
九月知縣朱恪修學作觀射亭九年二月知縣黃守政重建齋舍
永樂十五年訓導顧孟時撰記正德三年教諭朱泰市地廣泮池
鑿石嘉靖十年知縣胡堯時立啟聖祠尊經閣饌堂
先師廟三楹舊名大成殿先師配哲廡皆設像嘉靖初去像易木

十七

主以祀西廡各八楹戟門三楹欞星門一座啟聖祠三楹在先師
廟後
廟左儒學門三楹戟門一楹明倫堂三楹崇德齋廣業齋左右對
列各三楹敬一亭直堂後末尊經閣三楹號房二十楹附堂東西
今諸生久不肄業與堂攸居矣土地祠一楹附大門西名宦祠鄉
賢祠各三楹在門左直門石坊曰泮宮其東西石坊四聚奎儲村
騰蛟起鳳

儒學記畧　　胡　理

杭為東南都會人物間出而鹽官邑處地並海民逐魚鹽負販罷
帶之俗撤為儒有張先生九成者郡人避亂居比授徒講學未幾
類試有司居第一擢進士第廷中又第而其徒瞰第二邑人驚歎
曰張先生亦人耳一旦及其徒俱成名稽古之力也我其鄉校是
興俾若子弟得肄業其中可乎民謝惟令乃七月甲戌就故學基
營為諸生成頹紀事以示來者廟乃書抵張先生先生以屬其友
晉陵胡理則拱手言曰請孜論先生之學以舜為之君而與為司
徒書則曰敬敷五教在寬而已爾三代之學孟子曰皆所以明人
倫而已爾五教者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也為其不避
也舜則有教為人倫者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也為其
不明也三代之王有學為然則五品苟遜矣舜將何求人倫苟明
矣三代之王有何求而于斯知所以學而自得焉則存乎其人而
已學而進斯大矣遠矣欲知張先生之學之傳斯其本與紹興五
年十一月壬辰左承奉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胡理撰右修
職郎鹽官縣令兼監鹽監主管勸農公事刁廉書并立石

重修儒學記　　鍾必萬

國朝崇尚人文詔天下郡縣立學視三代則有光矣鹽官學舊在
縣治西紹興中始徙于東偏凡五六十年甙葺甙否若傳舍然良

可歎也吳興沈君紡為縣之明年特因其舊而一新之屬予為記
以詔多士予竊自念齒髮如許學不加進朝夕自警且不暇其何
以語夫人然自官游與夫往來于此餘二十年矣士之叩門者日
益衆況今求田問舍欲老于海昌之上則杖屨游從亦有責善之
義焉故不辭嗟夫自命鄉論秀之制壞而不復士病于科舉蓋非
一日而今之世為尤甚父兄之訓子弟朋友之相講論朝夕之所
從事于文辭者惟利祿之是計且抑不思上之人學校教養所望
于爾多士者果如此哉聖賢立教所望于天下後世者果何在哉
昔者夫子不過栖栖一旅人耳講道洙泗周無斷祿可以動學
者之心而群弟子或自齊往或自宋往或自衞往或自他國往不
憚其山川之遠道路之旁而所慕有甚于爵祿意者日漸月化莫
非道德性命之蘊必有出于言意之表及觀耳提面命則皆孝弟
忠信之實舉不離于日用之常然後知聖人之所以教人學者之
所以用力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雖然親事從兄處己待人莫非事
也而所謂道德性命之蘊有外于是乎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
察終身由之而不知此所以有待于學也學以致其知又貴于行
其所知也千里之行蓋自足下足跡不出戶庭而謂乘風駕雲可
致千里有是理哉況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窮通得喪舉不足以
動其心而後可以言修身修身而後可以言事君治民士方未用
利祿横于心及其既用謂天既得患失之心信乎學者蓋亦無歎
羨乎其外而當用力于其內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
與或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與推是類而日窮之力由
知至而知終由窮理而盡性至命如是而後為不負上之人所教
養成就之意堂名敬易沈君取舊名明倫揭之可謂知教人之本
矣學比舊氣象殊勝主其役者主學南豐曾攸

祀鹽官文宣王廟文　　宋高宗皇帝

賢於堯舜雖聖不居阨于陳蔡雖窮不惆春秋作而亂賊懼禮樂
定而教化明不見用于當時自垂名于後世國既有學學必有祀
典禮斯行酒肴告備神雖難遇享于克誠名宦祠在學門左祀宋
令朱公緯王晒刁雍魯暹陳恕元知州臧夢解王公輔我
明知縣方直李芳郭郊縣丞禍銘德教諭羅能蔡祐訓導李完朱
公緯任蘇蔓齡曰昔吳越錢鏐兵衆壞隘必厚賦乃供堅宋均地
貢將命者弗克　惟公自校秘書陟莅茲土勤宣利澤究察民瘼
建鹽法損芡輸着茶稅清田畛更葺縣署因擇其尤善者紀之
刁雍重建縣學
陳恕重修縣學鼓樓浚二十五里塘為政多善
王晒魯暹臧夢解王公輔見前職官志
蔡祐晉江人正德六年任教諭忠誠公謹正直光明端師儒之範
正祀法之防陞洲州教授

李完德化人嘉靖十四年任訓導究心理學士民推服
方直李芳郭郊禍銘德羅能見前
鄉賢祠在名宦祠左祀梁江州史戚袞齊處士顧歡唐禮部尚書
褚無量睢陽太守許遠刑部尚書贈太師顏真卿宋荊門守郭知
運太師崇國公謚文忠張九成處士施德操楊璿吏部尚書淩景
夏刑部侍郎楊由義司農少卿史嵩　明海州同知許懋太僕少
卿沈升揚州知府李貞兵部郎中孫子良寧府教授胡奎按察副
使姚哲封刑主部事祝淇禮部主事徐寬廣東參政祝萃河南理
問陳珉山東參政查益刑部主事許元奎袁州通判毛鵬大名訓
導唐琳封大理少卿查繪順天府尹查秉彝荊府教授贈御史董
載禮科給事中許相卿贈吏科給事中陳中漸贈工部主事董思
友淮安知府許令典貴州左參政陳相封南京兵部員外郎陳與
伯

二十

誠遂曰名宦鄉賢二祠崇德報功抑風厲之意寓焉昔者漢孝獻
帝興平八年陸遜以屯田都尉領縣事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
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又宋歐陽珣之末節　國朝許天贈之
均賦林恭章之慨悌蔽芾甘棠尚有其人崇禎中嘉興守鄭瑄其
祖日林故海寧教授因躋祀名宦以往詰則佚之時貴則追之今
日參動類如此鄉先生祭于社者初殆眷之今觴濫不可問崇禎
中貴郎與中彥進其祖贈御史許尋貴郎敗學使者檄毀木主魏
首事諸生猶不之悟豈非利令智昏耶布衣蘇平之風韻方伯查
約之深粹憲副董紀之毅特朱與魁之醇質俎豆其間誰得而舍
旃噫群近遺遠汝南月旦呼起朽骨而因之

典籍

五經大全部各一　五倫書二六本　勸善書廿四　大狩龍飛錄
孝順事實本　鄉射禮書本　璧方選要本　外科集驗方本二

宋佳學錢歲四百十二貫三百文
元贍學田百畝費用中助
明贍學田入冊七百三十五畝有奇義民張湾捐一百二十畝監
生徐思曾助四千畝州判徐思顏助百畝義民張肇轄助十二畝
四分萬曆中生員祝守範輸十畝查允光允亮各十畝楊明經四
十畝陳主鼎四十畝沈明遠明功八十畝義民沈燻二十畝陸梧
九畝五分餘或價買或追入今入冊田實五百十四畝一分徵銀
二百二兩八錢六分

名宦祠記

海寧名宦祠成蓋用祠夫海寧所為名宦者在宋有若王公明刁
公雍陳公恕魯公暹朱公緯在元有若王公輔臧公夢解在我
皇明則有若方公直禍公銘德羅公能李公芳茲益學諭侯君泰
請諸學使劉公瑞以茲數君子者報可祠以享之于是平始侯君

二十一

日以記請銳受狀讀之作而嘆曰公慎選哉夫後世所謂名官者
蓋不易矣必其庶足以律身勤足以將事政足以澤民教足以善
俗俾為民者存以致愛歿以致　于是血食茲土永永無斁然則
任茲選者可勿慎乎夫慎則精精則確確以致嚴嚴以致重斯于
是乎為慎矣今茲數君子者祠於茲土將使為其民者肅以入焉
曰吾土為縣若州舊矣由漢以還吏于吾土者吾不知其幾矣吾
民宮室以庇之輿馬以載之餼廩以贍之罔敢弗至惟茲數君子
者是有遺恩于我百姓我其敢忘乎嗣職茲土者肅以入焉曰由
漢以還吾儕吏于茲土者吾不知其幾而民所以戴而奉之者宜
不興也胡為數君子者獨克血食于茲耶吾其敢勿效乎夫百姓
懷之勿忍忘所以報也嗣職茲二者思效焉所以勸也有以報之
則民志安有以勸之則吏治舉公茲必慎選焉如不得已者固有
意哉銳不佞竊敢具述顛末用詔來者祠益縣尹郭君邠撤廢寺

以新之者比歿繪祀其間君子以為宜

鄉賢祠記　許相卿

浙江按察司副使西蜀劉公瑞承
詔董學之二年檄諸郡縣學凡前賢自其地產者以告于是海寧
教諭侯君桼集諸生議白可徵者如千人公甄汰更定始梁太常
博士戚公訖我
明廣東參政祀公二十人俾有司秩祀如故事知縣郭侯邠遂因
舊祠增堅易壯豆登几櫝故所有者必葺所無也今叔為之拔璲
禮成況侯熙繼宰縣政侯君咨焉爰來請記辭弗可則誦其所聞
曰惟先王造士合奠先聖先師于學祠先賢于東序祭鄉先生于
社夫固崇昭報也而風厲寓焉今之鄉賢祠殆猶先王之法之意
耶舉我先正在唐中葉有若睢陽許公以死殉義屹樹大坊烈哉
純臣焉夫之望乎在宋叔世有若文忠張公侍正施公鑵獨揚公

崇尚心術擯斥異端遠事孔氏可與為仁矣自餘篤倫紀守經術
樹勵庸志高尚皆項彬彬世往論定抑亦今之成人與惟是崇撫
嚴設風聲攸樹典刑苦存過者趨瞻者肅好德之衷郡夫猶然況
我學問之民出入登降揖讓酬酢絃歌誦肄于此其將慨然嘆不
可作恍然若從之游乎又將低徊而深思其山川靈淑往者逝矣
來者謂何彼我丈夫有為若是邁往以前精思力企尚友于賢得
師于聖用抵厥大成則惟先正私淑是賴師儒風屬是承相卿方
日自勗而凡同志願亦有驗焉

祠廟

城隍廟宋稱其神永固王在縣北二百五十二步紹興三十年加
封保順通思侯　明洪武元年以應天府神稱帝開封臨濠太平
和滁神稱王府神稱監察司民威靈公正二品縣神稱監察司民
顯佑伯正四品三年詔從城隍本號去塑像題木主曰海寧縣城

隍之神今廟仍塑像　李貞撰重修廟記縣官始至先一夕齋戒
宿廟雞鳴起祀神誓言不敢殃民殃民者神其殃我無悔祀已然
後蒞任視事月朔望謁拜廟下春秋則合風雲雷雨山川祀之其
三時厲祭則城隍主之著為令
海寧城隍神本邑轉塘人羅俊前宋時令金壇邑再旱歉民將倉
粟貸民俟秋成抵償是秋又飢明年又大水虧賦捐家貲不足致
死金壇民就立祠封顯佑伯誕生四月十一日陰間成人

宋高宗祝文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所以限制內外以禦寇盜以安人民必有
主其事者也先王之制祭祀有功于民則祀之城隍之神亦可謂
有功于民矣既載祀典時敢不以清酌庶饈為薦
雙廟縣西百三十步梁大同二年建專祀唐睢陽太守忠義許遠
後增祀御史中丞忠烈張巡號雙廟宋紹興八年縣令胡銑與

邑人禮部侍郎張九成請于廟增祀忠壯南霽雲忠勇雷萬春忠濟姚闓皆贈爵歸五國公我　明洪武四年以許遠生于海寧特祀之罷諸從祀歲祭十月既望公忌日正德十六年改春秋致祭（宋國維言雍熙四年建天聖八年令王可四重修淳熙間令趙彥殿重修廟右介福堂令於萬曆廟史天啟元年重建）

雙廟祝文

咸熙三年令吳由率同官寓公邑庠諸生以十月十六日己巳祭許公于廟蓋公盡節之日也曰由幼讀書而知有睢陽戰守之烈茲試令而獲武原忠義之鄉私切為幸因與邑寓楊君均訂之舊史賢之通鑑參之長曆夫然後知睢陽陷于孟冬之九日後七日而公竟以不屈死爰于是日戴舉祀事於廟庭之下以補舊典之闕以慰邦人之思

唐代宗勅立廟當在睢陽時所見

何有閑朱賊難妖星不落中原板蕩四海橫波公等內總羸師外臨敵折骸易子曾未病諸兵盡矢窮乃其變也嗚呼天未悔禍人何以堪寧甘殺身不附兇兇信光揚于史策可龜鑑於人倫其立廟局以時祭之

宋高宗祝文

鈞東忠勇氣吞群賊孤城被圍援兵絕跡將士皇皇枵腹累日不惜愛姬以資一食動窮智迫至死不屈血食南都殿宇翼翼真皇東封廟貌增飾惟此海昌父母之國英靈自唐輝映丹冊天子初郊典文咸秩忠臣義士尤不可失詒此豆籩以祈來格

哀辭

惆悵悲故城城荒經戰事中原當失守此邦乃有倫驕虜勢猖侵王師多不利總戎失良翰昔領群師文武稟全才使刑備戰器深謀擇兵趨長策保淮泗萬乘已蒙塵諸侯皆釋位誠臣自猜阻宿將亦攜貳壯志感鬼神單聲動天地胡兵圍稍合漢將終不智

乃易鏡虎師不為豺狼餌析骨爭請命歃血期誓志白日貫忠誠秋霜明信義上天未悔禍矢盡救亦匱狂寇肆殲夷無徒無噍類屠城達潰卒壇并當陳隧沈痛弔傷魂蕭條絕民吏皇明啟休運內外銷奸惡重草誅上京蚩尤斬中冀細驚俎謝火復難今昔異高里掃妖氛三邊息烽燧既加汴城祿特表鎮南臨行李雖故墟哀傷悼如醉嚴冬雁初度晏歲日窮次哀木嘯高陽荒榛聚魑魅茲帆溪上游橋葉霜前墜寃氣成黃雲燐光雖寒吹懦夫乃扼腕舊友增洒泪蒼蒼十月交彷徨百憂萃徒懷濟時策撫劍不能寐

重建雙廟記　鍾必萬

縣西舊有將軍許遠祀後增祀張巡亦號雙廟則歲月失載不可考宋紹興八年詔增祀南霽雲雷萬春姚闓蓋從邑人禮部侍郎張九成之所為也古屋數椽日憔覆壓甚不稱上之人所以訓民事神之意宋紹興熙元年知縣事曾指陳忠祇謁祠下嗟惋良久越明年歲豈民和始謀于邑之隱居曾伋撤尼院舊殿增易之踰年工未就怨受代去伋不忍中輟於是竭力勸諭隨獲隨創積六年而廟成寔慶元二年也前殿三楹像設巍巍神來顧歆罔不肅祇遂取唐史臣之贊榜之曰雄挺盡節之殿挾以兩廡圖睢陽死節將佐三十有二人翼有修廊十有六楹盡繪戰守之蹟于壁如史所載金碧光輝觀者心悚不啻若親目當日之事明日書來諗頫有以記必萬竊觀先王之典以死勤事則祀之若五公者非所謂以死勤事者乎中興初皆賜上公爵俾歲時長吏致祭豆籩牲牢名物如上公禮勤民之意遠矣鹽官許公故里舊史與圖志可據也猶新史略之或遂以公為右相敬宗曾孫乃誣公杭之新城人殊失建祠錫爵之本意吁可嘆哉敬宗蓋善心之子而善心則享之子懋之孫也按北史善心傳南史懋傳並著鄉里高陽新城以此知舊史載敬宗為杭之新城誤矣後之人不攷併與公誣之

之烏得無辨若夫公之名節烱然與日月爭光史自有傳不必序其行事特是正其鄉里以堅邑人之信慕安知無聞其風而作與者乎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郡之陷者殆土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逸事稱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巡俱守死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遮蔽江淮而阻遏之唐室幾為天下裂而以亡為存者其功也嗟乎予讀傳記至此未嘗不為之欷歔流涕而鬚眉怒張裂眦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諸代宋朝中興功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為第一圖像凌煙閣勅拜長子岐為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峴為左金吾衛將軍大曆二十年詔塑冠劍于其鄉而

廟祀之已而後梁增祀張公巡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南霽雲雷萬春姚闇三公稱協忠祠非也蓋數公者群而祀之睢陽則可群而祀之于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巡並廟食睢陽而今海寧則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祀春秋歲儆祀額金八兩載在大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迭城祀額金二兩二錢及枯祭田故所優之以准經折去並罷去之而萬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令牒郡二千石俞公其畧曰許公遠之死狀忠義泣鬼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采禮官議祀之于其故邑里蓋所不忌岐龍之始勢于其宮而特令官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況許公之死以捍王家翊社稷者乎邇年廟貌漸頹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筭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録忠崇祀之意謹

飾廟貌并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故特大体為之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羨者抵辦無與民間例賦筭生惧世易之後或牒且旁落没無攷請鄉大夫居公守拷書屬予曰我鹽官乃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地也
高皇帝首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為令即周武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為之葺其廟併題其額而釐之罷其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為賦筭者並罷去即大循吏所稱以經術飾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矣予于是次第其言而係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人之肆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詞曰祿山叛起翼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總軍無見粮力竭以亾　一闋　羅者亂殺奴妾饗孱兵奮旦撅枉失夜光攙搶滅尋就縛河山流血　二闋　賦不渡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兇圖凌烟勒廟宮千載之下門無窮　三闋

王安石

兩公天下俊無地與騰驤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中原擅兵革昔日幾侯王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亾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窓凉志士千年泪冷然落莫觴

郭知運

唐祚中不振孽胡恣奸驕君德勿克治亂在一朝渠魁睥神器四海俱動搖向來為厲階其跡已氷消中興功孰威張許冠百僚堂堂二公烈千古名不凋義胆極華岳忠胆齊斗杓平生慕節義卜居祠非遥丹青就湮欝古屋風瀟瀟英靈如可問激儒討昏妖

六州歌頭

劉過

睢陽舊事說着泪先流男兒漢曾百戰肯停因死來休行闕知何處胡塵暗猶拜望臣力盡孤城陷賊誰收飲恨先驅血染荒原艸

地恠天愁憤當時有劍不斬賀蘭頭路隔神州自諸侯　問何人
為有遺策猶凜凜氣橫秋感忠烈人自奮如彷彿見貌絲香火城
西道神敵聲靈戈矛風悲寧吹寒葉響颼颼千古人民祈賽中興
後還有人不喚南霽老子傍柳繫吾舟酹酒同游

雙廟迎神歌　楊　均

月維良兮日既望雁婆娑兮靡草黃潔，眷俎兮進桂觴迎生氣兮
睢之陽龍媒蹀躞兮玄雲翔佇想五公兮下瑤堂儼如在兮曠祀
衆肅雍列兮羅簪裳

送神歌

祼獻終禮紀昊靈穰穰迴霄馭人祇兮福祉聚

文天祥

師起哭元玄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齊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
雙廟垂百世當時令孤潮乃為賊游說

二十八

徐　琰

義爾孤城挹賊喉男兒死耳更何求生降說有澧關將泉下相逢
也合羞

明　朱　祚

天寶落日昏四野胡塵起一旦漁陽城遂作單于壘潼關潰秋濤
潘蘿總顏靡倒戈競趨降恬然不知恥惟公挺忠節恨賊入骨髓
江淮保障地其責歸于已臨妻食三軍捐軀輕六矢力窮援亦絕
百戰殊未已邊月冷烽煙障雲昏畔晚城崩壯圖屈罵賊猶斷齒
生兮為忠臣死兮為厲鬼死生誰所無君獨盡斯理孤忠露丹心
千秋耀青史至今仰高節神像遺鄉里香雲薰綺窓金碧輝丹扆
我來謁祠下欷歔獨垂淚再拜垂咨嗟如公今有幾

孫子良

國破君何在艱危寄此身孤城抗全虜一髮引千鈞諸葛終憂漢
色胥空入秦可憐忠義友亦作說降人

張許雙廟　胡　奎

睢陽太守清源令袞冕巍巍共一祠節重淮長堅守日功高靈武
中興時汗青不泯忠臣傳太白長懸大將旗聖代春秋嚴祀典祠
臣鵠立見光儀

聶大年

睢陽城裡箭如雨百戰疲兵食茶紙將軍力盡孤城危三十六人
同日死當時南八真男兒嚙指出血空淋漓賀蘭擁兵坐不救肯
與社稷同安危諸君赤心死報國慷慨殺身全大節死為厲鬼亦
何雄誓欲復仇終滅賊堂堂廟貌海昌城歲時肸蠁通精誠皇天
后土鑒忠義萬古千年垂令名悲悲蕭蕭撼庭樹讀罷殘碑毛髮
豎方今六合久清寧不辨魚麗兮宂處

徐行之

張許祠堂何處尋西風颯颯柏陰陰誰將四海英靈氣聚作孤臣
鐵石心千里江淮憑保障萬年天壤共高深餘威直破奸雄膽王
蠋于今有嗣音

雙仁祠 安化坊　吳越王錢鏐立祀唐顏真卿及其從兄贈司徒杲
卿元末燬我　明正德九年知縣曹珪重立嘉靖二十八年重葺
崇德　撰記歲八月望致祭天啟初知縣鮑觀光重葺

祠記

忠莫大于整頓綱常莫難于折元惡義莫重於昭往績事莫偉于
飭嘉程海寧縣治之西有雙仁祠肖像二顏奉安英爽彰善癉惡
揭厥風聲是祠也者義莫重焉者也顧址面市寰易為湮塞廠泉
高侯分符海寧至則首謁兩公祠見其摧毀剝蝕為巨室所侵軼
卿喟然興嘆曰是豈所以妥兩公有司之過也且鉶範者有所標
焉而後民知則傚也兩公者其為鉶範者偉矣今若此何以彰往

二十九

祭來方圓撤而新之而杏里恭伯王公句宣莅海上詣兩顏公祠竚瞻所見喟然嗟之謂侯曰兩公所為者勵世之嘉程也祠像安公久矣舊材毋撤舊址毋更歸其便軼護其權毁剝蝕者而已侯即日度材庀工滌湮剔蠹 踰月而廟貌輪且奐矣鄉人之過雙仁祠者儼兩公再生然則是舉也顏綱再豎元惡再折而往績再昭嘉程再飭杏里公廣泉侯之功 顧不偉與故曰一舉而四善備焉者重修兩顏公雙仁祠之謂也

安化王祠開封王稟字正臣青州人將家子靖康元年以騎師領節建武總軍太原當虜圍城忠義奮發間日輙輕騎出城運大刀控捍營轉戰宣撫使張孝純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之率所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于前起諭曰汝等欲官否衆曰然稟曰惟立功則官可得又曰欲賞否衆曰然稟曰惟禦敵則賞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賞宜宣力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等有言降者當如何群卒舉刀曰願以此剉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以此剉之又曰宣撫與監司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剉之孝純自是絶口不復言降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又守城適隄防虜出奇見攻稟候其來必以意應解之後圍益急食盡人至相啖甲士煮弓弩筋膠城陷與其子閣門祗候荀入告原廟抱太宗御容赴水死追封安化郡王謚忠莊荀贈右武大夫恩州刺史擢其子為樞密院屬官璿曾懷官丞相冢孫沆高宗賜第築官故今立祠沆子三忠官都督怨登隆興元年進士判維揚讓登慶元五年進士任三江鹽監怒生珍珍生輝紹興熙四年進士任朝奉大夫明興王府薦歷禮部郎中府從弟禧宣德間以稅户人才薦歷河間知府

帀王忠壯祠　　楊由義

太原城下屹行宮雲樹蘢葱插碧空伏馬無聲汾水急滿天風雨

汕英雄

張文忠公祠鎮海門右紹定二年縣令趙汝舶祠于淨居院後廢國朝正德九年知縣曹珪建書院歲祀六月三日

記　于有成

有大人物心有大聲名士大夫學問有根源則人物聲名無間斷無垢先生張公九成以紹興二年廷魁天下官至禮部侍郎高宗欲大用之適與時宰議論不合謫居南安十有四年久竄嶺下放還守永嘉未幾奉祠歸里終于鹽官大都在官之日無四年之祿既斥之後人物愈見其大聲名愈見有光艷其故何哉有成聞諸父言先生學以孝行為本六經諸子百家貫穿于胸中其為文與議論皆本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之心法又以濂溪二程之遺言恭驗于己大抵負氣剛大不為貧賤富貴患難所屈故其見于辭受交接進退出處之際凜然霜雪不可凌犯見于講解著述者如青天白日閑明人主心胸啟發天下學者使人誦讀快樂如鳶飛魚躍廷對萬言慷慨陳策天子為之感泣龜山先生貽書有曰自更科以來未之有其見重如此紹定二載縣宰趙君汝舶來首率諸僚建祠于淨居寺之堂上撥田百畝半以奉香火半以待縣官祭享書來俾有成記其事輙再拜而書所聞見以投之

貢尚書祠安國寺東祀元禮部尚書宣城貢師泰

致忠祠祀千户呂忠歲正月二十三日

東岳行祠縣東南二里宋熙寧　年建紹興初重葺邑人傅達可記并書有五岳樓

宋高宗祀文

衆山莫大乎泰山五岳莫尊乎東岳既帝且聖與天齊仁郡邑之間宮殿相望威靈所在士庶是瞻當皇帝之初郊衆先王之舊典犧牲粢盛之脩簠簋籩豆之陳爾餟既嘉爾酒既旨上之奉神可

謂至矣神之報上宜何如我祈有陰兵助予討伐掃蕩渠魁之塵六還歸二聖之鑾輿啟萬國之歡心俾一人之有慶

悼岳祠效白氏諷諫體　楊璿

危樓搏空勢崢嶸神靈之宇宜高明彤闌綺疏煥丹青上有碧瓦聯朱甍當時何緣有此屋邑人輸成欲求福捐金例廩不計貲工師代盡南山木宮祠落成今幾年帝君來兮從群仙閒陽閉陰宣化權雲車風馬何翩翩週來荒涼廢修葺香錢歲被官拘入社會不來香火寒塵埃撲面靈官泣人間萬事有廢興祇今白晝門長扃山祇海若擁空壁粉黛剝落無威靈虛庭無人空寂寂細草沿階土花碧荒圮廢井綠生衣燕雀群飛聲啣啣古人理財取諸民今人理財取諸神神人之鬼無所訴上帝居高勿下顧

登五岳樓　胡奎

五岳華靈氣藹然見高標上凌三素雲仰見九層霄玉女啟天關參差紫宸朝群龍翔殿陛雙鸞文笙簫倚闌侍明月清露下沉寥游神八表外羽佩何飄飄靈飈吹海雨洗出江南山丹梯拂層漢玉女啟天關秋聲撼雙檜白日波濤還龍駕倏來游空中鳴佩環朝發搏桑涘夕棲若木灣會當凌八表拂髮大霞間

五岳樓避暑　蘇平

五岳樓高瞰海濱故人攜酒宴儒紳蘭亭文物遺風在金谷壺觴遠興新詞客南來空弔古弱揍流東去幾揚塵浮雲軒冕何須問且共林泉醉葛巾

朱淑貞

登臨四望暢幽懷縹渺軒窗傍水開煙鎖越山秋色晚雨昏吳苑雁聲哀微茫遠樹雲中畫洶湧波濤海上來極目鯨波幾千里不知何路到蓬萊

廿二

靈順行事延恩寺東洪武十一年僧彌紹建

石刻蘇舜元詩此白吉山三月三日詩己大蘇舜元所書年

畫堂三月初三日褉撲紗窗燕拂簷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一曲舞春衫階臨池面勝看鏡戶映花叢當下簾誰倚南樓指新月玉鉤素手兩纖纖

國朝許德柔有重修祠記

崔府君廟縣東北百四十步唐貞觀間崔子玉為磁州滏陽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成神宋高宗南渡夜憩府君廟有神扶其首起知金兵躡之急忽見一白馬遂乘之宵遁行七百里至槩邑鄉天曙壽曰金人不我及矣乃下馬休息其馬遂不行熟視之乃泥馬也遂建廟今名白馬岡嘉興志元至元二十一年重建　國朝大僕寺丞朱禋撰記廟井歲旱不涸崇禎戊寅旱投錢得入

崔府君名珏字子玉祁州古城縣附郭村人父公讓母劉氏好濟貧多所賙活隋開皇五年六月六日生珏瑞氣盈室及比長聰明過人日記千言孝親敬友娶盧氏仁壽元年徵入朝遂魁天下三年拜太子府傳監至貞觀元年職加兵部員外郎十五年授長子縣令十六年徵還滏陽令十八年遷衛縣令十九年擢蒲州刺史薦河北二十四州採訪使二十二年十旬呼磁役郭憲及男敬嗣曰今夕上帝有命吾將逝矣遵吾之言瘞吾于鼓山之側遂卒年六十四沒後唐太宗感夢封護國顯應王宋真宗感夢封東岳岱山護國西齊王徽宗加封護國顯應昭忠王高宗加封護國顯靈真君金章宗封亞岳之神元成宗封靈惠齊聖廣佑王

五土廟縣東北一里　御史五土五穀之神祭文曰維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仲秋歲事有成謹具牲禮恭伸祈告報祭伏願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之尚享祭畢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誓辭曰

廿三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時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
官貧無可贈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
隨力相助若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一并不許入
會
周將軍廟嘉靖間都指揮周應禎擊倭黃山下死之天啟初里人
許令與立廟

周將軍死難記　祝以豳

當世廟甲寅乙卯間倭奴犯閩浙乘汛直蹈入內地會承平久民
不習兵所在無不聞風奔竄而倭奴恃其長技舞刀跳躍如懸猿
如飛鳥即倉皇新集土兵素不閑紀律遇賊輒抱頭反潰至蒲伏
乞憐長跪受刃于是奴益猖獗甚所過焚劫廬舍擄掠子女玉帛
倍蓰荼毒而吾袁花里最近海與澉浦石墩諸寨堡相錯為賊所
必經道周將軍者奉督撫中丞李公檄與參將盧鏜各住兵住袁

卅四

花之崇教寺將軍善騎射與士卒同甘苦帳下健兒亡不人人可
一當十者時倭奴據石墩悍將軍威名至鳳山止不進而鳳山以
北之居民猶恃將軍而不輟耕不罷市也居亡何而流言洶洶謂
山以南民且無噍類勢必旁及一鳳嶺安能障之將軍嗑指奮臂
曰山以南獨非赤子耶而擁眾坐視何以報中丞鍾次且不敢應
謂日時不利須後期將軍恚曰我不利出師彼何以利入寇策馬
彎弓而前曰帳下諸健兒從之而土民千餘人願隨行助聲于是
悉黥其鼻以相別識行至河橋有二鵝馬首飛鳴將軍仰天射一
鵝墮地眾心切疑之將軍不顧鼓行而進遇賊數百步外與賊引
弓射無不應弦而殪者斬數十級賊潰復追逐之至放鷹山蒜菁
叢賊伏露圍敗垣中馬經行垣側賊抱石擊將軍中顛身被數
創馬咆哮負歇崇教寺越宿而絕馬亦不食三日死先是將軍與
鍾約吾先驅君從至為犄角日晡當會菩提之陽負約不至矢盡

以報鍾復不應雖賊之狙擊出不意乎實以卒寡無援兵將軍倘
不死必有所以酬賈蔺之矢者而竟死悲夫是役也戰卒不滿數
百人以當賊新勍能大挫其鋒而鳳山南北時時挾風雨為金鼓
戰鬭聲賊相戒不敢近將軍固曰吾死當為厲鬼以驅賊亦賊素
憚將軍之威草木皆兵矣而當事者沒其功不錄迄今六十餘年
父老時時能道之而恤典尚虛祠祀之絕將軍忠魂無所憑依至
僕溢天扎村社巫覡禱祝祈請必曰是周將軍之怒比者督撫中
丞劉公因諸生胡某言下郡邑議祠祀而予里許比部同生慨然
身肩其事庶幾足慰將軍之靈于九原矣將軍名應禎中都留守
衛人時為浙江都司僉書故稱周都司云
天妃廟元泰定四年海忠肅田副使張子仁建于縣東五里許德
柔撰記今徙縣西三十步〔明刑部員外郎沈友儒所撰記書于版極　詳贈越人盜夫又海寧所千百戶各營〕
〔並祀妃廟十　廟並乞居之〕天妃林姓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

卅五

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神生于宋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妃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通悟秘法預知休咎事鄉民以疾
告輒愈長能乘虎渡海乘雲渡島嶼間人呼曰神女又曰龍女
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也〔謂室居　作中記〕
〔凡三十年前有陽　太謂年三十餘〕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
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七溺獨路所乘
神降于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應濟廟號紹興己卯江口
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去其年疫神降于白湖去湖尺許掘坎
湧泉飲者輒愈游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都巡檢使姜特立上其
事默相捕盜功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朝廷調舟
師平大奚寇神降以霧比明彼暗冠悉擒除開禧丙寅虜追淮甸
神擁旗幟一戰解圍莆民艱食朔風彌旬南舟不至神反風不日
轄艅海寇入境神為膠舟悉就擒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

先群肆慕慢醉卧廊廡間神縱大焚之賊駭遁風沙晝晦各跨淺而敗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　國朝永樂間內官甘泉鄭和有逞羅西洋之役各上靈績命修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為常

白馬廟縣北二里宋建炎間虜犯境見平野甲馬甚壯竟不敢入民賴以因祀之

宋高宗祝文

英烈不群捍難庇民廟號白馬史冊莫尋海昌良工塑像如神勢駭而馱先無若存有捕盜者得夢既禽人知畏饗血食幾春天子初郎典祀徧行牌酒俎豆以祀神歆

廟記　劉　拱

鹽官瀕海多歯歲餽公利漢以來官治鹽處縣因名之歷代至隋嘗號海昌府錢氏霸時最為近捍神宗然平天下偕尊自消忠懿納土還既舊稱皇澤涵毓百有餘年而猶邑無閭㙛人聚蕭條嘉祐五年夏予忝兹命模勤自克僅免殘僻幸歲豐美民安釋風雨順來疫癘不作非有相與春秋社稷釋奠秩祀甚謹因其紫況降是宜祝者曩豈無傳乃孜縣志得境內遺廟數十而郭北大廟有白馬神者最顯肇構之跡舊缺文刻不可推矣其古之英烈能捍難以庇民者與令人尚能彷彿所取則生氣如存矣去冬有投人而亡者捕未得之既夕宿菴東院夢神告曰旦且獲既而果然非逭吏鄞益使民知畏向嚮神之靈用不為昧矣是可相吾百里之歲事也因飭有司以時祈報又附兹記以昭神明之陰賜云　鎮岩峯曹將軍祠縣西南四十五里元潘蕃選撰記祀邑人曹春海廟南門外海塘上祀龍神崇禎戊辰潮決高丈餘廟內獨不入人咸異之

廿六

開將軍廟城五門及四鎮各鄉俱祀漢將軍關羽

龍祠長安鎮宋咸淳間建

秦王廟縣東十八里

英濟侯廟蕭山布衣張六三月六日溺海中為神號灉捍沙大王按紹興志神漕運官宋咸淳間賜額祈禱甚應尤有功于海隄咸云神諱夏宋顯佑中浙江塘壞神時為工部郎中受命護隄置捍江五指揮各率兵士四百人採石修塘隨捐隨築人賴以安郡人為之立祠朝廷加其功封寧夏侯二說微不同然觀廟額字謂工部近是

朱將軍廟二袁花塘北黄岡西邑人朱真力能拔牛尾倒行宋治平初溺海為神著靈應寶佑三年十月勅封佑靈將軍元大德二年以捍海立廟黃岡西進封護國弘祐公勅曰爵有德祿有功夙著禮經之訓禦大災捍大患載遵祀典之文爰示褒崇庸彰顯應

鹽官州海神聞靈浙右安宅海隅江漢朝宗無遠弗屆雨暘時若有感必通比聞高岸之傾推能免下民之墊墊溺導水波而潛復益固隄防足財計以阜通仍輸斥鹵嘗聞省臣之表具知神力之雄聲錫嘉名丕昭令聞聿嚴廟貌特俾恩封可賜號靈感弘祐公

萬曆末里人孫必達重建又袁花河北塘亦有廟（天表仙花廟河即北明置沈耶南泉貫外有天仙廟宋令公碑記列于嘉靖戊午碑向沿土中明沈自明以來有志者求古及今近代得拓本石已中斷缺數字聞廟旁尚有一碑仆于土中當更扶而視之乾隆癸卯秀水床記）

陸司空廟袁花鎮東祀吳陸遜初為海昌屯田都尉民被其澤

烏龍大王廟金牛山下宋紹興十一年禱雨賜額崇祐後有禱應相傳阜蘇二將軍捕黃巢黑馬跑地得泉因祀之王文成守仁輒宿杭城聖果寺烏龍大王見夢抑即其神乎或名爵偶同也

福濟廟金牛山下相傳阜蘇二將軍逐黃巢死此

宋高宗祝文

廿七

義氣同稟剛毅莫倚胡馬來此緣逐金牛牛沒尾揮空回可蓋拔
劍自刎曾無怨尤人亡廟存英氣橫秋至今父老能道所由天子
初郊典禮加優尊酒既設清酌庶羞

驃騎蘇將軍廟縣東南四十五里晉驃騎將爲程侯蘇峻子羽宗
劉裕嘗夢其神贈平南大將軍

峕山東嶽廟元至正間建有山間明月樓明刑部郎沈友儒撰廟記

紫薇山五顯祠唐光啓中建見沈友儒撰記

閭少卿廟西南六十里

徐偃王廟縣西十七里

西楚霸王廟縣西三十二里

廣福廟縣西四十里康存誠記今廢

朝宗王廟縣西七十里

宋高宗祝文

諸侯之朝宗孰敢不欽子孫之祖宗罔有不尊江漢之朝宗于海
亡以異此廟號以是神之德大矣比緣初郊舉此祀典樽酒俎肉
以祈來格

胡令公廟長安鎮 唐時婺州義烏胡還以列校從裴晉公平淮蔡
後奉勅迎晉安禪師師示寂還立化于鎮爲神宋建炎初高宗避
虜抵鎮阻水俄上流舟至問揮者誰何一曰桑一曰稱忽不見詢
父老則故將軍從事也上神之立廟見元教授徐圜記中

郭店新廟邑人徐寬建

照烈王廟縣東南二里廢

三皇廟縣西北二百三十步元黃溍撰記

平陵廟　故廟　湖塘廟　姜墩廟

傘墅廟　球墩廟　柏墅廟　曹墩廟

金石墩廟　陳村廟　東陳廟

周行廟萬曆初僧代庭樹結之其人物形乃飯結樹不知所終

三官墩廟有池產螺無尾或拾他螺投之數日亦無尾

游東陳村

一灣清綠轉溪蘋載酒誰家探好春此地从無看竹處他山猶有
種桃人泥添燕子巢邊雨雪點梨花陌上塵安得移家同卜飲兒
孫婚嫁學朱陳

余墟廟　王庄廟

社稷壇縣西北三里舊縣北一里洪武八年改建正德三年知縣
丁儀復改白馬廟後地深廣各十丈壇高三尺方廣各二丈五尺
四陛各三級瘞石主齊舍五楹宰牲所三楹祭用二月八日上戊
日

宋社稷壇記　歐陽玽

古者建國設都先立社稷其意以爲民非穀不養穀非土不生立
其五土五穀之神而祀之示不忘本也攷之成周司徒宗伯之官
咸設其壝式掌其禮其事可謂至詳而臨祀之時今執事者又有
封人之職故每歲春秋祈報俎豆一設神必顧歆豐年之屢蓋出
于此仰惟我國家自掃除秋氛長民之官皆得修祀社稷之祀及
主上聰明睿知灼見遐邇尚慮海邦小邑小大之吏務在于簿書
期會罔知嚴祀以稱吾敦本事神之意故乃者詔書增崇社稷之
制列于圖以頒爲廹官雖窮陬僻左而舊壇具在荒撫不治詔下
之日總工度材即其舊而新之社壇居其左稷壇居其右就社稷
之左右別爲兩壇祀雷雨風師則用之而又設燎壇于其東建齋
廳于其北直北又一門自門之左右皆立垣墉以爲衛居無事時
則扃其門而鑰之前祭之日執事者造　其它陛級之數
廣隘之度率按圖而爲之稽諸禮經若合符契自是歲時薦獻之

吏廾降俛仰莫不祗肅於戯難哉夫先王之典禮莫重於祭祀而祭祀之所莫先重於社稷且社稷壇壝苟簡於數十百年而繕完於今日豈非典禮之行自有時耶天明子承治定之餘慨然以禮文為意故其制作有及於此古人云禮莫大于聖王斯言信哉

山川壇城南八十步制度高廣如社稷壇齋房五間歲祭以二月八日上巳日合風雲雷雨城隍之神

邑厲壇城北二百六十步周垣十丈歲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祀日祭城隍之神主之

里社壇每里百戶置一壇國制壇而不屋東西二丈五尺南北同高三丈用營造尺四出陛各三級壇下前十二丈東西各五丈

鄉厲壇每里壇一祭日邑厲壇同　御製文曰某縣某都某社里長某承本縣官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莫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

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于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百里長以細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沒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于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為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為飢餓凍死者有因戰鬭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墻屋傾頹而壓死者有死無子孫者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終於後世或兵戈擾攘流移于它鄉或人烟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不散結為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為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昔凡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杳無所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悽慘故勅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有大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有一里又有各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如禮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本里以三月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率領某人等百家聯名于此置備羹飯肴物祭於本里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依期來享凡我一里之中百家之內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偽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善良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決斷不得號為良民重則流徙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產不利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

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祐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我民無諂諛之祭其垂聽焉

旗纛壇海寧所公廨後洪武二十五年立周垣二十六丈壇方廣四丈八尺歲九月霜降所官祭旗纛神

郵梁

急遞鋪國初立郵亭一廳三楹厠舍六楹接其門周以垣每鋪十里

縣前鋪　定海鋪北　貴村鋪西北　駱家鋪西北　夏村鋪西北

許村鋪西北　下管鋪東　柳家鋪　謝家鋪　蔡家鋪

皷山鋪　顧前鋪東南　松林鋪西　褚村鋪　談村鋪

陳橋鋪

清平橋一曰平政橋縣治前宋嘉定泰三年重建萬曆己酉知縣

郭一輪廢之梁平板
勝安橋縣東六十二步宋嘉泰四年重建一曰烏鵲橋
烏鵲橋杏花　談遷
天河迢遞隔雲鬟烏鵲塡橋未許閒一度春風容易去畧傳紅粉
到人間
嘉泰橋縣西南六十五步嘉泰元年令趙彥括重修有唐咸通間
所立經幢
紀家橋縣西七十三步唐中和二年建
雙廟橋縣西二百十四步元至正四年建宋圖經亦有之則重修
在元時
行春橋縣西二百十九步元大德二年建
醋坊橋縣西百三十步宋隆興間建
豉橋縣西南二百四十步元延祐二年建

四十二

傳家橋縣西北二百六十六步見宋圖經元至正三年重建
師姑橋縣東北百二十二步宋天聖元年建
惠康橋縣東北二百六步宋嘉泰四年建
永安橋縣西北二百八十五步見宋圖經元延祐四年重建
安國寺橋縣西北三百五十八步元至正三年建
延恩寺橋縣西北三百七十步宋紹興二年建
酒坊橋縣北三百二十四步宋嘉泰三年建
海昌橋城南河隋大業二年建
崇教寺橋袁花市河元延祐二年建
轉塘環橋
長安橋長安鎮　重修長安橋記　陳廣仁撰
萬興橋規制壯偉前此時有舟旁宿閒空語曰可開船呼三次方
移泊橋崩

盧家橋縣西北二十五里
蔣家渡橋縣西北二十三里崇禎　年建
莊婆堰橋縣西北三十里元至正二年建
薛婆橋郭店市河元至正二十一年建
斜橋縣東北二十里明永樂五年重建
錢婆橋縣東北二十五里
慶善橋縣東北三十里
通浦堰橋縣北五里明永樂五年建今塞
光華亭橋縣北一里三十步
畫棟朱甍勢翼然昂新氣象冠山川鶯黃楊柳浮春晚鴨綠滄波　宋 葉籍
泛客舡輪奐不妨農事日風光好近麥秋天佐君治簡有餘暇杯
酒泛教盞日傳

四十三

環秀橋硤石市河明建文四年建
紫薇橋硤石市河元大德七年建
西環橋硤石
廣濟橋金牛山下
控扼金牛勢青山面面扶居人投足易功百鄭秉輿　揚璿
高橋黃灣市
突兀橫前浦排風過海舠夕陽虹影動蹻落海門潮　同前
虹橋長安鎮
渴虹飲澗不曾收化作飛梁卧碧流銀漢水分天上下白蓮花出
海東　鶴歸華表吹笙夜龍獻明珠解佩秋載酒長安三十里醉
呼鸂鶒更停舟

寺觀

安國寺縣西北二百五十步唐開元元年鎮國海昌院會昌五年廢大中四年復建名齊豐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熙寧七年立大悲閣蘇軾題衆井為之記理宗御書妙智之閣淳祐十年三月十五日賜本寺度牒十道絹百匹重建千手眼觀世音寵寶閣寺僧尚何再上表謝轉輪經藏記邑人傅達可撰門左右幢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二卷唐咸通六年歲次乙酉四月辛亥二十九日己卯建周珙書并刻殿下石幢二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二卷并尊勝序一則吳興沙門令洪書元至正二年秋有祥光燭天知州張光祖記之　國朝洪武間建雲堂懺堂于旁永樂二十四年立為叢林天順　年大嘉靖十六年僧宗遠重修萬曆四十年建後殿禪堂金碧冠於諸剎寺前放生池宋慶元四年令施怡所栢尉傳益作記殿西悟空禪師塔古檜二蘇子瞻嘗與徐琇坐雙檜堂指檜曰二疏辭漢去時兄弟皆補外也琇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子瞻大笑

大悲閣記　蘇軾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蘖以佐之天下之所同者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同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善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與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粗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跡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劑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官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曆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耶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學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遊嬉而已矣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聲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今成其高大仍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予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妙智閣甕瑞記畧　張光祖

至元六年冬予來守是州越明年春民以旱告因祈於閣下甘雨隨注今年夏六月又大旱苗盡槁予又率同寅三僚屬竭誠叩之則雷電不間一雨三日枯苗勃興涸流俱溢歲成大熟且閣舊有傾敧勢暨風雨之夕自能扶耶為正寺僧異之七月壬辰更方初款祥光燭天五采畢見遐邇百餘里爭相瞻睹至夜分乃熄噫怪力亂神聖所不語若雨時暘則佛之功及於民者豈淺淺哉

悟空禪師塔銘　唐盧簡求

人心常靈法燈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歸空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與義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豐病未除徒勞四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宣宗皇帝

像季誰教禍所鍾釋門光彩喪驪龍者皆懶踏初生草塵帳悲看舊日容玉柄永辭三教座金名長鎮萬年蹤知師下界因緣盡却上諸天第幾重

李洪

扇上犀牛誰捉得人間龍便偶相逢寂寞千載傳心印鴈塔光明閉舊蹤

蘇軾

已將世界等浮塵空裡浮花夢裡身豈為龍顏更分別只因天眼識天人

釋弘道

慧悟唐朝寺長然照世燈樓閣數百尺塔涌十三層扇破犀牛在庭空龍掛騰紅塵城市裡猶見生禪僧

大悲閣

尹士良

巍巍高閣壯華夷妙智名存八尺碑金刹龍飛滄海近碧梧鳳宿彩雲垂藕家文字傳三世釋氏玄門了二儀萬法一歸何處是本來面目未生時

方暨岳

慈悲高閣鬱岧嶤朱拱浮煙細細飄色三世千愁白日金身十丈下青宵鯨濤水急航南渡鷲嶺峰尊路共趨若問熙寧當日事宋家陵寢已沉消

九日登大悲閣

胡奎

大悲寶閣氣穹窿十二闌干萬里風九日登高舒望眼只疑身在太虛中

題大悲閣

寶閣凌空十丈高倚闌南望際鯨濤天花散處皆金地海月生時

見玉毫夜氣澄清龍在窟秋聲蕭爽鶴鳴皋丹梯咫尺諸天近香霧霏霏濕芋袍

安國寺燈

白頭僧說唐朝寺舍利猶存窣堵波獅子座空無所住犀牛扇破竟如何燈懸海日慈光近鐸振天風梵唄多最愛平原好孫子時來坐石看曇陀

除夕過北寺

歲晚行過北寺前枇杷花落雨晴天長齋繡佛從今始僧臘明朝又一年

題僧堂白雞

蘇軾

斷尾雄雞本畏烹年來聽法伴修行還應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雙檜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

鹽官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宋覲遣使臣李騊取以供進大者重由海道遇風濤舟檜皆没小者自漕路入既獻上錫韓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方勻泊宅編

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朱冲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張帆風猛檜枝與帆俱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没 葉夢得避暑錄話

唐宣宗微時武宗時疾其賢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祐之事迫公武為薙髮作比丘使遠游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一見異之待遇特厚故宣宗留鹽

官最久及即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于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而新書畧之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為可歎也 釋德洪林間錄

安國寺塔 蘇軾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尚煩一月沐山城足薪炭烟霧蒙晹谷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修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床足豈惟忘淨穢兼以洗榮辱默坐無多談此理觀要熟

欽安國寺 王在晉

生擁如林眾岩城萬堞齊海雲連灌莽明月掛招提伏劍侍尊俎陳師聽鼓鼙三關兵馬壯待用一丸泥

放生池寺前宋慶元四年令施栺改甃

池上偶成 釋日省

山中無復舊煙霞檜自成龍塔自斜惟有放生池上月也流一半照人家

放生池記

宋有天下餘二百年列聖相承專以仁覆宇內郡縣之官惟思所以奉行上意雖動植至微之物各得以遂生養之宜故於震風之日守若令率官吏致萬呼之祝且集羽毛鱗介之屬為亭以臨縱之以盡臣子報上之義也舊官放生池舊在安國寺之左歲月滋久亭圮不治地復隘陋無所容不足以推大好生之德然邑通天府令多疲精神於簿書獄訟伊欲更創而新之未遑也聖上嗣位之四年沛澤洪深浹洽萬類朝奉郎知縣事臣施栺致蓄三上人安以紓百物順成乃經理於縣之郊北面河為亭三楹基址宏暢波流洋洋延袤通達即放生之名以揭於旁克廣帝心虔禱皇壽

俾曰飛曰潛翔舞懽躍極天淵之樂獲與斯民偕躋仁壽之域顧不題與刻是役也不勞民不傷費經始於七月之初以八月晦日落成邑人聚觀嘉賢令之愛君去之日如始至願刊堅珉以為永久無窮之傳云慶元四年十一月望日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目傅益記

放生池記 明 葛寅亮

夫人有不愛其骨肉之親者乎然而樂羊吳起安慶緒輩有種種不忍言者被僅為圖富貴而至戕其骨肉若艸芥乃欲彼忍於貪饞之口而不忍一鱗族生命其能吾言之是聽哉桓宣武部伍得猿子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躍上舟即絕為剖其腹腸寸寸斷人之無良殆有不如禽獸者誠念猿母裂腸而人有不眷戀其族屬者乎吾亦愛吾族而忍覆巢竭澤令鳥驚魚駭而不安其生乎程百子析竿惠武王冬月不繕辟仁者之用心然也夫不忍之極即肖翹微命亦不欲傷而忍之極即至戕骨肉亦操刃而不顧哉為仁人或為禽獸之不遠忍不忍之分途久矣人將為仁人乎為禽獸乎人之賢嘆而助善緣者詆毀而助殺傷者其事雖微而忍不忍必有分人將安居焉至若崔致卿環龜呈丑印國朝以方正學之忠而慘及九族乃償其父焚蛇之報則恢恢之網益可怖畏矣

延恩寺舊安國寺藏院宋建炎四年建元祐四年賜額

聽定慧大師賢公琴

大絃聲濕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閒君莫嗔歸來但見千斛水淨洗從來箏笛耳

歐陽文忠公嘗問僕古今琴詩誰最善僕答以退之聽穎師琴詩公曰詩則善矣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詩也僕明年作此詩而公已

覺不及見也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書
真相寺（在縣北）宋寶祐二年建我　明洪武六年重立
太平廣福寺（縣西北）故唐齊安寺宋建隆中有游僧憤苦四十年
重建乾德二年曰太平奄熙寧元年改今額
招提古意能誰復記前朝王李重開拓三災不動挂珠林花氣合　釋弘道
細殿蘚痕消更上危樓望當門見海潮
藤蘿圍合似高墉四野溪聲雜晚鐘欲問趙州松柏子年來鐵骨　談遷
化蒼龍
崇教寺（在孔鎮）後唐長興二年建元至順四年重修
真如寺縣東七十里舊名菩提東晉千寶遺址顯德二年建宋治
平二年賜今額山上有怪石靈泉井般若臺張橫浦讀書臺

元　張諤
旗鼓初從海上回天風吹我上誰臺甲披雙木關西將馬驟幢王
刹涵波清涼疏衍平齊難圭峯長水馬溪千文諒父子成賢檀拱
之像設彰林巒縣中志尚青珉刊聖仁壽模黃金鑒
惠力寺砍石紫薇山前東晉寧康中尚書張延光舍宅為寺初賜
額曰志願唐乾元間重修後兵燬宋祥符二年賜今額門殿壯麗
東廡飯僧之堂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書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波濤
中一既升而反顧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其餘兩
胡僧亦入妙品見　國初貝瓊記中
志願寺記
錢唐屬邑鹽官為最在浙之朝陽為吳之右臂白鋪江練青點海
門疊樓起而蝴蝀橫黑漢低而枯槎活潮生信大雷運威龍戰之
聲潮下功深百井表虎形之味厥田下下厥土塗泥物惟錯而饒

國貴利而大地靈浮派沙怪從遷坎之坤則變田水勝土則為恬
苟下以明神作莫其可得乎封伭宋而碑會稽就茲稅羣祀蓬萊
而孩王氣於此舍杭以其疏鑿山川翕張鬼物故有立為秦之祠
樂禹由是拓開極浦近尾閭之委輸涌出長汀添大章之步數覆
孟之勢其安必同其有肖形立乎金仙傳法出乎玉牒成有道之
道用無心之心以德報冤冤隨霧散以慈拜物物繞指柔解激射
之怒濤子胥弭節舒斧衛之憤氣文種銷憂樹諸所之伽藍安一
隅之斥群峰異北才壓世俛窺飛鳥去罩聲低逐晚潮來誰人為
我書岩石他日重游掃綠苔
靈泉和橫浦生韻　黃伯刺
寺古傳憩少地偏心自爲高通楚望懷遠涉胥靈深鑿紇藏翠
斜飛鷺界清休文今已去佛像寄誰銘
雨宿真如寺　許相卿
夜雨僧齋滞客興清燈高榻信吾盧玄談種種浮生外茗梡深深
坐解餘雲路造天長歇段野情隨地有華胥廿年回首紅塵夢寒
影空堂自覺予
崇惠寺（砍石嶺也）元至大三年僧西光建　明洪武十五年重立
法堂大理少卿崇德朱進吉撰記
崇惠寺毘盧閣記　胡濙
海寧有勝地曰砍石審山在其東紫薇峙其西南接鳳岡北通秀
水而其間去關闠不遠有佛剎曰崇惠華嚴講寺昔方外人西岩
教公創於宋景定五年甲子於時開山闡賢首教有若尚公希古
傳十世而至愚海智公當
皇明洪武五年云子來主法席越十五年壬戌制詔郡縣咸設僧
司官時智公已謝事諸山仰其宿德白邑長薦為僧會以糾其徒
智公念茲寺法席久虛爰推舉定慧院古靈直公以補其處古靈

承付託毅然以興起自任大治土木作殿堂門廡及庫廋庖湢之
屬哉因哉革以此就緒至二十四年半未清里釋教併邑寺之無
名者用是緇素鱗集遊成大叢林爲今住山海慧默中系出邑之
望族受經安國寺得法前住高麗華嚴道場東法初爲上足弟子
正統二年丁巳嗣領寺事克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而猶孜孜銳
志其修於是罄已橐哀衆施市材庀工以經營綜理雕塑藻繪越
五年庚申得檀越朱君文琮及子伯規廣募創毘盧寶閣又得邑
善士吳君拱之捐私錢以飾舍那尊像他如左右梵釋二天環坐
千佛法身皆塗以金碧凡僧佛之供器物之需制所宜有者靡不
具備輝德畢力歷十寒暑而始訖工是雖因舊爲新而修於昔日
多矣默中以非有登載則來者莫知所自乃具石走京請予記之
嗟夫佛法之隆替由於寺廢興又係乎主僧之賢否崇惠之爲寺
殆二百年廢興屢矣向非維持得人亦烏能存教基於不朽根宗

五十二

風以希堅乎默中性智融明行頹積確而功躬盡瘁示現有爲故
能致崇惠復興信所謂賢者也庸備述而書之後系以詞
毘盧寶閣煙雲端簿伽珍相凌霄安規模正大含弘寬靜粧美麗
公輸完蒼括碧檜蜿蜒蟠綠葯翠篠 琳玕銀河玉露晴秋寒光
風騫月堪盤桓偏一切處坻民觀極千界内天龍歎聞邪存誠來
冠登高望遠思瑪閣華嚴藏海汪瀰漫浮國人豈作入宜招崇土
之歎佛福成功若有富民之術也志愚寺者昔東晉邑人張延光
捨庄宅之所構也賜寺題爲王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中勅支本
縣稅錢重加脩飾桼山峻址映水閣扉殿深之像光浮偏藏怖鴿
墻匝之僧界廣不縱心裴庭義泰大夫之松髀有顧將軍之畫講
堂禪室孔翠飛而拂曉煙迎宇修廊蚊蝹鳴而成洞響窗閒遠岫
象三峽之流名檻水澄波連十洲之好景自爾新間舊昏代明雲
門三作其伽藍鷲子一悲其蛾珵唐季兵燹下土火圻池魚升平

爲含衛之民長亂入波旬之光布新垂象長科拙琴李之甚止沸
表功高陳築鯨鯢之塚賦梁雖珍淮冠後興侵外壘之封疆幸中
原之多事嬰城及閩楞李重傷其人也争駕少長者之門其事也
成灰類毘明之底誰嗟梵築化作荒墟早震汲而丹井枯老圃鉏
而金繩斷豎乎人知懷土物有復期越爲終饒乎南枝燕鴻合遵
乎北蔌編苫覆頂綴鉢謀齋漸成象設之觀遂立紀綱之任前寺
宰皓祥者奮乎宿願葺爾遺基闢捉陁指礎白之蹤記趙逸古石
碑之井乃欲續晉初之香火行唐世之寺風匪計無成而投有力
乾德甲子歲得營田將吳仁殷郭贊周仁俊朱仁矩陳德銳等東
南著姓氣義多才胸襟吞震澤之波巧智埒陶朱之富魚鹽蛤
桑稷稻梁利道引鄭曼而惟長信心祀宗風而不退多捐寶貨預
市棟柟分認舊基共成新致殿儼見金人之會廊周如拔佩之場
豁達重門巍峩別室大鐘在簴鷲吼嘎之蒲牢寶殻慧梁拂飛翔

五十三

之仙鳳翠武積棟篤鶩建瓴旅人挺填之工梓匠祝栖之壯墉期
儔聖楠持施朱煥爛旋題交羅紛撩幡高刹迴表識事於前茅井
汶乞香嘗私管于后土始者東懸信鼓如一卒之傳呼右得經臺
若幰幢之尊引惟朱承俊儼補是缺然完全也千金之羡成有後
爲九尾之狐見觀小兜津露深洞天象龍蹴踴而雜居燕雀喧啾
而相賀今寺主遠才也求殊戒海合穗情田其光充和厥性惟巧
奕奕継后昆之躅堂堂企前哲之規仔肩恐飭廣募群緣有若皓
崇惟勝爲皓階慕賢爲軒十餘人並崌岡群玉合浦斛珠譚中之
綺鮮奸躬上之粒泮奐二分兩至同成一歲之功六石五金共補
三焦之損上座德輝也田間芝秀苑内鹿鳴爲法界之封人寔仁
祠之祝史傳律能言保欽也學于吾得講免吾憂食海底之金剛
栖傾祇樹乾雪山之肥膩乳出醍醐好將上邑之藍用染鮮明之
甑雍熙乙酉歲觀音羅漢律堂等就左爲馬湘之宅傍則朱灣之

坐雲繼高僧爲道禪寵崇慧王藏曾敵異宗元和中章正字留題
號爲名蹤夫如是東則仙客乞醯西則梨兜遺勇逝游之溪北去
嗟塩之市南通其山空所以藏怪物其洞小所以宣古風神農之
草木徧嘗不生剝吻伯益之羽毛咸識不宿飛鮎中緘滅定之僧
上可望下生之佛四千丈而窮頂雖闕駁高五百歲而當開亦流
環寶推其福地不其偉乎子子孫孫與天相畢愚也學慚稱海經
不爲神未說在昭令毋有驚人之辨何曾識鼎入秦爲博物之僧
受知於大君槐老于明代兩膺詔命續僧傳而編佛書三省才能
磬盤篋而同叅續故鄉美事靖德嘉招俾撰好辭思刊樂石揄揚
孝女誰高度尚之文讚述頭陀始中昭明之選非所敢望聊揖銘
云天生蒸民必有所養周班子女秦分令長海物甫繁散盐利廣
禮樂彼知斗墟宗仰海昌都尉晋代伽藍利繞　山濃紫嵐運
黃屹屹遂宇耽耽龍王稽首帝室和南法無常住物久則仙岳動
資生虎威狄假狂矢西派游魂東下此域斯酒青灰赤民陰陽有
數消長無疆寶殿爰構山堂復登景基延匝新制如僧勤導全力
由是名僧名僧伊何奇我寺宰精澤六和糴倅十在無憚多艱有
緣相待吳君倡首于焉悵慨既成斯剎言念諸公薦居福地往趣
天宮無踰此善不朽其功名利琬琰百千年中高其閈閎廣其中
靈鄉子窟成更無地獸落蔔林繁寧容餘唄殊勝莊嚴名小靈鷲
景曰寺距海兮百里而近基據山兮廣輪而深鋪敷綉兮比丘香
草念佛聲兮天子家翕降罔兮識金磬之宮周睇兮想孝標之吟
顧北渚兮決落三楚瞻東岫兮依希二林酒旗搖兮鳳凰風動魚
艇横兮鳧鷺浪沉嗣時無能無所繫景兮見色見心現量中兮常
如日可銷兮百鎰金

景祐四年正月東京左街街僧錄知教門事應史館編修通慧大
師賛寧撰

五十四

慧力寺重建上方記

秘書省校書郎　李肩吾

杭之北奏百里邑海道曰鹽官邑東載舍澤居爲市曰硤石二山
峙于澤間相望如闕西曰紫薇有慧力寺顏山面澤得勝勢焉山
之高陽地特平廣意昔人禱山室廬跡若可按天禧中有僧善警
過指其處謂古祠之遺氣愛其絕俗可與象設恨不果留寺之高
足辨親獨脫身慕從之載歲還故棲衆高其行題警之知慕居之
里人築室三楹以至爲親節益苦稍爲里人植福模泗州象始倡
而衆從匠者度材有日從者治基發地得古甓與鴟尾周視與今
址同衆始異警之言然知親必能辦也由是不勞力而晉勤爲院
成有正殿兩廡食堂過三十楹而偏設阿羅漢等像相好具嚴儀
飾粹妙蓋親之神足若仁者輔成焉夫境之祕蓄必有冥期待人
而後發罔非警過之不能謀始非親頼力不足有建非仁協志無
以落成是三美蓋將取高于茲山以跨來者親復能以本末投予
故記事焉

慧力寺舍利衆善記

嘉興　聞人符　紹興丁巳進士

慧力寺東晉舊剎也始爲志愿寺始于祥符中錫名今額有東京
左街僧錄應史館編修贊寧所撰碑存焉光堯皇帝中興之初有
釋道法師者精業沙門名聞九重遂得召見皇帝禮之錫以釋伽
佛牙牙之體上員而下方其色瑩麗輝潤旁有舍利綴其上皆光
明洞澄而滋生不已此其瑞也道師携是牙游四方名剎剎皆禱
祈舍利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弗得者意必有主于冥冥之間者
不妄其與也紹興丙辰始抵此寺僧鳴擊以迓舍利于寶閣之下
悉衆而祈者凡三丙夜三之夕有光如流星自閣而下嶠旋于祈
壇之間生僧援器而迎之遂止集焉寺今寶之以爲神物登藏經
閣之上因書其額曰舍利閣嶯遇下元塔社之次必請迎寘諸寶
塔之中俾僧徒士俗敬禮之焉昔唐懿宗時鳳翔法門寺塔有佛

五十五

指骨帝遣中使迎之京師留禁中三日因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昌黎公愈時為刑部郎惡其蠹財惑眾上表切諫以為佛不足信夫釋氏固非吾中國之教也然其以虛無淡泊為宗亦欲使人寡慾戒殺去華修為事耳三代而上道德尊風俗淳君子小人皆知禮義能自遷善而遠罪秦漢以來世變益薄人情日詐謂君子能守吾儒禮義之教則可也今人奔趨于財利嗜慾之林造非為惡蓋有逭罪于刑法之外者而人猶以其教相謂曰此雖免于今生必能竟逬於後世彼人之情信之既篤而能以此惕然與戒不至蹈非禦惡吁吾亦幸其有是哉昌黎公必以為不足信則今之舍利非天所生非地所出非工所成不植而滋長不運而旋動者而果何物耶邑人迪功郎倪濟善士也故好佛甚篤毋旦持金剛般若經修觀自在如意輪懺法自幼至老殆無虛日節自奉累緇微營修期懺在家在寺者幾三十餘會供佛飯僧計十有五萬而于是剎尤切但意嘗與妙濟大師師遠同建祝聖華嚴長生道場一所造盧舍那韋天二象圖繪天神莊嚴佛寺赫如也寺有觀音靈應為士民所歸依或水旱之灾疾痛之厄誠而禱之各得所欲遂裝新聖像嚴飾寶殿率僧行四眾每月繫念者數年舍禾田薪場入常住以月旦念阿彌陀佛號普願往生墳菴僧行因資焉近又以寺自唐肅宗給縣稅錢修後因冠至焚燬乾德間復建歲久損敝募購僧清裕重飾兩廡輪奐丹雘倏為一新其奉舍施皆若此嘗曰舍利神之物也曾未有述其所自來者因致書求記於予予嘉其誠信有餘為善甚力故并及之

重修惠力寺記　　明　沈友儒

海寧惠力寺枕硤石紫微山之麓晉寧康中尚書張廷光捨宅所建賜額志慈宋改今額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立成叢林周阜盤礴泉石奇麗朝夕鐘鼓祝釐諷唄誠海邦一雄剎也自唐以來值廢輒治嘉靖戊午夏殿宇傾圮議圖重葺推僧惠銘領之時罹倭後舍施纖嗇久未就緒隆慶己巳夏惠銘發精進心徒跣天竺稽首如來夫不御葷更祈陰隲見延道侶許明朗處募庀材鳩工不給則捐己貲析閱慰畀以克蕆庚午冬訖工輪奐具美實相聿新續亦偉矣以余嘗讀書山中介友俞晉請記于惕貝葉曇花共敷金地跂行喙息咸仰人天今之蘭若古之大第也上官以事至居人以令節蹌陟與凡役覺搢紳善賈名流隨緣稅駕未始不就憩焉亦嘗有感而思張氏昔盛於此乎夫平泉一草一木李德裕尚珍惜之戒子孫以力斷列宅之壯麗哉乃延光一旦棄若敝屣豈以邀福耶又豈以主嗜佛割所有以佞之耶夷致其時清談滋熾灾青類仍夷狄侵陵中原荼毒昌明纂業息荒沉湎深信沙門謔言曤釁雖娟以王謝諸賢而欲以一木支大廈得乎嵩墉峻宇不惟富貴無常等之傳舍而炎丘轉攸輒驅安從逸也光逆知其然撤而屬之空王雖其識不及范文正公義田義宅之舉而遠外形骸脫洗埃壒亦異于溺情役志淪酣苦海者矣迨今千百年餘奉為伽藍位寘東廡寄俎豆于闍黎藉聲聞于蓮界可靈譽耶乃若寺之所以屢廢旋興飛甍傑構勢薄霄漢與山川相雄長慈雲法雨彌久不衰固二梵之福之說動人然非其徒慧炬戒珠能張大其教多助若惠銘者曷克竣茲巨役也哉惠銘金姓嘉興嘉會都人佐之者其徒法濟洎僧定欽費金以兩計三百有奇噫昌黎欲廬其居而浮屠突厄三百尺而喜其成杜牧之記南亭盛讚會昌之毀寺而老僧翠衲無歸寺竹戕伐賦而愍之二公非前後異趨也顧落成慨廢亦情耳予于銘亦云

題慧悟禪師上方　　會稽人　宋余瑯

孤峯牢落幾何年臺榭于今半挿天已是精藍誇絶徼更移賓客
在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别境一
生幽趣在山川

留題西山上方　邑令　朱伯虎

鑿石開山已幾年半天臺殿聳危巒曉鐘聲向雲邊落夜月光從
澗底看野色難藏千里秀松風長占一輕寒老僧此處真佳隱應
咲塵勞劾一官

周肇龍　竹淡　邑人

偃蹇入山寺山色靄微茫蜜峰蔭喬木深徑生夏涼老僧聞客到
移石開松堂沿厨接檻溜烹茗無蕨香啣花想鹿女献菓擬雁王
殿檻倚空翠流夢閒笙簧竹風何泠泠吹潤滿衣裳樂此清供因
不知山日長悟深無生理身心祇兩忘好問塵中土今古何茫茫

明　張寧

古木迴廊紫硤中鳥飛不到梵王宮地高自覺三吳小天遠應須
萬里通户竇有泉成海藏巢居何日托雲松雪晴日莫西風緊扶
病猶登第一峯

遊硤山寺　胡奎

山氣冥冥結紫霞上方臺殿布金沙曾昇竺國俱胝石因識唐朝
顧况家龍献珠來天欲雨鶴隨丹去井無沙兩年不到題詩處想
得枇杷又着花

枇杷着花當仲冬紫薇郎在紫微峯一尊明月南湖櫂兩硤清霜
六寺鐘茶具入林還傍竹經臺坐石更看松此時何限登臨興滿
把風流屬賀公

雨後看山叠畫同揮毫不數米南宮半生丘壑藏來久一段烟霞
寫得工絶頂鳥飛空界外右臂僧祖夕陽中懸知意匠經營苦東
望停云思不窮

五十八

山寺留别南洲上人　餘姚　傅南喬

寶劍腰横馬似龍山僧送客過江東寒鴉背雨半天黑落葉酣霜
滿地紅話舊有期留玉帶知深何用碧紗籠相離莫唱陽關曲越
水吳山指顧中

宿惠力寺　郭致

紫薇山下駐征鞍獨對南軒漏未殘鈴振遠聲風送暑竹搖清影
月生寒一時高會憑誰發千里孤懷且自寛明日虛心更咨訪還
將老影達長安

項璟

熱中托凉颸禪林忽二更燈前愁頗結雨後月偏明樹鳥驚初定
池蛙咽復鳴所思在遠道夜半起微吟

宿惠力寺聞鐘　朱象衡

霜落空林鐘西山杳然敲頓令清夢醒上方生趣忽

惠力寺　嘉興　王翊

旃檀飄影暗祇林香象經行歲月深顧左兩山爭峽勢可中一水
介峰心神移壁路誰為巧鐘遲釵孫未沈金殿外空潭應不測每
聞風雷毒龍吟

過惠力寺東隱房　釋斯學

丈室自東偏寒山鎖斷煙草生緣逕窄月出過墻圍鳴磬隔秋竹
燃燈炤夜蓮山門寂無相那忍說安禪

遊觀樓　寺前　釋弘道

紫硤山前百尺樓憑高萬象入冥搜滄江直到水窮處白鳥忽飛
天盡頭一氣鴻濛開禹甸兩峯縹渺接瀛洲胡床坐對銀河近擬
欲乘槎上斗牛

貝瓊

上方臺殿排波濤萬里無雲見羽毛滄海一杯流地底雷山千仞

五十九

小秋先天遂作客登臨倦夜半驚人笑語高猶有泰川公子筆為
君題賦擅風騷
永隆廣福寺縣西十里馬牧塘北宋紹興十八年建
金佛寺縣西十二里松林舖宋紹興間建有異僧精修鍊行感天
花之瑞遂成法社乾道二年賜今額
永寧寺縣西二十里宋嘉泰間建
萬福寺縣西三十六里蕭齊永明二年建曰安善宋祥符元年賜
額
淨信寺縣西南六十里晉天福二建
東岡廣福寺縣西北二十五里宋乾德元年建紹興三十二年賜
額　明永樂十四年避湖徙四都觀音菴
覺王寺長安鎮唐長興四年建曰正覺宋治平二年賜額僧惟肅
有結大界碑記寺後三女堆見丘墓志

淨妙寺縣西北二十里宋嘉熙間建
興福寺縣西北三十里宋開寶二年建熙寧元年賜額
吉祥寺許村舊曰晉明宋建隆二年曰迎祥治平二年改今額以
上諸寺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釋道立成叢林餘皆併廢今或修復
矣為詳於後
慶壽永寧寺縣東二十四里元大德間建
崇福寺審山西麓唐乾元間建曰靈池或曰靈龜寺蓋池龜見為
雨候會昌五年廢宋大中元年重建祥符元年賜額　明萬曆中
陳氏謀葬陰楚焚之今存其聚寺前銀杏樹可三四圍又羅漢松
二蒼然絕塵葛洪井汲者間得丹砂或投石井瞰聲如雷寺後磨
劍池寺記聞人符撰

顧況

家在雙峰蘭若邊數聲清磬發孤煙山連極浦鳥飛盡月上清林
人未眠

楊璿

賦掉青山下言尋蘇子家人魚皆靜樂水木自清華樹老欲成蓋
菊寒殊未花何須覓句漏此處有丹砂

丹井樓　宋嶽（欽天監副）

半生竊笏近螭頭此日歸來續勝游嗜酒未忘陶令社題詩先上
遂公樓山含日影江城夕樹挾風聲海國秋身在故鄉心在闕五
雲飛處望神州

葛洪丹井　胡奎

聞道仙人勾漏令燒丹此地學長生林光每散金銀氣石髓猶含
日月精仙藥九還為白雪靈泉一勺勝金莖不須更借三山鶴便
碾飈輪上玉京
仙翁葛稚川鍊藥紫薇山丹成上天去古井遺人間石甃苔花生

十年轆轤斷飈車不可攀白日何短短空聞子規鳥夜啼松上頭
願學長生術乘風以遨遊

董澄

欲覓長生沆瀣杯每懷仙液吸蓬萊誰知古甃雲林下間有丹泉
映石開

許相卿

朱色甘泉小鉢開露欄煙綆絕塵埃等閒欲鑄神仙骨乞假長浮
沆瀣杯

崇福寺雙松　朱象衡

鬱蒼雙虬龍偃蓋清蓮宇昨夜風雨多濕雲飛不起
開福寺縣西三十五里唐咸通元年建曰文殊宋大中祥符元年
賜額
普安寺縣西四十里梁大同元年建宋治平二年賜額

慶善寺縣西南二百步梁天監七年士人孔靈度井中放光三日淘獲銅僧伽像舍宅為寺曰觀海立石幢壓勝宋祥符間改今額天聖中僧希昌請天台教又僧立言繼之時稱宣教大師鎮江軍節度推官丹徒萬繁記我　明廢

銅僧伽瑞像記　　甯思永

釋氏流入中國千有餘歲始於永平發于會昌僅存于蕰官安禪師初賓宋逃難出奔落髮為比丘徧叅諸方獨容許于蕰官和尚大中之初立浮圖興蘭若且命為寧靖坡于齊聖寺以奉師真身舍利佛中僨而振蕰官有力焉隆興改元之明年夏五月是寺井中有光燁然三日不息銅僧伽遂為浮圖氏之宮距今八百年僧僧伽之像模製奇古雨暘請祈昭晰響答邑人事之惟謹建中靖國初吾徒傳失本真增飾為普照張僧伽偽謬特甚我將刮垢磨光以還黃面老子本來面目以為何如于是剔磨治現紫金容獲

五色舍利四眾駭瞻瞻尊顧嘆客有謂予曰色相音聲而見如來是邪道也予謂今眾是眡非耶予應曰不然客不聞蕰官犀牛扇子之說乎侍者不對具一隻眼蕰官拈出落第二義犀牛如虛空未嘗有無扇子如大地山河未嘗成壞木人花馬初無定體黃金瓦礫亦無定色如來想以比丘即現比丘僧伽何心哉　蘇軾

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基築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坐看香煙繞白毫

王鏡

佛心開晦瞑覺性極融明寶相自然見客塵何處生銅瓶秋水淨草坐月華清不必曹溪去穿雲振錫行

常樂寺縣西南二里國初廢

旌忠寺縣西北二十五里洛塘南宋嘉泰二年建國初廢

雲龍寺縣西北十五里宋慶元二年建國初廢

定香寺縣西北二十五里宋開寶間建治平二年賜額國初廢

觀音聖果寺縣西北四十五里國初廢

報國寺縣西北四十八里宋嘉泰元年建國初廢

佛才寺縣北一里宋淳熙間建國初廢

興慶寺郭店市北宋紹興間建國初廢

南觀音院縣東二十一里新江塘宋端平間建國初廢

寶嚴寺縣東六十里宋紹興元年建國初廢

勝果寺砍石西南國初廢

寶林寺縣西二十里海塘北今廢

極樂寺縣東北二里今廢

定慧寺洋江塘北今廢

定善寺縣西南三十里陷于海

尹墅廣福院縣西北二十五里十六都宋祥符元年孟氏捨宅為院元末燬　明洪武重建改額

淨信院縣東北十八里新江塘北宋乾道二年建國初廢

瑞愍觀音院縣東北三十六里宋咸平五年宣議費公捨宅為院閭人符撰記國初廢

拯濟院縣東北三十六里洛塘宋淳祐間建

雪峯廣福院縣東北七里唐大中間雪峯祥禪師來叅蕰官齊安禪師因結廬于東南五里熙寧元年賜名壽聖元泰定二年避潮遷今處

記

壽聖禪院西距縣郭五里俗謂之東菴蓋雪峯禪師昔嘗隱此身光發見遠近望之以為回祿馳往救撲至則匕有因號為光明菴後稍益屋居僧亦謂之光明禪院熙寧元年始賜今額菴後大樹

經數十圍柯枝拗繆皆南引以覆巷雪峰寺植樹傍古井甘冽大
旱猶供百人亦傳雪峯手藝予兩年不至東庵今偶復游之睹其
壯麗宏大崇廣具備恍然如化非復前日東庵也復念雪峯聖蹟
無傳故為之記大觀己丑將仕郎前監本縣鹽監張弼彥道撰并
書

延聖妙智院 審山南宋政和二年建名妙智閣

登妙智閣 陳鑑

高閣岧嶤倚碧宮少微星在白雲中禽魚樂事衣冠會山水清游
翰墨同華淨湖光疑落日夕寒莎葉自輕風閒携九節仙人杖丹
井西頭訪葛翁

東山廣福寺 審山宋熙寧元年建寺西多梅花時可玩

西山廣福院 紫巖山唐元和間邑人宋坦捨宅為之宋天禧中僧
辦覲重建熙寧三年賜額壽聖隆興間改今額李肩白撰記元大

德庚子重建有覺遠樓天開閣畫樓元學士趙孟頫題額半間雲
軒

章孝標

野寺孤峰上危樓聳翠微捲簾滄海近洗鉢白雲飛竹影臨經案
松花點衲衣日斜登望處湖畔一僧歸
地勢連滄海山名號紫薇景閑僧坐久路僻客來遲峽影清相照
河流石自圍塵喧都不到安得此忘歸

天開閣畫樓 貝瓊

清明無雨試登山丹井西頭一叩關石戴樓臺飛鳥外天開圖畫
白雲間娑羅子落陰初合躑躅花殘色尚殷且喜遠公還入社許
予沽酒解愁顏

屠勳

硤石佳山聳紫薇紫薇絕頂有禪扉天花作雨從空墮慈海無航
任錫飛虎穴龍泓金色相竹叢藤蔓草煙團上人好事湯休是隨
喜何年憩机

錢薇

長松時拂翠霞修竹遠蔭清波山徑鶴飛雲際野田雀啄新禾
舍利長懸白日古木清掛烟蘿門枕審山幽徑地連葛井丹窩

四果華嚴院 縣東北七十里唐咸通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
額

閘澛院 縣東北六十里元大德間丘氏女建俗稱女兒廟刑部郎
沈友儒有記

超正院 縣西五里淡塘北宋乾道間今廢

淨居院 縣西五里淡塘北宋隆興二年建今廢

慈明院 縣西八里運塘南宋隆興元年建今廢

淨明院 縣西南八十步仁賢坊梁紹泰二年建今廢

戒壇院 縣西南三里中塘宋淳熙九年建

水陸院 縣西南四十里宋治平間今廢

彌陀院 縣西北十五里宋乾道二年建今廢

正法壽寧院 縣西北十五里宋乾道二年建國初廢

息眾院 縣西北二十里宋乾道二年建國初廢

圓明院 縣西北三十五里宋元和七年建國初廢

資福院 縣西北四十里宋建炎四年建國初廢

南禪福巖院 縣西北四十里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尼僧猛捨宅為
之號齊明猛姓岑氏南陽人從鹽官五世曾祖率晉餘杭令事載
高尼傳後漢乾祐中改護國報恩禪院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乾
道二年丙戌重修右宣議郎監行在左藏西庫李洪記并書

壽昌院 縣西北五十里莫家堰南宋嘉定間國初廢

瑞像院 城北一里宋嘉定間建

北永寧院縣四里通浦堰東宋紹定二年建即春佛庵
上方延壽院縣北十里宋淳祐二年建
圓明菴縣東六十里佛游墩宋嘉定間建
東林庵縣東六十里宋嘉定間建
覩旨菴縣北二百五十步元至正二十年建今廢
黃坡庵縣東北三十里黃坡墩宋端平間建
永平菴縣東北五十二里宋永平間建
惠照庵縣東北六十里元至正十五年建
興壽菴縣東北六十里宋紹興間建
正覺庵縣東北六十里元至正十年建
接待米何庵縣西一里元延祐間中峯和尚建

納雲軒　朱達吉

怕着緘塵點翠均獨留雲住結神交飛騰不逐蒼龍化伴宿清于老

鶴巢曉和篆烟生囊藏夜籠窗月桂梅梢年年藏得春如海還望
爲霖澤四郊

積寶庵縣西北十五里元延祐間建
慧明菴縣西北十五里泙江塘南宋隆興元年建
眞如菴縣北十五石井北宋紹定間建
吉慶庵縣西北十五里宋紹定間建
西觀音菴縣西北二十五里元延祐間建
常樂菴縣西北十五里元延祐間建
海雲菴縣西北四十六里元至正間建
雲峰叟桂菴縣北十八里唐大中間建
白蓮花院縣東十五里今廢
勝梁院縣東北六十里今廢
普信院縣北二里今廢

圓覺院縣東北六十里今廢
西菴城西門内廢
大通菴縣西三里淡塘北陷于海
出塵菴縣西二十五里陷于海
白水菴紫薇山西麓崇禎　建　談遷撰記
孫眞觀縣東南二里馬自然得道處舊縣西南三里宋紹興二十
三年徙于此

游孫眞觀　胡奎

百尺飛樓接帝青非烟非霧入冥冥雲間雞唱朝迎日海底蛟眠
夜見星函各有關騰紫氣蓬萊無地問丹經道人向重不騎鶴一
曲空歌醉復醒

黃鶴一去不復返紫陽有孫能學仙蓬萊如隔三千里萍水相望
四十年鍊就大丹全作罔種來靈草玉爲田無端四月枇杷雨不
共青燈一醉眠

蓬萊東畔是仙家旭日蒼凉約紫霞門外黃塵皆海水窗間青鳥
識桃花閒尋墨沼來題竹擬借丹爐學煉砂千載安期吾有約他
年同吃棗如瓜

游仙詞

五山出東海巨鼇十五頭常還戴山足勿使西南流至今雲霞間
上有白玉樓棋樹麗陽岡琪花被玄洲麻姑有書信方平武未游
尋其蹤不遑悵望凌高秋

琳宮倚蓬碧瑤海含晴暉翩翩花鳥使日暮雲中歸弱中隔玄圃
三山横翠微明月爲我珮丹霞爲我衣天顏近咫尺晃郎朝金扉

游孫眞觀　蘇平

蓬萊方丈海東邊樓閣雲深紫霞邊松卧石臺龍偃蹇竹依丹竈
鳳翩鞭巾車不共陶彭澤挂杖相過葛稚川花下徘徊歌代木數

鶯啼島隔蒼烟

登葆真觀玉虛閣

浩氣凌空瞰八州尋春何處縱遨遊喚醒王子緱山鶴來訪仙家
海上樓白鹿啣花迎洞口玉鸞啼月候瀛洲弱流咫尺三山路曾
見麻姑寄字不

蛛虹豆　張元弼

雨過仙家豇豆飛十年香味眼中稀露叢不管衣裳濕採拾千條
翡翠歸　蔡完

玉虛道院縣東十里韓塘元至正四年建有銀杏樹大數圍

韓塘太守南州士宦歷長沙湘水間動念鄉關桑梓意侍丹道院
一偷閒　蔡惟孝

我來觀化乘餘日散步從行山水間枯木蒼松渾古意風清月白
野雲閑

延生道院縣東四十里宋咸淳元年建

玄真道院縣西南六十步　明洪武二年建

董澐

簫聲隱隱珮珊珊喜有琳宮隔市寰洗藥源深明月冷落花風定
白雲閒泥封六一壇窺竈天近三清鶴守關徐福樓般空泛海蓬
萊元只在人間

奉真道院縣西北二百五十步元至正二十九年建有九天閣

胡奎

九氣合天梵鴻濛啟神霄上按三素雲靈宮爵岩羌群真翊羽蓋
絳節凌迴飈朵朵靈玉葩琅琅歌洞謠凝神息萬慮遐齡比松喬
稽首無為化永言贊昌朝

玉虛運元化瞑靈升大羅三景開天根碧落浮空歌仰瞻彌羅館
紫雲覆峩峩縹緲金芙蓉御以麒麟車九光分果采萬景含沖和
皈命希夷門超然凌太霞
皇朝闡真教息風輿八埏琅函啟靈篆玉文簡玄玄授以丹霞衣
回翔玉清天三精飛爽靈五色凝非烟黃老惟我尊氣神長綿綿
逍遙無極君歸真合自然

九天閣步虛詞登劇二章

龍漢環蕩蕩寶宮猗峩峩九氣結靈篆十月映明河猗猗衛妙容
飄飄登大羅仙人綠雲中縹緲回空歌逍遙永無極暘谷駐羲和
玉虛啟真境寶閣凌丹霄曜靈洞八窗空響振回風絳節飄飄下
玄房曲密通中有古仙人黃公與赤松飛霞為我佩下上隨雲龍

九日登製三章

曜靈啟暘谷丹霞麗玄穹晨朝回絳節群真集珠宮登高覽八極
逸興凌空濛中有古仙人云是商山翁浩歌紫芝曲此意無終窮
九天良宴會登高暢予懷憑虛發清嘯浩蕩天風來金莖逼華蓋
六符明泰階排雲叫閶闔靈扉洞然開安得金衣鶴來之上蓬萊
朝搓碧瑤笈夕登紫極房綺雲紛郁郁龍漢鬱蒼蒼游神九霄外
恍惚覲虛皇相從赤松子乃有韓良張安知千載後跨鶴重來翔

玉宸道院長安鎮宋咸淳間建

長春菴縣東四十里元至正十六年建

全真道院黃岡市元至正十五年賈希賢建

真聖堂硤石鎮元至正十一年建

嘉靖辛丑科
朱瑞登 山西按察副使
嘉靖甲辰科
唐尚 福建按察使
朱有孚 辰州知府
嘉靖丁未科
吳道 南京光祿寺卿
嘉靖庚戌科
周國卿 江西按察副使
張選
嘉靖癸丑科
祝世康 會魁 江南知府
沈淳 兵科都給事中

董鯤 湖廣按察副使
嘉靖丙辰科
查志立 河南參政
嘉靖己未科
查志隆 福建按察使
嘉靖乙丑科
呂守 常德知府
隆慶戊辰科
祝世喬 滑州知府
隆慶辛未科
郭子直 福建按察副使
萬曆甲戌科
孫星 南京刑部主事

馮鯤 廣東按察使
陸 州 江西按察副使
蔡用乂 長州知府錦衣衛籍
孫塘 戶部郎中杭州右衛籍
徐炳 山西參政
沈志言 寧國知府
董學 以給事大監察御史
吳紹 廣東參議
楊松 山西參議
周啟祥 廣州知府
陳與郊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萬曆丁丑科
陳與相 貴州參政
萬曆癸未科
查允元 丙戌進士 江西參政
葛孔明
萬曆丙戌科
祝以幽 應天府尹加銜工部右侍郎
萬曆己丑科
黃如金 西安府同知
祝以庭 南京刑部郎中
萬曆壬辰科
朱與翅 廣西按察副使
萬曆乙未科
徐紹曾 山西按察副使
褚纘良 工部主事

萬曆甲辰科
祝以豐
萬曆丁未科
曹霞陽 工部郎中
許令典 淮安知府
萬曆癸丑科
陳玄暉 翰林院庶吉士 [illegible]
許士奇 湖廣參政
陳祖苞 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
周鏘
萬曆丙辰科
陸一驥 吏部主事
董思授 汾州知州
萬曆己未科
史啟英 廬州知府
徐伯徵 揚州知府
萬曆壬戌科

潘陸忠 [illegible]部員外郎

天啓乙丑科

曹履泰 [illegible]給事中

崇禎戊辰科

葛徵奇 大理寺卿

崇禎辛未科

吳太冲 [illegible]右中允

崇禎甲戌科

吳本泰 [illegible]

崇禎丁丑科

陳之遴 榜眼右中允

崇禎庚辰科

沈兆昌 [illegible]知縣

陳[illegible]新 [illegible]知縣

徐[illegible] [illegible]知縣

朱朝瑛 旌德知縣

七

崇禎癸未科

陸猷桂 兵部主事

許令瑜 [illegible]知縣

曹元芳 [illegible]知縣

鄉舉 [illegible]

俞元良 [illegible]

湯芬 [illegible]知縣

張標

周制鄉大夫三歲大比而賓興賢能是時黨序術序備書教簡論視始也閭胥族師黨正得藏書其德行道藝至其成也鄉老大夫又帥群吏同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諸天府士之進就皆根于鄉雖或異時名合實違然而移文可徵鄉論如素隋唐而下始專以科目取士鄉舉變為官試賢能遂為公牒試受委諸曹書士于鄉黨若不涉非即道顯雖先後異亦可不知其學行入品之評而遂以忽忘旨於表率之道豈不重可惜哉我朝舊制每進士登科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於士之典茂以

加矣寧幸遭際恒念禮可以義起式得專行思欲于府縣行鄉舉題名歷歲屢上恩而退古昔及承乏汀州道以病乞方竊自歎會海寧縣尹李芳訓導戴成達顯適有是舉相與具書幣詣予請記其事因樂為之語曰凡士之務于科目其致有三曰文曰名曰位然皆造端于鄉衆是益君子進身之資而非進身之己也朝廷用士之具而非用其士己也夫文者德之華名者才之表德與才固之所謂賢能而合備于人謂之有道道非位不行君子恒因之自然首見者以應上之求將致位而行吾道焉才德藏諸身司仕者所未知亦恒因其自然著見者以察下之能命之位而用其道焉故在下也進身之業在上復用士之效非但取其具而遺其實也苟綱其本而徒以文自飾以名自炮以位自矜進則病民退則失己悖然由之而無所顧恤其負學校而羞科目也甚矣猶託諸鄉曲吾昔之賓興賢能人也能不專類哉夫言無稽者不傳事無

八

關係者不永昔司馬文正公作諫院題名記列忠詐之目使人知所避就今所題名皆一鄉之士出自學官子弟切于見聞賢否邪正猶之諭其家人呼名立辨不待日列而後知況刻之于石千載不朽非若向之可遂忽忘矣寧也隣後進惜無可傳之言以記永之事顧與諸諭秀而繼當升者嘗勉戒之用毋忘賢師儒表率之意

唐宋無攷

元

馮振

馮秋

賈祥鳳

明

洪武甲子科

馮佃

賈祥麟

嘉靖辛酉科
查志宏 順天鄞家沈館賢
祝世紳
嘉靖甲子科
祝世喬
隆慶丁卯科
陳與郊 杭州
沈志文 順天吳橋知縣
隆慶庚午科
蔡與芳 國子監助教
周國賢 順天靜寧知州
萬曆癸酉科
張 潛 劍判

周啟祥
查志文 應天廬州府同知
郭子直 應天
陳與相 杭州

萬曆丙子科
董成龍
查允元 錢塘籍
許聞造 浙江籍應天名州通判
萬曆己卯科
葉 嵩
胡康伯 應天某縣知縣
萬曆壬午科
祝以忠 臨江府推官
徐維揚 杭州
葛孔明 杭州
查志洽
萬曆乙酉科

馮有翼 應天錢塘籍上饒知縣
沈以庭
徐尋鵬 應天
查允成 順天上蔡知縣
祝以幽
董成允 嘉興教諭
馬效武
潘 愈

十三

朱履儀 府同知
朱炳文 餘干知縣
楊明綬 杭州
祝以周 應天河東同知
萬曆戊子科
盧伯元 湘陰知縣
徐文治 西安府同知
萬曆辛卯科
徐紹曾
朱與魁
吳 臺
沈啟經 史科沈淵子
萬曆甲午科

沈啟綱 史科沈淵子
董志舜 杭州寧陵知縣
姚應鳳 海鹽東安知縣
黃如金
董明吉 杭州知縣
曹嘉謨
馮 贄 順天州府推官

裴紹中 州知縣
陳懋才
許有覺 應天
萬曆丁酉科
曹震陽
萬曆庚子科
許士奇 海寧
朱一騎 餘杭人
萬曆癸卯科
祝以岱
許令典
萬曆丙午科
朱國初 府同知

陳祖訓 南京兵部員外郎
褚繼良 主事
吳大英 杭州
史啟英
茅麗昭 知縣
曹履泰

十四

萬曆乙酉科

孫天祥 永春知縣

蔣遵道

董志稷

徐若在 順天合涧知縣

萬曆壬子科

郭士享

陸彤繩 嘉興

查大觀 順天

萬曆乙卯科

裘應暘

朱履和 杭州道行子

朱道行 順天高安知縣

陳祖苞 海鹽

陳玄暉 海鹽順天經魁

陳元良 長清知縣

周洪典 崇德

徐伯徵

徐繪觀 應天沔池知縣

十五

潘陳忠

羊世選 山西[illegible]判官

許令瑜

張次仲

鍾鴻穎 海鹽人[illegible]古知縣

郭凝之 順天山東僉事

葛徵奇

許令吉 杭州

萬曆戊午科

陳鳴新

陸鈺

祝以豳 應天南豐知縣

天啟辛酉科

陳之伸 山東參議

張鴻羽

天啟甲子科

陳之遴 海鹽

黃金鳴

天啟丁卯科

朱大典 [illegible]魁

沈端

吳太沖 錢塘籍順天

崇禎庚午科

查大韶 亞魁

徐孟達

崇禎癸酉科

查繼佐 杭州亞魁

吳本泰 順天

崇禎丙子科

蔣薰

朱廷璋

陳之遇 應天

崇禎己卯科

葛定辰 經魁

余思嚴 山西[illegible]九江府同知

朱朝英

郭璿 杭州

祝淵 錢塘籍

賈遂 河南解元

沈兆昌

周宗英 順天

徐元琛

十六

張標

葛定遠

徐孟祺

崇禎壬午科

朱昇

曹元方

陳敷祚 杭州

陳敷禎

查嗣馨

徐晉階 順天亞魁

湯芬

朱一是

朱嘉徵

張孫弘

查繼甲

余元良

明經

貢途有三升年曰歲貢覃恩曰選貢筭邊曰例貢

國初以太學生少簡郡縣高才生俱上之歲貢數人與後時不同

今附 本朝條例

洪武九年貢二十五歲以上諸生　十二年貢二十歲以上諸生
十四年貢容貌端方諸生　十七年始每歲選貢年深成效諸
生禮部試中式入太學備用縣歲貢一人　二十一年縣三年
一貢　二十五年縣一年一貢　永樂十二年貢稽諸書生
宣德八年貢四十五歲以上諸生　正統十二年貢四十歲諸
生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
令選學考貢一人

洪武

談士中 惠德知縣
楊麒 九年
鮑文德
朱愆 十二年
金志長
魯以德 六年
沈克義
居可簡 九年都水司主事
沈煥
姚恕 十二年

十七

陸子孟 十七年
鄧曉 十六年
朱克勤 十八年

送歲貢生鄧叔密　胡奎

聖代開文運春官選俊英時當王正月歲貢魯諸生辛苦三冬
學扶搖萬里程懷才期大用智力在拔行閶闔彤雲晚蓬萊快
雪晴振翮多集鷺宮柳早聞鶯好寄龍河信須題雁塔名子今
遊太學師必見陽城良璞無三獻洪鐘待一鳴相知如見問煩
道別來情

鄭德名 二十年
孫麒
阮思聰
沈孟文 二十六年
祝友民 二十一年
褚文奐 二十八年
俞倫 二十九年兵部員外郎

送歲貢俞生之京
俞生英妙年讀書南城下暇日從包憧騎竹當怒馬弱冠入黌
庠良金貴陶冶教才稽訓詁葩正習風雅辟彼宗廟器京朝安
可舍今春貢京師如生才亦寡雍雍成均地齊濟文學者縱橫
三千字寸晷增揮洒龍門錦先奪雁塔名循寓有便即寄書傳
云念鄉社摛詞繡斑馬射策希董賈

送俞貢外歸省如京
積薈擁門三尺餘好春來自玉階除郎官近拜回鸞誥父老爭
迎駟馬車生苿翠盤朝丹鎮高花紅燭夜看書出門便是雲泥
隔日日江潮候鯉魚

鄭寬 三十一年
吳性 三十年
孫子良 三十二年

永樂

吳栗 元年龍岩知縣
鄭永昌 五年兵部郎中
杜譽 七年
凌琛 九年
章勤 十一年
胡琏 十三年濱州判官
李韌 十四年魚台縣丞
史直 十七年小真州檢目
呂昌 十九年嘉蕪知縣

正統

譚庸 元年知縣
潘毅 三年知州府經歷
談愆 七年

唐定 四年重慶府推官
吳霖 六年高州府同知
王經 八年戶部郎中
郭閶 十年錫縣丞
沈常 十二年訓灤縣丞
萬貫 十四年江西新城知縣
周良 十六年
丁秀 十八年當州衛吏目
萬鐘 二十年

范聰 訓導
金鎡 五年
沈銘 九年

十八

貫中錫
張乾
梁繼先
董軾
葉懋祥泉明
徐思顏
徐寓
封書
王臣
祝世寧
朱時中
梁繼緒
馬守清

馬守和
王偶
查學
徐文儒
周句
周約
陳公志
容覲略
李應春
唐授
呂子堂
查秉衡
朱之蕃

容晄錫
丁濟
金繼贊
祝修
徐昂
梁繼武
查秉銓
唐儼
祝世祿
祝世憲
錢布
周雲龍
徐大有

徐來
王家
徐文任
洪基
張守約
周錦
張世卿
吳濊
陳王選
查志宏
查志寧
梁大受
朱斯行

沈志德
徐元臣
陸懷悌
唐練
朱階選
徐昊
徐善澂
祝守驥監生見遠本訓導

復官遠他子屺大中時圖像淒烟閣雎陽立祠宋真宗東幸過
廟低徊歎巡遠雄挺盡節因以名其殿初唐大曆中巡子去疾
上書曰尊胡南偵父巡與雎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
自遠分地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至而遠與麾
下七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曰恨遠心

褚譽
張守道
唐拓
係紹愚
朱儲隆
徐良
俞士彥

心不可得踈國家若死有知當不赦于地下敢違心向背柔來
人皆知之使國戚喪衂功業墮敗則遠于臣不共戴天請追奪
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議皆以去疾証狀最明者城陷而
遠不獨生也且遠本守雎陽凡屬城皆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
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則先巡死者謂巡叛可乎當時去
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不可妄議
經重乃罷

被執示程千里　許遠

鼎烹且不避桎梏任相欺一死人臣事孤心天地知楚囚休對
泣漢將欲何施萬古綱常地男兒正此時漢道未全盛神州
何陸沉妖氛欺白日烽火照丹心蘇武節還在色胥恨自深從
容就歸路先拜獻陵陰　死別吟　雎陽雖陽兵力瘦噫翔雲
慘慘妖氛吹吾欲死節真男兒噫嗟我死兮將安為憶屍我東

兮骨朽而噫泉壟崩算能無拖左爲風兮右爲雨噫滌遺腥㺞萬餘里噫死別死別斷腸兮噫臨風泣血

詩選曰諸生尋遺自景泰元年始舊志例生起永樂十七年史直隸州縣其時非輸貲也正德而後上舍日盛抑可以覘世風爲其人多叙進授秩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故不得外之矣

封槎

明

吏部尚書吳照
大理寺少卿袁繪
大理寺副許清 子懷卿
吏科給事中陳中漸 子與卿
禮科給事中查繪 子景衰
兵科給事中許溢 子相卿
吳方 子鵬
沈世榮 子清

二十五

御史朱禮 子賜璧
吳璧 子遵
萬孔明 子欽甫
刑部員外郎沈善 子志星
陳祖皋 字□之 甲本作之
兵部主事馬謙 子觀
刑部主事祝淇 子羊
沈涇 子文儒
祝繼弘 子世壽
孫通 子翼
陳猷 子之仲
工部主事許天澤 子元參
中書舍人朱稷 子育手
董載 子觀
董翼 子學
徐翰 子木
祝繼倫 子世康
唐世卿 子禹
周詢 子成叔
孫顯昭 子塘
陸瑩 子州

副兵馬指揮陳祖皋 子[illegible]
光祿寺監事祝以應 子甘[illegible]
布政司參議孫華 子良
按察司僉事查益 子[illegible]
行太僕寺少卿沈明遠 子升
知府陸瑩 子明
府同知居賢 子[illegible]
推官郭暠 子[illegible]
知州楮錦 子[illegible]
知縣陸廷玉 子宗[illegible]
周宗 子寶
孫祖 子天祥
朱鸞 子鳳中
許敦倬 子[illegible]

二十六

新都涂陽府貞元六年授五品正員官
顏碩 秘書省正字 元和十四年七月危顏真卿子孫各一
顏弘式 開成元年授同州參軍
許玫 婺州司馬
許峴

宋

史龜年
史夢年 外郎
楊由義 補承信郎
楊九齡

明

吳鎧 以廢仕至貴州府知府

吴縡 中書舍人
萬暐
晉
干寶有傳
干慶字元長寧令
岑率餘杭令
梁
干朴散騎常侍
干元顒中書舍人
穎越
唐
郞元侍御史
宋
郞暉晦之張九成門人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
未仕卒或謂暉世系與侍郎郎簡同諳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扳華
胄
元
朱圭慶元路學錄
明
許懋洪武二十五年舉人才有傳
朱鏜寧遠知縣
祝德周初舉才任昌平知縣任長安
陳景宏洪武二十三年舉儒士授長州府通判
陳公哥洪武三十年舉稅戶人才授西安知府
徐慶山西按察僉事任轄塘
沈伯祥舉稅戶人才授安慶府同知

宋鎮萬授欽天監博士遷絜壺正
俞辰永樂元年舉稅戶人才授廣州府同知
胡奎有傳
顧長嘉興府訓導致仕號石飄歸叟
石瞰別業
買斷西隣水一灣閑門正對馬鞍山半茅半瓦屋不漏一詠一
觴心自閒牧笛雨中春馬散釣絲風裡暮潮還更無豚犬平生
累肯信桃源隔世間
夏子謙邑椽永樂六年授大理寺左評事
宋徽字仲和絜壺正鎮之子正統間陰授欽天監保章正纂提法
數書占奏司中屢見優賚
王賓舉楷書生員授中書舍人成化十六年進禮部郎中
許性舉楷書生員授贛州府同知遷刑部郎中
朱祉有傳
蘇平有傳
孫暐舉賢良方正有傳
何橋業醫授太醫院吏目歷南京太醫院院判著醫學大原若干
卷

海昌外志

人物志

地以人重得其人併璞[illegible]鄙也吾寧山水卑露弄消汐日湔湃
而上風氣不散自江左來白駒之節光動雲蘿迫於唐宋才賢璀
属斕鯨皇猷南渡時神理欲盡而生氣不衰
皇朝發天綱以羅之俊民應運而興經濟文行卓乎可紀豈玉荒
敘各有攸當即倣方技列女玄釋之流要有獨至毋或遺之矣作
人物志

儒林

梁

戚袞字公文祖顗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聡
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

一

備年十九梁武帝策問秀孝以周禮禮記義登高第除揚州祭
酒從事令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
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我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
禮禮記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簡
太學博士簡文帝在東宮召袞講論常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
學互相質難次命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問以劇談摛詞辯縱
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獨袞與摛往復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
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出為江
州刺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自鄴下遁
還又隨程文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
教除中衛始興王府參軍大建十三年卒年六十三袞于梁代
撰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顧越字允南陳書作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

爲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
軍家傳儒業並專門教授少孤以勤苦自立聡慧有口辯屬精
舉業不舍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不
倦至于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
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
弘直游聲譽日重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都下謂
之發越初為梁南平王偉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
轉行參軍　諮驍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魏慶
之請越參其軍事慶之所向克捷直至洛陽顥遂驕縱文上下
離越料其必敗引疾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推衂時稱其見機
及至丶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禮制旨新義選諸儒
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術深明毛詩傍通異義
特善老莊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須眉武

二

帝嘗于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議越抗首而講
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領五軍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讀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
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逃難
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
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棲
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
泰元年復徵　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
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
博士侍讀如故朝廷草創疑義多所取決咸見施　皇太
子嘗虛懷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
之兆內懷憤激乃上書言其故帝深感之而不能革及廢帝即
位拜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

猶為帝朝夕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肇岐舉兵不從越因
請假東還武諧之宣帝言越將煽動藩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
于家年七十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疏四十餘卷詩頌
碑志賤表凡二百餘篇

唐

褚無量字弘度刻意墳典家臨平湖側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
幼讀書若不聞明經登第除國子博士兼司業修文館學士中
宗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議皇后亞獻無量曰郊祀國之大
事其折衷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以始祖
為主不以妣配故后無預祭之文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
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　佐欽明
無量議格玄宗為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
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即位遷右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

三

公與左　日入內侍讀每至閤門親迎送之
待以師傅之禮特為無量造腰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五年正
月將幸東都太廟壞姚崇謂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不足異無
量奏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立太廟乎此
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不聽又言陛
下所至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頓到東都
收序唐初建令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是之詔無
量祠堯平陽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刪無量繕錄
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為之使
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
益闕文不數年四庫滦治帝詔群臣觀書賜帛有差已從書麗
正殿復詔無量纂修前功皇太子諸王未就學無量進孝經論
語上曰朕知之矣乃還　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

胄子學詔無量　親禮八年春正月卒年七十五病困
語麗正書未畢為恨帝痛悼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
則優典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無量篤孝母　無量
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　不復振觸無量為終
身不御其肉

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至于鹽官幼穎甚八歲默
誦六經父積書坐傍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細
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累敢以聖言為法
諸老驚歎目為奇童年十四鄉貢第一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
扎人致幣曰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九成歎曰王良尚羞與嬖
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
置高等九成封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今閭巷之

四

人皆有父兄妻子之樂而陛下貴為天子乃冬不得溫夏不得
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愴于心可不思
陛下以剛大為心毋驚憂自阻
成帝曰士人初進須別其忠佞九成
九成以類試進策俱第一特進一官喻樗子才謂今歲進
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第二會風折大槐樗作二篇遺之捷
鎮東軍簽院大書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羅無涯之苦
民買鹽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
左相封來曰主上屬詔恤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
九成即投劾去登笈雲集九成避辟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
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
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
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

愧所學可矣出其門者多為閩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宗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時樊光遠汪應辰廷魁殿省帝問為門人曰臣不敢以利祿之說誘門人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尋除浙東提刑力辞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閲始末得其情因請覆之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辞之尋兼侍講進讀春秋因言日食之變本于忌氣忌氣之萌本于忿念忿念所觸則日月薄蝕五星失次災及五穀怪妖迭見為兵為火札瘥並至願陛下正心術以格天帝瞿然曰當為卿戒之嘗有所奏帝曰朕只是誠曰陛下對群臣如此退處禁中時如何帝亦只是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帝方經營答語曰只此便是不誠帝嘗問易牛徽事孟子謂是心足以王何也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比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夷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顓頊尊上帝對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于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金人議和九成語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我則與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和議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九成見上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亡足怪也再章求去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

五

耶是歲祖入更先它時中丞何鑄論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會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寔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為傾邪之戒編置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籯金九成曰吾敢苟且取悉歸之自號橫浦居士檜死以秘撰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紹興己卯卒嗟悼復敷文閣侍制官其弟若子四人學者稱無垢先生所著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橫浦心傳行于世自贊曰不務尋常怪異經術不師毛鄭孔王文章不法韓柳班楊論詩不識江西句法作字不襲二王參禪則不記公案為政又不學龔黃謂在大庾嶺下十有四年歸來惟白鬚滿面而意氣尚是飄揚咄其没釋智底漢陰丈人而無處底楚狂接輿輿也與理宗寶慶元年八月壬子詔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加贈太子太師崇國公謚文忠宋史稱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詁然早有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

朱文公雜學辨曰張公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憾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于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侍郎所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意志畧如其所受于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

六

于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常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詁摭其尤甚者十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徧為之辨大抵匆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國朝焦竑曰張子韶于性命極退徹其忠孝大節尤踔絕然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受學舍衣衾不備夜讀書每至達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即以予同舍之貧者嘗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戀必生廉恥盡喪功夫安在子韶吾鄉稱為宗匠然亦嘗如此屬志否哉遷曰無垢先生于學有深悟而晦翁立辨之謂其禪也夫無垢之有大慧周濂溪獨不有壽涯乎經術宦蹟生平亡愧而因一二交契遽為訾議亦苛矣學期有得雖禪何礙并敘其近禪者以俟博攷云子韶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皆由禪學而至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慧請問入道之要楚明曰此心惟念念不舍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証入復舉趙州柏樹之話令時時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个个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為甚某無入處清于袖中出數珠曰此是誰的公佇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才涉思維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柏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青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只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居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靈水主僧惟尚曉見乃展手公便喝惟尚批公頰公趨前惟尚曰張學錄何得踏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惟尚舉馬祖升堂百丈卷席話詰之（馬祖升堂眾才集百丈出卷席祖便下坐）敘語未終公揕倒桌子惟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歐之顧惟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惟尚大笑公獻偈曰席卷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盞趨到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從來高價不饒奇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惟尚于東菴惟尚曰浮山員鑑云饒倆入得浮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一掌曰蝦蟆窟裏果勝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聞其語要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惟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恭致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大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慧大笑公曰師能開喻乎大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之像首時閬守君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个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詆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于衡陽會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蓋先生之游禪門本末如此朱氏辨為雜學夫先生果雜乎哉仲尼不以老聃累先生乃以大慧累也不得不詳其說

施德操字彥執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識造空無此其勝處概之以道尚自倒易況又飾荒幻報應誑惑取資則尤為世蠹因著論以曉末俗作孟子發題曰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於名教終身不娶學者稱為持正先生張九成曰吾友施彥執工於詩一日

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彥執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而有得郁嘩曰彥執與橫浦游從顧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瘵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裒錄該遷曰持正先生學主孟氏而終身不娶孟氏不曰無後為大耶先生要其獨見非敢輕議郎晦之謂論纂甚富今隻字不傳悲夫

楊璿字子平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慎獨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謹獨先生淳熙四年令魏伯恂祠張子韶施彥執楊子平三先生尚書陳大呂有記

明

董澐子湧徙居瀧浦少慷慨慕義嘗割私產讓兄還友人所質田且經紀其喪好吟詠至忘寢食家徒壁立不問晚從王陽明先

生講學盡棄其舊習人或非之澐笑曰吾自從吾所好因號從吾道人沙門法聚亦游陽明門澐與結社海門寺恭証內典許相鄉曰始予見從吾子專于詩遺其家甚難之後志于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于佛喑然自遺也愈益怪之莫能窺已並從吾子學三變卒歸于空將所吾者且見為妄云法臨沒時偈曰我非汙世中者待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染一道天泉月自流法詩集傳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有所謂聖賢之學直假道于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于山水今吾聞夫子忽若大寐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矣吾將北面而終身夫子焉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有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游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未見若人將古之紀載所傳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其氣質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為患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非飾非長傲卒歸于兇頑鄙俗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于屈下則客氣清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與于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揚鬐振羽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孰能挺特奮發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斯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豈知吾之所謂真吾

者于夫父慈子孝忠信篤敬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惟
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
已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
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
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于化也何有

夜宿家弟栖碧堂　董澐

仙人袖出白芙蕖笑倚青霞倩我書風露一天余枕净蘋江六
月草堂虛

嘉靖丙戌之除從吾道人自海寧渡江來訪因共守歲是夜
風雪道人有作予因次韻為謝　王守仁

多情風雪勵三餘滿目湖山是舊廬况有故人千里至不知今
夜一年除天心終古原無改歲事明朝又一切白首如君真洒
脫恥隨兒女戀分裾

書扇

君家只在海西限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道扇舟成大剩爐峰明
月望君來

董穀碩甫澐之子正德丙子舉於鄉五試南宮不第嘉靖辛丑令
安義調漢陽廉靜不苛生他忤歸好學工詩文安貧自怡從游
陽明先生門悟儒釋合一之旨所著春龍子四存碧里前業後
集澉水志

金陵焦竑大史竑曰國朝以道術著者不少至能世其學者心
齋之子東崖蘿石之子兩湖二家而已

性論　畧

六合之內有萬不齊其前無始也其後無終也不得已求其情
狀惟一虛而已萬象沖塞于天地之間即是太虛含萬象則無
太虛究其實一性而已是性也至虛至靈即體即用生天生地
為人為物無終無始歷萬古不滅非不滅也子產所謂用物宏
而取精多則粘新帶舊情觀熟不能滅也人為物中之靈然
亦非有一定之靈或自靈而蠢或自蠢而靈靈謂之善蠢謂之
惡惡者以漸而蠢至于夷狄禽獸自夷狄禽獸漸靈而為人者
亦有之善者以漸而靈至于大賢君子自大賢君子漸蠢而為
物者亦有之萬種不齊無非此心之所成立自非同天之聖脫
盡習氣亡有能免焉者今人之所以不信者不悟死生之變與
晝夜無異雖有久近即是一道乃為目前景物所乱遂生虛實
有無之疑殊不知虛者固虛而實者亦非實也無者固無而有
者亦非有也萬有皆虛無虛無生萬有惟心所運杳無端倪蓋
不獨所性為然而魄之言出身之窮達命之延促亦皆此心之
胚胎先儒不悟乃歸咎於氣質不知氣質之不美心實為之無
心則無氣質氣質亦是心之別名變化氣質者變化其心耳豈

氣質自能變化哉聖人言性相近習相遠相近者不同也相遠
者亦不同也相遠之不同既由于將來之習則相近之不同安
知不由於既往之習乎世有先後而功夫則一今世之功夫亦
為來世之根柢故習于善則善而來世之進於善也益易習于
惡則惡而來世之向善也愈難以是存心蓋不惟可以明性將
見志益堅而修益力來見說于聖矣曰是則然矣極本窮源畢
竟何以有善惡之異曰是亦可知也悉於釋典見其有顯識之
論後讀文中子亦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鄉其中于是信儒釋無
二道也夫識也者神識也即心性之別名也自其本體而言謂
之氣自其成質而言謂之形自其虛靈不昧根柢品彙而言謂
之性只一物也隨在而異稱蓋無聲無臭之體不能不聚而成
形舍形亦無有所謂體矣形之所在知覺生焉故謂之曰心心
之體段知而無知無知而知鑑空衡平原是無聲無臭則固無

礙於性也惟其閱世既久應酬既熟則又轉而成識遂有無形之形於方寸間能分別爾我記憶往事乃至夢中追思尋繹飛揚變化曾無寧息人但知日用應酬計較利害博聞強記千態萬態曰此即心豈知已非本然之體矣或超凡入聖或認賊為子皆此識為之識出於性而性不能命識由其自昧本體各成一家耳然則相近之性其即有覺之心而漸離之識也與加之習寧不相遠然則治識之道若何曰性體本虛以虛治之而已識出于無情則為善而上達識生于私意則為惡而下流大學誠意貴于無欺正心戒于有所有欺有所識斯為性病矣愈久愈病則去人愈遠善惡之分如是而已或靈或蠢無非心所自為而氣質奚罪焉性累氣質非氣質累性也曰然則人物之生于天地間只有此數往往來來而不絕乎孰主張是不亦太勞擾乎曰無數也人物道塞弥滿于天地間雖有往來即是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力亦不能外此而別有所生畢竟雖天地亦是此虛靈建立而無寔體舍物則亦無天地矣天地亦一物也要皆虛靈自生非真有一定之天地以生之然亦無與守之者佛氏所云劫燒春磨亦起于人心妄念妄成而非寔有妄念膠固自生鬼見即成寔境而寔受之蓋各生于心則各求其類恩怨勝負與平日無異皆由衷之發見豈有他哉蓋不惟幽冥為然今人生于世自縲絏囹圄鞭笞杖僇以至安富尊榮飲食宴樂亦皆妄心所作妄心自受而妄形無與也不然今已死之人其形尚在加之刲割不復痛楚則生而知疼者誰與蓋陰陽晝夜幽明死生原無二理此心之外孰為真寔者耶推而至于前代亂離之際禾黍故宮蕭條千里春燕巢于林木此不但盛極而衰寔由惡極而變亦是人心所致故幽明感應之道無有不本于心者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其不散可見矣季札吳之賢公子葬於嬴博而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莊子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于彼賈誼能知鬼神之本者其鵩賦亦曰化為異類兮夫又何患凡此皆惑蔽未通幽明之說已然矣又何疑哉

忠直

唐

顏真卿字清臣先瑯琊臨沂人五世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為京兆長安人祖昭甫華州刺史父惟貞薛王友[illegible]真卿博學事親孝開元二十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使河隴決五原冤獄天久旱而雨都人呼為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以楊國忠忌出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因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其疑及河朔盡陷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大喜曰河北二十四郡俱陷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耶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李擇交統之誓師泣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城長吏各來附會鄴陷賊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恐衆懼詒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体為位哭之從兄常山太守杲卿斬賊將李欽湊等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用清河李萼計興兵六千出程千里之師遂提棠邑及賀蘭進明戰敗會平盧游奕使武涉劉客奴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判官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真卿時一子

饒十歲使詣客奴為質軍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即位拜工部尚
書賊益發兵來扊急攻河北復陷真卿單舟詣行在除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時侍正議改馮翊太守轉浙西節度使召為刑
部侍郎李輔國遷皇上西內真卿首率百僚上表問起居輔國
奏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
朔方行營宣慰使說諭僕固懷恩真卿言以郭子儀代懷恩可
不戰而服也未行留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誅群臣白事宜先
白長官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力詆其壅蔽永泰二年
貶峽州員外郎旬餘改吉州司馬遷撫州湘州刺史載誅楊綰
常袞薦之即日還刑部尚書再遷吏部楊炎當國以抗直改太
子少師猶領使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時李希烈陷汝州道別
將敗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不悅真卿欲出之真卿曰
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
然起拜而恨之益深因上問淮西事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
福可不勞軍旅而復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可
遣也詔下宣慰希烈舉朝失色真卿之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
免宜少需須後命真卿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違乎
至許欲宣詔希烈使卒千人繞罵露及胸之真卿正色抗詞賊
黨奪氣乃幽之掘方丈坎於前示將死之真卿曰死耳何必多
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拘送真卿於蔡州龍興寺
真卿遂作遺表墓志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殯所也希烈僭
號遣問儀式曰老夫耄矣曾掌邦禮所觀諸侯朝覲儀耳興元
後王師復振賊將辛景臻積薪室前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
起赴火賊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怒曰使閹奴害
之稱詔賜真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者何日
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真卿大罵曰然則賊耳何詔為時五年

八月壬寅縊死寺中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帝廢朝五日
贈司徒謚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天下不以名氏稱獨
曰魯公善法書草隸絕世著述多不傳有集十五卷行世.

許

遠字令威舉進士辟署劍南府中忌於高要尉遇赦以監察御
史將兵守土蓄安戍城安祿山反薦為睢陽大守至德二載張
巡舉兵至睢陽巡兵三千人與遠合兵六千八百人自以才不
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供兵狀戰具遠初積餉六萬石
餽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之不能得被圍數月食盡
士多飢死存者皆夷傷氣乏遠殺僮僕饗士至羅雀掘鼠煮鎧
或以食衆議東奔巡計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
而南江淮必亡且卒飢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
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至偃師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
子玫拜婺州司馬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為兄德宗品至德
以來將相著者巡遠為上貞元中

論

韓愈

李翰所為張巡傳顧詳密然恨尚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
才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
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
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賢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而辭服
於賊遠誠畏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
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
賊語以國亡主滅懼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
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
處矣遠之不畏死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
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乎說者又謂遠與
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

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

宋

史徽字洵美勤苦力學崇寧五年登第歷戶部郎中出爲京西西運判徽宗下罪己詔罷京西道賦徽忠楚其祖籍進右司郎中疾免高宗初起司農少卿建炎三年扈駕京口同黃鍔遇害贈左大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黽年均年岑年其黽年岑年俱官員外郎

十七

提由義字宜之開封將家子建判初父奉直以祥符扈駕臨安充安撫司官兀朮犯郡奉直捍敵經旬城破由義侍母謹令人避地盤官金兵至謹令人攜女沉運河中由義被執時十七金人斛衣衣之日侍兀朮由義思圖之書數十紙某官楊奉直子藏之柱隙求已首不可得貸所善小番次日至壁門則不容入從自秀州遁復執累日而返潛薦不第吏部郎朱松延誨子熹奉直以修武郎致仕由義補承信郎詞翰典麗游從皆名勝後調臨安贍軍酒庫課羨轉修武郎隆興初金求唐鄧海泗之地盧仲賢奉使辱命由義請行以閤門祗候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至金營折使拜元帥不屈曰本朝宰相無拜禮此勝臣易屈耶至械繫月餘及歸還通直郎制曰黑肱之爲子木先異蔑成言之信鄭棠不對單于拜蓋其自誓之堅至太府卿刑部侍郎卒里第朱熹嘗曰忠義大節美夏稱歎欲銘墓未果

楊九鼎字叔鎮由義之子因父任入官帥襄漕夔有善政後易利漕帥天漢金封大散關九鼎疾馳駐河池縣復大散關又復阜郊敵金元帥完顏何瑞金大憤益發兵至會蜀帥招潰卒至雖公嶺復救遇害贈朝散大夫

元

龔璉性慷慨慕義任　知殉節英安國寺後詩稿散佚不傳其題蒼雷軒月浸蒼龍骨雲分翡翠釵九疑愁正斷清夢到書齋

明

呂忠字誠正世守禦所副千戶正德八年姚源盜王浩流劫浙東徽忠性入辭其母語妻鄭氏曰汝善事之吾不暇內顧矣屯閘

十八

化之華埠盜突至部卒以敵堅請避之忠怒力斫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遂負之我直前搏賊射殺數十人孤力遇害贈正千戶世襲

林文貴本旹岩騎兵事呂忠從征忠死戰衆奔潰文貴疾聲呼曰毋負主將獨挺長子刺賊被擒不屈怒罵曰我國家命軍拒從賊逆縛樹上刳心腹死

董澐

風駿日薄牙旗倒華埠溪腥流血曉林生被縛心如鐵膝不可屈頭可截罵賊高聲前滿身續得果卿千古舌古來蓋官重豪傑雖陽之風猶慷烈主公呂侯同死節一介草莽復誰說嗚呼仡全亦側徹英山香火今猶熱

姜輯守禦所百戶嘉靖三十二年從官軍拏倭海鹽城東死之事聞贈副千戶世襲

祝淵開美崇禎癸酉貢士壬午寓長安聞左都御史劉宗周下獄悵慨上疏乞宥不聽放歸尋被逮甲申三月出獄而長安陷護太常少卿吳麟徵之喪以歸明年江南不守時抱病患遷安葬閏六月五日抱吭而絶絶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拆宗社為墟痛痛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于萬一顧洪恐惟性而累精乞諸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書何求為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囑弟曰昔年上書言事極詆貪生怖死諸臣今日顧身為之非莫大焉吾弟曰食其祿者死其事非兄之責也嗟乎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讀書而先之草莽有無進之誼害之所在觸首而避之此狗彘之所甚為予不再計矣哉勤于恥為之民祀發遣遊附方之外可也嗚呼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也釋氏髡首例然此戎狄之教也癸酉之捷非予志也況從不得稱孝廉埋石不得某科中式書注明草莽小臣祝淵柩勿遷吾言以貽地下之恨

乙酉三月焚巾衫敬賦

咫尺天威凜風霜至教寵如何國士遇逐共大仇隣纓纓多承寵倩冠蓋誤身無聊空一擲此意與誰論

人間三月恨千古伏誰仲革帝新恩重撩芥篤思頻偷生慚士義不報頌皇仁脫幘追元亮長歌酬故民

進禮退義至訓具陳一朝夢覺吾還吾真青袍色絢投畀烈焰退義而保守義而賤賤乃至貿榮非所羨繼義不干吾心則安葛巾白練髑首盤桓庶幾乎俯仰之無愧而造次之心端也歟

乙酉六月晦日詩

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離去兄弟兮父母依樂道逍兮長不歸

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十九

俞元良 崇禎癸未進士授沁州守會國變未赴已改授新寧州乙酉夏江南不守會諸郎起義越人熊汝霖引衆至邑促元良治餉方料理儲峙七月丁巳北兵陷城遂同其兄諸生元良遇害

蔡國瑛朱大綱許 並守梁所千戶乙酉閏六月起義守城許任游俠慷慨奮躍然民兵烏合猝值敵騎潰蔡挺刀力死閣門遇害朱投安國井中許被執罵不絕口死于翁家埠

周宗彝崇禎丙子舉北雍慕義敢任甲申聞變即募貲治砲石鎮關溢以杜奸宄明年同衆號召子弟有執戈之志八月望北兵奄至而清埰家湖園池中弟諸生啟祥手擊數人中流矢死閣氏之家覆焉事雖不成奮身犯難武可原其心矣

文苑

晉

于寶字令升 先世新蔡人大父充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徙家鹽官寶少勤學博覽書記初拜著作郎平杜弢功賜爵關內侯江左草創中書監王導薦領國史以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署司徒右長史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至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書事婉直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撰搜神記二十卷劉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其註周易周官左氏義外傳雜文集俱行世

唐

顧況字逋翁至德二年進士志尚疏逸善柳渾李泌德宗時渾拜相辟秘書郎泌拜相遷著作郎坐詩累貶饒州司戶況工文辭

二十

長小箄嘗求知新亭監曰欲緩寫海中山耳仍辟蓋者王默為
副任廿年觧綬去後居茅山號華陽真逸年九十卒皇甫湜序
其集二十卷嘗四自晉為顧況集序朱嘗許人也其為名流歎
重如此〻飛熊有父風

元

朱圭字肅齋元慶元路學錄學行著聞一時名公碩輔多所推重
尚書宣城貢師泰避地海寧聞東野草堂延致教子鏠卒為巨
儒

明

朱鏗字質夫　國初授錢塘訓導薦升崖州寧遠知縣有惠政海
寧志特書為文人第一

題朱學錄送行詩卷　貢師泰

中朝諸老淍零盡一讀遺詩感慨多萬里還家猶俎豆十年為
客尚干戈秋風海東雲帆舉春水西湖畫舫過此去太平應有
象杏花深處聽絃歌

送朱質夫寧遠知縣　貝瓊

萬里番禺臼漢通秦槎有客氣如虹地介銅柱風烟外山涌瓊
臺雪浪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重過東草堂有感　上虞謝肅

桃源久不到草屋半蕭疎隔岸沉舟浴崖分破壁居僕温攜到
酒隣送貴殘蔬未說干戈事粘窗且讀書

題小桃源卷　金華宋景濂

聞說桃源路人迷世人長覓武陵溪不知自有神仙境只在海
昌湖水西

送朱質夫之寧遠　括蒼劉基

仙槎八月泛天河兩鬢飄蕭爽氣多海角晴光收瘴霧詔門夜
色起夷歌积叢百里淹仇覽銅柱千年羨伏波雲路同升殊
都門分袂奈愁何

題景初花鳥圖　會稽楊維楨

東風拂紅雨春滿桃源洞山禽啼一聲喚醒劉郎夢

題朱肅齋山水畫　括蒼劉基

鄂渚輕舟未發瀟湘倦客多愁可恨一江春水無情日夜東流

胡

奎字虛白著才名楊廉夫貢泰甫器重之嘗過望湖亭和蘇子
瞻詩有老人覩壁間所題歎曰六百年來無此詩矣君非斗南
先生耶言訖忽不見故人稱斗南先生寧獻王聞其才聘為府
教授七年病篤作葵頌命子進于獻王王序其集行世金陵童
尚書軒言奎泊舟采石江上值李太白與倡和或即前聞附會
之也　望湖亭　鷗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生起占

風信人在珠官月在天　楊妃教鸚鵡誦心經　春寒卯酒睡初醒
笑倚東窗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誦心經　竹林望
棲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柱貫明珠三百斛荊釵
那及嫁梁鴻　江邊折柳　朝送木蘭船暮迎征馬鞭亦知離別苦生
長在江邊　北上行　食寒不知苦衣薄不知寒今晨出門去方知
行路難驚飆吹斷蓬沙礫何漫漫飄高縮如蝟霜花大如錢夜
步黃河凍舟行不得前君腸轆轤轉我腸車輪盤王事有嚴程
公公　勿悍煩骨孤落梳頭飛箭定天仙會賦鐃歌曲論功萬里
還

賦石井送吳稅使還鄉

頭白烏啼井上桐桐花落盡夜來風愁見還鄉吳季子恨無縮
地馬仙翁轆轤聲裡腸應斷天柱峰頭思不窮試把丹泉分一
掬慰顏猶得駐春紅

答謝友人
小東門外野人家昨夜青燈定結花一片碧雲空在望半規明
月可能賖杖扶紫玉過眉瘦巾裹烏紗墊角斜明日更須來看
竹山瓶汲水自煎茶
盤餐粗糲笑貧家頗有東園畫栗花野水白鷗情可惘海天黃
鵠志何賖直須放浪超形外一任留連到日斜向自期看洛神
賦十三行畔坐分茶
寄曹彦德
鳳凰岡頭多碧梧穎川之人安好無十年不寄一書札兩地相
思惟爾吾淮雲暮暮天遠楚水茫茫秋雁孤想得臨池有佳
思軟黃畫紙寫官奴
次韻文常見寄前韻
丹井前頭顧况家子規啼處落松花憐予抱病烟霞久與子論
交歲月賖海燕雨深茅屋小江魚潮上石帆斜有懷只許詩傳
信相見惟應酒當茶
出郭訪賈惟敬不遇
出郭行行野老家桑條生甚棘生花別來似有三秋隔到此曾
無二里賖白鳥隨人頻往返黃茅蓋屋半欹斜遙知去汲烏龍
井細歠菩提寺裡茶
送侄從戎雲南兼柬居掾史
我祖自南渡世爲鹽官人家傳安定譜子孫多縉紳嗟汝英妙
年從戎萬里道斷蓬離本根骨肉豈相保憶汝別家日病婦在
青盲小妹應門戶兩女纔倚床一年一得書見書如見汝蹉跎
十五年閱盡寒與暑昨者奉軍帖倉卒暫還家兩女上堂拜不
識去時爺朝紡木棉花夜織機中布裁爲身上衣夢繞天南路
天南有名將去是漢嫖姚威聲振炎夏勲業著皇朝汝今向前

去忽戀故鄉住生入玉門關會適有奇遇烏啼東海樹落月在
城頭送汝北郭門霜花滿征裘千金買寶刀豈若聊城箭魯連
惆悵生何曾歎貧賤洞庭秋水落三峽夜猿哀船過瞿塘口還
經灔澦堆嚴城不可越別去關山遠縮地恨無方我腸轆轤轉
悵門有知己遠思白象枕瓊瑶無以報爲我謝區區
題馬公肅墓池瑞蓮
種花莫種無憂草馬家池頭花更好去年一柄生兩房兒在穎
川歸故鄉兒歸見花不見母一寸心如蓮菂苦也知天與好兒
孫戚戚青頭聯膺戶幺荷恰似小兒拳迎門索棗當母前勸兒
食蓮須食來辛苦讀書知味少顧花並蒂年年開一鶯夢裡聲
笙歌前殿夜教妻若爲情墨竹舊游荊楚弔湘娥翠袖娟娟映
碧波夜靜忽聞瑤瑟怨滿蓬秋影月明多仙源圖仙家寂寂洞
房閑鶴伴孤雲去不還只有桃花留不住遠隨流水到人間早

合四 青樓昨夜東風轉錦帳凝寒覺春淺垂楊搖綠鶯亂啼曉
曉鶯花不堪剪博山吹雲龍腦香銅壺滴愁更漏長玉顏啼紅
夢初醒羞見青鸞鏡中影儂家少年愛游逸萬里輪蹄紅無迹
朱顏未衰消息希腸斷天涯草空碧塞上曲戰馬閒笳鼓橫行
出塞門陣雲凝隴黑殺氣入邊旨決策平胡虜捐身報國恩猶
慚漢公主萬里嫁烏孫送路人入蜀者兄回首鴒原感別離遠
携書劍上巴西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向客啼諸葛祠堂
春草沒杜陵茅屋夕陽低相思亦有南來雁莫道音書懶醉題
湘南懷古江山搖落獨登臨草色湖南入望深萬古空留湘女
恨九歌誰識屈原心霜侵楚畹蘭香歇雲暗巴陵雁影沉正是
客懷消不得竹枝聲裡斷猿吟和沈恩閣門竹枝詞此地吳山
舊市朝空遺衰柳日蕭蕭行人不用頻回首煬帝宮前叔寒曉
曉烟絲拂畫橋紛紛春日上長條館娃宮女能相妬莫向東風

學舞腰拂水搖烟積翠深閶閭城外畫陰陰花飛便作浮萍草
恰似看花兒又來
寄東岡賈徵君
三月三日雨晴初東望東岡無鯉魚杜陵愛酒自多債太傅治
安還有書洛中牡丹少閑地江子燕子識吾廬木蘭舟檣桃花
水頻悟近來踪跡稀
朱祚字永年鳳愚天授九歲能詩即補諸生有監司行部命解孟
氏義講論群敏時稱為神長善楷書永樂八年徵肆詹事府尋
為鎮遠候家塾教官乙未進士上元觀燈賦
上書而貴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少卿袁忠徹薦擢行在
中書舍人 宣宗見其詞賦歷之近密特陞翰林修撰扶滿進
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
不恤數忤晚稍自懲因號默齋且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云正

統十年正月卒官有雪崖集行世
朱烟與試祚之子嘗隨父謁 宣宗于南城齋宮因命于文華殿
內同諸中貴講學舉懷才抱德授中書舍人歷太僕寺丞
蘇平字秉衡幼穎特嘗詠繡鞋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步月夜無
聲人稱為蘇繡鞋長好遊適薦賢良方正不就嘗論詩貴心平
氣和如高太史啟詩雖工多心不平氣不和惟夜聞吳女誦經
一律心平氣和令雪溪集行世 姑蘇臺 吳王霸業雄且強吳王
宮中白日長尤物初來越溪女蘇臺高走天中央戲戲春山栽
白苧粉黛三千樂歌舞夢入巫山雲滿衣睡起花枝日當午軽
也何人窈高位諫諍無人益驕恣抉目那知國士忠捧心詎識
妖狐媚半夜聽歌酒半醒越兵尋已下吳城西施復逐范蠡去
泰伯宗社俄摧傾香徑蕭條入平野昔日綺羅成土莫鳥啼夜
月廢城頭鹿走春風舊臺下臺下蒼烟迷故丘臺前江水主今

流多情惟有閶門柳落日空含萬古愁 白苧詞 館娃宮中露花
冷月落啼烏散金井吳王猷頭酒未醒象燭張筵樂清景美人
不眠憐夜永起舞亭亭亂花影新裁白苧勝紅綃玉佩珠纓金
步搖回鸞舞鳳意自嬌銀箏錦瑟聲相調君恩如水流不斷但
願青青同此宵東風吹花吹庭樹春色推人去 大家尚惜
頃刻夠龍瓶天曙 秋日書懷 十年京國敝貂裘萬事無成
已倦遊客裡青衫司馬泪天涯明月杜陵愁秦淮烟暝砧聲夕
楚澤雲深雁影秋南望故園歸未得惆悵詞藻賦登樓 址題竹
一自辭同輦深宮草又生甘隨紈扇棄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
影流俱家蕩子心 詠水青明 萬家烟樹散啼鵑上國青明好物
華滄海裁回驚節序東風隨處見驚花山迴風閣雲邊出柳帶
龍旗雨外斜欲解芳樽消客況鶯聲落日在天涯
秋晚述懷寄蘇秉衡 崑山 沈 愚

西風臨望極南天楚客思歸倍黯然雲樹迷遼秋浦路塞鴻初
度林交烟半江明月聞寒笛叢諸孤燈泊夜船遙憶長卿詞賦
好異鄉應得故人憐
郊君秋晚有懷蘇雪溪
半生踪跡歎蹉跎對景其如感慨多浮世交游黃葉散故鄉烟
水白雲多樹仰件影低臨日風送歸鴻早渡河念爾貂裘猶在
客愁時應付式微歌
蘇正字秉直淹貫經史同時湯胤勣劉溥鄒亮晏鐸王淮沈愚沈
魯甘瓘蘇氏兄弟稱吳下十才子張中楷有浙詩門徑東荒蕪
獨植荆除有二蘇所著雲壑集行世門人張太守宰長其墓曰
嗚呼先生學可傳而才不見用壽可久而壽不甚遠蓋其所欽
者人也所不能者命也能其所能而已為者世也文章寔關世
運人豈能達之 別詩 青青南浦草游子傷遠離握手岐路側對

酒難為辞與君結同心十年猶一時況當千里別去去各天涯
馳比苑結心日月長相思天地終無窮人事多乖違努力樹聲
名千載當時期（幾陳仲玉春夜別友人）綺席管絃清春宵絳燭
明山川縈去騎尊俎對離情月迥藏銀漢天回轉玉衡雞鳴催
曉發退遊洛陽城（南州有贈）天路無期到春湘帶恨流乱山愁
對酒落日獨登舟書劍憐同客江湖耐薄遊離心寄明月相逐
遠悠悠（秋日登臨）海外寒雲暝不開望秋閑上夕陽臺江流東
去疑天盡山氣中浮覺雨來緑水平蕪孤鳥下白雲空去断猿
哀睒高漫有滄州想愁何西風見雁回

寄蘇先生　祝淇

西風衡樺問歸程詩酒應多慰別情黄葉疏鐘溪上寺白雲孤
角海邊城鵰飛烟渚連秋色雁下寒塘起暮聲回首天涯嗟落
莫夕陽歸路萬山晴

張洙文東童時日記数千言属文煥麗時謂王子安復生也辛卯
擧于郷時尚未冠聲動縉紳世父員官銭数百千洙議賣産償
之武曰若交當路可免也洙曰産易得耳節概不可失洙即飢
死不顧也故家益貧所善友童憲副漢臣方太守九叙餽飢不
受卒年三十三詩文俊爽有奇氣所著窮居集童憲副梓行於
世

陳雖字惟爲海寧人見南皮李膳鳴選皇明詩統（昌崙快士）山上
楼臺湖上船平章酔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
少年

貫淦字本清海昌人（洛陽道）甲第多豪侠遊行洛水濱鬪雞都市
晩走馬禁城春陳柳迎征鉔繁花媚舞人歌鐘喧落日開宴五
侯賓

沈友儒字　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預治西宮

之獄外補東昌通判轉揚州同知罷歸博極郡書日不釋卷第
嗜飲縱放宜坐不達專事遊覧名蹟絣詞繳步殆徧碑記題詠
今郡邑所至而有可以覘其人矣文品瑩暢惜後人不振至集
散佚可歎

郭子直舜擧隆慶辛未進士筮仕儀部以續倫慎擧炮聲震大内
謫懐二尉再起兵部督學嶺南進山西參議福建副使歸而結
社稱詩有風人之致倫交當世作者聞望前起所著二經草三
游草中秋林草行世

朱象衡朗初太守有孚子倫君撝李以諸生攝詩刻意風雅漢魏
三唐崆職入與駿駿作者之室所著春雨編

官蹟

吳全琮字子璜父采擧漢孝廉補尚書郎古丞董乱棄官歸錢塘
徒攖陽太守嘗使琮齎米数千斛到吳市易琮中途給人空船
而返頓首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足
及啟報柔更奇之時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者以百数琮傾
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孫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数千
使討山越因募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二十四年
關羽圍樊城裏陽琮上疏陳羽可討孫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
之恐事洩故寢其表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
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華亭侯黄武初
魏水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禦之敵以輕舟數鈔擊琮
常帶甲伏兵伺敵数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尹盧遷琮
綏南將軍進封銭塘侯假節領九江太守吳會山民冠掠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時治富春明賞罰招欵附
数年中得萬餘人還徐州牧尚公主嘉禾初督騎五萬征六開
其民散走諸將欲捕之琮曰分兵捕民得失相半縱有所獲猶

不足以弱敵如武邂逅虧損非小孫不敢邀功以負國也赤烏
中遷右大將軍九年擢大司馬卒孫身既親重子弟寵貴然謙
虛接士能無驕色子㦸嗣封臨湘侯
按全柔錢塘人孫嘗居赤烏稍合公主葬長安鎮則自錢塘徙
鹽官無疑

宋

郭知運字次張嗜學砥行弱冠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甲科秦丞
相檜強姻不就仕至荊門守乞休自號息庵老人所著撰稿四
十卷陸游撰墓誌秦檜之有十省郭知運以耕讀為進者

明

許懋字國器才識素邁生當元季發粟賑饑書充萬户長漕海入
大都授杭州路治中不就流寇逼境倡義兵拒却之事聞于朝
復授前任終不就

明興應辟丙午拜承事郎海州同知在官六載以績著洪武辛
亥年入覲卒于旅舍祀海州名宦

李貞字大亨邑諸生建文元年赴京上用兵方略
上壯之命晏光祿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壬午革命歸隱臨平
山中 成祖即位謫佃玉田 宣宗立知其名召拜揚州守持
勅推其忠直在任三載孜孜民隱章累百上恩澤甚著政績入
覲乞休謝還御上曰知府俱無勤其留之以示子孫貞歸老家
徒壁立守正以終祀鄉賢
談遷曰薛文清瑄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永嘉徐
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泰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舊儒
蹈戲玉田貞禮為隨師于是豁然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
洛之學文清一代大儒亦吾寧有以啟之第不知范汝舟者果
何人也賢者聲名不傳誠可深惜特附記大亨傳末并見大亨
之正學非獨宦蹟已也

孫子良字 少游表伯善胡盧白之門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常
預修永樂大典八年遷兵部武選郎中 成祖北寺謀尊謫交
趾吏目吳珉不學子良濡以德教洪熙初拜交趾參議
會黎利叛止于蒼梧北還改河南晋山東右參政治河乞休少
喜治詩出入唐宋間所著螺城集行世交趾古螺城有螺池古
安陽王洗珠處 胡人挽弓日 文胡戰罷靜胡塵更有何人放馬
群獨挽雕弓莫回首雁門還有李將軍 擬宮人入道乞得君
恩許出家宮人易盡入烟霞受恩飛燕無勞妒賣賦文園更莫
誇便擬蹤池迎蜂節更從勺漏問丹砂春風幾處星壇上看偏
碧桃千樹花 秋千詞 洛陽人家重寒食庭院鞦韆高百尺綵繩
搦分兩邊畫板粧成五彩色個中女兒最少年三三兩兩笑且
喧嬉巾結帶重整束決意爭勝垂揚前羅裙飄飄方欲動身輕
那用旁人送乍疑升墊飛瓊仙復訝青天來彩鳳須臾暫定忽
下來雙鬟掩亂烏雲開回身復自繫羅裙流汗但覺香滿懷起
來斂勒語同伴跳蹈應須論數偷翩翩若與飛鳥齊睹却鳴璫
不容換

沈升字志行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劉書如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佐筆刪定常參贊薊鎮軍務劾奏太監劉通不法事賜
金帶尋陞太僕少卿好獎拔士類凡文武才可用者亟以聞然
皆不負所舉故服其鑒卒官遣禮部主事林塈諭祭葬白鶴亭
後

孫璋字景章參政子良子子良謫交趾生璋北江傳舍十歲隨登
泰山王方伯命詩立就門前駐紫騮我欲趁春游岱岳峰頭去
披雲眺九州景泰壬申薦賢良方正授泰和丞奉職循理不徇
豪右民苦徭役璋頃刻裁定請托不及行人稱為霹靂手目其

撫曰鏡鍔言至當不易也遷亳白令邑人牛衍豚獻首郤之從
推鎮江蔡峽有功超守潯州興學賑饑歲患大行屬縣多嘉禾
不以聞進山東右參政致仕年九袠子武卿弱冠登進士

姚

哲字文刑正統乙丑進士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風采凝峻按楚
劾治藩臣不法人避其鋒終按察副使

徐

寬字栗夫號容齋晚號醉陶居士先黃岩人少從鄞縣楊太宰
守阯遊學大道博覽群籍成化庚子舉鄉明年辛丑進士授營
繕主事理臨清磚廠三載改祠祭主事弘治戊午歸省尋憂居
築圃游息觴詠式勤之出不應年五十四馳疏致仕性孝友封
公歿盡推其昔產二弟歲周親故之貧者塾師費致助嫁其女
又某氏負逋欲償女為妾竟免其逋遺之弘治甲子五月卒
年六十一七子葬城西所著醉陶詩集行世子海登進士

祝

萃字惟貞成化甲辰進士釋褐刑曹從工部從徐侍郎貫治渠

三十一

江南遷廣衛員外郎嘗上章請觀理儒臣再不報即歸省正德
初起陝西督學副使歷廣東右參政既理端桑里居教授晨興
課督至夕色莊而和時人號游其門稱館日學者私謚文恳先
生所著理經私錄宋元史詳節子繼皐進士官兵部主事
寄祀貝外惟貞　　孫元一
陳善曰君子不死于盜賊原博之死不幾于革革乎夫事固有
不可測者原博身羨三郡之變成德在闇深矣單身諭賊蓋其
所嘗試者也當是時危機方急諸大夫易服亂竄原博凝然中
立此必有自信者臨難不避罵賊而死嗚呼可謂苦節矣

許

元奎文華弘治壬戌進士初甚貧攻苦力學大母望之峻曰不
登第不娶果如其言年三十始娶授工部主事榷楚稅纖毫不
私調刑部卒官今祀鄉賢

陳

祇　以歲薦歷河南布政司理問守文無害潔身飭後不

歸來七範門書策不須論曰日自幽事清采在小園鳩鳴閒
竹閒月晚過梅村隣父時時會壺觴笑語溫

吾

約字原博弘治壬戌進士筮任南刑曹歷福建僉事屬旱疫悉
力撫循卒多瘳延平邵武暨福州軍相繼遣背畢事諭之無
敢譁遷山西按察副使觀去補江右公廉如故擇雷一鼓獄進
福建參政至左布政使令諸司錄各納穀備賑饑候官因逸賊
相戒毋犯查使君會卒遇害時嘉靖元年　月而巡撫山東右
僉都御史之命下閩人痛哭立祠九年諭其所著明齋集
同流俗祀鄉賢

毛

鵬　孤窮力學劃行端慎貢太學歷袁州通判不失其守祀
鄉賢

許

相卿字台仲正德丁丑進士授兵部給事中嘉靖初上書言事
大閤張銳張忠既論而贖張欽舍人李賢襲錦衣衛指揮林司

三十二

冠後被螢相卿爭之力尋自免邑具騶從如常辭曰吾黍軒擁
蓋揭揭出里中使父老走匿旁舍謂彙拜何吾業里居母徒患
苦父老為也隱紫雲山中不跡城市王陽明湛甘泉諸先生雅
慕重性還劇切夏文愁遺之詩九扎山人不出山不將一字落
人間已亥召補禮科不拜所著華朝志雲村集貽謀四則行世
子聞道遷貴州道御史
訪許台仲九扎山中　　孫一元
幽谷經年到櫻罌十日留柴門河月動木榻海雲流共愛台山
隱難忘帝國憂何時解朱紱取醉話滄州
讀許村先生小傳有述　　于慎行
紫雲峰下石為關尚想幽人舊隱居避俗青春違禁闕移家白
首寄樵漁名標吳國先賢傳手校西京太史書此日瓣香餘誅
草臺郎封事滿公車

祝繼英字思堯文惠先生從子正德乙卯舉北雍教業昌令侄攜二蒼頭往家致薪簡飲江水視事公需毫不煩民扶滿從石城以老素善酒日舉無算終不見酣醒時

陸州字汝行嘉靖甲辰進士為人飽侵弱不勝衣遇事剛斷敢為即貴責不可奪當以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試官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既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致公堂州偶拈中式人二卷閱之願就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即為轉易二卷同號懷懷感服其持正還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着顧來督為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為調停甚撥以陰折其非一時偏路賴以安堵先是 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并稅艎篷之泊岸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武闖入總行艎篷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憤懑憚州

三十三

自是相戒斂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捍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涯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費踴帑金為長陌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滂至始不為災縣當以賦則清混徵斂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著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簿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註于籍月終更互攷成之完負者有稽數公賦大辨常俗不習為商歲七論豐歉殺一入息闔貿商金以償官逋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史縣官願留官防饑使毋令販而出境也州歎曰此豈為居積牟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奈何坐自窘束乎遂下令日散有以遏糴為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為烜爀可異之政惟務約己愛民他如均傳費與士類屢賑恤每事必為之區畫期于奉法循理而已後以

攷績行畢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三年丁內艱卒於家計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如喪考妣云 徐學謨楚志

查秉彝字性甫嘉靖戊戌進士授黃州推官擢禮部給事中議莊敬太子冠禮及楚世子獻當欵宗祿日匱上六事曰處宗祿重恩典肅宗教止交結飭藩度擇府僚轉戶科給事中尋調左會大計奏斥酷吏禁贖鍰緩征科尋忤旨謫雲南定邊典史轉建寧推官又遷刑部主事改吏部累遷文選郎中佐尚書李默見重進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轉大理右少卿太僕寺卿拜順天府尹甫五日卒年五十八時辛丑閏六月既望諭祭一壇命有司治葬子志文廬州府通判志宏都察院都事志立河南參政志立子允元江西參政所著近川稿掖垣奏議藏於家

徐炳仲孚嘉靖癸丑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歷遷河南備兵僉事艱

三十四

去補山東進湖廣參議遷河南備兵副使治大名歲供餉汰冗費會清戎使者峻甚炳為言不便狀亡益尺籍祇屬民耳遂不擾遷山西參政卒官炳篤孝少繼伯母仍加意所生庚戌奏南宮以任籍不書本生罷廷對友愛諸弟潔廉好修在大名值眾貴食黍豆室人頗嘖歎曰民多菜色何獨飽為總人至泣下

馮覲字晉叔徙家錢塘嘉靖甲辰進士授職方主事事入分守西直門例賜金幣歷武選郎中忤去補故秩遷湖廣副使廣東參政嘗行部樂昌猺賊要入巢求犒正色諭之止三日與還于韶既知賊情以千人襲之俘大酋馮應科等百人進按察使卒官覲嗜書嘗期湖上隙地吟嘯吾願足矣所著存稿八卷

許渝字廷夫郡秀而文揚按察繼宗遠其父渝拔之入揚題試之立狀貧歎不置貢倅永州多善政已掛官自適

查志文字鳴周隆慶丁卯舉鄉倅廬州爲築河而寒便宜遣諸役

約祥水凍集之果如期辦還盧州同知駐無為州管盧稅蕪署
州印時巡盧江上遇颶風暴作舟覆飄流數里瓦生舟內一吏
捧二印與俱見雲長公護之忘其在鮫綃幄中也偶賈者過聞
覆舟內有聲鑿而出之獲全識者以為循吏之報去恤災綏斂
不幸中讒罷

吳道字公路嘉靖丁未進士令長樂廉勤通敏興利除害育才宣
化赴召之日尧稚泣送于途後拜御史遷太僕少卿詳見長樂
志

孫景時成叔杭之右衛人性耿介于世寡諧師陽明甘泉二先生
丙子舉於鄉教諭長州遷攸縣令卸鎚饋遺豪右人多稱之已
解官好蒐輯故聞作武林文獻錄杭州府志未竟而卒

董學行顏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巡按宣大真定鈉
復狀善草里中定均搖實心為民立志期于君子惜厄于疾不
竟其所施

董親宇化卿嘉靖癸丑進士令宜興抑罷訟部私寅緩部素鴉兵
供具不應雖坐忤不惜丙辰徵拜山西道御史歷按畿內應天
陝西並持法凜凜在應天補孝廉彭應龍髡之人心稱快予告
歸丙寅起河南道御史晋改忤銓曹外補湖廣按察副使丁卯
春免官蓋銓曹意也居鄉簡尤好周人之急邑里以為儀表

許文達長儒萬歷丙子舉南雍常帬帽見邑令令戲曰帽直幾何
曰亡價令怏然任河間推官有能聲張采起補東昌奏最拜監
察御史數上書指摘改府弋切巡按甘肅勤止採礦并劾張侍
郎養蒙擿判肯嵐州晋撫魏允貞嘗見劾及入謁頗被詬厲聲
曰吾擊郡下勝固所甘也尋歸里所著盈岳集

陳與相卜野萬歷丁丑進士令新昌有治行調吉水益能其職遷
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南昌未任憂去服闕補成都擢四川副

三十五

使時採大木不辞艱苦庚子征番首督餉生罷父之補廣西左
江道七何遷貴州左参政致仕性坦朴不設城府子玄擇翰林
編修歷湖廣参政祖芑巡撫荊州右副都御史祖芑子之遴左
中允

查允元仁卿萬歷丙戌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乎開白封貢
及三王並封上書言是非進江西提學僉事擢参議湛廣西副
使憂去不起樂湖山之勝寄居武林卒年五十二

祀以幽耳劉萬歷丙戌進士

朱燃勉字楚伯世居泉花里辛卯舉于鄉壬辰進士授江陰令以
清惠治之蔬米廉值不擾市一錢調長葛令治如江陰又導民
以桑麻之利庚子遷南州郡主事累遷郎中進建昌守廉平不
苛量使命傳建昌守事以進有曰寬于容衆而不寬于御衆嚴
于持法而不嚴于行法蓋實錄也戊申擢廣西副使未赴還里
卒年六十四

徐紹曾表耿萬歷乙未進士授黃岡令流聲愷悌遷南京工部事
歷兵部郎中進山西清軍参議剛狷夷然于任雖歷數改家清
約如寒士

許令典摭則萬曆丁未進士令上饒無錫以疎放改教授淮安屢
起參頭終淮安守性卑易坦亮官二千石不改儒素所著金斗
隨筆

高行

我還曰世所傳高行類丘園素履者流若豪俠則外之別為一

三十六

道夫豪俠慕義拔于時輩肩得卑視之觀于今日亡論丘園素履之未易值即所為豪俠者幾何人哉故並列之其有所感也夫

元

賈銘字文鼎貲雄海上長萬戶好賓客能振人之急名士如胡隆成鮑恂輩為重客劉文成叅徽時嘗有意于銘已度其無成但為擇吳山葬地經始日忽風吹金箔于梁上文成曰若家且世世橫金也銘二子俱以戎 明汗馬功世歸德衛臨山衛指揮銘年百有六歲嘗患夢緋衣象進而西過女子服從甚都下與拜曰自月宮來送彭祖璫指前琢就觀之既寤通文成寄壽山福海圖繫以詩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十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樓臺縹緲造天漢赤日絕戶扶桑涼玉泉之水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崖有時來環珮聲琅琅鳳鳥自歌鸞自語青雲連蜷白雲舞淋漓豹髓浮縹膽璀錯金盤薦麟脯耳聞楚水泣皇英眼見商郊葬彭祖琪花生樹霄有光東風入律春茫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雛夜夜月中來廣寒姊娥寄消息明知其兆越三日下世

賈用中家貧罔置義塾捐學田好行其德見劉文成賈氏義塾詩序

明

董思字如魯饒于貲景泰甲戌賑粟四百石成化癸巳賑六百石下西賑千石有司以例授承郎不受仍輸千石為備他蓄事易故舉章楓山先生表其墓

徐義字彥宜成化癸巳海決民飢日治糜哺數百人八閱月而罷飢人賴之子寬登進士

唐琳歲貢任大名訓導舊志稱其孝友端肅嘗還遺金有古人風祀鄉賢子世卿撫州通判世旦婺源訓導

祝琪字汝洲嘗任歸化驛丞喜吟咏不苟取與子華貴封刑部主事所著履道集（擬從山應制）天伏出彤闈鑾和上翠微飛流喧鳳吹空谷輾龍旂樹色連宮披花香傍袞衣皇仁敷兆億實從樂餘嘩（長安道）望歌喧卯第羅綺飛春朝複道通泰苑離宮接渭橋百花三殿出執玉萬方朝自古侯王地前呵擁珥貂（雜題）東風揚柳拂春堤烟霞陰陰野鳥啼金谷日斜歌舞散海棠無主草淒淒

查益博學多聞不苟言笑設教鄉里多有所成就子約貢肥

查封

查繪制行克謹事繼母撫仲弟鄉黨無間言

董戴楚府教府平心率物不跡城市子睍肯贈監察御史

陳中浙郡諸生倜儻有大節歲旱禱之立澍豪民好義子興

郡太常少卿與相貴州叅政

孝友

宋

周阿二力田志養母俞氏病篤同弟小三各刲肝以療弟阿九通鈞燈禱禹累愈

明

董謙有孝行親喪廬墓成化時旌門

葉文叅海寧所軍餘性勇慧而孝友無間弟文龍醉毆人死官司訊赈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痛弟註誤貽憂于母遂訣母曰兒幸有後當代弟死即詣官暴殺人狀生論弟得釋此與蘇子瞻所書狄武襄事無異嗚呼世之君子兄弟不能容往往以細故成訟文榮本士伍不忍母累從容就死可以愧曠林之弋矣

孫經田家子父早歿同弟煒奉母最孝嘗疾甚醫不能療時思食

即得愿志殁則疾作由是竭力營辦諸品成具以俟一日思大
蝦作羮時方急田即輟工周行河港凡數里井及坊市不能得
二子憂之驚皇亡措方少頃于門見水際忽動覩解衣入水求
之即得數尾喜躍即羮之母賴二子之孝存活數年嗚呼古之
冰鯉慕雀載之典籍以為後世奇事不意二子務農細民不知
經史孝行足與之埒暗合前人且感動鬼人如此

褚文奎母徐氏危篤剖右股作羮進母今補贈廣生
諡還
峻嶶無針馭吞睥血仍淋漓得大歸讀到琴弦腸斷處至今淚
灑舊時衣

胡化事母楊氏甶至割兩股療疾色今旌之補諸生

隱逸

齊

顧歡字景怡家世業農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
田中驅雀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稲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于舍壁後倚聽亡遺忘者夕則燃
松讀書或燃糠自照及稍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郡玄之能
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覬之紅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之
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盧于墓次遂隱居不仕
于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飲
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好黄老通解陰陽
書為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
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
靈綬門前因有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

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求哀于歡歡乃往村中為講父老子
視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
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孝經歡曰可請仲
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後果愈人問其故曰善禳惡
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
至稱山谷臣顧歡且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
言優詔並稱其美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為太
博學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俱不就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
共談四本歡曰夫中理惟一豈容四之四本無正失中故也于
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又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
著夷夏論以辨其異同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歡與
往復論難其詞甚暢文多不載歡口不辯長于著論又著王弼
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

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鯤鵬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
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向方不可篤翹心企前覺融然
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採葬時卒于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
道家謂之尸解化仙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于墓側縣令江山
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大議三十卷

夷夏論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
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
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
七步于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
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起歡論
之曰五帝三聖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
孔周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節道則佛也

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相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暉灵以示遠
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
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翦髮
曠衣群夷之服擊跽磬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
槨葬中華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
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類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
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或獸而獸吼
教華言化夷語耳雖舟車均于致遠而有川陸之殊佛道齊乎
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制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
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國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仰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
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

四十一

若以俗邪俗則太乖矣屢見刻船沙門守株道士交爭小大互
則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
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乱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
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
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
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寔而抑抑
則明者獨進引者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
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員有體器
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
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微密利用為
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
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

黎託為道人通公駁論謝鎮之亦以書詆歡朱昭之廣之並書
難焉

南齊

杜京產鹽官人顧歡招之同隱天台之歡恭今招隱峰是其遺
蹟

顧熙字長孺有賢操永明元年徵拜散騎侍郎辭不赴

戚顯

梁

戚靜 顯之子

唐

朱世卿 武林西山有唐隱士鹽官朱世卿別墅

宋

施德操

四十二

楊璿 並見前

楊均 寧編次海昌圖經作雙廟樂歌迎送神祠

元

董鎮字仲貞博通經術值元乱自海鹽徙錢山每夜靜月明輒登
山長嘯風生海涌或悲歌泣下歸即閉門竟日臥客叩戶謁之
終日危坐不一語人莫測其際

董處侯傳　海鹽教諭山陰胡隆臣

公諱鎮字仲貞裔出河南自強董大夫之後十二世祖符于宣
和間任進義郎于郢州曾祖文林以儒術起家為臨安司法建
炎初扈從南徙官于臨安改刑明化士論褒之遂家焉至延祐
丙辰冬故宋駙馬諱仲溫者生公于澉里少有大志嘗受讀于
宋賓趙公乾判學問雖多所發明至順庚午既冠承考妣命贄
于海寧錢山孫氏越癸酉聞金華許益之得孜亭夫子正學之

傳於仁山金文安公之門乃裹粮從之處日與朱彥修允弟討
論講道發而為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不事雕鎪下視驗敘他
人數千言不能道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朱絃一唱而三
歎者也益之深器之後四年益之壽終公獨築居于婺東居三
年然後歸時論翕然有董處侯之稱無問識不識皆以儒術推
之東山趙子常以文名一代平居相親猶賴指示之益黃晉卿
于當世儒者罕有許可獨于公尤加敬焉謂公寔得婺學之傳
聲名赫然也至順庚辰浙東憲府辟公為掾辭勿往至正甲申
江浙行臺平章巙巙直舉茂才異等海邑守禦官亦推公為守
備倡鄉兵義勇以禦紅巾之乱趙弘偉時在南臺廉公丰神凝
遠制行峻潔命除征行百戶再授儒職皆辭不受公自十歸寧
里屏跡入靈泉山中雖避兵奔逸栖栖閉戶講讀不輟平生未
嘗註釋惟于經史精通默會見之躬行閉為章句口授學者叩
之而聲應索之而圜轉人或一見則鄙慢之色機械之巧消鎔
殆盡以故咸樂從之遠而都會近而家邦一時名彥皆百舍重
趼而久依其家更作嘉會堂于靈泉之巔援引橫渠故事季搆
二室右室畫孜亭小影題曰翔聖所左室書孔子儒行篇題曰
儒隱堂予嘗一造謁焉綢繆旬日見公拳拳以斯文為己任或
以仕進勸公行者輒毅然曰是輕宗室辱父母也我姚宋室淑
女我雖不及食宋粟猶當為宋臣子安得忘親事廣隨世就功
名耶一止一遷曾不足挽其挺然之守此其岡大所見浩然天
地間豈區區綽約于文章之間者與凜卓高風不隨于俗近沿
濂洛上泝洙泗自過江來根柢宇宙百年事業幸哉一二見之
先是鄱陽朱公遷授金華路學正乃相語曰師友道衰婺學失
真凡以教化不立故也鎮願須臾無死俟君復修教化而崇起
焉又嘗以詩風有云迎俗强丈長夜語逢人漫臥舊時編公還

由是奮然勤于訓迪學有所得者數百人公寔感發之也迨今
天啟聖明誕膺熙運丁亥年冬承旨宋濂學士劉基交章薦公
命下之日而公已捐館山中四十日矣士大夫莫不傷歎次年
戊申基使道長安性哭之題其墓曰翔聖董處侯鄉之士人想
其懿矩既揭行以誌之史矣會公道友貢師泰避隱桃源其子
治託請公傳于予因謀刻梓月于念揭屋歸攜為以黃老教人
門人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而郡守亦為之作傳
卹公學行文章為海內宗師可無傳乎及讀公家券獨以歸訪
故里拜掃丘隴為念按其生平儒行卓卓真可謂不愧忠孝之
大節不負婺學之正傳者也為之書其概云

張

天雨字伯雨無垢先生之後早棄妻子隱于黃冠師事開元宮
真人王壽衍風儀凝峙詞源倒峽仙仙乎鶴背上人也雅善書
嘗居三茅觀修玄史登紀道家高士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
不與為尊之也作黃龍樓儲古圖史作水軒于浴鵠灣所著出
集三卷碧岩玄會錄二卷茅山志十五卷墓在錢塘靈石塢
明正德間或鋤地數尺見其墓盤坐爪髮俱長偶揭隘破而
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二書擕其一示鄭栗菴環鄭顧
易以一金其人欲薰取至墓風雨大作失書所在

悼伯雨　楊維禎

黃龍樓頭仙一去明年黃鶴掃狼烟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討
山中伴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劍遺已成龍思君不見夜
閉戶月在金鐘第幾峰

題茅山外史奔月危歌　胡奎

瑤池羿飛奪入月竊得丹砂鍊金骨無何躍入龍王宮千丈紅
光射銀闕茅山外史曰懸河長鯨吸海翻白螺夜半銅仙泣秋
露化為萬屋黃金波空歌笑落瓊臺表傲睨乾坤一杯小月中

若許箕糟量我亦騎鸞天上來
讀張外史詩
海內詩人久寂寥靜中披卷即神交函關紫氣長懷李句與青
山本好芽快雨送青來竹下淡雲流月過林梢令咸若返遼東
鶴定擬雲松共結巢

朱景仁素以孝友聞元季游士避地海寧景仁悉解衣推食同甘
苦屢徵不赴自稱貞白道人

明

蘇平蘇正 見前

董淞字子士孩貫經史從步游章楓山之門狠視家產不屑制義
弘治中薦應歉陳王道策若干萬言命下禮部試沮歸武勤之
章逸口占謝曰我有腹中書不辦頭上帽浮雲自去來難應鴻
都詔書張貧家齎晚失明號聰光大師所輯聖學全書真儒蓋
語紫陽正脈若干卷藏于家

寓賢

宋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來學于張無垢先生紹興五年進士第一
年十八任趙鼎帥幕除秘書省正字以論和議忤秦檜奉祠無
垢謫南安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不遠千里弔其父喪無垢嘗
曰子老君烟瘴親故相絕忽恩在鹽官時携杖與陳彥柔毛子
文汪聖錫到郭外入僧舍論文煮茗聖錫書壁以記字畫遒勁
可喜今相去遠甚為之悵然檜死歷官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卒謚文定

陳書徐陵傳陵子儀少聰警以周易生擧高第為秘書郎出為烏
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
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四十五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徙步從張九成游紹興二年同弟景 居
第二歷吏部尚書今邑城亞魁坊故其僦舍也

木待問字應之永嘉人隆興元年進士第一歷太子詹事知太平
宣福婺州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贈少師光祿大夫孝宗嘗語
待問曰木姓始于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
有木盧元豈去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婿
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姓原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
聖主萬幾廣覽如此為士可不研博古今耶待問卜居邑中即
今仁賢坊

王沆安化郡王稟之裔高宗召沆詣行在家于鹽官今有安化坊

趙汝謖曾祖士龍江南東路鈐轄李成寇淮南圍九江士龍罵賊
仰藥死贈武功大夫乾道七年汝謖來丞鹽官因家焉

曾伋南豐人鹽官教授見鍾必萬雙廟記中邑之隱居南豐曾伋

鍾必萬 人鹽官令其撰儒學記云求田問舍欲老于海昌之
上

元

郁世閒字閒達黃縣人世百戶戍海寧民多私鹽而令甚峻犯者
例與有司並治之有司欲竟法世閒曰民窮故耳不竟法民呼
郁父會張氏陷浙西時見從逆者切齒罵之後屏居硤石鎮元
亡不食而死妻李氏以知禮稱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為集賢直
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胄監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
郎太和州判官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尋以
土著自劾去太日萬措應奉翰林文字內艱服除除紹興路總
管府推官郡有疑獄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空船繫近
岸史中二十人適取鹵海濱拾其舊櫓而船中死人二徐乙因

四十六

指為史等所劾史備于富民高氏并逮高師泰訟之則里中沈氏販枕而西盜魚見劾史高之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肆暴奪諸暨商人錢撲殺之走告縣曰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官疑其偽以疑獄釋師泰追案之竟坐裕治行為諸郡第一秩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首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粮百萬斛遷兵部侍郎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敝命師泰視整飭之歷究弊源驗產均徭民賴以蘇豪貴深嫉之朝廷欲和糴浙西因除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使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失守命師泰為摠督明年張氏降平江懷印綬棄城遁匿吳淞江易姓作幽憤賦士誠既納降江淮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授師泰兩都浙轉運使剛其積蠹丞相復制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粮由海道轉運給京師治居海寧與諸生謝肅胡奎輩講學寓東野草堂其詩曰幽人海昌生草屋向村墟響竹頻鶴分泉漫種魚梨花春巷冷榆葉夜窗虛細雨篝燈火匡床正讀書劉伯溫先生題小桃源贈之卒葬其里寧國府志云友人宋學士濂嘗過其家邀之置酒飲至夜分仰藥而死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與不識即加推轂故士譽翕然歸之有玩齋集行世

貢泰甫文集序　　余闕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為迂者亦聖賢以為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常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能文少游太學有時名矜自貴重不妄為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我二人者雖然相得若魚之沫于江獸之走于林也時泰甫為應奉翰林文字因多暇日即與聚樵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亡不言者意少適則連轆過市據鞍諢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亡欲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賢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奸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常然而小人賤隷亦皆以儒張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其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為也因翱翔自放亡所求于人已而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為最久去年太原賀昔為丞相薦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浙東西第一乃復得召為應奉余適入朝為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于泰甫鬚髮皆白而泰父貌然面紅白如常出其別後所為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亡所遇而淪于下僚宜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于文學且其純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耳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于文藝文藝雖卑而世方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于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為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于蕪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

當別去計相見時又必有過此矣于其行也序而識之
送有亨侄還錢塘　胥師泰
嗣家諸侄仲容賢客路飄　雷滿顏曾為頌斂留于美郡思戢
蠟變償度十年江海三杯酒萬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
息欲亭風雨共歸因
送貢尚書入閩　揭維楨
黼衣經略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荳開越嶠千艘升
斗貿番人香薰茉莉春醒重葉捲梹榔曉饌頻海道東歸閩未
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送尚書貢先生入閩
敬亭山下秋雲飛錢塘江頭風露微三更南斗海底出八月白
鴻天際歸梆子梹榔南出遠荔枝龍眼北來稀明年漕運歸來
日好為君王補衮衣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季游海寧客黃灣賈氏見其富而好禮依
之度其無成但揮霍而去
明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值亂客黃灣馬氏授經三年一夔以名儒
終杭州教授
何得舉　晉江人洪武初進士授海寧令德惠及民秩滿占
籍海寧後改寧府紀善致政還居雙仁巷葬城西子熙南京光祿
寺署丞詩集傳世
方技呂直附
唐
顏真卿見前　宣和書譜顏真卿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
戈如發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
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魯元山銘之深厚又種種

不同者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褚薛之筆相上下
及中興以後筆力迥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
黃山谷曰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以來風流氣骨回視
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繩墨之外而
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之極者為張長史與魯公二
人其後王少師頗得彷彿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
安
顏太史以僧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聖與師授之
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
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曰似古釵腳為草
書竪牽之極真卿徵笑經歲月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豎
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頰公腳唱賊賊久之
顧
況見前　工書焦山瘞鶴銘號為絕筆惟長小幅嘗求知新亭

監曰欲猊萬海中山耳
宋
張九成見前　公真草橫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刊之琬琰燦然可
觀縣令趙汝鮎搦其尺牘行世見張家傳
周必大題無垢手書曰永嘉陳求仁兩徐期月端方篤實相助
為多臨行出無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幅乃知父師淵
源有自來矣其云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遠路又云閑見所得
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遇物于不可意處試吾所得最此親
切者又云閑日前視六十以前已行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
凡是四端所以修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哉
張少良進士舊時坊治皆其遺署
元
張天雨見前　伯雨初見趙子昂喜其作字勁健贈以雲居將軍碑

墨令師法之書遂超越欽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變率更家
數世稱二絶獨于畫未工或引款草點綴木石人物亦有賞適
蓋論意不論象也

明

貝闓器　郭店人徙巳城烏鵲橋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得也乃俟
其遠出將閒笥竊其書發之則闓器在笥中吳元年與鐵冠道
人張中游白下同宿值　高皇帝微行假榻焉枕于斗闓器夜
出視天曰帝星臨斗　帝還昂首聽之張中曰尚離尺餘也
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闓器以國號對曰當是大明問張中
以年號對曰當是洪武皆　帝心所默定者益異焉後恐惑衆
將殺之竟隱形不復見

胡奎　見前　作字不俗

王省　許性恭祚益善楷書應屬　見前

唐俞　字聖言能書繪教授里中飯課詩督學使者桐城阮鶚表其
門遠吏所著類吟錄行世　小景　千尺飛流萬丈若不知雲外幾
十山是誰高倚林端閒身在芙蓉翠間　客老　殘煙半壁白人
明孫坐無聊夜幾更白月清霜階杵急北風南雁客心驚蹉跎
歲月潘郎鬢牢落貂裘子情四首家園雲樹香獨憐踪跡似浮
萍

沈一鳴　字叔平幼失學倚壁竊聽老村塾師喜寫花鳥以介特不
適于時所著秋吟草　春閨　春閨夢難斷春歸人未歸去年雙燕
子依舊拂簾飛　田家女　自分田家女來歸游冶郎欲隨郎意好
新月畫眉長　山中　山寒易搖落一日雨聲中雜取階前葉聽來
自不同　紅芍藥　牡丹開盡見紅粧畫倚迴欄日正長疑似漢宮
春宴罷美人三五醉調床

周斑　字無瑕邑諸生工寫蒲萄氣韻生動詩亦清俊所著疑夢篇

唐詩選脉行世晚輯廣孝錄乙酉八月值危疾夢人攝至冥府
以廣孝錄未終卷重得甦年八十三

陳獄　字　太學生選授光祿寺監事少游董太史其昌之門工
行楷好購名蹟太史所著法華經七卷石刻藏于家藝林珍之

陳玄暉　字微真宮湖廣參政書法遒勁可喜

烈女

唐

殷氏　顏惟貞妻惟貞早亡子真卿尚幼殷氏躬加訓導

宋

諶氏　安撫使將官楊奉直妻直從駕南渡留臨安未幾金兀臨安
奉直在軍子由義年十七氏累由義及幼女避地鹽官金騎踵
至氏仰天泣謂由義曰汝父必死國難我豈偷生以虧義乎遂
攜女沉于運河

元

徐氏　農家女適杜保二生男方晬保晬保二歿氏矢不移跡撫其
孤　古長至正十九年旌表士大夫顏其堂貞節吉水解縉有記

明

李氏　百戶鄒世閒妻以知禮聞　見府志

鄒氏　歸沈鉉二十八歲寡居舅聞其少守義不屈洪武十七年旌

董氏　錢山董鎮女適朱士燕方二十四歲矢節撫孤洪武間旗臨
川蕭大年有傳

王氏　朱士賢妻

王氏節孝堂詩序　楊士奇

海寧王氏女嫁朱士賢早死王氏年二十六一子始生舅姑閒
其年少強使他適王氏以死自誓未幾舅姑沒鬻其奩中物以
葬其父母亦亡子紡績織紝以養亡所缺乏母病籲天刲股和

藥潛以進母病遂愈人皆以為孝感王氏雖經紀二氏而不動其夫所為一物以待其子成立也人皆以節孝稱之其子既長字曰明善尤盡孝道人皆以為天報之也明善既新其室為華萱奉母而鄉人道以節孝名其堂翰林曹吉士景暉來請記曰偉有勤也予職在太史烏能已于言哉王氏以一女子不為欲動情勝毅然自處難矣而又能使兩家咸不落寞是能以義報夫以正事其舅姑孝事其父母而以身教其子有若明善之賢也豈不尤難乎哉庶幾可謂令德具節孝有不待言而其才亦可羨哉世之男子有不如王氏者能無自愧與然世有喜為膠固不通之論者恒曰有才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不論常變而拘以一律夫豈可哉蓋婦人處人倫之常閨門內上有賢夫下有才子而強預家政者雖不得謂賢可也若處人倫之變夫死子幼舅姑死父母獨如王氏者而其才不足以經紀兩家則亦可道哉若有其才而不用則又將何以全其節孝哉故若王氏者宜傳之世以勸則人家之絕而復續危而復安者將必多有之非徒以傳誦王氏之才其有功于世道而不少矣此于二南亦何愧也

孫氏孫敏女適郭彥昭籍太醫沒都門氏扶柩歸葬年二十七斷髮紀姑意正統四年十二月丁丑旌

金氏適楊宗文年二十九守節不渝家貧姑老子幼養生送死恙不違禮守節五十八年宣德八年九月乙未旌

賈氏諸生視滿婦婚三載衍哀立志成化二十三年旌

平氏孫復生妻復生從叔瑋之廣西道卒氏艾砥節六十餘年

范福貞適朱銓銓卒剪髮示志弘治十七年旌思安張岳有傳嘉興通判姑蘇王溴作剪髮賦畧曰思是身不可以再尋猶吾髮不可以再續乃入錦緯捏絲一束乃引金刀矢天三嘱謂生斯

者父母而結斯者夫子垂地覆而痛徹骨髓以心比髮以髮比死長縷斷兮雲散綠泪血濺兮刀痕紫掩鏡撕髮抱節沒齒非李妹之委地而自歎家亡非玉環之剪獻而窈希寵吉壯矣此髮昔青今白對孤影而謝以膏以沐歷八旬而非一朝一夕冰炭在心霜雪在頭誰謂髮柔堅兮礪石誰謂髮短節兮似忠臣有死無二為常山舌為吳門皆為王子心為友山髯于乎噫嘻有節者無髮而有光無節者有髮而無義懷彼二心而不如婦人者當如王旦之削髮何高弁義冠而擁位

題范節婦剪髮卷　禮部郎中建平潘潤

一自君卿賦玉數樓百年情事付東流黃昏燈燼無塵夢午夜難聲誦柏舟短髮已看霜雪暮丹心無忝汗青收區區莫盡衷揚意兩世共姜重海陬

朱節婦范氏剪髮歌　南京刑部主事沈弘道

香雲擾擾滿鏡青一截不惜何心情當初擲沐約紅繩亦曾暗照黃金屏無端一夜秋風零鳳兮鳳兮去不鳴悵悵此身死未得孤帳夜冷嘯空明一尺塵高舊時髻寸心已灰無一星晨雞暮鵲愁苦心百年春夢迷銘旌如何鐵言動鐵石剛腸怨轉霜花白柔指哀彈寶鈌寒片時已失頭髗黑荒涼古月照斜痕日夜酸風射蘭壁嗟哉一女真壯烈鼎重綱常鎮不滅回盼頹風激清涼松檜真姿表孤節紛紛貴國亦何多面頹剥落餘赤熱

朱節婦詞　陸鄉

覽物類于霄壤或比翼而交柯白百年以為期胡背指于頃俄誓相從于地下彼厥宗之謂何嬰在保之遺孤羌有待于撫摩斷蟏環以矢天兮甘疏糲而弃綺羅意孰能以干犯兮凜在臣之太阿春與秋其代序兮此心常有升水之不波臺階兮寘其未涉兮循中正而無頗昔紅顏之婉婉兮今素髮之皤皤完玉節

而無玷兮姓氏上達于鸞坡　皇降勅以褒旌兮偉綽楔之巍
峩後與先其相輝兮緊一門胡節之多慨絕絃之少婦兮武鼓
罷而泣歌臺朝馬之相誓兮而夕焉已有佗覺靦面以厚顏兮
刻反目與操戈雖苟得失榮華兮曾不免夫嘍訶視節婦之雖
死兮其名則耿耿而永磨激頹風而使回兮屹巨障于長河聊
陳風以告戒兮與柏舟而同科

董氏適朱俊三載撫其孤鑑初勺飲不入口以宗戚力勉始强食
哭不絕聲後當道表為慈節

戴大賓

望夫歸夫歸定何時兒哭夫不聞妻哭夫不知此身不惜化為
石汝兒無母當怨誰芳草年年青吁嗟夫兮歸不歸
兒哭兒哭傷母心汝翁棄汝去汝母愛汝不敢嗔何日兒當言
何日兒當步母養兒兮苦復苦吁嗟兒兮莫作潘郎負阿母

五五

王氏適查模弘治十七年旌
施氏適郁成正德元年旌
吳烈女慶真靈泉鄉吳礽女甫笄許字何讓會讓夭逆屏青髮矢
志二親閔其年少慶真哀慟竟日事寢二親歿益哀毀兄嫂令
宗姻為諭覬嫁慶真破鏡矢志兄嫂以折費苦之遂依爲弟景
輝識作八年如一日弘治丁巳冬葬讓慶真偕兄弟往莫夕歸
自盡者三姑防之晨還歸閉寢室自縊年二十八祔讓墓事聞
知縣崔旻立傳

贊　知縣　易蓁

春風桃夭六禮初交夫婦既定山岳不搖破鏡埋光孤鸞沉影
一身綱常重于九鼎俾彼高岡爲鸞其中生不同處死則同封
嗟哉烈女節義完備所讀何書不識何字

知縣　曹鉉

未覩夫面與夫亡不比尋常兒女行白髮尚然移晚節青年誰
肯棄春光身歸泉下乾坤老名在人間草木香我亦等閒非出
類為渠千載泣綱常

徐寬

初妻納君帑永言詒宿願許身兼許心識名未識面今君先妾
逝運理忽分析一女無二夫比翼不羣活骨合同君瘞魂合從
君消奈此白日光隔彼黃泉幽妾命薄一豎心金百鍊指生赴
冥期與君相見

朱淑貞字端尚寶司卿祚之女永樂癸卯生年十三喪父歸光澤
教諭周濟才情婉麗工于詩賦年八哀所著自怡集
遊仙詞　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簫天似
水騎黃鶴過扶桑　秋日見螺　江空木落雁聲悲霜染丹楓百草
萋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　長信秋詞　長信深沉天

五六

路遙玉堦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擲雙燕飛驚別舊巢　明
妃　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金黃帳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
不畫夢中賢　虞妃　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此難招貞魂化
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　弔民懷古　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
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猶染胭
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歇真龍又見起鍾離　秋
夜　月轉梧桐夜未央繡屏斜裊篆爐香金風初起桂花落玉露無
聲秋夜長碧海望窮仙路遠紫簫聲徹晚天涼來槎欲共天孫
會惆悵銀河路渺茫　春風　濕雲漠漠雨如絲花滿西園蝶未知
金屋曉寒鶯語澁畫樓春晚燕歸遲宮桃有恨啼紅淚烟柳多
情斂翠眉檀板金尊久寥落孤城愁聽角聲悲　臺山懷古　萬里
中原戰血腥宋家南渡若為情忠臣有志清沙漠庸主無心復
汴京北塞春風啼蜀魄西湖夜月照瑤箏百年興廢空陳迹回

首吳山落照明（晴春）桂樹游絲綺旎撲簾飛絮輕狂杜宇喚將
春去小桃落盡紅香（竹伎詞）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落酒旂
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滿堤山杏花　橫塘秋老藕花殘兩
兩吳娃蕩槳還驚起鴛鴦不成浴翩翩飛過白鷺灘（田中作）別
盡寒爐夢不成擁衾危坐到三更不知何處吹羌笛落盡梅花
月滿城（客中即事）華屋沉沉乳燕飛綠楊深處囀黃鸝疎簾不
捲薰風靜坐看庭花日影移（染甲）金盤和露搗晴霞紅透纖纖
玉筍芽翠袖籠香理瑤琴綠陰新綻海棠花（湖心）湖光山色映
柴扉茅屋疎籬客到稀閑摘松花釀春酒旋栽荷葉製秋衣紅
分夜火明書屋綠漲晴波沒釣磯惟有溪頭雙白鳥朝朝相近
亦忘機（白苧詞）西風蕭蕭天雨霜館娃宮深更漏長銀臺絳蠟
何煌煌笙歌勸酒催華觴美人起舞雪滿堂清歌宛轉飛雕梁
君王沉醉樂未央臺前月落天蒼蒼

居貞城適呂詢詢病痼不省人事尋歿姑圖奪志不可分出之北
鄉田舍携柩從寒飢三十年死許給事相鄉合葬詢橫塘依傳
稱貞城以雖有家猶終處室爲城之貞云爾嗚呼微給事城其
晦矣

虞媛錢山董渭妻少慧知書年十六歸渭浹月渭暴卒媛慟甚屏
服飾絕笑語刻木象事之十五年精誠之極若有盼響覓火之
媛壽五十二晚作璇璣圖未及竣以歿（題畫菊）移種陶家未及
秋淵明去後色添愁把香甘向枝頭死不墮飄風逐水流（水竹）
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莫青青色歷盡冰
霜戴一天（新曆）靜守深閨不記年入領新曆判粧前任他春色
年年換一點貞心古井泉（題扇圖鴝鵒）樹頭鴝鵒鳥安分獨棲
遲縱使飢寒迫何心棄舊枝（祝姑壽）悶悶愁襟裡拈香祝壽
堂白顏消夕色老鏡淡秋霜白首新添線紅塵不染鄉吾姑形

鶴鳥巢近菖池塘

傳論

婦以節事夫義也然時遇迍邅全于堅忍撫來矜恤責于決從
決從俄頃而堅忍惟終身爲故一節也惟時與幾而難易懸矣
是故江漲得符貞姜溺獄舍斷臂王婦決恐疾偕來宋女貞早
寡終養姑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卑鏡陸妻壯殘形顯操
魏婦激投崖斷死二寶首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殷血像譚婦靈
是其節何可軒輕而難易是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蠋伏劍
概之胡廷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耳而子卿險艱倍十百矣
節婦不云悲夫

吳氏諸生周東妻生子踰歲東卒子亦殤氏年十八事堂上人不
失

章氏朱瑋妻瑋沒時子僅八月氏欲殉之姑力慰諭竟撫其子衣

告鄉舉林湘潭令

陳氏貢生徐燃妻嘉靖丙辰避倭懼不自免携季女投河絕燃諾
使毋援也時女婦多殉節惜失其傳

徐氏諸軏妻輔夫隻影存孤知縣許天賜其閭

李氏毛類妻年二十三守志屏華飾足不越戶矢節四十一年子
鳳章府志

范氏砍石嚴軌中妻萬曆　年旌表

徐氏適諸生查懋功早世氏年十九破鏡見志懋谿觀察劉慕龍
作破鏡行不見一聲旅雁叫孤雛帶月飛來影自疎又不見蕪
原城頭返哺烏歸飛提提鳴烏人生節孝當如此烈婦聞之泣
不止憶昔當年嫁與君頻望粧臺祝鏡神願作松蘿千歲古與
君雙栖共一身詎知變起不須臾白日黃泉路忽殊閉玉埋香
寧復旦夜臺寂寞誰相愉飲番欲葬青丘草四首堂高不敢道

無夫有婦想同死有母無兒仗誰老可憐此恨無人說哭把蔓
花對君折從今罷卻黃金妝寸心暗誓南樓月為君養兮溫與
清為君守兮名和節者淅黃鵠歌雄心甘讓柏舟之死烈吁嗟
此媼今古稀高標勁氣天地齊我今擊節歌破鏡西風一曲鶴
鵠啼

半鏡贊　茅坤

嗟彼鏡兮圓如月半而剖之光如玦一以寘于夫之懷一以留
為婦之玦生同衾兮死同穴千秋之下化作雙龍劍兮雌雄相
隨共超嗚呼茲所謂婺宿之精兮予書之名不滅

茅氏居曩陸妻年二十二而寡以死節著

朱氏諸生愈履禎妻年十八守志四十年縞素不改亡子族里不
以聞

馮氏黃岡孫乘祖妻年十七遭痛苦節五十餘年宗伯董其昌贊

五十九

曰珩璜為飾幽蘭為佩玉之潔不可涅蘭之香不可絕斯與古
今之貞婦壽毋垂嬪則而稱女宗者同根而共節雖君王築臺
猶非其所屑又何有于官可之綽楔

許氏黃岡馬鍾英妻氏素知書攝孫東禮嘗作詞寄意天啟　年
氏弟比部許令典上疏得旌

沈氏魏印妻氏少艾隣人陸萬年每嘲言相屬印偶出萬年乘夜
撬門入其室氏堅拒奪其帽大聲呼救萬年奔脫夫回告以故
訴縣隣人邀之歸置酒相勸氏曰吾不得為魏郎婦矣晨起飲
滷死以見志　王右晋西湖小草

莫氏陳　妻吾里中佃婦夫歿族人覬嫁之詈不絕聲今依其子
差足自食雖微賤自不可挽　談遷
荷鉏朝夕伴耕桑蓑笠空遺轉自傷泪眼不啼刀上月寒砧帷
將嫁時裳髮從雲亂羞臨鏡舌為天高恨下堂十畝青苗應已
足知無丹穴動秦皇

郭氏太學生陳祖萊妻崇禎　年嗣子之選上疏得旌

高氏硤石王化成繼妻化成補郡諸生試輒冠軍有得望孝友無
間惜貴志以殁化成在日事親曲盡氏力助之廪餼館穀母少
私焉知氏刲股愈母疾蓋至性然矣化成中棄勵志撫孤不替
其素當道嘉重焉

趙氏東莊村趙退菴女適顧　少娶奉姑張氏克如禮姑危疾
刲股　之而愈談遷作孝婦傳

高氏硤石韋庶沉瑞婦嫻于內則能詩朗潔可誦遺稿若干首嗣
刻

朱氏祝以樁婦年十八結褵以旃覺夢謫仙見携墜河死婦居貧

六十

洗妝手織紝自度粟可五合許歷四十年如一日一侍兒自隨
分甘縮苦及餅遺之不忍割固遺之則泣數行下曰奈此伶仃
者何迨遭十載始去去未幾所天殞歸節婦者終其身至誠感
人亦一異也

卜氏硤石周宗彝妻弘光乙酉宗彝團鄉兵舉義八月望北兵猝
至氏知禍攜其子投池中從死者甚眾

沈茂華女年十七歲值北兵自縊至第三日其家始知置米櫃中
焚之

潘氏硤石沈華振妻弘光乙酉八月北兵至沈被執氏計脫其夫
佯從賊至王店鎮投河死觀義之

沈氏諸生徐元嘉妻家邑城乙酉七月見掠北兵不屈死

諸生周佩蘭婦褚氏北兵至抱血孩投唐氏池中

朱氏壹泉鄉顧　妻丙戌秋北兵來其里捕盜欲污氏奪身投

河仍被殺

葛氏妻蔣氏被掠投河死嗚呼節婦俱多惜失其傳

仙釋

褚伯玉蓋宮人東晉時居南霍遊行諸山上虞吳臺授許掾書西嶽公桀土符〔掾計掾主為之簡書也〕及楊中書黃制虎豹符〔出楊義許所書己丑年也〕〔貞詔降〕受凡二短卷常帶自隨至梁大同二年正月元日篤鶴登天至今有鶴林宮在寧德縣霍童山

晉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家貧好學伐薪買紙筆且錄且讀杜門卻掃不妄交游南海太守鮑玄妻以女授洪內養之術都督秘辟為尉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不拜聞交趾出丹砂乃乞勾漏令許之嗣後歷覽名勝遺跡最廣偶至磻石經年去之今紫薇山丹井又縣東北十六里丹竈存其跡

唐

馬湘字自然世為邑小吏湘獨好學銳竅善飲棄家遠游遍道者攜入石井中令致書于罰旋出稱石井仙常醉墮雲溪經日夜不濡出曰適項羽招飲時雙拳入鼻又指溪水令逆流指柳逐水折橋斷而復續常州刺史馬植飲之即席種瓜於頃刻秀實剖之甘又周身取錢無算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收者失馬符逐鼠鼠成群出城去每賒酒于曰塔港出囊藥化賣酒餞路為紫全　游越州經洞岩禪院方齋湘與婺州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入不見禮去之宿諸暨南店中去院七十里夜有跡者至二僧懇曰諸僧失候至今不得下床幸免之湘戒以此後毋然嘗求菘不獲畫鷺飛啄其菜主人再三逐之又畫犬走數其圃主人懇免收鷺犬入懷菘如故南游霍童山逆旅夜辭之湘走入壁永康天寶有大枯松曰三千餘年矣即化石果然游宮餘靚岩洞多題詩或以疾告杖擊其痛腹疾則杖指其口吹之如雷聲即愈或折薪呼而與食亡不差跛躄者杖叩之立舒所受鏹以遺貧者一日返而見出語嫂曰吾欲析兄東園語畢遂卒兄葬之東園是夕鞠然有聲時大中十一年明東川奏劍南紫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在東川語人曰吾湘化浙西今又奏玉皇詔耳勅杭州相塚僅竹杖存

馬自然

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床東君謂我多情懶罰向人間作酒狂

登秦望山

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莫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悟空禪師齊安俗姓李生時神光照室有異僧指目之後嗣祖道有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之曰一个棺材兩个死漢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師識宣宗微時暨即位號安國師佛法曰是復振卒葬安國寺西勅謚悟空禪師會昌壬戌十二月廿一日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護軍賜緋魚袋盧簡求撰鎮國海昌院禪門大師塔銘云禪師名齊安則知鎮國海昌乃安國舊名而師亦嘗有禪門之號尋值毀壞宣宗即位重修佛事簡求再題陰時大中壬申十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壽州諸軍事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盧簡求紀于碑陰

長慶慧稜禪師姓孫氏年十三于蘇州通玄寺出家遂叅靈雲問佛法大意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

生破七个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摟籔大悟頌曰也大差也大差
拈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佛子劈口打峰舉謂
玄沙曰此子徹去也玄沙曰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晚
上堂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寔有証對衆舉來師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相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
來火裡冰峯乃顧玄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後唐長慶三年
坐寂

宋

文惠禪師守璋姓王幼以試經度為僧潔修善詩所著柿園集紐圖
師作似之麗熟紹興二年春孝宗幸圓覺寺見集手書其晚春詩及
邑人王恕和詩以賜寺僧惟卯德信晚春草深烟景重林戎夕
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王恕天與清才堅孟郊品題七
景到纖毫春工十絕搜尋苦從此詩名日更高

六十三

高宗賜守璋詩

古寺春山秋更研長松脩竹翠含烟汲泉擬與僧茶熟暫就僧
房借榻眠

德明姓顧守璋弟子紹興十八年禮徑山　歇了禪師師夢雙月
入手心訝異之問答相契為留四年嘗觀溜以杵通竹節有聲
怡然有悟其徒號為竹筍和尚二十三年勅住崇光顯寺寺二
十五年再召入慈寧殿升座說般若賜法衣且給牒度其徒一
人有滄臺竹筍和尚語錄行世

惟尚姓曹七歲出家師事慶善寺元辨徧叅名宿晚歸壽聖禪院
年六十七葬院西張無垢先生碑銘曰道在方寸文字莫宣可
以神會難用語傳偉哉禪師識超幾先挽而莫留欻然逝川橫
翔意外高視大千節如霜筠機如電掣嗚呼往矣其誰繼焉

智標姓朱處夢為僧叅賢首宗教住常州嚴華院稼旱而雨孫尚

書偈之後以寒食日集衆說偈而逝寺建塔審山

元

慧日姓金號東谷叅天池元翁禪師遂契宗旨後于硤石圓覺蘭
若以闡玄風有東谷語錄　十猶頌行世

明

普智姓葉幼聰敏于本邑華嚴院出家叅禮布古尚法師傳賢首
宗教真誠濟淡壽七十三茶毘後齒髮根不壞塔安國寺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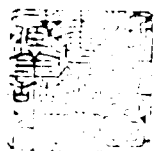
克踏字古音天台吳氏子為讀書一目成誦年十五辭家往上虞
法界寺僧曇郁得度又走婺之雙林見南翁觀公詢咨道要嘗
侍　成祖于燕邸受賜南還辛巳十一月三日坐寂茶毘後得
五色舍利

宗觶姓王海鹽人幼聰慧十一歲從硤石廣福院僧弘道出家後
從無際任禪師引叅海門天真和尚舉狗子無佛性語言下有

六十四

悟辟踪深得圭峰禪師之奧旨

叢談志

棗林談遺稿本

金石不同質玄黃不同色聲色所不遺也邑沿革不一其事散見于諸家曰祥異曰古蹟曰丘墓曰佚事博徵而詳載之如獲拱璧作叢談志

祥異

吳

赤烏十二年冬十二月寶鼎見臨平湖中因稱鼎湖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又得小石青色長四寸廣二寸作皇帝字改元天璽是年湖開（晉戊申二年秋八月）吳人或言于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穢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塞開還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

晉

武帝時臨平岸崩得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對曰須蜀中桐木刻魚形扣之果聲聞數十里

安帝元興二年冬十月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使開除以為己瑞俄而玄敗

宋

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吳郡鹽官獲白者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白者產于民家

齊

武帝永明三年富陽民唐㝢之作亂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吳嘉興海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逃走

永明七年夏六月鹽官獲白者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潮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燕取食之此京房所謂魚孽也

梁

天監七年邑人弘灵度井中放光三日不止獲銅僧伽像因舍宅為寺即今覺善寺

陳

高祖永定二年十二月壬申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寧郡屬揚州

陳

禎明元年冬十二月臨平湖久塞忽自開後主惡之自賣寺為奴以壓之尹遂昌曰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陳主不知修省自賣為奴則何益哉

唐

玄宗開元九年重築捍海塘廣二丈高一丈長一百二十四里

貞元六年夏大旱

文宗太和元年春大疫

太和四年夏大水

僖宗乾符六年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團鄉兵千人臨平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安曹信各為都將號杭州八都

宋

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

熙寧八年縣自八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菹民

賴以充食
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錢塘江水比年水勢稍改自海
門過赭山即回薄岩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
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詔修築之
政和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岩門白石並錢塘江通大
海日受兩潮漸致侵嚙乞依六和岸用石砌疊乃命劉既濟修
治宋史
政和丙申　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鐵符
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泛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
所嚙去邑聚才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
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又御書呪貯以青木匣府遣曹官
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遣道場設醮投之海中初鹽官自投符
後稍稍沙漲前此綜制司差一武經郎路升措置水利乃欲築
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師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見人
修海治宅編
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磻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村巡檢司一
帶漕河淺澀請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
建炎三年三月高宗南渡庚辰發秀州次長安閏辛巳次杭州陳
琦日曆
紹熙元年春大疫
鹽官令陳恕築二十五里塘民利之作甘棠隄
紹熙二年饑米斗千錢
孝宗乾道四年十月四日上閱武茅灘三百騎前一日于赭山打
圍射獵兔侯教陣畢以射倒獐兔至御臺下進獻
慶元三年秋七月螟
嘉定三年五月鹽官大水溺死者衆十二年潮決平野二十里蜀

三

山洊入于海聚落田疇失其半壞鄉田初有巨魚橫海岸民爵
食之海患六年始平
端平四年大飢
德祐二年正月壬午元伯顏至長安鎮其將唆都阿答海皆以兵
來會宋丞相陳宜中遣約不往甲申伯顏乃進次皋亭　丞相
文天祥屯餘杭閩人林琦結集赭山忠義得架海道文山集
元兵之代宋也分三道入臨安董文炳領左軍沿江入海循海
而南由華亭澉浦趨于鹽官鹽官侍擾招之不下將佐請屠之
文炳曰縣去臨安僅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
殺一人即害大計況屠一城乎于是遣人入城諭以大意守者
遂降世祖時高睿為浙西肅政廉訪使時鹽官民有結黨持郡
邑短長者其目曰十老長吏莫敢問睿廉得其實悉按以法聞
境帖之拜江浙行臺侍御史
元
成宗大德三年潮決海塘仝前
六年饑
仁宗延祐元年海溢陷地三十餘里皆議州後北門添築土塘然
後築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後以潮汐沙漲而止
泰定元年十二月癸亥海溢侵城郭遣使祀海神疊石為塘二年
海潮衝隄請名僧宏濟詛之足跡所到土皆凝然紹興志略
四年春二月風潮大作壞州郭四里四月潮浸地十九里水步監
張仲仁及行省官發工匠二萬餘人修治又令僧人誦經天師
致祭制曰可八月潮勢洶洶以竹絡木柵寘石四千六百九十
塞之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粮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
修
致和元年三月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祝海神仍集議

四

修海岸命造浮屠七十有六以壓海溢四月壬寅李家奴以作
石囤捍海議聞
至正八年四月海寧州盜起元史
十年達魯花赤當住知州趙光祖修長安三閘
十七年江浙行省平章慶童出鎮海寧居二年盜息民阜召拜翰
林學士承旨
十九年張士誠據海寧
兵部尚書伯顔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航海至杭州徵張士誠
粟方谷真具舟泊澉浦張氏粟違石墩又一舍抵澉浦乃載于
舟粟十萬元史　瞰字不作澉
明
太祖嘗夢三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覺而瞎劉基將欲刑人基曰
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
當有驗越三日果海寧降基縱之劉誠意集
洪武　年二月改海寧州為縣
設赭石巡簡司
永樂三年海溢
六年海決赭山巡簡司陷没
九年復決流六千七百餘戶淪田幾二千頃
十五年十二月增置海寧所烽堠瞭高臺
十八年夏四月左通政岳福奏修仁和海寧塘岸時風潮陷四千
五百餘丈
洪熙元年縣流民復業初逃徙九千一百餘戶欠夏税絲綿四萬
餘斤粮三萬餘石乞恩優免從之
宣德二年以海患詔免田租
正統六年五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海寧縣請濬大東門外官河小

五

東門外袁花塘河北門砍石塘河城中水門及築瓦石堰石所
共請皆便民宜令農閑時委官督工修理從之
十二年八月海水溢
景泰辛未夏大飢斗米百餘錢
五年正月大雪連旬鳥雀俱死
天順元年旱
成化八年七月海溢朱淑貞詩颶風拔木浪如山振蕩乾坤噴刮
閒臨海人家千萬戶漂流不見一人還
十三年二月海決逼城
二十三年秋大旱八月海塘成
弘治十八年九月壬辰夜地震
正德十二年四月甲子夜地震
嘉靖元年春夏大旱水田成巨河董澐積雨詩積雨高江正急流
深春風物冷于秋雎陽廟下花爭發茲官城西花自愁紫陌陰
寒誰拾翠向頭心事尚横舟青蚨三百酒一斗明日臨卬貧亦
乙丑七月蝗
辛酉大水
庚寅海潰及于隄
己亥大饑癸卯甲辰洊饑
丙午千戶湯軏中池側產連理竹時謂孝感所致
戊申倭犯黄灣秦駐塢海鹽健兒童欽等死之
壬子冬有四虎銜稲薪穴石墩民場民驚避之數日一虎失足凋
中不能出而死餘虎不復見蓋兵兆也
癸丑夏四月癸未倭四十二人自海鹽經袁花屯赭山數日䞋拖
杭州前衛指揮陳善道以民兵三百人禦之陳乃參將萬表婿

六

也方出師家人具饌大言曰吾滅此而後朝食遇賊即陷伏中
萬將軍素好施有少林僧自幼行脚善賊根條貫古大嚴長八
尺嘗德萬公欲為其婿報且曰吾輩不願受中丞約集黨八十
餘迎擊賊賊戰且佯白羽扇僧識為蝴蝶陣令軍人皆摘花僧
自張一蓋作採花狀賊渠帥二大王望僧即若觸手僧即雖殺
之并執數賊我兵爭毆至相傷僧怒揮蓋倭進迫之民兵皆鳥
合而潰善道獨戰于泥淖中靴滑而仆遇害壯士潘貴王貴力
鬪死數日倭縱掠江船而去指揮吳懋宣率僧兵騰搜巢遇遺
賊數輩被創歸沒癸卯別部倭七十餘人流掠村落六月松陽
知縣羅拱辰攝海鹽事以兵至先鋒項東岡現盧貴引數十人
抵石墩斬賊一級徐奔尖山祠項獨追其祠破其門無援被殺
傷我十數人次日羅至已掠海舟去
甲寅夏四月辛巳倭千人入海鹽由談山來屯黃灣掠袁花市焚
刦甚慘南攻邑城不克掠轉塘徐氏西自袁花歷黃岡奔墩西
北抵硤石還壁談山所過數十里無人烟執廟灣周氏二諸生
令負担不任釘手足于樹殺之宿朱家橺守港道以布漬油燃火
于長竿徹夜如晝督撫王忬檄僉事羅拱辰參將盧鏜都指揮
周應禎來援庚寅忬行部諭師辛卯戰于石墩傷狼兵百人壬
辰掠黃灣癸巳掠談山乙未周應禎自崇教寺進及黃山陣如
半月形賊望而呼為牛角陣呪之應禎馬蹶遇害失亡二千人
應禎前事被劾奪職恥之盡捐貲募北兵千人赴浙時學憲阮
鶚書勉之答曰兵法十圍五攻今賊勢甚衆急攻未得良策若
有可乘之機當盡死力圖之必不敢後書至決日而死賊乘勝
立栅益逞掠我軍覩望莫敢前五月壬子朔掠黃岡乙卯剽賊
舟二計九十二人赴石墩賊壘不納流掠崇德乙巳抵邑城盧
鏜戰廿里亭不利而退丁未石墩賊掠袁花而朝海鹽義民曹

扶曹禎以鄉兵迎敵賊不敢渡復屯黃灣丙辰出談山丁巳泛
海次白塔山海鹽兵追之斬三百四十級俘三十一人
九月丁未倭一舟計四十三人泊石墩執炊民舍次日東掠海
鹽渡東洋橋為官兵敗遁
十月戊辰乙亥賊百餘泊石墩大舟一詭言官兵行没暮而大
掠戊寅解維遇官舟登陸辛巳丁總兵擊之俘十二人賊遁
乙卯正月己亥倭三千餘人自海鹽西掠袁花載輜重由黃道湖
抵硤石盜魁葉麻犒掠袁花祝氏婦時以攜行賊過海鹽南關
婦按轡詒賊傾受其約束前鋒六騎按劍守硤石口時戕初人
皆酣飲忽殺掠焚擄亡算
四月壬申倭自海鹽來西盜倉白都司兵敗失亡其半賊分屯
袁花硤石焚掠相望硤賊據惠力寺山巔樹大白旗出則樹歸
即促之掠婦女絲絲絲極裸辱之慘壬午掠皂林北去五月戊
午倭…餘人自海鹽經袁花明日暮掠長安初伴市飯飯畢遂
分入客舍殺掠辛酉寇杭州
六月庚午盜魁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祝婦婦杭人
有姿葉寵嬖之居沙久一日思歸流涕葉遣還會徐海飲酣語
菓及祝氏欲娶之葉大怒故有是遣明日登舟至賊巢觴賀累
日
丙辰二日硤石錢燦作亂胡總督宗憲嘗戰嘉興北麗橋而溺燦
掉出之燦初犯法繫獄有舉其力遂從軍既恃功暴掠桐鄉諸
生胡鶴齡約同逆謀泄燦斬捕卒及己妻子匿邑人許生家索
之急次日與黨蔡義貿數百人于硤村揭竿置旗官兵追捕遁
太湖云式入倭黨不知所終胡許獄死
丁丑　倭復犯硤石
隆慶元年正月訛言掠宮人童男女嫁娶殆盡

知縣許天贈丈田里立圖長一人分都圖圖標界次號又定算手一人給六尺步弓同業户丈量造冊凡為里三百五十五圩三千四百五十七田地山蕩九十二萬二千七百六畝有奇

萬曆乙亥五月晦潮溢壞塘二千餘丈溺百餘人傷稼八萬餘畝

丁丑九月海塘成築石塘七百五十丈修千七百九十二丈計費十萬金

丙戌五月大水是年稔

丁亥七月潮溢

戊子己丑大饑疫浮胔蔽水己丑八月　地震

甲午夏五月縣見瑞麥

戊申五月大水是年不害稼有司改漕仍發粟賑飢民初未蒙卹邑人葉時等奏上許之

庚申七月米價一兩二錢坊市閧糶致惡少擁奪通判胡承烈署縣惡少群入其署爭挂陳恭政門求糶承烈凳引劍自刎陳氏許糶三日乃定是歲從米價並不甚減

天啟辛酉二月訛言選宮人嫁娶如隆慶時鄉間有桃樹一花結實為桃李居人異之攜示城中三月十一日

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東鄉民家生豬二尾八足民家怪而斃之攜置市中

甲子正月十一日雷震戚石灰橋擊死王氏男兩竟夕水色俱黑海潰及于陡璜修築上下俱文具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潮決深入平野二十里漂溺人畜廬舍無算

乙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地震

戊寅六月辛亥暮大風潮決城西至于諸山溺人畜傷稼

庚辰秋米涌貴值二兩

辛巳夏六月大蝗旱民飢疫鬻子女售田舍塗有橫殍而稅賦如故加苛焉始苦田累

壬午春袁花鎮丘氏兄弟業屠狗陰斃人子女煮稱犬肉時斤百二十錢丘氏獨八十錢或以其價廉伺得之遂訴縣令曾居曾僅以杖釋又長安鎮西栅某殺人作肉丸以市里媪絜少女行而躡後失女所在跡至其家方在刀砧間狀聞縣亦杖釋春夏間米值銀三兩人不聊生

十二月城東三里橋有海象乘潮而至潮退不能去偃于沙上長二十餘丈高二三丈人爭割之不盡流腐及秋田畝

甲申二月西鄉人苦陳氏葛氏之虐屢噪上台會國變事漸解

弘光乙酉夏五月陳太史之遴門石獅夜吼因擲其一安國寺

六月庚申怨民反焚葛氏及陳氏村墟殺之五叔僇不可問時

甲子北兵檄至杭城乙丑知縣林塗解印綬步出東門輕舟遁袁花許氏縣丞莆田林士華主簿鉛安鄭躍龍在任丁卯北兵入杭城躍龍往送籍亡何檄餉士華進銀若干

閏六月乙酉貢士錢塘　張尭揚來為令尋有薙髮之命邑人大譁教諭陶秉禮棄官遁士民皇皇謀舉義而外郡各有動矣邑人倡義推中允陳之遴主其事之遴不可避去于是千户蔡國琪朱大綱許　分任之許家出丁餉徵迎嚴密稍不戒輒以奸諜誅各鄉鎮響應寔不任甲硤石周宗彝益募市人為兵傳檄

七月丙辰北兵四百人暮抵城經南門轉入宣德門殺掠無算蔡國琪等死之時浙東擁立魯王太　少卿熊汝霖引義兵二千人渡赭山入城約衿紳同盟以是月終至尋屯翁家埠

八月甲午北兵三百人自嘉興陷硤石殺周啟祥等宗彝遺
九月　北兵至袁花鎮掠過半初東鄉歐陽傑以把總横行
其里怨家殺之歐氏原附北兵遂乞師報怨叛授知縣陸友槐
抵任令雉髮陸仁和人歲貢
初海寧東岳廟南錢氏某煮鹽爲業二人守鹽舍忽見白氣二
自外入竈其一六月鄭彩逃自海上遺貨其粉錢某拾得百金
又大珠如雛子光赤松謂珠色白今赤光者何也妹不珍惜時
藏之鹽舍中久之夜大風雨失去蓋龍所攫也其得百金者以
疾費盡乃起一人已死
丙戌春正月始轉粮杭城
時阬江南沿海撫塘俱北兵
三月十七日有南舟七艘浮海將及南門漁者諸某以報北兵
出擊舵為砲所中南舟亦退遂殺潘某

十一

四月銓授知縣扈萬邦至萬邦安陽人崇禎貢士始徵匀民間
東鄉盜起初孝廉查繼佐等渡江任兵部主事令弟諸生繼等
牒屬武舉于是積盜林起稱副總兵蘇　稱參將人人聚衛自
三月初行叔云助餉江南至是無賴群惡家剽戶掠温室盡罄
而下戶亦不免矣聲言南兵人莫敢格晝夜喧驚苦不聊生諸
盜多著姓名矜惜端淫叔實無錙銖南餉也五月中北兵至袁
花東捕斬二百餘人稍清匿亡何復振勢加甚日事焚官吏
不致問
八月諸生蔣蕃請任招撫而朱朝縉首惠命餘黨以次就見然
私曾如故計粟遠索少不稱意立付刃溺大抵盡東鄉之民無
完字矣其始自置牒始分營恣盜有射鵰營等目
十一月劉進官攝縣事進陽人歲貢附北兵來浙時扈萬邦憤
不任事解任遂放授進官

丁亥正月始令漕辛北餉如舊
四月訛言採婦女搗西達一時嫁娶殆盡
大無麥米涌貴價三兩有奇
七月劉士璞攝縣事
八月廿二日午刻日左四五尺有黑氣見隨日而西
十二月廿四日李純質銓授至　順治丁亥進士河南鄭州人
乙丑秋吾鄉湖塘廟東張匠家剖黃瓜得鱉其家竟無他異

古蹟

海昌府縣南二十里周五里隋大業元年廢按廣陸微吳地記云
海昌都尉之治

清遠樓今廢

題清遠樓　文天祥

高閣晴空上登臨憶舊游竹床虛卧月松戶半扃秋山截鳥飛
遠江流天盡頭相留惟少想玄　得冥搜

十二

海山一覽樓失其處

朱祚

風翻巨浪千尋碧雨沐群峰萬仞秋凍氣逼人來枕簟晴雲飛
影傍簾鈎

聽潮軒失其處

張寧

海門萬萬天風來雪湧千里如山摧空雷隱地雨殆作萬鼓齊代
車喧壁初駿群崛争振翼忽若洪爐供湯液風回頓歇如漸遠
兵馬蕭蕭走勍敵年去年來似有期春秋長落幾人思天涯共
道初來惧夢裡空驚夜語時海濱老禪得深趣禪居正近潮來
處山空木落境無人地迥天高嵐云莫塵緣斷盡雙耳清天機
自動非人聲上方鐘梵隨風散下界樓臺孤月明風微月朗衆

將定將定猶閑心釋靜來非有為去無情留遣世韻何須聽見
說空軒百事無音聲色相盡成虛禪家自有西來話莫向中州
說六如

環綠軒長安游氏立宋漁賦云水竹佳致詩書雅懷樂只君子悠
哉悠哉

小桃源縣東北六十里舊名湖塘里一名清平里蔡政周伯琦題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建寧路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有記元末
貢玩齋先生隱處

張昱

文物湖塘第一村尚書曾與共高門已甘海味充盤飣不厭桃
花伴酒樽百畝桑麻生計足一經風雨舊堂存陶潛所記乾洞
處不識州城老子孫

蕭處敬

地號小桃源年多聚族繁荒茅先代屋喬木故家園不許溪漁
入常隨野鹿奔雲深錦似幕山西翠成屯藥氣烟中白醅香石
上樽吟邊鷗引棹行處獨勝猿軼軼惟存古幾幾不受喧吾盧
能此卜白首更何言

朱右

源上桃花千樹春綠知高隱離風塵林園晝靜聞雞犬州島雲
深接鳳麟十載兵戈黃髮陽一村桑柘綠陰深昇平處處安耕
鑿不惜漁舟往問津

題望石軒

胡奎

雙岘何亭亭如弟復如兄紫薇劉郎去已遠山今猶有紫薇名
大學書生未三十王樹英英向人立堂上有親今白頭晨昏定
省嗟何及書往書來春復秋望水竟作三年留鳳凰臺上一回
首千里雲生東海頭東海東頭白雲起望岘之心何日已安得

十三

雨雲化為五色衣朝朝暮暮當庭閑不勞望雲思遠歸莊乎
紫薇之山兮雙峰並峙乎西東上干織女之銀河下瞰蛟人之
貝宮天雞三唱海日紅雲窗霧閣風玲瓏俞家兄弟構華屋空
翠飛落軒櫳中堂上有親頹色好長年服食金光草笑傾阿母
九霞觴啖以安期玉文棗三年仲子在城均四望天南多白雲
知汜海鶴附書里遙見兩峰如見親俞生俞生忠孝者行看赤
東馳駟馬前度劉郎未足誇重來還對紫薇花

淳朴園沈詁隱居今廢

淳朴園記

董敏

淳朴園者吾友沈子園也沈子幽潛之士乎不獨慕其人亦慕
其居居于紫岘之陽昔葛洪所治唐顏況之隱居也其在于古
昔木石秀鬱拂絕人跡高流奇士棲賢飲水以全其天至于後
世為蕢草所沿麓湖流四達其衝破厥風氣散厥真純沈子懸
弧于斯髮于斯也仰眺雙峰下弄清溪則心怡然乃游于市
則情怫然順逆交于中而得今古之所以異中歲則自謀曰吾
何以處茲以自藏吾其為漢陰之叟矣吾固非崇素封之術者
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十畝之外兮桑者
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吾欲返于初誠不可以他求乃作園又曰
吾園名以淳朴杖其間者耳不聞軍國四方之事巧織喧嚇不
接于目蓋靜者所宜也雜蒔草花果蔬氣至則吾得而玩之食
焉食焉吾無所取心焉爾已矣于是董生曰篤者沈子之志子
未能一游其間然觀其言知其道矣是其人蓋好古而憂時者
也予昔舟行見其山環而水阻欲求古高流奇士與游而不可
得客有為我指點書堆丹井慨然猶望見之夫人溺于污濁則
羨清冷久于卑陋則思高騫厭于紛華則賞退靜苦于澆漓則
慕于朴有感于今則欲起昔人于地下苟天理未全滅則其衷

十四

矣同也矧夫沈子知道之士志存尚友宜其先我得矣韓退之
讀崔山君鶴言事謂其有憤世之意予于沈子亦云夫今之時
家有百金之產則公府有千金之需其令以偷也沈子于時乎
力縻焉以自給薄取于世夫薄取于世而世亦薄求之是兩厚
也兩厚者淳朴之道也道必有所由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沈子之謂乎

上管寨　縣西南一里

黃灣寨

硤石寨

許村寨

長安寨並廢

長安巡簡司

硤石巡簡司

黃灣巡簡司　元置

靈兒塔　縣西南五里

重修塔記

盐官古隸縣南隅有一佛祠曰靈塔世說相傳以唐季擾攘為
黃賊焚掠近歲西南郊林墅間夜有光亘天色人沈暉訪而視
之得一壞浮圖且莫知其所由始也稽諸里老咸謂昔地有佛
宮里之兒童累瓦礫為小塔其間且有嘉瑞後人增飾之浮屠
而毀于五季之兵火故所餘者如此而已其下有黑蛇長數尋
蟠護不去而宵夜昏黑則閒放火光紅輝燭天明徹幽隱然不
知其所為始也然則此非所謂靈塔之遺跡與前數年邑人有
召日者治葬域且用塔以為應按而語人曰此去歲餘塔復興
矣後逾歲果有净信願加修治擇閒其作興乃與同志共率有
緣協力以相其事始事于元祐戊辰二月成于四月然則是塔

十五

之來估久矣噫數百年荒圮之地一旦營繕乃與日者之識若
合符節果術數之精如此耶比有過客善風水嘗過予而言曰
直縣之西有水曰淡塘其派自錢源來而于卦得辛兑之龍于
經得秀文之氣地勢雖遠而源流不深故未能有嘉驗也苟浚
之使深則斯邑也文富貴達當世世不絕余得其言因竊自思
邑之人貴登龍樓勤勤砥石者往古有之矣過此已數百年而
經其顯者寂寥無聞豈非直西之水當時源深而流長者其應
如彼後來湮沒而蕪廢者其應如此耶是或可信也後之君子
銳于作為以遠久遠之效者皆浚其源而疏其流則予永老尚
及見其瑞應也元祐三年五月望日武都章壆撰

重建塔記　張九成

壽聖禪師惟尚道眼明徹戒体清潔傳法于晉昭英公得証于
黃龍新公既謝事乃歸老兒童塔之西環堵蕭然而聲振四海
其叩門求法者蓋肩相摩而袂相屬也予寓居盐官遇冬日清
美芒鞵竹杖經尋師于茂林修竹之間一日余指塔問其故師
出邑人章璋石刻且曰舊塔廢為道士居者凡二十年矣紹興
丁巳主塔僧仲淵之孫德楷病數百年之勝槩一旦為有力所
奪影滅跡絕了不可尋問乃草衣木食錙銖積卜地其東累
甓架屋于莽蒼榛棘中今蘭若窣堵峥嵘突兀鼎鼎一新既而
子被召貳玉牒継擢亞春官侍講金華未暇如師所請後予以
病乞歸聖天子閔其勤以奉祠寵之居閒日讀方書理藥物亦
未暇如師請也余病今少閒師來請益勤余乃呼語而告之曰
堯聖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具在人心覺則為聖賢惑則為愚不
肖聖人惧其惑也乃著之六經使以義理求乃銘之九鼎使以
法象求簋簠俎豆火龍黼黻以發之鐘鼓筦磬琴瑟竽笙以警
之清廟明堂靈臺辟雍以形之使人目受耳聽心悚意明恍然

十六

豁披豁然冰泮乃知千聖雖往此心元不去萬變雖經此心有餘不然吾聖人豈屣為此紛紛哉子之辛苦經營倘有在于斯乎否則吾不知也謝而退乃書以遺之使刻諸石

胡奎

昔聞有童兒聚沙為窣堵巨蛇盤其根夜見靈光吐自從桑海變蒼忽沈波濤神龍久呵護下壓黃金鰲若人平原孫登亭紀靈蹟金鐸渺天風追追莫天碧

智標塔 縣東北六十里富山上嘉靖中相輪僧院焚燬萬曆壬子秋蜀僧募修塔輪僧院登眺最悵

塔院古井記 談于庭

富山浮屠創于宋僧智標已歷數十年萬曆壬子秋蜀僧來游露坐三晝夜市人異而趨之覆苫結茅于浮屠之巽隅卜基之日拓土得甎城依然物故不爽尺寸擅施益集像設僧寮

漸飾其概諷唄之聲與天風遺響弟積碟纍磚無可據汲日作漢陰丈人抱甕于里外又闕汲爲緇素苦之伐新安僧周視土脉指其東南曰此任鑿于是抄沙舂石見故井甎甃盡其澄汰涌泉甘冽昔之壅渴今而醍醐昔之翳阻今而沆瀣相與歎為勝緣蓋事若微末而頹址荒蹟之餘故老莫問姓牒失攷偶恐一時之騰頌還舊觀豈非大雄之慈渡默牖而冥潤之哉予老矣慼滄桑之故曠若發蒙候山僧瀹茗雲身捺百尺綆以味于映雲沁雪之間矣

黃岡書院 即元賈氏義塾至正間改書院

黃岡書院山長唐肅至正壬寅見蘇伯衡集肅字處敬山陰人鄉舉授山長遷嘉興學正文章號大家行尤修飾 明初伴翰林鎬修

賈氏義塾詩序 劉基

人有積貨財而不散者謂之愚君子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資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若海昌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于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搆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或取給于賈氏嗚呼可以謂積而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交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孜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其功于州之民而為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溥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葛仙翁六竈 縣東北十六里今不存其地名六竈村

箭石 縣西四十里徐王土穀神祠有石出土二尺方廣二丈世傳錢王箭

白洋池 縣西北二十五里周五十五丈

干寶故居 菩提山側

褚無量故居 臨平湖側

顧況讀書臺 富山下顧況詩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亭前有个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

長歌曉過讀書臺烟樹屛山積翠開會識逋翁逃世意暮苔鳥篆日徘徊

許相卿

路轉松篁石壁開千峰雲影護書臺清風端合衡門老却欲從君問草萊

張無垢讀書臺菩提山側
般若臺即黃湾真如寺最上層無垢先生與邑宰刁廱文叔來游
因名之臺上有郭熙畫山水寺有井曰靈泉而集中謂南路烏
龍井非也
許杞山先生讀書臺靈泉鄉黃山之巔
馬自然石井縣西北十二里世傳馬自然書入井中
記　徐寬
余聞仙史見吾鄉馬公自然傳記變幻百出奇跡不一計其威
名當不下于唐季之呂公洞賓　國朝之張公三丰也今其故
宅葬為荒墟惟遺井尚在邑梁君諾捐貲甃井構亭刻木肖像
復立石以鐫公之傳俾登亭者知為真境而肅然起敬焉昔屈
子著遠游篇初欲神游八極而終眷戀于楚吾聞神仙無日不
在人間安知馬公之過不悲其故宅之廢而後日之來不喜其

十九

故宅之新也耶時弘治四年　月立
元張昱
故老相傳語不空至今石井有仙跡行人莫向井邊睡一勺水
中藏八龍
義井世傳院店村章仁葴所甃如仁賢坊雙廟安國寺巷皆是仁
賢坊井石欄刻當邑章仁葴開此義井第十四口元豐壬戌歲
記
故廟銀杏樹洛塘北大四人圍相傳唐許遠讀書時物樹銀嗎可
治牙痛
丘碁
吳
三女堆長安鎮覺王寺後相傳孫權第三女按陳壽吳志權妻步
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丞相

孫峻　殺亂宮人與宮主魯班私通後謀殺孫琳遷豫章前嘉靖
志載　全琮赤烏嶺事則三女堆即琮妻無疑第魯班居長所
云第三或琮之第三妻也墓高三丈周二畝書有怪今佛殿雄
據其半萬曆己丑歲飢盜發之不甚得
按吳志步夫人二女長魯班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
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松之注引吳歷之纂先娶權中女
早卒故以小虎為繼是權三女實再適劉纂安得以為全琮妻
耶　又按魯育為孫峻所害先葬石子岡孫皓時改葬事詳搜
神記此或其改葬之墓與
三女堆　吳本泰
梵宮鴟尾挿塵霄荒塚蕭蕭草色驕幾朵白雲松下起老僧趺
坐話前朝
春游歇馬弔香魂綠酒頻澆青草根酩酊放歌人去後鶴歸松

二十

頂又黃昏
唐
許遠墓縣東北五十里揚國村二子玫峴葬天竺庄雞籠墩　諸
生哉南金以太守後裔有為望余嘗問其先墓若何曰太守墓
高廣廢久　氏盜葬其上故失祭噫式閭表墓良有司當過而
問之
馬自墓然縣西九里
縣二十八都扇面橋云顏真卿墓揚慶湖二公合葬訛魯公非是
宋
侍郎張九成墓縣西五里有石刻手書數紙
乾道三年敷文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新知荊南軍府提舉學
士蕭曾內勸農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桐廬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方滋祭文嗚呼海內知己如公幾人梁頹山壞

晚塗安仰日月遠矣聲容隱然永懷平生方寸屢折造宮荊諸
寄程近郊王事有成汎掃無路姑馳一介致敬九原尚其有靈
歆此尊祭
侍郎章之光墓縣東北五十里
元
尚書貢師泰墓縣東北四十里湖塘村門人朱鏈捐田四十畝贍
祭
王 琥
宦海由來風浪惡月明何處駐仙槎人間洞府桃源小夢裡閑
河梓里除碑碣空題元禮部墓田猶寄魯朱家殘春下馬尋遺
跡千古文章野草花
潘 良
大元禮部中華士 古墓殘陽草樹陰出處一時誠自畧綱常千
古竟誰任衣冠天地分夷夏風景江山自古今王氣東南排日
月桃源始卜避秦心
二十一
談 遷
殘碣斜昫墨未湮靈寒衰草欵連天輕舟尚識溪郎路古柏依
然丞相前杜甫流溪愁易結田橫海島恨難捐知君華表歸何
處江北江南總可憐
祭酒榮肇墓縣東北五十里俗稱祭歪頭墓宋濂贊曰先朝之老
臣當世之巨儒橋門清貴左圖右書元君寵顧後擁前驅遭城
之璧照來之珠修髯大顙此誠魁梧戕冠博帶可肅薄夫噫孟
軻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誰乎
明
紀善何得舉墓縣西十二里
少卿沈升賜墓橫塘

吳烈女墓靈泉鄉
都御史査約墓表花塘北嘉靖九年諭葬都御史趙宏撰神道碑
侍郎祝以豳墓表花塘北崇禎 年諭葬
知府許令典墓
參政祝萃墓 妙果山古杉茂柏幽紆蓊爽每產竹斜紋曰龍竹
其年必登榜雙產則並為驗之無爽
詩人蘇正墓縣東北六十里木瑒橋左門人張寧撰碑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秀水徐石麟墓在妙果山東北麓
王 翃
盡瘁初嘉嘔血勞孤衷如霧集城漆心灰亡國生新秦淚落孤
臣灑舊祀劍佩晨趨先御道星辰夜履立天曹應知此後魂游
地行佛身依玉陛高
叢塚碑宋紹興甲寅樸李魯公暄宰海昌之二年作三叢塚其二
在硤石長安慶元元年十月從事郎新差監建寧府大抵塲榷
鹽官縣上管催煎鹽場葉延年撰
二十二
伏事
干寶父瑩先有寵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
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
日乃蘇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家中吉凶考校悉驗地中亦不
覺為惡嫁之生子寶以此撰搜神記三十卷
干寶之兄慶無疾而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候算未盡我為
試請命未可殯殮尸卧靜舍惟心下稍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
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
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數升兼皆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
十數人來執綁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
吳君北面陳釋王遂勅脫械令歸所過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與

之抗禮即不知悉何神也 出平真記

米芾書顏魯公碑陰　公之使賊也謂使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餅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後公死于賊歸葬偃師北山有賈人至羅浮山觀道士奕託書至偃師北山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卜日開礦棺已空矣元祐二年九月予游兵興過觀邠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嘗聞洛中記異載公前事刻于碑陰以貽嗜仙者云

南陽晁補之曰顏公以者老忠義磁于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返手背邪和璞開而嘆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劈裂飛去

顏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傳記

顏魯公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蚊夻蝸引直至江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與之遂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制文勒碑以記其事 出歐陽全集

天寶中有范氏尼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詣范氏問命曰某宮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于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指生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乃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為太師使于蔡州乃歎曰如范師姨之言吾命懸于賊必矣 戎幕閒談

顏真卿為盧杞所陷今單車問罪李希烈德宗遣促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于長樂坡公醉擲前楹謂諸姻族曰吾曾與郡于江南曾遇道士陶八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休健至今不衰又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告他日待我于羅浮山非今日至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魯公至許州希烈僭號使人縊殺之瘞于城南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家人啟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忽見兩道士樹下圍棋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也遣童子取紙筆立扎一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即塋庄也守塚老蒼頭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于室子孫選吉日發塚開棺即已空矣子孫竟往羅浮山求之竟無蹤跡又曰太師書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也 記異錄

顏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必謂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睎之必異于衆及開棺果覩其異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還

家僕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公衣白衫張蓋往歸城陽菜園有破屋數間僕隨之入拜公懷中出金十兩以寄其家仍戒僕勿與人說公之子亟至前處但見滿目榛蕪而已時人皆謂魯公尸解得道 王仁裕玉堂閒話

顏真卿之返葬也狀貌如生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說者以謂真卿嘗遇異人授以碧霞丹餌之故於此異非也昔先黔龍德之死狀皆如生又晉卞和墓之發見也鬚髮蒼白而如生兩手急拳爪甲穿達手背此亦豈云餌碧霞丹乎大都忠義士精神氣魄方將與天地不朽區區鬚髮爪甲之不隨死敗不足奇也

顏真卿葬曲阜與杲卿同域 太平清話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啻晚年嘗載石以行暫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 廣川書跋

真卿書鋒絕劍拔驚飛逸勢 呂總續書評

宋
紹興辛巳冬金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薰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薰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薰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宋劉大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薰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大尉也薰資拜請位號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也薰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寔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薰資曰史又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劫死自刎許奴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享士蓋堅士卒心耳薰資問雷萬春面上一瘢問四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止一瘢何也雷曰當時寔着六箭而五着兜鍪胡僞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廡揭名以戒胡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薰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胡悖逆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薰資出入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阜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坦青雜記）

許
遠有祭文時為所重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舊龍持弓白虎挾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趙德麟侯鯖錄）

焦
中山千一承事世居鹽官州西隅雍熙四年三月夜夢一將軍威勇絕倫自稱許遠旦起即塑其像于家奉祀歷四十五年至天聖九年遂舍地立祠思張巡同時報國並塑其像時王可同曰中山一邑之義士為立功于本巷號忠義坊其里即名仁義里孫焦貴字天爵中浙試甲子解元

顧
况有子數歲而卒况悲傷不已為詩哭之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復生子非熊即前子也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

顧
非熊一覽成誦好辯說氣緩凌轢為衆所抑久不第然名在朝野長慶中諫大夫陳商放榜復下第務宗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所試卷覽之稱旨追榜勅賜及第時劉得仁詩賀曰愚為童推時已拚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非熊累佐使府大中間歷盱眙尉慕父風棄官亦隱茅山

宋
熙寧八年蘇軾知徐州有杭州鹽官縣安國寺僧居則請軾作大悲閣記意謂舊日科場以賦取人賦題所出多關涉天文地理禮樂律曆故學者不敢不留意于此等事今來科場以經義取人故學者祇務空言高論而無實學以譏諷朝廷改更科場法度不便也軾在臺九月三日准問日供具因依不繫降到冊子內（烏臺詩案）

政
和癸巳海岸崩毀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復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有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慧元智搗生以救大衆行視海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海勢大作僧褰衣而前衆爭挽之且請偈言僧高聲曰我舍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為人多不曉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須畢投于海衆為葬魚腹矣移時風止僧端坐海而順流抵岸則衣未嘗濡也蓋數大魚昂首戴之耳自此海患頓息沙漲如故蜀山之民即其地立菴居之紹興乙卯四月忽集衆偈曰會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佛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安生而逝（香谿記聞）

劉
一止較兩浙試欲得道時務者同列患無人止出卷示曰是宜

為首啟號乃張九成衆皆壓服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史覆汗敗拆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疎布為之漬以墨汁夏月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毛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軀殼以我為廷倂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見發歎或問處事當如何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寬何機使以乘其利非特害于人于己甚害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老學菴筆記

張無垢有雜鄭如幾魏春秋書令某不存如幾復書見兩山墨談

張無垢在趙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古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寔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

元人香囊傳奇乃吾寧張九成故事也先生未嘗使金誕妄可笑獨云其弟九思則果有弟子集見集中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為永嘉守中風辭祿眾提官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人引至一寺室中見懸己像駭曰何以得此人曰公異日當主此地然特公見玉帶了即來逢寤召門人郎曄書其事留為玉帶吉證疾愈且大拜至六月六日疾頓除即日拜謁先墓既往所親家燕集居五日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真奸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翊日卒人始悟玉帶之夢云

張無垢與黃元功善一日元功顧之暗不吐一詞若有不相說者無垢避席前曰先生無恙而若有憂色何也元功曰我何憂哉吾聞子一事為汝憂耳無垢驚起曰何事元功曰某文字公宜當作耶耶無垢曰寔否否元功曰如是則吾心無憂矣大笑而別

張無垢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可假此發明典義嘗叩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周煇清波雜誌

郭知運以少俊秦檜選為孫壻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至中夜或留宿留門以俟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壻一日宴集皆佩之而郭已遺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令門者無納遂罷親 雲麓漫抄

秦檜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于作贅何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老學菴筆記

江聖錫應辰玉山縣弓手子喻某子才為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江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乎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偶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曰他日必為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女後從張横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

鹽官上管場亭戶鄒守與紹興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鄰人相率訴于縣官以免稅守與曰吾聞旱乾而投訴即是訴天且吾家二稅並是折鹽何用訴為乃獨不預名明年夏復大旱一鄉盡成枯槁惟守與田時時得雨是歲獨稔收倍常年 夷堅辛志

鹽官馬大夫中行妻悍妬一婢免乳即沉其子雖棟穀為粥乘熱食婢竟以血癖而殂乃取婢死于同坎瘞之後數年妻為厲所

憑自言生血池中受無量苦上訴于天今當偕詣陰府其家祷
之且許以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数盡故我得相近
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寿要竟死傳此事時馬尚存 [illegible]卓志
永嘉木尚書侍問少從學于鄭毅文毅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
其弟名伯英字景先負氣高義之士也登甲科為弟四名以母
老不肯仕官景元亦不屑求用號自號歸愚翁毅文死後木尚
書造宅侵鄭地界景元不平性與木嘗詣而手擊之景元亦大
為木之子弟所詬明日木訴之郡遂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
其母以首木慚惨退縮而止木素無望止以大魁為從官耳因
此事永嘉人薄之 林下偶談
鼓官縣學教諭黄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
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罷去 癸辛雜識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雷震前数日上管場亭戶顧謙德妻張氏

二十九

夢有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泪悲嗟姑問
之不以寔對姑怒曰以我常貸汝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
之日暮風起天陡暗張知必死因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
驚怖何乃易服出屋外桑下立以俟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
張氏曰汝寔當死以適一念起孝敬汝又曰汝歸益為善以此
語世人也
元明宗天曆元年十二月加謚唐司徒顔真卿正烈文忠公令有
司四時致祭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清楚相傳是單丙文遺姜堯章背有
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鮮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日
東望黄鶴 研北雜志
張天雨雲從其師王寿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惟吳閒閒宗師
自江南移植蘐以穹盧扁曰漱芳伯雨造其下 西湖故人

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寿衍竟日不見覓其迷路伯雨覺而
已睇閒閒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悍
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至翰林集賢袁伯長
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
范德機金華黄晋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伯生問能作
符篆否荅曰未能伯生遽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拜曰真吾師
也自後與伯生手扎心執弟子禮其服善類如此 輟耕録
張伯玉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書畫云湯普徹絹本摹蘭亭唐臨王右
軍三帖張長史春草帖王齊翰仙山圖巖宗畫上清楊真人像
常粲沸因地圖 此卷今在倪元鎮處 萬寬三幅雪山二幅僧巨然夏山雨
過許道寧溪山待渡等圖李漸三馬圖李伯時于闐師子三馬
圖黄筌梔子孔雀芙蓉鷺鷥二圖趙昌寫生月季黄居寀竹雀
唐希雅棘雀趙大年聚沙宿雁圖其他妙品尚多也伯雨又嘗

三十

購得孟子舟御史所藏僧智永月儀献歲帖 神品上上 其詞云
献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鱗紅桃結綬
想弟優游勝地縱賞佳賓酌桂醑以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
披聚叙會何期望遣一介希還数字行問細書釋文特妙前後
有明昌七印泥金題籤今在梁溪倪元鎮家黄長睿以為何壁
所書者即此帖也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曰維梁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
未朔二十日壬寅隨使都教練使右廂馬步都虞候親軍左衛
營都知兵馬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
國謝崇勳捨靈寿禅院盖有四竅出烟有環若含蒨者或疑燒
香器李商隱詩云金蟾嚙鎖燒香入又云鎖香金屈戌是則燒
香為驗其為燒香器之有鎖者
張伯雨少學琴畜一琴名風林雲從趙子昂論琴以為琴之五音

各有改絃法其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吹
吹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趙有琴曰松雪但時出橫床末
尝撫弄故伯雨終身亦不復鼓琴（研北雜志）

至正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枩政完者以數萬眾屯嘉興
軍容甚盛張兵遂直搗武林達丞相戰敗楊即分兵使將英從
大麻塘棲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鐵從海鹽黃灣而進
遂連敗之臯亭謝村張軍遁還

徐一夔曰至正中予避亂海寧州之東有許姓者云聞巨室得古
墓一內有誌甎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
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鄀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乃葬于
此

恩之紹錢塘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
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冬賢鄉李

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懽八月
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館藥療之幾蘇一日再詣問九月
四日又自紫虛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司僉瑞
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于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
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
潛筆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于本觀所奉岳祠之
前見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
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
八年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時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
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
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為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時者才之
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為
救護故逮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

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上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
移牒溫郡就為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
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興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
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告楊氏楊即詣紫
虛拜懇太無于牀下謂夢中事皆寔有之復自許其詳且言其
夫昫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仍躬岳祠蓋冀之紹之
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同所
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憒憒莫知所以然楊氏以憂懼亦疾
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
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生死耳（輟耕錄）

崇德談經貝瓊同席業文洪武八年秋闈戰北借返放舟西湖經
作詩挾策龍門數載游于今始悔覓封侯年華流盡惟湖水自
古英雄幾到頭袖刺無投世路艱功名歷裡老人頹岳墳試與
孤山傚秋劍何如於鶴閒貝疑其句悲愴偶而談歿後貝游硤
石紫薇山麗而後聞呵殿聲以為官長也避之道左及視轝車
者乃談生生乃下輿叱去節從携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
故且曰自歿後上帝嘉吾心行為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
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語訖節從復至已忽不見

永樂甲申沈升孫子良俞禮曹景暉彥昌皆入制科上不時幸院
一日卒至諸人各倉皇　上驟問墓前石人謂何景暉誤對仲
翁後倅蘇州時詩以請之翁仲如何喚仲翁祗因窗下欠工夫
此人難任翰林院只好蘇州作判通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極厚相為主事
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而由是為東里楊公所尊子良累
膺薦舉輟不敢累雖未必因楊公而士論固云然（水東日記）

祝盧齋先生平居皆有師錄善者書名不善者惟舉事以示戒
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衆皆厭憎先生獨與同卧起
官工部時有以金暴私先生者先生固却之後受賄者坐累先
生竟免先生之隣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周其乏嘗云
我能顧恤隣人即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為我有錢俯
測話

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人固
不與以戲之牧兒去泣于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
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之自當得飽勿
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充然道士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
飡明日亦不飢絶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于主
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寔主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
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
又至矣語兒曰為何漏言兒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
頷一手擊其頂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于懷兒極力挽留問
此何物汝知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即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
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
既而前亦不見土上都無竅穴驚顧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
自是牧兒復食吾鄉戴庖人蘇盤時為畫師親見其事陸粲庚巳編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買歸繫柱
下將烹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鄉翁請以千錢贖之翁
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欲買放去君　更成此功德一
半是君傾取因借姓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傍露小尾各四
便持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
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明及午翁怪王屠父子
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咸云害

神龜為水府攝去也吳人仇寧客枝中親見其事庚巳編

正德甲戌砍石沈砳于紫薇山土中得異石無數如斧鉞者圭璧
者方者員者短而長者厚僅二三分周圍口尤纖薄各有員竅
竅皆側攢黃白黑綠各不同光潔工巧人為有所不見者皆以
為霹靂砧而得之嘉靖丁巳黃灣馬氏開山作壙亦于土中得
如前者十六枚其形極相似白者尤可鑑豈即器車之數乎按
禮運山出器車碧里雜存

砍石人積梅雨水以二蠶繭繰絲織紬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
李上價此法本寧宗宮禁有為之者一時號為天水碧天水本
趙家郡望碧者華也未幾果有航海之應紫桃軒雜綴

宣德五年三月吏部奏主事周顒差浙江至海寧獲強盜二十餘
人例當陞賞然前無民官獲盜之例上曰給榜定賞格正欲捕
盜榜以諭衆令以示信豈問軍民官耶其賞如例

朱靜庵其父友某使君者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圖再娶萌閒閒
之意青衣顧靜庵泣訴靜庵曰吾能止之因題一絕于扇令持
視使君云一夜西風滿地霜粗粗麻布勝無裳春來若覩桃花
面莫負寒梅舊日香使君感其意終身不言再娶陸廷枝說聽

宋南渡後邑趙氏甲科特盛蓋宗室也今趙家橋其故居云新橋
賈氏卜室發其葬地顱骨甚巨豈所謂龍種獨與常人殊者耶

孫瑋守潯州時斷藤砍有草名大藥治金瘡撲損神效繇人珍之
民間希得公歸移一本萎于霜雪公甚惜之弘治十年三月忽
生後圃公曰思之二十餘年不圖復見遂名通靈草

嘉靖戊午武進薛方山應旂督學兩浙修浙江通志意廢仙釋不
錄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降箕曰丹陽道人馬自然頓大夫幸無
舍我薛曰欲入志乎曰然遂不敢廢

許杷山先生繫籍西路鹽場苦提催破產及給舍請告云宸翰艷

郎塘寬遂移海鹽茶磨山先生下世邑仍徵其類課子掾疏辨
邑令日向疏于告非為寬籍云云歲除邑令致先生燭百枝吏
私其十先生東謝領賜草堂三月不夜矣邑令詰吏輸服

鶴田卷閒中孫太初山人寫武林南屏山雲書一鶴自隨與許給
諫杞泉子善許為置田三畝歲輸粟于萬峯深處以充鶴粮而
作卷文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
右涂廣從百步歲計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而歸其
成數于抗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去其半以主人潤筆取金盈
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
之弟播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
田卷

黃鴻孫侍御喬徵時里人某殁三日而甦曰岳神募我助建孫御
史坊後侍御果立坊其家近岳廟

嘉靖癸卯沈南泉支偽赴闈題其扉曰料得江浙無敵手魁名不
占不還鄉果秋榜第三同年慈谿袁文榮第二沈戲語之曰吾
偶讓兄耳明年袁冠南宮登上第沈僅列名袁戲之曰今竟如
何

陳少卿與郊隆慶庚午初計偕泊臨清見岸側關候祠以素敬入
作乞佑夜夢至一處驚問其地有紫衣宮監出曰此天子殿前
天子且至矣頃之聞呵殿之聲甚肅屏立以俟忽且殿上旌旂
日月衣裳錦繡羽衛數百人引出一垂髫小兒衣赭黃龍衮正
南面而坐俄有人持衣冠加于陳之身陳四顧己身與者中諸
郎並立居近御前遂蒙召對甚稱旨上命前紫衣宮監押出硃
紅箱子十隻各覆黃綉袱內有供奉才官傳旨命陳與郊分賜
大小臣工等叩頭出所畀十箱安置公廨中竊視之每箱大統
曆千本計十箱則萬本也驚而覺不知何等明年辛未下第至

萬曆改元癸酉冬北上　上方十一歲果叶垂髫之夢而萬本
曆日年號預定于三年前矣已維舟臨清再入祠乞夢夜又夢
入一府署視堂上官人猶未出衙惟兩傍官屬與吏環立左右
竊視案上文書乃甲戌題名錄進士姓名歷歷可數而己名不
與焉惶遽以叩與吏答曰君必進士然未也在後丁丑科乃叩
頭祈請曰某有訟獄為怨家所誣若今科不第即青衫不復保
矣藉公之力入白主司與某改注今科終身戴德與吏許諾入
有間而出曰今科名集已定矣難可改移且待丁丑與翰林官
陳曰某布衣耳擢一榜末進士足矣敢望詞林乎更煩轉瀆鈞
聽與吏不得已入白出曰念君如此已改今科但合授翰林假
秩未必真也甲戌春榜果第四人以執改之子不獲僞竟格館
試不行後以給舍拜翰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方悟前夢
[illegible]

荊府教授董載儀舟江岸僉事鄭少白舟陳奇其相召問詳悉見
其二子曰次當顯貴即憲副鋐也後教授封御史

張瀚子文　歷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
與伯海昌朱汝一執中歸文孫文撰孝豐吳峻伯並　喜聲詩
公與給白雲社朝夕倡和不輟

楮饒州相家盆蘭秋再花時以為端亡何子夭萬曆丙午朱國初
書舍牡丹秋再花登鄉榜物理難憑如此

鹽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蹟感慨激昂自以世無知己獨不懷
子瞻所詳清標絕俗之詩超妙入神之字乎蓋紹聖間時移事
變桀蘇黃之跡米公亦諱言知己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啟二楊
小小物色也董其昌

董玄宰所書法華經七卷在參議之仲處錫石
許侍御間造捐館之年入書舍見座上朝冠蛇身倏忽不見坎地

覓之無跡亡何侍御不起
萬曆己卯庚辰間雙橋嵇氏有虎入後園事聞縣官遣捕不獲踰
年嵇氏訟敗
陳太常家奴毆滿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硤石市
門上惟一老媼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乃放火欲燔
尸滅跡因延燒凡書有夫字者皆盡老媼家獨免
朱孝廉覺儀司諭無極元日令君來學宮朱生處風起吹綬絲揚
舞大如斗令君曰此何祥也令君易生其處則否因卜之曰主
財物坎生處得古錢若干缶
長安上墅村杜某鬻貨木器俱盗塚樹為之晝夜盗時方鋸有白
衣人前至驚遑尋死
斜橋有沈女官墓不知何代人相傳武弁也崇德呂希周覓地坎
其傍得金鋌一雙而止萬曆十年丈田于其址掘七大缶石覆
之諸役方飯一人私啟若有人扼其項因悸死吳令宗熹來視
但泥半缶耳
萬曆丁未主簿華亭袁之龍以子恩明登第肆志貪婪視令君郭
一輪蔑如也乙酉夏臺使撤免恩明任南京禮曹游俠邪免
邑縣杜九宿東門外同役鄧某已物故杜醉而道值之奔避至家
命妻子治饌杜夜與妻訣昏黑間若隨鄧而去冥不辨路如行
積水中一岸微茫經大城入府第同鄧對簿鄧詞屈乃釋杜還
生及門流盼鐵枷已及于鄧頸矣門遇鄉故張孝廉鴻羽夫婦
敝衣就訊問其故不言陳太常隅陽巾幘而前杜揖之問何以
在此曰家朱恭人今日下胥鼎少為營雜貢剔發路明坦非復
如前良久而甦崇禎五年八月事
崇禎初詔免第三年田租十分之二至期有司全督如故乙亥四
月詔蠲崇禎五年以前逋租縣令趙慶圖謂第五年當徵征入

三十七

倍苛焉故曰黃紙放白紙催
崇禎戊辰七月溯決渰溺無算有女子抱匣波流守綱少年推奪
其匣女又漂里餘值守綱少年救免為婦前少年發匣得故所
聘釵悔之跡至後少年家爭婚女曰如若挺而墜也焉有今日
官不能奪
蔣福徐錫徵洛塘陸氏婿也錫徵初妊時里中老者某夢于事佛
疾篤媪哭之老者開目曰毋過慟我今往生徐氏某房尋媪往
問徐氏果聞兒啼聲媪哀戚
崇禎初王家埂有婦生子有尾五六歲而殤陳家橋陳氏雞雛翼
足各四
陳太史做真士曄諸生時召箕一日關將軍下箕稱陳長君云遇
雞而發乙酉遇牛而亨癸丑遇鼠而崩辛未十一月十三日其
叔弟直書其名果不貴

三十八

天啟二年二月中暮見天樂尊從燈幡繽紛若干百自西北漸行
西南可二十刻而沒郭店長安人並見不知其由
崇禎壬午十一日夜雷雨游巷田間有坎而血蛇脫數十並尺餘
北五里曰五龍涇擊死少婦初夫婦異寢夫忽被揭至外庭不
由覺也仍衣覆之第聞人語曰莫若莫若旦起視婦隕床下
東蒔朱某鬻偽銀致饒給晚腹病孔流液不止藥之旋痂旋液三
年而沒蓋偽銀之報也
縣治中相傳有鬼物間中靜守林公為令時衙齋見一女子年可
十七八公不為動自後不時見之卒不為害後值臺使者按部
縣中各官俱從者命學博典守獄庫學博挈其少子同宿竟為
鬼物所祟隨其少子以出人有遇見其形者自此縣治寂然學
博亦奪還少子歸家迄不亡他 鶴夏紘註
按董含蓴記卷四載海寧縣衙齋相傳有一女妖冶艷動人其

去來出自古井時蔡君嘉系為令女賣游戲左右或夜坐扶闌文卷緞為磨墨亦不以為意一夕語人曰公猕陞任不能久侍矣未幾遷職去與門役輩調笑甚狎間以手撫摩平滑無罅隙竟不為害至今尚在所記與談先生言互異銷夏綴詮亦未詳撰人

長安鎮居民火災其家投簪飾衣服于井次早令人撈取其人入井久之不起衆呼之不應但見井底騰騰如濃霧蓋火氣先焰入其內一時未能即散也衆設計力起之其人肌肉皆糜腐矣此等事倉忙不察人所易犯故為記之

南門外鎮海寺神座前花鏵相傳每潮汛澌來鏵中瓶有聲頗稱靈異予視之質厚而細蓋甚龍泉窯也近以收藏不慎古跡供殘缺遂不復聞聲

崇敎寺門西民居有井云嘗有怪化女子幻惑人今石板覆其上

三十九

林令泰章類試諸生祝以岱第一儒士陸一麒第一其年並捷乎湖趙司諭維寰丁卯卜科首舊徵奇庚午卜科首查大韶並驗兩君神識殆無與匹

丙戌九月二十一日橫涇諸生顧鑛館陳氏夕寢聞叩門聲若見老人絮出遠涉抵一公署儀仗甚肅聽訊郡侯或冠帶或衣幘或洗垢以次待判老人引從傍徑入廡下求冥役開櫃示以冊其冊重紙印縫青裏浮簽曰浙杭海寧南里冊皆里人受生公案也第三帙載鎮始末原名義一名鼎錫今名鎮初為湖小城適段居貞事見唐李紳傳中小城沒若千年至弘治間淨方司冥熊某以小城伏義轉生當男而貴列方司冥祁某以小城殺人宜仍婦而賤相持未決再訊于嘉靖六年至萬曆甲寅二月晦司冥陸氏論定謂計銑宜生姑蘇黃主簿家小城前以貝朱繼明四十二全而繼明今為海寧南里顧氏乞嗣之遂四月二十三日生終身事詳載又紀行簿載鎮二十歲後善否福壽因之增減登記明備每三年達奏上帝覽訖旁有叱者老人急引別戒勿泄後事遂驚覺日高舂矣里人廩生于九月望冥攝遣于城隍神遂令待橫涇顧秀才到同行後果廩訪鑛相質不爽

檇李蔣石林召箕有思玄居士降乩蓋成化時通判太倉桑悅也題硤山行曰東南名勝如指列硤山對峙標天闕六寺高低金碧懸一澗中分弄晴雪浮圖八寶出香冥呼吸可使通百靈術看蓬壑積空翠白雲遮斷中峰青翳松拂天物色古枯根瘦石烟霞鎖讀書臺畔明月窺疑是讀書人夜坐更聞仙翁葛稚川曾于此棲經餘年琉璃井埋靈藥金瓶素綆何能牽日暮僧歸山徑僻丁丁代木長林陽芳草深埋石髓細松花落染眠牛頷石瀨瀨頭揭素波白龍冷浸玉一壺路深小有避秦處依依村落南者孤劍痕不滅英雄憤古湫練澄光隱隱石闕荁掩上清家玉堂寶笈仙人　近長楸下列誼　者墳叢生荊棘碑無文熒熒碧燐蓋照骨里人為指辟陽君與茲同慨張公宅晉代衣冠塵土積集止門前者可棲響絕光沉若為惜縱多白傳絕人才登臨之事猶疑猜豈如馬湘化節去洞口寒雲間往來山崇海濛皆險阻何年五丁修巨斧嵐露蒼茫央水長白者相看亦如雨書法豪縱筆墨中具見狂奴故態　自評云雙峰自古未得觥章茲遇桑生一番品題粲石足不朽矣硤記漁隱田徵奇其事梓以行世

四十

補遺

石墩孫妃巷云劉先主孫夫人聞白帝城之變悲思傷悼南游錢塘西山登其巔曰此處望見城都否歸道鹽官卒葬石墩土人相傳如此當不其然或孫權第三女遺跡也

元貞元中張與材嗣正一天師時潮嚙鹽官海鹽為患特甚與材

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而龜形者磔于
水中

皇官潮溢民田廬多没杭州路總管路判官絳陽張仲儀憂之以
特牲禱于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廬無以居神忽化爲魚鱉宮
耶即爲魚鱉宮神亦將何依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海波
當帖帖禱畢覩沉石水中命從卒縋之未幾復海爲地

嘉靖間金鄉楊挺高維齋在任駐罫蕘餘絶不染指飲食服用亦
不以涉民衛中多隙地日課家童墾而藝之膳具惟瓜茄蔬菜
一切取之圃中勿外市也與鄉先生交際惟菜一二束瓜茄數
枚鄉先生重其品咸拜受比于重寶清明名冠天下聞于朝入
覲　世宗嘉之特賜銀牌一鑴云天下清官楊挺高公時手撫
其牌閒置鼻端曰此銀猶香他皆臭耳歷方伯家居蕭然四壁
邑人有候其家者見公褐襖纏幘課耕于野如老農然（雪盦叟摘載其）

硤石趙家滙宋初功臣眞亭郡王趙彥暉忠憲後人所居也遺像
藏其家（今年湖事以公豊卜言事特録之嘉靖志不見公摽其近也公論在人爲得誠豈乎哉）　明朱太僕擇贊曰於戲忠憲世出博陵安喜發軔蟬
聯継永建隆之世翊戴藝祖削平僭亂藉此成武始由宿衛爲
帝親軍飛提右廂策此奇勳金宋三公日侍幃幄節度信武遂
領控鶴爰分茅土于彼常山異姓之王金符載頒堂閣仁者其
後必大公裔綿綿文獻斯在式瞻遺像英爽猶存詩天眷其忠
識故退庇爾後昆也耶

藝文志

三代而下聲華日著家[illegible]地限寧雖褊小[illegible]
之尾也晉隋以降益斌斌[illegible]第所遣各殊或傳或不傳安
得比而同之揚用脩云顧況詩連寺吐珠閣春湖浮綠煙二語情
景妙絶雖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有
遺者今吾寧藝文概如此噫蒐隱致遠要在後人或可得其十一
矣作藝文志

典籍

干寶周禮注十二卷答孫略周禮駁難五卷七廟議一卷禮記雜
議五卷後養議一卷周易注十卷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爻義一
卷周易宗塗四卷春秋序論二卷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司徒儀
注五卷晉紀二十三卷搜神記二十卷干子立言十卷干子正
言十卷干子十八卷詩文集五卷

顧歡尚書百問一卷毛詩集解叙義一卷老子義綱一卷夷夏論
一卷集三十卷文義三十卷又有論語義（皇侃多引之）

戚袞禮記義疏四十卷三禮義記四十卷

祈越毛詩義疏二十卷喪禮義疏　孝經義疏　論語義疏集二
卷

唐褚無量帝王紀錄三卷翼善記　史記至言

顏眞卿禮樂集十卷歷古創置儀五卷韻海十六卷韻學鏡源三
百六十卷筆法一卷文集十五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吳
興集十卷顏氏行狀一卷殷亮顏魯公年譜一卷呂光祥纂

顧況通翁集二十卷畫評一卷朝士過顧況宅賦詩一卷

顧非熊集一卷妙女傳一卷

顧[illegible]尚書閱義一卷尚書述義二十卷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書
文外義一卷古文尚書音義五卷今文尚書音義一卷大傳音
義一卷

宋郭知運很稿四十卷

張九成少儀解大學說二卷中庸說六卷孝經說一卷論語解二
十卷鄉黨說一卷孟子義解十四卷孟子拾遺一卷四書解六
十五卷無垢心傳錄十二卷[illegible]郎橫浦語錄十四卷[illegible]橫
浦日新錄[illegible]橫浦集

潘景變圖經卷

吳山重修鹽官圖經

楊約海昌先賢錄

元貢師泰詩經補註二十卷及過集十卷玩齋集二卷𪾢[illegible]集二
卷閩南集二卷

二

張天雨出世集三卷碧岩玄會錄二卷茅山志十五卷句曲外史
三卷句曲外史補遺　玄史

明胡奎斗南集　斗南詩卷

曾祀海寧縣志六卷

孫子良螺城詩集

朱祚靈崖集

何熙詩集

徐寬醉陶詩集

倪淇復道集

祝華禮經私錄　元史評節　古文集成

朱廸海昌志補四卷

查約[illegible]齋集

孫景時武林文獻錄

張渼窮居集

吳鵬歷任奏疏十二卷飛鴻亭稿二十卷

查秉彝覺庵存稿

許相卿杞山集　革朝志十卷　貽謀四則

董沄真傳要說

董澐詩集

董穀碧里前集　後集　四存前稿　澉浦志　菊花晚香集

禍鋭存稿

董[illegible]兩巡奏議　貽閒堂集

褚相山居小集　山居杞錄　山居漫錄

沈友儒稿

唐俞樵吟錄

沈祐淳朴園稿

蘇平雪蓑集　漠唱集

蘇正雪坠詩集

查志隆天津存稿　吃城存稿

周敬滄齋集　唐詩選脈

郭子直二京草　二游草　中林草

陳與郊太常全集　蒼錄

祝以豳貽美堂集

許令典金牛隨筆

陳玄暉大風堂集

葛徵奇遠鴻閣草

吳本泰白拂記話　北游草　西征草　東曠草

袁應暘遇旭高吟

周珽疑夢編

三

談于庭容膝軒稿二卷
朱家衡春雨編
沈一鳴秋吟草
王衎知缶草
陳鼎新文似堂詩稿

知縣嚴寬海寧水利圖誌
知縣蔡完海寧縣誌九卷
知縣許天贈丈量則例
教諭趙維寰寧志備攷　卷

朱妙端靜庵集
虞姤節婦集

釋圻樟柿園集
釋慧日東谷語錄

儒學典籍見嘉靖志
五經大全各一部　五倫書六十二本　勸善書十四本　大狩龍飛
錄二本　孝順事實一本　鄉射禮書一本　醫方選要十本　外科集

四

驗方二本

遺文

搜神記序

雖攷先志千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親覩聞也亦安敢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覩之見聞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詞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缺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于前載者則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体有以激心寓目而無尤焉

五

搜神記引　明　胡震亨

令升遺門閫之異見被史傳雜記希所知見異擴人于耳目之外顧世局故常適以說怪視之不知劉昭補漢志沈約宋志與晉志五行皆取錄于此蓋以其嘗為史官即怪亦可徵信耳第所載秦閔王女一段則嬴秦亡謚閔者惟晉武帝子秦獻王亡嗣愍王嘗以吳王晏子出嗣秦王豈即愍帝耶然愍帝時秦為虜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至謂今之因習亦附馬都尉此改晉事耳又有謝鎮西之稱按謝尚于穆帝永和間始加鎮西將軍寶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則鎮西之號去書成時尚後二十餘年安得預稱殊不可曉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誌銘
太子右庶子令狐垣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
而研幾不出户而制動行諸己而敺化具惟盛德乎有唐贈司
徒魯郡文忠公顔公奉大順為元功建大節為至忠以安横流
以紐綱紀是一心祇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
命亮于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
嗣子櫟陽尉頵秘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于萬年縣之舊原
皇帝徹懸震悼乃册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于葬所遣
中謁者弔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常攷行誄德謚曰文
忠凡厥士庶泉方候伯識與不識希聲想形莫不惕焉刑焉感
慕思齊為人子者益孝為人臣者益忠為人弟者益順為人吏
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型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
益孔宣父之門人四曰好學知幾道亞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
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為海内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寃魂誌及文

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有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
府列于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
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蔡冲是底
間氣用集于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玄遠節行不群
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顔幼有老成之量家貧
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
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工文詞善隷書書格勁逸
抗行鍾張貌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天寶
初制策甲第作尉醴泉又以八使舉于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
薦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五原有寃訟久而不决公理之得情
郡人號伏時方炎元而甘澤澍焉巷言為之御史雨又士族有
敗于名教者朝廷有侮于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理法寘闕震
甫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為宰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

附己者出為平原太守公性本弘裕及到官惟是道也以臨其
人躬疾苦以勤義寬徭以勤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數而化洽
十四年賊臣安禄山豕突蟻動逆常　干紀徵師竭命自薊長
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恭行
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内舉武
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于是戒嚴固守仍
表狀是時海内承平禄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表章者時禄
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胥
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
聞初玄宗每朝以薄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悦稱嘆者久之顧謂
左右曰顔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爾因就拜户部侍郎兼領平
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曰卿之一門氣冠千古
由是公之德聲震于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

議憤激于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于闕下遂通太原之路
忠烈之氣出于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
是時濟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
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于公鄴郡太守王燾統
禄山移攝河間燕倬掾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燕睦以河間
衆歸于公北河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
代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者不敢愛其力智不敢秘其謀
清河詞客李萼少年有才獻奇于公以通隣好增補軍實前殷
中侍御史沈震蓋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謙清池
尉賈載各抒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同之西公一鼓
而破之夷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歸順連兵二十萬
横絶燕趙旁貫井陘啟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
節度使郭子儀得横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

于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根本欲堅其意乃劉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遺之軍資十有餘萬而冦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絕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于蠟丸內俾健兒宵行晝伏四達以聞因奉詔旨肅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驛布于江淮王命再命纍益是顯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以勍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若決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議無幸結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恥遂與麾下歸于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西京平公恩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及留出為馮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為酷吏所搆貶饒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時劉展在于睢陽反狀已明公乃訓偏師利五

八

及水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為過防駭衆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渡陷江淮李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恐峘之阻計為御史中丞敬羽誣妄取恩惡公剛直乃以讒語陰中之天威赫怒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未至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魯郡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為之屈指摘如將規之載心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公以祭器不修啟于宰臣載因奏公誹謗時政貶陝州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尚清淨長孫養者徵冗淩隍式庶明進賢碩特責大指而已郡人悅

之立碑頌德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任德州掌著韻海鏡源遣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于理者採華撮要周有不備訂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本尋源照之如鏡遂名之又註吳興集十卷盧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于世大曆末奸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任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于集賢書院及秘閣公前後三領大司憲事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乃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諫典故舉充禮儀使祇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為相為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狼方熾或諭公逗留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

九

刃爭之慢罵不遜公視之凛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久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日矣過叛臣李元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于座上數其背恩厲氣叱責致者慚赧嘉以異語動于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于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穿于側或積薪于前或詒以瘞填或劫以焚燎虐率萬計期公毀節公謂之曰顏假一例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汴州是時公幽辱已三載矣度必不能全乃自為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于蔡州之龍興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公常以安居厚借為務獎善罰惡為志言非至公不發于口事非直道不栽于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直也蒞下則龔范之通也蘊是異某行乎至險強暴莫致衛千臨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疇風久隳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已下士不以

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鶉衣必與抗禮在平原當爲安陵豪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擢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侄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善衆靜而無詭動而有光便于己希權倖不爲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班孔不在功志在報國不圖生故其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于雅什僉以爲公之事公事親愛敬直履跬步不忘德充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賾儒府述古立言文經也勑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觀于是史廬州刺史李專乃制石建碑旌于不朽以垣曹承公會府公卿之來備位史臣俾讚丕烈永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祚聖唐降賢挺時烈烈魯公祇德應期岩峙玉真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介朝侃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于庶賊爲封虺張蔓下國公登王族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猾半爲浮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出全庶人入奉家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視七命内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周敷土宇俾侯于魯式是百辟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援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勳不懷忌矣死和之于戲我公視險若平臣數斯斷履之不疑府後薄俗惟肄雖眠昔人甲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烈我文忠人之紀綱功偉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沒而靡彰日居月諸書就亡羅

顏魯公文集序

宋　劉敞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歷所據執猶祇節而論習之析以是勸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純之行事益僅有存焉而雖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從用於天下則不能備知而盡見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不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佚辟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是以序其意

明　楊一清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大節義苟歎文雖工君子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時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弊若也嘗安祿山亂作封豕嘷噬前亡堅城獨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衆挫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逡巡不敢長驅而明皇得從容將蜀靈武與郭李卒成收復之勳要之義氣所激公功居多比之正色立朝公之直道屢升屢復百折不屈以成其氣公之節義炳炳震燿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用于世而況其高文大冊典則沉厚學具足以昭示無極乎公之文初萃于宋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綱七讀爲搜輯刻之以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于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槩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于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于公存沒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公之發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援之析可折衝任之相能足固使究其用方岳不殆命來與不播每獨奈之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而久且專蓋楊炎元載盧杞

華娟妹于上而一二群小又擠斃于下以成其私植把孤忠鄉
蹈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為之也而唐之亡亦胚胎于是
矣公何乎損哉嗚呼是固有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于何人斯敢
序公集而讀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故是本經校訂訛偽
至不可讀試得知言者釐正而詮次之則詞林館工刖自有序
述之者吳侯予言

讀顏魯公集　羅洪先

南豐謂公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屠而不皆合于理今觀集中
戒壇諸碑良然至自叙與道流交歷歷皆有名氏按公遭希烈
之變七十七年矣非通于養生之理則精氣不能堅固完懸贖
三代而下聖賢之學不明士人皆傷馳騖于多岐而佛老尤為
近理得其說者往往有所建立于身長源諸輩是也魯公之學
雜于二氏吾何疑哉

十一

唐著作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淚與虎
邱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
以為質煦鮮容以為詞偏于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
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
死非君將誰與哉君以文入士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
于江南為判官騤成其磊落精入佐著郎不能慕順為衆排為
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飄然將續古三
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鞳頭眸
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
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于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
丞相涼公襄陽有日顧非熟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
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予發之凉公適移莅宣武軍予裝歸洛陽
誥而奇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

唐天水郡舒論墓誌

論望出天水郡公諱歆父平論是平第二子時年廿有四貫杭
州鹽官縣靈泉鄉以元和九年甲午歲十月十四日終于天長
鄉內之私舍以其月三十日窆葬于西南四里買袁氏地安厝
之禮也論未婚父平恐陵谷變遷桑田改移勒為誌記詞曰青
青松柏落落澗石造萬程中長歛魂魄　閉泉門千秋永陽

唐故萬府君墓誌銘

君諱仁泰字國寧其先扶風郡人也祖翻父清清之次子也君
稻隱不仕里仁于居性玩琴書情欽義友豈謂泰山其頹梁木
斯折以元和二年二月廿七日窆于杭州鹽官縣蘭陵鄉硤石
市東一里新塋禮也娶彭城劉氏生　次楊次墺次　次通
二女名適定　推豐棘悲清譽建今恐人　後代地　勒遷桑
田變海改勒自埤為志銘曰玄宮冥冥兮曉不開魂魄蕭蕭兮
啼方哀愁雲霭霧兮雨淚泪松柏颼颼兮風

十二

唐故台州刺史渤海吳府君神道碑
鎮海軍節度使掌書記觀守秘書省著作郎賜緋魚袋羅隱
撰

黃巢之猖獗也天下騷動而杭之豪傑横戈攘挺以衛鄉里者
八人故立八都之號其間王公節將泓而分者以臺一十三都
太傅而海府君居其一焉府君諱公約字慈仁姬周氏族金譽
實自今為杭之餘杭人也府君始以勇膽智略為郡邑推泊朱
直聚徒應募西討以功授西陸鎮遏使其後從威勝軍節度使
隴西郡王董太尉禦巢于西鄙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顏改硤石
為割牒之所于是推鋒破銳日有聲稱丞相吳公之定越也府
君以銳眾閑兵羆拜千牛衛將軍兼改臺長鐵而劉浩千錄功

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冦犯姑蘇斯寔方調軍旅
道丞相乃委府君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九月統衆自
金陵退獅南討明年春三月克吳先覺踪軍功以本部歸由是
丞相益嘉其忠節從焦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使
是冬復值湖冦侵擾合諸軍拜衆權場累推賊鋒日就月將勲
業愈盛由少者至于大冬卿敗秋曹民部二尚書專以府城版
築丞相勞年之奏遂以執法自始至末搏于進取所書所有必
以分散為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士卒入則訓道子弟
斯亦名將之高節也乾寧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一日起手足于
欤石之私第享年五十八以明年正月十五日卜宅于錢塘之
新亭鄉桐扣山之原禮也府君娶樂陵石氏先府君即世男一
人曰重裕襲拜西住鎮遏使兼義和鎮事兼相以府君積功又
嘉其幹用授起部尚書領本都務始樂陵夫人不幸之後令子

十四

幼弱生業亡夫故以河間刑氏夫人繼為生男二人曰重禮重
理女二人未笄将　君嗣子以隱鄉里之喜既請銘其墓
矣而後　章文其美于道之隅

張子韶心傳録序　　　明　虞淳熙

宋崇國文忠公錢塘張子韶先生以龜山弟子傳濂洛洙泗惟
精惟一之心于堯舜蓋自兒時已宛然先覺矣其為吾道正統
非關位餘分可知也大廷策出龜山見而歎曰曾未之有因未
有之歎其為入室高弟子獨傳此心又可知也先生之道以志
學入以志伊尹之志入或問先生曰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為最
先生曰伊尹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絶無師承斷然號于人曰吾
天民之先覺者也湯學焉文武周孔傳焉非有獨見何敢自任
如此故先生雖師龜山而所獨見者與阿衡同一覺也卻擇貴
之幣輕館閣之榮掛扇革履污巾憑衣沒齒清貧致屢帝念是

猶再聘不起一介不取之操與阿衡同一覺也不離心而經論
天下不出身而綏定國家自為簽判為博士為卿貳編紹縉編
逆探關奸檜萬死不回百論不改以其不可學有革之可何必
干湯而就桀又與阿衡同一覺也而偶交僧杲世遂謂與僧杲
同一覺誤矣彼其比弓穢而請之体既矛盾指淨禪而惜之用
復秖牿判然兩家水乳自合當其時惟奸檜擬為同倫驟與同
罪耳議和之口安足清天下後世之公議乎且所謂覺者其体
先覺自覺其用覺民覺他等覺也無幻不覺知幻仁即是覺覺
即是心覺猶不著而况喜怒愛惡之私先生雅言之矣惟檜豫
貂璫聖降不敢方將引為後覺而出之溝中其與僧杲莫逆又
何私我時而襲無垢之號時而側傳燈之侶偈童光淨宇尋孔
顏之名所自比而拜昌言則亦簡廣上物視杲已耳論者謂濂
溪之所借涯為孔氏之長弘先生之友僧杲為似氏之鼓鐘不

十五

其然乎而誤國之言卒以誤世遂有過信奸檜者自非得統如
學憲赤石先生踏其發潛德而享之同志如司理偃紅先生趙
其宗道編而獻之耶始近濂溪公忘年而友然每語曰而鄉先
生無垢心傳録不可不讀時宦游長安與屠田叔發于中甫悵
中之秘獲以應偃紅先生之索而獻赤石先生祀其人鐫其書
視周海門陶石簣聖學宗傳之選全矣備矣附做長虞論語諸
詩子卒章嗟乎儒禪信難辨哉六朝名緇踞猊床而講三易三
禮三易三禮不以登猊床故見遺虎觀也今覺之一言空桑氏
受幣發之桑門剽而揮麈演之豈以辱麈談故譏子與七篇孟
虎宛之書乎善夫先生之言曰士大夫知識去佛書寂滅甚遠
道非虛空日用而已如其言是枝虛與寂遠之釋氏而收知與
覺還之大夫斯禪學聖學之辨也學憲目理位非正統而海門
石簣先得二先生之同然所謂聖學宗傳者其在斯乎其在斯

序

重刻橫浦集序　　明　黃汝亨

張子韶稱無垢居士又稱橫浦先生蓋先生謫居南安之橫浦十四年談道著書學者宗之稱橫浦云先生受業龜山龜山本之明道當時推先生為渡江大儒其学以未發之中為宗以仁為有宋家法而不受權貴之餌不肆趙鼎之業寒逆豫之膳折和議之奸淡泊簡靜形骸俱遺清白剛正國家是急使盡展其用足以挽弱宋而奮中興而賊臣檜以害覷時與徑山杲禪師談宗與呇往還莫逆遂借之指斥編置南安軍而先生之學乃益磨繹益明了嗟乎橫浦之學明而先生大業半付之簡編可數也子嘗妄論宋之儒者務明理而不盡明心能研心而不能任事能明能任橫浦庶幾焉之而不竟其用其精義微言幸是集存焉耳是集其康虞氏刻之南中懲先生為序而海昌令方君以橫浦家在海昌景行其哲重刻之方君之曾大父太常公與陽明子莊渠子講論問學佐治心要語而方君能刻集亦足以占其家風矣

仰高亭記

海昌邑治凡為游憩之所五茲亭表出本末下瞰水縈蓋登眺之勝他則莫及也歷久敝日益甚客來不復理去之懼將壓焉予初至官藏仍舊終日埋鍁滌扃東几案上無暇有銍歌之適足跡不至者累月明年春一兩涉兩旬猥折民墮為之餞令且仆矣亭之有無寧足計失今不葺他日或訪故基于荒榛叢棘中詰其所從壞必于始也以故因其傾而正之易其腐撓者而新之前除有古桂參立如拱揖主人坐亭上笑語聲落亭下市之東西行者必聚首駢肩以望亭故有名不雅馴乃取杜子美詩史以今名顧予方折腰五斗貿貿矣役事上官走吏持一紙

十六

文書至庭占報小緩則出不遜語低頭俛見野人其為卑辱莫甚每一登亭窺月窟之清華挹玉宇之涼颸使人心開目明飄飄然凌青雲而上層霄直將挾飛仙以遨游豈不亦甚可樂哉後之覽者能勿誚予以卑之毋甚高論幸矣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三山陳中撰

三先生祠堂記　　程大昌

奉議郎知鹽官縣徐伯恂書來言曰伯恂故邑亦既旬歲奉法宣恩士民不距而聽此其意殆可引之近道肆葺學宇以示之方又擇儒先之在此而望實表乎者潔祠奉之冀其即信生慕則勸事易入也故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行其學而縉紳推敬固其人矣有德操秀執者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曰絕人倫漫蕃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蹤造空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尚自倒易後先況又飾荒幻報恩趣取資則尤為世蠹困蒼為之論以曉未悟其學若此亦可謂強立不回者已又揭變子千者安貧樂道不忘取予且踐獨之操閨室猶康莊也此二人者身塞而學不宏然一邑之人為之始欺與侍郎張公等伯恂既即縣學東序闢室肖像列三君子而祀之教己言以道所志也予曰大師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之瞽宗夫非為此龍敬也不忘其教而宗之而表之而禮之祈以永其儀型也子于此舉其已古矣而尚賢立則施置又可大也一鄉一國以為善士者夫既遷以為之合天下以為善士者亦又于鄉國貴縉焉則夫私淑諸人者厚矣凡爾子弟其具勉之此三君子者嘗其將鄉校習藝業是亦此邦諸生爾今見貴重如此正惟學為而能行故其聲蹟隨所過暨欲皆可歎聞大道滿天下謂者不可與能亦加之意而已矣

南路盤盧記　　廣　鄉

十七

淳祐五年六月監鹽官縣南路鹽場陳君桂瞞熟來訪以新作鹽倉成求為之記君之季父者作佐郎內小學教授更於來同年進士申中語予曰是子也才善為官廉而勤能幹以治辛不憂以文為是子表厥役予敢不激諾監鹽君之言曰南路距鹽官東六十里所袁花黃灣新興三千場隸焉嘉定中潮齧新興一場鹽課已失四分之一而他場多秀民收科第駸駸乎功名之途者踵相攝于鬻煎乎何有重于嘉熙秋疫頻仍亭民等且死生者皆鳥獸散場官莫克自振帳撒果振空率便文自營而鹽場遂敗壞不可為桂始至僅領一印首葺廨舍以庇身蒐文書于故吏家得其副喚亭民父老來前與之約使歸業躬自督課歲知會物戢鱗視舊復其半會天朝以仁和鹽官二邑所有場隸縣闕聞師户部尚書趙公澂諸場官至府下知其不事事皆損退之桂也蒙獨留益以殫志竭力願為趙公所知也于是條十事以獻堂趙公采聽皆次第施行而倉事起矣先是倉在邑中距場遠場丁疲于轉輸司庾吏誅求百端不勝困始議就場為倉眾聞皆喜既卜基有不便于己者阻其成止移就北利值天寒河凍舟膠陸行車十餘千致一石眾愈困合辭請自東錢浚河築倉得就場便具白趙公趙公奮筆判從行且戒毋得裒錢凡費其悉從官給桂奉命惟謹浚河自保安橋達秋門涇亘二十里日役千夫踰月而畢水道與浙西河諸郡通回役閘復浚港三里許至浦口以迎客舟之自海來者于是河海水程脉絡通輸無壅其就所卜基乃營場工揵材于真如私家廳事中峙前為門門左右及東西二廡為廒六　灰甓石甓既備皆堅緻客軍可支久又以餘力于西屋為備廒疏流創亭三所以便登舟是役也竟于四年之春倉費四萬有奇河費一萬九千楮有奇皆給之數贏于此悉以還之帥閫亭民樂于趙役計

十八

益羨六廒皆充物續至者亡以容則寄留旁近小民家及僧廬岳祠中歲終而會羨二分趙公給正鹽錢二萬緡以庚之家廒以此錢置屋增倉受餘鹽趙公復從其請乃鑿垣闢基復為屋十三間為廒五今年春三月告成于是鹽場總十有一廒害除而利興公私皆便矣又為卑簡以度舟檥商旅湊集南路市精運舊觀河既通民田資以灌溉亦遂得善歲蓋不止場民賴其利而已予聞之語之曰古所謂能令所居官大非子也耶凡居官者皆能振厥職如子則守留之間何事不可為君退然不敢當曰桂也奚敢自以為功厥惟曰大尹尚書之賜也倉議未成非趙公烱然有將見其不阻于異議者希矣予敬趙公之能知君而喜君之為趙公所知于是乎書君永嘉人少有異才試童子成名遭貢于鄉登進士第初筮已著奇績其居身清立甚似其季父云

師友集序

元　黃溍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諱水通守雅不欲諸生辰于貴驕而樂為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慧爽朗頗出不群丱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詞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矜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歲時去為黃冠師閩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才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鋪金鏘詞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累然之文如墳鳴而充庭也遂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

十九

已零落而相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遙發欻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抉所長以為贊而伯雨皆與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借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超邁卓絕之才不徒有聞于家廷而脫落蹈執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能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亡窮述作之家尚有孜孜為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擊于盛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讐之復俾某為之序而剞置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讀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句曲外史集跋　明　毛晉

伯雨慕米元章為人撰中岳外史傳此即句曲外史自傳也如元章初慕二王晚入韓平原伯雨始學雲麾將軍既逼歐陽率

更元章一見無為公廨奇石即欲兄事之伯雨入燕把見梓于吳閶閭家如遇西湖故人排細竟日不忍去元章多藏王晉金題跋埒秘府而黃鶴樓所儲不亞寶晉齋元章愛潤州江山因初卜居而金陵地肺丘壑更自佳勝至于元章先一月盡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其中曰衆香國裡來衆香國裡去舉拂合掌而逝伯雨預製冠劍于南山屏絕外事飲酒賦詩焚香兀坐及期羽化並無餘物安得云米顛而張仙非其流亞耶惜其詞文罕傳陳節齋所輯遺集本傳不載亟為補諸卷末

句曲外史補遺跋

貞居子黃冠樓手編生平詩文甚富惜乎紅巾寇抗之餘不知所在予十年前所刻句曲外史集三卷蓋陳羽士訪諸貞居經歷之地寸箋尺牘攟比而成者也猶恨未覩楊鐵崖所鈔皇龕石室之秘耳幸湖州康侯閔君窮搜博采手錄遺亡若干帖數月之內錄羽相接而寄予予亦隨開緘之先後而付諸梓人略無詮次又得三卷鐵崖所云晉武庫之遺劍不在斯乎鐵崖為一代人望不輕可人獨醉心于貞居康侯真今日之鐵崖也所著江東外紀吳興藝文諸書不亞于史鉞及史義拾遺亦醉心于貞居覽輿摭無倦色貞居何幸而遇此兩知己也予愧未能學姚公緩以古畫相易或不至為胡季城受友人之託不能公之海內與

一經堂記　貢師泰

蕭齋之子鎡從予游閱致其父書請為之記予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于一經哉豈不以漢韋賢嘗以一經教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一經而他經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秋禮樂或道陰陽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以正行而和心雖其為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于一也以三五

以降歷世益遠然其立訓垂教不教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序刪正史加述作上以紹前聖之既往下以開後學之方來人文可謂极盛矣寔亦不過數百卷而止耳以數百卷之書明教十言之旨簡易精深如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衆然而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己見務為專門論賦誂皆朱紫混淆其簡冊之多棟充牛汗既以湮塞聖道綵裂經旨不可究極矣而近世科目之該則又餌之以書述誘之以詞章蠱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極力靡然向風盜為新奇之言巧飾韻僻之見一切遵迎苟合以邀進取而六經始為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邵張朱呂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于既林之中尋墜緒于不傳之後乎而今之學士大夫孰其全書因以潛觀黙然識旁通曲暢則亦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

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明則經無不明者而經也又文公諸孫强志善學其庶幾有得于此矣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為無益况一經哉

送尹知州之官海寧　劉基

國家臨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然以庶績非名寔纍聞于上下勿任且以六事孜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遷昌宣城縣尹温台海道千户皆能其職故得舉為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浙者咸為詩以餞之而屬其序于予惟今之人類多善訣心窮非之天求言于人而得譽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頌其獻規而不以獻頌今天下久安而盜賊蠢究窮發不槩何故哉為守令者非其人天子有不能徧治故託之守令

二十二

為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為置其水草適寢窮去其癘蟲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征橫斂民癘蟲也虎狼不屏癘蟲日生癘疾夫時水草乏絕則亦曰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而挺人必有大不得已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勿寧也海寧為濱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尹侯國家之寄百姓之望于是乎在他日思政之碑又當為右書也　按尹知州槃元時所任伯温仕元比武其初年業耶

胡斗南詩集序　明寧獻王

予觀夫詩詞之發皆人心感物而行于言意之表也然必詞理無該音律俱備而後可以言詩也自風雅以降歷代作者惟唐為盛故唐杜之詩卓冠群倫超絶萬古後之論詩者莫不皆以唐杜為之宗主胡盧白海昌之名儒也傳貫經史尤長于詩元至正時早章憂童守錢塘教稱胡盧白以書寄袁夫楊先生曰此子　而已康夫以書答曰老夫久疑此人可與並齒也然是時盧白年才志學而聲譽已出矣壬午之秋予至淮甸時方早資未已待兒持一幅莊子觀象圖入視之上錄其詩不知何人所作于觀其有資霞服日之語乃自讚曰首非太白之徒其誰與待兒曰此海昌胡尊胡盧白先生所作也臣愛而錄之問其所曰今者任滿將之京矣予愕然而驚慨然而欣浮然而起喟然而笑不覺噴飯滿几左右莫不為之掩口後予之京奏而求之乃錫教授于王門自之豫章以來而日侍左右其衷情曠達議論懸河凡題詠之傳于四方者人皆莫不知所愛敬而誦習之今稱為一代詩人之傑信不謬矣歸海昌卧病牧日依而謂家人曰吾將歸矣遂令童子執筆作褻頌一章頌畢歌曰天地生我天地死我亦任于天有何不可遂抱膝而終且予嘗慕其詩之豪爽神俊遺人微之亦遺稿于其子玩之再三益見其詞氣豪邁有不羈之志而無月露風雲之句風颯清雅而有不喫烟火食之味非神仙中人郭能及耶誠可謂絶洪流之巨源窮滄海之深源卓冠時流者也蓋聞君子不沒人之善不匿人之美况于得之高可隱乎于是乃命教授周畏編次成帙遂鋟于梓以廣其傳姑叙此以為引

二十三

螺城集序　陳敬宗

山東恭議海寧孫公集其平昔所作五七言古今近体凡若干卷備客典則鏗鏘炳烺而萬物之理咸備高三光之昭明鬼神之幽怪高之于山岳深之于河海微之于草木鳥獸變之于雷霆風雨以至朝廷之禮樂民俗之歌謡皆能于開元理曲暢微妙誠一代之佳作也將與盛矣維昔韓子有言懽娛之詞難工

而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子亦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
也公自永樂甲申進士授兵部郎中而擢今官爵位之崇峻與
服之顯榮聲望之隆重以至出入起居靡不遂所願欲而其吟
咏之工乃能如是豈其心亦有未足耶公歷中外餘三十年
其文學政事才猷識見皆足以出人之右固當顯用于朝以發
紓其所蘊蓄今乃使之督治河道置之散地志高而位左其心
固有所不平也以不平之心處閒散之地宜其冥搜僻引探奇
索怪得以肆志于吟咏以發紓其所蘊蓄暢達其所不平譬如
三峽之水愈抑而其勢愈怒則噴激衝突其發益溥而其聲益
宏矣釋歐二三之言豈無所驗與以是叙之孫公必有以教我
哉正統六年歲次辛酉朝請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四明陳敬
宗序
螺城集序永樂壬寅括蒼徐用中宣德乙卯奉議大夫衛府左

長史三衢金寔正統四年己未翰林修撰張益

送彭教諭序　張益

仕以禮去官者三勞其倦勤理所當然謂之識老成功甯已分
所樂已謂之知止知難慮後事所決去謂之見機後世法制嚴
密惟請老得循故事而知止見幾往往不遂人意士大夫名節
能與公法清議並全者蓋不多見海寧縣學教諭彭君顯烈致
仕歸盧陵年僅六十精力甚壯自始薦歷祁門南安以有今職
名位未滿其德績用未究其學今治教休明學官又無危高嫌
逼之防于三者皆不合而去之遽宜有不可以遂者而竟遂之
潘泉州司無齟齬于其上縉紳里社無譏議于其下門生故人
雖私相惜而大相樂不識君何以得此于衆殊之間也聞其鄉
人言彭之先唐太尉安定王思玕宋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思永
之後自元歷今世有名宦其先君大雅先生正統間嘗詣闕上
書又進二京賦
英宗勑賜冠帶以訓導致仕時楊文貞公當國奏欲留翰林國
辟而歸嘗如是則先生出處進退嘗亦有家法源流也嗟夫先
生三為儒官鄉邑相望今及未衰之年去位猶之朝出游而暮
歸其廬情事可人物色未改視世之遠仕不歸者相違豈直尺
寸天壤之間獨此亦足有得而況無愧于名節哉若先生者殆
可以言仕矣

轅門夜宴詩序　張寧

正統丁卯秋溫州衛陳公彥章以兼總浙西戎事及期將歸道
經海昌屬地時邊士寢平公雅向儒術置酒帳中思延致故人
文學之士相與咨決時務以劇後舉顧軍中無以為樂分韻賦
詩得若干卷命曰轅門夜宴其簡成帙以行後一年公且至出
以示予求為題識于堂記宗憂歷閩西師未解妥元猷為揖客

使會大雪置酒西園設客歐陽文忠公賦詩略曰主人與國共
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公
不樂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晉公席但云園林窮勝事鐘
鼓樂清時未曾如此合鬧于乎歐公且自為身計哉亦惟盡其
衷而已耳今觀是編之作若雪溪先生之渾化自然雲壑先生
之言嚴整有法孫素庵參政之老練不放岑雪崖之格韻清勁
與夫凌陳諸君俱有述作悉罄所長公果不以合鬧外之也抑
否耶又聞公之先將軍都督府　國厚恩傳襲至公是休戚之
臣也今日侍從何邊諸道兵未敢安枕公未嘗少釋于意此正
文忠立論時也第恨不得列坐其次以聽蘇岑諸公規助之言
何如展玩無似靦汗顏而序其後云

重築障海塘記　張寧

海寧右塩官瀕海南上可望有山名赭山南邊有山對峙如門

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圻沺湾瀦淤出潭若陼則口隘潮
來亥繫于塩官限峤宋嘉定中潮汐衝望官平野二十餘里史
謂海失故道有由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橫溢衝圮
堤塘逼遶城邑轉盻弖趾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墨
盡郭不及者半里軍名翹惴奔顙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于府
府守陳讓上其事于巡按侶鍾侶公以所上事詢諸布政使杜
謙按察使楊瑄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參政李嗣副使端宏泰
議盧雍僉事梁昉咸集厥地周視僉謀區畫會計相與祭于神
真以成業札分巡僉事錢山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乏從革惟君
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
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薪河而至分命把總
指揮李昭通判何某蕪總工役初用漢捷鉅法不就乃斷木為
大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之廷溢搆定人知有成勢皆奮力趨事

計以日貴致月工填壘調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時威暑公有
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奏鮮定賦非但疏泄而已今民傷析未寧
農稼方作飢勞野聚必有疾疫未可亟也由是作治雖嚴間輒
拊循勞來失次者從寓空舍患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
副堤十里衛灌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賑施民
至是始忘死徙之念截八月塘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
倍厚寶實橋疏使腹抗背負此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
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乃復
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艱時官募謀誣以異術
今之深沙鐵神遺跡近在吾少歲猶見大父行于悒流涕而道
其苦辛者　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
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瑛力役蘇湖
九郡貲累巨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

錢公以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靡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
越月而續用章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
首事之際震撼倉皇若槃动歎然雖有優才絕力當亦不暇旁
顧公能發心盡竭性能紆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劑我以成我
稼穡以寧我婦子凡我輩今日復以得安此土者皆公賜也奈
之何泯沒其德遂相率叩縣令孫綱教諭彭永烈介于友庠生
徐寬具書走幣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
間遇至于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
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力定勝但巨物非天成
終當復故使諸山之渾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
獻無攷則父老前日之憂澌式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寔不足
以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一以張今日之功
一以示後世之法

聯句詩記　楊循吉

徐寬海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家世喬木博學有操存溫溫言
動與坐終日不厭初授都水主事臨清覓磚廠予自登第後奉
差至浙遂與君遇君亦見予遂如故人承君留予至衛中出佳
酒飲予與予談浙中山水之勝云瑤華洞最佳君往必宜遊之
留連竟日別去後予至杭牽于公事但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
竺靈隱而已然亦一認即歸不復能構其味所謂瑤華洞者竟
負君言不得遊于可謂倍客矣後予事畢北還至清河則以水
枯取道自彭陵關出德州來都下不及與君會臨請予至工部
未久復差至保定取道至臨清迎老母北上則復見君保定知
府陝西趙備秀前曾為御史巡按山東與君交趙公妙于理學
嘗與予談及君趙公曰粟夫極有工夫趙君特雅重君為今三
年事滿受代赴攷嘗別除曰方以功名期之而粟夫乃云將給

假還家座中客問君當明年來耶君笑曰來未有日諸君不信于獨然栗夫之言栗天曰若遊山君來浙吾為主吾來吳君為主然不知予病人此歸可得稍健隨君登涉否人生得遊奇山水亦是福緣所招不敢必也君是夜談謔甚多雅語不能悉記可惜也

海寧水利圖說序　知縣　嚴寬

惟王建國設官凡以為民爲耳矣民事曷重曰有本曷先曰有要本者何田里樹藝之謂也要者何水泉灌溉之謂也是故烝民乃粒稷德惟懋而地平天成禹功寔開之此固當務之急也三代而下罔知貴本覩要疏鑿之說雖幸有存者或失則誣或失則陷或失則勞或失則逆噫弊久矣又何異乎治之不古若耶惟我甯皋朱公欽若明命總諸水政于南田于浙之東西爰檄郡縣有司百執事各會山川形勢上之將以講求水利之源流與凡修興之利害勒為成書以嘉惠萬世甚盛心也下吏寬竊祿海寧愧初政罔若有知惴惴焉惟無以仰承是懼于時延訪于時探索于時履歷攷詳越數月亦既得其概矣敢不縷闡鮮見以獻竊惟海寧古鹽官縣也按志海邑縣南由鎮海門出里許以石隄捍潮曰海塘北自拱辰門達于仁和曰上塘東至宣德門達于運河曰下塘其流旁通四境中間為湖為蕩為豬為溝為洫為遂為渠為川為涇為溇為浜未易悉數皆蓄泄之支流耳關于一縣之利害者三河其選也第其緩急則又不能無頓頓之差焉是故海塘為要上塘次之下塘又次之蓋緣地形高卑俯視蘇湖使海水捍禦不禦則東南膏腴之地盡為斥鹵昔人築隄以捍之其慮周飭有如此者邇來怠泝衝激歲益以甚相去城河近不百步耳此利害之關于數郡者故曰為要上塘之水發源于杭之西山由吳家堰東抵長安壩以泄于運

河近來西湖占塞而水之來也有限吳家堰坍損而水之去也無節矧自扺塲達于縣治幾七十里許地高河窄容蓄無幾萬制筧簡十有三處澇則泄旱則固所以節宣之也今則傾圮殆盡無復存者此利害之關于一方者故曰次之下塘河其支有二有由袁花歷海鹽抵白茆港以入于海北由郭店浮于蘇常由孟子河京口閘以入于江源遠流長非大旱澇可以無慮惟近城十里地名曰轉塘河淺不足以為容塘小不足以為衝涸舟侵路之患間亦不免焉此利害之關于一時者故曰又次之職者𧶽浚河之土以加于塘則河深而水聚塘高而行便矣此固周禮因地勢水勢之說在因時處分而已矣固不敢重遺當道者憂也惟上塘之役工力頗繁使驗丁出力則富豪者或以計免而荷畚興嗟者類皆無田之民今欲通力于兩岸食利之家庶合佚道使民之旨而筧之制要當易以石閘信非捐貲公帑不可耳矧西湖由防于吳家堰吳家堰屬籍于隣縣尤非下吏寬卑劣所得專者幸惟我公幸作興事計處之下復以周旋則亦奠為不可至于海水潮汐世為邑患則又有甚焉者矣攷之石隄築創于唐添設于宋元增修于我　國朝皆以數郡財力始克有濟正以捍蘇常之上游為嘉湖之鎖鑰各興有責故均任其勞耳邇者海勢南奔乃驅一方之民以治之東興西廢財竭力疲惟明公處助始克底績迄今海沙漸長雖天幸亦人力也但潮汐潰決亡常而一邑財力有限每遇興修則上下移文動以旬月計卒之損者崩崩者廢計定而後行所損亦已多矣識者欲準海鹽事例歲儲均徭役銀若干以備修築則百姓免興作之勞而官府者文移之責未為無見也明公存心天下加志窮民況通融處分具又在我果采而行之乎苟行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明公何吝焉寬也學不足以識古才不足以

通今按圖武乖于時宜道謀武主于偏見若夫通其志不違其
欲齊其政不易其宜立言立功以垂永久顧明公酌處何如耳
若曰下吏之言為可必行也則寬豈敢

馮小海先生存集序　　虞淳熙

世宗初北地信陽之風被于南維一二君子嗣言游以文學著力不足則見其揄而武林居宗輩下狎為宋音益靡靡無當于雅習使然也是時燕人許子春先生修龍門之業大有聲而孫太初氏傳秦音于詩歌復傾動一世慴其洪響忘其傖俠户視寓公下視枌梓亦祇以薄耳善乎馮先生之鼓靡偕也情必斬真境必循實詞不求譯語不假造一切卻謝鉛黄與所脂澤無使人疑天疑帝而疑北地信陽于武林也者是先生跨燕秦以重我枌梓也功斯為上矣夫西北天地閉藏之府也不可以暢其人骨勇御枚營壘間怒則叱呼為聲遏以語調宮而應之渾

渾沉濁一吠便已南方麗斗玄牢之喉舌在焉故氣軋成聲變成文乃今文不文而不文者柄操則何也縣水合流其鳴大淙岐溢旁出其鳴汩汩吾聞武林之給于言矣或則善挑爭則善詈善則善謳感則善謡勃碊乎一室而誚訛乎三家之市不啻千瀉也脱以文位高華又得勒四方之語國其鄉人及請謁亡盡日每為大言鶩及可分入門顧娉子刺刺耳斯之謂岐溢旁出安所擇鳴也北地信陽在淳于生所稱一鳴驚人者而馮先生于吾黨為大淙無乃十神舍以善處其默與先生之集過庭所録僅滿八卷彼一二君子顧有内有外有雜有閒有餘有别是以多為愉也岐而汩汩無為也長公之過庭聞詩矣又得聞斯言者猶吶吶如不出口將文益昌哉長公舉孝廉喜文字嘗刻秦漢家言士趨贖門如市而長公之子又為莊生洛誦之孫無愧馮先生之孫乎嗟乎馮氏三世建幟不有含枚從之者非夫矣

送吳默泉先生序　　王慎中

君子之德何其多而難全也洪範列所以乂人者沉潛高明之不可兼則克之以剛柔必有待于剛柔之克而後沉潛高明者得歸于平康其始蓋亦偏矣后夔與冑子之教悉數其目有直寬剛簡之繁而直寬者懼其温栗之不足剛簡者憂其傲虐之為害彼皆學于上而且有承之庸之庸望其所以教猶當詳其未備而防其不及如此猶然謂治教之法待乏詳而設之殊云爾皋陶矢謨言人之無其多至于有九當虞之盛實明其三嚴敬其六百皆可以為國家之用爵莫尊于諸侯事莫重于大夫其為諸侯大夫而熙浚明亮采之職者亦言其人之有德至于三六而已德之難全厥已久矣以予觀于吳默泉先生之德何其全也方乎其外未嘗止而不行也介乎其中未嘗劌而難通也

動乎其不可禦而若有約而留之者而動出于有恒矣藏乎其無所有而若有括而發之者而藏協乎善應矣其德之詳不可以遽列其于皋陶所序蓋不具者鮮矣道德之一莫盛于有虞之世克全于德者為益皋陶之外其為諸侯大夫者已相為多寡其不能至夫三六而僅有其一二者宜多嗇于治世之屬如是亦烏得謂之一彼留貽乎其宣明肅乎其祇敬有者無如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敢病乎少而少者無所愧于多雖有三六之未備與夫一二之僅有卒謂之盛事于時然則所謂九者何嘗不全而又焉有不一者哉有虞之君子所以為盛皋陶所以得悉其盛而日之執其言而知之静言而壬色者不得厠于其間今之君子則異于是有者以傲无而无者以嫉有多者以之病人而少者以為人愧偏黨及乎皇極悉致汩其真性忘不通乎天下而偕不同與斯世其患非一日之積也无

者既已娭矣少者既已憊矣非夫有者之能致無多者之能容
少吾又何望爲今之君子有而多者既莫如先生且將有大位
于朝也必有所治也必有所教也以平康者治以中和者教志
所有以矜有而無者將日進于有舍所多以從少而少者將日
勉于多然後其進而勉者受之可得而知施之可得而事也融
叶倫黨泯絶惡歝敘常倫以還大中而君子之德不爲徒全矣
非先生其孰爲之予竊爲先生望之矣郡博士紀君其賢能知
先生之德者歟有以贈先生而予爲之序

二游草序　汪道昆

明興經術爲政故左聲詩　孝武以來駸駸右矣嘉隆則東
南蔚起風雅在焉浙江爲百谷王益人文藪也顧希聲聞作卒
以經術先鳴往予與元美同朝始得舜舉舜舉朝太僕而夕司
馬不當壇坫之奉極文與之言詩悉中肯綮叩其所自得恂恂
若不耐言異日者賈勇先登必其人也及予以迎親得請舜舉
守在蘭臺適金吾小有言謫邊邑尉浮沉郎署亦越十年遞進
落泉下大夫南出粵北入晉出則操功令都儒宗入則治軍興
滿邊境周游幾五千里稱詩幾五千言猶之龍章鳳儀得麟羽
可概見乃今元美已矣予亦絶境外交舜舉自閩致書薦二游
草猥云索居久矣顧受繩墨之言其時則分部福寧予故治兵
地也閩島夷將大舉先聲薄閩舜舉坐而筭之貽將賦詩卻敵
居有頃行邊使者出山而舜舉乃從量移得代行矣予聞之古
昔詩窮而工又嘗聞之先聖先師詩可以怨夫風雅之變類多
隱約之思嘗其放逐流離苑積而鬱發猶之雷伏而奮蟄屈而
伸不期工而工則爵爵者之爲也不得不耐無怨已居則憤故
多溢怨之詞懷沙之忠履霜之孝至今誦之要其歸則憤矣舜
舉自南宮見坐隸邊郵旅市朝即南海山而退然從大夫後不

可謂不窮矣及其登高而賦結客而吟高則羅浮太行廣則河
汾滄海莫不本之以溫厚出之以和平取材以六代三唐取法
以濟南江左時而慷慨時而舂容渢渢乎治世之音怨于何有
閩草雖未及見殆將探赤水而得玄珠是行也却而不前乃復
遭其窮矣陶陶然欲遂其志憤悁不入于心業于是而益工司
命氏將爲舜舉地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誰怨乎東歸而予
瑯琊頓以斯言質元美

王尉功德記序　何喬遠

城郭邑肆高門密閭地之借也則必居岩巘川茅茨水竹以清
之有酒徵逐輕綃點屐人之借也則必臨池作賦茗館芒履以
邊之簿書徵訟術揚鞍蓋吏之借也則必招游彼都挹損內交
爲民與治久遠之務計其足以田廬衣食者芟除關烽以安靜
之故夫借與雅對廉與貪對直與譎對誠與佞對廉直與誠雅
之徒也貪借與佞借之徒也其爲人也不借則其守必不貪其
行必不譎其心必不佞而端人正士也幾矣海寧王君鳳岡來
尉武榮一歲餘一日叩予門求通于不知鳳何如人意其以嘗
事通邑于諸公折節爲禮耳一日其邑之文學先生徐君則備
述王君所以不借之實而廉直真誠具備之予聞唐人遺事得
一襄陽尉其上官饋魚于尉尉不在治妻卻不納其上官曰吾
得二賢世人徒知梅福脱屣棄官爲仙舉而如襄陽尉者乃直
尉也則以得二名君之堂而君欣然謂予會其意益與予習予
暇過君君則能詩能畫潔治一室花卉褋列文酒錯陳倚然物
外之致徐孜君所以尉者皆爲邑修築壞城開濬故渰橋梁道
路除治闒蹋其爲事也其詳而爲力也不費有可以羨不入私
槖復益己祿以治他務上官愛君有如親子弟君視長官有如
父兄視其邑之士大夫青衿子文學非其所師則師友也君既

肝胆相示予亦意氣盡傾而益知君幾正人端士無疑矣夫君之善畫予所謂居岩觀川茅茨水竹以清之者也君之善詩予所謂臨池作賦茗館芒屐以遠之者也君之為吏予所謂為民興治久遠計其足以田廬衣食而安靖之者也人借之而我自不借由乎我者也我固不借而人俗之由乎人者也君今作鎮于建寧之西安古人所謂得一障而乘之有可以不俗自在邊將行也交游父老刻君所以不借之政予亦為不借之文弁首而贈君

唐睢陽太守忠節許公故廟碑　談遷

翳我盛官有忠節許公均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九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返葬故里不至腐烏鳶而飽狐兎幸難之亟濟也公葬楊園村見宋圖經明田叔禾云葬洛塘南意其皆馬鬣崇封蘋藻修潔亭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雙廟縣西塘同光二年建由今思之洛塘南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餘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紀其間以樹碧血于萇弘葬金甲于汧督乎故廟之初其專祀公無疑也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類易訛于是丘壟禾黍門祢荊棘蓁夫牧豎鮮識壽春之而候蟲啼鳥徒聞埋相之陵蒸嘗既闕樵採日侵雖非有玉魚金盌神劍襚珠可流發邱中郎之涎而漆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遷直轉里悲乎哉彼之人耽耽高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寧能追樊忠魂仰安貞魄以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我猶未已也并故廟而佚之際若下鬼寒于叢祠操豚蹄藪觶香者殆卑算之祝猫虎之功也名寔俱喪盻蠁亡聞僅樹公于右沼流忘源顧蒙愚陋遺遂如此即忠義之氣无所不之非因地為重輕然組桑維梓仍襲謬吾未知其可

也廟前銀杏大四人圍相傳公手植歲華而不寔得非炁色參天留端人之勁節愛妾餘恨終杜士之捫腹我遷穫耕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霍正其事以歸之我公遂祭以銘曰

畢昴星纏腥下土孤城突兀成天斧張牙露吻競揶揄拔營西來狂逞怒飢軍尫羸不忍觀天生豪傑亦侔虜畫閒亂幞多圭組臺堂帝室莫可數太守受刑如縛虎仇目憤發壯公府至今英靈滿塚樹日霜噴傳雄千古當時權貴俱朽腐睢陽之名猶歌舞井里蕭條失故主落落荒祠誰蓋盞如歸遊鶴問堂廡雖修蘋藻神其吐唯公大節開昏替使我皇皇求步武故鄉擅織汗南郡地下有知嗟獨苦排徊遺像泪如雨哀我斯世唯君圖

按宋圖經故廟坊酒課民户月輸錢四貫

國朝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游長安落魄歸婦飲恨死即忠節公姻誠齊東野人之語或睢陽之難文龍以戚誼左右如張中丞陸氏姑之類得列俎豆否則公之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也若如俚說則劉何自共我睢陽我土人謂劉亡子墓堅壯事容有之不足辨第以溷睢陽非子產立公孫泄之意為重識其後云

徐烈婦誄有序

從一大義殉難恒理此舉孺共喻而庸借積曉矣然史乘相沿今昔代嫜文姬辱于胡笳致寶蔚宗貴嬪咏于大都流嘆信國豈非治天之勢江湖失其砥柱腥聞之劇椒蘭改其至性乎若夫五將之敗千里為墟昆陵之屠億兆併命雖裂肝塗腦洞觀潰腸譽之昆岡受焚玉石共燬鄧林方代梓櫝算盡[illegible]冰蘖而修丹鉛哉今吾邑文學徐元嘉之婦曰沈[illegible]紝佐讀雞鳴警旦螢續終宵內行之堂未易枚舉日[illegible]江左死幸代馬南牧飛鏑驟控横戈揮及堅城始陷溫室俱[illegible]

金之堂使君燕子之樓風霆梱掃血淚交属劉石之禍遠隔于
永嘉漢晋之季僅安于吴越異哉此一時也觴不周之山蘆灰
未止其狂溢從據滿之車轟沙不保其全軍乙酉七月丙辰而
塩官見及矢奔蹄若電叢鍔如霜家餃戶掠日鬱虐烈婦挺
其孱軀抗辞厲色義不改顔誓無反顧甘頸血以衛仇惟碎身
以殉天日氣息纔属泉壤為期遊魂月下芙蓉之面猶生蕣夢
鏡中玉京之路可即嗟乎卓至悍也不能奪皇甫之婴素至雄
也不能絶樂昌之心然則撓緋十萬豺兕千群自江以南魚潰
獸竄鉄騎長驅鳴鏑齊翰電激雷轟焱飛潮湧隻矢網加金湯
文遠智不及算勇不及扞嘘吸之間驕嘶發喚高鼻虬鬚横眸
咲鬱四掠妾巷淫污酷緞雖有姬姜不如孤鈁雖有華堂不如
藁林雖有金穴不如負擔雖有錦毬不如空梁特與烈婦倉卒
懐慨壽陽白馬赤亭老羌大刀七尺勢踰天狼輕其一死何畏

三十六

何殃彼怙其悍視猶亂阨彼習其暴眇為傖荒殞不足蔑壽不
之禍斷脰截股洒血委瘡收刀環顧奈此女郎攻城城陷寔陣
一陣劍向來百戰呀逆顔行婺星之精獨耀其鋩歸心九地萋生
一霄貞瑰毅魄变為翺翔天不能滅地不能藏噴為苦霧散為
幽光怨為水旱冥為混于乎哀哉何人不生生即喻志何人不
死死見哀謚非藉表章詎因名位我盡淇心異于邪媚明妃入
胡蔡琰還聲有靦面目難安寝寐勿謂惠難遺發隕珥勿謂迫
於聯鏕並書明明在天耿耿在意絶折釵分香銷影業于哀
我紅絶皇綱幕徒朔漠雜音胭鴉啾人狐絡嬰之者靡見之者
帐堂臺文夫化為狙瘦寒閨單隻最恒弱身犯其鋒有前亡却
玉容憔悴正氣磅礴鑒茲躑躅爪牙徒攫刻石琬琰舒憤蔡藿
廟近睢陽星高格澤于謂何敢勿摧何咸刀下亦天行之適然
耳何堂柔金鉄而制日月搖海岳而困蟠龍哉如今墜樓金谷

重觀駕鸞絶瑟青陵得諧鯨鯢是兵革之感彌仲而冰霜之氣
彌薄也戴籍以來寧有之乎人殺鬼殺百年同盡今日他日人
壽幾何必曰中舘為安丹頸為愷唱隨為永慨訣為變拘于
里門之淺説非明于鼎革之大致也第投崖墮井蹈烈于前休
黄絹色絲闕聲于大雅亦有識者所感悼而流聞者為之隕涕
矣遺何人斯敢役子墨獨不聞東平之樹感沉哀而而向青塚
之萋因積憾而南靡乎草木無情幽悰殊切還雖昧愊猶覗為
人也犬羊牛月時愧鄙哀金錡絲繡呂其有極叟濡泪而詠之
以昭永其詞曰
廣世承平忝附華胄我沈之先典于詞舘英英太僕
成祖所難圭組久替衰門度豊清白幸傳耕織自按烈婦之生怹
夢告旦習于母訓工于家箕遠事文學尊長勸悍發問井印致
盥源盥洗手作羹登車垂幔雖勞不疲雖署不汗纂組舂汲炷

三十七

往文昕謂生大業可遂霄漢謂昔久安可終舉案栽以白学炊
以白衣之食之春秋屢換天心降割搶掠横浸泰陷六符妖
氣渦乱虔劉生靈祈嶄里閈野矚紫凝波騰海激于乎哀哉自
昔兵禍乱于西北関洛幽并戰場霧鋶流染丹淵埏逹邑城南
服不能戴遺蜈睒惝鵶晝啼魑魅遂陟瑷娃瑶技微露其色席
從水湯俣俣默默秋雲作黯長虹初扰有鳥雙飛漸臺之側其
聲為烏其羽翽翽是耶精靈莫測于乎哀哉
故右散騎常侍紆國公褚公挽歌　蘇遊
陽翟疏豊摂臨平演慶源學廷尊授几儒服寵麥軒審諭留中
容閑陳與上言但輝一不借空有賜東園
送頻平原
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十數公為郡守上親賦詩觴郡
公宴于蓬萊前殿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參美顔公為

寵別章句

天子念黎庶詔書撫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殿賜書若山丘天章降三光聖澤該九州吾兄鎮河朔拜命宣皇猷駟馬辭國門一星東北流夏雲照銀印暑雨隨行輈赤筆仍在匣爐香惹衣裘此地隣東吳孤城吊滄洲海風掣金戟導吏呼鳴騶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魚鹽隘里巷桑柘盈田疇為郡豈淹旬政成應未秋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寧久留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參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歸山　顧況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

送非熊下第歸越　姚合

失意尋歸路親知不復過家山向城遠日月在船多楚塞數逢雁浙江長有波秋風別鄉老還聽鹿鳴歌

送劉少府之監官　梅堯臣

我祖南昌尉時危隱去仙劉郎從宦日天子治平年淪落山中火熬波海上烟吳民不為盜惟此重君權

寄施彥執　張九成

百念多忘萬事休一觴一咏自賡酬坐看廣嶺當南斷又見橫江轉北流已覺推頹侵兩鬢更無術畫補前旒何時把盞西湖上笑數浮生我幾周

寓館黃灣　楊璇

望望人烟市行商日滿途四邊山勢合渾似蜀川途

題知監廳　趙孟頫

監課書常息民請政事醇公庭無一事花柳醉娛人

送節婦韋氏歸海昌

桓桓大將控靈夷萬里能全節婦歸挽鞔罷挽前日髻還家猶著嫁時衣瑤臺月冷孤鸞怨紫塞風高一雁飛十載漂零心似石史官親筆淚應揮

許張伯雨　虞集

獨抱長繩晉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疾徧禮群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了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真籙更為通章九老君

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癯仙幾年東海張公子今日西湖葛稚川滄海塵飛舟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人相覓乞寫山靈與世傳

谷口　倪元鎮

路旅山木合濕衣空翠不曾情飢猿攀樹作人立寒犬號林如豹聲小聞清秋聽雨卧長溪日出採芝行道心得失已無夢沐髮朝真候五更

夢張天雨　薩天錫

政恐梅花即是君一林蝴蝶二林分遨予悟讀玄真子與爾偕升太素雲閒篋取書銀字滅捲簾呼酒玉笙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雲影翻窗似水紋

送張天雨入茅山二首　虞集

獨掉扁舟入白蘋隱君舊宅去栖真貴懸肘後惟丹訣書到人間稱佚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术寄來頻手栽松上騎飛

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閒道無人跡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怪月
光穿樹林芋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群猿吟知爾此時最相
憶遲予飛舄度千岑

書扇餞潘濟民姓黃岡　貢師泰

黃岡只在海東頭野水連天隝白鷗昨日相逢今日別藕花深
處漫停舟

題朱肅畫

芙蓉冷落渚宮秋翠鳥紅衣漫不收惟有雪鷗來上立夕陽無
限遠人愁

題朱生質夫所藏梅竹圖

水晶簾幙珊瑚鉤萬玉花間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冽却疑飛
雪在羅浮

夜深猺女出寒江分得南枝雨一窗可是貞姿共清絕神仙肌
骨更無雙

登海昌城樓望海　高啟

百川浩浩皆東赴元氣流不息混茫自太古于此見容德積陰漲玄
溟萬里失窮色鴻鵠去不窮魚龍變難測朝登茲樓望動盪豁
胸臆始知滄溟大外絡九州域日出水底宮烟生島中國寬疑
浸天潤怒欲吹地畏當時烈風興海君不受職長隄此實漬頻
勞負薪塞況今危難際民若在墊溺有地不可居須同風塵遁
安得擊水游圖南附鵬翼

謁雙廟

維昔天寶末君王寵奸慝雄逆乘强兵遺患同養虎叛聞邊西
幸骨月棄榛莽河北二十州義士誰禦侮兩公起誓衆慟哭音
玄祖橫身遏其沖江淮保安土孤城無全堞百戰霜月苦力窮
援不來嗌盡罵盡怒殘兵日飢疲秋風小旗鼓男兒不生降一
死死今古故鄉有遺廟俗際巫歌舞丹清綱塵中爽氣猶可觀
嗟今屬亂衰我馬正窮午臨危肯捐軀如公未多數獨立為悲
傷斜陽下寒楚

贈胡校書奎

我初遇子東海濱芋彩蕭帽凌風塵登城覩濤共嘆息見者不
識何如人歸時憶近看燈節孤舟夜過黃岡雪書來書往道加
殷幾日相逢百年別再會之期何悠哉我未及去君能來秋風
吹淺太湖水乘興上得吳王臺吳王臺前白楊柳西施去後吳
娃醜四海同為比地人百壺獨買誰家酒更尋紫客作夜遊歡
弄明月琵琶洲有愁為君亦蕩滌何況我輩元無愁醉中狂談
君可恕且共周旋莫歸去秋光已第過重陽好為黃花三日任

送李使君鎮海寧有雙廟

海風千里捲雙旌按舊初聞屬郡清民襍島夷爭互市潮隨山
雨入秋城鳴柝不近睢陽廟寔騎猶屯廣利營肯掃帳中容我
醉夜深燃燭臥談兵

過海昌贈李侯

閱聽畫下蕭秋色滿珠髩久戍殘兵老多貧長吏羸陰風湖動
郭晴日地生鹽三　相逢說年來戶臟添

黃湾述懷二十二韵寄錢思　貝瓊

海岱初雲擾荆蠻遂土崩王公廿久辱奴僕盡同升遠適將妻
子端居謝友朋草堂森苦竹瓜圃蔓寒藤地盡山光斷天昏海
氣蒸夜深常畏虎秋後更多蠅鶴髮愁難理烏皮懶自憑嫪娉
差不存髩鬢怯先登按劍歌誰和聞笳寢復興過逢欣已絕疾
病恨相仍自擬秦民去重煩魯使徵吹毛多見謫刺舌尚誰懲
書老惟君在文章對客矜才全懷白璧道重比朱繩虎榜名非

秋雞林價盡增極知童子陋深愧大巫稱最憶春停騎高談夜
前燈病駒終棄擲生鵠必飛騰跡已從信謗時多任愛憎賦詩
問莫發好事老猶能漢月今頓滿天河本自澄山陰有孤棹雪
下興還乘

晚泊海寧州舟中作　劉基

春霧今朝氣稍清空江一舸客心驚東流濁浪沖山動西望長
庚似月明不能襲黃為郡縣空教鉏耒化戈兵普天何處非王
土無地安身愧此生

二月七日夜泊許村遇雨

漫喜晴天出北門還愁急雨送黃昏山風度水喧林麓野樹翻
雲動石根宿莽已隨江草爛新泉休共井泥渾魚龍浩漫滄溟
濶澤畔誰招楚客魂

二月二十三日自黃岡還杭途中作

日煖江邊春樹林繁花亂葉感人心花間蛺蝶漫多事葉底杜
鵑非好音舉目山川成皓首側身天地一沾襟觧憂惟有尊中
酒多病年來已厭斟

寄長安章子智

江烟疎雨過丹楓去國懷恩百感中老我江湖空碌碌逼人歲
月太匆匆黃花開後無佳節鴻雁來時又北風籬落覓開新酒
熟一樽思與故人同

送平博士致仕還鄉　孫子良

久羨橋門最好官又聞賜老出朝端莫嫌多病成清瘦且得回
家理舊歡白雲吟成堪遣興青燈卧隱不知寒相知已似同林
鶴長路分飛淚不乾

登海上蓀真觀玉皇閣

玉皇高閣倚天開此日登臨逼上臺一派潮音天樂下半空雲

氣翠華來窗涵海日神光動地接仙壇鶴影回倚徧危闌未歸
去恍疑身世到蓬萊

寄海上蓀真觀沈道會

環珮珊珊禮石壇步虛何必上茅山門臨滄海月先到樓入青
霄鶴易還俗遠已無塵事累丹成不遣鬢毛班幾時乞得歸林
下聽仙歌香霧間

到天涯驛渡海

已到天涯驛那堪路更賖瘴雲迷遠島潮水浸平沙蜀道誰云
險秦山未足誇所希天道祐不異泛仙槎

交州聞角

疎窗月落夢回時何處金笳帶月吹却記單于城上聽不知身
世在南陲

至日作

天南邊至日暗想輕寒怨去國一萬里離家十五年羈危常自
保衰謝有誰憐却羨階前草年年得氣先

北流舟中作

涉海經灘復渡河過舟日夜畏風波客途萬里非平地始覺人
間險處多

江路見花有作

濛濛烟雨濕江花江上行人正憶家不省故園兒女輩看花曾
憶到天涯

送封郎中永昌之京　蘇平

金臺千里路漫漫行李馳驅歲欲殘粉署清風勛業在紅亭綠
酒別離難月明江店鷄聲早霜落關城馬色寒此去承恩是何
處九重閶闔五雲端

寄李大亨前輩

少年長負賈生憂老去閑心學海鷗湛露舊歌金殿多清霜詛
振柏臺秋菊香彭澤思陶令瓜好東陵憶故侯我亦忘機林下
客歎陪風月卧滄洲
九日登无垢書臺
九日登高罷懷賢意獨存靈泉流石髓陰洞入仙源樹遶書臺
古燈殘佛殿昏斷碑荒蘚裡四首易消魂
酬弟來貢見寄
茅屋蕭蕭野水濱帷應魚鳥日相親閑庭暮雨鶯黃葉短棹西
風釣白蘋曼倩飢來還自笑陶潛醉裡竟忘貧愚運群泛詩偏
好幾度西堂入夢頻
贈孫太恭子良先輩
曾侍 先皇沐寵輝白頭報國似君稀故山夜雨存黃菊華省
春風對紫薇方岳久沾申伯化鄉人爭待潞公歸青雲達知多

四十四

少獨向天涯問布衣
癸酉仲秋日與諸生觀海
西風黃葉江村路童冠從遊到海涯浪逐白鷗輕泛雪天連孤
鶩遠隨霞樓船不返秦皇藥星渚曾通漢使槎日暮憑高縱吟
日一行征雁落汀沙
轅門夜宴
轅門開宴集群英冠蓋相逢叙舊情城樹蕭疎秋色早海天空
濶月華明綺羅漫舞花前影絲竹遙傳曲裡聲良會不知能幾
度風流今日勝蓬瀛
邑陵道中送孫昉歸海昌
天涯傾蓋獨相親又向閩山問去津寄語故園桃李月好將春
色待歸人
滄海寒潮八景

、怒挾長風過海門須臾新漲沒沙痕鯨波吼夜千兵合雪浪
翻空萬馬奔信候有期當子午震雷餘響撼乾坤共來便欲乘
槎去擬向扶桑一問津
鼎湖夜月
湖上娟娟月色浮無端清景滿滄洲光搖波浪孤輪夜影落山
河一鏡秋寄跡書堆人已去放歌赤壁客同遊姮娥自是多情
物時遣餘輝照綵舟
郭溪春水
溶溶漾漾復粼粼綠漲前溪過雨新蘭渚帶烟湘浦晚桃花迎
浪武陵春魚鹽小店人爭利舟楫迷途客問津何事白頭林下
叟一竿風月獨垂綸
長安晚鐘
萬戶千門暮色深鐘聲隱隱出前林雲邊斷續連更漏郭外鏗

四十五

鏘楚音候館驚回羈旅夢征途喚起利名心不知有客忘塵
事枕上詩成月未沉
雙廟夕陽
羯胡流毒害忠良血食千年重海昌百戰報君全節死孤軍抗
敵與城亡扶持社稷心逾苦保障江淮策更長欲採蘋蘩奠杯
酒蕭條遺廟對斜陽
兩峰秋色
依希禹耳與天齊秋色荒涼入望迷六寺樓臺連上下雙峯紫
翠倚東西葛洪仙井寒泉積顏況書堆夕照低我欲縱觀凌絕
頂白雲深處有丹梯
無垢書臺
昔人曾此築高臺雲裡軒窗何日開捲幔靈泉浮爽日鉤簾晴
嶂送青來登庸已見魁元策忠諫爭傳濟世才千寶宅基隣咫

路西風落落酒雙瓶

送孫千兵還海昌　徐寛

使車迢遞旆悠悠千里觀光上國游藩表一函來鳳闕天香兩袖出龍樓黃金臺下花爭發白玉橋邊水乱流今日風光忍分手煩君少駐木蘭舟

與蘇紹文話舊兼憶先師雲壑　張寧

一自寒冬立雪深門墻桃李隔春陰汾陰操變人何在赤壁舟迴月易沈千古清醇師友度百年離合死生心如今已是悲秋客渇共花時幾醉吟

送閑時中大尹歸海昌　王傳芳

公來何處不歌謡公去何人不泪淚除却圖書并琴劍更無一物載歸舟

祝虛齋先生歸田　錢琦

老臣聲望冠先朝多少陽和散沆瀣一疏乞身雲壑重千山回首玉墀遥春畦雨潤抽蘭葉曉閣風微動柳條龍尾峰前精舍静日長唯有著書鐃

拜虛齋先生墓

架及移來正及秋石臺寒落對荒丘山中不盡青精飯天上那成白玉樓泪洒斜陽衰草濕手摩殘碣片雲愁窮泉若更能談易欲繫候芭問字舟

過許東山永州故居

瀟洒湖南倅舟成骨已仙常來談信宿永別又三年竹墅緑溪水沙村入墅田東山舊時月還到酒杯前

送許東山別駕之永州　沈祐

萬里營陽路論心更一杯乾坤皆我事經濟待雄才江影鷗邊盡山光禹首閑下車訪民瘼盡道次山來

尺共憐遺跡蔽蒿萊

自然石井

真人脫骨已昇仙石井空遺野水邊烟冷翠苔迷古甃雨深芳草覆寒泉銅瓶未汲心先爽碧椀纔分渇易痊華表不歸遼海鶴却憐城郭又千年

送沈大尹復任海昌

承恩又見出京華黃葉西風別路賖潞水白鷗隨去棹琴川明月待還家莫辭彭澤杯中酒好種河陽縣裡花百里絃歌應有暇須從郭外問桑麻

贈蘇秉衡東貞　章珍

凉風吹遠林躞上溝渠溝水不盈尺中有雙鯉魚嗟我非鱗族安能與之俱良久忽遊逝盼盼空踟蹰有客川上來遺我一札書激憤發長嘆暗地投明珠江湖云漫漫高山路盤紆歎住一相從惜無舟無車展轉夜何長菀結不可紓起視參與商明月啼蟋蛄

有懐蘇雪溪時雪溪府江西　沈愚

春初為別到春深落盡殘紅又緑陰細雨空齋頻積夢碧波芳草獨閑心九江客路連雲斷千里征書與雁沉懸想孤舟棲泊處蓬窗明月共誰吟

送蘇雲壑還海昌

清時多病掩荆扉嘗路誰曾重布衣賈誼未膺宣室召相如空向茂陵歸鷗邊芳草迷征棹雨外孤村映落輝此日河梁一樽酒不堪重與故人違

送蘇雪溪歸　沈周

買碑歎刻孟光盟歸思驚秋夜不寧世路交遊悲落葉人生離合類浮萍無情客鬓詩中白入夢鄉山枕上清沙水孤舟明日

同叅少尹登書山二首　郭郊

解后東山下登臨共酒巵林烱扶晚色睥意報秋期漢塚名何
迎唐臺事可資攬衣還直上絕頂更多奇談笑唯無極相攜上
食其靈凝松徑狹煙暝梵聲遲仙隱燒丹井龍飛碣劍池中心
恒戀闕不敢問魚磯

登東山　閒人嘉言

城市有閒人烟霞結社新風吟紅葉冷石覓綠醅春舊事慚騎
馬清歌改暑蘋日斜人影亂歸路岸烏巾

借竹軒詠石　錢薇

僧借比憐竹栽欣竹下居虛擔无色相空翠但松蘿孤磬聲遺
吟三乘念已多為憐塵世網兀坐自成吟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

京塵洗盡鬢毛輕好雨需人亦有情涉世自憐心尚壯愛時翻
笑病先成一封表罷中朝悟三徑編來晚歲呈明日征車休早
發東門歸路少人爭

寄郭武部崀翁

水雪汾陽下越鄉帽巾春雨憶游梁曾從粉署游仙尉似借笋
邊入武郎珠宮洇綃分海色玉人裁素寫秋光愁予獨唱高齋
夕月露風多河漢長

寄吳硤黃潤玉先生　曾惟忠 當局

瑪石岩前有隱君草堂分得半閒雲南湖月色當窗見萬壑松
聲隔樹聞墨沼寒通丹井水琴床晴護紫苔紋此身迴出烟霞
表長倚青霄看鶴群

沈山人隱居　孫一元

自得窮通理幽居不誤身清流梳石髮遠霧着山巾竹上僧留
偈庭前鶴近人科頭坐終日吾自愛吾真

四十八

一徑入深宵臨流開草堂幽花不滿地疎竹自成行鴨乳春泉　朱樸
動鶯啼午飯香百年棲身隱多病更何妨

永夏園亭風日嘉涼陰寂歷樹交加客來解帶圍新竹燕起銜　文徵明
蕭落晚花領略清言蒼玉塵破除塵因紫團茶六街車馬塵如
海不到柴桑處士家

懷許司諫

茶磨清風不可攀高人先我十年閒懶操玉珮趨青瑣故斂銀
魚臥碧山新水旋開田二頃紫雲深占屋三間若為便置蒼生
望已說青青鬢未斑

過吳興寄懷許台仲　夏言

碧海東南望吉隣九杷山美人隔烟水長日掩雲關白雪難同

四十九

調黃精可駐頹杖藜春日裡那得共躋攀

月下懷查近川吏部　茅坤

中散今宵目山詩何處看長安不可望遥憶在雲端建禮含香
罷明光起草殘應憐遠遊客鬼雁對江干

洛塘泛舟　姚淶

四月四日麥秋晨洛塘橋邊棹晚春扁舟蕩槳如有待皓腕提
筐珠可親桑葉成陰全遶岸藤花垂水欲迷津溪深地僻真還
世何必桃源好避秦

送周先生之海寧　宗臣

彩筆時難見青氈爾自尊一官聊日月雙鬢自乾坤雪後西山
賦風前北海樽因君寄鄉思好去過江門

送章君之海寧教授　徐渭

大暑之頭小暑尾蛟龍忽帶風潮起沃焦斜立水倒流海外魚

蝦跳成市乾坤非人誰料理無非不是秀才事君今抉帳海寧
去壞屋荒田應墮須

贈郭舜舉祠部新婚　王世貞

才子當今碩彥先燕中花柳勝伊川自從二陸為文友乞得雲
間贈婦篇
紅蠟初鎔双鳳凰新詩句好自催粧不須擇到如皋後一笑先
應喚郭郎

郭舜擧文賦嶺南學憲參晉替尋轉閩憲送之

不為董移借一資総緣才大有騄駞間中文献高南越晉地山
川讓我先入夏荔枝將佐酒経秋榕葉好題詩使君大自風流
在可憶平原贈婦時

送郭舜擧祠部謫射懐仁　王世懋

蕭條一封向陰山疋馬荒城列戍間白草愁侵孤客鬢黄雲慘
傍逐臣顏風塵長路曾懐璧雨露清朝倘賜環有酒為君難取
別香聲西去是陽關

郭使君以南海督學遷山西少恭書來寄答　屠隆

雲烟瘴雨濕車輪采得明珠是大秦飽覩藥鐘留白豹蔦洪丹
井出蒼麟不辞遠道傳仙札蕉果名香寄佛民嶺表初歸汾晉
去梗楠今日作勞薪

香雪洞天歌為語溪郭太學純塵作　沈明臣

老梅杈枒小梅直凍月開花盈四壁香風馱歎襲人衣雪色曨
曨照天白梅花主人知是誰汾陽公子人中冠嗜香愛色人中
玉眼底不肯容纖埃結茅墨土讀素書洞天儼若仙人君夜深
不用爇龍腦畫静何殊獨綺琉坐移庾嶺在平地直是江南恣
游戲喜時貼額有佳人恨欲寄情無驛使汾陽公子我所知潔
白信是梅花姿他年調鼎供實用今日且賦河郎詩

五十

長安舟中

武林西去是長安百里孤帆夜色寒津樹自侵關月暗荒鷄欺
破曉霜殘身憐夢裏還鄉好歌聽人間行路難壞壞熙熙去來
者笑子頭白未垂竿

泊砄石

野水俄成汨孤樹托樹根丹楓双寺境落日萬家村詩句通翁
好名山砄石尊排徊不忍去酹酒一招魂

訪許長孺司理

具奈許詢何相思十載過孤舟官路少半遝小村多古寺依黄
葉長橋送碧波白雲秋片片相伴到山阿

郭舜擧督學以粤臬陟官晉藩寄送

才從粤海貢珊瑚又以天章從絳都路入太行雲萬里家臨上
黨月千鋪龍門禹句近飛蓋晉水堯祠走傳符試問先賢高子
業崇陰幾樹在前途

贈舜擧司馬

司馬經年駐六豁知君不似蒋南曹名從蘭省郎官起計自雲
中計日高明月九霄鴛風嘗太湖千頃一漁舠驗壇大將堪旗
鼓莫便東風颯二毛

許長孺約游家山已而有婺州之行戲柬留之

相期下榻子雲路何事揚舲向越東魚浦潮聲喧枕上嚴陵山
色滿帆中御墳鳥口嗟名邑指石黄初想廢宫强欲出門無可
那留君惟有石尤風

宿閒毫州北山雲左

天柱兩峯矗幽人睠此山闢圃踞東麓留雲掩蓋閒看竹疇移
杖憐花晚傍欄層陰互松檜斜日伴庭闌新徑無塵礙羊求得
往還談玄忘爾我下榻借松杉著淡因泉勝情幽覺地偏暝入

五十一

情無已杯傳意自惟平泉徒舊跡金谷意塵詮爾己遺箏紋帷
知種秫田多君逆古調不異習池仙

送陳廣野出理河間其先為予邑人故以春秋舉進士　汪道昆

戀戀天涯即故鄉班班車下復離觴股股舊屬扶風郡意氣新
從結客場仙掌雙瞻瀛海上法星一綫貫城旁引經知爾文無
害自昔高門接大郭

冬夜集徐叔明宅　湯　焕

倚棹新江上言尋孺子來人烟環海曲霞色近天台白雪梁園
賦清樽鄴下才遙欣殘臘後春意座中迴

贈郭汾源武選　屠　隆

往事開渇酒論風霜飽齒壯心有鐵吹鐵笛驚龍子曾枕銅
焦卧雁門黄石豈能消鬢髮紫泥終許濯崑崙相期好在烟蘿
外莫謂逍遥亦寓言

懐許長孺司理　江一夔

蕭蕭烟雨樓悠悠一千里霜前雁不來望斷長江水君悲風本
情予亦連枝恨誰憐同苦心千秋泪不盡

查虞皐儀郎道出濟上遣書賜問賦答二首　于慎行

別緒三秋迥書林慰夢思村中醒酒後河畔倚舟時雪映閒山
影雲生澗壑姿歲寒無可贈惟有折松枝

有懐江左先風昔共蘭襟報國青萍器承家玉樹林郎曹雙晉
畱葉渇五雲深無恙西山色猶堪拄笏吟

查虞皐文學自越中遣書相訊寄謝四首

春風曾泊孝廉船握手相看各黯然別後秋鴻江上去一封未
到海雲邊

曉月山城夢斷時六橋烟樹不勝思梅花忽送江南色滿日仙

郎白玉枝

奕世才名拜漢貂凌雲絲筆起垂髫即今過夏看行卷猶帶錢
塘六月潮

絶代紅顔衆所降休將春色怨秋江若耶溪裡分明見一入吴
宮自少雙

寄查憲副鳴朝　謝　榛

昔年感舊識仙郎自古通家兩意長目斷雁聲空玉塞夢隨帆
影下錢塘停雲南國多游好落日中原一老狂近轉梁園應有
賦逢人曾復問鄱陽

贈陳廣野給諫　屠　隆

天子宵衣百辟臨絲毫應得傍華簪星回北斗低朱户氣轉南
薫入鼓琴垂柳禹偃融道緑名花鶯語掖垣深清歡一借西山
月共説蘿烟象外心

仙人姑衣立明光少年才名拜夕郎緑酒松花朝侍燕紅燈蘭
葉夜薫香閣中星斗書千卷塞上風雷詔十行休沐更聞多勝
事山空雲物冷衣裳

送查大恭之山東

載酒都門落日西金壺擊罷惜分携天迴曉日辭龍袞花發春
風送禹跳水漲河隄連鉅野雲高海岱控青齊使君車蓋紛行
部疑向山山聽鳥啼

中秋宴郭舉兵部宅

中秋夜醉令公家更深雲盡月吐華座客半是五陵侯邊風不
動天無沙妖童新度梁州曲豪士自鼓漁陽撾滿庭玉露挂花
冷金盃盡入山河影六街如水爽氣空疑在長河三萬頃殘螢
數點綴秋衣變宮流徵娛清輝何人拔劍忽起舞英雄猛氣横
金微大星雨落北斗乱眼看百道虹光飛郭夫子何瀟洒一夕

風波尊俎中十年飄泊邊城下歸家髮短雄心存猶是當時和
歌者世事閒莫浮雲輕榮華飄忽流電驚矜名鬪智取大利意
氣千秋恭未平銅臺上食亦何用金谷草荒寒露生以茲感歎
增慨慷白骨不到空名香明月既在天美酒復盈觴何物螺龕
何物侯王丈夫眉頭何日不揚人間火宅那可住倒翻銀漢將
清涼

送陳清甫進士尹海寧十六韻　吳國倫

君家八才子汝更早知名一顧天機迥孤騫海翮輕青雲無後
輩白雪有先聲奏對三千牘揮光十五城真能閒氣象不獨紹
簪纓玉笥趨朝識銅符領邑行匣將龍作劍車挾鷺為旌澤國
稱佳麗明時息戰爭屯雲將鳥到萬戶待琴鳴為覽東南勝應
增感慨情署踞蛟室穩閣望蜃樓平木客巢棲莽茲郎狎海瀛
發書閒夜織露冕閱春耕寒月隨潮上疎鐘入雨清放歌回爲
穴飛夢繞神京臺省尋常事毋忘倒履迎

送黃國英封君還海寧

五馬驂驔五鼎豈猶然野服寄高風暫來舟楫湖南景歸去綠
綺海上翁對酒珠騰蛟女室行歌花繞越王宮年來好道無機
事憶首仙源咫尺通

贈陳清甫舊海寧令時予病丹徒　余寅

鮮后最分明令人感慨生長江一萬里風色幾時平錦瑟調何
疾寶刀咽不鳴相看無可奈白日滿前楹

觀趙郭小圖為汾陽郎中作　湯顯祖

太原渡江入西越盡向家山問雲闕去年卧閣披此圖展轉鑛
紛意難歌心知不是桃源路直是玲瓏杏花發野客留連芳樹
陰閑人鮮望新橋月何橋月出樹陰間揚柳灣西映殘苔溪歌
暝泛横潭竹牧笛春殘半樹梅梅花隱隱雪霏霏西翠樓邊啓

竹扉早覺烟霄動玄勝况乃卜築臨清輝清暉古寺寒鐘影景
臺半出西南　粗知到溉近禪林却笑潘安長騎省君家上世
每逢仙賣藥藏書此洞天早晚過游草市裡春秋得上斜林阡
君不見女兒溪邊女兒語越國夫人越溪女又不見石門帳殿
起烽烟中州一地小如錢何似洛川諸父老相將栖息太平年

春日東園隄口得陳廣野太常書却寄　刑侗

雪竇天窗落日低斷雲南望綠莎齊迢迢夢逐千山度漠漠書
從一雁迷憐客抱琴時貰酒砌花霑雨半成泥春來事事堪幽
賞無日伺君醉大堤

秋夜宿審山吳道士館　李應徵

落葉互相觸秋聲多在山無聲歸白社有客到玄關際海月初
上隔溪雲自還猶疑遠鐘度近出紫薇間

寄吳默泉行部漳州　王慎中

看君鏤旅是柴霧行部瀟然何所為白羽乍飛休更頃青山每
對按人時道心閑閑真如水秋興登樓偶得詩恬泊應言元與
共幽懷却有野人知

春日雪後過茲官宿安國寺曉起仍雪登閣賦此　李應徵

高閣曠神目積雪明空林海天有餘暎岩阿足重陰回嵐激素
輝飄颻故難任歸雁戢寒雨噭噭多哀音悠然念遠道望之何
浩浩憂思良在茲春風苦不早義馭忽東昇青陽絢遐嵩淑氣
散淫寒流溢被野草所嗟嚴威烈旦日不可保人生百年間安
得常美好適意在逍遙藏身以為寶

送朱惺復出守建昌

鍾山一望楚天長書隼乘春入建章曲渚晴暉留卷幔層岩擁
雪待晨裝蒲從卧理花無用橘為投文下不妨青社向來深雨

露未煩傳檄問南陽

送許侍御出按甘肅　姚士粦

秋風六博向羌氏天入黃沙正鼓鞞自逐飛霜深塞北翻驚出日上關西兩川鉄騎侵番過五郡銅鋩擁障低公到閶門休太息旁庭蕭斧亦堪笄

占鰲塔詩

亭亭傑搆倚崔嵬躡級焉屣亦快哉天柱擣青杯底出滄溟匯白鏡中開百年卸杜留餘澤一代文章叶上台貝嶠方壺應咫尺何人先製巨鰲來

雲乳嶓翔到海垠飛甍百尺柱青旻初疑世界藏金粟幾見蓬瀛起玉塵日落寒潮雙峽壯天低烟樹萬家村摩崖絲笋知難和聊醐玄虛附不磷

題許稚則解帶亭

五十八

四壁何虛敞亭開面面風興來歌自和醉後草逾工天上王摩詰人間許侍寧何時造深竹不問主人翁

懷許同生先生　葛一龍

長孺離棘闈官守淮揚郡其氣銷邪萌卧理閒尚論絕爀謁多史孤危叱瘴修鮮綬歸舊邦錢塘候潮信

送查仁卿督學江右　郭正域

多冠嶽嶽下金墀詔拜江西弟子師秩院文章歸水鏡蘭臺諷諫托茅鴟詩書好聚四藤閣風雨應過九子池別後相思頻悵望月明南浦穟參差

西郊別墅　王稺登

小國臨溪結薜羅主人日涉趣如何幽花時漉寒猶好小鳥春來雨亦歌稚獨琴尊清書賞不妨樵牧夕陽過政成家國歸閒業只讓溫公五畝多

寄慨　新寧知縣　陳梵宮

金屋曾經貯阿嬌登城一望楚天遙可憐人去花無主簾外空餘社燕巢

硤石山寺　崔培元

幽僻署不到當窗野色分雨深苔過檻風定竹留雲洞水山中味松聲靜裏聞孰教冷眼客書就北山文

送門生時子求令海寧　清寧　楊士聰　諭德

上苑花深結勝游忽驚悵別憶高秋傳尊暫對燕山月飛舄俄依大海流琴鶴作裝甘淡漠魚鹽徵賦念征求封章已近閑宸聽撫字無妨加意籌（子求以南粮道額有琉）

書示郭彥深　黃道周

大道昭昭何所求一行一節不足謀淡簡之心春與秋榮華之言後有矛誦詩讀書聖賢傳靜琴捐釣銷千秋生不聞道猶猿猱周孔去人十指頭平津再罷未封侯謝安五十猶烏裘旬咸事業如泡派安足與君爭清修林頭易書精且幽我欲與君分鴻溟

五十七

贈鄒致彥丹為浮沉登咏依韵

無字銷魚雁書空付老禪休橋通蟻海木劍負龍淵水契存鄒外交情在筆先江神藏拙意不易語時賢

倦雲看已厭遠島為誰還豈識世情淡其因天步艱新書留破玦舊本自連環誰得忘莊意相忘桃李間

贈談孺木　陽城　張慎言　尚書吏部

與子周旋將半載如登宛委西山顛多聞直諒冀相後先一介貧无田十畝三冬剩有史千年慚予寡陋難酬黃應晤對無言祇默然

送萬詹如師赴廣州　葛徵奇

夫子憐多病西風獨遠行辭家已四載何日又孤城山削如人影霜寒亡雁聲一官隨首蓿猶喜宦情輕

秋日游海上和陳日生先生

吟罷閑看谷口樵擔篙獨客似春寒宿雲依鳥逕秋桐密雨沉鴟帶曉潮沙嘴一痕疑是岸浪花百尺欲凌霄逢人莫話滄桑事流水年年認舊朝

贈談孺木　新都　吳　充

賈生達國体董子明經術萬年治安書三對天人策兩令二司馬賦手敵文筆博洽推更生子雲饒著述漢家得人盛遠非晚近世

聖祖再闢天褱淵寔取日草昧攬英雄儒生備承弼治理蹐唐褱道脉紹精一文成洎文憲三獻頻潤色孝皇日再中重光至治極右文文大明真才應運出東越攀嶺南北地絜中國德成

藝豈下文中元乃吉吳會濟南仳新都雲社翼正嘉降隆萬百家用一律鞭弭與國從牛耳盟主執家珠戶和璧作者能事畢體制无不該一事獨失職海昌一少年欲掩漢為七仔肩朝野史竊取聖明則皇皇十五朝庶績咸綴緝赫赫三九年綱羅成巨帙是非折公評筆削融私臆鄭薛陳支流形職爭自匿名山副已藏蘭臺札未給平原患才多眾技賈餘力勇既扶太山大亦舌夢澤人工徒爾饒必也天巧奪美玉須善沽韞匵久珍襲馮誰献當宁弓旌宜早及豈惟士無雙況復夫有特東觀石渠問此臣何可失職司畀論修皇猷當允塞式照列祖烈丕顯中興德庶幾昭代文軼漢紐周室異實天下惜敢云吳公識桃寧李代僵達顧麻扶植石聲借游揚是故朋友責神物貴淵潛逸足謝櫕棧縶顏覩虞廷儀毋貽魯郊獲因書報喻生舉士核名寔沾沾欣見正亹亹惧來逼惜哉公府逝免遭兩賢厄猶幸平

子知拔五瓶得十三府辟方交明王席正側他年封由逆無知先受級盡餘中郎籍將為王孫乞發藻首儒林繁露理察客離家論鬼神萬一宣室賀七畧重翔章四部仍收集單思著法言珍重書隱逸不然大人賦山澤臞母忽切切退處士一失累千得究竟申一言袖巧在服習技翰翻自慙勉折止輸墨稍窺皆賈激昂燕以揚玄默何人咏公孫吾道久不惑敢誣厚期持所慎輕獎飾執鍾奇偉才擇此卑薄域華宗埒神實仙鄉避岩邑人嗟千霄幹根托菰蘆植自詫橫海鱗偶落蛙黽窟吾友龔與張闢之喜且泣恐居名後先巢避第甲乙龔今客平津求士頗汲汲食肉設壁投函鼎薦關入張同困有司苦苦頻造膝邀閑蘭臭構並生竹香宅群從有惠連抗顏恩負笈陳翁隱方技好奇或採拾者舊胡先生海內所矜式斛后斛佩刀緞勤拔衣靡合鹽傾城姿俱稱曠世值結交重贈言小語亮非急美人隔水

曲良訊因風北申申十日期脉脉百里憶平生狎異人終致紫霄客生才天豈虛君其強餐食三年會喬飛六月聊偃息請緩須臾死通觀太上立預卜化人盧功成待長揖

感懷寄談孺木　鵠李　王　胡

不識當時聚散身夢中相見豈無因珠亡去客三千履泪下傷心一二人流戍半生萍在水空樑幾處燕辭春只今搖落多遺感剩有疎狂老舊巾

寄懷孺木

尚憶南都客同余臥石城異方疑蠢動此地息蝸爭江表栖王粲人間識禰衡初聞懸榻待屢報下階迎拂露看紅葉先霜剖綠橙渡從桃葉近詞變竹枝清醉月曾遺珮披風每結纓斛題秋作賦濡墨夜沉更琴倦倚殘響簾高卷曲瓊雨花尋綺石水草擷香蘅屋市鱗斯密珠璣眼互明笙簧矜麗質軒冕塞夷庚

萍聚吟殘臘梅開問遠征燕磯猶捲雪柏酒遂班荆豈意離顔
隔旋憂國步傾兩河飛羽檄千里繞旗旌閫外全師陷單中上
將堯樹斷思頗牧列土讋韓彭旱潦頻年瘠虫蝗蔽日晶哀衣
恒濕泪形矢只隨征元惡咸天憲刑書著國評志能持社稷法
不貫鯢鯨稍頼三邊肅俄聞九廟驚秦戈揮盜賊燕闕拜公卿
風以文章顯居多氣節名挐極經窟穴俛首效優伶龍蟄煤山
樹烏號鼎岸觧聖躬甘就烈臣滕藉求榮容易窺神器艱難宅
帝京東郵喧鼓角西徼落攙搶戎馬仍衡斥王孫自屏營乘時
登紫極定策冒丹誠舊德謳歌在新圖羽翼成群才雄記室相
府重生秉署參中秘追終擬大行超然拜薦拔勉矣戒盈雖
守憐窗黑紡榮謝尾稱誰云封六國偶語惑羣情四海搖昌始
孤兒失舊嬰青宮嚴銷鑰黃閣屬猙獰節度籠台輔尚書締舅
甥但為門戶計寧慮虎貔劾位坍懷私愾權佯善鳴焚林傷窼

六十

灼享席禍羊羹獨搶專和議諸藩寔縱横玉錢歸朱使銀鏑射
胡蘇背井迷膚主熊蹯絶外兵未基尊九五片刻降孤悍野死
捐忠骨潛逃窈義聲淮陽流血滿吳越積屍平烽火侵霄赤雷
車列炮轟鑒凶鼪鐵甲示警擊銅鉦假手亂鷹颺誅心走狗烹
濱池張鯉吻沸釜泣魚祇喪乱身非我飄零力漸寧歸門遲荏
苒處拙費支撑往昔餘蕉夢于今感鹿苹空囊聊誦讀糊口廢
擾耕憔悴羞隣里生涯閒弟兄所悲惟破泪幽咽向秋并

送許元之任仙遊三首　張次仲

朝來風日好仙令過談經洗眼看銀帶催兒到玉屏帆移嚴子
瀨署接蔡家亭珍重經過地高風引客旌
記得西湖畔相邀坐竹林月明同好夢風至各披襟二十年前
事三更雨後心錢塘江水碧那似故交深
遺恨頭鬚白貪看纂色紅老妻憎視舌幼女笑飛蓬荒草柴門

僻孤城古巷中行行相送罷誰與坐春風

春候談孺木先生

端居寂寞道何尊一艇衝寒晚叩門野曠天高數株樹水枯橋
断獨家村窗間片紙風蕭瑟枕上遺書日討論攜手遲遲向阡
陌不知何處採芳蓀

春贈談孺木先生盟長　秀水　朱茂暉

六季拎疑事衣冠飾剛陋降今紛倂席掩口笑紕漏談子室環
堵目窮古今宙命駕輕千里借本溢兩袖合意掌錄歸折竹還
篤就昫爽几挾策牀散樹陰舊述明纂國摧金匱玉室紬旁
採及隱帙芟繁且刊繆未給蘭臺孔己儲延閣副案然備資治
縱迹浹水後側聞謝世榮荆門常掩晝名士多高趣宜職收與
壽芳風被廣生嘯然發左右我數造君滕君亦就我宿輙隨林
草匿所畏山木寇無緣歎獨游孔依欽前秀

六十一

寄問陳太史時尊公大中丞以邊事下獄　陳子龍

漁陽節鎮復南冠寒月邊雲萬里寒異日功名誰想尚比時賓
客憶任安貴臣意重終難失聖主恩深強自寬公子不須頻叩
闕會當飛檄取三韓

白泉巷　釋弘石

翠微西去數椽描何事前人浮水名滿屋餘寒浮遠色當階淺
碧美虛明深深松逕依山盡冉冉雲根接野平治乱不聞惟獨
坐頓令身世情然輕

聞陳彥升宗伯墮馬却寄　陳名夏

幾夜霜清月照書聞君墮馬病何如公卿悔不登牛駕鄉里應
當傲澤車行步雖工誰引避識途既老漫容與出門塞產尋常
事湖海如今氣已除

讀彥升燕京襍詩

眼中誰作帝京篇宗伯詩成世必傳曾聽歌鍾過戚里又看金
埒傒中涓侶家站履游閒市奴子横行官長前幾載風烟渾不
似何人騎馬不相憐

海昌即事寄兌文白孫勇安　彭年

衰柳高楓滚葉舟歲殘無故問清游兵戈滿耳誰爲惜風雪隨
身此敝裘衆麻向慳隨斤滴酒胡分供佐螗蜂什室賦筆送漫
久獨擁寒暉卧小樓

東寺訪海寧姚黄客不遇　候官 許[illegible]

西風蕭瑟動僧衣不識何人採古薇黄竹水深乘鶴放白沙人
靜釣魚磯昏葵土屋村舂急晚騎霜原獵大微尚有行吟門外
者尋秋一路月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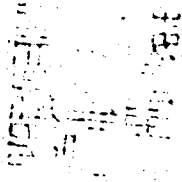
送海昌守李使君還海虞　高啟

雨為海上州州民定何如比邂使君爲彼迎使君車但令人買
牛不足客饋魚我知使君賢讀律人讀書

過硤石

青山夾長溪溪上有魚市土門閑落日野氣白于水虎行車跡
外鳥起鐘聲裡吳語問居人到州還幾里

贈談孺木　西陵 柴紹炳

東海稱高士如君定幾人著書堪自老被褐未言貧興到清樽
滿愁來白髮新風塵懸月旦雨雪見陽春林下巨源嵩朱門支
遁觀此中能作達何必買山鄰

吾邑志乘多至七八種惟談遷先生所著之外
志為最精善先生字孺木為明季諸生入本朝
隱居不仕才學卓絶好審古今治亂尤熟于歷
代典故著書極夥有國榷棗林集北遊録西
遊録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海昌外志等其中
多有未刊者此外志即其一也為吾家舊藏
偶拾得因思鄉先賢著述苦心有關吾邑掌
故甚巨且可泯滅不彰哉因當梓而行之以盡
邑人之責也時
道光丁未夏六月海昌陳莕溥僅觀一過并記
于閣老廳之西軒

海昌外志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談遷撰遷字孺木一字仲木海寧人是志題曰海昌以海寧爲吳海昌郡從古名也書不分卷帙所列凡輿地食貨職官建置選舉人物叢談藝文八門以篇頁計之當爲八卷偶未標題耳遷學頗博涉較舊志多所考證而人物瑣分門類典籍不詳卷帙猶沿塲志之積習

〔順治〕西鎮志不分卷

〔清〕蘇銑纂修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寧志七卷》提要

重刊西寧志序

河西之地東極黄河南極崑崙西極嘉峪北極紫塞中設五道沿邉而列於北西寧獨列於南中隔郗邉自莊浪岐而入焉漢初謂之湟中今為西寧軍民指揮使司本西戎之地海寇畨佪雜居逼處實當四面之衝無一郡為近援前朝勅兵備僉其孤也又為之分巡分守俾其夾治之耳其地東北接莊浪東南踰河遠通臨鞏西極海隅遂入荒服南阻黄河河外則屬番彛北隅祁連山外則屬凉莊勢如斗城内則彛漢星列周圍番帳雲集融和少違干戈满目曰西寧者謂西寧之地寧靜也今彛納欵矣而又與外各國交通隱禍難測昔都御史侯翁慮其獨處一隅孤而難支會題如遇有警河州㕘將應援西寧兵馬有犄角之勢番酋無易視之心浹謀巨猷壮矣哉

順治丁酉歲仲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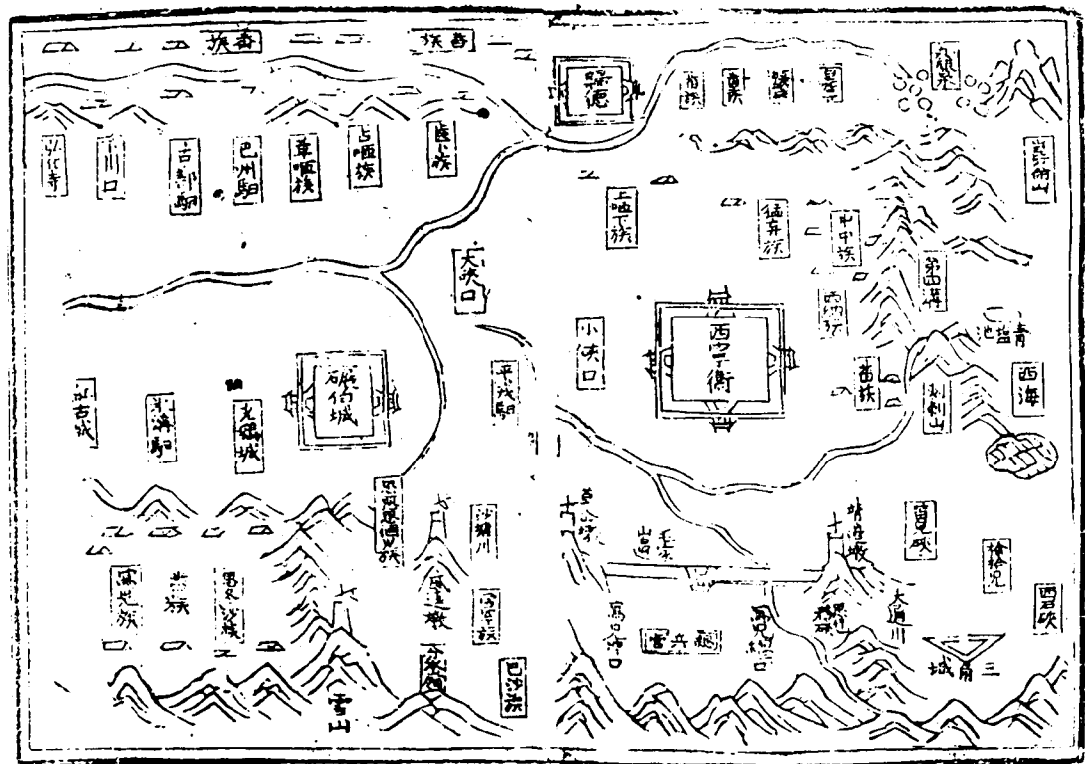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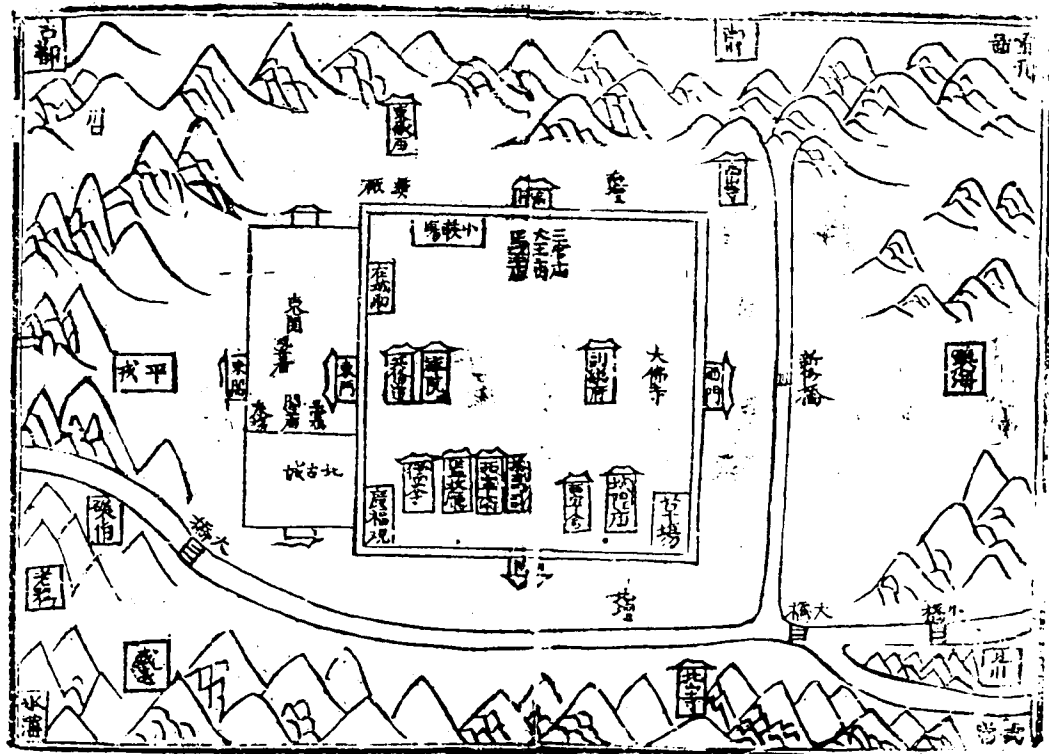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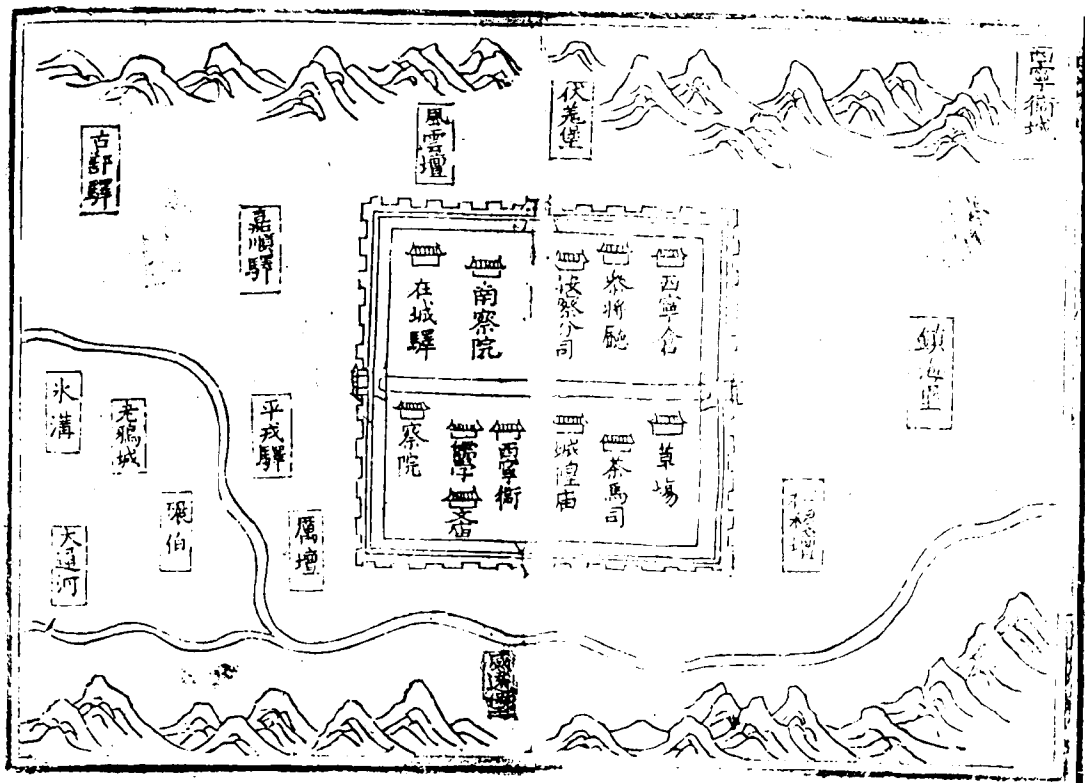
謹序

賜進士出身分守西寧道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蘇銑

西寧衛城
伏羌堡
風雲壇
古鄯驛
嘉順驛
在城驛
南察院
按察分司
茶新廳
西寧倉
鎮海堡
冰溝
老鴉城
平戎驛
察院
儒學
文廟
西寧衛
城隍廟
茶馬司
草場
碾伯
大通河
厲壇

西寧衛

地里志

沿革 內屬番夷附

西寧衛秦及漢初為西羌烏弋奚劍所據謂之湟中湟水所出故名武帝令霍去病逐諸羌及渡河湟築龍居寨因以名郡宣帝神爵三年命後將軍趙充國伐先零諸羌以其地置破羌縣屬金城郡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為屯田可墾者二千頃諸羌憚服不敢動

東漢因之屬金城郡漢末魏晉置西平郡尋陷於吐谷渾晉仍為西平郡屬涼州永嘉末為禿髮烏孤所據後魏置鄯州後周改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大業初州廢復為西平郡煬帝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大獵挍延山長圍周亙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舉置鄯州西平郡都督府為隴右節度使治所領縣三曰湟水龍支鄯城軍九曰河源臨洮安人振武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守捉三曰綏和合川平戎肅宗上元間沒於吐蕃號青唐城元符二年隴拶降復建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三年棄之宋熙寧中王韶復河湟青唐俞龍珂率其屬十二萬戶內附以龍珂為供奉官賜姓名曰包順建中靖國初復為羌人溪賒羅撒所據三年命洮西安撫王厚等合兵擊敗之羅撒以一騎遁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以鄯州城降詔改鄯州為西寧州屬隴右節度元初為章吉駙馬分地至元二十三年立西寧州等處拘榷課程所

屬亦集乃路二十四年封章吉為寧濮郡王以鎮其地元末兵亂明洪武十九年長興侯耿秉文下河西收集十三年裁革永樂改元總兵宋晟奏復置本所守禦後為黑河衝决天順八年鎮守太監蒙泰建議移於今治領十百戶所隸陝西行都司

○疆域東抵高臺西接酒泉南距番夷北隣胡境廣三百三十五里袤二百五十里○里至東至合黎山二十五里南至胭脂堡六十里西至塩池驛

四十里北至毛目頭墩一百九十里東南至甘州三百里東北至亦集乃一千二百里西南至祁連山三百里西北至舊威虜城一百五十里

山川

西寧衛萬山環抱三硤重圍紅崖峙其左青海潴於右一統志 首峙崑崙背倚黃河舊志 其隘則水包西北其險則山阻東南新志

積石山 地里志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 抱河罕西北七十里舊龍支縣界今衛境也禹貢導河浮于積石即此唐貞觀中吐谷渾叛詔李靖侯君集為西海路大總管師出鄯州行空虛之地三千里過星宿川望積石原觀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師宋熙寧中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川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川之西小河𨺗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川入南精山石硤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迸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所笑事遂寢按邢恕之策如復之言可謂謬矣然觀禹貢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抑世代遼遠河流更变與古不同耶又按興州乃宋元昊所都今寧夏是也

覆袁山 煬帝幸河右征吐谷渾至於覆袁山

硤口山 城東三十里地極險阻為湟鄯往來咽喉地漢時名湟陿唐人常脩閣道築省章城控制要害又名綏遠關

金山 城西六十里番言曰結脫剌上有湫池遇旱禱之則雨為西寧望山

南禪山 城西南三里有崖洞殿宇佛像

北禪山 城西北五里有崖形如佛

蘿

藺山 城東北三百五十里延袤與雪山相連石崖巉巖若蘿蔔之狀 **阿剌古山** 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雪山** 城南一百里積雪四時不消 **熱水山** 城西南五百里山南出煖水流入青海北出冷泉即古西寧河源也 **紅崖子山** 城東八十里其土赤因名山腰有石洞中有佛閣 **西石峽** 城西七十里陡州相對為峽 **小石峽** 城東三十里石山對峙半山有風穴岩每大風禱之則息 **大石** 峽城東九十里如石小石而左卅壯 **小峽口** **巖** 城東一百里崖中有風岩旦夕風聲號烈 **紅崖洞** 城東北一百餘里內有空洞幽僻奧曲人迹罕到 **牛心堆** 唐貞觀九年李靖伐土谷渾敗其兵於牛心堆即此 **大小榆谷** 金城西二百里漢西羌居此緣山濱水以廣田畜 **湫泉** 城西十里有泉周圍幾三丈其深莫測常湧沸有祭遇旱禱之則雨 **那孩川** 衛城北 **伯顏川** 城西北五十里 **車卜魯川** 城北五里許一名幹兒朵川其源出壘加爾山下流五百六十里入西寧河 **景陽川** 城西北五十里舊名景約川 **廣牧川** 城北三十里舊名沙塘川永樂四年冬十月改今名 **覆袁川** 隋煬帝西巡至浩亹吐谷渾伏允帥衆保此川帝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 **蘇木蓮河** 衛北山之陰按漢書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西北東至允吾入河又輿地志云湟水經卑禾羌海疑即此水也 **西海** 衛西五百餘里海方數百里有魚無鱗背負黑點漢平帝時王莽秉政諷卑禾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莽敗郡廢一名卑禾羌海俗呼青海又按集覽云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圍九百里中有一山至冬冰合遊牝馬其上言得龍種常得波斯草馬

因生驄駒故代稱青海驄龍[illegible]中吐蕃[illegible]吐谷渾而畫有其地十三州志云青海在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吳璜詩云八月寒風吹海水三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層冰雲遶但覺天光合月照渾疑夜色凝[illegible]鑿深沉堪下釣冷涵浩渺孰能憑由來西北多陰氣況此羌戎甚犬鷹 **浩亹水** 城西北一名闊門水源出塞外東至允吾界入湟水 **湟水** 水經曰金城東允吾縣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亦謂湟水所出處今碾伯河流是也 **邈水** 出西寧州南宗谷東流五百里入黃河又名邈川 **宗水** 在衛境西來自青海遶衛境入湟水水之南有宗谷口 **西寧河** 城北百步許源自熱水山北流五百里經伯顏川至西寧與那孩川合又東南五百里入黃河 **白鹽池** 在西海上今為海虜所據

水利附橋梁

西寧衛伯顏川渠城西六十里分渠有九第一渠灌田四十五頃八十三畝七分第二渠灌田六十七頃五十二畝第三渠灌田五十八頃四十七畝七分第四渠灌田五十八頃七十三畝六分第五渠灌田六十二頃三十三畝五分第六渠灌田五十三頃二十畝二分第七渠灌田五十九頃一十七畝四分第八渠灌田七十三頃三十四畝二分第九渠灌田六十八頃四十七畝五分

東卜魯川渠城西北九十里分渠有十第一渠灌田六十三頃三十五畝第二渠灌田四十四頃五十四畝八分第三渠灌田四十二頃三十畝二分第四渠灌田四十六頃九十六畝第五渠灌田五十七頃三十七畝八分五釐第六渠灌田六十五頃八十六畝九分第七渠灌田六十七頃二十一畝一分第八渠灌田六十三頃二十一畝三分第九渠灌田六十四頃六畝九分第十渠灌田六十二頃八十七畝九分

那孩川渠城南五十里分渠有五第一渠灌田三十頃二十六畝九分第二渠灌田四十一頃八畝九分第三渠灌田五十一頃六十六畝九分第四渠灌田六十九頃一十一畝五分第五渠灌田九十二頃八十四畝一分

廣牧川渠城北八十里分渠有四共灌田一百五十頃

乞荅真渠城東南二十里灌田四十五頃三十一畝五分

哈剌只溝渠城東五十里灌田六十大二頃四十七畝二分

河渠城東北九十里灌田一十二頃二十八畝八分五釐

李彥才渠城東南五十里灌田五十四頃五七七畝九分

觀音堂溝渠城東七十里分渠有二灌田一百三十八頃五十五畝六分

紅崖子溝渠城東七十里灌田七十二頃一十八畝二分

把藏溝渠城東八十里灌田六十九頃五十三畝一分

壤喫塔溝渠城東南一百里灌田五十二頃五十九畝三分

楪兒溝渠城東北九十里灌田九十三頃二十畝四分

西番溝渠城東一百三十八里灌田田五十三頃六十四畝

撒都兒溝渠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灌田五十九頃一十八畝

東弩木溝渠城東北一百里灌田七十一頃八十畝五分

虎狼溝渠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分渠有二灌田一百三十七頃三十六畝七分

巴州渠城東南二百三十里灌田六十一頃五十四畝九分

暖州上渠城東南二百五十里灌田三十頃三十九畝二分

暖川下渠灌田五十三頃五十六畝七分

碾伯河橋城南五十里

那孩川河橋城西二十步

伯顏川河橋城西二里

西寧河橋城北一百步

暖泉橋城南門外

通濟橋城東關廂內

風俗

西寧衛外戎內華山阻地險俗尚佛教人習射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毛氈皮為衣酥湩煎茶饔人以皮馬為禮畜養為業力農務學不殊內地舊志

物產

稷按爾雅翼曰稷為百穀之長性涼而溫益脾胃俗謂之糜各衛皆有小麥各衛皆有惟甘州青為佳與山東白麥無異豌豆一名小豆腹累亦有而河西獨多俗碓為麩與麥無異價亦相等遂用以熬給軍餉胡麻本草云生上黨川澤一名狗蝨一名方莖一名鴻藏茜枝如麻而葉圓銳光澤嫩時可蔬道家多食之俗用以供油菜子可為油青稞麥可釀酒各衛俱有蠶豆一名大豆金　○瓠○茄○芥○芹

○蘑菇○茄蓮葉似藍靛根大味甜脆沙葱似葱而細沙韭與韭同

龍鬚○圓根似蘿蔔而圓色青味甘挖把丹杏核仁甘美元人用為貢梨

河西皆有惟肅州西寧獨佳沙棗有紅黃二色似棗而小花開香氣襲人肉白似沙芍藥○菊○罌粟有五色百合即丹捲金蓮有五色一名滿池嬌紅花各衛皆有惟西寧者佳大黃味苦寒一名黃良本草云生隴西今甘肅諸衛皆有惟山丹大黃有錦紋最佳甘草大者如椽諸衛皆有阿芙蓉本出西域其直頗貴近入貢罌人以針刺罌粟殼得汁即阿芙蓉也胡人因呼罌粟名曰阿芙蓉麝香埤雅云麝香來射則其臍之為累也蓋射香出自臍中回夷地多蟒蛇頗此制之鹿茸○羚羊角圖經云出華陰山今甘肅俱有其形如羊青而大其角長一二尺有節如人手指青鹽○鸚鵡圖經云出隴州今莊浪諸處皆有鷹○鶻○馬雞重四五斤青色野雞

○松鷄重一斤藍翠色沙鷄○鴛鴦○鶻○鸛○鷺鷥○天鵝○熊○虎○豹○捨里孫即土豹一名失[illegible]後文彩斑異皮可為裘○駱駝○鹿○麋○麝○麞○野馬○馬○騾○驢○野牛大者重千斤黑色犏牛力可任耕載犛牛尾可作纓𦍩羊尾重三斤餘羱羊角可作器甘州有羱羊角鐙弁棊子黃羊似麞色淡黃角花黑他刺卜花似貛四五斤重○黃鼠○無鱗魚黑黃色有黑點無鱗各衛俱有

惟鎮番與西寧碾伯多絨毛褐段元史甘肅行省貢褐段[illegible]

古蹟

西寧衛鄯城縣故城唐高宗儀鳳三年置有土樓山有河源軍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西寧古城白城西至南迤東約八里餘西寧州古城乃碾伯古城碾伯西二里二戍連環約三里龍支縣故城唐肅宗上元二年州沒于吐蕃以龍支鄯城隸河州河源軍故城唐置在湟州西至鄯州一百二十里一云趙充國停候地白水軍故城唐開元中郭知運張懷亮置安仁軍故城鄯州西北星宿川唐開元中置振武軍故城鄯城縣西界東距州二百里本吐蕃鐵仞城威戎軍故城唐開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

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樂都縣初南涼禿髮烏孤晉安帝隆安三年徙治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後與北涼戰敗復徙於此今碾伯是也湟河郡晉安帝隆安三年南涼破羌酋梁饑樂都湟河洮河太守皆以郡降石堡城在吐蕃中鄯山其城堅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唐初吐蕃陷此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命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討諸將咸以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開元十七年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二十九年後為吐蕃所陷天寶八載哥舒翰復攻拔之西海郡漢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使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十萬數樹敦城○賀

真城 元魏恭帝三年涼州刺史史寧破吐谷渾弃南山寧說突厥木杆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乃分道破二城

饅頭城〇赤水城 隋煬帝大業四年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拔饅頭赤水二城其可汗伏允南奔雪山

浩亹隘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先零諸羌數萬相浩亹隘馬武與馬援擊破羌之徙降羌致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

虎臺 城西五里

有臺九層高九丈八尺相傳南涼王所築

孔雀樓 衛治南三里南禪院山中舊傳構樓初成有孔雀來今蔡夏璞詩云傳聞孔雀舊栖遊禪院新脩孔雀樓夜月談經青究轉晴霞飛棟宇飄浮青山白雪千巖曉紫塞黃河萬里秋最是西風吹客思鄉關回首不勝愁

土臺 城西五里俗傳為將臺四面九層高九丈八尺未詳何代所築

建置志

公署

西寧衛 元末西寧州舊城廢洪武十九年長興侯耿秉文始割舊城之半改築城垣周八里五十六丈四尺高五丈為門四角樓四敵樓一十九邏鋪二十四月城四池深一丈八尺闊二丈五尺東關外城延一里許為門三

都察院 衛治南

察院 衛治東

布政分司 衛治西

按察分司 衛治西南隅弘治初始添設兵備副使嘉靖戊戌副使王世爵撰題名記其畧曰古之人皐陶伊傅周召所以得聞於今者名也其性命道德之施於政者實也謨訓命誥之著於書者其跡乎三者相因而成渾然由衷而發君子皆無心欲其然其所以享天下後世之大名也亦以其實之勝耳嗟乎異哉今之人乃大戾於古之人也何也名者聲華之在人耳目者也今則務烜赫以邀名徃而不返實者德澤之淪民肌髓者也今則巧彌縫以衒實溺而弗止跡者功業之銘彝而垂竹帛者也今則欺人炫已混名實而務圖不朽甘心以逐其跡者又紛然而難辨其真且廣也概乎世道之變也此風一倡天下始困於真病於實茫茫仕路殆不知所趨矣苦夫卑彼君子務實勝而恥過情彼跡焉者又何心哉惟無心於名所以貽今古之大名而萬代所之歟雖然古之人不可追復矣必不得已而從政於今者請但如近世之去思而隕淚而口碑斯可乎繫人之得於天地者惟此實心而已蓄之極行之久可以貫金石焉今日之鐫石意或有取于斯乎[illegible]千思百恠者亦罔之生也爾身雖存而心則槁[illegible]矣矣以人為若夫其也忠其也傳其也直其也[illegible]罔

不俟夫後之人惜而議之矣嗚呼可慨哉凡同有是心者得無惕然省矣哉是用特書告夫同志以俟觀風者采焉

守備廳城西南隅　茶馬司衛治北隅　西寧衛指揮使司經歷司衛鎮撫五千戶所附在城中央洪武十九年指揮李實建　西寧倉城南隅洪武二十九年建　草場城西北隅弘治十六年都御史劉璿奏設　預備倉城東北隅　稅課局城東關洪武十九年指揮李實建　陰陽醫學俱在衛治西指揮陳賢奏設　僧綱司寧番寺內　道紀司廣福觀內　養濟院城北門內　軍器局衛治後洪武十九年指揮李實建　寧遠樓衛前洪武中建　祈館衛治南隅弘治十二年建　演武場城東郭外洪武十九年建成化三年指揮孫中重修　內演武場城東南隅

西寧衛右所衛治東一百三十里地名碾伯城周三里三百一十步高四丈厚三丈五尺東南二門城樓三角樓四月池二邏鋪一十有七池深二丈五尺闊如之　察院城西北隅以苑馬寺改建　碾伯倉場洪武十一年指揮李貴建

學校

西寧衛學城東北隅宣德三年都督史昭奏設成化六年都御史徐廷璋撫守備都指揮孫鑑增修見尚書王竑記嘉請癸巳副使李經重修武寧劉儲秀撰記其畧曰惟西寧為河西巨衛東抵金城西接甘肅山谷險阻番屬安帖非惟軍民獲以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開閫以來文武嚮用樹勳業舉進士後先相望具可考見河西他衛罕而觀之自以為不可及也且其山高而水盛地固而氣完其風習亢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為非特柔懦之不足以興起者比則憲副公之新茲學也豈苟為哉彼近時業儒而專治者豈非易詩書春秋禮樂之經乎其所論辯者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乎爾諸士口唯心授是矣至於反求諸己果皆體驗擴充而能約之一之者乎是則可憂也已惟爾多士羣游于茲負河山靈毓之氣被明公與行之化服孔門綱常之訓勵萬代忠孝之節令衛鶩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者不以苟逃清議為可倖不以委曲鄉愿為自喜而律以至當歸一之理以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朝益暮習之下當自有可觀則人材之成就雖鄒曾無愧尚何邊圉之限地里之拘者耶斯罔上之人興教之意也斯固上之人期待之意也爾諸士其勗之哉

敬一亭戟門前

社學有二一在衛城內一在碾伯所舊為察院成化十四年都御史徐廷璋改建

壇壝

西寧衛社稷壇城西一里風雲雷雨山川壇城南三里厲壇城北一里

祠祀附寺觀

西寧衛宣聖廟明倫堂前啟聖祠〇城隍廟城西北隅洪武十九年指揮李寔建旗纛廟衛後洪武十九年指揮李寔建馬神廟城東北隅忠節祠儒學東以文昌祠改立祀漢後將軍趙充國疆弩將軍許延壽伏波將軍馬援護羌校尉鄧訓隋衛尉劉權唐經略副使婁師德宋熙河經略使王韶河州團練高永年隴右節度使王厚明長興侯耿秉文都指揮李南哥會寧伯李英指揮陳治千户李淳百户葛杲丁顯佛玄光祿卿三原馬理記云嘉靖間中丞趙公節鎮河西下教諸道俾修舉祀事教至西寧兵備憲副李侯報曰茲湟中自漢迄今多忝遠徼邦及委身報國人副使欲祠之未敢公曰茲國典匪僭盍舉諸憲副得報乃經營因闢地一區為垣門二堂廡碑亭維備乃撤應祀賢報公曰其祠于張掖十他非法不應祀他所禩漢後將軍壯侯諱充國趙公彊弩將軍樂成侯諱延壽許公伏波將軍忠成侯諱援馬公平壽敬侯諱訓鄧公隋衛尉諱權劉公唐平章事幽州都督諱師德婁公宋秦鳳經略使諱韶王公河州團練諱永年高公隴右節度使諱厚王公明長興侯諱秉文耿公世襲上官指揮諱南哥李公會寧伯諱英李公合序列正祠指揮使陳治千户李淳百户佛玄葛杲丁顯合序列兩廡祠依

文

廟式為木主四位一席春秋致祭憲副得報遂以時禋祠如公言光祿寺卿馬理聞而善之曰湟中自漢武使去病開疆至壯侯討叛用王師屯田其間前後降羌至三萬一千二百餘人卒全勝以還及老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咨謀比卒後思其功德不置圖形未央至成帝時光感事追美召黃門

楊雄即圖頌焉伏波建議不棄湟中以除羌害討叛至矢貫其脛桓自若卒恩威遠孚諸羌咸附又為奏置長吏開導水田勸以耕收敎侯用恩信結胡得其死力破殲迷唐使諸羌歸服威信大行戎俗親死歌呼不哭比侯殃羌臨者日數千人至欲捐生以殉遂家立侯祠恒禱祠焉是皆功德著于華夷垂于後世真社稷礎楹人臣表模何可訾也樂成下獨蔓公長者無忝先烈足為後矩其次長興諸賢亦開疆展土仗節死義宜報祀者然遺棄弗祀乂矣不有君子何以勸忠於戲茲舉中丞公之教也憲副之力也有禆風教多矣中丞公名載字文載山西垣曲人正德辛未進士時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諸處憲副名經字文極河南真陽人正德甲戌進士時為按察司副使兵備西寗

金山祠 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洪武二十六年建

弘覺寺 城東南隅舊名紗華庵洪武二十三年建永樂十年勅賜額曰弘覺

高臺寺 城南隅洪武二十年建

華藏寺 南禪山永樂八年建十四年番僧捨刺藏卜奏請勅賜額曰華藏

永興寺 北禪山洪武中千戶張銘建永樂十四年高僧桑爾加朶人奏請勅賜額曰永興

弘通寺 城東郭舊名觀音堂洪武中建永樂十年僧人奏請勅賜額曰弘通

卧佛寺 城西南四百里永樂元年土官李南哥建

寧番寺 城西北隅舊名大佛寺創建無考惟佛像三高三丈九尺洪武二十三年土官李南哥重建二十七年奏請勅賜額曰寧番

鐵佛寺 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傳有鍾高不可知圓徑半入地下半在地上不能掘取夏璜詩云西來鐵佛倚崖嵬鑄得鍾來聖績多地上輪囷含混沌土中宮靄孰摩娑海潮無響閣仙梵月影飛光下素娥安得六丁起潛火五更鯨吼震山河

藏經寺 城西南隅永樂十年內官楊福壽建

瞿曇寺 碾伯城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覺刺麻建永樂十六年夏六月欽建中殿并兩廊山門禪閣宣德二年二月內欽建隆國殿賜予寶器極多仁宗昭皇帝製瞿曇寺碑文曰朕惟佛氏之道廣大崇深圓融明靜至神至妙不可測知所謂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德被萬有利兼顯幽以善感者無弗應以誠求者無弗遂故自其法入中國以來歷代崇仰無問貴賤大小皆恃之為濟涉之慈航啓迷之慧炬而其功之大者密運化權陰翊皇度有不可名言者也所以有道之主咸秉信向之誠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躬膺天命撫有萬邦功高百代道濟天下無有遠邇咸囿於春風化育之中矣而聖仁之心不自滿足又崇奬佛教設置官府於中外專理教事而官其徒之良者又頒布教條俾率其衆于善蓋欲廣佛之惠利於生民者也又念遠邇郡縣靡不建置寺宇以嚴崇奉而西寧接壤天竺乃佛所從入中國者也獨寥寥希闊焉豈稱崇奬之意於是命官相土審位面勢簡材飭工肇作蘭若高閎壯麗賜名瞿曇自是中國之人往使西域及西域之人入朝中國者至此而欲攄誠徼福有歸依之地焉我太宗文皇帝以大德嗣大位推天地覆載之心統育萬類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其有生之衆靡不欣焉涵濡於德化之內而聖仁達孝繼志述事尚日孜孜如恐不及於佛氏益勤崇奬之意瓔編寶冊頒布于海內外者不可紀極亦惟欲廣佛之惠利於生民者也乃於瞿曇寺重作奉佛之殿崇高附麗於日星五章煇灼於霞彩瀞深閟偉超出塵外香雲繚布如現鷲峯四達徃來瞻仰惟悅起信起敬佛德豈可涯涘哉朕祇承大統君臨億兆惟祖宗之至仁佩服無斁惟祖宗

之成憲率履不忘重惟茲寺太祖皇帝肇之於前太宗皇帝紹之於後二聖功德與佛不二表而章之其任於朕嗟夫山可磨也而法界不隳海可竭也而真境長在神龍法象共護四維亘萬萬年永奠西極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宣宗章皇帝製瞿曇寺後殿碑文曰昔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天下四方萬國悉順悉臣德化流行無間遠邇舉海宇之大民物之眾旨以納諸太和雍熙之域矣重惟佛氏之教清靜為宗慈悲為用可以陰翊皇度弘利眾生其功德至大無以加也而西方乃其教之所自宜加崇事以宣導宗風於是即西寧之境肇建梵宇賜名曰瞿曇寺以居其徒俾敷揚教法徼福下民大矣哉高皇帝聖仁之心也皇祖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功德崇高茂闡皇猷仁育天下又即寺名重作佛殿其中規制閎麗用極崇奉嚴敬信而廣利濟焉皇祖聖心即太祖皇帝之

聖心也皇考仁宗昭皇帝道德光華恩澤孚洽覆載之內熙然同春而惓惓愛民之志益重能仁之教皇考聖心即祖宗之聖心也朕恭承天序嗣守天位惟三聖之大經大法欽奉而行之以制禮興教若保合太和陰佑民物運靈化於沕穆蓋有資如如真常寂靜故無感不應昔優填王作旃檀佛像妙感忉利天匠殊勝特異利益一切靡有窮極朕今用金鑄像而感應復若此所以利益者亦復如是用紀其事勒之于石永隆佛教久遠益盛乃為之贊道德巍巍兩足尊超出三界甚希有廣與眾生作方便能以一善攝一切有緣遇者即起悟不動瞬際證圓融我今作此勝妙像毫相端嚴無比好普利三途與六道蠢蠕胎濕悉蒙恩永願世間諸有情不纏煩惱咸快樂五濁惡世悉清靜即永如來寶覺中大慈大悲現法身金剛堅固無盲壞不可思議大刼法一切歸命法中王永樂十六一年三月初日立

覺化寺 城東八十里永樂十三年建十六年勅賜額曰覺化

大乘寺 城西一百里永樂九年建十年勅賜額曰大乘

崇法寺 城北四十里永樂十二年建十四年勅賜額曰崇法

普仁寺 城東郭天順元年指揮王清建

靜寧寺 靜覺寺 延壽寺 如來寺 普化寺 演教寺 吉祥寺 圓覺寺 就峯寺 慈禮寺 廣會寺 廣教寺 寶廣寺 興寧寺 隆化寺 洪慶寺 開佛寺 慈雲寺 西域寺 華嚴寺 以上寺院設立國師禪師刺麻執事領有勅書金銀印信象牙圖書

廣福觀 城東北隅宣德元年會寧伯李英建宣德十年設道紀司正統中都指揮汪清重修翰林學士曾棨有記嘉靖二十一年守備崔麒重修

驛傳 鋪舍附

西寧衛 領驛七遞運所四俱本衛三川等四里土民僉當自備馬騾牛隻附各驛遞之下

在城驛 城東隅安置夫一十二名馬騾一十二匹頭 平戎驛 城東七十里僉夫一十六名馬騾一十七匹頭 平戎遞運所 在驛堡內僉夫四十名牛車四十隻輛 嘉順驛 碾伯城東關僉夫一十六名馬騾一十六匹頭 嘉順遞運所 驛西僉夫四十名牛車四十隻輛 老鴉城驛 城東一百七十里僉夫一十六名馬騾一十六匹頭 老鴉城遞運所 在驛堡內僉夫四十名牛車四十隻輛 冰溝驛 城東二百二十里僉夫一十六名馬騾一十六匹頭 冰溝遞運所 在驛堡內僉夫四十名牛車四十隻輛 古善驛 城南二百七十里僉夫九名馬騾九匹頭 巴州驛 城東南二百三十里僉夫九名馬騾九匹頭

在城鋪 城西隅司兵五名以下鋪舍司兵俱本衛三川等里土民僉當 洪水鋪 去在城鋪東十里司兵五名 石硤鋪 去洪水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土山子灣鋪 去石硤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迭烈遜鋪 去土山子灣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楊玘鋪 去迭烈遜鋪十里司兵五名 馬哈剌鋪 去楊玘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碾伯鋪 去馬哈剌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東拏木赤鋪 去碾伯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白崖子鋪 去東拏木赤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甜水鋪 去白崖子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山嶺鋪 去甜水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冰溝鋪 去山嶺鋪四十里司兵五名 冰溝口鋪 去冰溝鋪二十里司兵五名

丁酉重刊西鎮志 建置

大清撫治西寧兵備道副使

蔣三傑 遼東寧遠衛人由恩貢

馮如京 山西太原府代州振武衛人由恩貢保舉

孫啟賢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由進士

崔 昇 遼東籍蒲州人由貢士

鄭龍光 浙江嘉興府平湖人由進士

大清西寧協鎮副總兵 統轄兵馬底千肆百伍拾名

張世耀 直隸漁陽人由武進士

補 文 陝西榆林人

狄應魁 陝西寧夏人

喻道真 遼東金州衛人

中軍 朱國安 北直真定府人武進士 劉才 遼東人旗下

鎮海遊擊 張起鳳 北直人千總 李愈隆 西寧衛人

威遠守備 高應時 北直易州人將材

南川守備 栢有德 遼東人旗下

北川守備 業大觀 北直人將材

碾伯守備 王永興 遼東人旗下

古鄯守備 張三才 北直人武進士

西寧營左哨千總 王顯宗 西寧人

右哨千總 王承堯 西寧人

官師志

名宦 附呂顗

西寧衛漢霍去病 武帝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合短兵鏖戰皐蘭殺樓蘭王斬盧侯王首射捷酋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遇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五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户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邊將以聞上恐其詐乃令去病將兵迎之去病渡河馳入與渾邪王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至長安居頃之乃置五屬國以處之

許延壽 宣帝神爵二年為強弩將軍與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子中郎將卬俱出擊先零數羌降斬各數千人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宣帝時西羌楊玉等反充國請行至金城上屯田便宜十二事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開墾者可二千頃以上今宜令步兵九校萬人留屯以武備致穀省費詔充國留屯田湟中又充國奏言羌本可萬五千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林羌先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龐參 安帝元初元年任護羌校尉招降諸羌詣闕賜侯印遣之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任尚 安帝元初間任中郎將擊破西羌先零狼莫及呂叉降西河虔人種羌平隴右其功可稱

隋梁毗 文帝仁壽元年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首長皆以金多者為豪儁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首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

段文振 北海期原人高祖時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恩惠遷蘭州總管隴西縣公尋以譖廢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時吐谷渾據河西文振從征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里合敗吐谷渾於表霞山以功進光祿大夫

唐婁師德 高宗儀鳳三年以李敬玄將兵擊吐蕃時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敬玄敗逸鄯州勅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後復為河源軍經略副使擊敗吐蕃於白水澗

黑齒常之 高宗永隆[illegible]年[illegible]河源以常之為將軍[illegible]之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闢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

杜希望 玄宗時鄯州都督時運憂與府庫虛寡希望居官務粟金帛豐餘

薛訥 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illegible]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時玄宗開元二年以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敗其衆於武街洮水尋以為涼州大總管勒兵以備默啜

尚婢婢 武宗會昌四年以婢為鄯州節度使好讀書不樂仕進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寬厚沉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

宋王韶 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神宗熙寧元年詣闕投匭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帝異其言召王安石問方略安石以為奇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部命諸將攻青唐復河湟築大通城以控扼夏境後來官入為樞密使

趙隆 成紀人從王韶復熙河為涇原將[illegible]嘗知西寧州[illegible]部不

措捱劉錡成紀人建炎三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
使　撫右部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熙
河都監高永年任西寧知州建中靖國三年叟人
餘乃舊　忍涇原羅撒合兵逼宣威城永年
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
此人奪我國士使吾宗族漂無處所遂殺之探其
所以王贍哲宗元符中領兵克邈川首領瞎征自
食　青唐來降是年青唐復叛王贍討之首
領龍楞乃以城降詔以青王厚元符二年厚率大
唐為鄯州王瞎知州事　軍次下湟命高永
年等擊溪賒羅撒大捷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
千餘人溪賒羅撒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青唐城
降詔改鄯州為西明李南哥河西土人元西寧州
寧州屬隴右節度　同知洪武四年歸附
授本衛鎮撫招安番族開創
西寧其功居多陞指揮僉事

趙建昂西寧衛人明襲指揮同知始祖趙聚
只木初授實授百户
汪滋渊西寧衛人明襲指揮僉事始祖南木
哥初授指揮僉事
陳三槐西寧衛人明襲指揮僉事

納元標西寧衛人襲授指揮僉事有號紙係前朝
指揮僉事納比言之子始祖沙蜜初授總旗
阿世慈西寧衛人襲授指揮同知有號紙係前朝
指揮同知阿鎮之侄祖阿吉初授本衛中所實授
百户
陳師文西寧衛人襲授指揮使有號紙係前朝指
揮使陳光先之子指揮使任洮河參將陳忠之曾
孫始祖陳子名初授指揮使

李化鰲西寧衛人襲授試百户有號紙係前朝試
百户李光啟之子始祖李瑛初授小旗
辛偉昂西寧衛人襲授試百户有號紙係前朝試
百户辛方畧之子始祖朶夕乩初授小旗

整飭西寧兵備道副使

勑陝西按察司整飭西寧等處兵備官陝西西寧衛設在萬山之中道路偏僻上司少到守備撫夷官不無掊尅漁獵且兼番族數多反側難制及莊浪古浪凉州鎮番等五衛所路當番虜要衝人性不常亦難控馭今特命爾在西寧駐劄兼管前項地方不時往來巡歷撫治番夷整飭兵備提督操練軍馬固守城池禁革姦弊遇有番賊胡虜出沒

即調衛所官軍相機撫捕截殺一應利病當興革詞訟當受理者悉聽整理事有當與守巡官員計議者一體計議而行不許自分彼此軍職有賣放軍士不守把關隘及縱容軍民人等通同番賊交易惹禍等項許爾徑自參奏挐問守備把總撫夷等官敢有似前掊尅苦害軍士騷擾番夷者聽爾指實呈巡撫官參提問罪爾為憲臣受茲委任尤須正已律人慎重軍務以安邊境如或徇私妄為乖方誤事致有激變及廢弛兵備寇來不能備禦罪不輕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勑

柯忠 直隸懷安人進士弘治二年任 李紀 直隸江都人進士弘治九年任 潘楷 錦衣衛籍進士弘治十一年任 周琰 直隸阜城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 宋禮 順天府宛平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 蕭翀 四川內江人進士弘治十六年任 胡江 山東濱州人進士正德元年任 傅習 江西進賢人進士正德七年任 郭韶 山西霍州人進士正德九年任 高顯 山東濮州人進士正德十二年任 賈運 直隸束鹿人進士嘉靖元年任 陳昂 山東登州衛人進士嘉靖三年任有氣決所在著威名歷陞應天府尹 宋達 直隸清苑人舉人嘉

靖五年任 易瓚 直隸肅寧人進士嘉靖七年任 魯教 河南羅山人進士嘉靖十一年任 李經 河南真陽人進士嘉靖十二年任 及宦 直隸交河人進士嘉靖十五年任 紀純 河南磁州人進士嘉靖十七年任 王世爵 直隸開州人進士嘉靖十七年任 王昺 山東章丘人嘉靖癸未進士二十一年任 路珠 河南新鄉人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 劉珂 直隸開州人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 王繼芳 順天府固安人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 郭朝賓 山東汶上人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 范淡 山東歷城人乙未進士嘉靖二十九年任 孟懷 河南祥符縣人進士嘉靖三十三年任 李[illegible]陽 四川江津縣人進士嘉靖三十五年任 李懿 北直隸吳橋縣人進士嘉靖三十六年任 蔡用艾 北京錦衣衛籍

進士嘉靖三十八年任王本固北直邢臺縣人進士嘉靖三十九年任張國珍
四川永川縣人進士嘉靖四十二年任周京北直永年縣人嘉靖四十四年任周國
卿北京錦衣衛籍進士隆慶元年任侯東萊山東掖縣人進士隆慶三年任劉行
素直隸高陽縣人進士隆慶三年任李克德北直永年縣人進士隆慶四年任姜
廷瑾山東掖縣人進士隆慶五年任平康裕北直新城縣人進士萬曆元年任任
董汝漢山西萬泉縣人進士萬曆三年任郭堵山東曹州人進士萬曆八年任張登
彬山西蒲州人舉人萬曆九年任張孔脩北直大明縣人進士萬曆十年任萬
雲山東寧陽縣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任燕好爵山西翼城縣人進士萬曆十二年任萬

世德山西偏官人進士萬曆十四年任李丁山東曹州人進士萬曆十七年任石貫
河南汝寧千戶所人進士萬曆十八年任劉光國河南上蔡縣人進士萬曆二十年任余
良樞江西奉新縣人進士萬曆二十一年任劉敏寬山西安邑縣人進士萬曆二十
三年任李有實山東黃縣人進士萬曆二十年任馬朝陽山西太原縣人進士
萬曆三十二年任龍膺湖廣武陵縣人進士萬曆三十八年任

西寧分守參將嘉靖三十年以前俱守備三十一年巡撫王誥奏改參將
敕諭令特命爾充參將分守西寧地方修理城池
操練軍馬撫治番夷防禦胡虜遇有侵犯相機勦
捕務使地方寧靖軍民安業斯為爾能凡事與兵
備官計議停當而行一應軍機重務須聽甘肅鎮
守總兵巡撫等官節制調度毋得偏執違拗有誤
事機爾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不許
役占軍士及縱容下人通番黷貨引惹事端貽患

地方如違罪不輕貸爾其慎之故諭
金玉○劉昭○穆肅○史昭○湛清○汪清○孫
鑑永昌衛人趙英莊浪衛人陳璉甘州衛人王義北京人哈振平涼衛人
顏玉北涼旗手衛人魯鐸北京府軍前衛人蔣琛西安衛人徐廣涼州衛人
趙承序北京錦衣衛人汪淮甘州後衛人金晃河州衛人杭雄榆林衛人
武振山丹衛人神楫榆林衛人楊佑涼州衛人彭濬蘭州衛人馮政榆縣
衛人彭杲綏德衛人崔虎甘肅衛人吳綸甘州右衛人吉象莊浪衛人許
世爵榆林衛人薛卿莊浪衛人朱勳涼州衛人唐勇涼州衛人賀桂寧夏

衛人設參將自賀挂始張廷輔甘州衛人邳隆寧夏衛人

碾伯操守都指揮一員

吉慶西寧衛人嘉靖二十六年任兵部劄付自慶始羅福鎮番衛人彭汝爲鎮番衛人楊真莊浪衛人

西寧監督通判一員

西寧衛指揮掌印管屯局捕各一員衛鎮撫一員千戶十所鎮撫五員百戶五十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隆慶元年裁革儒學教授一員訓導一員西寧倉監收判官一員隆慶元年裁革大使副使各一員草場大使一員茶馬司大使副使各一員稅課局大使一員驛丞七員遞運所大使四員

大清西寧監督通判

臧儲粹北直人由歲貢順治二年任事　同知張繼孔遼東人貢士順治四年任事

顧言山西人由拔貢順治八年任事　王纘曾河南人由恩貢順治九年任事

張備績江南壽州籍北直香河人由恩貢順治十二年任事

西寧衛儒學教授

王琳陝西西安府人歲貢　高希曾陝西延安府人歲貢

茶馬司大使冠起龍北直人吏員

倉大使魏攀階陝西人吏員

西寧衛掌印守備兼理屯事

朱聖武陝西三原人武進士順治四年任事　李友沆北直真定人由武進士

楊自儀湖廣潛江人由武進士順治十二年任事

經歷司趙臨山西太原府[illegible]人由拔貢通判陞授

千總王三錫陝西富平人武舉　張鳴元西安前衛世職長安籍武舉

大清襲授土司志

土司李天俞西寧衛人唐僕射李克用裔元同知李南哥明會寧伯李英七代孫先是南哥率衆歸明賜指揮使給金印鈐束部落奉　勅建寧番等寺廣福觀招番中馬開創西寧二世李英累功封會寧伯賜鐵券虎頭符驗勅誥金銀牙牌任李文晉高陽伯三世李昶任右府都督四世李玑中辛丑進士歷官尚寶寺卿五世李完中戊子經魁歷衡水縣尹六世李光先中癸未武進士任金吾正堂伯李化龍父從龍以原職遞傳天俞題加實授副總兵甲申闖逆作亂以誅偽將故同祁廷諫總去西安妻王氏妾匡氏偕弟天倉天命抗節死難

皇清蕩寇　英王西征召天俞令安河西撫順勦逆擒获番趙進忠等擒偽都司馬胡牙等斬首九十級檄　奏賜勅書頒方印號紙以世襲指揮同知管土官土軍土民西陲重地實倚藉焉

祁興周西寧衛人授指揮使世襲有
勅印號紙係前朝指揮使祁廷諫之子始祖祁貢
哥星吉初授指揮使明西寧副總兵祁德之曾孫

祁國屏西寧衛人授指揮同知世襲有
勅印號紙係前朝指揮同知歷官總兵祁秉忠之
侄始祖朶尔只失結初授指揮僉事

李珍品西寧衛人授指揮同知世襲有號紙係唐
僕射李克用裔元同知李賞哥明高陽伯李文九
代孫
誥命鉄券世世相傳及父李洪遠以練兵守備遭
闖作亂同母祁氏被執不屈而死同難家人百二
十餘屢奉
旌表賜額曰忠臣烈婦夫婦雙貞

吉天錫西寧衛人授指揮僉事世襲有號紙係前
朝指揮僉事吉兆之子始祖吉保初授錦衣衛前
所鎮撫

兵防志

軍制

西寧衛原額兵四千六百五十二名〇實在兵四千五百四十四名騎兵八千二百五十六名〇步兵一千七十名〇遊兵八百名〇守望兵一千四百七名減原額一百一十有二〇又召募兵五百名不在原額之數

破伯右所騎兵二百名〇步兵二百二十五名係西寧額數

堡寨

西寧衛領堡寨九十有九 兩川總堡城南六十里 水泉兒寨城南四十里 伏羌堡城南五十里 乞荅真田家寨城南四十里 老幼堡城南六十里自伏羌以下三堡嘉靖十四年增築 西川三旗寨城西三十五里 陶家寨城西三十里 巴狼寨城西四十里 烏思巴堡城南三十里 帚家堡城西三十里 兩旗寨城西四十里 葛家寨城西五十里 徐家寨城西六十里 鎮海堡城西五十里 白乙迭溝堡城西七十里 新遠堡城西四十里自鎮海以下三堡俱嘉靖十三年新築 北川總堡城西四十里

回回堡城北五十里 大寨子堡城北四十里 鴛鴦堡城北四十里 清水溝堡城北四十里 小乾溝堡城北五十里 下馬圈堡城北五十里 上馬圈堡城北七十里 毛家寨城北八十里 豬兩溝總堡城北八十里 孫家上下二寨城北三十里 劉家上下二寨城北二十里 平虜堡城北八十里嘉靖十三年築 沙塘川總堡城東北四十里 薛家山城城東北四十里 陶家寨城東北四十里 西寧苑城東北五十里 大通苑城東北六十里 威遠堡城東北八十里 班家灣堡城東北八十里 破寨子堡城東北四十里自威遠以下三堡俱嘉靖十四年築 新添堡城東

北八十里 塩莊兒城東北四十里嘉靖十三年新築 下馬圈堡城東北一百里 蔡家上寨城東北九十里 蔡家下寨城東北八十里 石硤堡城東北五十里 觀音堂淸大寨城東八十里 西營兒城東七十里 平戎堡城東七十里 東營兒城東八十里 高莊兒城東九十里 七里店城東一百二十里 小店兒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崗子溝城東一百三十里 楊官兒營城東一百四十里 雙塔兒營城東一百五十里 虎狼溝堡城東一百八十里 紅水堡城東一百七十里 阿鸞堡城東一百八十里 吉家山城城東二百五十里 巴州堡城東南二百五十里 古鄯堡城東南二百六

十里 三川古城堡城東南三百三十里 雙山堡城西五十里郎古城堡今西納族番人占住 廣木川古城堡城東北八十里即古城堡今廢 羅家灣堡城東一十五里 深溝堡城東一百一十里 米列溝新添堡城東二百二十里 上川口堡城東二百二十里 下川口堡城東二百七十里 張家寺堡城東二百七十里 新添堡城東二百七十里自羅家灣以下七堡俱嘉靖十四等年築 高寨城東三十里 張家寨城東八十里 石硤口堡城東五十里 水磨溝營城東八十里 河灘堡城東九十里 杏園兒寨城東一百里 旱莊兒城東一百十里 大小古城城東一百三十里 潘旗營

城東一百四十里　周旗營城東一百五十里　薛旗營城東一百六十里　土官兒堡城東一百四十里　楊官營城東一百三十里　石嘴兒營城東一百四十里　高廟兒城東一百五十里　長里店兒城東一百六十里　老鴉城城東一百八十里　氷溝堡城東二百二十里　西石硤馬營〇舊紅崖子溝馬營〇奴木只溝馬營〇黑松林馬營〇西番溝馬營〇馬安山馬營〇白土坡馬營〇小硤口馬營〇石硤山口馬營〇楪兒溝馬營〇羊胸子溝馬營〇松林坡馬營右十二馬營俱成化十六年都督魯鑑監設每營屯兵五十名防範西番自正德七年海虜占據西海遂廢　南川張家山城〇巴煖三川鮑家堡〇雙泉堡〇南鄉堡〇哈家園莊〇紅觜堡〇隆家堡南川張家山城以下七庄堡俱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議行兵備副使周京督築　萬曆元年都御史廖逢節議題幫築城堡〇志書未載今增入〇康纏堡城西六十里　徐家北堡城西四十里　小泉堡城西三十里　花園堡城西三十里　楊圈堡城西三十里　西山城堡城西四十里　深澗堡城西二十五里　彭家堡城西二十里　劉家寨城西十五里　乾河新築

堡城西四十八里　楊家寨城西十里　高臺堡城西二十里　宋家堡城西三十里　萬家山城城西十里　沈家堡城西三十里　王家堡城西四十里　朱家寨城西三十里　吳仲寨城西三十里　汪家寨城西三十里　王家山城城西三十里　馬家崖城西三十里　寺兒堡城西四十里　景家山城城西十五里　水泉堡城南三十里　沈家堡城南三十里　高峯山城城南四十里　孫家山城城南三十里　石溝山城城南三十里　高臺堡城南三十里　靳家堡城南二十里　陳家堡城南二十里　王斌園庄城南三十里　徐家山城城南四十里　井家山城城南三十里　甘家山城城南三十里　桑家山城城南三十里　李家園庄城南三十里　高店堡城東八十里　廟觜堡城東南八十里　樊沈堡城東南七十里　石清山城城東四十八里　中寨堡城東三十里　張其堡城東南六十里　三十里堡城東三十里　白家堡城東南七十里　老幼堡城東北八十里　毛家堡城東七十里　何家堡城東北六十里　魏家崖堡城東北六十里　白崖堡城東北五十里　黑鼻子堡城東北五十里　馬家堡城東北五十里　喆塲堡城東四十里　窰庄山城城東三十里　師家堡城東北五十里　鸞家堡城北六十里　涼州營堡城北六十里　俞

家堡城北六十里董家寨城北五十里高牆堡城北四十里雷家
堡城北三十里五其堡城北三十里三其堡城北三十里傅家山
城城東三十里駱駝山城城北三十里陶家寨城北三十里新圍
堡城北四十里雙樹堡城北四十里大溝山城城北六十里納零
溝堡城北六十里東家溝堡城北二十五里甘家堡城北三十里窯
溝山城城北八十里黃家寨城北五十里陶家堡城北五十里棗
劉寨城北五十里柴家堡城北八十里楊家寨城北四十里清水
溝新添堡城北六十里渾水溝陳家堡城北六十里景羊川
楊家山城城北六十里景羊川蘇家堡城北六十里姚家南
堡城北六十里賀家下寨城北四十里小寨堡城北三十里大旱
平高臺堡城西北二十里賀家上寨城北六十里雙廟兒堡城北
三十里上鮑家寨城北六十里下鮑家寨城北五十里毛家寨
城北七十里老幼堡城北八十里宋家堡城北四十里大乾溝高
崖堡城北六十里韓家山城城北四十里紅崖山城城北三十里
邵家堡城北四十里李巴堡城北四十里王家堡城北三十里高
崖堡城北二十里高墩堡城北二十里靳家堡城北三十里鐵家

堡城北七十里包家堡城北三十里小乾溝石山堡城北八十里
蘇家堡城北二十里蔡家堡城北二十里吳家堡城北六十里魏
家庄城北六十里完家堡城北六十里景羊川大寨城北六十里
劉家溝白崖山城城北二十里亢家堡城北三十里許家團
庄城東一百里高峯山城城東一百八十里瞿曇寺堡城東南一百三
十里湯官堡城東一百四十里雙塔溝南崖新築堡城東南一百五
十里石觜堡城東一百四十里弩木只溝堡城東一百二十里硤口
堡城東一百里勝番溝堡城東一百五十里郭家山城城東南一百八
十里玆里寺堡城東南一百八十里白崖堡城東一百五十里孫家
山城城東一百七十里萬泉堡城東二百里呂家堡城東二百里韓
家堡城東一百七十里朱家堡城東一百八十里高泉堡城東二百里
甘家堡城東一百里松樹堡城東一百七十里祁家堡城東二百里以
上一百三十四堡寨與志開鎮海徐家南堡帛家
烏思巴兩其葛家新園塩庄杏園三其新添巴狠
陶家小堡陶家大堡雙山伏羌老幼總堡田家毛
家新添石觜水磨溝張家平戎東營紅崖張家蔡
家下寨蔡家上寨破寨高寨威遠總堡薛家大通
苑班家灣平房清水溝高臺堡總堡鴛鴦上孫家
上劉家新添下馬圈豬尔溝總堡下孫家深溝七
里店雙塔高廟旱庄氷溝老鴉城長里店紅水河

蠻古鄙南鄉下川口紅觜上川口巴州共六十三堡寨俱接高一丈二三尺與八九尺不等連舊城墻共高三丈五尺加幇底闊七八尺與五六尺不等頂闊一二尺不等添築敵角護門墩臺懸樓敵角門樓共七百八十八座俱不支錢粮

烽墩

西寧衛領墩七十有四守瞭軍三百四十五名

鳳凰墩城南五里 鴛鴦墩城南二十里 中嶺墩城南四十里 罵兩溝墩城南六十里 孤山兒墩城南七十里 王溝爾墩城南一百里 栢楊溝墩城南六十里 王溝墩城南九十里 匾道溝墩城南七十里 大樺坡墩城南八十里 新添墩城南一百里 城西墩城西五里 小山硤墩城西八十里 毛兒茨墩城西八十里 車道嶺墩城西二百里 鎖思堂墩城西一百二十里 華圓墩城西四十里 伯顏川墩城西五十里 老鸖山墩城西七十里 板撒兒墩城西七十里 風堆墩城西七十里 乾河墩城西七十里 大康纏墩城西八十里 小康纏墩城西一百里 第四溝墩城西一百里 哈兒卜墩城西一百二十里 白崖子墩城西一百二十里 佛閣兒墩城西一百二十里 塔兒湾墩城西七十里 城北墩城北一十里 景陽川墩城北五十里 圓樹兒墩城北一百里 草人山墩城北一百里 老嘆嘴墩城北九十里 北石山墩城北一百里 李茂輕墩城北一百里 靖邊墩城北一百二十里 毛峯臺墩城東北二十里 牧羊川墩城東北四十里 雙樹兒墩城東北六十里 紅嘴

兒墩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下沙兒山墩城東北一百里上沙兒山墩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滚哥兒墩城東北一百二十里黃草墩城東北一百三十里威遠頭墩城東北一百五十里威遠三墩城東北一百五十里威遠二墩城東北一百五十里小硤口墩城東三十里白土坡墩城東四十里迭烈遜墩城東七十里孛羅臺墩城東八十里大硤口墩城東九十里深溝墩城東一百一十里城南墩城東一百三十里石嘴兒墩城東一百七十里紅水墩城東一百七十里碾線溝墩城東一百八十里山嶺墩城東二百里氷溝墩城東二百五十里大山墩城東二百里小山墩城東二百二十里巴州墩城東二百四十里黑山墩城東二百五十里鹹水墩城東二百七十里尖山墩城東三百里艾湾嶺墩城東三百里分水嶺墩城東三百里區坡墩城東三百五十里燕麥川墩○紅山嘴墩○中山墩○紅山墩○黑松林墩自燕麥川以下五墩俱嘉靖二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楊博委守備朱勳築石碑墩○西納溝嶺墩以上二墩俱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議行兵備周京督築○都御史廖逢節增置墩臺二十五座○細巷墩城東二百里廟元墩城東二百里艾湾嶺墩城東二百里張武墩

城東一百八十里尖山墩城東二百五十里鉄家中嶺墩城東二百五十里鹹水溝墩城東二百五十里打泥墩城東二百八十里廣都坡墩城東二百里風水嶺墩城東二百里交都墩城東二百里小山兒墩城東一百八十里上川口墩城東二百里風臺墩城東二百五十里牙猪嶺楊家山墩城東二百里聆高山墩城東二百里碾木溝半截山墩城東一百八十里思打岔墩城東二百里把子嶺墩城東南二百里孫家要峴墩城東二百里郭家山水硤觜墩城東一百五十里髮坡山墩城東二百五十里紅崖山墩城東二百五十里浪塘紅山嘴墩城東二百里盧草溝山墩城東南一百五十里闇門墩城東一百五十里馬營邉墩城東二百里馬營墩城東二百一十里崖總營墩城北一百里

隘口

西寧衛小硤口 河南河北關（城東三十里） 大硤口 河南河北關（城東九十里） 石嘴兒關（城東一百四十里） 黑松林山口（城東北二百五十里） 哈剌只山口（城東一百五十里） 紅崖子山口（城東一百五十里） 西番溝山口（城東二百里） 西石硤口（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揷把硤〇黑松林硤（俱在城北一百里兩硤懸距中多孔道海虜所從內侵邊人苦之嘉靖丙午兵備副使周安王繼芳偕守備薛卿繕治城塹延屬五十餘里西寧始就枕席云） 撒兒山口（城東北一百五十里有邊一道延二十里） 北石硤口（城北一百里自靖邊墩起松草人山築邊一道延二十里） 新經納硤（城西一百五十里） 西石硤（城西一百里） 剌撒兒硤（城西一百五十里） 且思貢硤（城南一百五十里） 揑爾朶硤（城南一百里） 玉溝兒硤（城南一百里） 歸德州硤（城南一百里） 木恰兒硤（城南一百里以上硤口自正德十年虜據西海由北入境遂為要害） 哈剌只溝（邊墻一道長五百丈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議行兵備副使周京督挑）

西寧衛南北等川墻壕關棕山崖四萬四千五百七丈計二百四十七里九十四步都御史廖逢節議題（隆慶六年修完自娘娘山沙兒嶺起剗扳山下止邊墻水關山崖共四千四百三十三丈

內墻底闊一丈五尺頂闊七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四尺共高一丈九尺斬山崖高二丈隨墻墩五座隨墻壕一道口闊一丈底闊七尺深一丈八尺入沙塘川西石硤半草墩起揷把硤山墩止邊墻山崖共二千九百六十一丈內墻底闊一丈頂闊五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五尺共高二丈隨墻壕一道四闊二丈底闊一丈深一丈五尺斬山崖高一丈五尺西石硤石作一道底闊一丈五尺頂闊八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五尺共高三丈築墩三座共用本色粮一千九百八十一石二斗折色銀一千四百二十一兩五錢零又碨伯氷溝巴暖三川南川等地方[illegible]沿邊壕溝闊[illegible]斷石路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丈各高闊深不等俱不支錢粮〇萬曆元年修完自南川大禪坡起西川乾溝止邊墻壕關土石山崖共一萬二百四十二丈內邊墻底闊一丈頂闊五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五尺共高二丈邊壕口闊二丈深一丈五尺底闊一丈斬削上石山崖高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修砌水關底闊一丈五尺頂闊五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五尺共高二丈用過本色粮四千一百六石五斗又自碨伯土官溝蘇家大凹上年停工邊墻起廋兒巴營止邊壕二千五百丈口闊深谷二丈底闊一丈又自巴腰三川大山下閭門起鹹水溝止邊墻一百六十二丈底闊七尺頂闊三尺實臺高一丈朶墻四尺共高一丈四尺遇河石砌臨山斬削土石山崖共一千五百四十丈石砌高一丈五尺闊七尺山崖高深三丈闊一丈俱不支錢粮〇萬曆二年修完自西川乾河山大小康纏打草溝山等處起哈尔卜山止邊墻十五丈底闊一丈頂闊五尺實臺高一丈五尺朶墻五尺共高二丈隨墻挑壕一道口闊二丈深一丈五尺底闊一丈斬山崖長二千四百四十丈高深一丈五尺

闊一丈共用食米行粮二千三百三十七石四斗八升

戎器

西寧衛派辦鳳翔府七分熟鐵七千五百二十斤鋼鐵三十斤青布一百五十六丈八尺白布三百一十三丈六尺熟絲線二斤十絣九兩六錢黃丹一十六斤生漆六斤煙煤一斤蜜陀僧二斤無名異一斤黃蠟四斤牛筋六十[illegible]斤魚鰾四十五斤牛角弓面三百二十塊鵰翎[illegible]萬四千四百枝麻布一丈六尺藤黃六兩四錢[illegible]本衛三分採辦折色料價銀三十三兩六錢搭[illegible]成造

額造每歲裝季額造盔一百六十頂甲一[illegible]六十副弓一百六十張弦三百六十條撒袋一百六十副箭四千八百枝

大清鄉紳記

李本深西寧衛人五省經畧左標分鎮崇德府孝感地方提督總兵太子少保左都督正欽呢哈番

文德西寧衛人湖廣總督中軍標中營副總兵都督僉事

歲計志

戶口

西寧衛洪武中戶七千二百口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嘉靖中戶三千五百七十八口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三

屯田

屯額定于正統三年故斷以本年為始○秋青草○地畝椿朋銀附

西寧衛正統三年額設屯科田二千七百五十六頃四十六畝○屯科糧二萬五千一十二石六斗○嘉靖二十九年實徵田三千一百八十二頃二十二畝五分五釐屯田一千八百三頃九十一畝三分六釐○科田一千三百五十一頃三十一畝二分糧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五合屯粮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石八斗八升六合○科糧七千五百十六石六斗四合草三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六束七分二釐屯草○科草秋青草九萬九千六百四十七束○地畝銀二百九十八兩五分一釐○椿朋銀一千五十八兩九錢四分

解運 課程附

西寧衛民運本折色糧銀

〇京運年例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兩七錢〇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疋〇綿花七千四百六十四斤〇塩粮五千三十八石四斗二升 歲無定例 課程銀四百一十九兩七錢七分

碾伯右所塩粮

冰溝堡塩粮

古鄯堡塩粮

平戎堡塩粮

老鴉城堡塩粮

巴州堡塩粮

人物志

忠烈

宋高永年 任西寧知州建中靖國三年夏人迯行涇原羅撒合兵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土使吾宗族漂無處所遂殺之探其肝以食

明李淳 西寧衛千戸勇敢善戰能以寡敵衆多所克捷宵永委追撫番夷有剽掠者淳直擣盧帳必得首惡殲戮而後已用是諸番恚恨相與抱經發誓必欲生啖淳肉正德十四年追番至內陰卜蔣果擁衆攢集從者潰散淳亢手格數人力盡被執賊逼令跪淳罵不絕口賊遂爭前砍斫其死甚酷

節婦王氏 遊擊安顒之母節婦邹氏 西寧衛生員郭荣祖之妻貢生郭聚英之母郭守邦之祖母奉

旨建貞節坊

烈女賈玉瑪 遊典貫洪基女生員賈心遜妹

甲第

進士成化辛丑李玑西寧衛人中庚子科鄉試王華榜進士任尚寶寺少卿

郭聚英順治二年歲貢 周嘉誥三年歲貢 許奇芳四年歲貢 談巽總五年歲貢 綱以洪六年歲貢 李應棠從貢 侯旭祖八年歲貢 衛行健歲貢 談恭蒙九年歲貢 國體微十年歲貢 談舉德恩貢 郭守邦十一年歲貢 譚元壽十二年歲貢 侯良翰十三年歲貢 吳之珍十四年歲貢 蔣承英十五年歲貢

鄉試

舉人正統辛酉盧清西寧衛人任河南陳留縣學訓導 天順己卯姚進西寧衛人 嘉靖戊子李完西寧衛人任衡水縣知縣

西寧誌序

西寧古湟中地金城方畧至今傳誦不衰盖亦沃衍之區巨麗之鎮也其間揆文奮武代不乏人輪囷離奇地不愛寶蒸蒸蔚蔚猗歟休哉唐宋間有盛衰而元明頗稱盡致江河日下人物蕭條憶昔撫今能免感慨乎洪惟
皇清應運加意遐荒聲教所訖蔚焉興起雖不能遽聲於前亦可謂踵武其後矣予不佞待罪茲

土欽輯為一代之書然博訪舊聞旁諮故老皆無有存者嗟乎杞宋無徵文獻澌滅耶幸而五涼大參蘇公遠溯會城遐搜斷簡裒多益寡手勒成誌盖煌煌大觀也哉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爰集芳型綴言弁簡至於山川之險要阨阸之良謨皆載之

大參公序中予不敢多贅矣

承德郎肇昌府監督西寧通判張傳績謹識

碑記

明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廣福觀修建記曰太宗文
皇帝入正統之初以北極真武之神嘗有陰翊默相之功命修建太嶽太和山諸宮觀以奉祠事仍於京師立廟俾士民之乞靈祈福者咸有歸焉永樂壬寅秋八月駕車自沙漠還次榆林御武帳中召今推誠宣力武臣特賜榮祿大夫柱國會寧伯李公英咨問西寧風土公具對臣叨荷國恩鎮戎

西陲幸遇朝廷清明邊鄙無事由是民階豐富逸樂克享太平之福恩德至厚矣因請建真武廟以為邊人歲時祝壽禱祈之所詔許之公既還鎮卜日命匠治材為正殿周迴廊廡後殿東西兩傍為祭屋凡若干楹以為主司者之所棲止逾數月而告成宣德改元冬十二月公始克以廟訖工奏之勑賜觀額曰廣福仍命所司宣道士孫思忠等五人以主祠事先是公承命經營之際一夕夢人告

云真武之神将出即肅衣冠以俟有一人具素饈將邀公食於其家公以迓神之故弗之許其人攜至公所請食未下筯前告又云神已至公遂趨出迎見晃服執圭朱鞍白馬導從甚衆儀物類王者復有道士何詔宗者幞衣角巾挾簿書以問公曰神先至李王廟何如公曰宜先至寧蕃寺遂轉騎從徐行時天日開朗纖塵不驚良久前至一所高垣峻宇丹碧照耀殆非常人所居者既及寺門公下馬矍然驚悟實永樂癸卯七月之八日也今年冬公以事入覲遂授封爵賞賚以歸既將行具述營建始末與夢感之事請余為紀蓋公在永樂中屢從親征漠北累勳積勞有寶刀名馬之賜洪熙改元奉詔領兵剿除安定逃寇公克奮勇敢身先士卒深入寇壘翦戮擒獲無筭得其馬駝牛羊十有三萬而還今皇上嘉其功能遣禮部主事楊鏞馳往賚勞降勑褒美則公之忠義激切報効於國

家者如此至其所感通神明以彰其靈應者亦豈偶然者哉故自建廟以來雨暘時順歲穀屢登邊人安居寇盜屏跡是維朝廷威德所加而公所以效忠竭力神之所以護國福民者可謂至矣是以勒之於石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

兵備副使柯忠重修西寧學政記曰凡事始於創治中於嗣緝而終於有成乃通古今之攸論也乃者西寧衛學校一創時則必營殿廡以崇廟貌建齋堂以貯師訓植射圃以較德藝備禮器以神春秋祀享集墳典以立教學童程固其始也尋至歲遷物故始之創制者不無傾圮替敝無復昔之完美可觀適者成化終葉建白者以此方寔當邊隅僻壤雖有百司分職監攝者巡督罕臨率多忽逸隳功請建臬司統察上乃可其請握銓衡者謬擢予膺是秩命下之日陛辭親捧璽書而來總理甲兵錢穀疏雪積案冤獄之暇日及學政替弛乃知

當急不敢乞安而事修誇興之嫌在所不計爰始
掄材鳩工葺新堂齋號宇射圃櫺星諸門既而勸
募富室暑出己資增飭簠簋籩購求編帙俾向之頹
失者俱紹復如前始於弘治庚戌歲夏首卒辛亥
秋季惟度殿廡資用頗繁姑俟樽蓄財力卜時再
舉是則緝於其中也士類服此第恐歲久易湮靡
從考證僉謂宜勒金石以俟後之君子時緝而纍
省之或修舉廢墜或恢拓隘陋或增益其所未備

庶乎其人常存其政易舉而終於有成之可待乎
兵備副使濟南胡經重修西寧兵備憲司記曰陝
西三鎮羅其外八府處其內延袤三千餘里視他
省為最大三鎮之中惟甘肅四圍番虜西通西域
橫亘三千餘里視他鎮為最大甘肅一鎮計十五
衛所唯西寧衛六所惟祖宗之意蓋以西寧控制
近番申中等十三族遠番罕東等四衛故多設一
所以厭壓之視他衛不同也永樂以來朝廷以西

寧係西裔重地特設都指揮一員守備其地弘治
改元孝宗念西寧蕃漢雜處承平日久梗逆漸生
特命設憲臣一員整飭兵備弘治戊午周中丞公
建議請復以涼鎮莊古屬西寧兵備所轄亦各衛
所邊備漸弛非得憲臣時修葺之不可也弘治辛
酉西寧兵備副使宋公自南察院始移居此署展
拓增修頗為寬敞正德丙寅予乃承乏丁卯逆瑾
變亂舊章天下兵備憲臣俱裁革唯固原獨留予

乃自西寧革去復調固原未幾即為逆瑾廢黜於
時此署空閑公使往來于焉憩止二三載間墻宇
傾頹門牖損壞視傳舍不如矣正德庚午上因察
知瑾逆狀服上刑郡賢廢黜於野者盡起在位予
乃復為西寧兵備副使辛未三月抵西寧境見軍
民凋敝蕃夷坐拗大不如前時及入署又見其頹
敝不堪乃嘆曰相離未久何一變至此耶乃剔舉
弊政時且兵食倥偬政務旁午應接不暇五月廨

賊萬餘騎入寇予先期遣兵於老鴉城甜水溝扼險以待六月巡行莊浪督軍餉事竣而旋始於廨宇中傾者扶之頹者正之損壞者易置之既建大門三楹立抄案房六間審供廈房四間前堂後室左廂右廡旗幟牙纛軍裝戎器煥然一新壬申四月虜騎三千從西寧後山番境入寇又被我軍敗去擒斬數多民物安堵予以自外供水執事者出入不便乃相地西南鑿井果得甘泉又以時校閱

軍士未可數下教場乃於憲司之東買段氏地一區南北計一百步東西計二丈五尺以為射圃中建射庭三楹公暇即調一隊教演率以為常規制漸備廨宇苟完凡稟命受令者皆改觀易聽而憲度亦用彰矣夫兵備之職內綂各衛外撫諸番軍務夷情厥責甚之君子庶明寬嚴之中自有柔綏之道茲予叨山西廉訪之命且行深念此署修建之由良工心獨苦矣如不勤之堅珉後將無所考

乃紀其始末如此仍空其後以為將來者題名云

兵備副使李經西寧衛學重修記曰天下國家之事皆有關於士也故古之明王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祈所學者亦自有道是以風俗大同禮樂具舉人材彬彬以出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我國家奄有四海教先於政文明之化磅礴寰宇惟此西寧衛學之建多歷年所日阽於危風雨罔蔽神栖靡寧士類肄習師類爰居行惻載塗靡所

于告嘉靖癸巳十二年歲經奉命飭戎于茲丞命衛長吏撤而新之第公私匱竭莫能舉也越明年五月侍御史新野劉公良卿監督茶政至入謁殿廡退即講堂顧視既久怛然疚懷遂出公積申飭衛吏以經始秋八月侍御滄州王公紳以觀風至後發粟量程丞命衛吏以圖終於是陶瓦伐石選材鳩工先師殿瓦更以琉璃兩廡堂齋亦以瓦覆之即戟門前為櫺星門道復建坊以示偉麗勢迅急營循

狂瀾隄其下流潰可立待又分而防之我力不集被無大衂寧遽罷歸更為善辭以啗士卒勸材官激主將無令歃血務在一心諸聞誓者靡不敢奮顧効死力公復躬步山顛督軍為壘竟日風霾中據胡床進麾糲檢校戰守之具啻備矣虜懲往失趦趄境外茀重圍剌卜羌堡堡當山險我兵不能長驅剌卜勢孤且降之虜欲結剌卜歡藉為嚮導為羽翼不犯秋毫公聞之曰狡虜之情不輕內蹂復

不肆掠蓋為待重侵尋嚙我也合兵擊之此其時也公授算既畢且戒將士勝毋貪馘進毋亂行虜前毋卻退毋遽尾在餌兵兵邀其夾潛師躡其後始以攻維以合擊在殲其衆不在首功衆殲則虜氣衰則不遑安處遁歸故穴清海之澄曰術之復藉是舉也諸將曰諾二十二日辛酉陳兵數百嘗之虜利我寡整衆突入是時主將雲巳動大營於康纏東拘尔湾西寧營兵九百列其南而西寧營

中軍柴國柱千總王汶翼劉衍祚把總彭大儦劉一正李榮先王天澤達士賢統之贊理營兵八百暨北川兵五百列其東守備余世威甘州標下中軍張君恩千總髙科把總劉承惠周自新滑潔阜秦大川李承儦統之莊浪何憚而不為哉斯固上之人興學之意也爾諸生勗之哉

御史洪同李復初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記曰

談兵御戎術亦多矣我皇明既定河朔恢拓諸鎮

列坆屯兵戰守並用得上策矣聖天子軫念三邊重地簡命都御史松石劉公以左司馬督軍務公練兵畜士除器繕城兵威大振虜衆驚遁烽火偃然三邊既靖乃念西寧素號內地而巴暖三川延袤二百餘里又內附河蘭西有文小山北阻大通河每歲雪消氷澌山澗河流任意耕牧散處荒野雖有堡寨十八所山城六所率寡邈稹堞往年虜賊得深入肆掠無備故也遂檄兵備副使及公往

修築焉及公悉心經理遍歷險要形相畫野因水
以山以分水嶺之北厥水皆趨大通河中逕鈕兒
都溝來剌溝巴州溝暖州溝嶺之東南厥水逕趨
黄河逕羌都溝三川及支蹊小澗計可聚落創居
者得二十餘地復擇平原曠野者則築堡焉臨壑
附巖者則築寨焉山巔垣平四壁可削則短以垣
為山城焉其舊寨之頹壞者則修補之舊壕之壅
塡者則挑濬之高深繚遶皆可守可居焉工費之
計則巡撫都御史東梧牛公畫也工事之役則土
居番漢諸民力也創築者凡十七所修葺者十八
所始於丁酉春二月終秋七月也會余按部湟中
省方問俗乃見川陵襟帶形勝據矣垣塹高峻保
障崇矣星布絡繹守望便矣當時立覽三嘆已復
許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李牧
修邊日饗士習射匈奴入則急令收保一戰大破
之十餘歲不敢近趙邊顧劉公之謀牛公之力及
公之賢勞與得策於一時有功於百世不可泯也
余又聞松石公曰邊民永於守業一可當百更欲
給之甲冑則所向無前戍守之利願次第允蹈之
邊民實則藩籬固藩籬固則盜賊遠而中原高枕
無虞矣松石公諱天和楚麻城人東梧公諱天麟
齊聊城人兵備公諱宦燕交河人僉謂役事孔難
匪述罔鑒後之君子其永保無斁也哉
都御史西京許宗魯重修西寧衛記曰西寧古湟
中地也華夷雜處自古羈縻之至國朝始歸附於是
開設軍民指揮使司鎮撫其地國初長興侯耿公秉
文建衛治閎偉壯麗屹然鉅鎮蓋非徒事炫飾正以
懾服遠人爾歲久就敝至於傾壓不可以居嗟夫作
者勤心繼者怠事有識者慨焉嘉靖戊戌憲使澧西
王公分巡其地下車視政顧衙之敝也歎曰茲土懸
遠中域濱處羌胡凡以[illegible]令用華夷莫修武威
遠皆於衛乎在乃茲衙[illegible]若是將何為者邪於是

下令於官計工程費庀材鳩匠治因其舊而悉新之始於己亥八月迄庚子十一月而畢工於是堂寢榮序門廡司屆煥然改觀有華於初矣工成而命記於許子許子曰凡事之頹廢者因循致之也夫事始無不善久無不敝當其未敝思作者之艱以節之則事乃恒善惟夫因循者當之玩日愒月目其初敝則曰小小罅漏不治可也及其漸敝則曰更張動作為力艱矣以是自存故有坐視其大敝而不為之所者嗚呼造始之人固如是耶凡事之敝豈獨於屋綱紀法度罔不皆然得人以舉匪人以敝古今無二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其斯之謂乎澶西公之巡西寧不遠其地不棄其人不因循其政居之三年寬度聿貞於是西寧之人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乃其衛治之修則亦政之一端也茲役也董事者為掌印指揮使楊威兼理者為指揮同知常勳督工者尤所正千[illegible]云

明參議張問仁重修西寧衛城記曰萬曆四年秋九月戊戌西寧衛城修理竣事西寧古湟中地即漢充國屯田以困先零者城始建於高皇帝十有八年規畫既鉅雉堞斯崇開闢經畧之始蓋有深意二百年來土垣漸圮虜亦不時竊擾馴至可憂嘉靖庚戌以後勢益岌岌矣今上以疆土內附士飽無事詔令諸鎮督撫及時相度邊垣修飭以寓桑土之計先是大中丞固始廖公兵備副使新城平公始相料理役方興而廖公有南遷之命平公亦以疾請萬曆二年十一月上命中丞東海侯公來代公遍歷五郡畫度思維既乃下檄曰湟中右控青海左引甘涼內屏河蘭外限羌虜輔車之勢所繫匪輕而城單敝至此亟不繕其何以禦不虞於是復下檄圖形勢議工力料物用分職攝約程限申法令會同制府益都石公以請以發而兵備河東董公監督別駕獻陵潘公分守左參將延安蕭

公遊擊將軍莊浪吳公及掌衛篆祁萬户德等各以職掌趨事而侯公董公則拊循鼓勸指畫調停躬先勞悴罔有晝夜是以民樂輸力波湧雲從不驅而趨不促而急功之成若有神焉城以圜計則一千七百一十三丈有奇以高計則四丈六尺有奇底之濶五丈頂之濶三丈有奇而閉廂之役其數仍不與存薄者厚之卑者高之傾頹不可經久者必易築之膚磚基石深濶乎其池備益乎其壯

樓櫓舖舍桿具無一不精炳如翼如且固且麗磚之費計一千二百四十萬五千灰之費計二萬六百餘石石條合底之圜丈其材木薪爨之屬則伐山浮河便而取足數不可得而計也告成左司馬保定吳公閱視適至登而驚曰壯哉萬年之固可以紓聖天子西顧之憂封疆之臣勞苦矣虢上其績於是董公設晏於西城之鎮海樓率其寮佐官屬高會落之釃酒而言曰昔人謂笑談樽俎折衝

千里乃今宣不信哉金湯一壯雷霆萬里不陣而戰勝不言而化乎攻心之善伐謀之機一舉而盡收之執謂禦戎無上策哉夫無虞之儆惟聖天子惟能明見萬里其紙奉宸慮克成威嚴則督撫二公之忠趨事効職惟諸執事者之勞其發蹤指示使動無遺誤則督撫二公之勤也春秋凡城聖經必書彌年營始之善左氏備而録之非常之功苟非有述後其何考乎勒石以記焉

張問仁與西寧兵備侯公生祠記曰隆慶辛未夏五月西寧兵備副使侯公生祠成張子覲馬邵之黎庶日相率趨謁往來不絕於途其有相競者則相牽而赴塑於像如公之在上焉卒伍過之則肅然變色而趨士大夫謁之則忻忻然如被容接官府遙望而趨張子驚焉問曰侯公何以得此耶其官則曰西寧武衛也世胄不諳律法監司率繩以法而不原其情無知而觸法網者十常六七白公之

來盖有梭之而進者矣而陷穽以亡身家者未之
有也公之德不可忘也其諸生則曰遐陬之士罔
知向方公之所以教我者如教其子弟成就者相
望公之德不可忘也其士大夫則曰遐方士習真
而罔畏真而不屈盖天性然當事者率多以直顚
鄙之公遇之以禮而不忍凌馬公之德不可忘也
其卒伍則曰馭兵豈不貴嚴虐之而逃竄者往往
矣公則恤其苦而體其情給放以時調遣以事均
勞逸紀功能賞罰明信若罪有所觸則殺之而不
敢怨焉公之德不可忘也張子嘆曰美哉公之政
也雖然諸公之言各以其私耳公不修邊隘乎週
環一境屹然非公千百年之功耶兩海之虜終歲
垂涎竟不敢加一矢於墻下吾與諸公各要爾居
寢爾田者誰之力歟公不討僭虜乎思依思哥之
番狡猾恃力行旅絕於其途久矣出奇計以擒首
惡使十二族落各以其職來服公之功耶吾與諸公

安枕而卧誰之力歟公不扶善良表節行恤孤貧
以培養民志乎而體教愈隆風俗愈厚者又誰之
力歟公又嘗招撫紅帽兒之番欲以降致海虜當
時人皆難之公既遷而事亦寢今北虜效順竟如
公慮則公之才之謀又有出於尋常萬萬而我湟
人陰受其福而不及知者盖又幾也衆乃進而言
曰考之祀典有功於民能禦大患公皆有之民之
祀公不為私知公之深宜莫如子請記之余惟遺
愛之著獨稱龔黃卓魯千百世頌之不衰然四子
職在守令親民最近恩易施而民亦易感監司去
民既遠其責已不專而況於封疆武衛之地風土
異宜寛嚴異制威武偏重而欲以合同順治感服
如一盖聖人之所難者侯公在湟僅朞月而其教
大行恩澤被人之深遠至如是其為人之才德豈
可數見者哉公名東萊字儒宗號掖川嘉靖庚戌
進士東海掖縣人

張問仁記經畧少保鄭公西征平虜記曰甘肅一
鎮北虜南番腹背受敵昔我太祖命宋國公馮勝
畧地西陲取漢武故郡武威張掖酒泉為重鎮以
断匈奴右臂則河西之間番漢固帖然也自正德
間套虜亦卜刺竊據海上破安定四衛然未久而
去至嘉靖間俺荅永邵卜西犯而邵卜遂潛住不
歸於是乎有海虜已然番漢犄角尤未為大害也
惟萬曆款貢以來虜王俺荅迎佛假道而甘凉河

湟之間遂為戎馬奔馳之所仰華建寺封殖巢穴
呼朋引類陰圖蠶食而真相兄弟輩遂渡河而南
牧於莽剌川潛逼河洮然諸酋猶易與也惟火落
赤狡黠辯慧力能鼓衆漸收番族大張羽翼亦南
渡歸德駐牧於捏工川殆與永真相為雄長於是
乎有窺伺関隴之漸矣既十八年扯力艮送佛西
來火酋思曰虜首且至諸番又附此正可逞時也
即會兵入犯一殺副將李聯芳於洮州一殺遊擊李

芳於朱家山一殺副將李魁於王溝尒硤虜鋒不
可當矣時西番自彼帳歸者稱火酋始於虜王謀
河西五郡雖近然邉城完厚尤足固守若留一套
王卜失兔等於海底以為聲援而潛渡精甲直擣
洮河破其臨鞏餘皆不攻自下五郡真吾槖道主
囊中物耳任謀逆志倡獗日甚事聞而聖天子赫
然特遣大司馬鄭公洛出為經畧以兵部武庫司
員外郎梁君雲龍山東按察司僉事萬君世德贊

畫其事悉嚴限兼程於十月抵臯蘭奉揚天威首
下假道之禁以堵流虜自南而歸者聽自北而來
者誅時卜失兔為火酋所糾猶欲闖邉入海屢諭
之不從公曰此非大創不足以威群虜乃召總兵
張臣客授方畧大戰於凉州之間殲其梟獷數百
奪其輜重萬餘追之竟夕而返亦百年創見者公
曰此酋既破而西寧海道正兩河適中松潘威茂
又三秦後户移咨四川廵撫李公尚思檄西寧兵

備按察使石君櫎督令參將曾光祖遊擊祁德各
選練戎將糾集諸番期以必剿時卜失兔新敗七
鎮之兵日集各酋相顧倉皇前謀盡火而虜王始
歸咎於火酋矣數遣使謝罪公詰之爾西來不能
平事反以生事朝廷怒革爾市賞又欲革爾王號
別立賢者爾能聽我以所擄人畜盡數歸還縛火
酋來獻我為爾請宥尤慮天威之不測耳虜使叩
頭願如所諭乃嗚虜王搜其人口得三百千有零

戰馬二百餘匹甲鎧一百五十餘副叩關而進有
言其不當納者石憲使遣人報公甲馬我之故物
人口我之赤子爰拒之是資寇兵借盜糧計也孰
若收而撫之以覩其釁方是時松虜宰僧阿赤兔
督衆三千騎由西寧掠黃河番守將曰二虜輕而
入寇擊之可以盡覆石憲使遣報公曰二虜卜酋
之部落也卜酋約與同讐蓋自恃永背盟無隙茲
襲而擊之未必盡覆而漢過且先是又驅之與卜

酋合也三酋併力火酋必入其黨而虜王繼之大
事去矣願勿言擊阿酋聞之亦感動率所部歸穴
為群虜倡而套主卜酋虜王扯力克各携貳不
復合謀火真諸酋雖欲西據直孤雛腐鼠耳將無
成擒乎是年正月公提師駐節西寧傳檄松茂懸
布賞格生擒火落赤賞萬金襲萬戶侯死真次之
諜譙並用番漢皆兵乃二酋乘夜拔帳北遁於海
腦之西問有餘孽令總兵尤繼先督軍追襲於綽

遜河口其已渡者半皆沉溺未渡若督署戮斬首
功一百五十餘顆牛馬數十餘匹莽捏二川昔稱
河套者今則一旦而廓清矣時諸將有以功請者
公獨曰此皇上之威靈國家之泰運吾等何力之
有然兩川雖空青海未靖諸公之憂方大遽敢言
功乎維時聲威大振狐兔失群虜王深以為恐移
牧於野牛河遣使乞歸初請路扁都口許之緣公
限二月大促馬瘦難行虜王遂改請川底不許牒

延月日以詖馬壯而言者䌛起巳謂虜必不歸必
将入犯公獨恃以鎮定坐觀事機益練我兵益積
我餉為堅久不移之計或撲其奸細或邀其馬匹
為撻伐必戰之形虜計巳定歸志遂决乃再乞路
不川底不扁都口也為計鎮羌以西紅陵諸口公
既歷數其爽約之罪又深原其不得巳之情卜酋
與阿赤兔宰僧等令由鎮羌出虜王與不他失禮
把漠妣吉等令由紅陵口出諸虜既歸火真必欲

作螳螂當轍狀公乃分布兵勢大舉出塞河東兵
自兩川而進扼其南奔甘凉兵自扁都而進防其
北潰驍将雄師數萬衆公自統之由西石硤出海
上五路並進千里窮追而火真諸酋棊當未事遠
遁於烏思藏之間矣縱火焚寺掃穴而歸功收萬
全兵不血刃再造兩河屹然断匈奴右臂以復我
祖宗封疆之舊此非千古一見哉顧好事者猶欲
求多經畧謂曷不剿虜王以罷貢市曷不擒火酋

以報千古嗟嗟譚何易也獨不思去歲犯洮河時
傳某日而至三秦某日而至河洛遠近繹騷中外
震動非公操縱安得有此景象又思十萬之虜蔓
延海陬若不分別順逆槩然而剿則彼勾此引兵
連禍結勝負難期安檥之事又不可以歲月記也
又不時亦卜剌一小醜耳先後經畧歷七名卿不
能殲何也海西大漢去來任之而顧可以火酋逋
逃罪經畧哉百代殊絶孰如韓范然徒聞心膽寒

破耳未聞其大得志於西戎者一試之於好水川
且爾敗北兵可易言歟問仁湟中人也歲苦海虜
頗悉顛末其所耳而目於今日者最真因僭叙之
深媿不文始述其槩以俟後之籌邊者覽焉
兵備按察使劉敏寛西寧題名碑記曰西寧故羌
戎地其性羯羠[illegible][illegible]在我則驅而來驅而往惟所
命之否則為徂獷為奔突不可以馴要以保乂輯
和利用撫祈衝禦侮利用威古趙翁孫鄧平叔及

慕容三藏諸君子之行事可攷也粵惟我明夷服內嚮弁椎結譯侏㒧因即故州置軍衛馬遥聽治于守巡分部聲教千里勢多𢹂格久之兼隸于允吾屬諸羌豪數背約束侵擾邊吏盜掠畜產壓廟堂西顧于是特設兵備使者稱撫治云継為逆瑠議罷逾年復之無何虜牧海上矣寖潯嚙羌羌悉役屬虜且導虜內嚙興邊者姑以隸縻虜虜益驁然狡羌豪種而漁肉我邊氓威重于使且安所用

惠文彈治也邊氓之事虜嚴峯事使我兵力甚弱使亦莫如虜何而其俗又雜夷負力怙氣易隸以桀難懷以蔡湟事危矣天子不鄙夷其地復專勑飭兵令主爵筦樞之臣遴夙以威畧著者徃其任睞疇昔盜重先事諸君子規事建議權時施宜不蝓恃一時之安而率務為永逸計諸備具舉亦既犁然虜黨漸携羌種日附至余承乏始得藉備而大創幸遁逃竄伏然忿鷙無道未嘗一息忘西寧

今日之任睞疇營又不啻什伯重已爰稽名實希所稱撫又奚所稱備哉崇文教惇禮讓課屯田嚴保甲省繇役登官邪問疾苦保乂輯和之具也撫之謂也修障隧謹偵諜豐儲備厲長戟勁弩之械崇陴濬池據要扼險按籍責伍講戰陣習技藝折衝禦侮之具也備之謂也詩不云乎惠此中以綏四方剛不吐柔不茹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其庶幾乎藉令務姑息以市人心災且剝膚猶然却顧幸

須臾無及于其身蠱極而庚則貽來者柳或功利是急好為象舉勤遠畧而忘內修甚且虐使其民甘棄如薺惡在其為撫若備哉余不佞幸利名諸君子之後內攘外維日孳務求無為前事者辱乃若廣布天子威德澄瀚海之波蕩葱嶺之壘犁蒲昌之壁艾渠黎之旃柘單禾之塞胡騎不窺羽檄不入邊城晏閑牛馬布野父兄緩帶稚子咽哺銷而戈予累為畊具有備無患而得一意于撫則不

佼竊有志焉并以俟後之君子因歷考姓氏勒諸
貞珉而為之記

張問仁湟中破虜碑口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大中
丞田公大破海虜永酋於西寧之南川十月再破
於西川之鎮蓋二百年無前之奇捷也先是永酋
盤據青海陽款陰叛誘殺西寧副將李魁戕衆二
千餘遂誘順義王扯力兒扯順合黨與數闌入内
地攻破河蘭兵放騎大掠彌月未已殺擄人民萬
餘皇上震怒命少保鄭公經畧討之鄭公至臯蘭
諸酋復返據青海秣馬将大戰鄭公遣兵渡河先
截破套賊吉囊於凉州力兒歸路既絶窮蹙歸命
皇上念将士久征重元元之擾赦順義令歸穴各
酋解散詔鄭公班師還朝而永酋率殘虜刼掠番
人與其黨仍潛居海上大兵既還則又以所掠李
副将敝甲數十牛羊百餘頭虐詞請罰窺我虚實
計圖復逞直指以聞皇上乃命田公自凉永兵道
是撫甘肅假便宜以制[illegible]之酋矜兇恃狡誘遂
以張勢遂逆羌以方和志在必逞以要封賞田公
[illegible]諸番潛偵動靜以聞選将治戎
[illegible]官亦未之覺也田公會諸将議方畧
[illegible]自後治永酋青酋者青把都往而彼諸将皆
難之田公曰青酋在[illegible]甘肅永酋遠穴湟中我西
[illegible]則永酋西發首尾牽制内顧不
遑[illegible]以此為[illegible]以牿我兵使我疲於奔命耳
青酋恃強無備今出不意勢可必克青酋既克則
得專力青海而永酋可擒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乃潛師擣青酋覆其衆青酋單騎走詳在破青酋
語中於是盡檢甘永凉莊騎卒為二伏以待永酋
宼與西寧兵道劉公會討乃以方畧諭𢈔将達君
分布既定諸番宼報永酋已聚衆秣馬矢相與計
曰田公適勝於東必不暇虞我我可得勝大可要
順義之爵次不失報青部之讐且西寧之番可以

盡收五郡可圖也又曰九月九日漢兒重陽必不知設備乃率衆突出伏其千餘騎於後先以千餘騎佯呼曰與我款乎蓋猶欺我兵弱恐不敢應故先以其半誘我欲其既合而夾乗之而不知已在我中也達君率精甲短兵直梫鎮海遊擊合諸番截其後番兵剌卜爾擊其左除卜中中擊其右賊前後受敵不相救應死戰數十合遂披靡不支官軍前後斬首七百有奇其為番兵殺傷者不在其數馬殘兵逃竄膽墮心驚巢海餘落皆夜從海西羊牛冢帳多為諸番所獲諸番之被虜刧掠者亦多相率而歸此其初捷即九月重陽之日也田公屈指曰虜多方誤我而為我所筭今永酋雖大創而火酋獨完真相納剌等全部猶盛酋㞐之慮計所不免衆憤既同衆力必齊此非諸將之所能辨也乃帥中堅所過檢其精健晨夜赴西寧而諸番謀執已紛至矣各酋果聚衆永酋空穴而出納剌

沙剌卜囊在前真相火酋後継精甲數千號二萬連絡數十里先圍剌卜爾寨田公曰賊以忿來求欲致死於我而先圍孤番者誘我也乃募番語剌卜曰若力能守者堅守十日我必破賊力不能相機從違勉圖後續圍剌卜急剌卜佯合於賊諸將讙馬田公曰剌卜非心背我者也我已密約必左給賊且天寒草枯賊馬力已竭驅剌卜返走此為上計而氣驕輕我將必直前我攻其外剌卜應於內破之必矣乃合諸營令達君統之諸將咸受節度營於康纒溝下令曰明日破賊時也賊又圍康纒溝堡以誘我見我軍乃大譁曰今日必無漢兒矣揮衆四面齊攻矢下如雨達君鼓衆分其鎗砲弩更番疊代以應之從辰至申百餘合虜人馬死傷者環我壘塹而猶未肯已也忿甚復以驍悍重鎧奮長鎗鈎杆單犯西寧兵西寧兵厚集以待後故終不能得入賊於是氣竭智窮矣又見田公戰

皷大懼乃收營奔廻田公曰虜創甚無力再戰且
懼我追必夜走矣乃令鎮海遊擊間道先伏於前
令通判龍君帥諸將方陣於後以追之田公與劉
公自按中道又諜寀呼刺卜爾刺卜爾收精壯斬
虜奔出鎮海兵失期不至故賊竟得逸去田公發
前鋒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餘級然賊死亡傷重
於陣已不下千餘其沿途所棄焚首缺肢者不可
數也其在捷於西川蓋十月廿二日也將兵出田

公令曰猾虜致死官軍不得離營壘爭首功虜遁
不得追逐但取虜不能勝我為奇敢遙者以軍法
議斬以故軍陣整肅敵如撼山竟不能動兵既交
田公被甲帥牙下與劉公龍君去大呂五里而陣
與諸將曰我在此與諸君禍福同矣用命不用命
我親見之又以牛酒犒士勉以義勇是以衆皆躍
歡呼無不一當十者諸酋東西齊懷永酋已零散
不能成勢真相火酋驍壯又多為我所殲其號王

子者三人謀主五六人而兩陣所獲甲首往往虜
百金之士足為大快云即今西陲晏然士歌馬騰
雖疆場之事機變不一即未能犁庭掃穴以就永
清然前後三捷殺傷數千亦足以振國家之威寒
氊裘之膽起諸邊之積弱雪三軍之屢恥驕虜從
是不敢復輕肆而遽螫涎則亦百世之時矣北虜
為患歷代迄今豈無上策以制我高皇帝迅掃腥
羶之後虜又以二百年生聚遂至控弦數十萬合

其騎衆不減冐頓之強穆宗皇帝權宜許款羈縻
欲實內以徐圖而將吏奉行失旨以致暮四朝三
黠虜反操之以愚我至覆軍殺將寇門庭而無忌
此我皇上所以拒群議而授廟畧以西寧專制田
公惟田公忠誠義烈奇才天授夫是以受重任而
不辭克成大勲於我項也昔元昊小醜韓范舉三
秦之衆以禦乃數為昊挫僅能以支當時軍中猶
傳有西賊破膽之謠談者偉焉李牧日擊牛饗士

堅壁數歲不敢與匈奴遇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餘人臨敵猶先以數千人委之而後得以大勝焉以今視之其難實難易輕重為何如者是以萬衆歡呼願勒銘以紀閫仁才非斑馬豈足揄揚國家豐功偉烈輒以陋辭記其大都以俟職國史者他日有所考徵焉耳是役也無總文武分憂定難則大中丞田公樂鼓兵布衆慷慨決機則西寧兵備副憲劉公敏寬忠憤勇畧使三軍樂於用命則西寧參將達君雲挺身共濟贊畫多方則監督兵餉郡司馬龍君膺分總固殊忠謀無異故能量敵慮勝而計得必成功得必就也賈勇揮戈搴旗斬將則柴國柱王汝翼劉衍祚監兵則莫負時督陣則田夢松趙用賢星夜赴敵兵馳熊貢則莊浪參将張君應舉標下遊擊余君德榮碾伯鄭君恕古鄯守備鄧君榮祖莊浪協守魯君光國警拆廵垣撫衆安內則監理屯兵郡司

馬高君第指揮袁桂周時相史守寧李愈茂李希梅祁秉忠冶為鑑效謀周旋不辭劳劇則經歷張栄教授楊登科乃若居中制外網維遠邇則督府李公汶身禦松酋悉兵西趨冒艱險以濟同舟則莊浪兵備大參朱公朝聘威嚴彈壓晝壘安輯俾田公得專意西征則鎮守甘肅總戎王公賦業深機遠計伐謀招畨卒以得力收功則前經畧少保鄭公洛贊畫兵部主事今陝西總憲梁公雲龍陝西僉憲今山西總憲萬公世德至於築垣塞險足練兵士急固內以壯根本客先圖以俟時機則先西寧兵備總憲石公槚兵備總憲今中丞劉公光國副憲調浙江余公良樞是以離任雖久而謳歌不忘有不可得而泯者故併書焉其辭曰於惟我明列聖相承薄海內外罔不來庭惟茲犬孽敗亡餘熄乾坤泰大卵育生息二百餘載醜類寔繁跳踉叫噪擾我邊關惟我穆皇赦其煩役曰茲蠢蠢

何足與校壁言彼蛇虺思以生存壁言彼鴟梟懷以好音楙之擘之食之貨之厥思浩蕩冥然罔思而飽肉暮而決潘暑得其衣冬又號寒適嘗於東旋掠其西糾宄聚醜左順右逆其欲既得厥詐遂甚大肆厥毒邊垣孔震皇帝曰吁是豈可容將軍虎士束手何虜乃下明詔乃治邊臣克詰戎兵三令五申皇帝曰吁來汝卿樂授汝斧鉞往治其虜公拜稽首天子明聖敢不對揚帝之休命聚米屈指虜

在目中乃上方畧以達宸聰皇帝曰吁惟爾從事假爾便宜我不中制田公稽首先擣青酋覆其巢穴兵行不留是歲之秋永屯乃倡寇合醜衆欲捲不防闌入我腹兩戰皆奔我武惟揚霹靂雷喧長戟短刀截背穿胷殲厥渠魁遂及脅從孰謂虜強摧枯拉朽棄甲曳兵狐駭兎走孰謂我怯如熊如貔援石揮戈山揺海沸捷書備具既達九重皇帝曰吁卿樂之功功懋懋賞加乃丕績峻秩崇階寵

以三錫公拜固辭天子聖神公卿碩輔廟筭惟員疆場文武奮策殄醜臣適宣命何力之有皇帝曰吁汝惟不矜能謀而斷大勛斯成昔我高皇及我文祖掃彼腥羶奠厥中土羈縻之術暫不可常惟聖知幾堅氷履霜從今而往毋為膠柱馴可豚畜獰即犬捕邊氓舞蹈獲心樂意皇帝聰明天錫勇智邊氓舞蹈青衿黃耇皇帝聰明皇帝萬壽劈山磨崖願勒洪勳閑住小臣爰述斯文

按察使劉敏寬北山鐵廠碑曰往者主和戎之議邊備久弛塞上數苦兵輸卒敝于道厪天子西顧乃授鉞中丞田公塡撫五郡至則討將律而作士心乘障飭垣峙儲簡鋭組練戈矛各呈其利主客騎步各程其材鹽筴屯田靡廢不舉歷四年而西逐虜俘馘以數千計幕南一空然尤孳孳未敢一日忘備恒謂虜巨創弗必其弗來吾恃戰與守耳介冑鋒鏑礮石神器戰守之具也而悉資坑冶故

章陝西行省歲供甘州軍需熟鐵十萬九百餘觔鳳翔歲供西寧熟鐵七千五百餘觔乏則復齎行李鷟之関以東稽程則數千里而遥稽時則以月以歲徒糜費罷徵發轉輸已耳且無能濟緩急見兎顧犬先事謂何公乃策諸監司徧搜山澤復徵冶氏于秦于晋得良工馬選委材官范廷諫李守恒司冶氏郭春來襄其事余不佞備兵湟中奉檄惟謹始得礦於下馬圈北山之麓既得之大山硤冶氏謂北山礦廣而堅視大硤良便其山嶕峗俯閒水潺湲不竭澗中石粼粼堆積無筭踰數里山木蕃殖薪樵者往焉守恒報曰可以建廠余躬詣相度經營乃條議以謂即北山下置官廳六楹鐵爐二座營舍五十間跨山為墩上建墩棚四楹周圍墻塹足備不測合簡西寧各營步卒四百供版築之役擇指揮盧忠委督厥成仍選士習其藝復令如周官所載物其地圖而授之煆者採者各責其人

厥為長久計議上公合武威張掖所報奏之則以是役也有五利焉河西四面皆虜用武之國需鐵石甚急朝冶而夕效戎器具頼取之源源一利也無輸運數千里之勞而民獲休息二利也隨取隨給無俟歲月之淹三利也工役則取諸坐食之步卒炭石則採諸無禁之山林下不擾閭閻上不煩公帑四利也以五郡之材資五郡之用旁郡顧供止輸折價以備除器之需五利也况邇者虜數内哭數為我兵所衂為之咋舌稱鐵壁云今復聞在在坑冶寧復有不逞志堅甲利刃烈火迅機行且凌崑崙沸青海建萬世無窮之利不戰而伐虜謀公可謂中于國者矣昔管子以策誠齊濱表東海管子策士耳且富強之説不足術也顧齊以管子伯乃今用事豈少管子哉即局促因循而以綱紀經畫為迂且擾奈國事何誠能公因不貲之利與不然之勞事半而功倍于古人務久遠以裕邉計

當保世世無疆場憂余惟前事者後事師也因伐
北山之石而紀之聊志其概若此公名樂戊辰進
士河間之任丘人

武陵龍膺南川大捷題名碑曰時萬暦乙未九月
西寧以戊子中虜蹶上將覆重師四塞震驚九重
赫怒中令罷款詰戎虜驁無道瞀畜禍心聚謀内
訌大中丞田公授秘筭於監司劉公以監達將纂
嚴備之虜承擁勁騎千餘闌入南川控耳朶峽偵

至達將率西寧營兵二千往檄北川鎮海諸材官
各率其伍分伏要害而令番兵密布峽外驍出虜
背比虜入達將援身壯語誂讓虜魁報詞甚桀我
師伏突横截虜裹前後圍犄我兵殊死戰達將手
刃其魁即曩時殞上將者合圍擊殺靡有孑遺計
馘六百八十有奇峽外殘虜復為番兵所殲掠奪
馬畜無筭夫戊子之後虜有輕中國心以強挾市
而我奉之虜欲無厭我供不給是所謂割肉以啖

餓狼狼愈貪而我立斃豈惟湟中危虜日内嬰河
以西寧日矣今茲奮起積衰隳其孕重一刷宿恥
大振國威對揚王命彼即報也勍於疇昔已耳我
當益肆張皇㪉言不與虜兩立則虜亦人耳猶前日
之永苑耳將奈我何既不惜以其身塞大難之衝
若彼驕饕之氣且永肖厥任屹為秦隴捍閑非幸
一勝而掉臂也中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
指喬公畢辟策出萬全而監司劉公握其筭達將

肩其勞厥功偉矣諸將吏與勛伐者悉登名碑陰
龍膺西川大捷題名碑曰時萬暦乙未十月南川
大捷大中丞田公策虜必大舉復來親提幕府一
軍併檄莊浪諸路兵馬畢集嚴堠增陴峙粮飭戒
不憚征繕晝夜焦勞虜果要結別部名王空穴以
出十月入犯西川大康纏濟顧懲南川之伏嚮躅
境外不輕内蹂但重圍剌卜番壘日誘之降時蒸
勢既單陽為順虜以待我軍公命三百孱卒致師

虜利我寡擁衆突入鐵騎萬餘我已列營鋪墩四
面火器具舉虜衆大熸西寧攖鋒更為肉薄公志
期盡虜[illegible]以身先虜退公莫宿蓐食手持精醪餉
諸將復勞苦諸士卒昧爽挾膺提兵追剿諸將力
戰而番部潰其中堅兩軍相為表裏虜不能支梟
尅酋健號咷震天焚胔蔽野虜窮奔我軍傳險而
反夫將受成于公暨監司劉公主堅壁不主先登
主摧鋒不主斬級虜以鐵騎排山而破卵我如虎

三搏氣盈必衰我驟攖之旗靡轍亂彼脫蹶生我
無辛矣我兵齊勇若一屹如崇墉牢不可撼虜為
躍鐵我為洪鑪孰堅孰瑕孰勞孰逸不尚首功之
名而收全勝之實提衡而論何減曩勳且也公親
臨戎諸將戰益力虜而再敗塗地創巨痛深駾喙
海陬敢遑取當而我師方旦夕摩厲以須其出中
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指喬公布昭師武
震疊皇靈而監司劉公裨闔兵機達將縱橫略厥

功偉矣諸將吏與有勛伐者悉登名碑陰
按察使劉敏寬封祁連山銘并序曰國家防禦四
夷邊徼數萬里而北虜為亟防禦北虜開府七督
府三幾萬里而西塞為亟防禦西虜開府三督府
一幾四千里而河西為亟夫遼左臂神京距虜最
衆則戰之難劒門上谷肩神京距虜最近則守之
難雲中肩臂較遠距虜最強則款之難上郡朔方
河西三陣距神京卓遠虜衆而寖強是為尤難而

河西一陣孤懸陡絶環虜而衆猲獟不均叛服靡
定強而且黠衆而且携此難之難者也比年東塞
閉關俺酋互朔方上郡内訌甫平獨河西虜旦朝
伺隙肘腋繹騷主上以田公分陝久熟西事特進大
中丞鎮撫之秉鉞專征無監撫撓青酋住牧昌寧
湖寖潯内齧亦既有年邇已據我泉後山倡而蹂
躪此其患在藩牆公命諸將分道夾剿虜衆大崩
計馘六百七十餘級是為甘山之捷虜酋以歲戊

子殞我上將驁然有輕漢心狡馬啓関要市挾賞
此其患在門庭容檄逹將東甲以往於陣手刄虜
魁盡殲群醜計馘六百八十餘級是為南川之捷
厖酋甚毒要結彊援挾降蕃部威稜藉甚此其患
在堂塗公命逹將并諸路兵馬四面火攻虜衆糜
爛而復親提大軍犄之蕃部内應斬馘過残鹵煨
燼不下千餘是為西川之捷夫甘山之捷以合圍
其勇勝也南川之捷以掩擊其畧雄也西川之捷
始以堅壁既以長驅勇畧備矣我無亡矢遺鏃之
費僨軍蹶將之虞而虜析北不支可謂一創百懲
一勞永逸者也厥功茂哉樞府遞上公功秩宗諏
吉告廟六月三捷通計首功一千四百有奇天子
大悅制詔申進公爵需以非次加蔭殿尉仍賚朱
提十流飛魚緋衣一襲視初命特隆錫複分茅當
有後命敏寛備兵湟中伏在節下式瞻丕績遠過
燕然敢曰不文願同班椽則以名山崇表河右莫

若祁連于是請封而銘之曰　明王有道不勤遠畧
守在四夷蠢玆醜虜盤居莽落易屬覊縻戎心叵
測左窺右盻竊發西陲長蛇封豕憑淩上國盱盱
矐矐帝赫斯怒乃申九伐乃整六師爰命西帥畀
玆白羽殲此月支桓田公為首而正為畧而奇皇
皇簡書授以節鉞假以便宜惡稔青酋惡須翦滅
而後朝食兵不留行出車六月盛夏赫曦醜虜分
摧顛崖壍谷如鯨如鯢亦與成子永酋遘逆天討
久稽公令元戎敵王所愾京觀其尸殄厥渠魁併
其群醜靡有孑遺公策二酋難心不戢毋令遼齶
躬帥一軍協連諸校是肆三犁火烈既揚公親逐
北介馬而馳若雷斯轟若彗斯掃若電斯飛腥延
紅崖膏渾青海血赭斯脂伐鼓吹鐸氷反旆薄言
旋歸露其功稽首再讓臣何敢居惟帝曰次師武
臣力扈其庥而何錫予之彤弓旅矢麟趾犀毗載
命太常其以勳伐勒彼崇巖礪山帶河爰及苗裔

天祿永綏徵臣揚𢌿豈碑高峙億萬年斯公移

按察使劉敏寬湟中三捷記曰自漢通西羌置屬縣開屯田始有湟中其後遞失則孤懸以也明興收輯散亡設衛治幅幀千餘里羌漢錯居而興孳不作彼一時也

武廟時北虜亦卜剌寬牧青海殘我四衛隆萬間尾剌他卜囊永邵卜諸酋越右臂而列部火落赤繼之三面中虜彼而且彊梧我肘腋時羈縻時而蹂躪此一時也歲戊子尾酋內向誘副將李魁死之盡覆我衆天怒斯赫下詔閉關罷貢懸爵賞以購酋首為日遠矣曷容斯須緩斧鉞之誅哉虜衆積彊驕謇忿肆挾我市賞輕中國甚在事者姑示羈縻許馬年款乙未六月余承乏是土甫至虜使使挾曰向約款年逾馬及羊秋之弗決漢羌無幸其辭之不戢益又甚矣余深惟國恥莫泄節士憤惋不于此時決策定慮我受其制羌畏彊羌日被附

我日孤湟事去矣則馴致前代之失也迺上撫剿之宜于督府李公開府田公其畧曰西海之虜尾永最張剿則他虜惕于威撫則他虜從之靡顧撫之易剿之難圖難就易存乎其人總之毋後時養既也要挾而失其欲勢必狡然先發在彼非計之得督府公報曰撫剿之間大善開府公報曰豺狼難狎與撫寧剿蓋以尾永二酋久稽天誅致厪聖慮不一大創奚謝國殤余復旁詢諸鄉衮謀亦僉同遂鼓羌部訓士卒飭亭障繕甲兵一意為樹計八月得羌僧西納鎖南列思巴剌卜尔完卜咨吉永尾觖望將甘心于我曝精晾騎期在深秋既又得羌人所遣偵報永酋戒兵陰謀入襲伊迺塘報督府開府暨兩御史臺悉下方畧申令戒嚴余與今副總兵都督同知達雲咸受厥成監督同知龍膺與贊機宜同屯兵通判高第料簡軍實亦既審矣九月七日丙子報虜五十餘運趨捏尔朶硤八日

丁丑遂傳檄布伏碾伯守備鄭恕將兵一千壁乞
苔真中軍李可愛翼之古鄯守備鄧萊祖將兵六
百壁阿蠻堡土兵把總祁秉忠將兵五百中軍百
戶夏孟明將兵二百五十夾壁伏羌堡西納剌卜
申中諸羌兵五百集境外以邀奔佚鎮海遊擊白
澤將兵二千為中應達將雲自將銳兵二千壁于
南川之閭門北川守備余世威鎮海中軍楊桂將
兵九百胥合雲營約束既定九日戊寅日甫出虜

下虜我備毀障塞從南川已入強半伏兵突起前
後邀擊飛丸疾矢動盪山谷虜驚中斷首尾周屬
合圍夾剿自辰至午獲虜騎六百三十有奇達將手
刃其魁羌倫剌卜識其為把都亦恰既往害李副
將者障以外者羌兵伏發喊聲一震射擊如雨虜
周章奔竄追斬虜級一十有九提音既至余度殘
孽且點窺我重兵在南乘虛必及鎮海馳報白澤
移兵守臨併檄嘚羌剌撒亦搭恰協守截之澤兵

預壁思冬灣十日己卯虜果以五百餘騎走犯西
川由剌撒西林入澤督鎮海千總鄧紹芳統兵蹶
起對敵復馘壯虜二十有九十二日辛巳流虜七
十餘騎逕趨西石硤冀掩不備而得志于羌也至
黑溝口馘壯虜三羌人哈牙輩馘壯虜一前後總
計馘壯虜六百八十有一提聞開府公公曰湟中
士卒其勞乎虜必借資諸部以圖大逞其何以禦
之乃躬率標下遊擊余德榮及張應學曾光國千

總把總將領十健三千亟來備之二十一日庚寅
抵湟中遂閱南川戰壘積屍交橫膏血俱殷七尺
之軀莫匪覆車者馬馬驚逸不服乘公徒步周覽
指而歎曰京邁可築也往戊子之變李將軍殞身
覆卒于王溝亦硤距此相望咫尺而近是舉也足
敵王愾快群心而瞑諸將卒九原之目會西納羌
人偵自虜中告冗永要結納剌沙剌諸酋衆以報
南川之役公語諸將曰湟境恃臨以居梔[illegible]境外

則我壁其險彼處其夷虜苟入境則險夷共之曷
莫全勝諸將咸以虜衆閼隘多傯入莫測外禦為
難公曰不然虜忿方張望我而壓出境餌之還壁
拒之虜可集也以主待客集而擊之策乃完善十
月十三日壬子偵虜前騎已薄牙橋既候虜塵約
萬五千餘薄境外將犯康纏溝公問計諸將咸虜
鋒未可攖畫地分防拒使弗入公曰虜營兵八百
列其北遊擊張應學莊浪千總李希靖把總孫尚

文光李秉誠統之協守營兵六伯暨古鄯兵三伯
列其西守備鄧荣祖莊浪中軍何隆千總曾之由
安成化把總乃天禄毛林統之虜環而急攻將士
毋敢後齊勇若一射擊四出允無虛發矢無妄舍
虜拉死扶傷絡繹如織將士夙奉公命毋敢離頗
行輕出以俘馘者虜雖西寧兵甚又四集而攻其
南自巳至申旅進旅退衝突數十合雲應學㸔然
益嚴號令身先士卒兵氣百倍騰躍迎敵不動如

山虜咋舌口西寧兵馬胡一旦若鐵壁耶及虜酋
有擁坐轎者雲親提神砲擊傷之虜衆始卻其焚
齒積地血肉狼藉者益復無算方兩軍相接礮聲
如雷響應四達煙焰瀰漫林壑晦冥獨片雲青紅
斑駁若五色蓋高懸雲营遠虜卻始散將士莫不
目擊衆咸呼神助云開府公諗虜獨集西陲猶慮
將士不殊死戰慨然曰不親滅此虜何暇寢食乃
以總 四川守應之事屬之余以巡警城垣之事屬

之高第公擐甲躍馬命龍膺監余德荣鄭恕曾光
國李可愛兵一千二百偕發赴鎮海余督衛指揮
袁桂中所百户許上仁左所百户史繼祖給以銃
鎗火箭及諸煤炒火具八十餘車從公以行公至
徐家寨虜望塵退時天已瞑我兵亦解甲于此左
右叩寨関不期諸將謁公塵埃中就憇菴祠祠特
圯陋道逕阻塞供需失次公藉地召諸將手所挾
酒脯相勞苦盡其歡心夜分倦已將寢祠中諸將

踧踖相顧不自寧公曰我上祠下諸將安之三軍之士又安在耶諸將感激泣下即古名臣與將士同甘苦者何以加此初公計覔剌卜羌剌住子至是夜令間入虜營偽稱我師以剌卜遽降屠其族屬我得脫來歸附耳從中陰約剌卜為應諸營且淹以需其會質明為二十三日壬戌公令柴國柱將健兵左統乾溝白澤右統小康纒溝間道潛出虜後公偕龍將大兵直逼虜營虜望飛塵四合

大兵將壓亟發夷畜前奔甲騎殿後我兵全甲追之虜踉蹌不知所出剌卜乘亂潰其中堅前應我兵又轉而合兵以逐奔虜至境外遠迫險阨而還前驅之士紛紛叩公馬獻馘公慍曰戒汝曹毋貪馘所獲幾何而殘虜遊魂倖矣我兵暨羌部共馘壯虜六十有一計所馘不當死傷什一也是戰也詢于剌卜得虜中所覩聞昨者之戰斃于逹將神砲者滿克王斃衆兵者把漢他卜囊脫賴含人總

鉅酋十虜料衆而喪者八百有奇牛馬死者十六今日所喪者亡論已及視虜拉其死者特燔其首不為我兵利其遺骸纍纍焉成丘諦而計之與剌卜之言版版不爽軍正指諸將士而進曰乃者四千之衆當萬有五千之虜徼皇靈冥幕算將士用命忘軀力戰自朝及夕九死為隣幸獲全勝顧軍制尚首功微今日再捷有什一之馘豈不泯沕乎昨者血戰耶首被燼矣纍纍焉疊者具在安所從

來請明詔破曩制覈苦戰奮士心是在掌記也公曰噫嘻余豈不深念諸將士勞苦而功高哉九塞之上報戰勝而拉死月有聞也余弗敢遥臆其若何若越制以請則後以台為口實其萌滋蔓矣夫南川之戰刷夙耻也西川之再戰保前伐也至令毋貪馘者余蘄而移其巢抉河以西胷腹之疾也乃今兩有獲矣虜漸弱矣圖之而復其地厥有績矣事成以覈國恩以綏境土諸將士千古之大業

也用區區以首功為不掩美不掠虛不越請聞之
天子異數之及則廟議在焉諸将士其安而俟之
以圖其大者余與在行間習其始末而将吏士卒
之戮力開府公旨事之果料敵之神與夫廓清西
海之任不可無記以俟史乘之采遂備書而為之
記　劉敏寬曰萬曆乙未余承乏來茲季夏六日
至任儀仗趨出刺儀門字匾落地以匾長舒門下
近尺耳令截去之是歲重九前一日偵虜南犯達

将軍雲議於發兵候道門未啓司鉦鼓者突然俱
作余開門詰之曰聞道內板聲然實未嘗聲板九
日達将軍晨起伏羌堡欲陣南川有梟一集於旗
杆将軍出則梟振羽前飛若導之者十月虜大舉
十有九日夜西方白氣數道竟天二十二日戰虜
天甚清明獨片雲青紅如蓋正覆我營虜北始散
此異兆之在我者先是甲午永𡰪酋營黑風晝晦
大石若羊奔躍如瓜滾乙未十月有狐二尾環遶

永帳虜獲二狐各帶字紙上書漢勝七年虜敗七
年勑虜勿抗數語虜謂番詭為之番謂文可詭為
狐雖狡猾不易得也今自馴遶是可詭為者乎虜
甚惡之又闖營每夜牛糞曉皆反上遍視百里莫
不皆然十一月二十二日雨雪雷電虜閱萬年書
謂主部落離散自去番虜逃去者數千是異兆之
在虜者夫稽我之兆似皆亡胡稽虜之兆似皆自
亡然則興亡豈偶然哉

藝文攷

奏議

漢趙充國陳利害疏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

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顧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再上屯田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
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
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幵小
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三上屯田便宜疏曰聞兵以計為本故多
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
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
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
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
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山高遠望
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酒泉太守辛武賢請擊罕幵疏曰郡兵皆屯備南

山北邊空虚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
在境外之冊令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
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
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
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
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擄其妻子
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東漢隃麋相曹鳳疏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
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
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
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塩之
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
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
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
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
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
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

魏雍州刺史張既復文帝奏曰金城郡昔為韓遂
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
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
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
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
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

演卒歸命送質破絕賊粮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
和戎狄盡忠孝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
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

唐右史崔融議曰戎狄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
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
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掘兩關斷匈奴
右臂稍稍渡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塞亭
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

不絕至作皮幣美緡法稅舟車権酒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踐漢舊跡並南山柢葱嶺部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毁

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此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

魏元忠上命將用兵擊吐蕃封四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乏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

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

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克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意得哉

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若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矣。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馬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人。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特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孫兒。進非

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代甚高。不聞其世家將帥也。故陰陽不和。偃士為相。蠻貊不庭。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竭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

紀。政教之樂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必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閉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罰。賞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勳

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分遠近。則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
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
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
仳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
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于嚴家無格虜
且人主病不廣天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
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
貪暴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
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谷
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
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
禽獸亦知愛其性命其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
迫其人非下所顧也必其戰不顧死在兵法許敵
能鬬當以知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
横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

鼓望塵却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
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
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民挂籍之口
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
官籍其幾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
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
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
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郭元振覘虜情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
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截利於中國
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裂十姓地觧四鎮
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
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可望勿絶西恐不得萌
國當取捨審也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
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
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

朩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併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介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

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故不能斯離間之漸也

宋王韶平戎疏畧曰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謂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

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直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明總制尚書楊一清處置海虜疏畧曰今二種殘賊將蕃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糾合為寇西寧最被害洮岷之蕃近亦被脅為向導蕃虜合勢為我腹心患套虜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如風雨治之不善即能殺人然得良醫一七而愈西海之寇如痞結胸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

若無恙乂而不療元氣日漸耗後將難圖且阿爾
禿厮已遁止亦卜剌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
人餘皆脅驅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
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孳畜被其搶擄欲報
怨讐而復其故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
廢也
總制尚書唐龍䟽曰海虜亦卜剌係小王子下部
落正德四年内逃來海上住牧往往擄境外番夷

以至強盛遂為河西害正德九年制臣都御史彭
澤調集諸路兵馬剿殺賊覘知兵至移營西寧由
河州渡廣河過松潘茂州直抵烏思藏大兵旋復
虜亦仍回海上嘉靖二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
其差官諭虜以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許其通
貢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楊一清議欲征剿以
驅河西心腹害該尚書王憲王瓊先後總制以兵
寡餉乏未遑遠討嘉靖十一年正月都御史趙載

等議得亦卜剌巢據海上二十餘年今卜兒孩一
旦傾心向化托帖木哥等屬番求納款貢又與帖
木哥結姻連親因其求而撫是一機會或俾之納
馬酬直或使首領入貢或遣子弟入質或寵授官
爵降給印信建立衛所羈縻不絕如金獻民議後
被虜酋吉囊襲破其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
部得免以夷攻夷為中國利隨議罷貢款今虜蹤
跡稍稀我邊聲息亦減虜與餘眾出寇松潘夫虜

衆生息雖未遽廣剿掠固可漸繁竊恐數年後聲
勢復熾况屬番帖木哥等或刼以積威啗以厚利
與連親合謀甚至勾引套虜同來住牧搆結回夷
為之後先積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
易乞敕兵部速為查議即行甘肅鎮巡等官厚積
芻粮精閱兵馬仍懸重賞廣募勇敢機警能為胡
語之人令其暗入海上密探可以進兵道路察彼
虜實與往牧去處及戒諭帖木哥等勿與通誅且

賊為間諜布為聲援兵食俱集機宜已審及熟覘彼虜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進無後艱即呈總制官處急發各鎮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功殄厥醜類則河西之患以除務布方畧嚴斥堠慎烽火守要害密哨探俾虜黙消侵犯之心犯則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剿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是乃防邊禦虜之常法也

西寧舉人李完請革莊浪參將帶管西寧疏曰西寧衛屬陝西行都司内隸六千戶所四里土民外控巴哇等一十三族番夷祖宗舊規本衛設守備都指揮一員續設兵備副使一員軍馬城池則責之守備撫治番夷則責之兵備仍俱聽甘肅鎮等官節制至正德年間權璫用事賄賂公行是以將官希圖剝削遂使莊浪參將帶管西寧職銜保障之功罔聞誅求之慘已極仰惟皇上登極之初首革弊政徧汰天下冗員今照帶管參將延今未革

者蓋緣奸貪將官假以西戎未靖為名虛張犄角之局陰為漁獵之餌徒亂舊章靡蠹帑臣目擊為地方害不勝痛憤是以不揣狂率謹列其帶管之不可者陳之莊浪距西寧四百里凡遇傳報聲息往返經旬設使西寧卒然有警莊浪軍將豈能應期赴敵此其不可者一海虜乘間竊發雖為西寧患若守備官誠能因險設備先事預防合境可保無虞徒倚莊浪為援恐緩不及事此其不可者二自設帶管參將凡三四易凡十五六年矣於西寧曾未聞建尺寸之功見今紅城子莊浪地方備禦官軍五百員俱於西寧官軍摘發是莊浪反有賴於西寧而西寧何所藉於莊浪此其不可者三今本衛洊災民不聊生正額賦役尚無以辦加以參將衙門占役甚衆賤更應役絡繹於道煩費與遠戍等軍民生業愈益凋敝此其不可者四國家設官分職必因事而設有事西寧者分守參議以

督餉分巡僉事以理訟兵備以飭戎守備以防範復有鎮巡大臣以總督之有巡按御史以糾覈之上下相維事有成效今帶管參將之設誠何所司政出多門靡所統一法弊民疲率由於此乞亟賜釐革

都御史石茂華議肅州西寧添設通判疏曰邊事莫重於餉經理要在得人本鎮如肅州衛逺處極邊西寧衛僻在一隅二衛倉塲錢粮每歲出入不

下數萬雖設有州判各、顧分徵率不自愛而甘州莊浪通判雖各有監督肅州西寧之責顧甘州去肅州五百餘里莊浪去西寧三百七十餘里無暇循復稽查難周致各倉塲姦弊紛如日甚一日且勘處重務問理訟詞雖有各道任之亦必委官分理設非其人欲事實不眩能乎又屯田鄉兵邊方喫緊政務必專官責成方可𡙇久查得甘肅止行都司統轄一十五衛所別無郡邑有司可以委任圖理止有監督通判五員欲議設官未免增費乞將甘州左中二衛知事并甘涼監收州判一併裁革所遺俸薪等項於甘州涼州各設府同知一員專理屯兵再乞將各監督通判改與府同知職銜於才守優長者推陞如果整屯練兵各有成效即優以邊方監司以酬其勞

經畧尚書鄭洛奏收復番族疏畧曰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槚呈會同賛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

世德議照西寧古湟中地也乃甘肅涼莊之右背河州洮岷之前戶萬山廻合二千餘里諸番羅列奚啻數萬顧附近境內而歲納茶馬者謂之曰屬番其散出山外而易茶屬番者謂之曰生番種類不一遠近攸分要之皆為中國之藩籬向未款之先松套諸虜遠莫敢犯間有海虜諸寇諸番兵力既足相抗又畏漢兵之尾其後步擣其巢穴以故忽來忽去未為大害第自數年以來虜借中國之

款不獨海上而延寧松套諸虜會盟蟻聚長驅大
進始而搶山外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生番也非
吾族類坐視荼毒恬不為異以故生番俛首歸順
歲納添巴願為部落如紅帽兒姑古只等不知其
幾已繼而搶境內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雖屬番
非吾百姓也由為隱忍莫之一救以故屬番甘心
順從亦歲納添巴而招中瀬廢如俺官阿落受等
族又不知其幾已諸番既順又因而搶上漢之民

矣陰實刼奪陽為誤及在將領亦曰番漢雜處原
無分別互相容隱量為歩須罰服粉飾塘報以邀
重賞細梭等物利不止於數倍故土民無依亦倣
效諸番添巴之例而歲納不缺甚至有土官為土
民而賞給有差者亦添巴之別名也年復一年剥
削日甚以麥豆青稞以食取之番也褐氏毛布輕
暖取之番也追其搶掠或令為嚮導或驅為前鋒
兵力亦取之番也且往年該路將領既不能保番

又能害衆如以鼠竊小事輒率兵攻打堡帳希圖
牛羊貲財之利其偷赶達子馬匹本為報復則又
代為追還倍加罰服內困於法外困於虜諸番歷
額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虜黨日增則虜謀叵
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而西寧殺副總兵李魁
等再犯而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而河州殺遊
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擄掠之慘道路痛心
今特令大臣經畧督責司道共念分猷創虜招番

此誠中興之盛事曠世之希遘也今招回生屬番
人共一百六十族部落該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
名傾心歸順各無異詞等因到臣議照兩河皆番
而河西為甚河西四郡皆番而西寧為甚蓋緣遠
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开遺種在焉其於匈
奴種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比則匈奴南
則羌番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虜不能
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教加意諸

羌故大建梵宇特賜專勅番僧爲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領金玉印章在焉又以諸番資茶為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屬番無異編氓生番雖不敢內嚮而所資茶筏則轉資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剿旋即安定其松套諸虜雖嘗垂涎搶掠然以甘鎮坼堠聯絡虜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虜敢掠番番亦殺虜利害得失亦畧相當故番人為我保疆無敢異志自款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牧番此後虜騎因仍不為禁制遂致虜縱蹂躪番失憑藉子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予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虜也以故虜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豈美寔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為爪牙久之則利為心腹矣盖虜驅番以掠漢而其

禍本胚胎則漢為虜而驅番也噫難言也臣細問積弛皆謂番虜交通大防已潰西海四郡何地非番何地非虜驅之不能招之不可盖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陰為虜應即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漫滛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竊謂番虜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西海須鼓諸番乃大修播告廣詢郡策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牲愆開之新路乃各番遠近傳聞風勢感動始而尒加七族自虜逃回既而紅帽一族賓妻迭逐臣至西寧凡番首投見者皆進之堦墀撫之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番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畜勇殺虜者臣益加鼓舞乃守備祁德遍歷番巢遊擊魯光祖多方樹職按察使石槚悉心區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亟力經營且條分縷析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番復

歸既生番亦附不惟番畏義而逃歸即虜亦畏威
而送返千里之藩籬既撤而復附數萬之戎羌既叛
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敗戎羌安堵胡虜
不侵張天朝之靈寵擅國家之盛事蓋孜此羌戎
有六利焉番不附虜虜必讎番虜既讐番番益叛
虜其約既解其勢即分虜既難侵番亦易制利一
也虜越甘涼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
赶馬畜或竊殺虜級使虜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

也羌富畜牧觔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毡
酪繹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匱連年殘壞
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通道樵牧來往番漢無猜
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戎既示恩
番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相睦不出五六十年與
西納等族俱可化為良番六利也而其安危喫緊
尤在於番虜勢分虜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
俗之人俱能言之然臣之所以昌言為善後之慮

固不在今日安插之安而特為後日紛更之慮也
酌議所以安插戎心使無反側者又有六事焉一
謂諸番習玩既久投虜生奸在在有之今欲心易
虜兵宜明白請旨既往之罪盡與湔除使各番安
居巢除羌害討畔至矢貫其脛桓桓自若則恩威
遠孚諸羌咸服

經略尚書鄭洛奏設鎮海遊擊疏畧曰據西寧兵
備按察使石槓呈稱西寧古湟中地孤懸絕塞四

圍番族歲納茶馬以樹藩籬虜患尚未之有也惟
正德七年虜酋亦卜剌率衆寇掠海上嘉靖間俺
荅西來遺子丙兎比附駐牧均稱海虜猶未猖獗
自款貢以來諸虜既不欲背盟以犯順則乃合併
以圖番易論其小舉及歷年手信歲時添巴揭查
節次題奏之案試舉甚者如萬曆十一年十月內松
虜着力兎糾合海虜永邵卜等八千餘騎從沙塘
川進境殺傷番夷男婦一千二百餘名口擄去馬

駝牛羊四千餘隻十四年七月内火落赤杪胡兒
一萬餘騎亦從前川入境殺傷属番五百餘人搶
去牛羊四千餘隻十五年六月内火落赤斜同野
番紅帽兒等從思打㙍硤入境殺傷数少擄去馬
騾牛羊四千餘隻十六年九月内莊剌他卜囊斜
虜五千餘騎從南川進境擄去馬騾牛驢一千四
百餘隻殺死副将千把總等官陣亡軍士七百餘
人奪去官馬七百餘匹十七年九月内火落赤等
五千餘騎從南川入搶合吉囊并宰僧父東虜扯
克素等四千餘騎前去瞿曇寺攻圍七日熏死居
民焼燬房屋該寺送牛馬数百觧圍而去又前如
火落赤等酋不三月而五犯内地又成宰僧未数
日而循環出沒此刼彼擄歲無寧日即其搶擄頭
畜則不止数萬男婦又奚啻千百號泣聲徹山谷
皆動一時将領諸臣忠憤激烈非不欲旗梟可汗
馬蹀閼氏以圖報復縁以兵寡力微在昔止於防

蕃今日委難禦虜以故甘心隠忍坐視屠戮無付
之無可奈何者豈其心哉秦越相視即不能為諸
蕃之庇而在諸蕃亦各懐去就之心大族强宗猶
能勉力相抗而卑弱蕃夷如境内紅帽剌卜尒姑
古只等族洪水扁都鎮羌等邊外生蕃悉俛首歸
順而願為部落者不知其幾以故年來永邵卜原
虜僅千今則萬有餘巳桑尒横台吉原虜止有八
百今則巳過三千克臭納剌沙剌阿邦歹言等台
吉總虜不満四千今則一萬有零其火落赤阿赤
兔宰僧及不知名虜首所收番人又難数計自此
以往犬羊比類望風相從盖不盡收諸番之部不
巳也是中國之藩籬漸撤諸酋之羽翼益衆斷臂
仍聯疆圉日蹙蠶食之禍豈惟暴著西寧門戸之
間而洮河堂奥之内亦大受剥膚之災矣虜勢至
此萬分難支此正燕雀處堂卧薪嘗膽之日也查
得西寧地方廣濶千里原無邉界又多隘口極難

防禦其鎮海總寨二堡逼近虜穴均當西北之衝而鎮海堡原設防守一員馬步軍兵三百名官小兵微不能弾壓應遊擊一員以重事權再募兵二千七百共足二千以成一營之制分管西川石灰溝等地方總寨原設中備一員馬步軍兵止六百八十名兵亦寡弱應再募八百二十名共足一千五百名分管北川沙塘川等地方古鄯路通兩硤受敵則一守備營兵止有八百七十六名仍募六百

二十四名以足一千五百之数其所增設遊擊及守備等官乞選謀勇兼全又慣戰陣者前來團練兵馬務期人人可用頗絶塞生人不比腹裏募軍数千一時難得詢之人情咸云西寧土官指揮千百戶祁德李愈茂等族內敢戰之士堪以禦虜量其才能精選勇力過人分布鎮海總寨古鄯三營其千把總於本管戶官委用若無職官或有職官而堕任者就于土舍內擇謀勇出群給以冠帶領軍

既不若于招募之難亦可免于逃曠之弊行伍既充軍威自振而窮邉為可保矣等因到臣議照先年西海止亦卜剌一枝後俺荅西來遺留其子丙兎并克臭等八枝盤據海上召引東套酋虜絡繹西施今且又假不歸蜂集蝟萃遂成虜藪矣西寧僻在一隅逼隣青海向以番族四圍藉之屏蔽乃自萬曆十年後海虜漸生蠆毒往往從沙塘川殺傷番夷男婦不可勝数擄去馬駝牛羊難以算計

又損將殺軍居民房屋俱被焼燬實緣兵寡所致臣慮虜情難測不可不防又慮兵食不足不可不備該道所呈鎮海堡切隣青海為虜窟巢原設防守官軍三百職微兵寡難以弾壓應設遊擊一員再於西寧不拘土漢募兵一千七百共足二千之数令其分管西川石灰溝等處地方震懾番虜保寧疆埸又總寨招募軍八百二十名古鄯招募軍六百二十四名該餉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illegible]

萬不容已者今若增添則各營堡皆有所備而又
選其精銳者訓練而分守之縱虜性鴟張卒然而
至然一堡有警而各堡共為驅奮如秦人之鹿犄
角而攻譬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蠢爾兇醜坐致滅
亡即不然而亦可以堅壁無虞也
經畧尚書鄭洛奏兵出青海焚仰華寺䟽畧曰據
贊畫僉事萬世德呈稱青海多事始自亦卜剌竄
居破掠四衛然彼猶敵國也雖漸入侵陵實不敢

肆然吞併自俺酋奉貢以我外藩遂請命而來無
復忌憚乃其狡謀譎計陰為子孫圖不拔之基遂
建寺海上名曰迎佛修寺其實樹職收番年後一
年情形漸異使中國之藩籬大潰異類之狐兎成
群則青海為群虜不逞之巢而佛寺實一方啓疆
之本故欲驅海虜而不先毀寺是醫者之急標症
而忘病根也誠使海上無虜佛寺猶存則戎狄之
媾未分西牧之原尚在是以本部抗䟽決策斷在

必行我軍兩次蕩平蹤為荒漠自是虜不[illegible][illegible]次
索諸番番不以供獻謟群虜虜益無所欲番益無
所羈恐孤雛零落久不能雄據海畷矣先是本部
諭諸將歃血為盟分布精嚴激勵慷慨三軍奮勇
期於橫行職遂與總兵張臣統眾為營四月夜乃
至青海分路遠哨千里無匹馬之蹤諸將沿海周
馳竟不遇敵淫祠既毀振旅全歸又三日夜諸軍
入境是役也我無一簇半鏃之遺彼無暮夜伏戎

之警虜勢已潰我可長驅但深入窮荒徃返已逾
千里倏忽遇冦馬力必疲窮獸難追歸途是慮職
親在行間與諸軍適營並壘眺望大漠平川如掃
雖逆酋尚緩顯戮而海氛似已不揚矣等因到臣
為照青海番虜雜居其來已久惟自俺酋西牧之
後假以禮佛請建奐寺繼而松套流虜引類呼朋
大肆奸謀謂不須掠漢姑且收番番人盡收則漢
人易掠河西我可得也乃地方官員方且縱其收

番容其借路以西寧之軍民供虜酋之漁肉是仰華寺為容奸之淵藪而西寧為受禍之胚胎據西寧父老所稱蓋岌岌乎危在旦夕也故首議嚴禁借路以伐奸謀繼因虜王認罪求歸臣復請焚夷寺以絕禍本於時群虜聚結於西海舉事寔難且時在夏秋虜馬強壯臣慎守邊疆持重觀變乃養士秣馬集粮治器多方搖撼散其黨與俘其奸細扯酋遠來駐牧者既歸而松套群酋久居海上者

亦散遠邊哨探惟火真二酋仍駐仰華臣料度彼巳分布兵馬刻期出塞妄意此虜或恃惡不解或懐忿迎敵已約誓將士殲此渠魁大伸天討乃不意豺狼聞風遠遁鯨鯢見形深潜據報西寧出兵直抵青海往返千里既無迎敵之虜亦鮮帳幕之踪顧天荒冡廓之區非我兵深入窮追之地乃班師而回萬全入境矣竊意蠢茲逆虜雖未擊頸授首然蕞爾餘孽寔亦落膽警魂此一舉也文武將吏

及邊方父老咸謂俘百酋不如焚此一寺從此斷匈奴巳續之臂楴西海未絕之氛督撫諸臣可漸次圖也

總督李汶巡撫田樂會叙南川戰功疏曰西寧地方十懸一隅密邇西海諸虜盤據與兩川之虜聲勢犄角日時窺伺自嘉隆萬曆以來無論西寧近境河西之甘凉莊肅河東之洮河臨蘭屢遭蹂踐不可勝計甚至戕我將領殲我士卒收我屬番撤

我藩籬虔劉我人民係擄我士女罪惡種種擢髮難數茲因歷年要挾市賞未遂擁衆入犯仰仗皇上威靈遠播廟堂成筭預授該道調度得策將士奮勇血戰斬獲虜首共計六百八十一顆乃彼之潰敗即往年殲我官兵之故地斬獲頭目之把都介恰即往年手刃李魁之元兇天道固亦好還亦各將士之陰靈有以攝之臣與該道親歷戰場屍橫徧野京觀可築及逐驗各首級俱壯大魁梧自

此一戰賊鋒可挫積憤可雪國威少振士氣少張蕃無貳虜之心民有更生之願所據文武諸臣有關於疆埸者俱難泯沒併應叙列優處乞勅兵部覆請定奪

兵部尚書石星議照勞疏曰非惟聖王鼓舞邊臣要在及時賞賚若邊地夙號孤危兵力又當寡弱而文武諸臣果能設謀最勝克建奇勳則邊鎮既有非常之功朝廷自有非常之典查得二十二年遼

東鎮武地方斬虜四百餘級聖心嘉悅特渙綸音先行慰勞該鎮等臣請馬價銀兩觧赴東鎮普行宴犒自是人心振勵鵰殺功多邊塵不揚左輔寧謐已往之効居然可見矧甘鎮無地不衝而西寧尤懸在天末火酋之桀驁異常永酋之部落最盛互為羽翼日肆侵陵殺將殘民國耻未雪臣等每與該鎮督撫諸臣往復容計務圖大創後聞永火搆難謂可行間收功乃永酋方觧外仇遂爾內訌意在出我不虞逞彼狂焰而不知謀已預設計無所施官軍奮勇直前強胡駢首就戮擄報臨陣斬獲六百七十餘級且士馬無傷芻餉不糜與論為九邊近日所罕聞即自成祖三犁虜庭以來所僅見者葢由玄穹啓祐烈祖垂靈皇上神武主之于上輔臣謀斷佐之于下科臣同心文武協力故有此百年創見之奇功彰我皇上中興之鴻烈除宣捷事宜俟督撫查叙至日另議題請外臣等特為

仰體聖心旰昃上請伏乞仍照鎮武事例准發太僕寺草料銀一萬兩本部責差職官一員前往慰勞文武嘉玆丕績即令齎解前銀將有功官軍一體犒賞併于內動支銀一千兩賜設一晏督撫巡按道將而下凡係與事人員同霑燕勞均享殊恩如此則大賚弘敷三錫之寵既被于師中人心共奮三酋之首可致之闕下及查該鎮番族素為虜用而鼓番制虜向該督撫題議本部累行申飭今

日之捷番力居多發去前銀尤當加意賞賚以示
激勸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兩造册奏繳青册送
部查考容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廵按御史速行
勘報大行陞賞以示激勸統惟聖明裁定奉聖旨
該鎮斬獲數多足稱奇捷着便發太僕寺銀一萬
兩差官前去將有功官軍通行犒賞督撫等官賜
晏慰勞番族一體賞賚
廵按御史喬廷棟勘南川功疏曰據分守隴右道

右參政梁雲龍呈看得西寧孤亘山南控據青海
國初曾於海上置設安定罕東四衛撫播歸附戎
羌壯我藩籬故稱無虜自正德四年套酋亦卜剌
竄入海壖殘破四衛而嘉靖末年虜王俺答擁衆
南牧黨與漸繁至萬曆六年又復仰恃叅款迎佛
假道往來無禁遂於海南建寺遙領仰華而永邵
部遂統領部落主守寺剎掠番聚醜負海稱雄而
火真等酋遂渡河南牧成三窟以故兩河東西無

處無虜無地無市要挾不遂無日無搶甚則犯西
寧而殺副將李魁繼犯洮州而殺副將李聯芳三
犯洮河而殺游擊李芳致厪廷議遣大臣經畧斷
其假道革其市賞焚其寺剎而永火窮酋尚爾遠
竄西腦遯逃天誅迄今神人憤恨靡不欲縛其首
殲其類而甘心焉乃永酋顧怙迷負固仍逞故態
要挾市賞糾聚內窺幸督撫道將屢遵廟謨豫綢
牖戶鼓作番漢嚴行偵探諜報彼欲藉市為由蜂

螫豨逞我中亦藉是奸計預備安置漢番兵馬各
伏南川山谷間以待彼方挾我市餌覘我兵力遂
橫行直闖空杵越關而不知已墮伏中矣入未踆
而號砲一轟伏兵四起劈中衝斷我攻其內番攻
其外夾擊摧殘首尾不救幾致隻蹄不返此正法
所謂善伏者靡不勝遇伏者靡不敗也查原斬頭
目把都尒恰既係親殺李魁之人地名朶尒硤口
即係李魁殞命之地且前後兩時皆於九月則又

若天道好還之報是役也可以雪百年之耻可以
消九原之恨可以振中國之威可以落氈裘之膽
兩河士民無不鼓頰加額也所據各該獲功願陞
願賞官軍及戰陣將領與夫運籌該道俱應照例
優䘏以勵邊臣等因具由造冊到臣覆覈無異為
照永厐諸虜虎踞海上漁肉湟中非旦暮矣蓋自
戮李崑殲李聯芳與李芳此中國大耻人神共憤
忠義之士恨不即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者久逭

誅譴已云幸免乃猶恃衆要挾覬覦逞故智詎意天
奪其魄而我已備之預哉督撫發縱於先道將計
伏於後官軍奮勇番衆效力前後共計斬首六百
八十三顆而久積不雪之憤庶少快其一二也已
此皆仰仗我皇上聖神文武上格皇穹遠孚列祖
神靈默祐廟算萬全中興丕烈照耀千古非偶然
也臣竊謂鼓番用番以成功者今日任事之諸臣
也然收番以待今日之可用者非經畧鄭洛乎當

洛之奉命經畧也時多以不戰罪洛而不以收番
為洛功庸知今日之用番乃前日收番之力而前
日之不戰正遺戰勝之功於今日也事肇於數年
之前而功收於數年之後則勤勞似亦不可盡泯
矣臣槩觀疆場任事之臣精神每奮於解衣而意
氣多隳於投杼竊念不旌既往曷勸將來故特為
之一闡白耳若功罪是非自有公論臣豈敢淆恩
威予奪自有睿鑒臣又焉敢與聞也哉

總督李汶巡撫田樂會題為番族傾心效順乞賜
破格獎賞并優叙招首功以示激勸事據西寧兵
備副使劉敏寬呈稱照得西寧地方孤懸天末近
境皆番番外即虜我借番以為藩籬番使我以為
主宰即輔車唇齒之譬不是過矣頃感虜盟未寒
每以搶番為事或假道於內地或肆掠於近郊番
馴首而吞其聲我閉戶而箝其口中國倖一時之
安而不惜藩籬之漸掣從虜收無窮之利而坐見

黨與之目番各番窺見中國之勢不足恃夷狄之害有不足畏由是陽為我順陰為虜用而虜每得以乘我矣萬曆十九年 欽差經畧各兵部尚書鄭洛帶同贊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奉命經畧見得保蹇中夏要在收番特本題請以後不許假借虜道縱其搶番於是招撫被虜掠去并向未中馬番一百二十五族部落五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名口給賞築堡隨便安插自是番依中國以為屏蔽我藉番人以為耳目分撥隘口哨探虜情狡虜勦定每得預聞近 蒙軍門續題加意撫恤又 蒙本院委公申飭本道涖任以來奉行惟謹多方慰勞盡心體恤有自虜中逃回者堅執不與預示傳報虜情得獲虜級者破格給賞是以海虜南川初犯西納刺卜尒各族既預洩其逆謀復夾攻其醜虜西川大舉西納預露其出犯日期刺卜尒約為內應綴出令諧集大咎哑申中各族共願出精兵三千人與漢

兵犄角剿虜似此効順深為可嘉若不破格獎賞何以勸其向化合無將西納刺卜尒申中大咎哑降卉罕東瞿曇寺各大頭目大行獎賞班撒尒圓覺寺思蠻哑馬其沙比劄尒的下咎哑亞思筆寶貝寺會寧寺各小頭目量行獎賞以勵其効用之心又據西納族頭目瑣南列思巴刺卜尒頭目完卜申中族頭目領真㳙卜大咎哑族頭目帕泥等投遞番文我們先年間被達子收着去没人與我西番做主子後有經畧鄭那顏到了西寧與我西番做主子把我們從達子裏頭招着出來饋我們把子堡子坐着教我們以後殺達子得了首級照例賞饋銀子我們終心懷着要報朝廷恩典鄭那顏招我們的好處近又蒙督撫各那顏厚加撫賞今年尾刺他卜囊達子出來要搶番漢便我們與西寧兵馬那顏說了齊了四五百西番跟着人馬把達子殺了二十餘箇首級賞的銀子當時饋了我衆

西番知感鄭那顏并各那顏的厚恩以後長遠盡
忠心替朝廷守地方據此看得番人效順雖見于
今而番人撫則有其始向非經畧題請禁虜搶番
撫恤招集則番族殆盡化而為虜剥床之災不知
其竟何似矣即西納各族所具番文雖受令賞發
悁慷之賜尚不忘其招撫安插之功孰謂夷人無
良心哉西寧屡捷與有番族之力則招撫番族亦
難泯其經畧之功似應併行優叙等因到臣該臣

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李汶
看得西番即古羌氏種類素與匈奴通約結為中
國患至漢西逐諸羌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絶羌
胡後置護羌校尉偵諜動靜問勞疾苦羌遂臣服
於漢為不侵不叛之臣蓋番人湩酪為食茶茗為
命既以制其死命而復藉其種落我既借為藩籬
以孤虜勢而復倚為耳目以預虜防虜既不敢越
河西以掠番番亦恃我之河西以為屏蔽而免虜

患交相依倚實為羈縻上策一自不剌之亂居海
上異種時逃占其巢穴攘其畜牧民既遭其毒茶
番連被其吞噬老弱者駢首就僇強壯者甘心從
虜我既不能制虜以保番而番遂棄我讐我而從
虜矣及虜拗盟內訌則當先以迎敵者番也嚮導
以深入者亦番也豈惟被掠者黨為約而未掠者
亦陰為之用又豈惟熟番叛我以從虜即沿邊漢
人亦願外附以延旦夕之命豈惟湟中阽危四郡

亦且累卵豈惟河西扤揑而洮河臨鞏關陝靡不
震動向以河湟殞將喪師之辱皇上憂切旰食明
見萬里特遣兵部尚書鄭洛以經畧之復還主事
梁雲龍僉事萬世德以贊畫之咨詢輿論燭照事
機謂孤虜遂虜莫若招撫□携之番今其懐我招
撫莫若保護歸來之番今不畏虜題請斷虜道禁
搶番虜之北來者驅之北歸原在海上者逐之遠
遁且四出譯使編給白旗諭以皇上招携懐遠之

恩天朝給茶納馬之利曰奴醜虜之害遂招撫袓
據生熟番一百二十五族部落五萬八千二百餘
名口厚犒賞以壓其心氣堡寨以安其居自是番
知向我為利而不助虜為虐虜知番不附已而當
先嚮導之無人卒致大虜之北歸永火之遠遁者
蓋此收番之力也番雖我嚮然尚未與虜絕虜猶
聽其往來資其貿易我亦資為耳目得其動靜番
雖身居地手信添巴時亦暗供蓋虜我力量之不

足以庇彼默為自存之地亦計出於無聊南川入
犯預發其機而復為外援者剌卜尒西納等族也
西川報復預報其期而復為内應者亦剌卜尒西
納等族也今且願出精兵合官軍以禦虜者亦剌
卜大昝咂西納申中等族也地方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虜遭肝腦塗地之慘從虜無隻羊匹馬之獲
而我收兩勝萬全之策亦此收番之力蓋焦頭爛
額其功譬則將校而何可以忘曲突徙薪之論則

首議收番以為當時之利者是以追殺走獸其功
譬則鷹犬而何可以忘豢養發縱之人則保護諸
番以收今日之功者是矣觀諸番之向化思奮者
莫不陳招撫之恩以堅報國之心軍民之安堵不
擾者莫不念招番之利以貽全湟之安今臣等藉
番之力伐虜之謀揚威崑山之西空庭大幕之北
掃數十年殞將喪師之耻貽億萬衆千里河湟之
安時且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蒙上

賞近且諸番亦蒙特旨欽賚而獨未及首事者之
功其何以報安攘之往績而繫外夷之永慕又何
以盡酬旌之大典而勵邊臣之任事也臣等謂原
任經略兵部尚書鄭洛精忠報主碩畫籌邊草木
熟其威名夙遊氈裘於青海犬羊賴其殄豢永維
藩蔽於黃沙守在四夷功高一代以此不世出之
才建此不世出之功令其久貴丘園雄圖莫展在
鄭洛雖喜其脫韁羈而悠悠於林泉在朝廷則似

於朕勸酬而汲汲於世故此一臣者似當首為優異尤當亟為起用以酬夙勞以攄籌畧原任賛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文武兼資名實並懋賛成撫番之策先事而慮周後事秘籌遂虜之計禦夷而意在撫夷雖二臣方在嚮用而循資之遷似尚未盡亦當破格優叙以為有功者勸乃若諸番雖荷皇上特旨欽賞而剌卜介與部番頭目向漢摧虜之誠極為可嘉惜無名號以繫勵其心統束其衆合無將剌卜量加以番中如國師名號擇番部中之威信服衆者量加一二名以千百戶名色此係虛銜耗不俸資無碍官品令其統束諸番以繫衆望且堅其心伏乞勅下兵部亟賜議處庶論功者不遺其始向化者克保其終皇上之恩威並振疊於無際內而臣庶外而蠻夷莫不感激奮勵以圖報於萬一矣又何強虜之為患哉

總督李汶巡撫田樂會同題為海虜被創遠遯設法招收番族以孤虜勢以保藩籬事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劉敏寛呈准西寧副總兵達雲手本自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內節蒙督撫部院明文永㡿諸酋近被大創勢窮遠徙其先年搶去我中馬番族甚多久陷虜地向為虜用若不設法招徠久則盡化為虜益彼虜勢撤我藩籬大非中國之利也今應置白旗数百竿上寫備細俗話分頭插於邊外数百里各水頭令其各番乘便從西寧甘州兩路逃歸大加賞賚其境外生番一體招致勿令狡虜殘害我中與其築堡保護永為藩籬依蒙遵依置旗安插招致外至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內隨准副總兵達雲鎮海遊擊吳大臣各造報據中軍百戶談謙等呈稱本年八月初三日收獲從海上虜中逃出一騎阿力族番人一千三百一十名口內大小頭目桑介結思加等五名散番三千三百五名口閏八月初三日收獲境外生番一十四起共

五千二百九十四名口内大小頭目革科思加等二十五名散族五千二百六十九名口以上共收過西番一十五起大小頭目散番七千五百四名口及審各番供稱因見海虜遠徙又見邊外有安插招番白旗陸續收歸前來等因又據帯管分巡西寧道行太僕寺按察使周一經呈稱卷查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内據甘肅坐營官王允中呈據甘峻堡防守楊國勳報本月初三日收獲一起西番

頭目武宗失加帳房四頂部番老小二十餘名口馬牛羊三百餘匹隻十一月初二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哈剌帳房三十頂部番老小二百餘名口馬牛羊三百餘匹隻初五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八個舍人帳房十頂部番老小八十餘名口馬牛羊三百餘匹隻十一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綽先哥等帳房二百頂老小五百餘名口馬牛羊無数又准高臺遊擊任應舉手本據紅崖守備劉鴻

報本年六月初四等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青松兒加等帳房七頂部番男婦老小四十餘名口馬牛羊五百八十餘匹隻一起西番頭目黒榷武宗荅介等帳房六十頂部番男婦三百餘名口馬牛羊一萬餘匹隻一起西番頭目戦孛羅師公子等帳房六頂部番男婦三十餘名口馬牛羊七百餘匹隻十一月初八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昂朶尒只等帳房二百七十餘頂部番男婦老小一千餘

名口馬牛羊一萬餘匹隻十七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哈剌撒兒套等帳房三十頂男婦老小二百餘名口馬牛羊一千五百餘匹隻又據梨園堡防守梅萬良報七月初七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阿木荅帳房三頂部番老小七名口馬七匹九月二十六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思巒朶尒只帳房五十頂部番老小三百餘名口馬牛羊一萬餘匹隻十月二十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怕思扳卜男帳

房三十五頂部番老小一百餘名口馬牛羊三千餘匹隻二十九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阿浪宛卜和尚帳房三百餘頂部番老小一千餘名口馬牛羊二萬餘匹隻十一月初二日收獲一起西番頭目綽黑尒加等帳房二百餘頂部番三百餘名口馬牛羊一萬餘匹隻以上共收過西番一十四起頭目散番共四千九十一名口行據坐營官王允中開報相同及審各番供稱俱係紅崖梨園甘峻一帶納馬屬夷先年被海虜陸續搶去多年近因各虜被剿遠去又見邊外安插招番白旗陸續投歸前來等因各呈報到職卷查先該職自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大剿海虜之後知虜中先年被搶多番夂陷虜地俱為虜用因虜勢窮迫遠徙正各番乘隙逃歸之際隨會同督臣行令西寧甘州道將置發白旗數百竿安插邊外諭令各從西甘兩路乘便投歸及多方招致去後今據前因除西寧者

令西寧道將調取頭目就近給賞叚疋茶篦散蕃給以米麪令布安插原住地方住牧其甘州一帶者調頭目俱至鎮城職公同鎮守總兵王賦業及寺道按察司周一經親詣教場宣布朝廷恩威將各番分別給賞叚梭茶布米麪酒肉加意安插其散番於各倉附餘粮内每帳給麥豆三五斗資目前食用仍給白旗諭發紅崖爔泉等處一帶原坐山場住牧外該臣會同總督陜西尚書李汶看得河西諸番祖宗朝令勑受羈納馬之屬番也大者創寺建剎封以國師禪師名號小者授官給帖加以宛卜頭目等名雖自相雄長散處山谷而部落約束各有綱領雖夷服夷言大異中國而不侵不畔實為外臣東起金城西抵哈密南番北虜并并犁犁隅絶不通猶然漢武斷匈奴右臂之故事也正徳初年套酋亦卜剌獲罪於主降附中國棲遅𨙸蹋於甘凉之間日引領而望𢓜活数千之命嘗

地方之官外迫於畏虜之如虎内惑於議論之分
囂不捄不納恣其跳踉尚有欲以數千之衆委為
魚肉而媚虜衆見我之歉志欲招納絶意於收獲
又窺我有歸還悉怛謀之意而且深知我力技之
無如彼何遂空我邉垣經我内地占據青海殘破
五衛實以我之處置失策以致虜之右臂復聯盡
河湟兩川之地混為虜巢驅兩河諸郡之番靡所
寄命其所以甘心奴服於虜者非利虜也避其害

也其所以為虜之耳目嚮導而戕虐於我者非讐
我也實以我之不能保護於彼更有以甚為餌博
我片時之安致其反害於我亦勢之必然也頃以
皇威大震廟畧弘張撻虜遠徙繋番内傾然各懲
雖有内嚮欲還之意尚自番其從虜之久積愆之
多然趦趄觀望而不敢入一得招番旗鼓發其
内附之心消釋其疑畏之意襁負鞘屬携抱踵至
毛毿幕彌望於山谷纏褁絡繹於隘塞不期年而至

寧之降附者業逾七千不數月而甘州之投歸者
已四餘千各番所以脫虎穴而歸故土出塗炭而
就袵席盖以虜之自顧不暇無力制番故番得呼
引朋類從容以逃向之從虜茲背虜也我之虗實
險易彼無不知為虜之嚮導前驅而為河西之大
患者皆是物也今之來歸始變虜為番也我之隘
塞復實而耳目益明所以為我之藩籬而虜之不
得遽蹂躪於我者亦是物也今當厚撫其既歸之

番以忻動其虜中之未歸者則從虜之番不久而
盡附継當鼓舞其嚮我之番益馬殺級反制其夙
讐之虜則川海之寇不久而盡徙是役也除強去
暴之大機靜海清川之完計所以断匈奴既聯之
臂而萃諸羌久涣之群還絶塞與地之圖而復祖
宗豫附之羌夷者端不外此第撫若雪雠情有固然
杜漸防微約宜豫布諸番禁夷歸漢如放豚入笠
情事傍徨當布寬恤保護之令以安之各番在虜

曾嚮導前驅肆毒番漢內地之番類能言之近亦
有稍稍申理其事者似當盡為寬假一洗前愆但
有恃前說而嚇逃隆番者重究之各番原有住牧
山場草地向為在地之番占據近俱一一清理查
還給以地界白旗令其安心住牧但有奪據其山
場草地者重究之各番故納馬之屬番也被虜咀
蝕牧畜亦步祇恐因其來而逼令中馬復動其走
壙之心彼亦以茶為命者似當隨其有無有則增中
無則不可雖迫各番之來宮約為甚每每告討買
賣所謂買賣者不過氈毡皮毛牛羊之類易我之
米麪以度日餬口漢人反得其利似亦不可厲禁
為之訂期定物各於就近城堡令其易換資生而
非時與犯禁之物俱當嚴禁各番素服於虜資其
利嗾一旦歸來彼猶望其手信添巴一不得意縱
兵讎搶不為保護猶然外嚮而思去矣凡有虜警
收其老小人畜於各近堡邊牆之內令其精兵在

外禦敵漢人亦且發兵救援彼欲築堡安居者為
之擇便築堡以為久住之計此寬恤保護之令也
職等不能約之於久必申明久約而後番可安諸
番部降如壙獸野禽野心猶在當申羈縻之法以
約束之番虜久狎今雖服從於我不能保其不通
虜亦不能禁之必不與虜通番虜通而虜雜入於
番為禍不細又虞番之以我之茶篦米麪暗以貿
虜得我之茶篦米麪猶為資生亦當須布約法吏
重經咒令其頂經發咒殺虜者有厚賞通虜者有
厚罰及有茶篦米麪通虜者重則斷其買賣革其
茶馬此約束羈縻之法也職等可得而行之職等
不能約之於久必申明久約而後番虜絕通內地
可保無虞職等查得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嘉靖四
十二年題准有自虜中逃回能率其黨類歸順者
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
百戶三十名以上與做冠帶總旗仍各給官銀三

十兩安家就令管束降衆隨營截殺順歸者應付還家又一款四十三年題准各邊虜中逃回人口每歲總兵官招至七百人以上叅將至四百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各陞一級等因據此似自漢人之被掠於虜者而今各番雖非漢人然棄虜歸漢似當比照前例量授頭領以官職約束部衆蓋夷人重佛法而尤重於國師仍於番僧之中擇其行義服衆者加以前項名號聽其修寺建塔繫屬諸番蓋刺卜介近得國師諸夷羨慕而寺諸番戀住隨繞至死不移此不過暮四朝三豢狙之幻術不煩錢粮不濫官爵似在可行此處置番情之大畧也當經畧鄭洛與贊畫梁雲龍萬世德收番有功向以西寧大捷循追叙於數年之後如總督尚書李汶弛張妙用文武壯猷杼籌邊之偉畧奠遠塞於磐石運經世之大機玩諸夷於股掌所當特為叙録鎮守總兵官王賦業夷情諳

歷世務洞達劑發合制虜之宜作用繫諸番之望亦當叙録西寧兵備道按察使劉敏寛帯管分巡西寧道事行太僕寺按察使周一經撫羌夷如赤子化頑梗為編氓不啻武威文附真是近悅遠來俱當叙録西寧副總兵達雲高臺遊擊任應舉鎮海遊擊吴大臣甘肅坐營官王允中紅崖守備劉鴻業或遠布招番之旗而機合計秘或恩恤來歸之衆而心撫誠格亦當叙録其他中軍防守通官等官談讌楊國勲等臣等擇其於收番之事効有勞績者量為奬賞未敢瑣瀆此叙録收番有功之大畧也再照海上之虜至多不能滿萬諸番數倍於虜而反為所制者一以番之勢渙情携自相讐戕無能約結以禦一以我之畏虜為甚養虜太陰恣其吞噬凡有逃歸一二彼猶假言義責我謂彼之番也必以勢迫還不惟番也即漢人之逃歸者亦然不過快心於虜舒我目前之安苟避啓覺之

諭此番漢之所以陷于虜者寧死而不敢出今海
上之番歸我漢疆者十有六七尚在多方招致設
計間隙番即不來虜必疑番必我相戕番虜相戕
而漁人之功可收惟是松山之番近番降夷比虜
為多亦在相疑之時而各番亦且延頸望漢人之
拯此鐸尖寺之所為請建也近之真虜漢人降附
者多而各虜收集諸番之長陰為禁錮各番顧其
黨類且未諒我真心慮其發還未出降儻寬其文

罔布我真誠彼既不能率虜以過海又不肯從虜
而還套但有動靜盡出降附番而虜雖安松山可
空靖蘭涼莊一帶咽喉腹心之害可息而河西可
保無虞此臣等之朴赤一念未審能濟與否而惟
祈廟堂之主持之也伏乞勑下兵部將處置番情
事宜并收番有功諸臣查議上請聖明裁定施行

詩賦

唐駱賓王邊城詩曰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
鞍辭俎豆。萬里逐沙蓬。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
野昏邊氣合。烽迥戍煙通。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
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壯志凌蒼兕。精誠貫
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崔融西征軍行遇風詩曰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
識。颯颯吹萬里。昏昏同一色。馬煩不敢進。人急未

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夙齡慕忠勇。雅尚
存孤直。覽史懷浸驕。讀詩歎孔棘。及茲戎旅地。忝
從書記職。兵氣騰北荒。軍聲振西極。坐覺威靈遠。
行看氛祲息。愚臣何以報。倚馬申微力。

崔融從軍詩曰穹廬雜種亂。金方五將神。兵下玉
堂。天子旌旂過細柳。海晏運數盡。枯楊開頭落月
横西領。塞下凝雲斷北荒。漠漠邊塵飛衆鳥。昏昏
朔氣聚群羊。依稀蜀杖迷新竹。髣髴胡牀識故桑。

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爲
平士近待軍營作破羌
杜審言送和蕃使詩曰使出鳳凰池京師陽春晚
聖朝尚邊策詔諭兵戈偃拜手明光殿搖心上林
苑種落逾青羌關山度赤坂疆場及無事雅歌而
餐飯寧獨息和戎更當封定遠
張說送郭大夫再使吐蕃詩曰犬戎廢東獻漢使
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阻自夷殛容髮但邊歲旌
裘敝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武庫兵猶動
金方事未息遠圖待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分
手書帶加餐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張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應制詩曰青海和
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婿禮漢國舅家慈春野
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思
趙彥昭送金城公主和親詩曰聖后經綸遠謀臣
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壘春

生積石河六龍今出餞雙鶴願爲歌
劉憲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應制詩曰外館踰
河右行營指路岐和親悲遠嫁忍淚泣將離旌旆
羌風引軒車漢月隨那堪馬上曲時向管中吹
儲光羲送人隨大夫和蕃詩曰西方有六國國國
願來賓聖王今無外懷柔遣使臣大夫開幕府才
子作行人解劍遙相送秦城二月春
王維送張判官赴河西詩曰單車會出塞報國敢
邀勳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雲蓬卷
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孟浩然送陳七赴西軍詩曰吾觀非常者碌碌在
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一聞邊烽動萬里
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凱還
孟浩然送莫甥兼諸昆弟從韓司入西軍詩曰念
爾習詩禮未曾違户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零
坐棄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邊

庭壯志吞鴻鵠遥心伴鶺鴒所從文與武不戰自
應寧
王昌齡從軍詩其一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
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其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
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高適同呂判官從哥舒大夫破洪濟城廻登積石
軍多福七級浮圖詩曰塞口連濁河轅門對山寺

寧知鞍馬上獨有登臨事七級凌太清千崖列蒼
翠飄飄方寓目想像見深意高興殊未平凉風颯
然至板城陣雲合轉旆羌星墜大将何英靈官軍
動天地君懐生羽翼本欲厚騏驥款段若不前青
冥信難致一歌陽春後三歎終自愧
高適部落詩曰番軍傍塞遊代馬噴風秋老将垂
金甲閼支着錦裘琱戈蒙豹尾紅旆插狼頭日暮
天山下鳴笳漢使愁

高適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詩曰遥傳副
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氣群山動揚軍大旆翻奇兵
邀轉戰連弩絶歸奔泉噴諸戎血風驅死羌魂頭
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
石城與巖險鉄騎皆雲屯長策一言決高蹤百代
存威稜懾沙漠忠義振乾坤老将黯無色儒生安
敢論解圍憑朝筭止殺報君恩唯有関河渺蒼茫
空樹墩

高適九曲詩曰鉄騎横行鉄嶺頭西看邏逤取封
侯青海只今将飲馬黄河不用更防秋
李白送白利從金吾董将軍西征詩曰西羌延國
討白起佐軍威剱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
草緑旗卷曙霜飛抗手凛相顧寒風生鉄衣
杜甫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詩曰
詔發西山将秋屯隴右兵淒凉餘部曲燀赫舊家
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

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林殺氣平空餘余枕出無復繐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㮩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營隨肩遞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涕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杜甫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詩曰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鬭死壯士恥為儒官是先鋒得村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恐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既元喻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曰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子寬子雲清子守今日起為官垂淚之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知戎每惜河湟棄

新兼節制通。智謀醻曆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
樹。乾坤繞漢營。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
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
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
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
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劒。將欲倚
崆峒、

杜甫黃河詩曰黃河北岸海西軍。推鼓鳴鍾天下
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
杜甫喜聞盜賊番寇總退口號其一曰蕭關隴水
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
休縱犬羊群。
其二曰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
勿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其三曰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
數年次路斷。蕃入聞道漸星奔。
其四曰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碗最來多。舊隨
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
張謂送人使河源詩曰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
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
韓翃寄哥舒僕射詩曰萬里長城家。一生唯報國。
腰垂紫文綬。手控黃金勒。高視黒稍翁。遥吞白騎
賊。先麾牙門將。轉鬬黃河北。帳下親兵皆少年。

錦衣承日繡行纏。轆轤寶劒初出鞘。宛轉角弓
上弦。步人抽箭大如笛。前把兩矛後雙戟。左盤右
射紅塵中。鶻入鴉群有誰敵。殺將破軍白日餘。迴
旃舞旆北風初。羣公楯鼻好磨墨。走馬為君飛羽
書。
劉長卿平蕃詩曰渺渺戍煙孤。茫茫塞草枯。隴頭
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皇甫曾送和蕃使詩曰白簡初分命。黃金已在腰。

恩華通外國徒御發中朝雨雪從邊起旌旗上隴遙暮天沙漠漠空磧馬蕭蕭寒路隨河水關城見柳條和戎先罷戰知勝霍嫖姚

盧綸詩曰野幙敞瓊筵羌戎賀勞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動山川

郎士元送楊中丞和蕃詩曰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隨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遙知路不迷

楊巨源從太和公主和蕃詩曰北路古來難年光獨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

柳談詩曰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淚滿巾青海城頭空有月黃[illegible]磧裏本無春

李益早度破訥沙詩曰破訥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透鐵衣

陳陶詩曰隴樹三看塞草青樓煩新替護羌兵同來死者傷離別一夜孤魂哭舊營

耿湋奉送崔侍御和蕃詩曰萬里華戎隔風沙道路秋新恩明主啓舊好使臣修旌節隨邊草關山見戍樓俗殊人左衽地遠水西流日暮冰先合春深雪未休無論善長對博望自封侯

權德輿送工部張曹長大夫奉使西蕃詩曰殊鄰覆露同奉使小司空西候車徒出南臺節印雄弔祠將渥命導譯鶴皇風故地山河在新恩玉帛通

塞雲凝廢壘關月照驚蓬青史書歸日翻輕五利功

孫頠送薛大夫和蕃詩曰亞相獨推賢乘軺向遠邊一心傾漢日萬里望胡天忠信皇恩重要荒聖德傳戎人方屈膝塞月復嬋娟別思流鶯晚歸朝候鴈先當書外域傳廻奏赤墀前

明御史永嘉孫昭入湟秋思訊孟兵憲賀燃戎詩曰七月乘槎曉渡河秋聲硤口兩崖多乍驚沙柳

有黄色轉見魚梁生白波別壘風遲悲鼓角遠峯
雲濕暗山河湟中舊是屯田地籌策諸君近若何
孫昭西寧竣役還車河上忽見櫛間白髮二莖詩
曰函谷西來幾度關阿巒東望厭逢山回中烽火
三營靜河上秋風一劔還壯歳忽驚愁鬢白他鄉
空戀舞衣斑泰雲渺渺甌江遠欲寄雙魚那得閒
御史逯安詹理西寧道中詩曰湟中四境接窮荒
攬轡西遊肅命將赤日不消山積雪清秋先到草
驚霜行從閭俗方停盖坐未移時又束裝自愧非
樗空倚劔昇平何以荅明王
詹理行次西寧詩其一曰歳華驚眼過邊境且眉
燃路險頻催馬人疲欲息肩重關依石峽萬嶂宿
風烟回首江天暮鄉情自悄然
其二曰番衛多皮帳民居亦土房不堪臨寂寞偏
覺動悲傷觸暑仍衣帛供飧自裹粮微軀兼受
病調攝検良方

御史呂邑邢尚簡登邊樓詩曰驅車過北值清明
一上高樓動客情萬里洪濤連磧塞十年險隘接
金城黄沙漠漠村煙斷青嶂重重岸柳横回首齊
山何處是不堪來日又西征
兵備副使歴城范瑟塞上詩其一曰旌圍赤日驟
追風將士如雲虎豹雄只有壺中白羽箭不須重
問黒山戎
其二曰金鼓旗門大將營穹廬早徙北山清健兒
驕馬渾無忌射得黄羊帶血行
其三曰青海城頭飛羽箭天門峽外平夷人將軍
鐵甲紅流血鋒鏑黄沙雪作銀
其四曰麒麟閣畫將軍像鴻鴈雪排戰陣圖奮臂
林間三力士過河先擊五單于
兵備副使邢臺王本固兩赴崔家戎閲邊詩曰兩
餘山色映清流落日殘紅半未收野麥經秋方出
穟邊人終歳獨宜裘風連古戍蒼茫遠雲擁高旌

上下浮堪羨將軍能蕩寇威名遥過月氏頭
御史樂亭王好問西巡即事詩曰簫鼓喧喧塞日
晴旌旗獵獵陣雲横祁連已決將軍策蒲海仍移
都護營天馬南遊兵氣伏王庭北遁漠塵清東山
元爲蒼生起談笑羌戎一掃平
兵備副使新鄉路珠邊城感懷詩曰路顛懶成癖
苦寒今始嘗三春未放柳六月已飛霜食爲浮濡
進歡因夢寐狂胡笳不斷耳何計靜邊疆

御史四明楊益美過巴州詩曰水面黑山分澄然
白如練虹光漾綵繩月影擢金箭趨海無暫停臨
流有餘羨云何征西客不似秋容熱
楊益美同孟參知張參議集廣福觀詩曰蹤破
苔痕入紫瀛瑶壇隨從白雲生勞隣空羨麻姑脯
乘鶴誰吹子晉笙露席有孟延月色煙窗無竹起
秋聲知章應老東湖曲此地難忘聚首情
兵部主事東莞張鶴鳴西寧邊行詩曰山城微雨

濕征衣秋盡西行意已違粤海故人千里夢秦關
遊子幾時歸誰家砧杵驚寒夜何處雲山接落暉
最是旅魂消不得願隨征雁向空飛
兵備副使燕京周國卿九日西征答張以元使君
詩曰西原秋欲暮離月此同明問俗馳周道觀兵
引漢旌古寺斜通澗晴山巧傍城重陽逢馬上慚
負菊華榮
分巡副使燕中殷仁書懷詩曰黄河東去三千里

春草西連一片雲把酒送君無限意不堪榆雪落
紛紛
分守參議新蔡張九一簡張以元使君詩曰誰遣
留侯辭漢京且從帷幄罷談兵壯游已倦山公啓
佳句頻傳水部名溪上孤槎曾奉使門前五柳舊
屯營滄波紅樹堪乘興莫放秋風白髮生
兵備僉事掖縣姜廷瑶冰溝山遇雪偶成詩曰天
山臘日雪霏霏遊子征途尚未歸峭壁乍封猿嘯

急同雲不斷鴈行稀獨羞上瑞呈丹闕誰惜輕寒
到綵衣旅邸孤燈瀟索夜夢魂幾向海東飛
參議本衛人張問仁西歸自積石渡河有感因懷
都下相知詩曰驚濤仍此涉川上復遲延為激聲
偏怒無情恨豈傳蛟龍時一起雷雨夜長懸憑寄
相思淚隨波到日邊
張問仁觀獵詩曰霜落獸初肥將軍自指揮羌兒
識兔窟胡馬趂鷹飛雲響青鶻語箭塵動兵奪圍
平原日欲暮長嘯振纓歸
張問仁秋夜邊城聞驚詩曰羽檄尚紛紛憂懷乍
欲焚秋笳寒泣月戍鼓夜翻雲急速天邊火深孤
海上軍飛書問都護露布幾時聞
張問仁塞上詩曰驚沙如水逐風流急鼓連鐃接
戍樓門閉孤城日未落葉乾六月樹先秋因王薄
代威猶在魏絳和戎事已休今日天朝容上策誰
收于羽贊皇猷

經畧尚書安肅鄭洛焚仰華寺詩二首其一曰
皇長征曉角催天山青海淨氛埃昨宵剛報單于
遁又是呼韓繫頸來
其二曰海國風光逝照時閒曇雲惟付祝融知了空
空了原三昧不是田單用火奇
又曰徙倚轅門候捷音壺漿却寄見情深投醪欲
鼓三軍氣沐德應同萬旅心
兵備按察使安邑劉敏寬湟中三捷紀事詩其一
曰窴虜平翻青海濤屢傳牧騎犯亭臯忽看金
氣占胡運即似轅門太白高
其二曰元老飛書滅海氛南山騎到如卷雲旗開
帥府天兵下盡是桓桓熊虎群
其三曰將軍扼險設兵屯垓下藏鋒險不如鐵騎
未須遙出塞胡羌盡作釜中魚
其四曰狂虜紛紜亂內疆旌頭一射顆無光天陰
月黑多燐火七百遊魂哭戰場

其五曰亡羌魂銷虎豹閑投戈盡命走天山羌人
突起收殘魄星海寧教匹馬還
其六曰軍前一旦落掀槍氣祲閻閻忽已清鼙鼓
南來河嶽動旋師滿地凱歌聲
其七曰纍纍馘馘古今無饗士恩深賜大酺動地
歡呼爭賭命雄心誰不欲喬胡
其八曰因獸猶然思再觸南川竄首西來威戎
城外虜羅衆肯使天驕渴刃回

其九曰傾巢海寇伺康纏猛士雲屯奮欲前況復
轅門親遣將爭教生得左蠢還
其十曰群胡合勢軼西郊羌部佯降氣使驕一自
國恩徼荒服屬夷終不負天朝
其十一曰連營飛檄散留車列熖燒空走赤霞九
死胡夷鋒鏑裏輿尸血遍雪山花
其十二曰健兒乘壘勁如鉄雕虜衝圍死不輟幕
府旌旗捲地來塵頭即遣狂鋒折

其十三曰親提義旅虎臺西夜向荒祠藉草棲秉
燭借籌勞待旦雄心起舞陋聞鷄
其十四曰十道雄師西合圍雕戈指日駐斜暉欲
知辛苦龍荒戰腥血糢糊在鉄衣
其十五曰康纏邊外驚塵絶白石崖前酋影滅元
老班師擊左賢馬蹄猶帶閼氏血
其十六曰除兇雪耻龍堆外飲至旋師虎帳前片
石勳名高自勒祁連山上即燕然

龍膺詠趙充國詩曰營平何赳赳老事戎行金
城上方畧料敵如探囊乘夜遣三校銜枚渡河湟
先零驁無道從馬侵西疆引兵誅不義窮寇走且
降斬㑹十餘萬戰士不離傷罕幵感威德故地歸
靡忘釋甲固死守兀鮮㕁與羌弛兵留屯田浚渠
治津梁乘塞飭關具列隧遞相望便宜十二事愷
切陳未央天子下群議僉謂諜謨臧用是克西戎
振旅承寵光胡為酒泉守矜功急鮮陽酉塁壽命出

塞詭辭諫中郎起難固匪哲保軀豈云良閫外忌
中制賢者計久長懿哉忠讜言可以悟明王功成
乞骸骨勛伐垂旆常
龍膺呈大中丞田公詩其一曰犬戎萬衆薄西川
列陣横戈七校連咋指軍容渾似鐵驚魂殺氣莽
如煙旄頭驟見夷星落幕北還看漢月懸血戰總
歸諸將身誰知都護自臨邊
其二曰翼繞金營虜騎驍縱横自是倚天驕合圍

鏃發黃雲斷轉戰鋒生赤電掣血刃名王梟突厥
指麾諸校屬嫖姚長驅直逐陰山北極目狼烟萬
里銷
其三曰雲屯鐵騎五千兵殘醜心寒草木驚開府
臨戎惟緩帶書生羈虜有長纓歌迴鐃吹羌夷舞
拜獻壺漿父老迎從此勒銘青海上論功不數趙
營平
其四曰擁旌出塞止鳴騶劍拂霜花耀紫騮信有

豹韜能破虜况來燕頷定封侯犁庭右斷匈奴臂
築觀新懸老上頭忠畧自勤明主眷勛名應繼漢
千秋
其五曰露布星馳入漢宮沙場百戰虜庭空鳳樓
親御宣三捷麟閣高標第一功詔賚金錢酬介冑
使持玉節錫彤弓鎮資將相誰堪比單騎爭傳郭
令公
龍膺再呈大中丞田公詩其一曰輕裘仗劍獨登

陴匹馬儒生擐甲隨電掣旌旗驅虎豹霜明組練
列熊羆運籌勝決元戎策推轂恩深國士私聖主
好文兼好武尚教顏駟起明時
其二曰揆荒萬里日蹉跎斬羌雄心願負戈豈爲
軍書煩玩瑀紙緣士飾屬蕭何秉毫雲落燕然石
寶劍秋澄瀚海波已見旆常標異績聊翻楚曲奏
鐃歌
西寧道按察使石檟詩其一曰春色龍從四望青

遠山壓雪玉爲屏東風幾至千崖静絶島羌聲咏
治平
其二曰征西將令風行海羯鼓春深促戰鎧靖虜
伏羌追漢超瓅然勒處石生彩
其三曰三犁英聲徃代無祇今再叩名王顱羌封
禹甸光天界盡是皇家一輿圖
其四曰一夕邊烽去馬傳六花玄索陣雲連坐籌
玉帳風雷變飛捷封章上九天

其五曰野寺鍾聲催曉箭長安戰士鉄生面揚旌
飛捲海塵空坐嘯邊樓月生院
其六曰風軟芳郊淑媚天杏紅飛雨雜青烟枝頭
款款啼春鳥似與征夫奏[illegible]還
其七曰龍旂搖曳鳳凰[illegible][illegible]英風震驚百蠻腰下
劒光流月影海陬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八曰授鉞軒屏西顧[illegible]登壇閫外推元老策馬
青春三月暮關河百二生芳草

其九曰風掀大纛中天柱頗牧籌邊司戰殺挽轉
天河洗甲兵江山錦繡清如畫
其十曰紅山誓旅控彤弓湟水揆鞭壯士雄信有
鷹揚消虜運海南銅柱可標功
萬世德河西詩曰虜騎誰驅青海頭藩籬整肅鼓入
新秋關東老將多籌策一戰能解天子憂
又詩曰五月湟中氣猶冽天驕遠遁長城窟漢家
追騎到崑崙健兒夜齧西山雪

又入寇詩其一曰雪嶺黃河不解春征衆猶帶舊
風塵誰知戈戟年來事贏得綸竿塞下身
其二曰二月邊頭不見花匆匆歸騎擁清笳不知
定遠成何事絶到秦關即是家
其三曰長風吹動大刀頭明月黃雲滿戍樓試問
請纓關塞客太平原不重封侯
其四曰醉來馬上看吳鉤曾識光芒射斗牛兩崖
青山千樹竹不妨開徑置糟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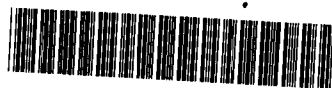
其五曰幾人長劔倚崆峒忽漫生涯似轉蓬莫憶
龍城射霜鶻又來馬上聽春鴻
其六曰霓旌西指下高冥貔虎千屯護百靈報道
單于今絶幕祁連膏雨草青青
又塞上詩其一曰莫訝韶花歳不來春風遠隔白
虎堆殷勤試問沙場事萬里長飈吹作灰
其二曰関河迢遞幾離分鉄甲金鎗屬冠軍獨有
寳[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奔鬱愁雲
其三 [illegible]徧擣衣砧杖擊鼓鳴鐃四座催不是
邊頭多少事轅門領得賜金回
其四曰連錢錯落照雕鞍射獵陰山不覺寒野燒
歸來看鉄騎騂騮汗血不曾乾
其五曰漢家飛將又重來坐見風雲直北開莫處
胡兒能轉鬪名王稽顙一時回
其六曰祁連月出大荒西霜重雲閒鳥不啼正是
太平饒士馬曉天組練七旌齊

西平賦

雍州封域鄯州分隷仰觀天文井鬼之次自昔樂
都九軍迴庇漢以為郡唐以為使混於胡元盛於
當世環萬山而中宅重三峽而外峙翼紅崖青海
兮低昂倚崑崙黄河兮軒輊張國家左掖斷匈奴
右臂乃用武之重地河西之捍衛也其山則白石
磊珂青[illegible]兮崔嵬磅礴蛇蟺兮窿嵂嵱嵷或龍盤而虎
踞或[illegible] 而鳳回雪山望望若銀屏風洞敞敞如
帷有大石小石之峽呂看南
弭土弭之祁禓房[illegible]距甸兮烽堠迤邐嶢嶤倚天
兮関隘闉闠金山為之望兮破伯大通為之翊兮
積石嵯峨博望侯之所即兮虎臺突兀南涼王之
所築兮骷髏臺兮鬼神泣牛心堆兮風雨淒茗藿
寂兮林猿怨榆谷空兮山鳥啼其水則冷泉汨汨
暖泉溶溶湟水奔湟宗水朝宗瀦而為海會而為
湶為沼為沚為漢為洚發源有本匯澤無窮生我

原缺

百穀憍我三農石横截兮营堡恃之為嶮水穴出
兮溝渠以之流通爰命溪翁沂流指㙈噴雪轟雷
可警可愕有萬籟之幽無孤舟之泊輿隴場兮利
國家為湯池兮壯城郭或鯤鯨兮變幻或珠玉兮
錯落氷堅丈許兮秋凝漲漲百川兮冬涸三伏無
暑兮人　日有青涼兮邊無塵漠其物則有
穴有幾青稞療
魚鹽　黄羊黑白

不國　野人　之以療饑窮邊
防風羌活烏頭
若於春發園葩夏涼野竹芳㙗籬横

西寧志七卷內府藏本

國朝蘇銑撰銑交河人順治丙戌進士由衛輝府推
官行取監察御史巡按山西裁缺改補西寧道又
調嶺東道是編即其順治十二年官西寧道時所
作西寧在
國初為軍民指揮使司本臨邊之地文獻罕徵故其
書亦潦草冗雜絕無體例蓋創始者難工也